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肆册目録

尚書内篇五卷外篇二卷（原缺内篇卷二）〔清〕任啓運撰　一
書傳鹽梅二十卷〔清〕黄文蓮撰　一九五
書經述六卷〔清〕許祖京撰　六二七
尚書辨僞五卷〔清〕唐焕撰　七一五

〔清〕任啟運撰

尚書内篇五卷外篇二卷（原缺内篇卷二）

清乾隆刻朱印本

書舊序一

梅頤所上孔安國傳以此序爲孔子作唐孔穎達曰馬融鄭元王肅竝云孔子自作宋蔡沈曰劉歆言孔子修易序書班固言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今考序文于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唯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閒至有與經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非孔子作明甚愚按伏生本原無書序司馬遷夏殷本紀多逸篇名馬鄭劉目錄皆據書序必有所受之特不知何時出也張霸梅頤依傍書序作爲僞篇而梅頤又時變易舊序附會已說如改棄稷爲益稷則易其文移咸有一德屬太甲下則易其序

郎今所存亦有顯相矛盾者蓋序已僞而梅書尤僞之僞也梅裂附各篇之首其無書者遞次其閒蔡仍合爲一篇而正其違附之篇末今列爲舊序第一

而辨其是非其篇存者則考辨列本篇題下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帝典一書堯舜盛德大業畢載其閒而德業之本尤不外于欽之一字今易堯之欽明爲聰明則固已不識聖人之本矣但目錄作光宅天下虞舜嗣之作堯典猶不甚悖今分爲二增將讓於舜而作堯典歷試舜而作舜典等句則似皆作于堯時不知爲夏史所作并其文義亦昧之寧孔子而有此序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釐治也帝釐下土方猶詩禹敷下土方孔于土字絕句方設居方設官各居其方以治民也別其生分其類則人知有父以自遠于禽獸矣汨作洪水汨沒而今可作治也九共命九州之牧各共其職王肅言序帝典下別有汨作九共二篇名張霸僞書有九共九篇亦無槀飫此九篇二字則仿張霸槀飫二字又梅頤所增也愚謂命九牧必九篇則命羲和九官又當十五篇矣孔疏槀勞飫賜也愚謂篇目新奇古書無此例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蔡謂皋曷嘗無功禹曷嘗無言是烏知禹皋精微者愚謂序固淺陋然其意亦謂皋陳謨時禹已成粒民作乂之功舜呼使昌言故復云云遂作此大禹皋陶之謨書序先皋陶言之序先大禹尊禹也未嘗謂別有大禹謨也今禹謨與此序絕異益稷馬鄭王張皆作棄稷在禹貢下梅改屬此尤非餘詳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詳本篇題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始載篇目蔡曰經書大戰于甘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繻葛之戰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以敵之賢征有扈之無道而書若敵國何哉

餘詳本篇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史記同○俱詳本篇題）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契也）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史記作帝告無釐沃字○契封商在太華之陽一名上洛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後遷華陰其後昭明遷于砥石相土遷于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帝芒三十三年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復遷于商邱湯即位之元年復遷于亳此六遷也其二遷無考皇甫謐云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湯皆居之是湯或有三遷矣先王契也詩稱契曰元王篇稱帝告者或言昔帝嚳

嘗居此西亳而今將居之之意史記無釐沃二字孔曰二篇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首言湯征諸侯見湯受命得專征也征葛事詳見孟子史記有湯征篇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孔曰篇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史記同方作房二人湯賢臣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孔安國言湯進尹于桀桀不用故還歸竹書夏桀十七年商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意孟子所謂五就大率在此時夫湯得尹乃不自用而進之桀此其心豈不望桀之爲夏令主哉而桀卒不用至復歸商伐夏革命非特非湯之心亦非尹之心也史蘇乃謂伊尹（是何言歟）與妹喜比而亡夏不亦誣哉孔曰二篇亡愚謂當是一篇

伊尹相湯伐夏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升進也陑地名在河曲之陽鳴條有三一在東夷一在陳留曰鳴條亭一在安邑曰鳴條陌此安邑之鳴條也竹書夏桀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師自陑征

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史記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以令諸侯蓋湯先征昆吾遂自陑征夏昆吾率師救夏昆吾既滅夏桀亦奔故左傳言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也今安邑有鳴條陌昆吾亭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謂欲易其神以無勝句龍者而止愚謂遷遷其地也周右社稷商左社稷意夏亦必右社稷湯初革命故欲變之夏社言湯初欲遷社疑至言衆人之疑其不當遷臣扈則告以必遷之意孔謂三篇皆言不可遷之義程

子謂聖人無妄舉不可者非眾不可乃湯自不可也愚觀序意似無不可而止意史記在典寶上無疑至臣扈二篇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朡史記作㚇水經注作䑘誼史作義三朡國名在今定陶孔傳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往奔三朡孔疏棄寶于道湯因取之蔡傳俘寶恐非聖人所急愚按竹書桀奔三朡湯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寶玉若璧琮以禮天地瑁圭以統諸侯皆有天下者之守器故重之典寶篇亡意必有鑒戒之旨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史記作泰卷陶仲虺史作仲䖢餘詳本篇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亦有湯誥與梅書絕異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疑咎繇後馬融云時爲司空孔傳明居民之事以奠民居也篇亡史記同

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湯崩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竹書外丙名勝元年乙亥仲丁名庸元年丁丑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則外丙仲壬繼立而孟子二年四年之說信矣自僞書序有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之謬而皇極經世皇天大紀因之即程子亦有古人以歲爲年之說試問湯崩百有餘歲何以有是孩赤而壬四歲丙二歲孟子又何以先弟後兄乎蔡傳駁正書序是也史記與竹書同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傳肆命陳政教所當爲徂后言湯之法度孔傳肆命陳天命以戒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太甲之放孔疏謂于湯崩之十二月改元必數諒不聽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必在二年矣竹書屬元年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史記爲是蓋古人君諒陰三年百官聽于冢宰尹于此時見太甲居喪無禮反覆開導至三年喪畢將親蒞政而太甲曾無改于其德故遂放之而身攝也若在元年或僅三五月則尹尚未盡匡救之術而遽放之不已亟乎史記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是所載者太甲之訓伊尹作之以褒美太甲也此言思庸伊尹是

所載者伊尹之訓太甲作之以歸功伊尹也孔傳思庸念常法也僞不成句今梅書皆作史臣記序之辭與二說又異矣

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屬湯誥下明居上非告太甲可知餘詳本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名絢太甲子竹書元年癸巳命卿士咎單蓋伊尹當太甲時已致政矣皇甫謐曰伊尹百有餘歲沃丁八年薨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祀以太牢孔傳以三公禮葬皇覽云伊尹冢在濟陰已氏利平鄉咎單因沃丁禮葬伊尹故遂述其事以爲訓欲後王法之也篇亡史記同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伊陟伊尹子大戊名密太甲孫沃丁弟小甲之子元年丙戌命卿士伊陟兆有善惡皆曰祥桑穀二木名竹書七年有桑穀並生于朝大傳七日大拱史記一暮大拱巫氏咸名乂治也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又占之巫咸咸曰野木生朝朝其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桑穀枯死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愚謂贊稱揚之意巫咸之治王家多有成績故陟贊之而作書今其篇亡史記作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無四篇字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原再也史記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蓋以其讓故再命之馬融傳原臣名非是又按咸乂原命皆美其成功祥桑之事以原其始耳孔疏伊陟末以妖告大戊先告巫咸大戊告陟及原以改過自新之意皆誤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囂史記作隞皇甫謐云在河北鄘道元曰今河南嗷山上有城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名敖倉李顒云在陳留浚儀縣仲丁名莊太戊子蓋以河患而遷也史記言仲丁書闕不具則餘不言闕者遷或得見之矣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名整仲丁子外壬弟孔傳發其舊都曰遷到彼新邑曰居相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史記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名滕亶甲子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此蓋將遷庇而告民之辭也孔傳圮于相故遷于耿鄭傳祖乙雖圮于耿特修德以禦之而不復遷皆非是耿在河北平陽皮氏縣有耿鄉史記亦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名旬祖丁子陽甲弟先是祖乙之孫南庚三年又遷于奄自囂至此凡五遷矣其地皆在大河之北至此盤庚欲復遷河南從湯所居也治亳東晳謂古作始宅

蔡傳經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謂盤庚前有五遷序乃謂盤庚自有五遷史記因之謬矣愚按當時不欲遷者乃具乃貝玉之大家耳序亦不達其旨而以爲民咨胥怨何哉餘詳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詳本篇傅巖史記作傅險中但記其事不言作說命徐廣云尸子傅巖在北海之洲

高宗祭成湯史記下有明日二字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詳本篇高宗之訓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已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如序言似周之戡黎以殷咎周故爲憤兵矣且所言乘黎又似出其不意以威震之詐而且暴非聖人之兵矣孰謂序爲孔子作哉史記亦無咎周等語餘詳本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傳錯廢也孔傳亂也愚謂錯者舍置之意天命未嘗去殷而紂自舍之也餘詳本篇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按竹書武王以紂之四十二年庚辰即位至十一年庚寅伐殷秋師次鮮原冬十有二月有事上帝西師畢會戊午師渡孟津東諸侯之師畢會十二年辛卯敗殷師于堹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二月甲子昧爽王朝至商郊牧野自戊午至甲子纔七日耳蓋此一月爲商正之終周正之始以商正計之則此子月爲十一年之十二月以周正計之則此子月又爲十二年之正月故序言十一年又言一月兩見其義而史記不言十二年正月也漢儒溺于緯書文王受命九年稱王之說見此序作十一年因謂文王必薨于九年之莫春加武王居喪二十五月大祥祭畢可以舉兵此十一年伐殷必是夏四月又聞武王曾有師渡孟津而還越二年滅殷之事因僞撰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之文以相附合不知武王師渡孟津而還在十年之冬十一月而

非十一年武王之滅紂在十二年之春二月而非十三年也宋歐陽氏力辨文王必不稱王武王必不上冒文王之年其說是矣程子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以臣脅君也天命一日未絕即爲君臣武王必無此事此則未然蓋天命去留必無兩岐天既與周即不與商文王受命久矣而謂天命猶未絕于紂吾不信也且周自戡黎以後去商朝歌中閒止百里耳孟津在周境宇之內治兵孟津諸侯畢會皆請伐商人心如此可謂天命猶未絕乎武王猶以爲未可伐望其悔改以延殷祀眞盛德事也周師不出紂于十二月又囚箕子殺比干微子出奔武王乃曰紂不可不畢伐十一年春微師伐

紂然猶遲遲其行秋次鮮原冬次孟津猶前志也十二月戊午渡河不七日而紂亡矣豈得謂甲子未旦紂猶君而武猶臣哉若合竹書史記及逸周書年月推之則先後本末甚明而亦無待于宋儒之置辨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此序蓋本孟子語爲之餘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獸字疑屬衍文孔傳指歸馬放牛則武成一篇所紀多矣序何獨取此一事耶餘詳本篇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此序誤詳見本篇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邦分土以立之邦也宗彝宗廟之彝器若陳有肅慎之矢魯有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也篇亡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馬鄭本皆作旅豪詳本篇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國名其地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卽湯放桀處其君疑卽桀後也芮伯周同姓諸侯其地在今山西平陽府芮城縣旅陳也蓋陳王威德以命之竹書十三年巢伯來賓今篇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詳本篇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言三監及淮夷叛反不言武庚何耶餘詳本篇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詳本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蔡傳引葛氏云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公是謂周公居

東避流言時也孔傳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象周公和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歸之愚謂二說皆非也成王卽位纔十有三歲成王十年叔虞封唐猶曰小弱弟則此時叔髫齡耳猶居深宮之中未離阿保之手安從得禾且能獻替哉竹書成王十年王命叔虞爲唐侯周公致政出居于豐十一年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公爲得其實其次當在賄肅慎後二篇皆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此序言封康叔不誤但成王無伐蔡叔事耳蔡傳以爲封康叔者武王非也詳見本篇題下其序當在多方後

召誥前

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書本文序事自明此反註漏違錯詳見本篇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竹書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營洛周公誥多士于成周蓋命居成周者使營洛也舊序本末明蔡傳以成周爲洛亦誤餘詳本篇

周公作無逸

篇次當與立政相屬餘詳本篇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奭

序意甚陋蔡氏譏之是已餘詳本篇其次當在洛誥後立政前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按成王三年滅殷十年周公執政居豐仲爲公卿士必三年而後報績又居叔喪三年則受命必在九年十年也其目當與賄肅慎相次

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作成王政

此成王四年事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蒲史記作薄踐翦通此成王五年春事成王二年滅蒲姑此成王又滅奄而遷其君于蒲姑也當在大誥後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此成王五年夏事當在康誥前

周公作立政

疑當在八年次在多士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竹書成王四年伐淮夷其後無滅淮夷事且淮南北皆夷其所滅者或一二國耳史記言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竹書八年又遷庶殷于魯作象舞呂覽周公滅東夷而作象舞則此事疑在八年周公留洛後所謂黜殷命者當指殷民之盡遷而淮夷之滅亦實有其

國但不可考耳孟子戮飛廉于海隅當在此時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肅史記作息竹書九年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氏命蓋淮夷之叛者既滅威震及遠故東夷皆服而東北夷如肅慎者亦來朝也榮同姓諸侯其地在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賄謂賜以貨幣也今篇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竹書成王十年周公執政出居于豐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也周公既沒王亦

讓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公也畢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孔傳篇名亳姑必言遷奄君于亳姑今功已成故以告公愚謂遷奄亳姑事在五年至此又十有六年功成久矣孟子稱伐奄三年討其君或公之功于是爲勞故特稱之也今篇亡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周公之幼子平公也守畿內之釆邑世爲周公竹書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郊蓋公致政歸豐王卽命君陳代之此言周公既没誤也其次當在上篇之上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伏生本本合爲一篇馬融本已據書序斷爲二而張霸梅頤所斷又各不同詳見本篇蔡傳尸者居其位而廢其事之稱謂康王尸天子尤無義理愚謂尸者祭之主無爲而居尊位故有以不事事爲義者有以當尊主事爲義者詩誰其尸之言爲主也非廢事也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分上有公字竹書康王十二年夏六月王申王如豐錫畢公命詳本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蔡云稱周無義理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是命伯冏申誡非以冏爲太僕也愚謂僕御也治也太僕國之政言大治國之政方與上下文語意相屬然亦未敢必其信否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夏大也卽本序荒度之意孔傳夏禹贖刑之法未然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九錫冊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是錫秬鬯必有圭瓚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並興言與武庚淮夷同叛也不言淮夷王師討之魯但征徐戎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誓作于茅津封尸後言敗殽還歸非也餘俱詳本篇

書舊序二

梅頤所上孔安國傳以此序爲安國作朱子云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孔傳幷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無疑愚按安國實得古書十六篇有傳有序後復散逸東晉人因僞託焉今姑列爲舊序第二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按此倣左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句而云耳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不言三墳五典

且道一也而以三皇之書爲大道五帝之書爲常道似三墳高于五典矣孔子何以取大者而刪之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孔疏顧命在西序者未知是否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

孔子常以杞宋不足徵爲憾而以得夏時坤乾爲幸故程子云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去之也又孔子述職方並不見他書孔疏以周禮夏官一條當之則周禮全書豈此一條獨爲孔子之所述耶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原注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典十三今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皆亡攝十四今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

亡○右梅頤所上孔安國序元注其所謂正攝者殊不可曉若以正攝猶詩之正變則汨作九共槀飫旣託之于舜可謂變乎若以伏生所傳爲正增者爲攝則正又亡七篇何也孔疏典謨訓誥誓命之外尙有征貢歌範四體今合典謨訓誥誓命已滿百篇之數何也據云典十五篇亡其十一今存四篇則今二典之外不聞又有二典何也且彼旣以大禹謨列之臯陶謨益稷之前矣又別之曰攝不自呈其僞乎總之書序已僞而以僞附僞故憑虛臆造不相符合如此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若但示人主則子不當以爲雅言矣子曰惟孝友于兄
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必帝王乃可舉行乎
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
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高帝時叔孫通定禮儀爲太常人始有學者然庠序
未興惠帝始除挾書之律立學校然未進用文帝頗徵
用然時尚黃老至武帝崇尚儒術而公孫宏以春秋至

宰相於是文學掌故得補二千石而後公卿大夫多文
學之士。伏生名勝故秦博士文帝時求治尚書者天
下無有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晁錯
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
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傳
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傳千乘兒寬寬以文學應舉
又受業孔安國。按伏生壁藏亡數十篇獨有二十九
篇則此二十九篇固完好也且既以書教齊魯閒早傳
其書矣文帝求治尚書者必是句讀音義有難通處使
晁錯往受之伏生若後所傳伏生大傳是也不是其書
從未有至此纔令女子口傳致多舛錯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王景帝子名餘科斗蟲名蝦蟆子也古者以漆書于
竹簡其形似之按科斗文乃伏犧時倉頡造字本體後
世代變而文周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
今考博古圖所載器物款式其在周者皆屬大篆蓋大
篆自屬成周一代書法非天子不考文必周初武王周
公所定經厲王之亂列國小有異同宣王命史籀復整
齊之耳無緣秦時藏書反以上古科斗文書之也又王
莽時定六書一曰古文孔壁書即大篆不云科斗文若

藏書時尚用蝌蚪文則自秦始皇三十五年至漢武帝
元年不過七十三年又安得謂廢久時人無能知者耶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隸書一曰佐書秦時訟獄繁興隸人務求簡便乃爲此
體言以伏生所傳與古文相較始知科斗某文即今某
字其難通者亦略以文義推之錄以隸書與古文定爲
二本蓋作僞書者亦知己文淺近故遁爲此說云我推
其文義云爾固非當時本文也其僞託欲蓋彌彰矣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史記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史遷與安國同事武帝必得其詳今史記所述湯征湯誥與梅本絶異又如史記作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作太甲以褒太甲亦與梅本不合劉歆請立古文亦曰十六篇蓋孔安國實得古文十六篇以未列學宮後復散佚於是張傳有僞古文二十五篇託之鄭傳梅頤因其二十五篇之數刱撰僞書託之孔傳不知孔氏古文不過十六篇也。漢書言古文尚書孔安國傳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未得列學宮東漢有張防孔僖楊綸杜林皆傳古文林同郡賈逵爲作訓詁馬融作傳鄭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爲之注解古文遂顯于世。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送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班固劉向皆言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作傳史記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安國生卬卬生驩而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庚寅實武帝卽位之五十年也越五年甲午帝崩外戚世家衞皇后傳不及太子巫蠱事凡征和後事皆不見史記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而安國之卒抑已久矣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與史記早卒之文不合又謂天漢後魯共王壞孔子壁得古文科斗論語尚書孝經安國作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四十八篇又集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按天漢四年太始四年後五年卽征和也若天漢後始得之不應五六年閒便成論語訓孝經尚書傳又集家語共百五篇若是之速且此時始得則兒寬卒于武帝之三十五年安得以其文學應舉時已從

安國受古文尚書耶其又因此序而輾轉附會明已。尚書傳授源流伏生授同郡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授千乘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古文授歐陽生子世世傳曾孫地餘又傳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張生傳魯人夏侯都尉尉傳族子始昌昌傳子勝勝從子建師勝又師歐陽高謂之大小夏侯之學三家並立而歐陽最盛其古文則梅頤言安國授都尉朝朝傳膠東庸譚譚傳淸河王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東都時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逵父徽實受其書于塗惲據史記則兒寬已受安國古文而歐陽之學獨傳伏生二十九篇何耶豈以非時所貴故耶觀哀帝時劉歆請以

古文十六篇列之學宮師丹劾歆改亂舊章大臣龔勝至以去就爭則當時不貴古文審矣至于張霸忽益其數云鄭元傳凡二十五篇梅頤又忽易其文云安國傳凡二十五篇至數其傳既云塗惲授賈徽徽授子逵以及馬鄭又云馬鄭實未見孔氏古文忽援馬鄭而入之忽推馬鄭而出之其悠謬殊不可究詰矣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既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受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指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飆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非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見聞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實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非敢臆說必據舊聞爲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于聖範冀有益于童蒙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予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告或入亦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所以修身而齊家者皆在于此君子學之窮則以是修其身而齊其家達則以之治其國而平天下故子教弟子以爲雅言非僅天子諸侯書也孔氏不知而僅屬之人君又不知爲治平之大法而僅以爲辭誥之典絲綸之重其論孔子刪書至擬以采翠羽拔象牙若僅以文辭爲賢者陋哉斯言曾何足與論書乎予讀十三經注疏以是爲最劣蓋前孔之傳已屬僞書而後孔之疏亦庸下而無發明也然自唐以來尊行不廢而鄭王二傳反不可得矣詎不惜哉予存其序而書其後願學者勿以此鄙猥之見自封也任啟運跋

書經集傳序

宋蔡沈撰

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元定仲子隱居不仕自號九峯

慶元己未冬(宋寧宗即位之五年)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于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葢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元注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三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嘉定二年寧宗即位之十五年)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是年十二月始賜朱子謚曰文而序首已稱文公疑追改之也)

以蔡傳較二孔注疏其淺深疏密奚啻什伯然蔡氏亦有未至者大約探索之功深涵泳之味少于語意輕重離合虛實斷續之閒多不甚分曉又多欲推淺而致之深遂使求之必過乎其分又疏于考古凡事多以臆斷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皆蔡氏所

短也至于說理之病則一序槪見之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路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故治己皆有治己之道治人則有治人之道今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則道在治之先而治非道矣曰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則率心之謂道而未必盡合于天理當時之則矣曰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則又似天命之謂心而謂言此以嚴之則又似假此以自惕而不見所性之分定矣至于曰德曰仁曰誠曰敬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則更不然德有以出于天言者卽天命之性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有以修于人言者則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論語所

謂據于德是也天之理本無不誠故曰誠者天之道天誠而命亦誠性亦誠也容有不誠者人之心自非聖人其理不能皆實必去其不誠以歸于誠故曰誠之者人之道心誠而後所性之理無間于天也若夫仁則此理中生意周流之妙萬物生生變化無窮天之仁也一私不存與物無間人之仁也至于敬則人之心所以爲主求仁立誠之功皆繫于此自下學以至達天未有能頃刻離者也故德者理之虛位誠者物之實理言其實理則謂之誠言其生理則謂之仁誠與仁之德皆原于天而敬之德則非人莫屬也可概混而列之曰此心之妙乎且如其說似最妙者莫過于心而此數字特假設之以明其妙則大學可曰明心中庸可曰心者天之道論語可曰據于心依于心矣有是理乎朱子謂程子門人倍其師說而淫于佛老者有之如蔡氏者蓋亦不免也故詳辨之而書其序之後以詒萬世之學者時康熙己亥七月十有九日義興任啟運跋

尚書內篇章句序

古書或謂三千二百四十篇自黃帝始孔子刪之存百有二十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秦火燬之不可考已漢興伏生始傳尚書伏生故秦博士其所傳虞夏之書四曰帝典曰皐陶謨曰禹貢曰甘誓商之書五曰湯誓曰盤庚之誥曰高宗肜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周之書十九曰牧誓曰洪範曰金縢曰大誥曰多方曰康誥酒誥梓材曰召誥洛誥曰多士曰君奭曰立政曰無逸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之命曰費誓曰秦誓凡二十八篇縱遺缺不全後賢後王愼取而善推之大法亦略云具矣自漢廣下求書之令于是眞僞雜出先之以泰誓後之以古文泰誓云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之古文則云魯共王得諸孔壁然劉歆曰古文十六篇張霸又曰二十五篇僞泰誓故有鄭傳張霸本託鄭傳以行今廢久梅頤本託孔傳唐孔疏因之宋蔡傳又因之世所習五十九篇者是也顧唐孔氏之言曰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劉歆作三統歷皆不見孔傳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晉太保公鄭沖始得之又云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衛宏賈逵馬融等鄭意師祖孔學王肅似竊見孔傳其言源流益荒謬難信昔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蓋其愼也夫僞泰誓張霸本掇拾未全後儒得乘其隙故遂廢梅頤本補苴備矣然衷諸孔子得毋似之云乎今姑

存伏生本以自附于曾子之義且取漢馬氏鄭氏王氏孔氏唐孔氏宋蔡氏元吳氏明王氏姚氏諸說旁及紀年史記大紀通鑑綱目前編考其事玩其文通其意反覆申釋輯爲章句曰尙書內篇信者著之疑者闕焉康熙戊戌十有二月始春義興任啟運敘

音律說

虞書律和聲孟子以六律正五音則未有律之不知而能使音之和且正者也顧古之言律者有二呂氏春秋之言曰昔者黃帝命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是最短者黃鍾之宮也司馬史記之言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是最長者黃鍾之宮也夫五音以宮爲君十二律以黃鍾爲本黃鍾之宮之未定而升降何則爲嗣後宗史記者蔡氏謂由黃鍾下生三分去一爲林鍾六寸上生三分益一爲太簇八寸一上一下至應鍾之四寸六分六釐而終宗呂覽者王氏謂由黃鍾益六分而大呂又遞益

九分極蕤賓之九寸而極復降六以爲林鍾又遞降九仍復于黃鍾以二說較之十二律尺寸無一同者或曰二說一也十二律特人假是以名耳由本順數之可由末逆數之亦可然則其間升降之分寸必有合矣而無一同者何耶今夫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陽氣升陰氣降陽道饒陰道乏春夏陽秋冬陰此一歲之大陰陽也奇月陽偶月陰此小陰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象也黃鍾子大呂丑太簇寅以爲春夾鍾卯姑洗辰中呂巳以爲夏應乾之六爻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以爲秋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以爲冬應坤之六爻此中數六六以爲律蓋天一陽之奇也位乎上地二陰之偶也位乎下天地合以生人是名三才故

人者天地之中也有人聲而天地之中聲在是矣故聲必先紀之以三所謂先主一而三之也上與下有中前與後亦有中左與右亦有中合前後左右則四開之矣故不特三有中七有中極之九而有中中者動之樞天之道也若地則偶而已偶則居前後左右而無中矣非無中也天之中實而運地之中虛而受然則志言地之中數六何也曰此特偶之中也天之數一三五七九而五居中地之數二四六八十而六居中舉五以爲陰音六以爲律而一三七九開爲四以居正二四八十開爲四以居隅四開以合中而九成矣故九者天之極九十者天地合數之極也故管之長至九寸而極也子夏曰四九三十六六爲律故由九

寸而溯其原則四其九而三十六者天地之合體九者天之圜四者地之方也以合體故無可名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未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加三分乃名之曰黃鍾之宮則自此加六分爲黃鍾之商角加九分爲黃鍾之徵羽所謂紀之以三也由是升之五其九而爲大呂之四寸五分六其九而爲太簇之五寸四分七其九而爲夾鍾之六寸三分八其九而爲姑洗之七寸二分九其九而爲中呂之八寸一分至蕤賓之九寸而周易即周正也商以丑正夏以寅正春秋所係之月稍遷而黃鍾之爲子蕤賓之爲午原一定而不易故易于泰曰小往大來于否曰大往小來天地之氣之有升必有降自然之理即

自然之法象也在易以坤遇乾之初曰復冬至一陽生復之始也以乾遇坤之初曰姤夏至陽極一陰生姤之始也史記言始于冬至周而復生是明以黃鍾爲冬至矣而其法黃鍾九寸是陽方始而已極也且由是遞降大呂八寸三分釐零降者六分二太簇八寸降者三分七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降者五分二姑洗七寸一分降者三分三中呂六寸五分八三四六降者五分一其所降之多寡思之不得其說者而蕤賓六寸二分八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五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四八應鍾四寸六分六止有遞降無遞升是有一至無二至也突接九寸之黃鍾是天地之氣十二月皆降惟冬至一日驟升也無

怪乎以其法候氣而無一管之應也則不如王氏宗呂覽之遞升遞降衷諸理而可信也然則三十九分爲黃鍾之宮其所自起何也曰以古志推之仍以理斷之管子曰凡音之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伶州鳩曰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禮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漢志曰天之中數五五以爲聲地之極矣由是降之存其三以爲紀林鍾得八寸四分夷則得七寸五分南呂得六寸六分無射得五寸七分應鍾得四寸八分仍反之黃鍾之三寸九分而一周升者六降者六如是而天地之氣平所謂平之以六也由是合之以黃鍾之元合林鍾得十二寸大呂合夷則太簇合

南呂夾鍾合無射姑洗合應鍾中呂合黃鍾之宮無不各得十二寸焉則所謂成于十二者亦大略可概已或曰子識應鍾之四寸六分升黃鍾之九寸爲驟是固然矣而每月升降皆九分敢問此月之中不升不降必改月乃一升降乎曰氣無時不升降總一月計其差則然耳歷家言日行一度非日止行一度乃行三百六十五度較之天不及一度耳歷家言是月昏某星中旦某星中非此星一月中不移必改月乃移也律管之長短起于冬至之子半極于夏至之子半其寸分皆以月之中氣爲準其在中氣以前必于是律不及其不及正中聲也中氣以後必于是律曰過其過正中聲也其或天道之變人事之違則有宜正而

偏宜過而不及宜不及而過者故次律以知吉凶所謂考中聲而量之以制者用此道也非有是一定之則以爲之制則所謂五音之亂于何取中乎大約氣之升降每日三釐旬則三分月則九分而南北山澤高卑又微有異律者必先得其地與人之中聲而後可以過不及知其休咎也故必以此月之律定其中聲也然則管必十二而孟子止言六律正五音何也曰音固不止于五也有二變焉有五清焉合之則十二也非十二管不足以盡音也今夫陽主動動則善遷凡聲皆陽也故卽一聲而有清濁有高卑聽之迥殊矣古人量清濁準高卑名之以宮商角徵羽象之以君臣民事物而天下萬殊統之然而五者不可等量齊觀也君至尊物至賤且天子大君也天下不能以獨治衆建以爲君正宮之下次以變宮此公侯伯子男各君其國之象也黃鍾之正宮不爲役而變宮未嘗不爲役用正宮則變宮不用明土之無二王用變宮則變宮卽爲宮明于其國未嘗不成君也治民有治民之事治物未嘗無治物之事正徵之下次以爲變徵然變徵雖有聲而各調無用之者以治物之事原以爲民物事不外民事中也若夫清聲卽正聲之高耳徵已清變徵更清羽極清故無變徵清及羽清此聲之所以十二而清聲卽正聲之高去二變不用則仍五聲也今以旋宮之法計之黃鍾周十二管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皆

可補救以全其清仲呂無清蕤賓并無羽而不可用林鍾卽黃鍾之宮清夷則卽大呂之變宮清南呂卽太簇之商清無射卽夾鍾之角清應鍾卽姑洗之徵清是十二管以備音之全而正五音者止六律也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或問曰必以六律正五音則音聽命于律矣吾聞天地之道陽能治陰陰必從陽未聞陽之反受治于陰也而必以律正音何故曰天地之道豈一端而已子不見天地之相倚乎天依地地依天地在天中一點耳四面皆虛而終古不墜以天之行也健氣四周塞之也天之運如轉圜而南北爲經終古不易以地之爲德方居中鎮之也不有陰之方以爲前後左右卽陽安所取哉夫爲陽動而

陰靜動則無方靜則有常以律正音以有常定無方也此又天依于地之理而中之一正藉此四開者以取中也然則史記所謂黃鍾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上生四其實三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皆非歟史記寧無所受之歟予謂此其說亦不誤特從而推衍之者誤也蓋三寸九分黃鍾之始形也極于九寸黃鍾之大成也自冬至陽始生至夏至而陽九之數極矣故蕤賓之律九寸而蕤賓無羽此九寸者已入林鍾之初林鍾者黃鍾之清宮也夫音濁卑而清高卑可轉而高高亦可轉而卑則三寸九分者黃鍾之低宮極于九寸者黃鍾之高宮即謂九寸爲黃鍾之宮亦無不可且自黃鍾至蕤賓皆上生自蕤賓至黃鍾皆

下生上生置四九以爲實而加三分以爲黃鍾之宮又三其三以爲遞加之法下生反前所升而存三以爲遞降之法亦未嘗非三分損益黃鍾宮隔八生林鍾宮清太簇商隔八生南呂商清亦未嘗非隔八生故愚謂史記所受不誤而推而衍之者之多誤也或曰子言氣之升降悉矣以是候氣應乎曰氣非管之可候也今夫天者氣之清地者氣之濁盈天地間無物非氣無處非氣也物之虛者氣即充之物之實者氣即周之今截竹爲管而管之虛氣已充之實以葭灰而灰之實氣已周之矣安所得空隙之處而又有外來之氣入此管而灰飛乎且候氣而必在地中是地之上無氣也候地中之氣以寸分是地之氣又止在

此寸分也驗其灰之飛而出是此分寸之氣又止能自下上不能自上下也此于理皆不可解也或曰候氣之說猶醫家之切脈耳曰醫家之言吾亦聞之矣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而知之謂之巧醫且貴聞聲而知也樂者聞聲之事不求諸耳而求諸目曰吾視其灰之飛與不飛以審律不亦遠乎且切脈于寸關尺謂此人身筋絡之總會可于此候之耳茫茫大地誰是地之寸關尺者而曰埋管密室上與地平地室之平或削或增而謂地氣必視人所爲之室以上下而無絲忽之逾耶是地氣聽于人功也論三分之法至析仲呂之實一寸爲四千七萬餘分而論驗氣之地則不問南北山川及

所削所增而皆可是教醫指必析其羅紋而所診則于背于肩皆可何疏密之大不倫耶吾意爲是說者必實不知音而託此爲古法以自遁謂審音非難定律爲難候氣而氣不應則律不定律不定則音不可得正猶方士言三神山可望不可即將至風輒引而遠之耳吾謂即如其說以窮之自九寸而下至四寸六分以絲忽遞降爲管數十萬徧埋之則子月灰飛者爲黃鍾丑月灰飛者爲大呂不出一年而律定矣何難之有然吾知終無一管之應也何也氣非管之可得而候者也管不能候氣則管何用曰孟子言之六律以正五音也五行之氣四爲外中爲內徵于聲發于色而聲視色爲徵氣無形無聲形而上者也律形而

下者也音無形而氣則已著此形上形下之交也古之聖
神其聲爲律聲爲律又安用律隨其耳之受舉萬竅之于
喁響答與夫人之笑啼謦欬皆有以識其邪正而卜其吉
凶人非聖神則聲非律而耳亦不聽聖人又不能舉其聰
以相授于是審中聲以定律而高卑過不及之數舉可緣
此以相定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
可勝用此之謂也月令曰律中黃鍾律中大呂此一月之
中聲一月之旋爲宮者也而一日有一日之中聲一時有
一時之中聲則又有一日一時之旋爲宮者國語曰二月
癸亥王以夷則之宮畢陳謂之羽明日王以黃鍾之下宮
布戎牧野謂之厲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謂之宣反及

嬴內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謂之嬴亂上宮即高宮下
宮即低宮此又一日一時之中聲而迭旋爲宮者也此如
干支焉年有之月有之日時亦有之合年月日時以相經
緯而五行之變化盡此人事之得失休咎亦盡此矣故虞
書曰以五音六律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此用六律以知人
知政也周禮曰太師執同律聽軍聲而知吉凶晉之師曠
知南風之不競此用六律以知軍也青史氏之記曰王后
就宴室太師持銅御戶左王后求聲非正則太師撫樂稱
不習用六律以助胎教新書曰太子生而泣曰聲中某律
且由律以定名京房吹律而知當姓京則且由律以定姓
而總之則孟子所謂以六律正五音也五音正而君臣民
物事之得失舉可得而知矣而漢志但張其以審五度嘉
五量謹五權不過由九寸之管既定以其積實而計之耳
此形下之器也而後世論樂互爭于黍之橫豎大小輕重
舍本而逐末至是何哉故愚謂由今而論樂古之玉律已
亡且息心靜氣自養其中以是天地之中聲爲本而古人
論律諸書斷之以理取其彷彿近似者以相參驗於大樂
之易不遠也

尚書內篇卷一之一

荆溪任啓運

虞書 國名舜祖虞幕始封于虞幕生窮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虞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是瞍以上皆有國也王符謂舜黃帝之後至舜遂繼唐而有天下其故國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之虞坂○虞書亦作于夏之史官故劉向馬融鄭元王肅本並作虞夏書共二十篇自堯典至允征梅頤所上孔安國本始分虞夏爲二虞十六篇自堯典至益稷夏九篇自禹貢至汝方拔左傳引敷納以言曰夏書是古統名夏也但分之于義無害始從梅本

帝典 一作堯典諸本皆第一梅頤本始分慎微五典下舜舜典第二今從伏生本仍合之

帝堯也典象冊在丌上尊閣之形本許慎說文以其所載皆萬世之常道故又訓爲常也參孔傳○孔子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本孔叢子是古統名帝典也

篇首總敍堯之德業命羲和以下言堯之敬天勤民疇咨以下言堯求賢而終得舜受終以下舜攝位之事格文祖以下舜嗣位之事蓋天生民立之君君不勤民則無以繼天立極而非爲天下得人亦無以仁覆天下故堯得舜舜得二十二人而君德之大遂與天一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其言約而盡矣堯之德以欽爲主而命舜曰欽哉舜命二十二人亦曰欽哉上下一于欽而治化隆矣後世君臣欲盡道者尚其取法于斯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特筆欽明文思安安由內允恭克讓及外光被四橫說表格于上下豎說欽明句德之具于心者允恭二句德之見于身與接人者光被二句德之及于物者由內而外橫說豎說只十字寫得綻足

放勳二字總提欽明以下形容德之盛推放勳之本九族以下形容業之大敘放勳之實

勳史記作勛恭古作共格古作假晉人始改格○曰若發語辭書成于夏之史官故言稽古本蔡傳堯唐帝名諡周曰號馬融曰諡皆非也王符謂堯炎帝後據史記炎帝伊祁氏堯亦伊祁氏則王得之鄭氏謂高辛之子恐誤其祖世爲唐侯高辛四十五年錫唐侯命高辛崩三年喪畢堯卽帝位放大而無所不至之意勳功也古無諡號君臣皆以名稱史臣以古帝之功莫有大于堯者故先約其辭以目堯而後因以爲堯號蓋後人號諡之所由起也皇甫諡曰放勳名馬同或曰字皆非欽敬也蔡傳兼恭言非明虛明也條理畢具之謂文蔡傳文章著見非感而遂通之謂思堯之心體嚴肅整齊無一毫之蔽累故能湛然虛明中無一物而萬物之理粲然畢具不待物至而感而遂通之妙淵然自存而此欽明文思之德皆出于性之自然初無藉于勉強由是形之容體則不期恭而信恭見之接人則不期讓而能讓夫是以盛德之光旁及四海上至于天下至于地莫非至德所充塞也

蒙上起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下歷敘功業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俊德是修身親九族是齊家平章百姓是治國協和萬邦是平天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只三十字又寫得綻足

俊德卽後俊乂九德孔傳明俊德之士而任用之卽所謂得人也大學引之作峻德斷章取義耳九族父之族四母之族三妻之族二孔傳高祖至元孫之親也既盡也平者均而有

以下敘命官

變之意百姓在朝之臣以及世家大族也古者庶民無姓王者支庶及臣有功德則賜之昭明謂衆著于其道也以親與平章者上之功旣睦與昭明者下之效協會而合之之意萬邦諸侯之國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本朱子)於語辭變者化之漸時雍與時俱適(本姚舜牧)所謂日日遷善而不知誰爲之也堯之德固足以爲化治之本而又能爲天下得人故其治化始于族屬達于大家播于萬國下及庶民亦咸化于善而不自知也○克明俊德一篇之綱領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天)儀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勤民)

昊古作昦○乃者記敘更端之辭非事之次第也羲重之後系出少昊和黎之後系出高陽欽若敬而順之昊廣大之意儀歷記(儀象二字死字活用奇)之象像法之也日陽精月陰精星以紀日月之躔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星尾箕北方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辰以紀日月之會寅曰析木其合在亥卯曰大火其合在戌辰曰壽星其合在酉巳曰鶉尾其合在申午曰鶉火其合在未子曰元枵其合在丑丑曰星紀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皆還相合也古之聖人因日之出沒以爲一日因月之死生以爲一月因日之不及天而指二十八宿以志之以其一日之所懸爲一度因

曰命兩言曰夜分無春秋之別

此只曰宵二字已別春秋冬不言秩無事之時也

月與日會必二十九日有奇而分日躔之度以三十度有奇爲一辰于是辰有十二次星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然其贏縮進退非衆人所能知則于作訛成易之時必不能以無誤故必爲推步之法以歷之爲觀測之器以象之其敬順乎天而不敢少誤者正將以敬授人時而不使或失也○此一節統擧其槪下文乃詳言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藏東字)曰暘谷寅賓出日(先承欽若句次承敬授句)平秩東作(先敘天文)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省宅欠一句蔡傳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二字)平秩(先承敬授次承欽若句法變)南訛(省一字句法變)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換宵字者)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代北字)朔方曰幽都平(換)在(在字密并省欽天一句)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孫月峰云地理天文政事時令民物錯綜有法禹貢月令天官書如許鋪張此只四節括之眞是奇絶)

宅蔡邕石經作度嵎史記作禺夷夏侯勝古本作鐵尾史記作微昧谷伏生作柳穀徐廣曰一作柳谷○宅居也嵎夷在今朝鮮交趾在今安南朔方今沙漠四表推測之地暘谷昧谷幽都其官次之名西不見地南不言都皆互擧以見也寅敬也賓迎其來餞送其往致推其極于東候日之出西候日之入南候日之中無日不如此以時與方配故分言之非僅二分之朝日夕月夏至之祠日已也北不言日日行地下無可見也秩常也序

也序其常行之事在存也察也察其存息之宜冬主靜故獨言存也東作春月所當作起之事西成秋月所當成就之功訛動也日進而長之機易變也終則有始之義此皆民事之自然而均平以徧布之則上之政也日中宵中晝夜各五十刻春陽故言日秋陰故言宵日永晝六十刻日短晝四十刻不言宵永陽可勝陰不可勝也初昏之中當兩次間則以象言曰鳥正當其次則以次言曰火正當其星則以星言曰虛曰昴本朱子亦互舉以見也殷中也春秋得其均故言殷夏冬處其極故言正析散因隨夷平隩藏也春氣溫故民漸散處夏氣燠故民隨可居而息秋暑退故民氣漸平冬氣寒故民擇

深處以自藏此皆驗之民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本孔傳希少革落毨新氄密也氣和故物感而生育煖故毛落而疏涼則毛復生而鮮好寒則毛細耎而稠密此又驗之物也璣儀象之作凡以為民而考驗一有不精則授民作訛成易之時必不能以無誤故羲和二伯雖居國中以總其綱而又使仲叔親履四表以測日星必其為分為至一一無差本金履祥及驗之民物皆不爽其應然後可定時以授民也蔡傳時既成而又考驗則前所授安必無誤

以上用整肇紀事以下用散肇紀言直接帝曰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乃命羲和總提中四節分敘此節總收又收得縱足

咨汝羲暨和句闕衍

五日三時而言有六日見贏故舉贏也允信釐治也熙明而亦有安意堯既命仲叔考中星以定分至必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後天與日會是知天行之數必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後成歲矣而月與日會不過二十九日有奇則積十二月之會不過三百五十四日而知其所餘者尚十一日有三時于此無以處之則二歲而分至之中星入于季月五歲而春之中星入夏夏之中星入秋積十七歲而春反為秋冬反為夏四時不定歲功何以成哉故又詔羲和以置閏之法使知朔望必從月而中節必從天補月之不足以合天之有餘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七閏使分至即有先後而總

不越仲月之內則時定歲成班之百官因時布政而平秩平在不失其宜庶民從之而東作西成皆明其候安其事矣○竹書帝堯元年命羲和作儀象南軒綱目前編二年置閏法○程子曰修齊治平之道順時治象治之法聖治惟此兩端

以下叙舉賢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二字斷可乎

疇誰也咨歎聲語而咨嗟意餘于言不自知其然也若時順時以為治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登庸謂登進而用之放齊人名允子朱堯嗣子名朱本馬氏鄭蔡同孔傳允國名朱非是子爵其君吁不然之辭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強辭奪

看堯論斷諸臣直是知到骨裏猶如此孜孜下問大哉堯之爲君也

理以求勝曰訟朱之開明固爲美材但用之嚚訟則必至矜己以虐人無以順時而爲治矣先言嗣子之不孝以明禪舜所由也○竹書五十八年癸酉帝使后稷放子朱于丹水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舉官畧其名）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八字斷堯）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驩兜臣名高陽氏後黎姓本路史共工官名炎帝後姜姓鳩聚也僝百事並興之意本馬氏共工治河鳩集人眾工築並興似乎有功可見不知治水之道貴順其性共工雜然並作則無以順于其事可知堯言是人無事則能言臨事則乖錯今其所爲特似乎勤職耳滔天（解下曰字句）

之水豈能治乎○竹書十九年甲午命共工治河莊子釋文六十年黜共工六十四年黜驩兜

命官四段字法極簡湯湯三句字法極不備各盡其妙

帝曰咨四岳湯湯（疊字連下如見形）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如聞聲）有能俾乂僉曰於鯀（舉名畧其官）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四字斷盡）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傳言許太岳之裔又言嚳爲南岳伯夷之子爲西岳是四岳必有四人其以方伯入相天子每更出迭入堯舜兩朝歷年百有五十夏史不能悉屬其人故皆以官舉也（孔傳即羲和四子蔡傳一人而兼總四岳諸侯之事似當未然）割害也懷抱其旁襄駕其上湯湯蕩蕩浩浩皆盛大之形憂之深故言之複也堯于水勢若目見其形于民咨歎若耳聞

先着予聞字妙否則堯太憒憒矣問道如何字又妙若猶不肯遽信者然四字處處如畫

其聲求一能者俾專治之重其任也僉同也四岳及羣臣同辭以對也鯀王符謂少昊後或曰亦高陽後時爲崇伯吁不可也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圮敗族類也异（從巳從廾舉也）既已而復舉之鯀非無才而矜己自用于上所命違而逆之于眾有才技而敗之堯固灼知其不可而是時廷臣無出鯀右故岳又强舉之謂但試其才之可治水而不必復求其他堯于是使往而勉以敬蓋敬則能上承君命下集眾長而已之才亦爲有用無如鯀之終不能也至于三考而功不成則鯀不得不黜而俾乂幾無人矣此歷敘堯憂民之切得人之難以起下得舜而終禪位之意○竹書六十一年丙子命崇伯鯀

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鯀○按周禮司空掌邦土百工皆屬焉則治水土本共工之職故堯始時亦但命共工而水勢甚大非共工所能治故特舉命崇伯以重其事至禹功成以司空總百揆司空遂爲重職與共工分矣至殷周則治水土不過城郭溝洫之事乃復合爲一焉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起彼）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賓主）師錫帝曰有鰥在下（爲下女女地）曰虞舜帝曰俞（上三吁字）予聞如何（還要問）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羽字總提直貫下慎徽節）我其試哉（一試）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我其上馬鄭王本無帝曰字梅本有之嬀一作潙○棲

昉曰此四岳許由也（傳言許泰岳之裔劉漢標言漢晉祀泰山以許由配則許由實爲泰岳傳爲隱士者妄也）庸用也命政令也如典禮命討皆是巽遜通
堯言汝能行天子之事則可代我居天子之位而岳辭
以不德不能堪也堯于是使之徧擇其人不特已顯而
在位者在所當用卽隱而微賤者亦所當舉（本蔡傳）蓋爲
民而立君惟求可以託民者而授之貴賤非所論也師
衆也錫予也不言僉而言師錫衆心所與帝簡在焉重
其辭也鰥無妻之總名虞有國土而舜曰在下者方事
夫耕稼陶漁未爲嗣任職也孔疏瞽瞍已降爲庶人與
左傳巽命俞深許之辭予聞素知其德如何復審其詳也
瞽舜父名字曰瞍（鄭傳無目孔傳有目而不分別好惡亦得目之以瞽）心不則德

義之經爲頑舜母握登早卒此後母也自下而上曰烝
（本姚氏）盛德上達化而熟之（本曾鞏）使皆自治于善不至于
惡也試自觀刑以及詢事考言皆是（參孔鄭傳）刑法也堯于
此時先妻之以二女（長娥皇次女罃）以觀舜之爲法于內者何
如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皆繫乎此固未有
家不正而能正國與天下者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出歷
山之西西流至蒲坂南入于河舜居此水之內故謂之
嬀汭後人因南水曰嬀北水曰汭也嬪婦也舜居嬀汭
實能以義理降下二女之心使自忘其帝女之貴而二
女亦能敬執婦道孝于舅姑是舜實能刑于妻而御家
邦可自此推之矣（本孔傳）堯于是乃命之以位而又戒以

承上試哉題下可續之氣滔滔一直貫注何得於此處橫截與分兩篇別撰帝舜節二十八字耶

欽哉也○竹書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七
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虞
（再試）愼徽五典五典克從（三試）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四試）賓于四門四門
（五試）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纁三股曰徽卽經綸大經之意（本姚氏）五典謂五倫克從
人皆順之無違教也百揆總統百職而以義理揆度之
若周之有家宰時敘以時而敘無廢事也賓以賓禮接
見四方之諸侯穆穆敬而和無違命也此三者孟子所
謂主事而事治也麓山足也（本鄭馬）禮因名山升于天
祭之後陰陽和風雨節無有迷錯而失時所謂主祭而
百神享之也孔傳麓錄也大錄萬幾之政（本孔叢子蔡傳）舜

爲司空入山相視原隰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
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本史記）二說各
有據姑存之○堯之歷試舜者如此（非靜言庸違者比）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
格至也呼之使來底定也考其言而言信可績則非靜
言庸違三載而績已成幷無俟九年三考如此其于帝
位又何忝哉堯于是遂巽以位而舜謙以德之不足（本孔
傳）不敢嗣位蓋堯幸天職之有託舜懼已德之弗堪皆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金履祥謂論語堯曰咨爾舜
節爲此下脫簡妄也梅頤作僞書蒐羅補綴商周之書

此下紀舜攝位事畢上巽位之繇

掇拾盡矣獨咨爾勞來兩節見于論孟以堯典完好無
所置之故也豈得踵其故智益加附會乎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特筆起領下

上日朔日也不稱元日避君也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之義本姚氏舜讓于德弗嗣故但受堯之事而代終之孔傳堯終帝位非也堯未嘗去帝位何言終乎文祖古聖帝之廟或曰文明之祖
謂伏羲也馬傳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孔傳堯祖之有文德者似皆非○按禰有
功宗有德虞夏以前所稱文祖藝祖神宗皆繼天立極
之聖代有天下者之守祀也夏殷以後其有功德者卽
其世及者之祖父然後祖宗之號始專屬于其家史遷
王肅皆不知此義但據殷周以例上古見禮有祖顓頊

之文遂謂虞舜妻其四世祖姑妄矣○竹書七十三年
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存心以察之也璿玉名蔡傳美珠非璣機也以玉飾機故
謂之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橫也以玉爲管而橫設
之故謂之衡所以驗七政運行之不齊詳見蔡傳七政日月
五星也日一日不及天一度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金
水逐日而行而或出其前或出其後大約一歲一周天
火二十五月一周天木十二歲一周天土二十八歲一
周天而又有遲留伏逆之常有合散犯守陵歷鬭食贏
縮之變如君緩臣驕則日行遲月行疾而爲朓君急臣
恐則日行疾月行遲而爲仄慝仁虧貌失逆春令則罰
見歲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罰見熒惑義虧言失逆秋
令則罰見太白知虧聽失逆冬令則罰見辰星信虧思
失則四者皆失而塡爲之動其吉凶皆與政相關故謂
之政也堯以民事爲急故所驗者在四時之中星而五
緯有所未及至舜則又以天人相應凡七政運行之常
變皆與吾之政事相關又推測之而修省以合天也其
欽若之心愈密矣○張文饒曰堯儀象蓋天法也舜璿
璣渾天儀也渾天覆觀蓋天仰觀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語辭凡揚其盛則語曰肆舜旣攝位凡祭祀朝覲巡

守刑政皆舜攝之史臣約舉二十八載中所行之大政
分條類記非一時之事亦非其事有先後也惟天子得
郊見上帝舜時攝位故史臣以類言之言其禮與郊相
類此史臣謹嚴之體也後世凡非正郊皆曰類蓋昉于
此不言地祇舉天以該之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古
帝不毀之廟蓋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高陽及高辛也聖
神繼天立極而歷數之次上帝命之歷聖遞傳之故其
序在上帝之次也孔光劉歆謂乾坤之六子水火風雷山澤賈逵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馬融謂天地四時鄭元謂司中司命風師雨伯五星十二辰張髦謂祖廟之三昭三穆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地宗社稷五祀四方四時五帝孔蔡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孔蔡之說據孔叢子賈逵據月令有天宗必有地宗其說猶爲近之然皆不免與天地山川羣神相雜而張髦所云昭穆則古亦有非其德而稱宗

孫月峰曰巡守一段嚴密無隙字字皆有意縱琢然錯落鏗鏘饒有姿態

者囂尤妄也　望遥望而祭之不親至其地也羣神自五祀以
及百辟卿士有功德于民者皆是其言徧統辭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時岱山名郷不言東岳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一節詳
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
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三節略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變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變歸格于藝祖用特五
載一巡守總東羣后四朝三句內藏無數治法卻從巡守述職一段說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朝之事以月而畢故總言既月巡之事以歲而畢故終
言歲復別言月亦立言之體也蔡謂輯瑞揖位正月事二月即出巡守恐非
五瑞諸侯所執之瑞節有五等也周禮公桓圭侯信圭

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山土中得
古圭璧百餘形制如周而差短小或疑爲唐虞時物是
五等之制自古有之也本孔文詳輯合也周禮天子執冒四
寸斜刻其下以受圭首牉合如一則爲信不合則知其
僞也既合乃復班而還之天子受諸侯之朝可以旅見
舜欲訪求民瘼故盡此一月之中諸侯後先而至日引
而見之以咨詢詳而考察密也東岳泰山在今泰安州
南岳衡山今衡山縣西岳華山今華陰縣或曰舜時哂
山北岳恒山今渾源州東岳居震代天生物而爲諸岳
之長故曰岱宗巡守止涖方岳之下其一方之山川不
能徧及故即方岳之下而燔柴以望祀之本金氏孔傳燔柴祭天以

告至非也既類于上帝而出又于方岳各祭天焉煩乃瀆矣　秩常也牲牢玉帛皆有
等列若五岳視公四瀆視侯餘山川視伯子男也時從
天氣常盈月從月朔常虛此協之難也日不及天一度
而行亦微有緩急之不同又南北地勢高卑迥殊則出
入之早晚亦異地正之難也律有十二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
陰度有五分寸尺丈引量有五龠合升斗斛衡有五銖
兩斤鈞石同之使齊一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故日
後言先粗後精也度量衡皆受法于律黃鍾之律長九寸容中黍一千
二百粒爲一龠其重十二銖　故先言律先本後末也本蔡傳　五禮吉凶
軍賓嘉也五玉圭璋璧琮琥以將幣者五瑞所以爲信

五玉所以爲贄本孫氏蔡傳即五瑞非　三帛伏羲尚赤神農尚黑
黃帝尚白本張守節　少昊尚白高陽尚赤高辛尚黑唐尚白
本鄭氏　先代作賓故其禮並存也二生羔與雁周禮卿執羔大
夫執雁工商執雞庶人執鶩　一死則雉也器大小各適其用之名五
禮之中各有所用之玉帛所執之贄必如五者等列之
用而無僭差也蔡傳移五玉九字在東后下非是豈有天子巡守而諸侯之世子孤卿大夫士
庶見且概稱之日羣后乎　卒終復反也東巡之事既終遂反西向且
折而南巡也孔傳以如五器卒乃復爲句言贄則受之若如五等三玉則卒事乃復還之非也今
從蔡傳　至巡四岳既畢乃歸而以特牲告廟焉藝祖亦古
聖帝之廟或曰樹藝之祖謂神農也馬傳藝當作禰孔傳即文祖蔡傳或
日文祖所自出　四朝言五載之中舜出巡者一其四年皆羣后

封山濬川詳禹貢故此從略

來朝也蔡傳巡守之明年東諸侯來朝又明年南諸侯來朝又明年西又明年北未知信否馬傳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傳以四季朝于京師又結上文言五年中巡守一來朝四岂故勤諸侯哉几以求爲治之道而使敷奏之考其爲治之實而加明試之果有功于民則賜之車服以顯庸之也程子曰有不善亦當戒飭之林少穎以敷奏明試車服分屬述職豈巡守獨無此事似未妥○竹書七十四年虞舜初巡守四岳孔傳即攝政之元年非孔子曰堯臨民以十二舜臨民以五王樵曰言堯十二年一巡守舜定爲五年周復十二年堯上古事簡也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愚謂亦或以攝政不敢以天子自處其禮如諸侯者亦勤與

五定地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州

堯都冀州本兼今京師山西之地而風教日廣北逾肅愼東逮朝鮮于是析而置之十二州名不可考孔傳合爾雅周禮參之謂當分北爲并州東北爲幽州東及青州之地爲營州而于每州之中表一山之大者以爲鎭若周禮揚州會稽山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嶽冀州霍山并州恆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兖州岱山愚疑舜時梁州華山豫州嵩山若徐營二州山則未有以考也濬深之使通利也○竹書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凡分四十六年而仍爲九王樵曰殷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周有青幽并

而無徐梁營分營爲并併營于幽改徐爲青也

六明刑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搭入舜語寫得聖人肺腑欲活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象畫衣冠異章服以象之愼子所謂幪申一作畫地當黥草纓當劓復緋當刖艾畢當宮頳衣不純一作無領以當大辟也流投以四裔不與同中國也宥原其情而恕之也鞭木本革末朴以夏楚二物金銅也孔疏此傳曰黃金呂刑傳曰黃鐵皆今銅也肆縱也肆赦謂蕩滌其瑕垢而蠲除之賊刑乃戕賊其肢體而必刑之也苗民酷虐始爲劓刵椓黥舜哀庶戮之不辜故其入于五刑者特畫衣冠異章服以象之而已其有所犯事重則被是象刑而加以流所犯事輕則被是象刑而終于宥其餘若官府職事之不修者則刑以鞭學校教化之不率者則刑以朴并象刑有所不用更有老弱疾病之不任鞭朴親貴故舊之不可鞭朴則罰金以贖之并鞭朴有所不施也蓋用刑之法必權其情若出于不知而爲眚不幸而爲災則直肆赦之并象刑鞭朴罰贖皆有所不用惟有恃而敢爲屢犯而不改然後加以墨劓剕宮大辟而必刑之以懲一而警百則苗民不仁之刑亦所以行吾仁也舜之愼刑如此而于刑官猶諭之以欽恤蓋刑以弼教一有不當則善人懼而不善者反不知愧非所以導民使協中也○伏生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臏男女不以道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古五刑之大略也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胡仁仲曰後世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教化興朱子曰傷肌膚以懲惡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今徒流之法旣不足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不當死而死苟以宮剕當之則雖殘其肢體而使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生之訓而下適當

時之宜哉愚謂封建井田學校肉刑四者雖相表裏而有本有末不封建則不能井田不井田則學校之化不興而民之犯法者衆雖欲善治其道無由也而欲封建則必天子身自得師敬教勸學與羣臣子弟共見夫上帝爲民立君之意不敢驕縱荒淫然後有可封建之君其于井田學校亦講求有素有因時之宜無强民之令乃可也不然民不知恥而復肉刑徒見其痛楚而不德耳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即把四罪搭上恤刑幷直接天下咸服句寫得聖人恩同雨露威若雷霆

洲孟子作州史記作陵○流使之遠去不得復反放置

此敘堯紀之終興後陟方乃死敘舜紀之終配○受終以下皆是舜攝位事寫舜處正是寫堯直至此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一結方畢甃案而堯之蕩蕩巍巍民無能名正于此處見若梅本割裂似失之矣

之此地不得他適竄投之幽隘之區殛拘之窮極之地統言之則皆流分言之則流之中又有此四等流放輕而竄殛重各隨其罪以定法也幽州北裔在今密雲塞外崇山南裔在今澧州三危西裔在今廢沙州即今西藏地羽山東裔在今沂海二州閒共工三人堯時已黜舜攝位乃與三苗之君並投之四裔服服其用刑之當也上節見舜用刑之愼此又見用刑之嚴然四凶之罪止于竄殛則當時之剕宮大辟但存其名而不輕用可知矣

○四罪當在攝位之初鄭氏謂在禹治水功成後王肅非之言如此是舜用其子之功以誅其父禹之勤勞適以致父之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條矣南軒綱曰堯七十一載殛鯀放驩兜七十四載流共工七十六載竄

三苗與古莊子釋文迴殊疑流共工不應在殛鯀後爲堯作一大結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帝位又百年崩壽一百十六歲孔疏一百十七歲誤魂升曰殂魄降曰落陰陽氣合而生故散而死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大臣世族哀痛迫切眞如父母下而黎庶外薄四海于此三年之內亦皆遏密八音仁之至故感之深也蔡傳圻內應齊衰三月者如喪考妣圻外無服者遏密八音孔傳百官如喪考妣方喪三年也皆據周禮推之但恐唐虞時未定此禮○竹書九十年帝作游宮于陶九十七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乙卯帝陟于陶鄭傳帝游陽城而死葬焉外紀帝葬穀林陶在今山東兗

此敘舜即位之始與前受終文祖敘舜攝位之始配

州府定陶縣堯陵在今兖州府東平州（特筆起領下）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服堯喪三年既畢避堯子朱于南河之南天下歸之乃踐帝位封朱房陵號爲虞賓其稱元日成君也格于文祖以繼統告也○竹書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口九字異樣出色）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極平實）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詳用哉字惟字而字使覺生動）

任古本作壬○四岳各領一方之牧伯而十二牧亦各領一州之諸侯舜初即位皆來受命舜以賢路之通塞生民之休戚皆繫于此故首計之四岳分統四方四岳皆爲天子求賢則四門闢而賢才不阻于下位四岳皆爲天子耳目則聰明廣而民隱不壅於上聞矣時農時也柔順其意而曲體之能降其心以相下也惇厚允信也德者惇厚元者慈祥任人則外爲便佞而內藏難拒也德元正相反也牧以養民爲職而民之所養在農故先告以農時之重而牧統一州所屬者廣故又告以柔遠能邇而非知人亦無以安民故又告以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如是則近屬之蠻夷且將率從而歸服況屬國乎蓋責成而期許之辭（以上帝曰是堯此下便是舜故特書）

此下紀舜在位命官事排敘四段與前堯疇咨四段對而敍堯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釆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平水土一短字盡之）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生下三段）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

前三箇帝曰吁未得人而憂也敘舜用六箇帝曰俞既得人而樂也

后稷播時百穀（播百穀一時字盡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敷五教一寬字盡之）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典刑之法一明字盡之）

舜已帝矣猶一稱舜明前此舜未嘗稱帝亦史臣謹嚴之體也奮起庸功熙明載事亮明釆事惠順疇類也上有天下有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有剛柔明昧之殊物有動植飛潛之異其何以使五倫之教深入人心而潛移默化于不自知哉故其道必在于寬也猾亂也夏中國毀全曰寇傷善曰賊寇賊在內曰姦在外曰宄當時有苗肆虐淫爲劓刵椓黥以致民興胥漸罔不寇賊姦宄是以蠻夷之教亂我中國之民濫刑之害于斯極矣舜既除其亂刑易以五服五流之法而猶恐一有不明則用之未必允當故又以申戒臯陶焉五服幪巾草纓復緋艾畢赭衣不純也五流五服之重者又加流也五服既各有服矣而服者又各有所就之地焉貴于朝賤于市親于甸師也（或曰重者就獄次就請室輕但于其家若後世之閉閤省過也）五流既各有宅矣而流者又各有居之之法焉或放之或竄之或殛之也播穀曰時敷教曰寬平刑曰明言約而旨盡矣（或言唐虞兼官故蠻夷猾夏亦屬士師非也有苗之征寔命伯禹臯陶曷嘗掌兵哉）○竹書帝舜三年命臯陶作刑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三臣以一諧字概之文法變）

前舜曰節從禹帶出稷契皐陶此節從後帶出夔龍忽插入夔詳化兩爲三前後相配而垂益二節亦中間作對章法巧絕

與一作譽○工若考工記攻金攻木設色搏埴之類也垂臣名炎帝後殳戕二臣鄭孔皆以爲一人今從蔡亦炎帝後蓋各以其能名也伯與亦臣名不知所自出諧和也命垂與三臣同心以共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與上節一樣文法

上山下澤虞掌山澤之官益臣名不知所自出或曰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費賜姓嬴氏竹書帝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益即大費朱子謂翳益字聲之轉是也路史謂伯翳皐陶之子受封于費爲秦趙祖伯益即八愷中之隤敳受封于梁其說謬矣尚書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舊大家注云皐陶之子伯

益是益固陶子也但左傳楚滅蓼六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是時秦國方强不可謂皐陶不祀也豈秦但祖伯益而皐陶之祀庭堅世主之與朱即叔豹江東人謂豹爲朱虎即伯虎熊即仲熊羆即季貍漢書作季羆皆高辛後

與舜曰節起法一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寅字直字清字三禮特詳起下與舜曰節文法一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一和字盡教胄之法　承神人和來孔子說樂則韶舞樂以遠佞人便是此心法　一允字盡出納之法

三禮天地人之禮也典禮而謂之秩宗者天地廟朝人所宗敬其禮尤當秩序不可亂也伯夷炎帝之後姜姓受封于呂獨稱伯者傳言伯夷之子實爲西岳意其齒德皆尊故不名也羅泌以夷爲重之子似妄寅敬也寅以直內則其心清潔而無物欲之污朱子謂惟寅故直惟直故清是也夔臣名受封于歸或云芊姓高陽之後龍臣名不知所出羅泌謂高辛之子疑未然唐虞之世禮樂雖曰分官而典樂實典禮之佐其納言則又典樂之佐也胄子天子諸侯之元子眾子及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性直者多不足于溫寬者多不足于栗教當補其所虧剛易失之虐簡易失之傲教當栽其所過而其補之栽之之

術莫善于樂焉蓋人心有所志必形于言而爲詩既有詩則必長言嗟嘆而爲歌既成歌則必清濁高下而成聲然有聲而無節則志微邪散之音作而無以補偏救弊養人之性情故必以十二律和之使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懾而後被之八音使器之音與樂之聲諧和如一而無或緩或散奪其倫序之宜則奏之郊廟而神以和奏之朝廷而人以和以教胄子豈有不足養其性情而使無過不及者哉而夔言我之于樂能使蠢如百獸且從而率舞明樂之感人特易也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獨言石者聲中清角尤難和也堲惡殄絕師眾也允信也上之出令必酌民情故必廣詢眾論然眾論不

同有眞出于民情者亦有故爲讒說變亂是非以絕人善行譸張爲幻以搖動民心者苟不加察而槩納焉則入之不允出之亦不允矣納言之職以五音出納五言聽其言之音卽如其所言之心此其道甚微而其任甚鉅故特告以讒說之可惡而使出納之必允也觀盤庚遷殷而胥動浮言恐沈于衆則舜當時如鑿龍門決九河絕地天通設象服諸事其一時讒說殄震必多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命官特加總束一筆

據上文共三十有二人而言二十有二人或字誤也鄭傳合殳斨朱虎熊羆爲三人謂四岳但詢之不數稷契臯陶舊職不數孔傳謂稷契臯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皆舊職不數蔡傳四岳一人牧十二人九官九人三說未知孰是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獨治而分之臣其所治者皆天之職當時明其理以行之不可不敬也時亮隨時而處宜歷時而不變也○總結上文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遙應四凶之三前此已見茲特找序三苗一筆

明卽亮也不能亮天工則幽矣三載一考以課其績三考黜陟以要其成然此亦考課之通法若大功與大惡則不拘此也堯言庶績咸熙願望之辭此言庶績咸熙紀事之實見堯之願望至此乃成二帝如一心也又言分北三苗者當時四凶共驩鯀皆易流放惟三苗據有一國其種惡深其流毒廣造爲五虐則亂刑民興胥漸

敘堯終作廣遠之筆敘舜終作謹嚴之筆此孔子所以贊堯曰大哉舜曰君哉也字句外俱能畫出闊大來

則亂教頑弗卽工則亂政亂事舜之攝位雖竄其君而其種惡流毒未易滌除至此乃渙然解散翩然來歸然後見德之盛而化之成也○按三苗故國西控洞庭東接彭蠡北扼大江南倚諸嶺其地廣險故難服而易叛舜攝位之六年竄三苗于三危則必遷其君與其臣民之最頑梗者而猶于故國立君以統治其餘衆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三苗之既遷者以失其地險故易服也臯謨所云苗頑弗卽工此三苗之未遷者以據其地險故難服也臯施象而猶不服故帝舜之三十五年命夏后氏徂征有苗有苗氏來朝然後再分北之又遷其頑梗撫其良善而三苗乃服也山海經南海外赤水之東有苗民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苗民意必皆舜時所分北者也但其年不可悉考耳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爲舜作一大結束○一乃字寫出畢世憂勤

舜書帝矣此復書舜者遡其徵庸則堯帝而舜臣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亦謹嚴之體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之三年攝政之二十八年也在位五十載居帝位之五十年也又中閒居喪三年通計之舜年百有十三歲斷句從鄭傳据前登庸及陟帝位之文則孔以歷試攝政爲在位非也但鄭本徵庸二十二字亦誤陟方省方也周書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舜命禹總師居內而身巡四方四十九年至于鳴條五十年死遂葬焉記曰舜勤民事而野死其

曰乃者見舜勤民之心至是乃巳也○竹書帝舜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舜之葬地據山海經及拾遺記皆云在蒼梧之九嶷山呂覽則云舜葬于紀主紀者曰蒼梧紀之蒼梧也今海州有蒼梧山近呂之紀城主蒼梧者曰紀蒼梧之紀也今九嶷山下有紀邑其山八曰紀峰九曰紀林地志湖廣永州府零陵縣山西平陵府安邑縣皆有舜冢以孟子東夷之人推之似以紀爲權

尚書內篇卷三之一

荆溪任啟運

商國名契始封商在華之陽世本契居于蕃在華之陰夏帝相時商相土始作乘馬詩所稱相土烈烈者是也少康時冥治水勤其官而水死帝泄時上甲微能帥契商道漸興至湯乃放桀而有天下詳見書序○孔疏舊說鳩方上俱夏書馬鄭說帝告下俱商書

湯誓

伏生本第五馬鄭王本並同梅本第十張本第二十一

湯子姓名履字天乙以成滌蕩天下之功故號之曰成湯其稱武王則謚之所由始也馬以湯爲謚非夏桀十五年湯嗣位嗣位之十七年克夏餘詳書序○湯始以臣代君開天下之大變豈得已哉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其心慙故其辭曲其志迫故其辭恭嗟夫是聖人之難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我稱舉也以臣伐君疑于舉亂然天命討罪不可已也以明己伐夏之故○君臣定分也爲獨夫則非君矣爲天吏則獨夫不得而臣矣

今爾有衆汝曰一波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頓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

推有辭衆上多罪句再提天命又一波答上

短篇中寫出多少曲折見聖人之難

有罪句先作無數曲折至此方實數夏罪

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決一語

皆孟子作偕○亳眾安于湯之德政不知夏民之苦于虐政故不欲往而一諉于適當秋斂之勞一諉于彼虐之何與于我率概也桀于民力則概用重役以絕之于民命又概用酷刑以斷之至使民指日以誓願與偕亡怨毒甚矣夫彼民我眾均天之民被害若斯而不往救其謂天何又反覆諭以不得不急往之故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奴天命

食已出口而復吞之也又明賞罰以齊之○朱子曰湯武固同是反之但湯較精密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郝敬曰有夏多罪無表暴之辭獎率三軍無憤激之氣曰夏王曰有夏猶退然有儆冠之思焉然後知成湯此舉果非得已也

誓師之文多壯厲此獨簡淡玩之卻有味

尚書內篇卷三之二

荆溪任啟運著

盤庚伏生本第六馬鄭王本俱分為三篇上第六中第七下第八梅頤上第十八中第十九下第二十張霸上有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各一篇此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盤庚名旬祖丁之子祖丁名新在位九年南庚陽甲之弟南庚名更在位六年陽甲名和在位四年竹書南庚三年戊午自庇遷于奄盤庚十四年己卯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十五年庚辰營殷邑此殷邑既營而遷民之誥也古作盤庚之誥今本文畧

○是時商久居河北其地瀉滷而沃饒瀉滷則將來必有沈溺之憂沃饒則此時已有奢淫之害盤庚則為生民計復遷河南意甚深遠然沈溺之憂未見沃饒之利可貪故巨室不欲造布流言驚惑眾志盤庚知流言之起由于具乃貝玉之臣故命臣民悉至于庭其上篇則指流言所自起責臣正以曉民也次篇將遷而民猶有從有不從故申誥之喻民亦以諷臣也終篇則既遷矣故先釋其疑懼之情後謀其保息之道雖兼告臣民而意實在臣之生民也孔傳當時史官所錄史記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今玩其文一時聲音色態俱備恐非後人追述所及也

盤庚遷于殷民有適有居率籲眾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
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illegible]木
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
四方
由古作㖃○籲呼矢誓劉殺服事也顚木絶而仆也由
曲生者蘖旁生者新邑謂奄地盤庚遷于殷建宗廟定
社稷于民之居亦既營度之爲民計久遠也乃民不適
有居呼號憂慼若赴死地者然蓋陰有人倡率之使如
此呼號以聞于上也其衆慼之民出誓言曰我王自亳
遞遷以來既爰宅于兹奄邑凡以重我民之生不使盡
殺也今王不能與我相安以生乃曰稽之于卜當仍歸

亳地卜其如我何哉且亳都之必不可居也明矣我先
王事事恪謹天命未嘗輕有改作若亳都可處先王豈
不安之乃猶不常寧仲丁則遷囂矣河亶甲則遷相矣
祖乙則遷耿又遷庇（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八年成庇庇史記作刑）南庚又
遷奄矣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是今之不承于古乃天之
命既絶于亳也天之斷命且不能知矧曰中興以從先
王之烈乎譬之于木大幹既顚或曲生而由或旁生而
蘖則有之矣但當因由蘖而長養之豈有求生于既顚
之幹者今欲從先玉之烈而曰必于亳邑毋乃求生于
顚木乎天不亡我其永我命于兹新奄邑矣我居奄邑
二十餘年民日安物日阜此我先王所定之大業王卽

此上篇紀是實臣之以逸言惑衆者

去年往殷（舊邑）仍來紹而復之以底綏四方可也○此以上
乃不欲遷者率民呼籲之辭孔蔡皆謂盤庚誥民之辭
殊誤
盤庚斆于民（方猶出率之之人）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斆教箴規也階下曰庭盤庚知衆慼矢言非民之實由
在位者陰率籲之欲斆于民必由乃在位故命司朝以
國家舊典設詢萬民之朝正其班列且喻之曰今日之
朝以詢民隱凡小民有欲告我毋得遏抑使不得伸設
朝已定王親涖之又命衆悉至階下而親告之使共曉
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句姚氏提破心病）黜乃心無傲從康
猷爲也衆既悉至王乃言曰格而衆庶我今告汝以我
之明訓及我所猷爲汝其去爾私心毋爲堅僻以抗上
當從我之所以康汝者也（本姚氏）此一節畧舉大意對臣
民而泛言之
古我先王亦惟（便直入在位）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
用丕欽（舊人如此）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如此對罔逸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
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對弗匿旨）汝含德不（對丕欽）惕予一人（自贊一句）予若觀火
予亦拙謀作乃逸（自責一句頓住）
此下則專責臣使民其知逸言所自起不可爲所惑也
修爲旨意也聒聒多言之貌險不良膚不實訟爭辨也

言我先王凡有政事其圖謀委任皆惟故家大族共之
我今豈不欲然哉但我先王有所修爲則舊臣爲播告
之弗匿其意上出一令下莫敢違王命之尊用是故也
又未嘗輕作逸言以惑衆聽上有所令民既景從民之
丕變用是故也如是而圖任共政宜矣今汝聒聒多言
以誘民之信汝而試問汝之于民果實心乎其所言之
利害果實事乎以傾險之心造無實之語則汝之所爭
辨者我㝠不知其何說矣然則我之令出而人不欽非
我自荒其德不足取敬于人也惟汝故含之不敬我命
耳予之明若觀火汝之情狀予所洞燭豈汝陰布逸言
而遂謂我不知乎然此我之拙于謀也予平日寬以待

人養成汝輩驕惰故汝遂敢出此耳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放開作轉　對上險膚　收入再緊照）
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提上積德轉　單頂力穡一喻蹋過一半文勢錯落）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
黍稷
丕乃之丕郝云通作彼瞥馬本作愍宜從之○網以喻
君國聽于君猶網之屬于綱也戎大毒害也遠謂一國
之民邇謂其婚若友言婚友舉其所私以醒之也瞥勉
也言天下事必以小從大若網之屬于綱乃有條而不
紊必先勞後獲若農之勤于穡乃至秋而有收今汝逸
言以誑民謂我主不遷實以生汝大有積德于汝汝試

思不遷之說果大有實德乎抑不遷之害不惟大毒其
民幷汝之婚友亦大毒之乎汝亦惟能去汝私心實爲
民及婚友圖久安之策彼時乃可大言汝有積德耳今
汝乃不畏大毒于遠邇誘人苟安譬彼游惰之農原欲
自逸而汝不勉之以作勞倡爲不必事事之說至秋一
無所獲因餒而死可謂積德乎汝之誆民不遷何以異
此止言不服田不言網不在綱違君之罪大雖切言之
猶爲有隱乎爾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叠兩自字喚醒）
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曲折之至）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厥曆之至）

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頓住）
和順于心吉當于理不和吉所謂險膚者也百姓世家
族姓及故家之降爲氓庶者巨室造布流言必先大族
而後及于細民恫痛也言怨禍也憸利也憸民馬傳小
小見利之民言汝今造布逸言使民轉相恐動是人之
毒汝毒之矣然豈僅毒人已乎惟汝之自生毒也一旦
天災驟至汝言敗矣汝身禍矣汝情之姦宄畢著矣民
•皆怨汝怒汝羣奉其痛禍于汝矣是非天之災汝乃汝
爲此敗禍姦宄以自災也是非民先恫汝乃汝先加惡
于民而民乃奉其恫以報汝也蓋此毒汝自生之則還

自汝身受之汝卽悔之亦何及乎相彼憸人本無遠見
然于法度之言猶相顧之不敢輕爲異說恐一發之而
逐放逸不可止其禍終及已也矧予爲汝之君能制汝
命之生死而汝漫無顧忌乎卽我之言于汝意有不合
汝曷不告我面相商度而相動以浮言使我民驚恐惑
溺若火之燎于原且不可向之而近之矣其猶可撲之
而卽滅乎我卽加汝以違命惑衆之罪汝命之短亦汝
自作此不靖之事以短之非我有過汝勿怨我也切責
至此其意乃盡而辭亦加厲矣
按前任舊人意 嚴厲之下卻轉出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許多款款曲曲使人動聽 二層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威予亦不敢動側到罰
一逸任
用非德
復緩辭以告之遲任古賢人鄭傳良史古動用言動輒用之
也古有遲任常言人必求舊器則求新思我先王與爾
祖父逸則俱逸勤則俱勤手足腹心聯爲一體是爾固
我之舊人也予豈敢以過當之罰加爾乎且爾自爾祖
以來世著勞績我先王世世選用之卽予未嘗掩爾善
也今予于大烝之祭爾祖有大功于我先王者猶配享
爲我豈不求舊者哉然正惟爲舊人則我念我先王爾
亦當念爾祖父我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三語蔡傳爲公爲私皆所洞鑒我固不敢謂惟辟作威而動

罰二字妙著
不用刑是自己
不是了

用作罰又豈敢謂惟辟作福而動用非德乎蓋因上圖
任舊臣及制乃短長之命而言也
也諷難妙 遷志已定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
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與告汝猷句應
汝固予舊人也則予今日之事予豈不圖任汝乎予開
誠以告汝遷都之事予亦知其甚難但予志已定若射
者之必志于的者然且亦非我一人之私志也國中上
自高年下至童穉以爲當遷者甚多特汝于老則侮之
幼則弱之使不得伸其意耳汝今愼無復出此各爲其
居計長久勉出爾力以順我所爲謀可也如是則不傲
而從康矣

說用刑帶賞善帶說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與上作乃逸遙應
夫爾惟舊臣似于我爲近而國之老幼爲遠然賞罰者
國之公不能以是而有偏也其人而自趨于死則我亦
用罪以罰之其人而自向于善則我亦用德以彰之自
是而翕然從遷邦之福也汝衆之同心也我不敢以爲
功自是而猶不從遷邦之禍也則惟予寬于罰而汝衆
不惕耳反言之以見其必罰以應前作乃逸之意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方畢說罰
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是時告誡之語惟在庭者聞之故又使之轉相告戒也

（此中篇乃是責民之戀遷言而非罪者）

從上所命之謂恭恭則無傲矣自守其職之謂齊齊則無作弗靖矣必慎于言之謂度度則無逸口浮言矣不然則罰必及之不可復悔又正言之以應前制乃短長之命之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字法）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此敘心插敘）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事）

亶馬本作單作起也自奄而徂亳也奄在河北亳在河南鄭傳作渡河之具孔傳爲渡之法皆非 善言使喻曰話上篇之誥民之喻者已多其猶有弗率則又開誠以布言之不用驅率也至其有眾皆至則又司朝戒以勿褻然後進之體統肅亦使清靜聽易曉也

曰明聽朕言（正筆）無荒失朕命（反筆）

明聽使詳審于言之時無荒失使奉行于言之後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告民命從君一邊說起便覺親切有味 虛說未露遷字）

前亦先也承奉順也浮猶濟也 孔傳浮行也謂順時布政蘇傳過也猶勝也皆非 言我先王之于民也民有所欲則奉順之而不敢違民之于君也君有所憂亦保合之而與感是以天時雖有大難而上下協心未有不濟者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方說遷）汝曷弗念我古（妙用曲筆）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再曲一筆）予若籲懷（方落到）茲新邑（殷地）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蒙上視民利用遷說）

上篇民欲留奄故所謂新邑指奄此篇盤庚率民往殷其所謂新邑則指殷也言昔天降大虐于殷先王不敢懷居于今五遷凡其所作皆視民之利故用遷也我所聞于古后者如是寧汝聞先王之遷于今五邦竟不念先王之所以遷乎且我與汝居此奄邑也亦十有五年矣我之所以承汝者一前后之心我之所以使汝者皆承汝之事我惟喜以康汝之事與汝共之未嘗有過咎于汝而輕比汝于罰是我之丕從爾志見信于爾久矣于茲營新邑于殷而若此呼籲招懷欲與汝俱往亦以樂生畏死汝之所同惟汝之故以丕從汝之志耳汝胡不諒我耶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對上保后胥感意）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困苦鞠窮也臭穢也敗也瘳愈也言惟丕從汝志故我所以爲汝謀者其心亦良苦矣今汝將試以汝遷正以安定厥邦與汝共利之也乃汝曾不念我心之苦與我同感反皆自匿其心輕爲變詐大難將何以濟乎是非天時能窮爾苦爾乃爾自窮之自苦之也譬若乘舟我待汝共濟而汝弗濟坐視所載之物至于臭敗是惟爾忱不屬于我以至相與陷溺焉耳于今曾不少思遠乎既敗然後自責復何救哉或曰稽謂稽之于卜應彼卜

稽曰其如台之語
但見目前之可安不思異日之災患使無生理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今予命汝一應忱字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接
何生在上應比予罰應喜康其
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誕大也勸猶勸登馬力之勸其勢一進而不能自已也
迓迎畜養也言汝不計久遠思後日之災是憂方進而
汝又大勸之也今雖暫安不久顛覆汝在天之生命不
已絕乎然予思樂生畏死固汝之心何以忽焉中變竟
甘起禍以自敗得毋有人以勢壓汝使汝之身不得以
自伸有人以術誑汝使汝之心不能以自直者乎此汝
生命所關吾惟教汝自定其心則是非自明利害自見

無爲人所欺爲人所誘也汝之生絕而予猶欲爲爾迓
既絕之命于天使絕者復續則汝之必遷非咎汝而威
罰之正承汝而奉養之也汝寧不念朕心之攸困耶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正說羞爾用懷爾然失反接于政
先用高后責己一層陪說深切有味
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
不從遷則元后罪汝
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寫得冥冥中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
先后若與汝祖父如活
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至此直出
並汝祖父亦棄汝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並在位之遷叩惑眾者亦不遷降罰
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孔讀治今如字迪高后一本作乃祖乃父○先神后
高后皆謂湯也羞進陳久也上生以人事言下生以天
命言言人生于天本有生理然必自盡其事乃能得之
比合也有意爲之曰故爽差迪道戕害刑法迪尊也言
爾先人與我神后同心濟難則我先后之勞爾先人亦
已多矣我先后與爾先人祖父之靈皆欲我與汝同心
濟難我今所以遷殷大進爾于生生之地正以懷爾之
故而然也不然我失生生之政而久居此奄邑則我高
后必罪我之虐民我實生汝而汝不與我同心則我高
后亦必謂汝故違上命而降示罪罰汝復何道以自解
乎且非我必罰汝也我高祖綏爾祖父之靈同遷于殷

爾祖父固與高后一心者見汝有戕賊之心且謂汝死
固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矣彼造言惑眾以亂國政之
人今茲在位止知黷貨罔念民生其祖父且告我高后
作大刑法誅絕其身彼固自斷其命者汝何聽使欺誘
同歸死地乎
與告汝難一樣文法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應上欽念胥感 應忱鬩 照
倚乃身迂乃心句
從各設中于乃心
言遷都固難而上下不一其心則尤難今予以忱告汝
汝當知此爲我之大憂欽念以忱與予同感無忱之不
屬而與予絕遠也蓋人之所以能倚汝迂汝者亦以汝
心之不一故爾自今以從汝但從我所命我之所猷汝

分猷之我之所念汝分念之各設一定見于心則人雖欲倚汝迂汝不可得矣（蔡傳中者至極之理大深）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責不從遷者）（此只帶說）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吉身為不善不迪不以善導人顛越不從上命者也劓割殄絕遺留育養易代也易種猶言傳世言各設中于乃心則我乃續汝命于天而汝亦自生生也不然而身為不善不以善導人故逆上命與夫臨遷之時逸開所偶遇欺詐攘奪之盜此皆自絕于天不可復續我乃盡割絕以滅之不復遺留長育與我良善之民其世世傳種于茲殷邑也此嚴以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應上乃不生生句）（敕安定厥邦句尤親切）

又好言以喻之言遷則生如此不遷則不生如此孰利孰害汝必心喻之矣然則汝其往而生生哉今予與汝同遷生生之業非止一時百世猶將賴之也前曰安定厥邦其辭猶寬此曰永建乃家其語則更切矣

（此下篇又是告臣而兼及民者）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民既從遷授之田里其居安矣然猶恐經理未周無以成久安長治之業于是舉在位之臣大加黜陟具只玉而倡逸言者在所必懲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者在所必陟凡以使之安定萬民使得生生也（鄭傳先定其居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蔡傳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皆非）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輕于所發曰戲惰于半塗曰怠言我邦始遷萬民生生之命皆係于此當君臣一心勿戲勿怠相與勉力為民立此生生之大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鄭重）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釋疑）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安慰）

心腹腎腸夏侯本作心憂腎傷（傷又作陽）一　共拱通○歷盡也共猶齊也造言惑眾之人已加黜免又恐其復造言惑眾謂凡始之不願從者皆不免于誅故開釋其意言我開誠以告汝彼為倡始不得不懲爾輩雖被誘于前已從命于後我不罪爾爾無心懷疑畏復為所誑而與之協比以謗我驚眾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亦用古我先王喚起）（天意遷都）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反跌一句）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遷是天意亦是我高祖之意）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自白心迹）（古嶠）

用宏茲賁

弔音的賁音文○多猶大也大前功謂自契至湯八遷而王業益大也適于山鄭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蔡傳契居亳誤）亂越覆亂而顛越之謂屢復河患也（孔傳治弔理亦非）至賁大也言天啟大業必先之以殷憂昔我成湯遷亳以啟王業亦天先降之以凶禍使其勢不得不遷故天

之降我凶德者正天之嘉積于我邦也今我民迫于河患展轉五遷未有定止天之降我凶德甚矣議者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不知此正上帝將使我復高祖成湯之德故以河患覆亂顛越我家使我不得不復歸亳都以嘉積于我邦也孔傳降凶德降下也降去凶德非天意如此可不念乎朕及一二篤敬之臣敬奉民命于此新邑永奠其居是非我小子私心獨斷盡廢眾謀亶由我卜之以守龜天與高祖之神靈明示我以定遷之吉故至此耳蔡傳靈善也至用爾眾謀之善者費解今幸民各以卜爲信而不敢復違降心相從共成斯舉將多于前功以宏我先王之大業其在斯也○蔡傳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委折忠厚之意藹然見于言辭之表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體貼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連用生生字妙中下二篇俱兩見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結庸式敷民德永肩一結臣心

隱痛簡閱相視肩任鞠窮也孔傳隱檃括于善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蔡傳簡擇相導鞠養也似皆非鞠人窮困而不能自謀謀人經營而未能自遂保居保息安定其居即生生者也言今既遷矣然此小民棄久居之田里藝新闢之蒿萊道路之勤工築之力亦可憫矣爾諸侯公卿以及百執事尚皆痛恤此民哉爾能于我眾念之敬之實能痛之則我于爾簡之相

之願共勉之蓋我于好貨之人必不任用惟于能生生者則敢恭之蔡傳敢勇也我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亦非爾苟能于窮人之不能自謀與雖謀而未能自遂者皆有以安定其居則爾亶能以生生爲事我必敘爾之功尊顯優禮以恭爾矣夫爲萬民討生生者我之志也我今既盡以進告于爾爾以爲然乎其不然乎應亦以我之志爲志而無有弗欽者矣孔傳若順也我顧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我無敢有不敬蔡傳若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則不如我意即不肩好貨之謂爾當無不敬我言二說未知是否爾欽我志則好貨者朕所不肩也必無貪于是矣生生者朕所敢恭也必以此自爲功矣如是則足以爲民之德而與我爲一心之臣我欲用布民德必永爾以共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蘇氏曰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中興也豈厲民以自用者所得藉口哉鄭傳奢淫成俗盤庚欲遷以行其政教孔謂以地勢洿下不以奢淫孔得其辭傳得其意使當時民果迫于水患且樂于他徙有何怨咨不知瀕河之地必肥饒則奢淫易起盤庚奪其所甚樂而與之以勤勞意甚深遠而此意難白之民故但告以將來河患之可危使爲室家久遠之意而究其所以遷者則在彼不在此也厥後帝乙復遷河北紂竟以奢淫亡

然後知盤庚之慮甚深遠矣

尚書內篇卷三之三

荆溪任啟運著

高宗肜日 伏生第七馬鄭王本俱第九梅頤第二十四張本第三十

高宗名昭字武丁小乙名斂之子高宗其廟號也商有三宗太宗太戊中宗祖乙與高宗而三肜日祭之明日而儐尸也夏曰復胙竹書武丁二十九年梓肜祭太廟有雉來前編屬三年非史記武丁崩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今觀篇首即稱高宗則謂作于祖庚時以嘉武丁之修德弭災是也乃金氏因史記謂祖庚繹祭高宗更誤矣○按史記則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雊雉鳴曰雊當肜祭之時有雉飛入湯廟升鼎耳而雊本書序亦事之異也天未必以武丁一事之失即以雉告之但變不虛生物類之應必有所由感故君子以反身修德○按惟喪殯專祭其父其餘時祭大祭有禘有祫要無不祭太廟者蔡傳此祭禰不及成湯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提出立言主意

祖已蓋商同姓賢臣商俗尚鬼故武丁有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者其瀆者事之失其諂者心之非故祖已言我必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其事也孔傳格王至道之王但正其事而災自消亦通蔡傳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

事之言
乃訓于王曰惟(先格王心)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天民民中(危悚)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暗指雉雊)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大正厥事)豐于昵
司史記作嗣允作繼典作常豐于昵作禮于棄道○監
視典主也孚命以災異爲符信而譴告之昵意之所親
謂淫祀也(鄭孔以爲禰廟非是禮莫重于嚴父敢以父爲私昵乎當從史記)言天視下
民惟主于義義則永年不義則不永是非天之夭之乃
民以不義自絶其命也夫天之愛民甚矣民卽不義天
豈遽絶之哉天亦以災變爲符信而譴告之猶望其聽
罪而歸之于義以正厥德也惟民既不順德于前又不
聽罪于後于天之譴告反曰天其如我何斯不得不絶
之耳嗚呼王居天位則敬民之事乃王之責凡其所爲
罔非繼天之事一有不義卽爲獲罪于天今繹祭而雉
變若此則王之常祀得毋有豐于所不當祭者乎王不
可不自省以正厥德也○蔡傳意高宗必有祈年請命
如漢五時之類○郝敬曰在鼎之象君子以正位凝命
王者之器莫重于鼎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
血食則命絶鼎遷矣其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
贊曰失其義也雉鼎實雉就(精確)鼎絶命之象鳴于耳聾象
天孚命而不聽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爲聾耳革之象
也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故言天允曰聖人享以享上
帝豐固非所以爲敬曰異而耳目聰明則納諫受訓所
以禳災也祖己之訓據事切理不詭不浮

尚書內篇卷三之三

尚書內篇卷三之四

荊溪任啟運著

西伯戡黎（伏生本第八馬鄭王俱第十梅本第二十五張本第三十一）

西伯武王也戡勝也黎國名今山西潞安府壺關及黎城縣在紂都朝歌之西北百里竹書帝紂四十一年（己卯）春三月西伯昌薨世子發嗣四十四年（壬午）西伯發伐黎史記誤以黎爲飢馬鄭又以飢爲耆而屬之文王不知文王取耆取邗在紂之三十四年其地亦在雍州之域與黎無涉也孔傳知黎在上黨是已而猶屬之文王度文王時勢豈能去紂都百里而滅國乎金履祥知此西伯之爲武王而以爲卽十一年觀

兵亦非也詳見書敘註中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恐字十奔字如見其人）

祖伊亦商同姓賢臣孔曰祖已之後書奔告見其情之迫也

曰天子（開口稱天子鄭重之至如聞其聲）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苦口赤心二字更駭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危極矣可奈何商辛之夢夢也）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格史記作假摯馬本作慹史記作太命胡不至○天子帝王之通稱于此呼之以紂逆天棄天欲其顧名思義也訖盡也絕也格人猶至人大命死亡之命詩大命近

紂言是燕雀處堂語

止言天命既絕于殷凡天下明哲之人知若元龜者皆知其必亡無敢以爲言者而王猶不知乎此天命之絕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助我乃王以淫戲自絕于天故天絕之先王無能爲也夫天以民爲心民心絕則天意可知今王于民漠不相關以民食則不有之以民性則不度之以教典則不道之故民無不欲殷之速亡而曰天胡不降威乎誅絕之命尚不至乎今王復能如我何哉民心如此先王卽欲庇我後人無能爲矣（孔以大命爲受天命之若言受命者尚不至乎其如台言王之凶害必如我所云也或曰王將何所置我乎猶罔爲臣僕歟[illegible]彼）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illegible]爲笑）乃能責命于天

反卻而走也參昭布森列之意責我求之而彼必從也紂言民言何足恤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安其危樂其亡眞不可與言矣祖伊于是卻走而出長歎而言彼之罪狀昭布森列于上乃能責其命于天不曰豈能而曰乃能正辭若反哀憤之至也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字寬指字卻緊不無[illegible]戮字卻厲）

又言殷邦喪矣爾邦指數爾功不無戮乎不曰罪而曰功怒辭若譽不曰必有而曰不無危辭若寬哀憤之至也

尚書內篇卷三之四

尚書內篇卷三之五

荊溪任啟運著

微子 伏生本第九馬鄭王本俱第十一梅本第二十六張霸本第三十二

微國名鄭傳在圻內 路史微作魏疑卽河南之魏地 王傳在圻外入為卿士愚按今山東東昌府城東北有微子城此圻外國也又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亦有微子城此在圻內則為卿士之食邑也 今山東東平州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卽左傳郿邑公羊傳郿作微杜預云今有微子家或曰卽巴蜀之微微子行遯後微人恥失其君故微人從武伐紂則未必然 微子名啟 史記避景帝諱作開 帝乙元子與紂同母母未為后時生啟及衍既立為后乃生紂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按子之嫡庶以母之

為妻妾而分未有一妻而可分嫡妾者一妻之子而可以分嫡庶者此太史必探帝乙有立紂之邪志而逢其惡也古言帝乙愛紂以為賢特字之曰受德則其情可見矣隋楊素之贊立廣唐徐勣之贊立武后皆此情也亡商者非此太史哉竹書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王囚箕子殺比干微子出奔僞書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今詳文體非微子自作蔡傳史錄其問答得之蓋以明紂之亡于是乎決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 開口急切 弗或亂政四方我祖底遂陳于 追念先德 上 只說我字足見與國爲體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先作讎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再作決辭

亂正之亂史記作治孔疏壁書治皆作亂錄者多訛為亂我用史作紂用○父師孔傳箕子少師孔傳比干也 據家語比干官則少師汲冢書箕子篇有咨爾商王父師之文則孔傳不妄但史記微子欲死及去未能自決謀于太師少師紂囚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殷周本紀皆言紂囚箕子殺比干太師疵少師彊抱祭樂奔周似卽疵彊二人姑存俟考 底平遂成也以酒行凶曰酗草竊猶言伏莽謂為盜賊者也言我殷亂久矣吾向者猶望或治正之今其無復望矣乎思我祖成湯創有天下平之成之乃得功德陳列于上至今在天今我子孫乃以沈酗之故一朝敗之于下豈不哀哉夫草竊姦宄人所共惡今乃好之以為逋逃之主非度如此自卿士以下遞

相師法無小無大莫不好之以至當罪各相隱匿下至小民動相勸救此風方興日異月盛殷其淪喪乎禍亂之至若水無涯未知所濟我不意先王底遂之殷越至于今而遂喪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 求示或去或不去之義 顛隮若之何其

狂史記作往當從之耄一作旄○耄長也微子紂庶兄而年亦幾七十故自稱家耄指示顛仆隮墜也微子陳商禍敗既欲二師示以自處之道而二師無言故又申己意言我今其發而出往乎今宗祀將絕我為家長其遜于荒野乎 孔傳我念殷亡發出狂疾在家耄亂欲出遜于荒野蔡傳紂出狂疾暴虐無道我家

老成之人俱已遯于荒野二說于理恐俱未是今爾二人絕不指示告我相與仆滅將若之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二字奇險字字著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耉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應上）竊神祇之犧牷牲用句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句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如一多瘠罔詔

災若夷羊在牧荒若飛鴻遍野（夷羊神獸名紂四十八年夷羊見飛鴻蟲名食禾稼）器寶曰用（本孔傳疏言用當指黍稷愚謂用凡籩豆之實皆是蔡傳用字屬下爲句）讎斂猶詩言斂怨以爲德也言天甚酷虐降災荒于我殷邦方興未已庶君知畏懼猶可挽回于萬一而今沈湎于酒乃一無所畏謂災不足恤謂荒不足憂舊臣遺老深憂進諫則又咈之不惟沈酗敗德已也今殷民攘竊郊廟之犧牷牲用以有容隱之者竟取食之而無災矣豈惟他罪之罔恆獲已哉（孔疏漢魏以來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我今起視殷民其所用以治之者皆斂怨之事其民亦敢于叛亂與上敵讎而上所以召之且力行不怠亦不惟民相敵讎已也（孔傳斂謂聚斂亦通）卿士師師上下之罪皆合于一惟此困弱之民至于多瘠而罔可告語矣皆答微子憂亂而有甚之之辭

商今其有災我興（句慘）受其敗商其淪喪（應上）我罔爲臣僕（自說不去）詔王子（正答王子一句我一句必去之意反言以決）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乃正告微子以當去之意古者以俘虜罪人爲臣僕

言商今喪亡我出而受其敗爲臣爲僕未知所終要之從乎君耳若王子則身爲元子宗祀所關則其出往固道所宜然也況我舊告先王云子當立今王于子有忌心是我舊云以害子也王子不去宗祀必殄子之顛隮乃我之顛隮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一路都是繁弦急節至此御作漫聲）

靖馬本作清當從此○靖安也言人所處不同各有其道各求盡乎天理之正各求得乎已心之安可以自獻于先王而無愧則已矣顧宗祀而行遯者子之道若我則何顧哉亦申已意以見微子之必當去也○按鄭傳比干不言志在必死愚看微箕二人如此深痛而比干默無一言想其人諫來極是沈毅故紂甚怒而殺之孔子稱箕子晦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則他諫來氣象必又是別固不可謂箕子有求生之志亦不可謂箕子之生盡出天幸也須見得古人氣象始得又按左傳逢伯言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史記亦言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金仁山謂此必武庚事傳聞誤耳今觀此篇言遯荒言出迪竹書言微子出奔不言來奔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立武庚紹殷後而不及微子此時微子猶然遯荒迨後武庚叛誅始出耳或問武庚不叛則宗祀自在武庚微子安知武庚之必亡而以宗祀自任愚謂微子去時只見紂勢必亡商祀無主原不曾計及

武庚到得後面周立武庚便可以不出武庚又亡又不可以不出此皆聖賢與時偕行處不可執著概論

尚書內篇卷三之五

尚書內篇卷四之一

荆溪任啟運著

周書

周國名稷始封邰一作斄在今西安府武功縣是爲邰侯遭夷羿亂不窋失官竄居尉李即義渠地今慶陽府有不窋城有不窋冢夏少康仍復田稷其後公劉遷邠一作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有古公城其屬寗州有公劉邑邠州有公劉墓乃曰邠侯商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祖紺是祖紺以上皆稱邠也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岐今鳳翔府岐山縣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稱周于是始文丁五年季歷遷程帝辛三十五年文王遷豐至武王乃伐紂而有天下定都于鎬其稱周者以王業之興自周始也○林傳周太史所藏纔至呂刑而止其後宣王中興任賢使能南征北伐大誥命必多東遷之亂盡亡之矣孔子于列國得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因取而附焉

牧誓

伏生本第十馬鄭王別有泰誓三篇此第十五梅頤第三十張霸第三十六

牧說文作坶竹書作坶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皇甫謐云其地在朝歌南七十里孔傳在近郊三十里竹書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武王十一年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月辛酉朔以周正記即武王十二年之正月時未改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

玩乃誓乃字可見前此並未誓也

伐殷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此二月五日周始改正故十二年無正月）立紂子祿父夏四月王歸于豐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左杖數句細細寫來有態有景）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古茂）

甲子二月五日也（二月庚申朔漢志既死張霸越二日甲子誤）昧爽將旦未旦介于晦明之閒也鉞斧也飾以黃金謂之黃鉞左杖之但以爲儀不親用也白旄以白牛尾爲指示右秉之便于麾也逖遠也西土遠效順故先慰勞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次第軍容）矛予其誓

稱友邦以親之冢君以尊之御事治事之臣司徒以下皆是侯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此猶未變侯制也亞卿之貳如小宰小司徒旅卿之屬如上中士從軍未必盡行則或攝之也師氏在國則守王門在外則守內列其職親以重故特舉之百夫長一卒之帥其上旅帥統五百人師帥統二千五百人此約稱之也蜀在西蜀羌又在蜀之西髳微在蜀東庸盧彭濮則次轉而南及江漢之閒矣先列邦次本國次服屬之夷亦言之序也戈短舉之手故言稱矛長拄之地故言立干楯並以捍蔽故言比（本孔疏）將誓而先肅其軍容如此

讀此篇便見武王氣象從容閒雅得聖人意思具整暇氣但以輕進殺降爲戒而經其[illegible]之商以觀衆誓所云怒滅之者判若霄壤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數紂罪皆歸之聽婦言故先以喻起）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時陳紂惡皆提其至重至大之事筆意何等簡奧）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用兩昏棄五是字成調）是以惟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統言之則牝亦雌也索散也紂字受辛一字受德（鄭云帝乙愛之號曰受德則名紂而字受可知）婦有蘇氏女姓已名妲（竹書帝辛九年王伐有蘇獲妲己以歸）肆大也大祀如郊社宗廟答對也詩對越在天王父祖昆弟王父輩其尊毋弟輩其親百姓民之有宗法繫屬者（左傳分魯衛以殷民六族七族）人心無所蔽則明有所溺則昏紂淫于色故昏迷顛倒以至廢祀棄親且任惡而毒民也此聲紂當伐之罪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只一語可見無驕武意）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中行師之法方是仁者之師）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極斑駁陸離之妙）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仁者利溥）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勁峭）

愆過也步足進前伐手擊刺伍兩卒旅之帥皆當止而齊之不輕進不多殺也桓桓武貌貔一名白狐一名執夷似虎而毛白羆多力能拔樹似熊黃白文長頭高腳言我今日惟恭行天罰以取殘而救民耳豈好殺而務獲哉汝當勉體此意勿競進以貪功勿乘勝而多殺但當桓桓于商郊以聲討罪之義至于商衆有能不助惡

而奔散者勿擊其前勿角其左右蓋商之民猶吾西土之民生而全之皆吾用也倘其不勉無論輕進致衄軍有常刑即多殺倖功亦于爾躬有戮矣○蔡傳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郝敬曰湯猶以稱亂自疑武則眞任矣二聖氣象迥殊辭氣亦別愚謂武王氣象較麤亦是學問未到處但心體卻是聖人總無一毫私欲牽掛又按紂罪浮于桀則均奉天討而爲放爲殺等列亦自不同逸周書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先儒信賈子而疑逸書謂必無懸首事紂自焚死耳而竹書又云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或者

當日民怨已甚不如是不足以紓民怨乎然此畢竟是武王過處屈原言列擊紂躬叔旦不嘉則當時實有其事而公旦咎之矣但聖人之過如日月之食武王心一悔便把紂之土地人民盡還之武庚而卽捲甲而去歸馬放牛眞與武庚相忘于無事此非聖人能之乎明年使管叔監殷亦有相紂爲理之意不必定是監制伺察使武庚而能率湯舊德則朝覲訟獄之周之商武王亦聽其自然看周公多士之誥猶稱天邑商猶稱後嗣王則當武王時殷未嘗不稱王而武王毫無芥蔕于胸可知也此等處正可見武王聖處正可見武王聖而未至處後儒替武王增出許多周旋便失武王本色而蘇氏

武王非聖人論則又全不曾窺見也

尚書內篇卷四之一

尚書內篇卷四之二

荆溪任啟運著

洪範（伏生本第十一馬鄭王本第十六梅頤第三十二張霸本第三十八）

洪大範法也伏生大傳惟十二祀克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王因封之（箕子封邑在今山西太原府太谷縣箕城周封在今北直永平府朝鮮故地）十三祀來朝王因訪焉作洪範史遷周本紀與大傳合孔疏謂朝鮮去周萬里受封來朝必歷年矣克殷在十三年來朝不得仍在十三年引史記宋世家既作洪範乃封朝鮮爲證愚按克殷自在十二年僞書誤也史記雜取傳記每多牴牾當以大傳爲正又大傳爲后王元祀（禹攝政故稱后王猶未稱帝）

帝令禹步于上帝（謂禹薦于天步陟通登進之意）禹乃恭辟厥德受天休命爰用五事建用王極不言洪範出于洛書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言因洛書作洪範揚雄劉牧謂圖書皆出伏羲時至劉歆始有神龜負文授禹之說而僞書傳因之愚謂圖書自是一時偕出但義理無窮伏羲既合圖書而演爲卦大禹復師洛書而演爲疇其說未嘗不可通但當初必是點子多少聖人因之作書以明其理耳劉向顧雍謂龜背先有五行及敬用五事等三十八字初一等字是禹所加劉歆謂先止有五行五事等二十字敬用等字亦禹所加則皆妄也姚舜牧謂五事五行節是

五疇一五行以下皆箕子所衍李光地初稿同定本則謂凡厥庶民惟辟作福汝則有大疑曰王省惟歲以下爲箕子推說餘皆禹原文今按皇建其有極下即箕子所衍餘李說當矣學者不務求建極之實而侈談神龜出洛何益哉愚更細玩之敬用五事及一曰水五句是禹原文水曰潤下十句是五行之敷言貌曰恭十句是五事之敷言無偏十四句是皇極之敷言平康五句是三德之敷言休徵咎徵皆庶徵之敷言如易文王繫卦周公又繫爻相似其箕子自言者乃別作曰字如孔子之贊易也○此篇多移置者以金氏本爲上今從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周之初猶未定制故因之也箕國名子爵也鄭王云箕子紂諸父服虔杜預云紂庶兄羅泌云舜裔箕伯之後紂外戚未詳孰是司馬彪曰名胥餘○蘇氏軾曰箕子不臣周曷爲爲武王陳洪範道不可絕也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愚按箕子不臣周而訪之道未嘗不答封之朝鮮未嘗不受又未嘗不朝此道之中聖之權也不然而但曰傳道其去揚雄詘身存道之說幾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曰乃言重其事也稱箕子賓之也隲生也成也定也相助也書又言作之君惟其克相上帝此不言君而言相不敢自以爲君且對箕子謙也居亦定也彝倫人生日用常行之理在君則修己治人之法也王言天之生民有物有則是彝倫之理天默定之而君爲天之輔相必能合天居民之理（本王肅傳）斯不負天佑民作君之心而我曾不知彝倫之所敘者其道何由也（不稱臣）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汨亂也陳塡通汨者亂之使其理有所不得序陳者壅之使其氣有所不得行水爲五行之首水行潤下而鯀塞之使不得行水一行失而五行皆失其道矣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初一至次九是也先儒謂神龜負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其五居中李光地圖奇數居四正外圓以象天偶數居四隅內方以象地蓋自一而三者天之參陽順故左旋自二而四者地之兩陰逆故右轉五居中參兩之合其九七六八則與一三二四相對爲十也禹觀之而得其理遂作書以明之其書雖成自禹其理則啟自天故曰天錫也箕子言汝欲知彝倫之敘其法莫備于天所錫禹之九疇汝能用之則可協天之陰隲矣○朱子曰洛書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愚謂九易洪範其書具在學者于己身心毫無益處便是天不曾畀他李光地曰堯之爲君彝倫安得斁斁敘皆就鯀禹而言

此節先提綱以下詳目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自五行至福極則禹所配也一二三四皆氣之生而其生自微而著天地之間未有萬物先有五行故配一人得五行之秀以生有生即有此五事故配二既有事以修已必有政以治人故八政配三以政治人者必以時合天故五紀配四五爲中氣合一與四二與三以成而又合一以生六二以生七三以生八四以生九生之盛成之主也故以皇極配焉六七八九皆氣之成而其成亦自微而著已德修而後可以化人故三德次六人事盡而後可以聽天故稽疑次七稽疑占之未事之前庶徵驗之既事之後而福極則又要之久遠而非止一事一時之驗故又遞以爲次焉蔡傳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人之所以因天五紀天之所以示人皇極君之所以立極三德治之所以應變稽疑以人

而聽乎天庶徵卽天以考之已福極則人感而天應也用謂君之用之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且不待人之用之而其用自行也（以上皆蔡傳）敬以誠身則必用五事農以厚生則必用八政欲協天則必用五紀欲立民表必用皇極欲以乂民必用三德欲以明決必用稽疑欲常省察必用庶徵欲使民知所向所畏必用福極也前四者皇極之所以建後四者皇極之所以行（二句本蔡傳）而要其所以建極者豈有他哉敬用五事而已矣○李光地曰一四七順天之事二五八修身之事三六九治人之事洛書參天之數而外圓兩地之數而內方中五參兩合則人之位也道之大原出於天王者之修身治世

亦順天而已故疇敘之次以順天爲首修身爲中治世爲後而三事又各自有精麤之理緩急之倫故又以爲始中終之敘五行之敘五行五事八政至切而近五紀皇極三德更精密稽庶徵福極則王者得天之符也經以五行材則不匱叶以五紀序則不忒參以卜筮幾則不失如是則相助于天者至矣修之五事以正諸已立之皇極以正諸民察之庶徵以合諸天如是則建中于身者正矣政以厚之而生斯奠德以乂之而性斯成福以敷之而命斯作如是則所以協和于民者無所不用其極矣而錯綜三才之道立不易之軌其本末始終各以倫類次序如此項氏曰五行天之綱五事人之綱八政人之紀五紀天之紀四者治所由生三德決于人稽疑決于天庶徵驗于天福極驗于人四者治所由成以前後言則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若合而言之則皇極爲綱八者又爲紀皇不立極八者孰舉之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一字一義）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石經本無一二三四五字下三節並同○此以下九疇之目也五行之體水最微火漸著木形實金體固土質大以微著爲次也（本孔疏）五行之性水潤而又下火炎而又上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本蔡傳）土無正位水火金

木皆託體焉則四者之性卽其性而其功用則莫大于稼穡以養人故特言之作者因其性以達其用此王者順天之始事也五行各有聲色臭味而獨言味者以飲食尤切于民生也○李光地曰水火皆氣而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故水尤先木金皆質而木陽金陰故金尤後土爲五行之會故最後焉王氏安石曰潤性也炎氣也上下位也曲直形也從革材也稼穡人之事也水潤則火熯木敷金斂土溽可知火炎則水冽木溫金肅土蒸可知水下火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可知木曲直則水平火銳金方土圓可知金從革則木變（灼爲火爛爲土斲爲器）土化（能潤能燥能敷能斂）水因（因甘則甘因苦則苦因黑則黑因赤則赤）火革（革生爲熟革剛爲柔金亦

從革其可知土稼穡則水灌溉火爨冶金木器械皆可知
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哲劉向作悊馬鄭作哲王孔作哲蔡據詩改哲非○貌與言皆外見而貌尤望而易知視與聽皆默存而聽尤斂而內入至思則尤在內而爲四者之主五事之敬要本于心故其序自外而內也本曾鞏蘇氏有形而後有聲而後能視能聽能思以先後爲序亦通但聲不可以兼言能言必在能視能聽後大傳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董劉鄭王並同孔疏貌榮華木言決斷金視外光火聽內明水思成萬事土蘇傳脾發爲貌土肺發爲言金肝發爲視木腎發爲聽水心發爲思火本素問蔡傳貌澤水言揚火視散木聽收金思通土愚謂天下之理不外五行五行有自生自成相生相成其序迭變不可拘泥如五紀亦難以歲配水月配火日配木也其所該者廣其所變者多不必一一相配恭莊從順也明無不見聰無不聞睿無不審五者事之德也肅嚴整可象乂條理有文哲照燭之精謀從違之當聖則事理無所不通五者事之用也作致其功以盡其理五者修身之始事也此其理皆出于天命之本然故曰有物必有則而人亦必能實有以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也恭從聰明睿分之則五合之一敬而已矣孔子告顏回以四勿爲克已之目亦然○李光地曰四勿先視聽此先貌言何也閑邪則視聽爲要持敬則貌言爲先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育其生貨資其用所以養也內祀以報本外祀以報功所以教也司空奠其居司徒布其教司寇詰其奸皆與君共布政以治其民者也唐虞禹作司空契作司徒意此三官自古有之賓以禮賢師以尊德賓如鄉飲相見師如夏苗冬狩則君之所以自治而亦道民于向方者也政以厚民之生故其序自養而教自下而上五者治世之始事也蔡傳賓禮諸侯遣人師以除殘去暴恐兵非可日省月省而于農用及建極錫極之旨亦遠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統月月統日星以識日躔辰以紀月會歷數以定歲序此其序先以大統小後以小屬大定二至考歲差以協歲推朔望正閏法以協月候出入識短永以協日測遲疾辨昏旦以協星辰齊七政定章蔀以協歷數五者順天之中事也

五皇極

皇伏本作王○皇君也極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本朱

子孔傳訓大中非人之一身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之所以陰隲下民而人人之所以同具者也然繼天立極惟皇之責四方萬國環而瞻之皆在于此故禹言極而特繫之以皇焉此修身之中事也

皇建其有極

此下箕子詳言皇極之義以告武王言禹于極特繫之皇者何蓋以極雖盡人同具之理而建之者惟在于王也

此六句上半截皆指王所謂建其極也此六句承上半截建極意說 下半截皆指民所謂于汝極也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二句承下半截于汝極說

此節原在其作汝用咎下○唐元宗以頗字與義字不叶詔改作陂音祕不知義字古音俄與頗字原韻叶也今從古作頗平音便○偏者不正頗者不中作好作惡皆以私意加之也此數者私之生于心黨者不公反者倍常側者偏任此數者私之見于事皆所當絕者也蕩蕩廣遠平平平易此大公之成乎象也言王者之心無有偏頗則天下遵王之義矣無有好惡則天下遵王之道路矣由是發于政成于象至于蕩平正直則天下孰有不會合而來歸其極者哉此蓋古皇極之敷言若易之繫辭及贊也引之以明惟皇作極之義舊說謂箕子作此歌詞欲

武王使民吟咏恐非○朱子曰正說皇極體段王氏曰此古皇極之敷言

經文指上節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下二訓字史記作順○上述古訓故復言曰以別之言汝于皇極之敷言所云無偏頗作好惡反側者奉之以爲常訓則汝于天隲下民之意實能順之而凡厥庶民于極之敷言所云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者亦順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華矣如是則民且曰此天子眞作民父母者也以爲天下之王不亦宜哉不謂之師而曰父母養育之道妙于無形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卽上王道正直也治民之道正直而已而人之氣質不能無異故又有剛克柔克之用焉于彊梗弗順者而剛克之使知所畏于和柔委順者而柔克之使知所慕此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本蔡傳從治之法也于沈深潛伏者而剛克之使知奮發于高亢朗爽者而柔克之使就中和此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本蔡傳反治之法也如此則無人不在造就之中而皇極之敷錫者廣矣此治世之中事所謂新民至善也○邵氏寶曰三德之用有因人異者如求退由兼人有因世異者

述古語與自家語通夾入文法稍變

如平國亂國新國有因地異者如南方之強北方之強
李光地曰正直土也剛克剛金也柔克柔木也剛克柔
火也柔克剛水也愚謂此相制之道故逆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
霽古作霽史鄭作濟蒙史作涕伏鄭作雺周禮註作蟊
驛史作霧鄭王並作圛克周禮註作尅圛在蟊上○龜
爲卜蓍爲筮聖人順五行叶五紀既奉天而弗違而冥
漠之中有幾存焉則非形非氣而神爲之也惟龜筮神
物爲能紹天之明聖人于是設爲卜筮之法使人謀鬼

謀百姓皆可以與能焉此順天之終事也鄭傳雨狀如
雨下霽狀如雨止而雲在上雺氣澤鬱鬱冥冥圛色澤
光明克氣色相侵入孔疏蒙陰闇未明驛希疏不屬王
傳克兩折相交五者卜之兆純卦爲貞變卦爲悔本卦
爲貞賓卦爲悔朱子參 蓋卦有元亨利貞至貞乃備故取
以名主卦動有吉凶悔吝惟悔乃遷故取以名賓卦二
者筮之占皆推衍以驗人事之差忒則去不善以從善
也必立三人使相參考或有異同則以多者爲主也○
按古卜書不傳孔疏引漢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
徑爲金背徑爲火細曲爲水蔡傳如雨爲水開霽爲火
蒙昧爲木絡繹不屬爲金交錯相勝爲土愚疑雨卽細

排調中窾端御極錯綜飛動

曲者霽卽背徑者雲開漏日光必斜出蒙卽立者如木蒙茸驛卽橫者
驛道平原克卽斜向徑者有內之意克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
法玉兆杜子春云顓頊之兆瓦兆杜云帝堯之兆原兆杜云周法連山世說云神農所
作夏用之歸藏黃帝作商用之大易伏羲作周用之蔡傳三人共占非有三
卜三筮然金縢明言乃卜三龜恐舊說未可盡非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人謀盡而後可質于神故以人謀爲先人有欲而鬼神
無私故以卜筮爲重而筮短龜長故尤以龜爲重也內
如祭祀昏冠外如出師征伐靜不行也○金氏曰人謀
能料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外
者惟龜筮能知之蔡氏清曰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
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悔
非義而占謂之欺愚謂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
盤庚遷殷似違民而實丕從厥志也周公東征庶邦庶
士疑而民獻則予翼以十也豈有庶民卿士盡逆而可
舉事哉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本孔傳備者無有缺少敍者應乎節候金氏曰曰傳文也時是也言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序無舛也草木得氣之先榮悴尤爲易見故舉言之舉草木而他可知矣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本蔡傳如雨過多則滯過少則旱餘放此○按鄭傳雨木氣也雨水屬絳暘金氣也秋日燥烈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蔡傳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春煖之寒屬金秋涼之風屬土愚謂二說皆可通燠始于春極于夏寒始于秋極于冬進而盈也冬水旺而春雨乃多夏火旺而秋日彌燥退而泄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豫伏鄭王本皆作舒蒙伏作矛○狂肆慢而不敬僭錯亂而不治豫怠緩而昏昧急躁卒而不審蒙于事理多不通曉也五氣之休咎繫于人事之得失各以類至捷于影響天人感應之故至親且切矣聖人修已建極猶不敢自信而考之于天則聖敬日躋且與天爲一故以爲修身之終事也○朱子曰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乂自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自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一節亦古洪範訓文故復言曰以別之蓋因上言五事之應故并及八政之應與五紀之所屬也歲月日之徵以尊卑爲次也王總羣吏如歲統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象正官之長分治其職如日之在歲月中本孔傳卿士師尹不言省蒙上文也民不言省民不能

以自治也不言歷數合歲月日星以見也好風箕星軫星壁星好雨畢星日之行爲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冬至則極南夏至則極北二分則南北中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冬至去北極一百十五度二分各九十一度此日月之行以爲寒燠也月之行出黃道東爲青道二南爲赤道二西爲白道二北爲黑道二幷黃道爲九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其常行之正道在箕上六尺及畢之天開或去其常道移而東北入箕東南入軫西北入壁則多風西南入畢則多雨此月之從星以爲風雨也言五氣之休咎繫于五事之得失如此則王當以自

省矣而豈惟王哉爲王總領庶政有卿士爲王分司庶政有師尹皆所當省也省之而歲月日之間五者備敘百穀用成則五事之修可知而八政之乂亦用其明賢才進用戶享安寧皆可知矣不然而或極無極備則五事不敬八政不乂焉能用乂哉蓋民麗于地爲卿士師尹之所統治猶星麗于天爲日月之所經行而民有異情亦猶星之有異好故爲政有常經如日月之有冬夏而燠寒以正而于其閒又或隨時變易以從民欲如月之從星而風雨以時此所以八政乂五紀協而燠寒風雨各以其時也從星不言日日中星不可見也行不言歲天行之健以日月之行度而知日月之成歲功猶卿士

師尹之成君治也舊說以乂用明爲時無易之效以日月之常度爲從星皆謬金氏曰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王氏樵曰三德用則天下皆囿于皇極矣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錫極錫福者如此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既富方穀故富次之不言貴者貴有定分非夫人所能得也康寧無患難也好德樂其道也考終命盡其道而死也命受于天無愧于天而後謂之考終命○歸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使壽厚之而可使富節其力而可使康寧教之而可使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使考終命然有人力所不能爲者必有潛移默奪于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李光地曰水深遠故得之壽火炎盛故得之富木溫煖故得之康寧金潔清故得之好德土沖和故得之考終命水之變爲漂溺爲涸竭故或凶或夭水之變爲歊蒸故疾木之變爲凋瘁故憂金之變爲寒涼故貧土之變爲汙濁故或惡或弱愚按此其相配似屬有理然金之堅土之厚寧不可言壽木之榮土之畜寧不可言富乎正不必拘于一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于來向也汝指武王不爲臣者相呼之辭也言皇由敬用五事而造于至善之地極既建矣則其時之五福有不自我收之者哉然王者正不徒自斂其福已也凡民之生孰不有是極亦孰不有是福惟民自喪其理故福亦去之皇者正身以作則而所以道民之政又極其詳則皇以此極偏賜之民而此時之民亦望皇之極爲向往是汝之建極所以錫民而民之保極亦所以錫汝矣○朱子曰聖人豈別有福以錫民而民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又曰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父慈子孝之俗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還賴民保之亦曰錫者

往復盡致極波瀾之妙

重其辭與錫福爲對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上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中人)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人亦民也自君而統言之則曰民自其身而對言之則曰人(蔡傳在下曰民在位曰人則有能有爲者在位而有猷有爲且有守者反在下乎)淫朋大爲狎昵比德相順其私作建于此而使歸向也言天下爲狎昵比德相順其私作建于此而使歸向也言天下之人其大爲狎昵與相順其私者應不乏人何道而使之無有則惟皇作極之故也作之如何天下之人不同則上所以造就而裁成之者亦異有其才可以有猷有爲而又能見于

義理之當然而自守以正此協于極而可貴者也汝則注念而表禮之有雖不協于極而亦不入于惡此中材之可教者也爲之君者亦當容受而陶育之或念或受使斯人皆知協極之可爲不協之可恥而內安于心外著于色曰予之所好在德焉則好惡之福自君錫之而其餘諸福皆自君錫之矣(蔡傳分三項人似非)君之敷錫如此其時之人有不惟皇極是保者哉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煢獨人之貧弱欲進于善而不能者高明人之才智力能爲惡而爲人所畏者羞進也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皇固當受之矣有不免罹咎而實出于不得已者此煢獨也可遂虐之乎有猷有爲而又有守者汝固當念之矣亦有有能有爲而未必用之于善者亦高明也可徒畏之乎蓋高明之人有能有爲其才智本屬可用特不能自進于善行耳汝使羞其行則不特有猷有爲而且有守邦國之昌將賴是人矣若煢獨之人其罹于咎則有故焉蓋凡天下之正人其入于善者亦惟既富方能然耳汝弗能富之使足以仰事俯育而慈孝于其家則斯人之辜皆上辜之也煢獨高明皆不能進于好德于其無好德者而欲錫之壽富康寧諸福而惡弱之咎

既自上作之則疾憂凶短折諸咎亦自上作之矣雖欲錫之福豈可得哉○李光地曰福有五而上之能錫民者惟攸好德此嚮五福者所以必修三德以復民性也富亦五福之一上以錫民作好德之基此修三德者所以必先八政以厚民生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非道而死考終之反也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壽之反也疾身不安憂心不安康寧之反貧用不足富之反惡者自暴弱者自棄皆好德之反也好德而至于考終則能協極矣惡弱而不進于善則必罹咎矣此福極之本而亦歷數之者非是卽壽富康寧不足爲福天極

憂貧不足爲禍也夫天陰隲下民豈不願盡與之以福而不能有福而無極者或惡或弱生于氣質之偏而上無建極之君用其剛克柔克之化因其氣質之偏加以物欲之蔽以至彝倫攸斁而自蹈于凶短折疾憂貧者多多矣非君修五事以立皇極之體用八政以成三德之功何以胥天下而錫之福使天陰隲下民之意略無留憾哉故以此爲治世之終事也○朱子曰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辟君也好惡一人之私情故不可作威福人君之大柄故不可不作不言王者蓋諸侯于國賞罰亦專之也本王傳孔子言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亦此意天有五福惟君法之以賞善天有六極惟君法之以懲惡玉猶珍也賞善罰惡皆以納民皇極之中則身建庶民之極者自當享庶民之奉其玉食宜也臣而奸之則身且不正何以導民其害于其家而家之人皆用側頗僻凶于其國而國之民皆用僭忒亦宜矣李光地曰威福玉食所以行三德之柄亦通○此節與三德無涉疑脫簡在此

尚書內篇卷四之三

荆溪任啟運著

金縢伏生本第十二馬鄭王本並第十七梅本第三十四張霸本別有旅獒第三十九此第四十

古銅鐵統謂之金縢約也設匱藏書約以金縢而後加鎖因公祝冊嘗藏此匱故以金縢名篇非公特設此匱以藏冊也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克殷十四年癸巳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王瘳十七年丙申冬十有二月王陟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秋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逸周書二年王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祿父北奔管叔自經卒因蔡叔于郭淩蓋是時管叔以殷叛故武庚入于管叔之國管叔敗自縊死故此武庚仍入于邶而奄徐淮夷從之也竹書二年戊戌奄人與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乃瘳以上記周公代兄請命事武王既沒以下因以祝冊所由顯本末附焉夫死生有命烏乎可代而公爲之忠誠之至命不足道也請命而王瘳迎公而風反天人相與豈有他哉一誠而已矣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二年武王之十四年也孔傳謂武王即位之五年非是豫悅樂也何休云天子疾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古文豫作愈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古作敎○二公太公召公也時太公爲太師召公爲
太保未有封國齊地爲蒲姑所據燕地以封黃帝之後竹書成王八年命齊侯汲遷庶殷康王
六年齊太公薨是太公在子汲已就封而身留相王室特此時尚未封衆人同卜曰穆卜
戚憂也本鄭傳公言未可以王之疾憂我先王蓋公欲自
以爲功故託言以卻二公也古者凡卜必于廟門孔傳戚近
也公知王九齡之錫必不死而與先王相近然則公之請代又何爲乎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植鄭云古置字俟古作卮○功猶事也時天下初定恐
卜而不吉則人心易搖且已欲代死之忠誠亦非二公
所可與故私其事也除地曰墠築土曰壇鄭云時爲壇于豐今壇墠
之處猶存于一墠之中築三壇以奉三王之位而又于三壇
之南別築一壇北面以對先王告三王者宗廟之事武
王主之不敢干王之位且欲祕其事也身亦爲壇者禮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欲高下均正相對也本孔疏璧以禮
神故置之三王之坐珪以爲贄故身自秉之也本鄭傳册

祝公告三王之辭其讀之者則史也某史記作王發禮
父前子名而此稱某者後成王讀書至此口改爲某而
史臣因之也本鄭傳丕大也猶長也禮凡事父祖服勤就
養皆適長任之鄭傳丕爲不言汝不受子孫將爲天所責史記丕作負責作債言三王負天之
債必須一子償之恐于義未安蔡傳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義則可通而文亦未順言
今爾元孫驟遭惡疾將不能起若爾三王以是當有奉
事之任于天則不若代之以旦旦素仁愛其父善于就
養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非爾孫所及也且爾元孫方
受命于天敷治以佑四方凡爾子孫之在下地者皆賴
之以安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倘其一死則天之寶命于
是乎墜不惟下地之子孫無以定卽三王在天之靈亦

無所依歸矣曾是而可死乎我今將卜于三王之靈若
卜而得吉許我元孫以不死則我將安以待命若不吉
是不許我矣元孫不永則爾子孫因不克定先王無所
依歸何用此珪璧我乃屏璧與珪不復長事神矣迫切
之至宛然一驕穉之態怨懟之心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三龜周禮玉兆瓦兆原兆蓋三代之卜法其體皆百有
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參之以審吉凶也習重也籥鑰
通卽金匱之匱鑰也卜人既卜三龜一與重皆吉一似
可疑及取卜書驗之乃幷是吉也體謂卦兆予小子予

一人皆公自謂渺弱之辭孔蔡據記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句謂一人指武王則予字不順恐未必然公言據此卦兆王其無害予一人新受命于三王許元孫以不死矣三王亦惟天之降寶命欲永終之是圖乎予既受命予且退而俟命也以予一人之渺小三王乃能念我而聽許我乎其辭顛倒斷續悲喜之至若自慶又自負也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禮凡祝册皆不焚故史以此祝册幷卦兆卜書偕藏之翼日明日也瘳愈也以終上請命之事後三年王乃崩竹書年八十四記言武王壽九十三金氏通鑑引竹書作五十四疑皆誤蓋武王八十四則文王年三十一而生武王周公又少武王六歲卒于成王之二十一年應劭謂公壽九十九亦相符也林之奇曰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辟古文作辟凡君辟刑辟皆作侵○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初食采于圻內之管其地未詳今河南開封府管城縣外城鄭川有管叔城則後續封之管在圻外武王十二年命居殷東衞地以相武庚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管叔身處外忌公在內故造布流言以撼公公告二公言我若不避位而出使君臣骨肉猜忌疊生我無以告我先王矣孔讀辟爲刑辟之辟謂致辟于管叔非是史記作我之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也文亦未順東國之東鄙也既告二公以不得不避之故遂以國事屬之二公而身處國之東偏鄭傳居于東都蓋是時洛邑亦圻內地也越絕書公辭位出巡守于邊蓋身既出則不利孺子之謗不辨自明而委任二公則成王左右亦不患無人矣二年成王即位之二年也罪人斯得謂王誅管叔也管叔以殷叛故目爲罪人自經死而言斯得不使有佚罰之辭也越絕書周公出巡守于邊一年天大風雨所謂邊即東也周之東邊與殷相接此二年乃成王之二年彼云一年乃公出之一年也前編繫之三年誤孔傳以居東二年爲東征三年以罪人斯得爲周公獲三叔非是蔡傳改從鄭傳是已然謂周公居東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叔斯得者遲之之詞猶考之未詳也朱子與蔡沈帖曰向答董叔重謂當從孔注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閒豈應以片言遽興師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王亦未必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誚史作訓○鴟鴞休留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公詩以鴟鴞比武庚子比管蔡巢比王室言武庚既敗管蔡又欲毀王室王當念往日拮据之難今日漂搖之懼思患而豫防之蓋公悲管叔死而蔡叔因故推本文考而言鬻子之閔成王不知流言所自起方怒管叔之叛見公

此語反疑公與管蔡爲比故欲誚公而特以時勢方危
未敢遽發見王之猜忌于公方深也按詩言既取我子則管已死朱子曰
武庚當日意必日誘管叔謂周公弟也而在內專政子兄也反秉捐在外故管叔遂生不肖心○管叔
之死公之所甚痛也悔頤僞孔傳訓我之弗辟爲殺而
又僞撰蔡仲之命曰周公致辟管叔于商後儒因爲之
說曰大義滅親嗚呼安得此誣妄之言哉予嘗考管叔
在武王時固子弟之賢且能者武王滅殷分紂之地西
爲邶武庚居之霍叔尹之南爲鄘蔡叔尹之惟管叔獨
授以殷地之半蓋任專而責重矣武王崩周公相叔以
已外而公內始有忌心武庚意周有釁則殷可復因撼
叔使間公公一避而不利之謗不辨自明且身處邶鄘

之衛則亦可以察殷之情而持其變明年武庚入衛與
管叔叛王師伐衛衛師敗績管叔自經死武庚仍入于
邶遂連奄徐騷動幾半天下叔不入邶而即自經則叔
固非爲商舉事而其所爲或自悔之矣左傳王于是乎
殺管叔而蔡蔡叔言王則非公也方是時周公在東曷
嘗有是舉而曰公殺之哉言于後乃作詩則叔死時公
未知也其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追念先人恤乎有
餘恫焉成王時疑公而公之詩無一言及叔之罪且深
悲其死似公甚黨叔者以殷叛而公猶黨之則不利之
言益非無據而疑益深誚可危也誚而未敢尤可危也
非公精誠之至通于神明王之惑豈易解而公之志豈

直從聖人心坎裏討出當年一副血腸是周公所不忍言者觀過知仁如是如是

易白哉公東征而武庚誅蓋亦非是無以謝叔也予嘗
謂叔死必槀葬于衛武庚誅求其骸改葬焉當時哀慟
不知何似郎棠棣詩所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
矣兄弟求矣再四讀之尚不知其淚淫淫下也況公身
親其變哉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建親戚以藩屏
周管蔡與二十六國之列則管蔡皆復封矣儒者不察
因管國之事不見于春秋遂謂誅滅無後若是則蚺殛
茅胙何嘗見春秋哉予嘗謂公一生最痛事莫若管叔
之死故鹿鳴以下燕享諸詩皆懽忻鼓舞獨棠棣燕兄
弟則曰死喪曰急難曰鬩牆哀從中來幾于一慟夫豈
蓋積痛之深眞有不自知其故者而後世猶援公爲誅

鋤兄弟者口實嗚呼說經可妄哉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職事對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我國家禮亦宜之

穆古作昚新逆古作親逆馬本作親迎○王感天變故
率羣臣啟金縢以卜因見公祝冊之文二公因公嘗止
已穆卜絕不知有此事孔傳二公倡王啟之蔡傳二公知公卜特不知有祝冊皆非
故詢之卜史及卜時執事之人史及執事言此事實有

之特是事公戒我等勿言故至今莫有知者耳史記前有公誡守者勿言句文義甚明蔡傳反曲王于是執書而泣蓋前疑之久今悔之深故痛之切也言公忠誠如此而我幼沖曾不之知是天之動威必以公故我惟親往迎公以歸庶可挽回天意卽我國家崇德報功之禮亦如是而得宜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出郊使往迎公而致其親之之意也孔傳以玉幣告天非是木拔亦必偃不比禾能自起故使人起而築之王甫悔悟而天意卽回天人感應之幾可謂捷矣○史記載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奸神命者旦也亦藏其册于府後有人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公按必卽此一事傳聞者誤史遷遂兩載之耳又梅頤僞書有蔡仲之命爲伏生本所無斷不可信郝氏敬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惟知臣代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于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尚書內篇卷四之四

荊溪任啓運著

大誥伏生本第十三馬鄭王本第十八梅頤本第三十五張霸本第四十一

誥古作𢍉○逸周書武王克殷乃立受子祿父俾守殷祀建管叔于東卽衞地蔡叔霍叔于殷是爲三監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竹書成王二年戊戌伐殷三年己亥王師滅殷殺一作放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衞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惟九邑此將伐殷而告庶邦及羣臣之辭也成甯考圖功乃義之所當然初不專恃卜吉其屢言卜者以釋庶邦羣臣艱大之疑使之無所畏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句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句惟我幼沖人嗣任之重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字鄭王本在大誥下割字馬作害凡不字古皆作弗孔于少字句馬蔡延字句王洪字句今從王○本篇無序蒙金縢也誥出于周公而直稱王以王命討且諒闇無嫌也猷發語辭本蔡傳蓋不遽自是而姑與衆慮之之辭也多邦諸侯之國御事在廷之臣弗弔謂不見憫恤詩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歷謂歷數服謂疆土言天不弔恤降害我家武王不少延年以成大業今我幼沖人嗣

此一節擬天語

先王之歷數守先王之疆土且不能造哲以道民于安康是懼況曰能究悉天命乎嗣無疆大歷服起下成宵考圖功迪民康起下鰥寡可哀知天命起下卜不可違其辭似謙而自任之重已有不得而辭者矣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起下伐殷）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王蘇皆以用字屬下節朱子言是今從之○已亦語辭若可已而不能自已之辭也未濟曰涉既涉曰濟賁光彩之意禮樂征伐皆是也言我以沖齡而任大任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然固不可不濟也我亦惟往而求所濟耳夫前人既受天命則賁若禮樂乃天之福征伐乃天之威後人必敷是光采乃可謂能敷前人之受命茲予欲不忘前人之大功而敢閉天之所降威乎不忘大功一篇之大旨獨言降威以起下伐殷意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紹古作綤○寧王武王也（本蘇傳孔謂文王非）言我固不能格知天命而用武王所遺我大寶龜實足以述天之明命而達之于人往年我初嗣位卽命于龜龜卽告我將有叛亂危我西土而我西土內亦有不靜之人越至于今果有是蠢然而動者是殷未叛龜先知之其神也如此西土人謂管蔡不斥言隱之也

此一節又說天見殷之當伐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也敘帝王相傳之次言天之所廢必不能興今殷滅亡之餘其所憑藉亦不甚厚乃敢大紀其敘妄圖天命此正天之所降威者且彼亦何能爲哉不過因我國內有瑕隙而民不安故曰予將復商之祚欲反以我周爲其鄙邑耳其實彼之歷數久絕無可紀也

今蠢今翼（句）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翼恭敬以相輔翼之義獻賢于往也敉安也寧武亦謂武王（猶稱湯曰武湯成湯也蔡訓武爲繼非）逋播臣殷爲逋逃播散之餘也言殷今知我國有疵故爲是蠢動則我今亦惟同心協恭相與輔翼以靖此難耳日者有賢民十人各獻其謀助我以往以安寧武所圖之功民心如此則我有征伐之事其休美已可知矣況今我伐殷而又得吉卜乎故予告爾曰予得吉卜欲以爾往伐殷逋播臣也（郝解十夫郎十亂按十亂不當言民恐非）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三叔王室至親各有邦土故曰王宮邦君室言民心既從龜兆又吉而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等反曰其事艱

時縱起宕有折而入

大不可輕舉且今民不靜實起懿親予小子正考諸敬
恭輔翼之義謂不可征耳夫人事近而易知天道遠而
難測卽曰卜吉豈可盡信王曷不違卜乎蓋羣臣心實
畏難而其詞則託之理勢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反代爲之言妙)句義句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爲卬我也毖憂懼之意言爾所云艱大我亦永思之
是誠艱矣但今初蠢動勢猶可爲若再遲之則彼信乎
蠢動害及煢民深可憐憫予今嗣守歷服則凡予所爲
皆天所使天既以此艱大之事付之予則予固有所不

此節言卜既得吉則天意可知作一束

暇自顧矣夫揆之于義則我卽自恤爾猶當安我曰無
以此爲憂懼不可不成乃寧考之功也況我今欲往爾
固沮抑之乎此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
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弼我丕丕基

言我卜伐殷而吉是上帝命之也我小子其敢廢乎昔
天眷武王由小邦以有四海武王惟用卜以順天故能
安受此大命今天佑下民猶武王時也況今又示我以
吉卜而可不用乎嗚呼此伐殷之吉卜正天降罰于殷
之明威以弼我丕丕之基業于無疆者必不可違也

此節責己之當圖功以天命言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三提天)句
我成功所予不敢(應上圖功)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又應)寧人圖功攸終天
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又應)寧人攸受休畢

畢古作蹕○閟閉塞也閟毖以閉塞之境憂懼之化去
其固誘啟其明棐輔也寧人亦謂武王(猶詩稱文王爲文人蔡謂武王之大臣非)
勤毖以勤勞之事憂懼之爲曰事成曰功既成而
享其美曰休亦互文也此專呼舊臣告之言爾惟武王
之舊臣大能遠省前日之事寧不憶武王開創之勤勞
哉今天以閉塞之境憂我正我成武王功之所在我不
敢不終武王所圖之事故于今願化誘我友邦君其成

此節責己之勿棄基以人事言

此功也且天無言其輔于誠信者卽考之民而可見今
十夫予翼則天意可知我曷不于武所圖功終之乎天
以勤勞之事憂我民鰥寡可哀若我身之疾痛我曷不
于武所受之休美畢之乎反覆其辭以明艱大必不可
諉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兩喻有致)既厎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應考翼不可征)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又應上圖功意)寧王大命

肯心膂之地盡心力而爲之也言昔日我之欲往非特
爾言數艱也卽我亦言其艱而日思之矣但父作之于
前子又不可不述之于後譬之作室父定其規模子必

肯爲之堂基乃可望後之絺造譬之耕田父除其草萊子必爲之播種乃可望後之收穫若子且弗肯堂肯播況望之肯構肯穫者乎則考之敬恭輔翼之義其必肯堂肯播以繼之肯構肯穫以終之而乃得曰予有後弗棄基也今武王受命其立綱陳紀若厎法誅亂除暴若菑田正我肯堂肯播之時故我不敢不及今安寧王之大命也肯堂肯播喻今日之東征以定殷亂肯構喻後日之制禮作樂肯穫喻後日之治定功成此一節專責之也

此節乃正責諸臣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古作救○旣以自任又責其臣言國有羣臣猶民有

厮養譬若民家父亡而兄又亡其子嗣守家業有鄰友伐之厮養可勸其伐而弗救乎勸韓子言設淫辭而助之攻蓋倡爲不可救之說者卽其勸之伐之者也

此節亶責諸臣難天命說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句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應上降割降威 應伐厥子 緊對上迪知上帝句

肆縱也無所畏葸之意誕及也謂管蔡及武庚言爾庶邦御事其無畏葸哉大凡掃除昏亂必由明哲之人在昔武王惟有十亂孔謂十人卽前民獻十夫眞知天命以誠信輔王故天亦輔其誠信爾于此時罔敢違易武王之法度況今天降禍于周畀以大難家人及外鄰同伐厥室正羣臣同心共濟之時而乃欲偷安避難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易乎言法又言天者王法卽天命也不知天卽不知法或曰易慢易也亦通

此節又責己亦難天說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單應播穫 應 攸受休畢

言我所以必伐殷者蓋天之喪殷若芸草之務絕其種先王旣菑于前我敢不終畝于後畝終則寧人休于前而我亦休于前寧人矣舉父菑以該作室舉受休以該事功也

此節收天命并收吉卜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又言我何敢盡信卜敢弗爾從但武王指定之疆土本當率循豈可任其蠢動是卽卜而不吉猶難退避矧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若此往則必克爾毋畏葸而有退心也結一篇之意○武王之封武庚欲以存殷非欲絕殷也而公以誅武庚爲成武圖功武之所圖在除亂以安民武庚播亂以毒民有所不得不誅也武誅紂而立武庚公誅武庚而封微子其事同而其志亦同厥後微子衍國與周相終始曾無少嫌疑忌克于其閒則使武庚能率湯明德祀商配天公之服事且猶文王矣後世不仁鬮除勝國無俾遺育而託公之滅武庚爲說是烏知聖人之心哉○

公之東征斷之以義非專信卜也而諄諄以卜爲言者以決眾疑定眾志耳郝敬曰古人于眾志難通羣言不齊則借鬼神通之假卜筮齊之鬼神無心卜筮無心聖人亦無心因至公以明至公所以決疑成謀之微權也然惟聖人先覺然後可命蓍龜亦惟吉人心術然後蓍龜應豈蓍龜靈人心之靈與聖人之靈也彼後世人主德不修政不舉事幾惶惑已志不蔽僉謀不同卿士庶人不協徒倚枯骨朽草巫史聒聒牀下而緯讖邪說附合慫恿以望響應豈不謬哉

孫月峰曰與盤庚同調而腴勁少遜

議論正大務時虛鑿之言足見

尚書內篇卷五之一

荊溪任啓運

國家圖書館藏

生本第十五馬鄭本第二十本第三十七張霸第四十二

康畿內邑名本孔傳康叔封衞其子猶食采于康故稱康伯鄭以爲謚非也父子不同謚

康叔名封文王第九子武王既立武庚分其地爲二其東曰衞管叔居之其西曰殷武庚居之而于其西又分爲二在北曰邶霍叔監之在南曰鄘蔡叔監之逸周書言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是也帝王世紀並同漢書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霍叔尹之僞箕子之命鄘有鮮衞有妄非成王三年既平武庚之亂乃俾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本逸周書四年命康叔爲衞侯本大傳盡有邶鄘之地五年遷殷民于洛六年命康叔爲方伯監東諸侯七年營洛本竹書今詳誥文義當在遷殷之後營洛之前葢成王之六年也王博士謂四國既誅商地始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宅洛邑乃其事之敘得之蔡傳謂武王封康叔而誥之非也左傳言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命康叔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史記言周公以成王命滅殷以殷餘民封叔爲衞侯作康誥酒誥梓材夫管叔未亡衞固殷地而管叔所分治也安得以封康叔乎若康叔與管叔並居衞地坐視管叔之叛而嘿無一言徐奄煽亂王室幾搖而康叔身爲方伯不出一謀不遣一卒周公東征缺

書序之謬且康叔與管蔡並命則康爲管副三篇之中何不一言協力監國後封更無可疑

斨破斧而康叔略不引手一援有是理耶蔡傳據逸周書武王克殷篇言衛叔傳禮證已封衛不知周公東征滅蒲姑始以其地封齊滅奄始以其地封魯方克殷時即齊魯亦未封也一疑封康叔不應在唐叔後不知唐叔之封在成王十年原未先封也一疑作于周公何不及武王不知言受命則言文王言設監則及武王言各有當加文王之詩止言無念爾祖不言無念爾父也若言公誥不當書王若曰則多方之誥成王先歸多士之誥成王未往史例言公又言王無足疑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蔡移置洛誥

三月成王六年之三月也哉始也月黑壞曰魄十六日也五年遷殷民于洛而猶未營城邑七年始營之十四年而後告成十八年乃定鼎于洛是公將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而封康叔以統東諸侯實其造基之始也周制邦外侯服侯外甸服甸外男服男外采服采外衞服相去各五百里工官也百工如太史內史司徒司馬皆是士殷民之長即後篇所稱多士也薛季宣曰諸侯卿士播民和而見士致民和會之意而見其長也林之奇曰將以供作洛之役故公皆勤而勞之孔蔡訓士爲事似非民心歸周惟殷未靖今亦從役四方之民大和會矣是惟諸侯與百官播民以和之效也然民心無常撫之則來虐之則去故于諸侯百官見士之際勤而勞之以美其前功而是時康叔實爲方伯故又洪大誥明致治之方以誥之使康叔下侯甸男采衞侯甸男采衞如下百官益勉其後效也此康誥梓材酒誥三篇之總序康誥誥康叔以和民而言庶子訓人惟君惟長則亦及侯甸百工酒誥言庶士庶伯梓材言邦君御事則明曉侯甸百工而責重于康叔蓋三篇實相首尾也蘇氏蔡氏不察乎此而移之洛誥之首則于彼爲贅疣而此三書亦失其要領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言公誥又言王曰謹之也詳見上多方篇曰孟侯以爲牧伯故尊之曰朕弟曰小子則又親之也今陝右之俗凡尊呼卑貴呼賤雖長且老皆曰小子見親愛之意非謂其年之穉本吳澄蓋是時公年八十有四竹書公薨于成王二十一

年應邵云公年九十九而康叔亦年逾六十矣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蔡作二節

凡丕古皆作弗○德猶惠也民生有性卽有是父子兄弟之民彝惠加于是乃爲克明也林氏曰董子曰天使陽出布施于上以成歲功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明德陽出布施于上愼罰陰入伏于下之謂也區夏以中夏爲一區謂有天下也戎殷猶言夷羿孔傳戎兵也加兵于殷蔡傳戎大也寡兄周公自稱之辭孔謂稱武王爲世所寡有之兄蔡謂武王自稱皆非言文

王于當德者則能明之于不當德而當罰者則又當愼之要其所以克明克愼者不外一心之敬忌鰥寡之微人所易忽而猶不敢侮焉則敬忌之心至矣夫是以其所用者皆其人之實可用所敬者皆其人之實可敬而德克明所威者皆其人之實可威而罰克愼明愼之實顯著于民始于本國則造周之業于是乎開延于鄰邦則政教所孚亦漸以治又廣而徧于西土莫不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夫然後文王之德升聞于天天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戎殷大受天命至于萬邦萬民各得其所莫不時敘而區夏于是成焉天命在周如此故雖殷孽倡亂淮徐並興而汝寡德之兄猶賴文王丕顯之德得以勉力靖亂故今汝小子得以在茲東土也不言武王者受命實自文王而武王特繼而成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遹述紹繼衣服敷徧惟思宅居也知訓知所以訓民也天若天理之自然猶召誥面稽天若四方之民大和會矣而公之心未見其和會也則又戒之曰民罔常懷去留靡定今民庶幾將在此矣孔蔡皆連下爲句言治民之道將在法文王非保之則留虐之則去汝當敬述平日所聞于文考之德言紹繼而服行之而未已也汝所邑者殷之故都汝所治者殷之遺庶彼殷先哲王之所以治猶有存焉乎汝往而徧求之用以保民而爲治商者成人之所以訓猶有存焉乎汝大遠思之所以宅心而知訓而猶未已也凡古先王之所以治孰不可師汝又當博求之一有所聞則由之而用以安保斯民務使心之所存政之所布無不合于天理之自然則天之理自我大之而汝之德亦克裕于身王之所以命汝在東土者眞能稱其職而不廢矣此因文王而又推廣之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痛瘝病惠順懋勉也凡人之情疾痛在己則知之在人則忘之不知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民亡則體亡故民之疾痛不可不敬也夫天命無常雖若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似大可見然拂則去之是民心之難保更有甚於天命者汝往出治惟盡汝心毋自安而好逸豫必民之疾痛皆如在已焉乃其所以乂民也古人有言民情之怨不在事之大小惟在上心之順與不順勉與不勉耳一物之違一念之惰皆怨府也可不戒哉

上言乂民此言所以乂民蓋乂民者明德愼罰之事所以乂民者不敢侮鰥寡之心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答也如民之生以答之猶對于天下之對言汝雖爲小子而汝之事則在宏大王德以應保殷民則汝亦惟助王宅天命以新作斯民可也蓋天命之去留視王之能保民與否而保民之大尤在復民之性而使自得之紂有昏德延及于民此天命之所以去今天命在周而殷俗未革則無以盡君師之責而答上帝之心命之去留正未可知故助王宅天命惟在作起斯民而新之也新之如何體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以行明德慎罰之事而已○按此所云明德與大學義異彼斷章取義耳必牽合之反失本旨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職任司寇而又身爲牧伯刑殺其所得專雖當是時刑亂國用重典而過于刑亦非所以康乂斯民故既告以明德慎罰而又舉用罰之法反覆申明之所以詔誥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也（蔡傳分上三節爲明德此下三節爲愼罰未妥）式用適偶也如人有小罪非由過誤乃明知而故犯之此則有心之惡而又自負其罪甚小（本姚氏）法無若我何乃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也如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偶出于此此固無心之失而又盡輸其情深自悔責乃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蔡分兩節又曰在康乂之下）

又曰二字梅本在劓刵人上誤○勑戒于不善懋勉于善也劓割鼻刵截耳周禮五刑無刵鄭謂臣從君生之刑或曰軍法獲而不服之刑也言情之輕重法之出入是故有當然之敘矣汝必大明其敘眞足以服民民乃相戒于惡相勉于善而無不和也而亦不待民之已罹于法也視民偶陷于惡卽如人之有疾急爲攻治必求其速愈而後安焉則民感之自盡棄其過而不留于惡矣視民未卽于惡常如赤子之保豫爲調護惟恐寒暑燥濕之或足致疾焉則民安之自化于善而不自知矣不然刑殺之大劓刵之小一以己意與之則不得其敘民且無所措手足矣況望其棄咎康乂哉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所統在諸侯之事（呂氏謂王朝爲內衞國爲外蔡傳君事爲內有司爲外疑皆非）臬測日之表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者故凡法之可師者謂之臬臬司用法之人倫卽敘也周于是時禮樂刑罰創制未成而衞爲殷虛用法尤當因國之舊但殷紂

暴虐刑法不倫故言汝爲方伯但當列司刑者擇其平
日用罰之有倫者而師之可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蔽斷也師殷罰有倫則或誅或宥必不爽矣其或情罪
可疑又當反覆思惟以求其至當姑拘繫之然服念至
五六日至十日或更遠至三月當急斷之不可久淹也
蔡傳要囚獄詞之要與多方篇異訓非是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臬事用法之事又言汝師其有倫于人又服念丕蔽于
已宜無誤矣再取殷法列而觀之于殷法之中用其義

刑義殺而無或劓刵刑殺以就汝之心則汝之用刑盡
訓于理而所云有敘者時乃眞得其敘矣然矜喜之心
一起則惻怛之念已亡而一念之不愼即有失于出入
而不自知者又何以使民康乂哉故猶當曰予未有遜
事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語將畢而復起之詞言雖少于我而我見人之用心
未有若汝者則我之心我之德亦惟汝知之當體我之
心以廣我之德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暋孟子作閔罔弗憝上有凡民字○此下歷舉所當刑

者告之而總歸其責于康叔見用刑之有本也寇盜攘
竊越顚于取也暋强暴無知之貌憝怨也言內外盜竊
之人甚至殺人而顚越之以取其貨暋然不知畏死其
自得罪如此則人無不怨之不言刑殺者此不待教而
誅刑殺不必言也孔疏殺者已死越者傷而不死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生曰父死曰考通言之則生亦可曰考字愛也天顯天

倫顯然之次序鞠子哀謂父母養子之勞可憐憫也弔
至也惟弔茲言風俗敗壞至此深可憐憫言寇攘殺人
固爲元惡而使人大憝矣況此子不孝而父因不慈弟
不恭而兄又不友此敗倫亂化爲罪尤重昔文王特作
罰以嚴董之苟今爲政之人不加以罪則天所付之人
倫將絕滅矣必速由文王之罰以刑之不可赦也○周
禮地官有不孝不弟之刑無不慈不友之刑不可以子
弟刑父兄也此言不友之刑兄弟匹也特弟之罪尤重
耳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兹義率殺

　戞楷也猶法也內庶子掌公族之教外庶子掌大夫士族屬之教訓人正人言皆以教人爲事林氏訓弔恤閔之意言此等人可閔不可憝若不思此乃我正人之罪而曰速由文王所作之刑罰懲之則民不知自新之路而迫于刑罰愈不能率其大常矣爾雅戞常也小臣諸節若圻內釆地吏用角節圻外釆地吏用管節之類言此不孝不友固不率教而以大法繩之矣況此外庶子固以訓人爲職與夫小臣之持節者亦惟以正人爲職而乃別立教條以干時譽弗念委任之心弗庸官守之法以爲君病是乃引民于惡而爲我所大怨速由義殺以殺之可也（蔡傳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無親君臣無義不用重典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然曰由文王由率義則其刑罰亦仁義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侯甸男釆衛之君長治地之王官若後所謂阪尹也（蔡傳君長指康叔非）小臣外正若黨正之類外庶子小臣諸節引人于惡固當罪矣豈爲君而有國爲長而守土顧內不能盡孝慈友愛之道以和其家與夫小臣之爲正者亦皆有長民之責而不思以善道民但爲威虐是大棄王命而不以德用治其民也豈可乎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敬忌敬而有所畏憚卽前所云不敢侮鰥寡之心也君長外正不能于家威虐于國不以德治固不可矣而汝又可不自嚴乎汝亦惟克敬厥典擧孝慈恭友之道皆身盡之則能厥家者乃所由以裕民也汝又惟常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而無爲威虐乃其裕民者也汝而念予所以告汝者曰我有及焉則朕心朕德眞惟汝知而予深用悅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言其靈明可畏也作求卽前敷定之意（孔蔡求等匹也今從朱子）言民雖至愚然實靈明而可畏必有以道之乃吉善而康寧我亦惟殷先哲王之德其可用以康乂民者日起而求之耳況今民亦無導之而不從者惟不以德導之則無政于國而民不從耳可遽以爲民罪乎上節教康叔法文王之敬忌應前祗遹乃文考此言已作求殷先哲王亦互文也擧殷先哲王而商耇成人古先哲王在其中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吾不迪以德則爲無政于國予惟不可不以此爲監矣

而所以告汝曰速由作罰曰速由牽殺寧惟告汝以罰之行乎蓋明德慎罰分之似屬兩事而罰之所加正以民彝泯亂之故則作罰者正以驅民于善而使之不得不從是予告汝德之說正于罰之行也今惟民不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正以迪之未得其道耳夫民之心即天之心爽惟民即爽惟天我無以道民則天其罰殛我我亦何敢有怨夫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至微至少猶上之責矧曰殷俗腥穢其尙顯聞于天乎周公誥康叔用刑而終于天罰殛我天討之公上下一也後世寛于上而嚴于下謂刑惟我所施嗚呼其亦不具嚴天威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總結上文言不惠不懋民則怨之汝無作爲可怨也有倫有敘乃大明服汝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也要其所以斷是刑者必先本之以恫瘝乃身之忱而又大法古人之敏德自文考以及古先哲王莫不擇善而行用以安汝之心不爲强勉顧汝之德不事虛文遠乃之猷不圖近小則眞德裕乃身而所由以裕民者其在斯矣民寧則汝亦寧豈有瑕疵汝而殄汝之祿位者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又丁寧以戒之言天命無常惟民是視汝以民寧則汝享有祿位而我亦享有天下不然則汝殄而我亦殄矣汝其念哉勿我殄享必于我之所以命汝者明其服行之道而毋卑忽我言以康乂斯民可也民康乂則命于常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又舉其要以重勉之言我告汝之言雖多而要不外于敬典汝能敬典而又常常勿替聽我告汝之言則汝眞能康乂其民而不常之天命遂爲有常之天命不惟一世享之而且以殷民世世享之此宏王應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宅天命之實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民之彝典乃天所以與民而天之所使爲君師者亦望其以此教而治之耳文王明德欲民勉此也其慎罰欲民戒此也而惟文王之敬忌則又所以明德慎罰之本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百姓此治之原而化之備也故于篇末以敬典二字提其要焉

尙書內篇卷五之二

荆溪任啟運著

酒誥伏生本篇第十六馬鄭王本第二十一梅本第三十八張霸第四十三

殷俗之惡莫大乎湎酒則康叔之治亦當以是爲先故特諭之葢康誥之中篇也明大命以下誥紂故都王曰封我西土以下則誥康叔二篇誤合爲一蔡傳誥爲妹邦而作而明大命則康叔任之故首卽稱穆考文王而後言克用文王教其辭實相首尾葢自爲書之一體愚按此書當分三節首言文王誥毖本國及庶邦而以克用文王教結之次言商先謹酒之得後王湎酒之失而以大監撫于時結之末言今庶邦

庶士皆當謹于酒而以封典聽朕毖結之又按讀此篇益知誥康叔非武王矣武王欲明大命于妹邦而不誥在妹邦作監之三叔且舍最長之管叔而獨誥最幼之康叔何哉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蔡本王上無成字馬鄭王孔本俱有成字唐疏因書無此例去之

書之大例俱稱王若曰此獨書成王以別于武王十五年沬土之誥也不書周公蒙上淇大誥之文也妹當從詩作沬水名俗名美溝出朝歌西北大嶺下又經朝歌城北有九十曲十二嶗觀者忘歸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商武乙十五年遷都于此紂因水曲設爲離宮朝夕歌舞民皆化之故謂殷邦曰妹邦公言今有大命于妹邦明之則在汝封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蔡分兩節

宗廟之次左昭右穆文王當穆故稱穆考本朱子蔡傳穆敬也非肇國西土始爲西伯也毖戒謹之意庶邦西伯所統國庶士庶邦之臣禮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曰士故統言之也少正正大夫之副此指本國之臣不言正與上爲互文也朝朝曰朝莫見曰夕朝夕謂朝夕在廷之臣卽少正御事也此教本國之臣越小大邦教庶邦之

君臣古文有省文互文倒文錯文也抽出越小大邦四字移置德罔非酒惟行上文義方明下越庶國越小大亦然文王教本國及小大邦言古之制酒原爲祭祀而設故惟祀則可用酒耳若天福我民則我民惟元祀用之天喪我民則我民無不用酒以大其亂喪則民之德無非酒之行用喪亦無非酒之罪卽小大邦亦然也德喪在人心而以爲天降威降命者人心之動卽天啟之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諸侯卿大夫之未仕者正公事如國有大兵則合卒伍以從太子有大祀則正六牲之類事私事如春合

諸樂秋合諸射之類蔡傳年幼而任政事非是文王豈以稱子任政任事者哉文王
誥教本國之小子及庶國之小子言我小子雖未在位
而賓戎喪祭屬于太子則亦有公事焉詩書禮樂教于
樂正則亦有私事焉其職皆當自盡而不可以酒爲常
卽汝庶邦亦惟于祭而旅酬受福始得飲酒然猶必以
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物事也稼穡之事考卽父也文王誥教其民及小大邦
之民言我民爲祖父者當教小子以稼穡是好則其心
敦朴而無非僻之干小子當專聽祖父之彝訓乃能成

德卽汝庶邦之小子其德一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純古作鹽孝養白虎通作欽○以上俱述文王之訓此
下乃告妹邦嗣續也勤而不已之意純專一也肇謂啟
行牛駕大車者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言文王誥其
民如此爾妹土之民可不念乎爾或力于農或勤于賈
以爲奉養其父母歡欣喜樂于汝則汝可洗腆以致其
慶于親而已亦得用酒以相樂矣上言農此又言賈蓋
推言之蔡傳農人出賈非也古者四民不相兼○不然商賈受田于國五口當一農非兼而何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正諸侯之正卿受命于王者也庶伯謂五國之屬長十
國之連帥皆庶邦之長也有正舉其尊君子舉其賢孔傳庶伯長官大夫非
羞耇謂以養老之禮介副也祭以享尸賓爲
正己之飲乃介副之言文王誥其臣及庶邦之君臣如
此爾妹土庶士之正庶伯之君子可不正聽朕教乎爾
庶伯君子于養老之時實能盡其憲老乞言之禮則足
以爲立教之君金氏云惟猶與也謂羞耇與君儀禮羞于君者皆士王樵云養老惟君之惠老乃飲食醉飽榮君賜也皆非
而于是時飲食醉飽可也蓋君之爲道

惟在常常反觀內省凡其所作無不考于中德而爲之
則雖因養老而飲無妨矣蔡傳以此二句屬下文誤庶士有正于祭
祀之時實能盡其追養繼孝之道卽于是時自介而自
逸亦不失爲王正事之臣也蓋臣之爲道惟在事事奉
順天德凡其舉念無不係于王家則惟因饋祀而飲無
妨矣上言元祀此又言羞耇亦推言之而于君言羞耇
于臣言饋祀亦互文也○蔡傳本欲禁絕其欲而反若
開之者不禁之禁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
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是三者且爲成德之士又何憂其
沈湎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總結上文言我文王肇國在西土其輔我文王如往日之邦君及任事之臣及未仕之小子皆能用文王之訓不貪厚于酒故由西土而遂至伐殷以受天命也豈今日妹土之君臣獨不可用文王教乎不言民者聽于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蔡分二節

白虎通男作任衛下有作字邦作國○我聞惟曰蓋先哲相傳之言迪畏畏之而見于行也統言之則凡治事者皆謂之御事專言之則左右輔弼之大臣也外服圻外之侯服內服圻內之采地邦伯若方伯州牧也侯甸男衛皆統于邦伯百僚正官之副若小宰小司徒庶尹眾官之長如宮正為宮伯數官之長膳夫為庖人亨人數官之長惟亞眾長之副如大樂正又有小樂正大行人又有小行人牧誓亞在三卿下則當指小宰小司徒之類此亞在庶尹下則當指小樂正小行人之類惟服謂服于正官如府史胥徒之類宗工正官之長如冢宰大司徒百僚以下皆統于宗工故後言之百姓巨室大家里居公卿大夫之致仕者尹人兼正長眾長殷先哲王視天之聰明明畏卽在于民則所以敬保之者自不容已矣夫身者繼天以治民之本賢者勸民以事天之助經其德而不變則有以治身而王者之德于是乎成秉其哲而不惑則有以知賢而輔相之尊尤其所畏自成湯至于帝乙無不迪畏如此故其臣無不化之其御事者盡其左右輔道之職則王自成而相棐之也盡其責難成善之道則王畏相而相亦恭之也稍自暇逸且不敢況崇飲乎而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若侯甸男衛皆視乎邦伯百僚庶尹惟亞惟服皆視乎宗工百姓皆視乎里居不敢湎于酒非惟不敢亦有不暇其助成王德而使之顯明不惟御事之厥棐也且如助正

官以祗厥辟不惟御事之有恭已也此言商先王以毖酒而興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後嗣王紂也衋痛貌紂始酣歌以樂其身絕不知天命之顯在于民而祗保之蔡傳其祗保者惟作怨之事非至于民怨猶不變易大縱淫泆于非常之事如奇技淫巧無不為也以

燕樂喪其威儀如酒池肉林倮而相逐者無不出也民于是盡然傷心其怨更益甚矣而紂且荒湛益厚于酒不惟自暇且敢自逸其心之疾很雖至于死猶不畏者而民怨天怒之說更不足以動之矣紂之荒亂如此故臣亦化之凡逋逃姦宄之罪人皆聚于商邑以其爲逸樂于國之將亡曾不以爲憂于斯時也絕無馨香之德因祭以聞于天而但有民之怨讟及庶官羣臣之淫酗以腥穢之氣聞于上故天遂喪之而略無眷愛惟紂自逸之故也然則豈天有虐于人哉惟人自召其罪之故也此言紂以湎酒而亡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又總結上文言我不如此多言而詳述所聞若是者葢古人謂鑑于水止得已之形鑑于人則可識古人之善敗也夫商以數十世之迪畏而存以一人之淫湎而喪我其可不監于是而求所以撫定天命者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予惟曰因上文我聞惟曰而言劼因也用力之意殷獻臣殷之遺臣越獻臣則周所用之新臣也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王八枋之法而侯國亦

設此二官葢法度之臣君所友也服休燕閒之時以保養君德爲任此卽師保之官服采朝廷之上以總領紀綱爲任此孤卿之官（禮大國得置孤一人）二者皆君所事也（參用鄭蔡二傳孔以爲君身服行善道服事治民非是）疇類也圻父司馬也以迫逐違命爲職農父司徒也以順保萬民爲職宏父司空也以定經界之法爲職（孔傳所順疇咨之司馬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非）三者王朝之官皆康叔疇匹也言汝于殷之遺臣及侯甸男衛當戒謹之矣況汝所友如太史內史之親乎下而羣臣官長當戒謹之矣況汝所事如服休服采之尊乎況更上而王朝爲汝疇匹爲司三卿乎（冢宰統治宗伯秉禮不待司寇劼毖）之況汝撫有一國入則司寇出則牧伯其任尤重是不可不剛制于酒也柔弱則不能自振故制必以剛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蔡分三節）

言大命之明我告汝而汝以告庶邦庶官皆以此誥則淫湎之俗庶幾可回作新之化庶幾可興也而此庶邦庶官之中乃或誥曰羣飲何此與別播敷以造民譽而瘝厥君當速由茲義率殺也（蔡傳羣飲必夜聚曉散謀爲姦逆者似誤本篇爲禁酒而作豈不謀逆卽羣飲無妨乎其誤在訓或誥爲或有人來告耳）汝則勿縱而盡拘歸于周予其殺之以爲大戒乎若殷獻臣及其百工雖亦有迪民之責而身湎于酒則或出于舊習之難忘或由

于新政之未洽且飲亦止其身而非別播敷之比則勿用殺之而姑教之可也苟教之而從則是有我之訓而我亦明享之矣倘猶不用我教條而仍湎于酒則是于我弗恤而弗潔其事以享于我我亦無從享之時同于殺豈能復辜赦哉先嚴之已而後嚴于人先嚴之周之眾而後嚴之殷此殷民之所以感悟而自新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又總結上文辯徧通言汝當于我所命者常聽之以訖毖臣民勿有怠弃以致徧此司民之官皆湎于酒也蔡傳勿不辯治也汝不治乃司則民皆湎于酒矣孔傳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郝解勿聽小人辯言易乃官守三說皆可通

尚書內篇卷五之三

荊溪任啟運著

梓材

伏生本第十七馬鄭王本第二十二梅本第三十九張霸第四十四

論康叔以監殷當成武王功之意史臣因取武王語以名篇而梓材二字較稽田作室尤雅故遂取之參蔡傳蓋康誥之下篇也吳氏棫謂王其效邦君以下爲似洛誥文誤簡在此如吳說則篇名何求蔡傳丹雘以上武王誥康叔之語今王以下人臣進戒之辭金氏則以惟三月序文仍歸之此篇謂參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傳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今參之多士乃周公命庶殷之書梓材乃周公命侯甸男邦伯之書朱子金氏皆以爲作洛時者得之而以上二篇爲康誥此篇爲誥侯甸則亦非也周公初平武庚將營洛邑而洛邑皆殷地故封康叔于衛爲方伯兼司寇其事權甚重使有以鎮服殷民而營洛之事乃成伏生言成王四年封康叔于衛確不可改愚按罔厲殺人卽首篇敬明乃罰無胥戕虐卽應保殷民萬年永保卽助王宅天命其辭實相首尾而首篇言康叔有衛之由故以文王之受命起此篇言命康叔作監之意故以文王之命監終題目且王啟監曰惟曰今王惟曰若茲監惟曰語脉一氣呼吸安有誤也

周公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恒越（身殺）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言教）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蔡分二節周公曰蔡作王曰）

周公曰梅頤作王曰今從伏生金氏謂當依蓋首篇言周公言王第二篇言王末篇言周公詳略互見○上臣謂小臣下臣則通大小臣言之也歷人罪人所過知情藏匿與資結之也戕敗人謂傷人耳目斷人股體也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是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見士于周皆得以臣民之情達之天子故言能使小民小臣之情不鬱于下而達之于大家又能使其臣不邺下情而情達之于天子全賴此侯甸男采之君是邦君之責重矣況汝爲諸侯之長不特汝國之臣以汝爲師卽列國之君亦以汝爲師汝若恒思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以我爲師而司徒司馬司空之亞旅又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師其轉相師師者皆係于我而曰我不可輕害人我不可輕殺人則凡侯甸男采衛之君皆先敬以安集其民而其臣亦往而敬勞凡厲人者無有矣其君愼于用刑于戕人敗人者且思宥之則其臣習見君之事于姦宄殺人歷人亦思宥之凡殺人者無有矣敬勞明德之事肆宥愼罰之事有非直赦之也反覆以原其情原之而無可赦則死者與我而無憾也姦宄殺人舉重而言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王武王也下言今王則此爲武王可知言我武王既立殷後而特設之監非防制之也其治特以爲民耳當時命監之辭有曰爾無與庶殷相爲戕殺相爲虐厲至于寡弱猶必敬之至于婦女猶必屬之務使合于養由于教相與並生于天地之閒可耳然則王者所責效于庶邦之君與夫御事者其命又何以哉夫亦惟望邦君御事引斯民于生養之途安全之地而已夫古之王者設監之意莫不如此豈今之爲監者可不以是爲法乎○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三監之設不獨爲武庚也或疑爲監制之監謬矣金氏言凡封（几叉）墟皆監殷者也獨三叔叛故曰三監其實康叔同監殷亦謬也未聞國有四監五監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蔡分二節）

稽治也敷菑既芟草而復布穀也疆畔也畎田中通水道牆卑曰垣高曰墉塗塈治之茨茅覆之也梓古作杍木中之最良者故凡用木皆謂之梓材木未雕曰樸既

雕曰斲塗謂漆飾之丹朱也色之貴者凡色善者皆曰
雘懷來夾助也言先王之所以使我兄弟爲監者其意
亦良可思矣先王惟曰我周始有天下立綱陳紀止定
其規模而精詳潤色之功皆有未及譬之治田止乃敷
菑而外疆內畝未齊也譬之作室止立垣墉而下塗上
茨未備也譬之制器止成樸斲而釆色未加也先王之
望我兄弟爲監者如此則今王之命汝爲牧伯以統治
庶殷者又豈有異哉亦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來兄
弟爲王室之夾輔而庶邦于以丕享我今作起兄弟之
意而方來未艾者亦庶幾盡用明德惟我後人永式舊
典以集四方而庶邦于以丕享乎是今王之意猶先王

也兄弟指監庶邦指監所統諸國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
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

夫天既以民土地付之先王先王受命常用德以和懌
此迷惑之民于先亦惟用德以和懌此迷惑之民于後
用是以懌先王所受之命于天民懌而先王懌天亦懌
也則今茲爲監者亦惟體王之意曰我欲至于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乎必如此而後爲宏王保殷民必
如此而後爲助王宅天命也○文王克明德愼罰以誕
受厥命則懌先王受命亦明德愼罰而已但篇首及酒

誥言罰之事多至此專言德者意非有二也商民習于
紂之遺俗非嚴不足以爲威故速由作罰速由率殺時
同于殺如彼其嚴而又恐失于殘故非汝刑殺非汝劓
刵殺人歷人宥戕敗人宥如此其寬嚴所以望人之棄
咎寬所以致人之康乂此民所以和而德之所以裕也
故始曰惟民其勑懋和終曰和懌先後迷民而序者亦
先以侯甸男釆衞百工播民和提其綱見民已大和會
庶邦庶士無不播民和而公之丁寧反覆于康叔者其
惓惓切至如此意深哉○金氏曰是時營洛殷民大家
皆持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王室古者動大衆興
大役則司徒率徒庶司空率工匠司馬以軍法治之故

公告邦君欲邦君告卿大夫曰予罔厲殺人不欲輕以
軍法從事也亦必君先敬以勞來其民然後臣皆勞來
其民古者徒役起于夫家邱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于
其下役竟則罪隸皆予赦除同于良民故曰殺人歷人
宥戕敗人宥也愚按古者役徒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
于舂藁供樵爨之役必優恤之故曰敬寡屬婦此以上
皆咸勤之事○營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
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邑之田疇居室器用爲喻作
洛一爲四方道里之約故曰先王既勤用云云一爲殷
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云云下及述王德意
使諸侯皆知之丕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

家久長計者亦無出于保民一語

尚書內篇卷五之四

荊溪任啟運著

召誥（伏生本第十八鄭王本第二十三梅本第四十張霸第四十五）

竹書七年癸卯周公復政于王復政大事也故于歲首書之實則營洛而後復政觀八年書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可見也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成東都秋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此篇召公如洛度邑之事多士篇周公誥殷多士之事洛誥篇則王如東都及歸之事也○蔡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則宅洛者武王之事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惓惓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如此王樵曰他誥多史臣所修惟此旅王若公乃當時本書而史氏傳之者故首尾渾全詞意反覆忠愛之忱鍊達之計溢于意外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二月成王七年之二月也是月乙亥朔庚寅生乙未則二十一日也人挽車而行曰步周鎬京也豐文王之舊都去鎬二十五里武王雖遷于鎬而文王之廟猶在焉

成王將營洛邑故特至豐以其事告也按諸侯遷國必
盡以其主行但遷都則其主不行新邑有廟無主自始
遷之君以下其主乃入于新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至位成蔡分兩節）越三日
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召康公奭時為太保王命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于也
越若來猶意于是來也謂之來者據洛而來意朏月始
出亦哉生明之異名是月甲辰朔丙午朏五日戊申七
日庚戌十一日甲寅卜宅卜其定都之地經營經畫其
城郭溝池廟社朝序之位也天子之城十有二里左祖

右社前朝後市五年既遷殷民于洛故此就役之汭水
內也其地在洛水之北城經畫既定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乙卯十二日也達徧也召公經營既當故周公但徧觀
之無他議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

丁巳十四日戊午十五日也郊社告營洛也國外百里
為郊祀天于郊尊之故遠之不敢褻也不行于新邑郊
不于邑中也祀天必以后稷配故二牛一為帝牛一為
稷牛也（本孔傳蔡謂合祭天地非是）社于邑親之也天一而已社則
有異焉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一邑之社有一里
之社不言新邑社非一邑之社也視方澤則已殺視王
社則已隆社必及稷不言稷社稷其一牢也牛羊豕備
謂之牢郊用牲而社用牢祭尊惟以誠為敬祭卑以豐
為敬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
殷庶庶殷丕作（至丕作蔡分二節）

甲子二十一日也書金氏謂即下多士篇是也周公以
書授邦伯邦伯以下侯甸男服甸男以徧告庶殷而倒
言之者書為誥殷作也蔡傳以為役書引左傳士彌牟
為證誤矣工役之法掌于司空晉城成周魏舒蒞政猶

不親役書而委之彌牟況周公乎丕作趨事赴功所謂
庶民子來也蔡傳殷之頑民若未易化猶且如此則其
悅以使民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既以王命誥告庶殷矣而召公以為化導庶殷必
自王身端其本故因周公之將晝乃取諸侯所奉之幣
入錫周公而言已所以陳王及公之意欲公以已陳戒
之意轉達之王也不敢斥王故謂御事猶今稱人曰執
事云爾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八字）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乃召公陳戒之辭載之書而託公以達之王者也凡厥有生皆天之赤子而大君則有代天養民之責爲天之元子焉昔大國殷常受天命爲元子矣而今改之以授我我今授民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而王可弗敬乎曰曷其又曰奈何者憂之切故言之複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終一終而不復續也言天既絕大邦殷之命矣然我

思殷先王其所永命者未嘗不遠也彼其賢聖之君六七作世世有明德其神在天用能保其後世越厥後王之與後民猶相與服茲天命而不失焉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者也乃終至于紂棄賢用姦用智之士則藏于家病民之臣則在于位是以人人疾怨各知保抱攜持其妻子以其哀痛呼號于天思往出亡而紂曾不自反殺之以德乃爲拘執使無可逃故天亦哀于四方而眷命能勉于德者以代商也殷先哲王數十世保之而不足紂一身喪之而有餘天命之不易保如此王其可不疾敬德乎敬德而云疾者惟日不足之意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至稽謀自天蔡分兩節

迪啟也謂始受命夏始傳子殷始格夏故舉重而言言天命之不易保自古然也天之于夏既啟迪之又從其傳子者而保之天之于殷既啟迪之又從其格正夏命而保之而禹湯之于天亦如天面相質證奉順無違天人相與如此可謂親矣而今皆既墜命今沖子嗣位其面稽天若者或未必如禹湯則庶其無遺壽耇乎壽耇之人于古人奉天之德皆能稽考則我所以保守天命者亦可藉此而得之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如古人之

面稽天若者乎于此無遺則有以養成君德而所以事天不外此矣○蔡傳稽古人德則于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諴和也碞險也言王年雖幼今已嗣位爲天之元子哉天佑民而作之君其任既在王矣王果大能和民而爲當今之休美乎不然民情正險易怨難和王必不敢緩于敬德用顧畏于民碞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

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蔡分三節〕
土中洛邑居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四方
朝貢道里之所適均也稱旦者君前則臣名配對也服
者順而擾之介夾也所者止而不遷之意言王今營洛
邑將繼天以出治焉是元子之責王自任之矣昔洛邑
未作之先旦常有言我其作邑于洛于此對越上帝饗
答神祇且宅中而圖治是洛邑之營原以爲繼天出治
計也王既有宅洛之成命則治民自今其休美乎夫今
民之難乂莫甚于殷民殷民之難乂又莫盛于殷御事
蓋其淫酗之惡習與性成止知欲之由于生而縱之不

知物之必有則而節之必先服殷御事使比介于我周
御事之中日相觀感庶有以節其驕淫之性惟日進于
善而不自知則殷御事先乂而無一人之不乂矣然臣
者民之主而君者臣之表王不敬德臣何則焉故必以
敬爲心之所動靜語默皆當止于是而不遷乃有以奉
天而治民也前于敬言疾此于敬言所疾則有自新之
益所則無暫放之憂孔子言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亦此
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
惟茲二國命嗣若功〔至嗣若功○蔡分今王以下合下王乃句另作一節〕
復申前相古先民之意言天道遠而難窺人事近而易
識夏商歷年之長短其在天者我不敢知其所知者惟
不敬德則早墜命耳今王嗣受命其不敢知者我亦猶
之夏商則王亦惟舉夏殷哲王之奉若天命者嗣之乃
有功耳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至知今我初服○蔡首句合上嗚呼以下另作一節〕
周公營洛將復政于王故召公言王今乃服行政之始

可不慎乎譬人初生子習以善則哲習以惡則愚命之
吉凶修短皆係于此今天命王以哲乎或尙有吉有凶
歷年可修可短乎我皆不敢知所敢知者王今初服之
事耳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
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
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至越王顯蔡分三節〕
王將蒞政固爲王之初服而今宅此新邑又爲四方視
效之樞王其疾敬德于身乎王其以身之德推之及民
而用以祈天永命乎夫今之民雖習于淫縱所用皆非
法之事然王勿以是爲怒而亦敢殄戮用治之也小民

之性惟順導之始可有功王能敬德以及其民則非特位為元子而德亦為元德小民相與法其所用之德于天下而王之德乃大顯矣何用殄戮為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言古之君臣未有不以無疆之恤為憂而勤勞于是者蓋天命之去留全視乎民心之向背我今所受天命兼夏殷之永亦惟望王以小民受天之永命庶幾古人上下勤恤之意耳自任亦以勵王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下乃召公述書大意以告周公之辭讎民殷頑民百君子皆治洛者友民周順民保受總言奉順威命出于明德則非徒殄戮之所謂大畏民志也公告周公以拜手稽首旅王而遂拜手稽首言我奉王命董治庶殷此乃王之威命明德我今既與此在洛之臣民保受之但願王終此成命則王之德亦大顯矣我豈敢以此率臣民保受為勤哉惟恭奉幣以供祭祀助王之祈天永命而已明取幣施之意其辭若謙其所以望王者愈深且篤矣敬德以若民祈天之實也夫豈徒祭之幣云爾哉

尚書內篇卷五之五

荊溪任啟運著

洛誥

伏生本第十九鄭王本第二十四 梅本第四十一張霸本第四十六

此篇與召誥相為首尾不皆名洛誥者祈天永命召公之忠誠故以其人表之此不名周誥者周公之誥非一故以其事表之皆史法也通篇以保文武受命民六字盡之○此書止記言而事在其中周公在洛遣使告卜王命寧公以二卣祭文武皆于追述見之王今往洛舉大祭朝諸侯皆于饗時公預告王見之又公言與王廟各以類敘不循問答之次遂周書祭公篇亦用此法蓋另一體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至作民明辟蔡分兩節

不書日月蒙召誥也曰子親之辟尊之而言明辟望王作民明辟而預期之也基立其始定成其終允繼也公歸告王言我往相宅而今反矣又疊呼之言天命在周必有基以立其始定以成其終而王退然遜避委任于我如弗敢者然我今繼太保而大相此東土姑以為王基命之端耳以見作民明辟而成定命之功固在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師眾也洛邑未建故且謂之洛師河朔河北之地背黎

面河亦有形勝可居故先卜之澗水東瀍水西今所營之地瀍水東五年所營成周之地其地皆在河南食食其墨也史先定墨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則吉卜出召公而言我者自周言之則皆我也伻使也圖地圖卜龜兆圖輕故言以卜重故言獻追述前事言我卜河北而不吉繼卜河南而瀍東不若瀍西之尤吉則所以基命者斷在此洛故遣使以圖及獻卜也

王拜手稽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休美也匹休言周休而公與之匹也視示也二人王與公也貞當也言公敬天之休而往相宅而來乎是周之命公實基之而與周匹休矣前時示我吉卜我固謂我二人固共當此休今尚望公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而永定之也我敢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此以上公歸述相宅之事以定命勉王而王復公之辭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蔡傳殷盛也鄭傳王者制禮樂恒用先代之禮樂此時周公制禮既成而此猶用殷禮待告神受職乃用周禮也愚按明堂位六年制禮作樂則鄭說不爲無據特于肇字未洽耳秩序也無文舊典所未載者言王爲天地神人之主今往洛邑當舉盛典凡祀典所載固當祀之卽祀典未載而義所當祀亦當秩而祀之傳本蔡 如下宗工亦其一也或曰無文言祭貴誠不尙儀文也○呂氏曰凡祭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土中祈鴻休也而人君齋祓一心對越天地與凡助祭之士亦皆有孚顒若則格君心萃天下之道亦莫要于此矣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至悉自教工 蔡分三節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宗尊也古者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功之最尊者則以爲從祀之冠功載記功之書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而自周如洛予先示之以意曰王今往洛邑發令之始其庶有激切之事乎今王于功臣之既卒者卽命之曰若臣之功其祀于書者實可尊尙其以功作元祀焉且卽以此意曉諭功臣之生存者惟命曰汝受命當益以篤其輔弼之道我異日將大視功載以爲宗祀之差次焉如此則人見元祀之榮而加勉且視功載之嚴而益勤百工之功悉自汝教之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至汝永有辭 蔡分兩節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後漢書引此作愼其往○夫論功之典爲人心激勸之所在公則奮私則隳然則孺子可稍徇朋比之私乎徇私之害始于甚微終于莫遏如火始焰焰而其灼也炎第蔓延不可復絕甚爲可懼孺子之往愼毋然也予向于百工有厚于彝者則順之及敏于事者亦撫之凡以爲天下之公而不敢以私意與耳今王若彝撫事一一如予惟以我見在所用之百工往于新邑使人曉然知所當嚮卽凡百有僚皆明白奮揚以赴工固無不勸之事敦厚寬大以裕俗尤無不篤之倫而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不然論功一私則人有倖志其何以爲激勸乎○王樵曰明作者或少寬裕寬裕者或少明作

必明作有功而不失之急迫惇大成裕而不失之悠緩方爲無弊宋仁宗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范富公當時柄用皆欲有爲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宋自此多事可見一偏卽不能無弊漢文帝寬仁長者至于朝廷之闕恥言人過近于敦大成裕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柄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學理法之士咸盡其能近于明作有功而不聞有篤責過甚之失其于氣象甚似之矣然文帝用黃老宣帝用申韓又豈足知先王明作敦大者哉○此以上周公將奉王如洛而教之之辭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蔡此節在無遠用戾下）

此節原在無遠用戾下金氏移置此○明保謂保之以正或謂明迪其知保輔其行亦通稱舉也和恒和之者久非旦夕之功也師謂洛師言公勉予至矣然予沖子何能哉尙賴公明保之也我文武始受命將宅洛師以和其民大烈未成天命未答惟公能舉大明之德左右小子揚文王之烈以奉答天命使四方之民化成久道其在此營洛以居民矣○此一節成王大旨卽前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之意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至無遠用戾蔡分三節○在汝永有辭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玆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沖子惟終答歲祀意言汝爲沖子亦旣長矣當思終之之事享獻儀禮物幣役用蘉勉也篤者惇厚而不忘敍者後先之不紊正父謂武王（本蔡傳）言汝雖小子而文武之業恃汝以成其任至重汝其敬乎哉今諸侯來享有其誠者亦有其不誠者惟人君能敬則能識之葢享不在幣之多而在禮之敬苟幣有餘而敬不足是其心固以爲不必享矣諸侯旣不用志于享則凡民化之亦以

爲君不必享是惟身之不敬故事多羞而遂以致人之慢侮也夫敬之道莫大于輔民之彝使各得其性我向常不敢暇逸以之自勉而亦常以之教汝焉汝當于我所勉者益頒而布之于我所教汝者皆師而行之苟汝于是而不勉則非所以長久而文武所受之命其何以定乎汝必篤敘乃正父武王之道亦如我之于文王則汝于文武之道實能終之而百辟亦不敢廢乃命矣汝自今以往其敬之哉夫諸侯能享其君必能愛其民有力于農事者明表異之則彼能裕其民而民之遠者且不以爲遠而用至矣豈有不享者耶蔡傳以汝其敬下爲御諸侯之道乃惟孺子下爲教養萬民之道夫百辟

受命于王皆以教養爲事故歲時來辟未有不以民事爲慶賞者也康誥言不廢王命言裕民則亦未有不裕民而可謂能享者矣金氏曰享之時拜跪升降俯仰其儀甚多其儀不及蓋輕傲存于中則怠慢見于外○此以上王至洛邑受朝布政而公又戒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至夙夜毖祀 蔡分二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宗謂功宗將大也旁無方所也迓直也衡横也言公教我舉功宗之大禮以功宗作元祀則今之功豈有大于公者哉惟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徧布于四方和順之氣動盪流行充塞徧滿用能不迷文武所勤之教則明作有功敦大成裕皆在公矣予小子復何爲哉惟夙夜謹于祀事而已○此一節答公元祀悉自教工之說蓋公旣舉大祀定功宗而告公之辭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謂棐民彝言公功之棐民彝者旣迪之于前又篤之于後當無不如是也○此一節答公篤敘罔不若予之說此後則又受諸侯朝諸事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至亂爲四輔 蔡分三節）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後言以後事付公也士事師衆工官也輔車之所藉以安者言我將先退就避于周命公留此以治洛夫功之大誠莫如公但因殷頑蠢動開治方新未暇定功宗之禮故于公之功亦未克安之耳公今留此洛邑舉前所開者益大其後監督我任事之衆官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使其治爲四方之所藉以安則公之功益大而予小子亦得以垂拱仰成矣○此一節王將歸而命公留洛之辭○按孔傳謂成王欲留公相王室故封伯禽爲公後以治魯蔡傳謂此爲周公不爲伯禽是也四輔孔謂禮義廉恥蔡謂猶漢三輔愚按下文亂爲四方新辟正與此相應則觀下句其義自明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逸周書作公無困我哉○定止也王言公止于此我將歸已夫公之功人皆恭而奉之敬而悅之固我所倚賴若公不留洛是公困我矣公無困我哉且公所以不欲離我者慮我不勉耳我歸鎬京惟勿怠其安民之事公留洛邑又勿替士之刑則四方世世于我享之矣文武所受之命有不定者乎享卽前享多儀之享○此一節王敢而申命之辭一篇之綱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至作周孚先蔡氏合下考朕二句作三節）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恭者恪盡其職之意惇典卽棐民彝也孔疏子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公言王之命予來也曰誕保文武受命之民予固當承之而勿替刑以宏大朕之恭矣但孺子既來相宅其必大惇五典于殷獻民使其治爲四方之新主而作我周一代恭主之先乎厲之己以勉王也予向之圖宅洛也常曰其自時中乂王果能行之而無斁其康事則萬邦咸休而王有成績矣予旦其必以眾卿大夫及御事篤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仰望之心而爲我周一代信臣之先乎又勉之王以厲己也君之德以恭爲先大臣之道以孚爲先見君臣當各盡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至朕子懷德蔡上二句合前予旦以下作一節伻來以下分四節）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考猶觀也孔曰成也昭子猶言明辟親之故曰子單殫同盡也秬墨黍釀秬爲酒築鬱金煮之使其芬香條暢故謂之鬯將祭之際又加鬱焉乃謂之鬱鬯其不再加鬱者但謂之秬鬯也卣中尊也宗廟之尊彝爲上罍爲

下卣處其中精意以享謂之禋宿猶留也上節既答王之意此又專以勉王言我昭子爲殷人之所觀法而其所以觀法者惟在王能盡文祖之德焉前我使伻以圖及獻卜于其來反王命毖殷而以秬鬯二卣命我曰此我以明禋文武者汝其代我休享焉我不敢遲則遂以此秬鬯禋祭于文武而祝曰先王其陰誘王心使惠順而篤敘我文王之道乎其陰保王躬使無外遘及自致之疾乎王其眉壽萬年而厭保乃德庶殷人亦引長其年而觀法我文王乎我之爲王祝如此王自今果能使殷引考則王篤敘萬年而殷人承之其永觀朕子所懷之德矣蓋億萬年敬天之休固惟王自以之也言單文

祖德又直言朕子懷德者王能畢之則文德即王德矣
○此以上皆王留公治洛而公與王相戒勉之辭蔡傳以首二節爲公在洛使使告卜此伻來毖殷爲王既歸鎬復遣使謹毖殷民之事金氏以爲王既面留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愚按其文意皆追述前事耳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至末烝祭分三節）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孔疏謂是年閏九月戊辰在十二月之晦日三月

甲辰朔四月甲戌朔五月癸卯朔六月癸酉朔七月壬寅朔八月壬申朔九月辛丑朔又九月辛未朔十月庚子朔十一月庚午朔十二月己亥朔愚按周法歸餘于終置閏當在十二月戊辰必在十二月之朔孔以漢志推之故差一日耳烝冬祭名祭以時首此在十二月者周月篇言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烝以亥月也竹書冬王歸自東都孔謂王以十二月晦至洛明年正月乃舉烝祭謬矣或云烝衆也舉衆神而烝祭之所謂咸秩無文也亦通宗廟之祭牛羊豕具獨言牛者以周初變殷制故舉騂以見也孔謂牢禮外又加一牛以異其禮蔡謂不用牢但用特牛以重其禮疑皆非是逸尹逸也鄭季友引克殷篇王即位尹逸策證之冊祝辭于烝祭之時祝冊以周公留洛告重其事也王賓蔡謂如杞宋之類諸侯以王殺牲禋祭故咸至以助祭太室清廟中央室祼以鬱鬯之酒授尸以降神也作冊誥誥留洛之事也王命周公之辭前已詳之于篇中復提其大旨言所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民之事也記其日則曰戊辰記其月則曰十二月記其年則曰七年不順記于前而倒記于後明此誥與召誥相終始也孔傳七年謂周公攝政凡七年蔡引吳氏說謂公留洛後凡七年薨按竹書成王十年周公在豐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則公留洛止四年未嘗有七年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則

自此至公薨凡十五年又不止七年也二說並妄

尚書內篇卷五之六

荆溪任啟運著

多士（伏生本第二十 鄭王本第二十五 梅本第四十二 張霸本第四十七）

此卽甲子周公告庶殷之書以呼多士而告之故卽以多士名篇大旨在臣我多遜四字其篇次當在洛誥上而後之者以洛誥與召誥實相首尾也金氏曰遷洛一爲士中一爲化商召誥以王都爲重故不及化商而此自爲一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至爾殷遺多士蔡末二句合入下節）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三月成王七年之三月也王以爲成王之元年蔡以爲

成王祀洛之明年皆非也竹書言誥多士于成周此言于新邑洛見以營洛而告也分言之則瀍水西曰洛瀍水東曰成周統言之則成周亦洛也曰商王者貴之也

王未至洛告者周公而書王若曰者謹之也

弗弔（至惟帝不畀○蔡弗弔至終于帝合上王若曰二句作一節肆爾至求位惟帝句合下節作一節）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

勑正也弋如弋鳥有心以取之也固猶誠也亂治也王指武庚武王誅紂遂分天下明立紂子武庚武庚猶稱王是天命猶未終今武庚誅而殷命乃終故書序言成王旣黜殷命也言天不弔恤降喪于殷我有周助天之命奉天明威而致罰于汝商王其革殷命而勑正之凡以告成事于帝耳爾多士試度其勢原其情豈我小國敢弋殷命乎夫惟天之不畀殷故也且天下大矣不獨我周惟天下絕無誠心圖治之邦故天輔我以勑殷命豈我敢求位乎夫亦惟天之不畀四國故也是我之受命固有大不得已者矣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蔡合上惟帝句作一節）

言我周所將者天之明威而明威何自而見惟我下民之所秉執而作爲卽天明威之所在也葢天者民之主民者天之心民之善否卽天命之去留不可不慎也○

此二句一篇之大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逸猶安也民生日用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理得其正則爲身得其安天之于人無不引之于逸而夏桀無道不能自明其德以及于民是天實引之而有夏故不適之（格正䰞俱）矣然（確）天心仁愛未遽致罰則惟降之災以示格正之意嚮而桀曾無修省之實以用帝命猶且大肆淫泆爲矯誣之辭謂我猶天之有日日亡我乃亡天于是不復念聞遂廢其大命而降致厥罰也知桀之亡則知紂之亡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至配天其澤蔡分三節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民不適逸此夏之所以亡也天乃命成湯革夏之命旁求俊乂以治四方焉蓋俊明者衆民之表選衆舉賢不仁者遠則民之秉爲自適于逸矣而自湯至于帝乙又皆能明其德不敢卽于淫佚能恤其祀不敢矯誣其辭方斯時也天有眷顧之心君有祗承之實世世配天以澤其民豈有不適逸而干瀆明畏者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明威民祗至有辭于罰蔡分三節惟時上帝不保降

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後嗣王謂紂與武庚顯以爲顯而敬畏之也天顯卽天明威之可畏者民祗卽民秉爲之當敬者自成湯至于帝乙世世勤其家者惟以天明威爲可畏故也今後嗣王罔知天之顯矣矧復聽念先王之勤家乎武庚之叛亦自謂念先王之勤家故云然彼其大爲淫佚舉凡民之秉爲天之明畏者皆罔顧之是天之不保殷而降若茲大喪于殷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之人故也而天起視四方凡小大邦之當喪者又罔不淫佚有辭自致于罰與紂同惡天命將何適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至我適蔡分三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周王武王及成王也殷與四國皆無可畀而今惟我周王克明厥德以爲民表舉上帝引逸之事無不善承之天于是命我割正殷禮我敢不割之以告勑于帝乎是我之事固非二心圖弋殷命而適爾國也乃惟爾王家自絕于天自不得不于我適耳○蔡傳解適字未明此解適字較情

予其曰惟爾至肆不正蔡分二節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反覆爲爾思之爾今所爲大非法矣我不爾動而爾倡亂自動之也予亦念天之降大戾于殷故其所爲不

正如此耳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洛在朝歌之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殷頑語以誠敬出之

爾所爲不正我思所以正之故我前日自殷而西遷爾于成周是非我所奉治民之德不康寧而震動萬民以遷是惟天之命不可逃故惟天之命而不敢稍後耳爾毋以是爲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至時惟天命蔡分二節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殷之革夏爾先人典冊具在爾亦知之其又何怨而爾

則又有辭謂殷革夏命夏之多士常見迪簡在商王之庭亦有服事在百僚之閒而周于爾但聞遷之不聞用之以是爲怨夫夏士在商其所迪簡必皆能率德之人豈有如爾輩之無法無度者予今所聽用亦惟有德之人耳予豈有求多于爾哉予亦惟率爾商舊典以矜恤爾苟能率德必不棄之而爾自作不正獲大戾于天是則爾之不用非予之罪惟天之命也爾復何怨乎蔡傳先郎舊聞以開諭之復以大義折之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我宗猶言吾黨言爾之無法無度罪固當誅昔朕來自

奄不加誅戮降爾以生命其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遷居西爾移爾疏遠之土近服屬于親位之臣使爾視其遜順之美化其頑梗之風我之于爾罰輕而意厚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鄭重）朕作（之）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丁）我多遜（至……篇之綱）

爾之遷此既已三年亦可謂予之不爾殺而降爾命矣今予豈有異乎予亦惟不爾殺故前降爾命今又申之也今作大邑于茲洛固爲四方諸侯朝聘無賓禮之區故營此以爲道里之中然亦惟爲爾多士奔走臣服于我多遜之人于四方之朝聘觀其禮樂化其頑梗是令之營洛亦爲爾多士計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至爾躬分二節）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蔡）

幹事止居也洛邑既營臣我多遜則爾自今以後庶習于善而保有爾土乎庶不妄動而有以安爾身安爾家乎蓋天命無常惟人自召爾能奉順天命則天必畀矜之由是而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未可知也爾不奉順天命則不惟不有其土且將致罰于其身而望簡迪在服豈可服哉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克敬與否其禍福之分如此爾可不敬耶今爾惟安居于此邑之室勿爲非望之謀則有營爲于此邑長享年于此邑郎未必迪簡有服而世世享之將子孫之興實自爾始不于其身未必不于其子孫也蔡傳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言我今或有所言凡以爲爾所計也爾爲爾居計其毋違命矣當是之時召公以庶殷攻位已無令之而不從者而公此書反覆開導備極人情惟懼有一人之未洽一念之未孚者其既命殷庶而庶殷丕作也宜哉○書王曰于又曰之上以明言之實出于公且非公稱王

命以誥其書王乃史臣謹之之辭也多方康誥酒誥梓材多士六篇變例至此而異故復異其文以結之金氏曰多方之辭嚴多士之辭婉其時異也

尚書內篇卷五之七

荊溪任啟運著

無逸

蔡傳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訓之其書稱商王時之近也稱先王王之親也舉三宗繼世之君也詳文王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所當知哉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胡氏大紀謂他篇于王皆有沖孺之稱獨此不然必公絕筆愚謂稱子明辟孺子王者爲成王訓也稱繼自今嗣王者不止爲成王訓也其作書之年則不可復考矣金氏曰周公在豐作無逸大紀屬成王十一年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至無聞知蔡分三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所卽王敬作所之所動靜食息無不于是之意（本蔡傳）人身所處有逸有勞惟君子則以無逸爲心之處所身有逸而心無逸也夫人之生下自農夫上自天子其分不同故身之勞逸不能無異然惟生于農者乃知稼穡之艱難自大夫而上至于天子其位愈崇其去民愈遠衣租食稅以爲固然觀逸游田無所不至殊不知國依于

民民依于食此稼穡之艱難乃小民之所依亦卽國之所依也君子雖處上位而能知稼穡之艱難先知稼穡之艱難而處于無逸則身雖逸而于民所依者無不知之必不敢輕用其民以取怨于民矣相彼小人則生于逸者卽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稼穡之艱難而處于逸則或習于鄙俗盡爲狂誕否則侮其父母謂此古老無所聞知士庶之家且不免此況嗣王乎○蔡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勤居逸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逸爲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右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高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名密嚴莊重恭謙抑寅斂肅畏戒懼也天命天所賦之正理也度檢律之意嚴恭寅畏兼心體氣象而言天命自度無逸之體治民祗懼無逸之用惟敬天故勤民也七十有五年自丙戌及庚子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名昭其父小乙常使出居民間習爲勞苦與

康功田功卑服

小民同其耕作之事亮闇天子居喪之名或統辭惟獨辭也亮陰不言天子之通禮而武丁之不言則獨有恭默之意故一言而皆和順當于禮也嘉美也靖安也禮樂教化之意蔚然安居樂業之中不徒安樂已也此不敢荒寧之效五十有九年自丁未及乙巳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小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名木高宗次子高宗常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本鄭傳）祖庚十一年陟（經世書作七年非）乃卽位也三十有三年自丁巳及己丑也八君之心致則肆不敢則斂舉商三王無逸之實而皆以不敢言之

此從古哲王之心法而享國長久恆必由此也舊說太戊以敬武丁以和祖甲以仁愚謂三王之不敢皆敬也敬則仁自行而和亦應之矣此舉商之三王以爲法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又舉商後王以爲戒竹書陽甲三年小辛四年○李氏杞曰無逸則寡欲寡欲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則多欲多欲而能保生者亦寡矣張氏曰神氣內耗厲氣外襲皆足以致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抑不敢矜也畏不敢傲物而抑亦所以爲畏也將言文王無逸之意而先推本所從來者言之服事也卑服小心敬事之意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徽柔柔而不至于懦懿恭恭而不至于　此卑服之妙也惠鮮加之惠澤使有生意于小民無不懷保而于鰥寡尤惠鮮之此康田之事也昃日西流也盤樂之久也文王爲西伯故庶邦皆有歲貢之常金氏曰能左右之曰以文王爲西伯率諸侯以正故庶邦皆以正應之愚按惟正正

額之外無多取也受命當時受天之命言太王王季王迹始基而受天命以有天下則在文王之始也金氏謂受命爲方伯後又五十年未確文王小心敬畏以卽安民養民之功其柔恭之美固足以子元元而甦窮困然萬民至衆和之甚難故其勤勞之甚至于一食之頃猶有所不暇焉若夫游以省方田以講武故有國之常然或耽于此則亦足以耗用而病民故亦有所不敢也文王以商文丁十二年戊子嗣位至紂四十一年己卯乃薨在位五十二年壽九十七歲中身言卽位時幾百歲之半也葢亦約言之此又舉文王以爲法○蔡傳分祭儉素恤孤[illegible]勤政事戒游佚爲四事愚謂君受命于天

而司牧之勿使失性一民失所皆君之辜則知畏天者必敬民敬則必爲民謀得所而偷惰之氣不作自除佚豫之風不禁自寡矣固非分列條目而爲此又爲彼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淫過也觀作臺榭以眺望也逸若燕飮歌樂偃息之類其事較游田尤輕然縱而不節皆足爲害故幷戒之內而萬民外而庶邦皆有正供分舉之互文也遑暇也寬暇之意訓法也酗因酒而亂于儀悖于事也酗而曰德德有凶有吉韓子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承上文言文

王之無逸如此則自今嗣王其尙以文王爲法哉不然稍自寬假曰今日耽樂亦復何傷殊不知非民倣效所可法卽非天之所順君有行而民大則之則是陷溺其民而天必不順之矣愼無然也如紂之酗酒豈不自謂無傷然而庶羣自酒腥聞在天天遂大降喪于殷不可不鑒也言文王之當法則商三王可知言紂之當戒則凡商後王可知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狂張誑也言古之人德業已成其臣猶相與開陳善

道以訓告之示之儀軌以保愛之指其闕失以教誨之其君能受盡言如此故其思慮明審好惡公平民並無敢爲狂誕以欺君者不然君不聽言則小人迎合其意必謂先王不足法舊制不足循舉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皆變亂之而禍及其民非違怨于心卽詛祝于口矣此治亂之分途全在君之受盡言與否不可不愼也○小人之言導君以逸訓告保誨惟以無逸勖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亦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四主知言之當聽不惟知之而且能蹈之或有告以民之怨詈卽大自敬德引咎責躬誠心如此于民不敢怨并不敢含怒且不但不敢含怒實不見民之可怒也若不知聽言之君則小人狂誕以欺之或曰怨上無法或曰詈上當誅則在位之遽然若是絕不永念其爲君之道絕不少寬大其心以致亂罰無罪亂殺無辜則怨之者人有同心而禍遂集于其身焉○賢君本無可怨詈也而聞言卽以自儆固不問怨詈之實否也逸君實多可怨詈也而聞言卽肆誅夷又不審怨詈之實否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又丁寧以戒之○蔡傳七章皆以嗚呼發之咨嗟詠歎意思深遠末章干嗟歎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鑒于茲結之言有盡而意無窮也聽者能無深警哉

尚書內篇卷五之八

荆溪任啟運

君奭（…生本第二十二　馬鄭王第二十七　頤本四十四　張霸本第四十九）

奭召公名姬姓封國于燕時爲太保留相王室君者尊之之辭古人尙質相呼以名周公呼君奭而告之故以君奭名篇亦誥體也胡氏大紀南氏前編皆以此書繫之成王元年舊序言召公不說史記則謂召公疑周公攝政當國唐孔氏則謂召公疑周公旣當攝王不宜復居臣位周公陳己意解之今按其辭言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則成王已賴召公啟廸悔悟而非元年流言之前可知言式克至今日休則武庚之難旣平可知竹書成王七年鳳鳥見篇中言鳴鳥則在七年後可知故伏生次在多士以下也此時大難已平國是已定而公年逾百廿故欲告歸周公留之使助己也（蔡傳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今文無一言及功成身退意語亦非也）考七年營洛經營皆召公主之秋周公奉王如東都冬王自東都歸命周公留洛是時召公猶在洛也此必八年營洛之事旣畢召公將歸致命而并致仕時商奄之亂已除宅洛之功大定而召公年亦百二十有餘故欲告歸而公留之其相語在洛故末言汝往用洽蓋以周事盡託之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特提天說起句）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迭下兩不敢知兩面夾寫中插天棐忱句已見天命之去留惟在人意）

弔孔讀的棐鄭讀匪今幷如字○言天不弔恤降喪于殷殷旣墜命而我周受之矣然此其基也我不敢知曰此受命之基遂長信于休美乎若我有誠信而天輔之我亦不敢知曰其後或出于不祥乎先言天命之難知以起下惟人之意蓋忱在人而天乃棐之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有言在前）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現身說法說天）越（就民）我民罔尤違惟人在（向背惟人句鄭曰）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遠處到此一着便不得脫身）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卽告歸亦難訴不知）

越今本作曰○言我向避居東國以王事相託君已許我曰是在我矣卽我居東亦不敢謂天之命周已寧而弗長念天威與我民也蓋民之所以無尤天之所以無違惟人在耳苟我後嗣子孫上不敬天下不敬民則前人明德之光于斯棄絕我可曰在家而不知乎推召公往日任重之心與已去而眷顧不忘之意見今當協力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句鄭曰）嗣前人恭明（起下）德在今（二節）

夫天命不易保天心亦難諶遏佚前人光乃其墜命而弗能經歷久遠矣則所以克恭上下不遏佚前人光明德者不全在今日乎

上節歸功召公此更申己意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召公時年百二十餘公八十餘故公自稱小子（召公薨于康王二十四年王充日壽百八十周公薨于成王二十一年應邵日壽九十九）周公居東其導王悔悟者多賴召公故言予非能有正其迪前人以施于我沖子者惟公耳稱舊績以起下永念之意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亦迪前光意）天不容釋于文王受命

又言天意難信然則今我豈有他道哉亦惟舉武之延文德者延之庥天于文王受命不釋而去猶公之迪前人光也此起暨濟之意

此從召公無遺壽耇來稽商臣之烈以勉召公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總說）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天佑商以多賢卜之）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太甲名至湯適孫保衡伊尹官號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太戊名密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扈臣名不言氏未賜族也竹書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自湯元年至此八十四載扈常事湯則陟與扈必百餘歲矣巫氏咸名祖乙名滕太戊之孫三年命卿士巫賢賢即咸子也自太戊元年至此亦百有餘歲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自偏覆言謂之天自主宰言謂之帝乂者治而安之率惟茲有陳言賢與盤陳于君者皆是舊法也言成湯既受天命而子孫世有賢輔以保乂有殷故皆能以德升降于天而且載祀六百享國長久也夫國無人則虛有人則實商惟老臣在位故有以格天而天亦大助之篤生賢才以實其國上自百官著姓下及王人下士莫不秉持其德明國家所憂在于無輔矧茲內若綴衣虎賁之小臣外而屏藩之侯甸皆有論德宣喻之任各以其職惟德是舉共輔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罔不信之如蓍蔡也此舉商六臣之烈以勉召公郝敬曰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其壽而在位者耳金氏曰武丁不及傅說者說乃後進之賢相此舉世德託孤之相故不及○蔡傳天帝本非有二此則有聖賢深淺之分巫咸止言乂王家精微之蘊或有媿二臣也賢盤無指言或又次巫咸也愚謂六臣自有優劣然此皆稱之非辨優劣也

承上文而申言之否則不免滅威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紂無人可知 句）天滅威今汝永念（應乃其墜命句）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謂上六臣平猶常也（末郝解）言殷諸臣有天壽常能格于皇天上帝以保乂有殷紂嗣君位而無其人故天遂加以滅亡之威而天命訖矣國祚之延絕繫人之有無如此今汝乃我周之伊扈巫甘汝能永念以保乂有

周則我周命于是永固其治明照我新造之邦亦若殷六臣之孚于四方也不然滅威之至能無懼乎又承上文而反之以勵召公

此二節述周之舊臣以勉召公與前舉商六臣節配

先敘殷後及文與我造同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又曰無能反說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正說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又注實一節受有殷命哉

周田觀文四字梅作割申勸寧今據禮記緇衣篇改正其義甚明此字誤也漢注唐疏亦皆作文王○周田猶言周邦不曰邦而曰田者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故就民言之也夏中國也虢叔文王弟是爲東虢虢仲爲西虢後遷上陽爲南虢晉滅之叔爲東虢平王奪其地予鄭後復封其裔孫序爲郭公春秋所書郭亡是也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國城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或曰散宜氏生名言昔上帝于周田觀我文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固惟文王能以德修治和變諸夏之故然亦惟虢叔五人能佐文王以降其德也不然無此五人往來奔走以迪厥教則于國人德且有不及況諸夏乎夫天惟純佑商故商多秉德亦惟天純佑周故周亦多秉德而此秉德之人寘知天之滅威在于無輔故相與昭布文王之德使其著見于上冒覆于下以至升聞于天而遂有天下也既正言之又反言之復正言之意深切矣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劉殺單盡也武王之時虢叔先死孔本傳而惟茲四人尚能久享天祿爲天所壽故後終暨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敵以殄殷嗣則亦惟茲四人昭武王之德以冒天下其所稱舉皆以德故也蔡傳天下盡稱武王之德與前異訓恐非○湛若水曰太公畢榮尚存功業未畢故不論及所謂葢棺事乃定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總句[illegible]位誕無我責句收句推想召公去後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格字與上遙應

召公長周公四十餘年故公屢自稱小子下小子亦公自稱武王未沒則成文之德自在武王今武王既沒其任自在我矣譬之涉川惟望汝爲共濟今予與君雖同在師保之位而居東一年東征三年今又奉命留洛則在位與未在位同汝無以是專爲我責遂收歛而退不勉我之不及也倘汝必去則耇老所爲之德不降于民彼在郊之鳴鳳且將去此而不獲聞矧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上帝如古伊尹諸臣者乎按古史文王元年有鳳集于岐山成王七年周公制禮作樂鳳凰見十八年王如洛定鼎鳳凰見三十三年遊于卷阿鳳凰鳴據此則成王之初年鳳固常在矣

公曰嗚呼君肆其鑒于茲我受命所以去不得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

君乃猷句裕我句不以後人迷

言君其鑒于此乎我文王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後人保守之亦大艱難我今告汝以保守之謀汝其寬裕以待我勿亟去而使後人迷惑而失道也裕我猶成王言公無困我

重之以顧命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以下武王言一句法新而奧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極表也大臣之職為民標準周禮六卿皆曰以為民極是也言武王顧命時布腹心以悉告汝起汝三公以為民極而命之曰汝當明白一心勉輔孺子與王為偶竭誠不疑共戴茲天之大命蓋我文王以德受命其丕承之者有無疆之恤焉先王之顧命若此汝弗念乎上二節以已意留之此一節又以顧命重之也

二節平曲首折以去詞勝

疊之以天威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再呼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言我所以告汝皆我中心之誠也汝盡敬于其職以我監于殷之無輔而亡而大念我周滅威之懼乎以者左右之意

二人字從上下極見關切

予緊跟朕允來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亦曰在時懇切之言自說自應使召公不得不感動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妙為召公打算一條去路似寬讓後人于丕時

又言汝豈不允而若此告汝乎予曰輔成王業惟我二

人汝而有合于我亦當曰信在我二人倘異日既治既安天之休美滋益並至我二人以盛滿弗堪則汝益敬其德舉後進之賢而揚之夫然後讓避後人于此盛滿之時可也而今則尚有無疆之恤其可去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再提二人申記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說我者一我咸成文王功于咸字總不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故終召公

言今篤于輔君者惟我二人我亦惟汝同心并力故能戡定大難有今日之休然天下甚大一有不從是文王之功猶未成也必我與汝咸成文王之功于不怠俾見冒之德大無不徧至于海隅日出之地亦無不從服焉然後可耳此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也本吳氏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之本蔡傳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說天民與前應

又若予豈不順理而若茲多誥乎正以天威越我民求其罔尤違者惟在于人故我憂之而不得不反覆諄切以告汝也此總一篇之大旨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單收民即召公語更進一步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感周公之意願留共治公又告之言公諳練之久習知民德凡民莫不嚮善于始特其有終為難汝當祗順此誥而往敬用治以終之也蔡傳上言天命民心而此專言民者民心固天命之本也厥後召公既相成王

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其有味乎周公之言也夫

通篇語意都本召誥引而伸之

尚書內篇卷五之九

荊溪任啟運著

多方 伏生本第十四馬鄭王第十九 梅本第四十六張霸第四十七

竹書成王三年己亥王師滅殷遷殷民于衞遂伐奄滅蒲姑四年庚子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辛丑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此遷民于洛而告之之辭亦誥體也鄭傳在周公攝政三年誅管蔡後得之在伐奄三年入奄在四年遷奄君在五年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也鄭言之未詳耳孔傳泥至于三三字謂武王伐紂一周公東征二移此篇置蔡仲之命下謂必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妄矣郝敬因臣我監五祀以我字屬公謂公治洛之五年奄八再叛其妄尤甚夫五年作洛民已和會豈有八年成王即政而明年復叛之理況公治洛五年而民叛又何以爲公乎彼蓋不知奄之滅在營洛前二年而公留洛首尾亦僅四年已也至孔謂淮夷徐戎並亂成王恐伯禽不能平二國故親征淮夷而林氏之奇謂奄即淮夷之一種陳氏櫟謂成王滅奄在東征時乃七年三月八年五月征奄先後一年有三月愈附會愈妄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成王即位五年之五月也奄嬴姓國在淮夷北今

曲阜縣奄至鄉是也宗周鎬京東遷後地入于秦始以洛邑爲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猷古作繇○王歸宗周誥多方者周公而史臣書王若曰謹之也古者天子諒闇冢宰攝政其代王言禮之常也周公攝政至于七年其代王言事之變也大誥作于二年故公言而但書王若曰從恆辭也此作于五年欲專言公則嫌于公之擅命欲直言王又疑于公之稱王故先書周公曰見言之實出于公又書王若曰見公言卽王言而非擅命又以見公未嘗攝位稱王以深謹之也康誥作于六年多士作于七年先書公誥又書王若

曰其義亦然宋儒不明其義改康誥屬武王則亂其事實漢儒以此爲周公稱王至王莽爲攝皇帝則彝倫大亂矣文義不明其害至此可不懼哉四國衛奄蒲姑及殷也多方若淮夷徐戎皆是殷侯尹民凡殷地之有土治民者尹正也誥專爲遷殷作故先呼四國以及多方又專呼殷之正民者使審聽其意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命猶生也祀年也人受生于天故人之命卽天之命爾今所爲自絕于天我大降爾以生命爾可不知乎蓋人惟奉順天理永長敬念乃保其天年若妄以私意圖度是弗敬念而中絕命矣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恭古作龔舒作荼叨懫作饕鍪于夏郝作于下○迪道麗依也食色之性仁義之性皆天所以啟迪斯民而勸之者君也農桑之利孝弟之行皆民所依以生而開之者君也靈善進藎也詩曰王之藎臣言天心仁愛故昔桀有昏德天猶不忍遽絕降之災異以格正之而桀方大爲逸豫不聞有一憂民之言且大爲淫昏凡天所以

啟迪斯民者未嘗一日勸之此爾多方所聞也且非特不勸于帝之迪而已彼方妄圖天命謂我猶天之有日民無如我何幷民所以爲依者閉絕其原天于是大降之法以崇其亂其亂始于內之妹喜而桀不悔悟因而寵之播惡于外不能善承其衆不于藎臣之可寬裕其民者恭之反惟貪叨忿懫而虐害其民者欽之則眞無以爲斯民主天于是求民之主乃大降美命于成湯而使之殄滅有夏也桀以圖天命弗克念而亡爾輩所知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

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古作柬○純一成不變之意享奉也受也一與一受
謂之享天命不可以私圖而可以德享蓋天以民爲心
君亦以民爲體惟君能享于民乃能以民享于天也彼
天之不畀夏遂一成而不變者則惟桀不能用多方之
義民以永享于天其所恭之多士皆大不能明保民之
道以享于民乃皆暴虐其民使民所依以生之百事皆
大不能開而惟爾成湯能愛其民則能以多方享于天
而天因簡之以代夏而作民主也觀湯之所以興而周
可知矣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

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
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刑法也湯于民之所麗愼之而不敢忽是克開于民之
麗乃所以勸民也厥民法之上制田里則民用勸于農
桑上建庠序則民用勸于孝弟矣不言帝之迪者民之
麗皆天之道勸于民之麗卽其勸于帝之迪也或曰民卽有時
克明叨愼用刑亦所以用勸德猶惠也惟進之恭則惠之所施不誤而德
克明叨愼不用則罰之所加亦當而罰亦愼有時殄戮
多罪罰當而德亦明有時開釋無辜德行而罰亦愼此
民之所以享君而君亦遂以多方享天之命自湯至于
帝乙罔不然也今至爾辟而弗克然矣不深可歎哉

王若曰誥爾多方士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
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
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
須暇下唐本有湯字今補○庸用也爾辟指武庚蠲潔
烝進也五年須暇謂紂四十八年二日並出至五十二
年而亡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二日出明示以將易姓

而猶五年後亡是寬待之也式用也言昔夏之亡非天
有意釋而去之卽今殷之亡亦然乃惟爾辟以爾多方
大爲淫佚妄圖天命瑣屑有辭而曾不知此正所以自
絕于天也夫夏之政不集于享故天降是喪亡而于有
邦之中擇商以代其位今商但思自逸其逸所圖之政
不進于潔而穢德彰聞天之降喪商豈不宜哉然天眷
命成湯猶不忍遽喪之謂聖而一念之不謹卽可入于
狂狂而有一念之悔悟未必不反于善故降大災異以
警懼之庶幾其一念之悔悟須待寬暇及于五年天惟
以此爲湯之子孫故也乃其所以爲民主者猶絕無可
念聽天于是徧求于爾多方庶有因災而懼可以發天

之眷顧者而爾多方又絕無其人惟我周王善承其衆
于帝之迪民之麗實能用之而足以爲神天之主天用
是教周以休美而簡之多方之中畀以有殷之命使正
爾多方也爾多方不思克堪于開顧未定之時而欲妄
圖度于簡畀既定之後夫何爲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
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
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

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言我亦曷敢于爾多爲誥戒乎亦惟欲大降爾四國以
生命耳夫愛生惡死人有同情爾何不忱信我言寬裕
其心以與爾多方同自安乎爾曷不夾介于我周臣庶
並治我周王享天之命乎我周代殷未嘗棄絕爾爾至
今猶得居爾之宅治爾之田爾曷不順我周王以安茲
天命乎爾乃道之而屢不靜爾心不愛生耶爾乃敢以
天命爲可逆不安宅之而輕屑播越之耶爾乃自作不
法之事而假復殷爲名圖見信于多方之正人耶我惟
時其教告之不率教則戒懼而拘囚之反覆再三猶望
爾之死而生倘猶不用我降命我乃大致其罰誅殛之

是非我有周所秉之德變易于前惟爾自速其罪至罹
于死悔何及哉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上文之辭已極其厲此下復稱其往日之美與其所以
叛之故開導之武王十三年始命監殷十七年王崩成
王元年殷叛凡五年胥什長伯佾長正則一官之長臬
法也言爾之奔走臣服于我監者亦既五年當時多士
有爲胥爲伯爲官正者罔不能于我監取法焉是爾固
非不能從善者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乃邑謀介
爾今如此不靜究是何故謂爾之心自作不和而出此
則爾之心豈不能自主之爾亦惟和其心而可哉謂爾
之室或有不睦而出此則爾之室豈不能自率之爾亦
惟和于室而可哉苟于爾邑而克明之則爾之爲胥伯
多正可謂克副乃職矣而爾乃不以叛亂之凶德爲忌
而甘蹈之或其所與者辟也則亦以穆穆和敬之臣監
爾必能偏閱于爾邑爲爾謀其所與日介于善士之中
庶有以化其舊習不復蹈于惡乎此乃示以遷洛之意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我今惟爾謀所介無過于洛邑者爾自今以往尚永居洛邑力勤農畝則天于爾必畀之以矜憐我周大有賞賚爾介我周民中無或異說視有賢才則我當啟迪簡拔置之王庭爾果克勤乃事則我又進之且有官守在大僚矣此極勸勉而欣動之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我遷爾洛邑我猶欲延爾命是乃我之勤爾也倘爾不克用勸不信我命是爾不享于我而凡民亦因爾而不享于我是爾乃放逸頗僻而大遠我王命也則惟爾多方圖天之命而自取天威也我則致天之罰屏諸四裔以分遠爾土欲居中國而畋爾田且不可得況望有士賚迪簡哉此又嚴切以重戒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遷之洛邑與之更始故曰初言我豈惟是多爲誥誡乎其祗告者乃爾之生命也爾忱信我命則從前過誤如昨日死從後悔悟猶今日生是乃爾之初矣苟不敬以和其心與和其室則我與爾更始而爾自終于凶德殛罰及之無怨我也又丁寧以戒之前一則曰惟和再則曰惟和此又曰不克敬于和重巽申命委曲入人此民所以卒大和會與○按此在遷民時故其辭尚厲多士在既遷後故其辭愈和孔傳泥至于三三字而易置之謬矣又按殷民之遷凡分爲三三年遷殷民于衞左傳所謂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七族也八年遷庶殷于魯左傳所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六族也此遷洛者不知何族既易其地又散其羣則有以奪其恃而變其習矣
通篇語氣峻厲然曲曲折折反覆開導無不盡之情

立政

荆溪任啟運著

竹書成王七年癸卯周公復政于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政孔傳周公既致政于王恐其怠忽故以立政爲戒則此書之作當在八年以後公去洛居豐伏生次之無逸後則必十一年後書也金氏以官名與周禮不合謂猶仍商制屬之四年非也然如郝敬謂公絶筆若遺表尤妄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告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孔傳常伯三公常任六卿準人士師愚謂三公而謂之伯者一公統內爲諸臣長二公爲諸侯長若周召分陝二伯也後又謂之牧者二伯在內九牧在外常更出迭入也六卿而謂之任者各有所任之事故後又謂之事也其皆曰常見必有常德乃可爲也準平也法欲其平故曰準人司寇六卿之一司士屬焉而別言之以獄爲天下之大命也不立常法平則常可知也綴衣周禮無之賈公彥謂卽幕人常設王黼扆帷幕故在王左右孔謂卽太僕非也虎賁周禮下大夫二人掌先後王胡安國謂若宋殿前馬步軍都帥蓋親軍也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言嗣天子今爲王矣其任大其責重而羣臣遂言今在王左右者有牧民之長伯有任事之六卿有守法之大士三事而外又有掌物服之綴衣有掌射御之虎賁皆與王親密君德係焉而公卽歎息言五官之美然得人甚難知其憂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反說)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籲呼求之也迪知者知之實忱恂者位之眞九德見皋陶謨宅居也使居其職也言古人之知恤有夏禹焉彼其王室之大強惟能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于人之有德者知之必確位之必眞君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乃敢告其君謂居此三事之得人惟在君也不然知之不確位之不眞徒謀之而貌卽以爲大順于德而用之則此三宅豈復有義民哉○此言禹以知恤而興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作起委而用之也桀有昏德故不作先王任用之人而惟暴德是用遂至國滅無後也○此言桀以不知恤而亡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陟謂自諸侯升爲天子也宅以位言俊以德言三俊儲其德以次輔三宅者也（本蔡傳）湯知典禮命討皆天之光命而大治之者必在得人故已用爲三宅者實能卽是位而不曠其職待用爲三俊者實能有是德而不媿其名知之眞用之當而又嚴思之不敢忽忘大法之不敢自用任之又專如此是以宅俊皆與湯一心丕釐帝命近而商邑無不協之民情遠而四方無不化之君德也蔡傳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協則純之至也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聽四方式則大之至也○此言湯又以知恤而興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馬融傳受德紂字暋强也蔡傳紂德强暴疑蔡近之羞醜也亦衆也刑法也猶習也甸治也紂有昏德其所與同國者皆衆習于暴德之人則不克卽俊矣所與同政者皆衆習于逸德之人則不克卽宅矣夫是以萬姓不安而上帝欽罰之俾我有周撫有中夏繼商受命以安治此萬姓也蔡傳甸井牧什伍似鑿○此言紂又以不知恤而亡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事已著故曰克知三俊功未新故曰灼見知之確位之眞由是以之敬事上帝而立爲民之長伯焉其任之又重也金氏曰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蔡傳以事天治民並列似非以長爲五國之長伯爲二伯一十國之伯則鑿○用人而曰尊上帝敬事上帝者天工人代之也故大臣之道以人事君大君之道以人事天（卽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之旨）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任人卽常任準夫卽準人三者任事至重故曰三事趣馬掌馬之官周禮下士阜一人尹正攜僕攜持器之僕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二人御僕下士二人隸僕下士二人此蓋指小臣隸僕之類也百司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若內府大府之類大小之都皆有邑長謂之伯藝人執技以事上如巫醫梓匠之類表臣百司如外府外司服之類太史下大夫二人以禮詔王者庶常吉士言衆職皆有常德之吉士統內外大小而言之其文法以大都與小伯對互文以相見也表臣百司與百司庶府對言表以別內也尹伯與小尹對趣馬攜僕奔走左右其所正者小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其所正者大也藝人不可言士故別言之其餘統稱之曰吉士也孔傳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

臣蔡傳小尹小官也長尹伯衆官之長如庖人內饔爲小尹膳夫則其伯鐘師磬師爲小尹大司樂則其伯疑皆未是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多命于天子故亦及之亞正卿之副小宰小司徒小司空小司寇所謂下大夫五人也旅又其屬下士爲之周禮六官之旅皆三十二人在侯國必自半以自殺也夷謂蠻夷烝衆也三亳鄭王皆謂時分亳之民爲三處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阪險阻之地或不以封則設王官監之尹字總上文蠻夷若微盧衆國中國若三亳及諸阪險皆有尹也此雜陳文武官制 本孔疏 言立政者人君之事而政所以立惟在得人常任準人牧夫三者上輔君德下帥百僚其事至重所當特簡其餘自虎賁綴衣而外凡內外大小臣工又外而諸侯之臣四夷之監王官之尹無不當擇其人必皆得其常德之吉士然後可也金氏曰文王所知三宅三俊而人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屬所以莫不得人〇呂氏曰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官之中而特見者皆有深意虎賁綴衣趣馬攜僕以扈衞親近而見庶府以宄賦人所易忽而藝人恐其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蔡傳諸侯三卿以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事卽常任文王爲諸侯亦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司牧卽牧夫文王爲方伯內則得置孤一人外亦總率正連帥屬長也不言準人文偶略耳言文王所以能立茲三事者惟文王實能以三宅之心爲心故也能以三宅之心爲心則不惟三宅于是克成厥功而三俊之人亦鼓舞以成其德是三俊之有德此亦文王之克宅者以克俊之也金氏曰恐成王知其目而不知其綱聞其效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能盡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牧人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謂庶官卽有司也言謂政教獄謂聽訟愼謂凡禁戒儲備如財用當愼其出入甲兵當愼其修繕皆是言屬常伯愼屬常任獄屬準人 金氏曰庶固其非大者 君擇大臣大臣擇有司故有司之庶言庶獄庶愼文王皆罔兼之惟與爲有司之長如牧伯者相訓以所當用所當爲蓋政教雖布之牧伯而發令必出之于君故庶言雖不兼之而猶知之若庶獄庶愼則并不敢知也其于三宅知之至確信之至眞而任之至專又如此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蔡傳義德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有休休樂善之量武王循文王定亂之功而不敢廢其所用義德之士循文王綏治之謀而必從其所用容德之士所以文受此丕基而武亦並之也○此以上言文武又以知恤而興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自王而言事常任也若順也謂其心之所安言孺子今爲王矣文武所受于天之民王又受之則自今立政于所立之三事必眞知其心之所安然後大使爲治以輔相我所受之民而和其庶獄庶愼之事又必勿以小

尚書章句　内篇　立政　七

人間之知之眞尤貴之專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命

間之雖在小人而所以使小人得間者固在王也苟一話之商一言之發不在成德之人則小人有以窺王之意旨而間隙則開之者遂至矣惟于一話一言之偶皆終思成德之彥以治我所乂之民然後小人不得而間之乃爲眞知而專任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徽美也文子文孫猶詩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指王而幷及其後世也誤有所知有所兼使不得盡其職也正

謂三事乃衆官之長卽前長伯也言我所聞禹湯文武任人之說盡告王矣繼自今其勿自作聰明以亂政惟使此三事之正官治其屬有司可也○此勉王以知恤之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古作思○憸馬云佞利人勱勉也言古聖君立政于三事之賢旣知其心而任以政猶且反覆紬繹以盡其才必如此乃爲眞能用賢以乂民者也又言國之立政

尚書章句　内篇　立政　八

斷無有用憸人者蓋佞利之人不以德相訓一誤用之則間我常人誤我立政四方無可見之德而日卽于昏矣故自今斷不可用此而惟用有常之吉士相與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蓋憸人與常人吉士正相反憸人進則吉士退矣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獨言庶獄獄尤天下之大命也再言牧夫以牧民爲重也○此二節反覆再申前意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訓練之也陟猶歷也方猶徧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

文言德武言業各于其盛者稱之本蔡氏　周公恐天下久
平易起廢弛之漸故言王必克詰戎兵使聲靈赫濯凡
禹服舊迹之地罔不懷德而畏威則文王之德于是益
昭武王之業于是益奮矣兵不奉天討非人臣所專故
克詰者必在天子然九伐之法司馬掌之亦未嘗以已
誤之也呂氏曰兵刑之大者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
之戒焉蔡傳推勿誤庶獄之心以克詰戎兵則非得已
不已以輕用民命可知也〇金氏曰公言陟禹之迹尤
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夏異宜各有界限故禹
迹之舊中國世守之後世有以燕雲之地畀之于人曾
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之害然後知周公

之言非爲土地其意蓋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卽有常吉士〇又幷後王戒之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愼以列用中罰
蘇公名忿生常爲武王司寇食采于溫周公呼太史而
言昔司寇蘇公知獄爲天下大命用能敬其所由之獄
導迎善氣以延國祚于久遠其功大矣爾當記之于冊
使後之典獄者于是取法焉則有愼重之心而于輕重
條列必得其中而無誤矣蓋君于庶獄雖不敢兼知而
任非其人其誤尤大故舉蘇公以爲後臣治獄之法亦

爲後王任用司獄之法也〇陳氏曰蘇公之賢在于敬
後人法之在于愼能愼則能敬矣

荊溪任啟運著

顧命

竹書三十七年癸酉夏四月乙丑王陟漢律志三十年四月庚戌朔甲子哉生魄乙丑王崩鄭傳二十八年王崩皇極經世亦二十七但以是年爲王戌愚按當以竹書爲正金氏曰成王崩年四十有九同考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在位三十七年則整五十也○回視曰顧顧命將死而回視以發命也呂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懌馬作釋頮許作沬憑許作凭○始生魄望後一日也孔傳即望日孔甲子十七日漢律志十五日孔傳十六日頮水沃面之水洮沃之也馬傳洮洮髮頮頮面相太僕及射人也冕孔曰衮冕鄭曰元冕孔得之王發大命必齋戒沐浴而服朝服今疾病故但洮頮而相者以冕服被之也玉几以玉飾几臨羣臣用之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芮孔傳圻內國今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即其地也彤王畿云姒姓之國胡氏三省曰在今鄭縣今西安府華州東南有彤城畢公高陳氏師凱曰繼周公爲太師毛公入爲太傅毛公名鄭路史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秦州府州也彤外五臣皆姬姓畢毛則文王支子也羅泌曰成王封支子干彤入爲宗伯似非是時召畢毛爲三公而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若芮彤衛皆以本爵入爲卿而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也師氏司徒之屬中大夫一人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而守王門虎臣即虎賁百尹百司之長託後嗣傳大位所繫綦重故必集羣臣而面命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侗馬作詷冒鄭王作最貢鄭王作贛孔傳疾殆句蔡傳降疾句○輕曰疾重曰病漸近幾危也彌終留戀彌留將死未死之形謂將絕而猶彌留也誓猶命也周禮世子必誓于天子釗康王名特言元子正其統也言今病勢日深至彌留之時恐不能誓言繼嗣之事故及今詳慎訓辭以告汝也奠定麗依肄習侗愚也後之侗成王自謂與以禮言悟以心言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非幾則不善而即于凶矣言昔文王實有明德而武又

重之其所以宣布其德者定民依陳民之訓則民服習而不違用是以達于殷邦而受天大命用我之愚猶能敬迓天威不至墜命夫亦惟嗣守文武之大訓毋敢昏昧而踰越故也今天降疾甚至危殆身不能起心不能思天命不易其何以濟爾庶幾明是朕言敬保元子以大濟于艱難可也夫遠近庶邦其安其危一視天子一有不當禍難即生遠者懷之近者和之則大小庶邦皆安于分勸于善而艱難可濟矣然治天下有本一人之身觀瞻繫焉治身又有要一念之動善惡分焉我思夫人之治天下必先自治其威儀爾之所以敬保元子者必使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庶有養成君德而天命于是乎凝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以陷于不善也○蔡傳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勉之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不可不謹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皆致意于是也郝氏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有威儀威儀正則心存威儀亂則心喪故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曾子告孟敬子以容貌辭氣亦威儀也愚按蔡氏之旨在謹其中以治外郝氏之旨在制其外以養中兩說相輔其義始備孔傳非幾治非事與危事也亦通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王宇上馬本有成字○綴衣幄帳也以繒爲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而象容室設之黼扆之上以承塵者此徹而出之于庭自上墜下曰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成王既崩召公以冢宰攝政故命皆召公發之仲氏桓名南宮氏毛名二人常執干戈以宿衞呂氏伋名太公望之子丁公也嗣封齊侯入領天子虎賁氏太子侍疾常居左右至王既崩特正居喪之禮故使太子仍就東宮俾桓毛二臣取虎賁百人于齊侯而身執干戈親帥之以迎太子自路門而入引之路寢之東夾室以爲居憂之室焉稱子繼世之文也稱釗猶父前子名也于南門顯見之于衆示有君也初喪未有倚廬故居夾室○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居憂之王亦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人私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顧命雖傳之口未有冊書故使內史作之以受王也度傳命受命之禮下王麻冕黼裳以下至王答拜皆

是也禮當有定制而亦云作者開陳條列使衆知之不至臨事而違錯也丁卯王氏謂大斂後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既殯乃謀葬具伯相召公時以西伯居相位也士山虞之士須待也擇材木以待用供槨與作明器之屬也金氏謂士凡幕人掌次司几筵之屬材如下几席車輅戈鉞皆是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

狄翟通樂吏之卑者下士爲之以其常有階梯以設懸于後綴衣爲幄故因使之也扆依也黼扆于屏上以白黑色畫爲斧文也天子生則依之故謂之依也四坐皆有黼扆故先統言之牖間堂上近室在戶西牖東之間此平日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不言戶省文也敷布也天子之席三重篾桃枝竹黑白雜繒曰黼純緣也以桃竹枝爲席而以黑白繒緣其邊此最上一重其次則繅席畫純其下則莞席紛純爲三重也几以木爲之上飾以玉華玉玉備五色者金氏曰華黃也因仍也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祭時每事易之以示新凶事旣編設之故不易也堂上東西牆曰序西序在堂上而西近牆此旦夕聽事之坐亦在牖間南向謂此底席貝几乃旦夕聽事所用耳此設于西序東嚮者以避于南嚮覲諸侯之故也底常孔言蒲席亦曰蒻苹又曰蘭席鄭言亦竹席也綴雜采貝水中介蟲其介可飾器物黃質白文曰餘蚳白質黃文曰餘泉東序在堂上而東近牆此養國老食羣臣之坐豐席孔云莞席今謂之龍鬚草鄭云凍竹席蔡云筍席似誤畫純以五彩畫雲氣于帛而爲緣也雕刻鏤也玉曰雕金曰鏤木曰刻盜于素玉雕之飾几也孔云雜以金玉飾之夾室房與廂之通名此卽西房也以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親屬燕私之坐筍竹萌也其籜可以爲席元黑色組曰紛漆樹名其汁染器則黑

而堅蔡傳牖間南嚮坐之正也其餘三席則隨事而時設之此將傳顧命而不知神之于彼乎于此乎故兼設之也孔曰夾室坐在燕嚮坐後在東夾前故係之夾室金氏曰東夾無陳設此時卽爲宅宗宗翼室西夾旣飾几席又加玉五重而別不陳寶蓋卽爲新陟王之殯宮也漢天子殯以玉禮謂之玉棺使尸不腐亦此意也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牖間尊嚴故不陳寶西方則陳之赤刀鄭言武王誅紂時所用之刀以赤爲飾亦名赤削金氏謂出昆吾削玉

如泥者大訓王云虞夏與讀蔡云三皇五帝之書文武
之訓亦在焉宏璧大璧鄭云度尺有三寸琬琰二圭名
周禮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琬圭無鋒琰圭有鋒皆
長九寸二玉而共爲一重其形質同也大玉鄭云華山
之球也夷玉王云東夷之玉鄭云郎醫無閭之珣玗琪
天球鄭云雍州之球琳琅玕謂之天者色蒼如天也馬
云天球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所負之圖其數一六位
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伏羲則之
以畫八卦其書尙有象而無文者也(或云河圖河云)允國名夏
時諸侯其鏤衣必中度者大貝貝之大者伏生云散宜
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也鼓長八尺謂之鼖
蓋先代之器兌和皆古之巧人其制作合於法度故歷
世傳寶之西序西房既有坐而又有列者兩序之坐近
南其陳列則在其北兩夾之坐近西其陳列則在東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
右塾之前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
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衞木輅以封蕃
國孔謂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不陳革輅以爲
兵車此無所用之也蔡謂先輅木次輅象革謬矣賓階
西階阼階東階也賓階阼階之前自內而向外左塾右
塾之前自外而向內門屋之旁間當脊分之其內向者

爲內塾外向者爲外塾此左右塾皆謂內塾也凡車之
陳皆在中庭庭北則當階南則當塾也孔傳凡所陳列
以華國重顧命也蔡傳成王手澤存焉則赤刀數者非
可常玩允衣之屬自古寶之手澤不獨成王矣楊氏曰
于祭陳之示能守也顧命陳之重能傳也亦通金氏曰
所陳寶器皆以西爲上成王殯在西夾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
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
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
于側階
雀弁孔云以雀色之韋爲弁黃黑色阮湛云以三十升
布爲弁赤黑色蔡云赤色非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也謂之畢者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自外而入至此畢
也綦孔云鹿之皮爲弁黃白色鄭云青黑色王云赤黑
色朱子云蒼艾色戈鉤戟上刃謂以刃向北戺堂簾階
隅也劉鄭云今鑱斧東堂在東夾室之前鉞鄭云大斧
西堂在西夾室之前天子之屋四注故四面有階其階
上皆名堂也劉鉞金云皆斧屬戣瞿鄭云皆三鋒矛孔
云皆戟屬垂階前簾臨下處鋭鄭云亦矛屬蔡云說文
作鈗側階孔云北下階也王云東下階非禮大夫服冕
士服弁堂下去殯遠故使士堂上去殯近故使大夫非
特衞殯亦以護新主也〇萬經曰上陳儀物先西後東

以殯在西尊先王也此陳儀衞先東後西以居憂在東重王嗣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古者冕服皆以麻爲之冕三十升其服則十五升也凶事冃弁士尊用冕黼裳刺斧形于裳也蟻元色彤纁色皆祭服唐孔氏謂周禮享先王則袞冕此王進酒而祭亦當袞冕卿士以下各如助祭之命服愚謂袞冕之裳四元冕之章一今于王言黼裳是一章卿士以下言蟻裳彤裳不言章是無章也蓋天子之元子士也未受先

王之冊命故不服天子之服而猶服士服之一章諸侯從王其章服又不可過故但服元纁之裳而無章其用祭服之色者則以受先王之命不可凶服而受之殯宮亦近于祭故也士事也卿士六卿執政之總名如竹書商命卿士伊尹命卿士傅說因鄭武公爲司徒而左傳曰爲王卿士也朱子曰冢宰之屬以宰屬而兼六官位卑而任重者疑不甚確邦君諸侯也時方七月訃告來至此蓋以常朝來而延喪也凡行禮賤者先置本孔疏卿士以下必先入卽位王入皆降迎王遂泣王升此先敘王但以君臣之敘敘之也人子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成王猶在殯故康王升自西階用子禮也既殯則王在寢下倚廬故自寢門入太史太宗之屬以奉冊命故先敘之承猶奉也介圭鎭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疑卽璋瓚以其制同于圭瓚故謂之同不用圭瓚以非吉祭正禮也瑁方四寸斜刻其下以受圭首所以受五緯之符而驗其位否者也太保總大政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會同故奉同瑁同爲大宗伯所奉則瑁必小宗伯之長奉之故不言太宗而言上宗以統之也皆升自阼階奉先王之遺器也太史職筆故秉冊書亦自西階泣殯且便于冊命也冊卽丁卯所作御鄭云向也孔云進也既升王立賓階上少東北面太史立殯西南東面向王讀冊畢乃以進于王也太保于是承介圭奠于王前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皇大后君也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太史既以成王顧命書之于冊而復口陳其意本蔡傳孔氏卿以爲冊書言大君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以命汝嗣守文武之大訓汝今君臨周邦必率循顧命之大法以燮和天下乃爲有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嗣訓卽前嗣守文武大訓意率循大卞卽自亂于威儀意燮和天下卽柔遠能邇安勸庶邦意成王命羣臣相康王亦必有敕康王語兩後互見故不屢書王受顧命起答太史曰我祖我父

皆能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予以眇眇之身膺此大任其
能如我先王乎以自任而又懼不克勝任之辭也蔡傳
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誥康
王所答皆于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
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咤古作宅馬許作詫別作詫○王受冊命畢上宗于王
西南北面奉同及瑁于王王一手受同以瑁轉授宗人
乃以同就兩楹閒酌酒于殯東西面就位進爵于神孔本
疏宿肅也鄭傳徐行前曰肅卻以復位曰咤金氏曰

咤歎也雖不敢哭而情自不可遏也王執爵拜行而前
者三乃三灌地復卻行者三以復于位而上宗曰神已
饗之矣凡正祭王以斝授尸尸灌地此非正祭無尸故
王自灌孔謂王酌三同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又謂上
宗讚王饗福酒愚謂禮有再灌無三灌且王三獻則太
保安用再獻又太保不過嚌之而上宗瓚王以饗尤爲
非禮疑孔謬也太保受王之同降奠于篚而盥手別以
一同秉其柄以行再灌之禮乎亞灌本當以璋瓚今不
敢用王之同故以異用疑其爲中璋也酢報也孔傳報
祭曰酢蓋亞灌之名也王灌右手執柄左手執槃太保
但執其柄王灌三祭于地太保一祭遂盡傾之皆變于

王也太保于是授宗人同而拜以終顧命之傳王遂答
拜以代神也宗人于是酌同以神意報太保不于王者
、顧命之傳太保告之也酒至齒曰嚌太保受之亦先祭
地但至于齒而不成飲居長哀也宅居也太保之祭但
居其位而無三宿三咤之義示變于王也于是授宗人
同而又拜以謝神之賜王又答拜示以代神也禮凡獻
尸主人拜尸答拜尸報主人主人拜尸答拜此無尸故
王代之太保于是先降而出廟門其執事者收徹器用
而諸侯亦出廟門以俟王之出也據下文則出當在應
門之外而但言廟門者廟中之事于是畢也廟即殯宮
以神在焉故謂之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應門之內路門之外治朝所在也布陳也乘四馬也黃
朱黃馬而朱其鬣周禮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琥以繡璜以黼馬幣之重也以黃朱周尚赤也或曰
黃朱皮幣之色亦通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禮
之曰賓孔本疏稱舉也舉其贄見之辭圭重故言奉幣輕
故言兼衛在侯服之外此舉遠以該近也壤謂其土之
所有曰奠者凡贄必奠之地也禮朝則總入享則敘入
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此見新君非朝亦非享故禮兼之

也義嗣王以義嗣前人之明德故當答拜以成爲後之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羑喜若服也寡命謂得之者少天改殷命惟我文武能受之所謂寡命也天命無私惟德是與惟文武能善順天命以恤西土故代殷而有天下惟成王能無私好惡其所賞罰悉協于人心故戡定文武之功而其休美遂及于我後之人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守成易弛苟安則

弊必當張大其六軍奉天討罪勿使有人肆于民上以殘民而壞我高祖所受于天之命也此諸侯進戒于王之辭金氏曰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呂氏祖謙曰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相對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相次○孔氏曰進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報誥不言朝廷以外見內互相傳也蔡傳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蓋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怠惰廢弛而陵夷之漸見矣成王之時病正在此故周公於立政亦懇切言之後世隳先王之業忘祖父之仇上下苟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異于周召之見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屛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曰一人其稱名方在喪也丕平富盡人而有以富之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而又稱其賦稅教之尸齋也咎謂刑罰也底致也齊信謂民皆有非自格端命以正道凝命也訓通作順顧命其道而不忘綏守其道而不變言民之情旣富方穀文武于民惟務盡人以富之而不

輕加以刑罰休養之至以致民皆齊信于善而自不爲惡焉此文武之所以克恤西土而遂昭明于天下者也然豈文武獨自能之哉于斯時也則亦有武勇之士忠實之臣保乂王家以正其命于上帝上帝亦順其道而因付畀之以四方是文武之羑若克恤其賴于臣者固已多矣夫先王封建諸侯立爲屛蔽意原在我後之人今予小子煢煢在位亦惟一二伯父尙相與顧綏爾先公之所以事先王者以庇乎雖身在爾國心罔不在王家舉文武之所以順天者奉承而憂念之無遺我鞠子之羞可也此康王求助于諸侯之辭不言新陟王者不忍言之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既聽王誥命相揖而退其諸侯則反其國朝臣則就喪次也王反喪服則羣臣亦反喪服矣禮子爲父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按蔡傳引蘇氏說以王冕服受冊爲非禮謂太保當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而又引晉平公之喪叔向辭諸大夫爲證謂周公而在必不爲此愚意不然周禮凡命功臣受冊皆于祖廟重其事也況新主卽位受先王之冊不于廟而于次不太褻乎周禮執玉不麻故雖賵玉含玉喪事所用亦朝服以受冒介圭與瑁之重而可喪服以受乎倚

廬之次在中門外大不過一室諸侯百官皆見于此曾可容乎且周公制禮斟酌損益爲百世法也必與畢召諸公共相參定武王之喪周公總攝所行諸禮畢召諸公皆親見之寧四世元老而憒憒于禮不若叔世一陪臣乎朱子曰諸侯之禮與士庶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理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又曰顧命用祭服以後繼統事宗廟故也若朝服

則古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後世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又豈可不酌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古人皮弁素積以日視朝不以白爲嫌則今君喪而衣布衣冠以視朝亦未爲不可

荆溪任啟運著

費誓

前編成王元年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史記敘伯禽就封在管蔡流言後以殷叛前孔傳謂在周公歸政後成王即政之元年蔡傳言此篇作于周公東征時伯禽就封已久多方又言在成王即政後其說不一愚按史記管蔡之叛淮夷徐戎並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費竹書成王三年己亥王師滅殷四年庚子王師伐淮夷則伯禽之封當在成王迎公後而徐戎之伐亦在伐淮夷時蔡

元度以爲魯奉王命是也禮言金革之事無避意其有毋喪與孔傳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云○陳世凱云周公既末又爲亂又考奄國在魯之阜縣奄國未滅無緣以其地封魯是伯禽之封斷在成王之五年而代徐亦即在受封之後皇甫及金氏皆誤也○孔傳費魯東郊地名未詳當在曲阜縣境今考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即季氏邑左傳隱公費伯帥師城郎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徂往也古徐國城在今徐城縣北三十里言往者淮夷與徐戎並起爲亂今淮夷已被天討徐戎可勿征乎

連用疊句氣象渾深較牧甘誓又起一行筆墨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縫合之也古者以皮爲甲冑其有斷絶當合縫之敿鄭云猶繫也繫紛于盾紛如綬而小以便于持且因以爲飾也備具也人必二弓弓必百矢臨戰用五十矢弔至也謂善之至也鍛燒而納諸水以爲堅也礪水而砥諸石以爲銳也甲冑與干所以自衛戈矛弓矢所以攻人先自衛而後攻人故自衛尤欲其善之至也此治軍器之事古法大也古法開收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杜一作敗○淫逸而去也軍所止之地曰舍牛以挽輕輜馬以駕兵車牿鄭云施于牛馬之足使不得走失者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上使不得躍出穽以捕小獸亦穿地爲深坑但不設機也杜斂皆閉塞之恐其陷牛馬也凡軍所止必縱牧惟牛馬有淫于舍外者不得不牿之餘則杜乃擭斂乃穽任其所游而無傷于牿不然牿之而至于傷則有刑也此治軍旅之事孔傳此戒軍旁之民蔡傳除道路之事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皆在所戒可知愚謂此皆戒師非戒師所過之居民也

句調俱鍊謹之俱嚴有令軍容森然可目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牝牡相誘而逸曰風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他人之牛馬或因風而逸臣妾或背主而逃我雖遇之不可越伍而追逐卽或不逐而得亦當敬還其失主不可貪利而亂行與失義也如是則我商度其輕重而賞之以爲功不然而或越逐不復又甚而致爲寇攘以竊人之馬牛誘人之臣妾則亦商度其輕重而加刑以示戒也此嚴軍旅之事○金氏曰自古喪亡每因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不可不戒

築在甲戌征前在甲戌但徐戎出其不意猶必恐機不結縱文時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古注不一之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峙儲備也熟者曰糗生者曰糧大刑殺也國外爲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六遂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不言三鄉者郊以內卽鄉也築謂營壘及距堙楨榦木當牆兩端榦橫板當牆兩邊皆所以築者也無餘刑非殺謂其刑極重但不至于殺耳生曰芻乾曰茭芻以飼馬牛茭以供爨燎糗糧必自齎故兼令諸侯楨重芻多魯人近而易致故獨令魯人糗糧不供芻茭不多則乏軍典故其罪死楨榦不供其罪差減故有重刑而尚不至于殺也王肅云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恐未必然此立軍期焉○呂氏曰啟初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驟當徐戎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詳悉若久于行陣者然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擧而無所遺也

尚書內篇卷五之十三

荆溪任啟運著

呂刑

竹書穆王元年己未五十一年己酉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前編穆王元年庚辰三十年己巳作呂刑誥四方當以竹

書爲正甫侯姜姓呂氏四岳之後別封于甫穆王之

時入相天子以三公本鄭傳而領司寇本孔疏因時刑罰

太重故言之王作修刑辟本史記王用其言因立贖鍰

之法甫侯因諸侯來朝遂稱王命布告四方本孔疏史

錄爲篇本蔡傳亦誥體也他書引之多作甫刑通篇大

旨不過曰德曰中蓋德猶泛言之而中則德之實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耄古作薹度待洛反○先言呂命見王命呂侯爲相而

贖刑之法遂于是行呂侯遂稱王命以誥四方也穆王

名滿昭王假之子年五十而即位即位五十一年而作

呂刑統計之則百歲也曲禮年九十曰耄荒大也年已

耄而大度人情以作刑法見王能勤于末路以令終也

漢武輪臺之悔蓋幾近之蔡傳言穆王耄荒車轍馬迹

徧于天下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聚斂民財供其侈用

愚按穆王游佚之事皆在十七年以前因祭公之諫而

止其後享有天下又三十八年則必有悔其前失者且

如蔡說則呂侯長君逢君其罪甚大聖人亦何取乎又

史官之法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亦無以荒度加貶于君

之理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炎帝之後羅泌謂阪泉氏之君孔安國謂九黎氏

之君孔帝榆罔時常爲方伯黃帝誅之鄭謂九黎學蚩

尤爲亂楚語言在少昊之末鄭氏曉曰黃帝滅蚩尤于

涿鹿在北鄙九黎三苗是南蠻寇賊姦宄見虞書鴟惡

鳥名晝伏夜鳴攫鳥子以爲食寇賊之人似之鴟義以

鴟爲義也强取曰奪隱盜曰攘矯强虔健也上古之世

民生淳朴蚩尤始爲不善播惡于民其寇賊者以鴟惡

爲當然其姦宄者以奪攘爲能勇皆蚩尤始之而遂延

及之也言此以爲有苗張本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

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

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

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古作君○靈善也謂德也淫猶濫也椓傷其陰即宮

刑黥涅其面即墨刑也興起漸漬也泯昏于知棼亂于

刑口誓曰詛歃血曰盟詛以戒其不信盟以要其必信

皇大也言古蚩尤至惡而後有苗民繼之不務德以爲

治民之本始作用虐法以殺戮無辜苟麗于刑卽并制
其罪絕不以辭權其情之輕重而差次之故民之興亦
不習于善而相漸于惡泯然而昬棼然而亂葢上之所
爲不協于中故民不信民不信而詛盟以要之反覆詛
盟以固要之然而酷虐之威民受者衆並告無辜于上
上帝監之則所詛盟者並無忠信之馨香德方告者莅
有酷虐之腥聞故帝堯奉天之命哀恤斯民以誅絕之
威報其淫刑之虐而不使有後世子孫復享其國也苗
民酷刑之禍如此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葢

乃更端復起之辭重少昊氏之後顓頊時嘗爲南正司
天以屬神黎顓頊氏之子嘗爲北正司地以屬民三苗
之亂民義不務而反覆詛盟堯于是哀民德之無知憂
民聽之愈惑乃舉重之後曰羲氏以司天黎之後曰和
氏以司地絕地之道使民不得假淫祀以格于上絕天
之通使神不得憑巫覡以降于人當是時凡羣后之所
下逮於民其常行之民義舉凡邪誕之說曾不得一託
乎其閒雖鰥寡之微亦得達情于上無有葢蔽而不獲
伸者也〇泯泯棼棼在民而致之者上也明明棐常在
上而被之者民也
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淸問虛心而問也鰥寡無葢故凡苗民之罔差而無敢
辨者至此乃有辭以伸于是極其德之所著不待罰而
德之威卽其威不待勸而德之明卽其明矣〇治貴無
訟而此稱有辭何也有辭治之始鰥寡無葢則無辜者
得伸其辭無訟化之成大畏民志則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〇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恤功憂勤以致功也典卽禮也折馬作相惟刑言此民
之刑葢法之嚴止刑其身禮之嚴則刑其心也主名定

山川之名而使國主其地所謂疆理天下使各有寧宇
也殷亦勤也士刑官民之冤抑雖伸而民心未正猶非
致治之原欲正民心而民居未安民食未足亦無以爲
施教之地故命三后各以其勤民之心盡其勤民之事
至于民居既安民食既足而民心亦于是正焉則功成
而勸民者庶幾無負矣如是而民或有不率乃命士制
民于刑之中無爲太過亦無不及葢其所以爲刑者原
以教民自敬其受中之德而非以虐民猶然伯夷降典
相民之意也〇虞廷伯夷典禮皐陶明刑今舍皐陶而
言伯夷者入于禮不入于刑探其本而言之也吳氏疑
伯夷未嘗作刑官蔡氏疑皐陶未爲刑官之時夷實兼

之呂氏之呂刑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于皋陶之刑皆失其旨矣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天子無爲而治故曰穆穆羣臣各揚其職故曰明明訖盡也絕也擇言謂言有失而可選擇擇言且無則無擇刑可知矣又承上文而言德威德明在上之德穆穆而深遠恤功成功在下之德明明而著見是其與民共見爲無不惟德之勤（本姚氏）夫然後明于刑之中以爲弼教之用故其爲刑皆以率治于民而輔其常性咸化于德

也于斯時也典獄之人不及以立威盡以求爲福于民葢其欽恤之心常若畏懼一言之誤且不敢有況敢或誤于事而身有擇行哉如是則天降中之德自我能之而大善之命亦自我作之克配在天世享多福而作配在下宜矣虞廷播刑之迪其福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天牧謂代天牧民刑之迪謂禮也禮以啟迪于未刑之先故謂降典爲播刑之迪（本王樵）言今爾諸侯非奉天以牧養其民者乎則今爾當何法夫如此伯夷播刑之迪乎今爾所當戒其惟此苗民不察于獄之麗乎葢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而能觀于五刑之中者惟吉祥之善士苗民不擇此而用之故貴者得以威亂政富者得以貨奪法盡失天牧之意而天亦遂誅絕之也此復承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而申戒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此及伯兄叔季弟幼子童孫者王享國日久尊長少而卑幼多也（本姚氏）三德見洪範言豐獄者民之司命實與天命相感召今聽朕所言庶其有格于天之命乎夫古人所以率乂于民棐彝者罔不惟德之勤今爾自反而果能日勤（日勤或作曰）則爾可由之以自慰不然而一有不勤即深戒之亦已無及夫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使或戒乎（句本蔡傳）夫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則刑之迪乃天之所以齊民而俾我終身勤之如一日者（俾我之我馬作矜）然天命無爲格命有事苟懼其不勤而非終是即日勤而惟終矣其道固在人也爾尚敬逆天命以輔我一人雖不勤之戒疑若可畏而爾必勿以

爲畏雖日勤之慰疑若可休而爾猶勿以爲休惟日敬
于五刑之中以成剛克柔克正直之三德則我一人有
慶則兆民咸賴之矣其有格命而安享祿位且世世承
保豈不宜哉此復承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申勸之其
或統告諸侯或專呼同姓亦互文耳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邦諸侯也有土卿大夫也刑謂之祥者使民知所懼
而爲善是乃所以爲祥也上明于中下協于中則祥之
至矣言今爾安百姓何所當擇非折獄之人乎何所當
敬非五刑之用乎何所當度非兩造所及乎下文師聽

簡孚乃所謂度具嚴天威乃所謂敬非佞惟良乃所謂
擇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
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此以下乃詳言刑罰之法造至師衆也五辭辭之麗于
五刑者簡核其實孚無可疑也俱本蔡傳正猶當也謂其情
與法相當也樵木王言一人之辭豈可偏聽必兩爭者證
佐皆至其辭具備而後與衆共聽之確實無疑然後正
于五刑苟有未確則降等而正于五罰如是而其情猶
有不服則又降等而正于五過以宥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來馬作求○疵病官威勢也反報德也去聲字蔡傳內女謁
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審謂詳察其情克謂一斷以法
貌稽周禮所謂色聽也罪疑惟輕故有降而正于五過
者然亦必其人實有可矜而後宥之不然而或以官勢
報德女謁賄賂干請之故而託于五過以宥之則徇私
故出而其罪干人等矣夫五刑之赦而正于五罰五罰
之赦而止于五過皆以有疑而然豈可以容私者其必
詳察其情而一一斷于法乎簡孚之道固在師聽五辭然
或情可矜而吶于口或情允當而辨于言要其容貌顏

色之閒眞情必有不可掩者故又當稽之于貌不惟聽
其辭已也若夫辭于貌一無可簡則寧出之而不聽蓋
獄者天下之大命上帝臨汝其威甚嚴一有出入其罪
甚大不可不敬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
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
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
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
察惟法其審克之
剕刖足也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古者之淫刑也六兩

曰鍰其入以銅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
千鍰則爲銅三百七十五斤矣或云一鍰六兩又三分
兩兩二是千鍰則四百一十六斤有奇僭誤聽也亂詞
更假法以爲輕重也五辭簡孚則正于五刑矣故必疑
赦而後入于罰五罰不服則正于五過矣故必閱實而
後定于鍰而閱實豈易言哉天下之情無窮刑法所載
有限有限之法豈足盡無窮之情本師陳凱故必上比下比
以斟酌而損益之也而是上比下比之際吏或緣以爲
奸必毋誤聽之或古雖有是德而今不可行亦勿輕用
之要惟于情之當察法之所必循者其審克之乎[illegible]言
審克以致其丁寧也○伏生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

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
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
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詞者其刑墨降叛盜賊劫掠攘奪
矯虔者其刑死周禮司刑五刑各五百此輕罪多何重
罪少蓋呂侯新定之法也蔡謂舜之贖上用之官府學
校鞭朴之刑若五刑則有降等而無金贖穆王之贖則
幷大辟而亦贖之富者得生貧者得死乃苟且之計以
斂民財耳今按本文言五刑之疑正于五罰則無疑者
不贖可知言五罰之疑正于五過則過誤者不罰可知
初非槪使之贖也卽如宮刑止爲淫而設而周禮止于
五百此減之尙存三百此三百者豈皆淫而必宮哉馬

端臨言漢將出師失期于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
意蓋其疑者多在比罪之中而非古五刑之正法則因
其疑而使之贖亦未爲過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
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申上文言有事在上刑而其情適輕當服下刑有事
在下刑而其情適重當服上刑者此輕重之權所當上
下比之以得其中也用刑然用罰亦然且我變古之法
而爲罰鍰則又有故古人制法道與時宜世當輕而輕
世當重而重其齊之之妙正在不齊苟執其法以爲齊
必反有不齊者矣夫輕重之次固有一定之倫輕重之

權又有推遷之要僭亂則失其倫用不行尤失其要審
克者不可不戒乎此也○有要則齊者固齊有倫則非
齊者亦齊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
于差非從惟從哀矜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
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孚卽簡孚之意輸謂奏當也言罰以懲罪雖非致人于
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可以勿念乎哉大凡佞口之
人恃其才辨折民甚易然吾謂非佞口之人可以折獄
惟良善之人可以折獄良善之人不敢過用其才不敢
輕用其智一言一事罔勿在中于其辭之差者必詳察

之其始似不若佞人之折獄一折而民立從而民之從
實在于此葢折獄之道必先之以哀矜之心而又明啟
刑書不爲聽決與衆共察不徇己私然後皆庶幾乎中
正也得中之難如是則其刑其罰其必審克之乎三言
審克以重致其丁寧也果獄成而孚卽以其孚者奏當
于上不然而或有不孚則寧備述其情節之異或輕或
重幷兩刑而上之俟王率三公九卿以參聽之可也此
又舉其疑之甚者而再申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謂司政典獄族姓謂伯父伯兄仲叔季弟[illegible]于童
孫此總告之也單辭一人獨言未有與對葢訟者多直
已以臽彼搆辭以誣人單辭尤難聽也（本孔疏）家于獄猶
禮記言家于喪（本陳氏）謂因此以富也府聚也辜功猶言
罪狀（本蔡傳）言朕于刑言之且多懼況輕用之乎朕敬于
刑官伯族姓皆當體朕意而敬之也古之伯夷降典折
民不以刑爲刑而以德爲刑是以能配享在下今天相
民其有作配在下者必其德之明直無一毫之蔽德之
清眞無一點之污則雖難聽如單辭且以明清之德照

之而無不中矣又況兩辭之易聽者哉此又申前所當
鑒者也若夫黷貨之人則于聽獄之時將藉以爲肥家
之計殊不知此鬻獄取貨非以爲寶特以聚其罪狀耳
天于是報之衆禍永絕其命以爲大罰此非天之不中
而果爲此罰葢福善禍淫在命而致之則惟人也苟天
罰不如此極則淫虐者無所懼庶民其何有善政在于
天下乎此又申前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
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
祥刑
嗣孫通王與侯國繼世者而言民之中卽彝常也哲卽

明清也極亦中也民之秉彝自天而具而無率義于民
棐彝者則泯泯棼棼而盡失之古人罔不惟德之勤正
所以德于民之中也今往所當監者非此乎其尚明聽
我訓哉明清之人以德爲刑縱民有虛誕無窮之辭而
視上所制五刑之中以爲法則無不協于中而兆民共
有其慶矣況民之中無有不善則受王之善民而爲之
司牧者可不監于茲祥刑也哉○按篇中屢以中爲言
罔中罔非在中全體之中也五刑之中咸庶中正就刑
一事而言也所謂罔非在中則刑之中可知苗民罔中
則刑之不中更可知矣民之中民受於天之中也民之
亂罔不中咸中有慶民協于上之中也惟民有本然之

中故上不可不德于民之中上德于民之中則民亦化
于上之中矣若天則中理之所自出雖其酷罰之至似
天亦有不中者然天豈有不中哉絕世配享皆人自致
之此苗民之所以當懲而伯夷之所以當鑒也

尚書內篇卷五之十四

荆溪任啟運著

文侯之命

竹書幽王元年庚申晉人立仇三年壬戌王嬖褒姒五年甲子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丁卯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庚午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晉侯孝公許男鄭子武公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平王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九年于成周二十一年辛未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前編九年戊辰王廢申侯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十一年戊申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共立故太子宜臼當以竹書爲正文侯名仇穆侯費生之子平王東遷命文侯爲方伯本孔疏作冊書以命之亦誥體也按衛武公將兵平戎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晉未嘗以兵來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遹通德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貴成臣上自教使儀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與作天不畀純同調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求助心切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

續予一人永綏在位

義和文侯字尊之故不名曰父義和猶穆王稱祖祭公亦同姓之通稱也懷安閔憂也嗣造猶言嗣位殄絕純大伊誰也言昔丕顯之文武其受命于天固惟能慎其明德以達于上下之故亦惟先正之臣能左右昭事其君于小大謀猷無不從順故文武得永安在位耳今閔予小子嗣位之初遭天大譴豐鎬之地爲戎所殘破下民資澤殄絕無遺是戎之侵我國家爲禍甚大其地已不可居欲東徙洛邑則我御事既無老成俊傑若先正之臣我又無能以紹文武之烈則引領四望曰惟祖惟父其誰恤朕躬乎苟有績于予一人則予將賴之而永綏在位矣此泛言求助之意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古注合也紹古注繼也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古注指康叔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于嘉

乃顯祖謂康叔會謂從遷入前文人謂文王也言昔汝顯祖康叔常有昭德今汝實能昭之當此罔或壽俊之時文武之法盡矣而汝肇刑之予則罔克無以追孝于前文人矣而汝會乃辟以紹之于此遷徙之時艱難特甚汝修其內又扞其外若汝之功予所嘉也此乃歸功于文侯○按之史記于平王之立絕無一言及晉竹書亦止言魯鄭許立王是平王之立于申晉固無與也平王東遷則所恃惟晉與鄭故將遷而先命晉侯爲方伯

爲君父之仇而僅以遷康偷恤訓諸侯爲苟且之計夫子存之亦以示戒耳

徵其兵以從遷耳前編所書殆非實錄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統一方邦指本國秬鬯見洛誥毛傳九命爲大伯然後錫秬鬯彤赤盧黑也禮錫弓矢然後得專征此既遷洛邑又加賜之而使歸其國也言爾固有顯德而荒寧則亦無以成之汝歸以後當外撫諸侯內治本國無有荒寧簡閱其衆撫恤其民以成爾顯德也○愚按宜臼既出奔申則申侯之入寇宜臼必與聞之即不可謂與聞于殺不可謂不與聞乎寇也與聞乎寇則宜臼固有

仇其君父之心矣蓋宜臼止知太子之位爲己所有繼世之位在所必爭故黜已則仇之不知其爲君與父也立已則德之不知其爲弑吾父與君也今觀此篇一則曰懷在位一則曰永綏在位其知有位而不知有君父之情見乎辭矣世豈有不知君父之人而尙可與言禮樂刑政望以中興有志者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予曰平王之心死誅心之言令人驚魂動魄而書亡書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夫子刪周書而終此篇所以痛周之東而見春秋之不得不作也

秦誓

荆溪任啟運著

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甲午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三十三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文公二年（丙申）春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三年（丁酉）夏秦人伐晉史記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今按其文截截善諞言指杞子也仡仡勇夫指三帥也是不特悔用杞子之言卽于三帥之用亦悔之矣故自茅津而後明年晉人伐秦而不服則史記以爲作于茅津還師之時爲得其實

偽書序以爲作于敗崤還歸則自此而彭衙而王宮復過甚矣聖人何取此空言無實之悔乎

（眉批：通篇只是自悔不能任人一意而詞與情摯適與左氏風華）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盤古訓安也〇羣言之首猶言第一義也訖盡也自若自順其非也盤盤桓不進之意與如流正相反也言天下之人盡自順其非卽闇正人言亦盤而不進故責人則無難也惟受人之責若流水之趨下焉斯爲難耳穆公深悔前日安于自順而不受蹇叔之言故引古語以發端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逾往邁逝也此乃微及已事言我今有所憂而日月已往不能復來深悔往日之誤也

（眉批：上二節皆說自悔此節方入任人之得失）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乃言已過言人情于克成之士亦非不知其善也則曰此未就我意而忌疾之于新進之士未必可親也則因其苟且順我而親信之雖曰恒情如此尚謀詢于黃髮則罔所愆乎此言悔不用蹇叔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古訓衆也）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旅膂通皇遑通〇番番老貌（本蔡傳）仡仡壯貌截截銳利

便給之貌諞巧也易辭謂變易其前說如穆公常與鄭盟而後襲之者也此言黃髮之賢精力既衰人多目爲無用我尚顧得而有之壯健之夫射御巧力實有可用我尚不欲況此巧言之士能使人回惑失信害德甚大而我暇以爲多有乎此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眉批：此段繪出一眞宰相全身來帝佐王臣無不如是）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大學作个猗作兮是作實以保作以能保亦職作尚

杌如木之動搖
隉如阜之圯壞
申繳上三節語
意端殷

亦冒作娼○昧昧思之深而心不能自出也介特也斷斷誠樸之貌休休深廣之意冒妬也違拂戾也言今追思黃髮而黃髮之臣則已往矣我今昧昧思之若有一臣焉觀乎其外不見其才不矜其智似不過誠樸之人而微窺其內則其休休之量若有無所不容者彼人之有技似與已無與也而其心之愛一若已有焉人之彥聖亦極口揄揚也而其心之好并不但口出焉如是則有技彥聖皆實其心之所容矣我苟得如是之人而有之則以德引德以才引才輔德有人而子孫以保宣化有人而黎民以保豈不主利我國家哉不然而于有技必妬其能于彥聖必拂其達則是實不能容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矣其危孰甚于此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意懷安也邦之危殆由茲不能容之一人則邦之榮安其尚賴一人有容之慶乎此予所以昧昧思之而庶幾其有者也○又總結上文黃氏度曰寡謀敗事在我一人改舊圖新亦在我一人以深致其悔也李氏曰謹思也周遷洛邑而日弱秦得鎬京而日强車鄰駟鐵之詩秦誓之書夫子殆見其幾矣羅氏倫曰秦誓一篇有可爲法後世者二悔過遷善則所以修身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則知所以用人操斯道也以往帝王之道其庶幾乎

尚書外篇章句序

今文多艱澀然久讀之眞意流溢并性情聲貌都見行間古文辭雖明潤然讀之味短旣又思精言粹語多見梅本中漢氏醇儒自董江都外能及此者少何况晉人方尚清議乎則意必有所受之又細核之則精粹多見他書如危微二語一見管子一見荀子俱曰道書不曰禹謨遜志時敏記引之曰兌命咸有一德記引之曰尹吉又意魏晉古書尚多或掇拾補綴成之也因思漢初諸儒閔秦火之烈得古聖遺語輒以已意補綴成章如孔氏家語伏生大傳韓詩內外傳董子繁露劉向說苑新序或均一言而問答異或一節合而首尾殊則所謂古文亦大約類是不可盡信亦不可盡疑也孔子歎杞宋不足徵如周問禮老聃答曾子問禮再曰老聃云然則孔子苟見此梅本忍盡汰之乎毋亦有筆削其閒乎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此卽筆削之旨也予故取他書異同獻其疑於理釋者詰其說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五月荆溪任啟運手稾時年七十有四

節錄一篇之

二序

戲辭作于夏故曰稽古禹是夏始祖不宜下此

尚書章句內篇卷上

荊溪任啟運

篇名本于書序然序言帝舜申之指來禹汝亦昌言則所謂禹謨卽禹拜曰都以下是而今別纂一篇實之幷非序意矣其所纂者前猶近謨中類于典後全乎誓書體未有如是雜者則僞撰無疑但中有精粹之語亦非秦漢以下能及意必有所受之故取其精而摘其雜分三章而幷存之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周以前無謚而上古質略堯舜皆以名稱至商少文乃

以生年爲字皇甫謐曰商家生子以日爲名非也譙周曰死稱廟主曰甲近之其聖者旣沒乃舉其功德以目之若放勳重華文命成湯（謂成蕩滌之功）而後人因以爲號定臣亦首述之也文命謂文德徧布若所謂東被西漸朔南曁也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撮其大略言其平地成天者已敷于四海而不伐不矜者猶祗承于帝以爲一篇之綱領○唐虞未有史官堯舜之事皆夏時追述故言曰若稽古禹爲夏太祖而可以此例稱之乎蓋補綴者習其辭而失其旨也詁者據皋謨於四字句則文命十字乃禹自稱尤爲謬矣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乃述禹之謨克能乂治也敏者汲汲之意知其難斯兢業以圖而無一事之敢忽君與臣有各盡之道有交致之修斯政乃治而民亦化于上之德而日孳孳也禹雖君臣幷舉而意在責難于君

斷

放開去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舜以克艱自反覺有未能而思堯之允克以自厲也言有未抒之隱卽曰伏賢有一人在下卽曰遺咸寧溥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舜言必信如此而後可謂之自克我未能也稽于衆樂取于人舍己取人不見有我雖民之無告者亦得自伸雖士之側微者亦得自見是必

大公之至于己一無所繫于人一無所遺乃信能之而歎惟堯有是也孔子稱舜大知孟子稱舜善與人同則舜實時克而乃不有而推之堯非以示謙蓋允克艱者見其艱不見其克也與曾子昔者吾友之思相似○賢者言必嘉而嘉言者未必賢故別言之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也不虐無告所謂鰥寡無蓋不廢困窮所謂詢于芻蕘也（大斷）

益曰都（更放開去文勢）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廣如天之包涵運如天之不已自其大而化言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言之則謂之神自其密察言之

兩句是後人手

第八句用五罔三勿二無字見巧

則謂之文自其剛健言之則謂之武分之則四合之則一未發渾藏于密當發各出以時與天合德則天弗違而溥天之下皆其所有矣謂堯自唐侯而陟帝位也益因舜推堯而極稱堯之德則所以勵舜者已在其中矣

○金氏履祥曰此舜初年之謨（收轉堯艱仍續）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影響古作景響○惠順迪道也禹因皇天眷命而切言之言天人感召一理而已順于道則吉逆于道則凶如影之邪正隨乎形響之重輕如所扣天之付物原無心而人之自爲則有道以申不可不艱之意而重戒之

益曰吁（又斷）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子曰儆古作敬罔元改作儆當從古違古作 ○益重稱堯以勵舜而意猶未盡故承禹從逆之戒而廣言之敬戒無虞其綱下皆其目也無虞之時此心易滿而亦易弛滿則不能廣弛則不能運而克艱之本失矣故必敬以戒之也法度者身之言動政之張弛皆有天理之則不可或失也遊于逸因逸而有弛心淫于樂因樂而有溺志此三者戒之心以修其身也知賢之當任而或貳則不專知邪之當去而有疑則不決命與過卽不仁之歸矣謀而疑而遽成之則有苟且徼倖之心必凡有所志灼見無疑而後事功可廣此四者戒之朝以修其政也違道干譽則徇人者失己咈衆從欲則私己者失人此二者戒之心以及政則施之國與天下而正大公平矣而又要之以無怠持之以無荒則純亦不已而帝德之廣運不可爲而亦可爲也四夷來王爲天下君與堯何與焉○帝知共鯀不可用未嘗不試之舜已予聞而猶待師錫此其知如神而其仁如天并舜有未易及蔡氏謂此節爲不善學堯者戒識其微矣

又續一節古茂

帝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厚古作垕歌作哥於音烏○禹以益言敬戒無虞于克艱之義已盡故遂舉政言之見民之敏德視乎政而政之要莫大乎養民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天所以養人而修之則在于君水必時其蓄洩而後可養民火必時其出納而後可養民木金土亦然至于穀則水稻火菽木黍金穀土稷其養人尤大故設司水司爟木工金工土工后稷之官以典之而後各得其用也五行之德于事爲視聽言動思于性爲仁義禮智信于倫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當有以正之水有滋潤灌溉之用火有范金合土治絲麻烹飮食之用木有宮室器皿之用金有裁割刀布之用而土之塼埴穀之酒食其用尤多

瞎佐下一段

必有以利之而人之生也無日不取資于六者養生喪死無憾必有以厚之總而和之亦在于君使六官各得其職四民各修其業也合六與三則九矣敘謂自上而下不侵職不曠工自春徂冬不先時不後時歌樂于此而自爲其豫也九工已敘而猶慮勤于始者怠于終則又戒之用休美如上有考績之陟下亦有孝秀力田之選董之用威嚴如上有考績之黜下亦有里布屋粟及鄕八刑之糾如此而敘者不壞矣九敘已歌而猶慮安于逸者忘其勞則又以功之所由敘者爲歌以勸之如廟有臣工噫嘻之頌朝有甫田大田之雅而七月之風則鄕人士女亦歌之如是則佚能思初安能惟始而歌者亦不壞矣此政之又而民之敏德者不始終一克艱之心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皆生于天成于地而水爲五行之最先水不治則四行皆亂穀以不登是地不平而天之功亦無以成汝烈山刊木水土旣平民奏艱食化居有無而四隩宅五教興是六府三事之允治皆汝功也府者天地之藏其出不窮（王氏炎說）事者人所當爲貴于各盡萬世皆永賴汝豈惟朕實嘉賴者哉○黃氏度曰禹謨紀功也爲禪禹張本愚按纂者之意誠然但體不類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時年九十有三故兼言之舜心無已而勤事者身耄則力有不繼故倦而禹則心之所至力必赴焉始終如一故命以總帝民事也○按堯命舜陟帝位舜但命禹以總師則位猶舜位也翔曰倦古作劵似當于耄字絕句言我已耄矣我求一合于我之勤者惟汝能不怠可總我衆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釋薛季宣古文作譯按古醳釋通而此斷宜作醳○禹言民事之不怠視其德而朕之德未能也惟皐陶之德則邁種焉邁行也遠也種蘇氏曰如農之種殖栽之深培之厚優乎充裕乃降于民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醳酒之冬釀春熟者禹又申言陶德之邁種念之所德在于德卽允而醞釀者亦惟在于德德之不怠如此由是名言其德以教人而言皆德言允出其德以治人而政皆德政其降德之不怠又如此惟帝深念其功而俾總師也○左傳三引此以位由己立率常恕施申之其義甚明而舊注或謂禹勉舜以當常念皐陶或謂禹自言其思念皐陶則煩贅矣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民違于教斯入于刑故刑以弼教期者未能然而求必至之意正法所立中道所歸罔于猶畏而不犯協則樂而自化之也舜因禹稱皐陶之降德而進而美之言民始之不敢干予法由予之明刑而汝不僅期其治且期其無刑而民自入于善而無可刑誠汝之功所當益勉之也勉之而不聽禹讓在其中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因帝德己功而言臣何功哉是惟帝德之罔愆也

蓋期治之心欲密而過密則煩煩則瀆期治之事欲勤而過勤則迫迫則狹惟帝之臨下也簡提其綱不擾其職御衆以寛俟其化不促其期其政之所施如罰弗及其子而賞並延于孫無心之過雖大宥之惟明知故犯乃必治其罪罪定而于法有疑則寧從輕不若功之有疑寧從其重蓋心以爲與其罪不至死而殺之寧使常法所必加而我失而出之也如是則此好生之德深入民隱于有司之法非不敢犯直不忍犯若以一犯而致我后之慼爲不可安者是皆帝德之罔愆所默而感而豈臣明刑之致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言無刑固我之欲而使民從我之欲以治若風動物而物無不動實汝之休也禹之讓皐陶謂已勤民事不若陶淑民心其德深帝終不聽禹讓謂陶之化導功在民禹之平成功幷在天地其德尤大也○細味其辭輕重不差銖黍必有所受之非僞託所能及

四句極精僞篇以此得傳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成允有篤實之心成功奏平成之績言惟成此德故能成此功克勤若八年三過克儉若菲食卑宮滿盈假大

也言不自有其功彌見其德也德存于內績著于外諸侯曰羣后天子曰元后言終陟者今猶總師後必升此位也○呂氏祖謙曰不滿假其心寂然若無又曰纔言己便有物與我對不矜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神明氣之精所聚而天命之則藏焉自其發于形氣則謂之人心若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自其根于性命則謂之道心若仁于父子義于君臣道心固盡人所同具而人心亦神聖所不能無二者並域而居感物而動順乎天則視正色食正味人心卽爲道心一有私

意雜其間則廉節亦爲名忠孝亦爲利而道心卽人心矣此其同行而異情間不容髮惟精乃有以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惟一乃有以貞夫天命之本而不遷聖人之精清明在躬而學者亦可由擇善以進于明聖人之一純亦不已而學者亦可由固執以進于誠也盖天命之本中而已矣天降中于民民受中于天其未發也原無所倚其將發也亦動于自然故中和之節卽天命之行也惟或動于氣之偏兼于物之誘斯失其中欲允執其中斷未有不由精一而得之者也○論語博文是精約禮是一大學格致是精誠正是一孟子知言是精持志養氣是一千古傳心只此兩字

上節何等邃密接以二節文氣不倫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上之四言該本末兼體用至矣盡矣而過求其精者或以事物爲纍寂守其一者或以見聞爲泛故又戒之言古今之時有殊而理則一智愚之人雖異而心則同當合古今愚智以酌其中若無稽之言是師心者也弗詢之謀是專己者也我聽之庸之必爲所誤矣○蔡謂上存心出治之本此聽言處事之要愚謂上愼之于已此參之在人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君者民之父母則民之可愛非君乎民者天之視聽則君之可畏非民乎凡善必可願惡必可惡君以民之願欲爲心則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不然一有不愼則君失其畏而民亦不愛之民心之離斯天祿之終也蔡傳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下言言發于口利害之幾吾之命已審豈復有他言哉○按論語言舜亦以命禹謂其旨同非必字字複述也惟口二句與上不協且民非后等語他篇習見必補綴而成之者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黃氏曰枚卜諸臣皆有君德禹讓皐陶不獲故請歷卜之而帝言汝已卜也蔽斷也昆命未詳王氏十朋曰昆後也昆爲父後故謂後爲昆○按此節亦似補綴者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舜三十三年辛卯之歲也前十四年命禹宅百揆十五年夏后有事于太室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神宗堯廟古者帝王相繼祖有功宗有德而近則稱宗遠則稱祖故堯時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辛爲六宗而伏羲畫卦又稱文祖神農樹藝又稱藝祖也舜尊爲神宗而七矣禹初宗舜而八至啟嗣位乃宗禹嗣後祖與宗皆其一姓之所自出而一變矣辟氏以爲鯀廟非也

○金氏曰夏始繼世商周征伐其有天下異乎是而諸儒祖宗之說始謬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竹書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胡氏士行曰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愚按舜攝位卽竄其君于三危更立君以紹其國禹治水荆揚苗頑猶不卽功至此乃命往徂征而有苗來格因分別其類之善惡而分北之也故舜典以分北三苗終焉黄氏度曰舜攝曰受終堯雖在位不復爲政也禹攝曰受命使攝衆事而大政猶自舜出故征苗猶舜命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蠢無知貌道者衆所共由而獨反之德者人所同好而偏敗之益責其不卽功之罪也禹之治水登斯民于袵席民所同願而頑不卽之是非人心之公必其在位創爲自尊妄大之說者故以此聲其罪而知其棄民者民且棄之也○按禹出會師亦必荆豫及揚諸侯之近苗者故曰羣后非必王師悉出而九官同行也○金氏曰觀此及呂刑知征苗以棄民虐刑凡以爲民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人之心而天之道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歷山在今山西蒲州南三十里卽雷首山或曰卽首陽山或曰在雷澤或曰在濟陰○金氏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舜之事親豈有不至而不得于父帝惟負罪引慝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鬼神可感況于有苗舞干羽

示之禮樂也胡氏曰禹本有此心而益助成之曰贊禹心領神會略無躊躇蔡氏曰舜之文德非自班師而始敷苗非以舞干羽而始至蓋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愚謂竹書征苗而苗卽來朝何有三旬之逆命又七旬而來格耶蓋纂者掇拾無遺故以孟子聯綴之如此耳若禹益以苗不當征者則命征時何不昌言至興師動衆至其國歷三旬之久而後益言禹拜耶孔子犂牛之喻不斥雍父舜之大孝而益斥言瞽瞍與有苗倫比(概刪卒有苗四字)有是理乎(衆以瞽瞍罪浮於苗矣何其謬哉)不幷傷禹之心乎舜之敷文德久矣曰乃誕敷何耶何舜三四十年之文德不能格而七旬之舞特神速耶諸儒極力爲之補救吾以爲不如以孟子讀武成法斷

之

逸豫便是不敬民故五歌以敬慎二字爲綱民字爲姓字前後照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孔氏穎達曰不言弟而言子者以述祖訓故繫父言之愚按五弟之長必仲康也觀其歌詞則其能自立可知矣黃氏度曰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感動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書之本序太康啟之子也啟以十六年戊寅陟（金氏作九）年壬辰太康以己卯嗣位而竹書至癸未始書即位三年喪畢猶曠年無君者古史不親政不書即位也無所事事之謂尸逸豫若酒荒色荒嗜音峻宇諸事君之德莫過于敬逸豫則德滅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君民一也君不以民爲體而民貳非民有外心君貳之也禹以勤儉得民啟能敬承而太康悉反之民能忍乎於是而更出盤遊畋于洛表如是其遠十旬弗反如是其久則太康眞自棄其國矣于是窮羿乃因民怨距之于河晁羿雖有篡竊之心而非民之貳亦無能爲也有窮國名左傳羿自鉏遷于窮石黃氏曰鉏在澶州窮石在吐谷渾界是羿據冀幷兖入跨雍也今釋云窮在山東德州故鬲城晉地記言河南有窮谷恐非也羿國在河南何以入夏而反距太康于河之南乎羿蓋古善射者之

名羿恃其射遂以自名也汭水內金氏曰羿入都簒國五子御母避難迩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圖復國故徯于洛汭不至洛表徯而不反哀宗廟之顛覆社稷之淪亡親親之愛弗能自遏故述祖訓以作歌也按竹書癸未羿入冀帝居斟鄩四年陟金氏據卦數謂元年癸巳卦遇睽不吉十九年畋于洛表羿距于河王遂都陽夏二十九年崩恐國之治亂存亡視其君德非卦數所能定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視古文作眎作會金氏云三失下似失一句○皇祖禹也近以德懷之使親下以勢臨之使遠也一夫而我有三事失其心則積而成怨怨則雖一人亦能勝我矣而此致怨者豈在顯哉當于不見之中預愼之也舊說一人猶云獨夫三失失其心而失民失國似鑿諸侯曰萬民天子曰兆民諸侯以下四馬天子六馬兩服兩驂兩騑首四分明句祖訓下以己意申之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迷惑而廢事失志曰荒色荒暱嬖寵也禽荒縱遊畋也甘酒以酒爲甘也荒于酒荒于音荒于宮室五者皆滅

亡之道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與此同意呂氏祖謙曰數者皆聖人所制然有其則過其則斯害已黃氏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遂至惡極而不可解君子所以戒愼恐懼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以唐侯陟帝位後禪舜作遊宮于陶居十一年而崩故稱陶唐氏今定陶縣有堯城堯都晉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之地而平陽爲天子之都堯自晉陽今太原府遷平陽舜禹爲天子皆都之故諸侯歸啟啟即位于夏邑而諸侯從啟歸于冀也帥彼天常句從左傳補今失厥道失其天常也政事大曰綱小曰紀天者道之原道者政之本黃氏曰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可常之謂典可法之謂則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是典則之備莫過于禹也四鈞曰石三十斤爲鈞關通和平也關石和鈞猶言嘉量蔡氏曰法度始于權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乃法度所自出故以鈞石言之愚按民之亂起于爭爭起于不信古聖人每歲必兩均衡石角斗甬巡狩而同律度量衡武王初政以謹

權量爲先所以平民心而使之必信也王府有定式而子孫忽之其覆絕宜矣葢鈞石亦典則之一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此乃歎其失國也仇敵也兄弟一體故曰予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顏厚外無以見人內無以自問喪亡至此深可惻憫而其原總自一念之不愼基之今雖欲悔其可追乎○金氏曰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畋也三章言京都之不守也四章痛舊章之失守也五章哀惻以終之其怨太康親之也無怨羿之辭自反也傳禹湯罪己興也勃焉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君而夏之復起也薛氏曰其三以下雖非禹之訓實禹之道

此篇在梅氏本最爲雅飭自是漢魏人筆○五歌輕婉秀逸

允征

允國名征者上伐下之詞正其名也竹書太康四年丙戌帝仲康九年己丑卽位居斟鄩丁亥戊子二年不記古者子爲父臣爲君皆喪三年仲康雖以弟繼兄而實以臣繼君若舜之繼堯禹之繼舜皆三年喪也至商始以踰年改元爲定制矣太康爲羿所距不能反冀乃依同姓諸侯斟鄩水經河南尋地築城以居在河之南謂之南夏漢名陽夏縣宋名太康縣今猶有太康故城遺址仲康卽位而命允侯掌兵不卽討羿逐君之罪者羿方稱帝據有冀州東連兗西跨雍其勢方强而己方立國于外勢未可爲羲和黨羿亦不卽征者未能討羿卽未可征羲和必侯其罪而師有名實借以翦羿之羽翼而羿亦不得而庇之也自二孔不明其實以爲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蘇氏反謂羲和夏之忠臣羿假仲康命使允征之則名實乖悖而是非全倒置矣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

君元年書卽位常也太康播越四海無君仲康初政改其荒惰四海知有夏故特以肇位言之天子六鄕六遂乃成六軍此陽夏之地安能備軍而大言之尊王命也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竹書五年癸巳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唐堯之世羲氏和氏分掌四時至夏而合爲一官

名曰羲和其人姓名史缺也羲和司天之官當在王都有日月星辰之沴卽以告王而此人爲羿之黨潛據其邑爲羿羽翼仲康久欲討之至此乃以失職之罪罪之使允侯致討也上繫王故曰允侯此莅眾故曰允后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先述先王之法明徵卽念用庶徵也大傳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洪祀六沴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貌不恭惟金沴木言不從惟木沴金視不

明惟水沴火聽不聰惟火沴水思不睿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不極則日月亂行禹著爲謨訓如是是必明于庶徵乃可以定命而保祚故先王之克謹天戒六卿之克有常職皆于羲和之明徵是賴于斯時也自大臣以及庶僚莫不各修其職以輔元后故后亦明明焉下又承修輔詳言之遒人宣令之官下卽其所宣之令也官師又卑于上士者工卽百工也若魯莊公丹楹而匠慶諫是也官師及工至卑而不恭且有常刑況羲和實司天官其任尤重乎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乃申羲和之罪畔官則不在司天之所離次又不在暘谷幽都之地自先王以來克謹天戒而擾而亂之自此始也遐棄所司而圖私邑志何圖乎日月所舍謂之辰集猶和也弗集謂薄蝕房所之舍或曰房星大火之次季秋日月會大火之次亦通瞽樂官嗇夫司空之微者庶人若府史胥徒無不以救日爲急而羲和專掌天象乃罔聞知其慢天不亦甚乎先王政典于授時之誤猶曰殺無赦謂失其耕耘收斂之時卽害民也況慢天者其罪更大乎林氏謂政典乃下誓師期會之詞然按

之語脈似蔡說較順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天子所罰天子罰之天子威命予欽承之予以爾弼予敬王命卽敬天命也不言必勝王者之兵有征無戰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此承天子威命而明王者用師之意言用兵之暴烈于猛火此惟將兵不戢則然今奉將天罰則我乃天之吏天心仁愛悔改卽生之今天子命我非極兵威亦惟誅首惡而已若餘能悔禍將盡赦之與天下更始隱示義

和以渠魁惟羿羲和若來布昭聖武于戢兵之中使人
聞而自感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中嚴軍令以終之○初看似其辭若倘威者連上讀之見天子仁聖慈武止欲與人自新妄戮一人亦非天子奉將天罰之意我軍律甚嚴爾勿犯也此篇渾厚敦大而一時時勢布置隱見其中惟諸葛武侯後帝三月詔有此氣象允侯亦王佐才也越二年而仲康崩于帝相元年戊戌猶能征淮夷二年猶能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豈允侯猶在乎八年寒浞殺羿使子奡居過以偪相相居斟灌奡又滅戈以偪灌相居斟鄩廿六年奡滅

斟灌廿七年滅斟鄩廿八年奡弒相無有能敵者意允侯後大司馬非其人也然有伯靡自鄩奔有鬲收二斟之燼奉少康以伐奡殺浞祀夏配天偉哉二臣惜允侯逸其名伯靡又逸爵邑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趙氏岐曰郇萊朱也任姓孔氏曰夏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用之會同以喻衆此雖告湯亦必對衆而言以曉臣民衆庶也愚謂放桀非湯意伊尹實爲之故尹曰朕載自亳孟子曰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湯終以此慚己此便是湯之聖處陳氏櫟曰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蔡氏曰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湯之受命不可辭次言湯之德足以得民而民歸之非一日末言爲君之道見人心之無常天命之可畏此後正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慚然湯之所以慚恐來世以爲口實者虺終不敢謂

無也君臣之分可畏如此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之放桀實有蕩滌邪虐之功故特舉號桀夏末王名郇帝癸也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故居巢城慚德湯自愧不能德化而至于用兵且恐後世篡竊藉爲口實也○鄭康成曰必往之師以救生民口實之慚以慮後世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飲食男女之欲民生而有之而民不自治其欲人欲橫

流則天理滅矣惟天生聰明之聖人灼見人心道心之殊又眞知修己治人之序用以乂民而民乃有主不亂也有夏昏德民無主矣天乃錫王勇智强足以勝私明足以燭理使彝倫之攸斁者以身爲表而正之纘禹所行建其有極者以奉順天命斯時不特商無利天下之心卽天亦未有絕夏之意也○或問天錫湯勇智設夏有中主如何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夏有令主則爲禹皐夏有庸主則爲孔孟其救民塗炭一也要以奉若天命不負天之生我而已豈有勇智者必居帝位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

爽厥師

新序伊尹告桀曰王耽酒色壅天命失人心亡無日矣桀啞然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尹乃歸湯所謂矯誣也蓋天心仁愛桀卽有罪初譴告之曾不修省而重以矯誣天于是以爲不臧乃式憑于湯俾之受命使墜塗炭之民一朝習爽得耀乎光明也君豈有志于取商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竹書桀二十三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二十四年釋履諸侯遂賓于商蔡氏曰湯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按吳氏謂與上節意不相貫疑有脫誤愚謂此節理亦不是蓋聖人循理不循勢若謂我不圖他他將圖我騎虎勢不得下則操之弑后昭之弑髦亦有辭矣爲此語非知聖人之心者出于補綴無疑不可以今列之爲經而輕爲附會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湯于聲色略無所近于貨利略無所貪則志無欲眞足以爲民生有欲者之主而于是見德盛者則進以官非必其爲我謀也功多者則加以賞非必其爲我勞也用人則若己有之改過則不吝于己無我如此總以體天

時乂之心而包容之子愛之舉天下之民皆知其德而信其無私也蔡氏曰本源澄澈然後用人處己各得其當而臨民之際寬不失于縱仁不失于柔眞氏德秀曰書所云仁大率是用孔子始言其體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在今寧陵縣葛鄉湯時都南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序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孟子所云必其篇文也此全摭孟子語襞積宛然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

一个臣有容能保節此章

其旨

龍沃之曰佑贊助之曰輔表其名曰顯逞其志曰遂蔡氏曰推亡兼攻取侮也固存佑輔顯遂也皆指諸侯○按左傳引取亂侮亡一語曰仲虺之志則非誥王也其兼弱也推亡固存國之道也等句皆引此申說之詞此雖極幷摭入補綴可知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不自知其爲德而進進不已也志自滿自以爲聖而無可復加也自虛故能受而萬邦必在容保之中

自滿則拒人而九族亦惡其訑訑之聲色矣中者表正之極事各有宜義以制之所以方外心必有主禮以制之所以直內如此則所建者中而民歸其極亦有主而不亂也○金氏曰有所慚固自阻無所慚又多自滿故幷戒之蔡氏曰湯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後世治不古若師道之不明也能自得師一語帝王之大法按此節亦摭拾成語而理則釋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有禮故天殖之桀昏暴故天覆之然人心無常一自滿則惟聖罔念作狂而始于有禮者終于昏暴天命能永保乎故必愼終如始也欽崇者奉若之至就理言謂之奉若就心言謂之欽崇以申結上文之意○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此篇取惟天一節惟王節末一節

湯誥

史記亦有湯誥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以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其文純古眞摯與此迥異說夏罪處稍緐與湯惟有慚德一種至性至情微隔但較泰誓猶無過當語耳朱子云孔壁之傳談人卻不傳只司馬遷師授故今史記所載者多從安國古文悔頤不見孔傳故別撰斯世而此從論語衍之猶于理無悖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湯十七年壬戌克夏十八年癸亥即位于亳諸侯來朝因告之金氏以伐夏幷屬十八年紀亦小誤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余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也帝天之主宰天以氣運而宰是氣者謂之帝即易所謂乾德也衷中也大哉乾元渾然一極此天未發之中萬化之大本自元而亨則降于下爲已發之中所謂繼之者善而各正其命自民受之則爲成之者性而各正其性乃乾德之利貞也若順也猷道也帝降中于民民受中于帝則順其性之自然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率性之道也然性之中無不同而氣之所稟或毗于陽或毗于陰已不能無過不及之異而耳目口鼻之欲又日與外物聲色臭味相緣始而物交物繼且物化物而率性之道竟無以自安而天命之本然亦日汨矣惟建中于民之后乃能使民自得其性而道乃安也董子道之大原出于天降衷之謂也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綏猷之謂也眞氏曰萬世性學之原自成湯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稱夏王猶恭也荼毒蔡氏曰如荼之苦如毒之螫降災若秋樹槁容臺覆犬羣嘷入淵豕御辱而席奧兩日並出五星錯行星隕如雨同祿位于聆隧瞿山崩伊洛竭鬼笑于國枉矢流黃霧塞皆是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對天也故稱小子神后謂地祇元聖指伊尹將天明威以禍淫爲民請命以福善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爲民請命而天果位而佑之請罪有夏而天果黜使伏
罪福善禍淫之命不差也朱子曰草木華美百姓豐殖
謂人物皆遂蔡謂天下燦然若草木之敷采亦通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天旣黜夏是天命我輯和安寧爾邦家也而綏猷之責
豈易肩哉一念不謹卽獲罪天地危懼之心自不能已
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上旣以自勵又以勉衆諸侯造爲也匪彝背于倫常慆

淫溺于逸樂爾典卽猷也如禮樂制度皆是天休天所
福者必善也○按此節國語單襄公所述先王之令初
不云湯誥則摭補可知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天日監之則人之善天監之我何敢隱我有罪
天監之何敢自恕而我更有不同者天以綏猷之責付
予則民有一人失降衷之性卽我不能教而失君道矣
我之慄慄危懼凡以此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言之而時時不忘以信之庶可以保終乎純以

自勵而所以勵諸侯已在其中矣

伊訓

伊姓也炎帝後初國于伊遷于耆號伊耆氏皇甫謐曰伊尹黃帝相力牧後羅泌曰堯後上世國于伊故遂以伊爲氏焉呂覽云名摯蔡氏曰字尹蓋書舊序云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卽此篇鄭傳肆命陳政教所當爲徂后言湯法度孔傳肆命陳天命以戒徂后陳往古明君愚疑徂后當時放太甲于桐使之往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此書之本序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湯以二十九年甲戌陟太子太丁早喪其子太甲幼而縱遂伊尹立其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蓋君之踰年改元至此始爲定法也二年陟立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四年陟乃立太甲元年辛巳○金氏前編作戊申非十二月商正建丑則此庚子月也未葬以前羣主聚始祖元王之廟未可以祠至此主各歸其廟乃可以祠而喪三年不祭故祠冢宰攝之厥祖湯也不奉嗣王見契諸廟所重在湯欲以湯之成德爲太甲訓故專主湯廟臨以湯之靈爽也○金氏前編據大紀于湯崩下卽書嫡孫太甲卽位非也程子云古人謂歲爲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湯崩百有餘歲何以有是孩赤孟子何故以弟先兄乎金氏疑外丙仲壬皆太丁子則孟子又何以先太甲而數二名乎邵康節皇極經世史無二王名帝紀不據古人而據後人卦數推算乎蔡氏言太甲繼仲壬後居仲壬喪是已而立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又非也禮有爲子有爲後喪服傳臣爲君子爲父爲人後者爲所後皆三年斬而爲後尤重于爲子故皆子也而爲父後者止一人不當據公羊曲說以亂經也且宗法始于別子天子之別子爲諸侯諸侯之別子爲大夫故曰別子爲祖豈可以先君爲別乎禮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曰皇考曰顯考曰王考曰考不曰高曾祖考天子諸侯繼世不必皆子而新主必入考廟

遷則大王考廟所以等等如舜繼堯禹繼舜皆三年喪堯舜之主必入考廟太甲嗣仲壬三年喪仲壬主入考廟此爲後之禮也入繼之祖父不皆帝王則有高曾祖稱之廟所以親親如舜祀瞽瞍禹祀鯀太甲祀太丁皆于稱廟以天子廟此爲子之禮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宋儒泥公羊一語始膠固不通湯在時正太丁太子之位太甲立以仲壬爲父而追廢太丁使不得長適有是理乎又三代改正則時月皆改確然無疑左傳火出于夏爲三月商正所謂修其禮物也豳風七月夏正夏時詩也晉曲沃莊伯改夏正非禮也左傳改正以從周正正王法也惟九月十月交句夏正因其語也至秦史書

冬十月則漢武後追改之顏師古明著其故蔡氏失改
耳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幽而鬼
神微而庶類無不得所順德之應所謂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也有命謂湯受天命鳴條孟子作牧宮謂牧伯
之廟蓋告廟而後行也武王祀于牧室亦謂載主所在
此作鳴條則謂戰之地竹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
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今山西平

陽府安邑縣鳴條岡其地也哉始也亳西亳也在今開
封府偃師縣西十里此先舉夏子孫弗率祖訓而亡以
起下述祖德訓王之意○蔡氏曰詩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節本孟子而演其辭但牧宮爲鳴條改造字
不協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聖武義理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也桀敷虐而湯以寬及
之民自允而懷之矣允則不疑懷則不忘本王肯堂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
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將言法祖而先言孝弟提其固有之良使

動心也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
民順也此亦似纂入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桀有昏德人倫泯滅湯復起而修之要其所以能修人
也惟在受諫言遵古訓故居上爲下其人紀無不修也
爲下克忠如聘伊尹而進之桀桀不能用而猶五進之
其望桀爲賢君之心誠篤至矣如是而猶不自以爲足
見人一善即取之已備衆善如無有心愈虛德愈盛以
至化國爲天下皆此慄慄危懼之心所積而成知開創
之難則知守成之不易乎○朱子曰詩云聖敬日躋湯

極修飭故說湯便到檢身若不及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
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
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
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舞以動容歌以永言遊以省方畋以習武皆不能無而
恆于此則反足以放心而廢事貨以足用色以繼嗣以
身殉則足以滅德而戕生而是數者聖言警之忠直諫
之耆德惡之惟頑童則身愛之而又導君爲之巫風如
巫覡之以歌舞悅神爲役淫如水之濫而足以溺人亂

則紀綱法度之壞也三風其綱十愆其目而由輕入重一有所惑必至以聖言爲不足畏忠直爲不必聽老成無一在朝頑童日相狎昵而亂成矣先王旣廣求賢明以爲後嗣輔而又慮宵小或啟邪之端故幷卿士邦君戒之而猶慮篤謹之士止能自持于君不能强諫故制不匡之官刑以惕之也金氏曰蒙瞍也使瞍日誦此爲戒或曰發矇之士卽此以訓之○按朱子謂湯極修飭故其訓較禹色荒禽荒之戒更嚴想湯年已百餘太子太丁早卒不立適孫必是太甲質性明敏而縱欲已見端倪故教之極密而湯崩尹遂立外丙不立太甲也至仲壬崩則舍太甲無可立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指其貽謀曰謨其垂訓曰言卽上風愆之戒也何以嗣德在敬其身何以敬身在念祖訓念者如祖日面訓之而提其耳也上帝不常視其子孫之率祖訓不率祖訓耳善惡始于至微昭烈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卽此意也又申戒以結之

太甲上

太甲名至太丁之子湯適孫廟號太宗書舊序言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庸功也是書乃太甲所作思歸功伊尹也史記言太甲旣立三年不明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是書乃伊尹所作載太甲之訓以美太甲也今此三篇乃史臣紀傳之體載太甲被放及復位顚末與二說絕異竹書太甲元年伊尹放王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霧三日沈約云文與前後不類乃後人所改愚考皇甫謐引竹書沃丁八年伊尹薨大霧三日王以天子禮祀保衡今移大霧三日于殺伊尹下而沃丁八年存祠保衡三字則爲庸妄所改甚明蓋周末已多僞書觀萬章所述孟子所辨可見今以孟子爲正則史記得之而他書皆僞也蓋太甲之放在三年復辟在七年伏生大傳有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乃明其下闕詳其文意與伊尹訓同是太甲元年未廢蓋諒闇三年不言古之達禮伊尹以冢宰居攝正可朝夕納誨必不未誨而遽廢之且遠之桐宮使不得奉殯宮

之月祭夕奠必三年喪畢將臨政涖民而太甲曾無
改于其德乃放之桐而身攝耳觀史遷孔子世家是
史遷與孔安國友安國所傳古文史遷必親見之故
史記所述書與伏生本小異而湯誥湯征與梅頤所
上絕不同是史記所述乃眞孔傳而梅頤所上則後
人補綴成之者也今姑就文爲訓而附見其可疑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阿衡平也阿衡伊尹官號言天下倚之而平也或
曰阿保也猶言保衡先擧此以發端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

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緖

上祗示同下音支左右佐佑同○朱子曰顧常目在之
也諟猶此也天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爲德
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又曰靜坐未接物此理
湛然淸明及遇事應接亦隨處發見只常提撕省察念
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此理愈明雖欲忘之不可得矣○
按顧諟句見大學精粹渾淪敬神只其一事又禮記兩
引惟尹躬句皆尹吉篇文不似尹自稱語此等處細玩
便覺有補綴痕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鄭康成云天敗或作先見金氏曰周當是篇文君字之
譌○國語忠信爲周言我見夏相臣之能終不能終皆
視其君嗣王當敬爾之爲君若君不君則辱爾祖矣○
記引太甲曰天作孽云云下引尹吉曰惟尹躬云云則
太甲尹吉二書矣又厥辟不辟二句作書云注辟父也
其父不父則忝厥祖此訓辟爲君可通而厥字不順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
求俊彦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蔡分四節

上旣作書以告此乃面語之昧晦爽明欲旦未旦之時
也丕顯心之神明所自動金氏曰此旣顧諟之功也坐
以待旦勤于政也旁求求非一處求衆賢置之前後左
右以弼爾達此先王所命毋棄其命自取覆亡太甲欲
敗度縱敗禮能檢制其心使不放則言必稽其所終行
必稽其所敝必不敢偸旦夕之安以自暇逸譬之弩焉
虞人之張之也先省其矢括之與弦相入然後以弩之
機牙動之乃發無不中也止當所止若中之有鵠率汝
祖所行卽當省之度也○蔡氏曰安汝止聖君之事生
而知者也欽厥止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

尹之苦口如此王豈無所動于心哉特習于所處之安

而無能自振耳

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尹灼見王之不變在習欲變其習必併其偃息之地起居之人悉變之言性無不善王之不善豈性成哉乃習與性成也彼不順于道而我日以口舌爭之則王狎而我亦狎矣予弗狎也營于桐宮盡易其偃息之地起居之人俾日見先王之陵墓以生其哀怵其志是乃所以訓乎無俾終身汨于習而迷也○蔡氏曰我不可使狎習于不順義理之人也金氏夏桀弗順嘗見之今太甲又不順覆亡之事不可常見二說並通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居憂以憂患存心所謂悔過自怨自艾也徂后當作于徂桐宮時湯墓在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百祥村西元時圮于汾以石柩遷葬○此篇教之法祖所重在敬德○按舊序謂成湯歿卽立太甲故孔傳以居憂爲居湯之喪今蔡傳謂繼仲壬而立則居仲壬之喪在湯之墓無是理也金氏前編書元年王徂桐宮居憂二年王在桐宮三年王歸于亳皆因孔傳之誤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復位實在七年此六年之十二月先迎之歸俟正月朔旦可臨羣臣其稱三年乃補綴者之誤或曰三祀自徂桐後數之或曰古六字兩三字並誤合之也太甲六年丙戌七年丁亥冕服有六以龍袞爲上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作書蓋遣使迎之桐宮也匡正也正德乃所以厚其生民固不可以無君而君尤不可以失民此尹迎王而兼致其喜幸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類古文作肖度作庑速作䜌戾作䡁圖作圗逭孟子作活禮記作逭○拜手稽首王見師傅之禮不明于德不知此心有得于天之理惟知縱欲之可安故自入于不肖也欲情之流度心之則縱意之放禮事之制也太甲自述其受命之原不明于德與湯之顧諟丕顯相反敗度敗禮與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相反則眞不類矣金氏曰觀此則太甲顚覆之由怨艾之實求誨之眞克終之美俱在意言之閒矣又曰前之時伊尹之心惟恐

太甲不聽今之時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拜手稽首臣見君之禮王以師禮尹以臣禮各致其敬各盡其道也言王以度制欲以禮制縱其所以修身者實有悔過遷善之誠使下之人皆信之此惟明后所自爲非臣之能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鄰古作从○此仍舉祖德以申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之意言湯視困窮之民如子而惠愛之故民悅其攻而鄰國之民亦以湯爲我后而望其來所以同爲有邦而卒

有天下畢萬邦臣之也民之所繫如此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言王益勉于德以祖之子惠爲法而無少自逸自暇之心乃得民而可辟四方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常如祖考之式臨則懋德無豫怠矣思恭常念民之不可下則子惠罔不悅矣然見聞止用于視聽之所及則視不遠不可謂明聽不德不可謂聰也遠者于物情無所遺德者于物誘無所化如是則王之休無斁而尹承王之休亦無斁也○此篇教之法祖所重在仁民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天吾父故主敬民吾子故主仁鬼神氣之靈而善變者故惟誠乃能爲之主三者各有所重故別言之而總之皆德也仁者吾心生理之自流誠者吾心實理之所積而吾心所能自致惟一敬而已未有不敬而能誠與仁者也故後專以敬厥德言之無常故天位不易保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德卽誠敬仁天人與之安有不興天人去之安有不亡

治未至于興而百事皆理亂未至于亡而百事皆紊治言道循其理也亂言事失其道也惟聖罔念作狂心旣難持而一日二日萬幾事又多變一有不愼烏知自謂與治同道者不已與亂同事乎是惟明而又明之君乃能常存此心以密察事幾之變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玆哉
先王無時不勉于敬此先王愼終如始也今王克敬已有其始當引其緒而益長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蔡分三節
德至配帝豈不高遠然無謂升陟之難也自下自邇而

已卑邇何在卽民事者是民生當厚我盡厚之與民德當正我偏正之與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無以奠民卽無以答天位可保乎惟日行此卑日踐此邇朝夕孳孳乃能愼終于始而先王之配帝庶可幾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既知自勵而或已治已安煩言日聞胥不失其怠者故又戒之逆心之言未必果道而必求諸道苟有可采無不受也遜志之言未必非道而必求諸非道卽當其實弗敢居也總之聞過則喜聞善若驚之心乃久而誠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思其初思其終又思其復弗慮而何獲乎爲其難要于久極于大不爲而何成乎必如乾德之元大明終始健行不息而萬邦乃以貞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尹于是有退休之志見太甲悔過之後銳于進德修治或有狹小舊規之意如宋神宗聽王安石變法之爲者不知先王歷事久更變多其立法深意未易窺測新進好事聽其言似可超越先王而實造亂之端君戒此而老臣亦可安意謝事也○王肯堂曰首言君道之難盡而揭出敬仁誠申上篇懋德意次言君道在與治而明先王之治爲當與申視乃烈祖意升高以下畫一以陳與治之意而期以功效申修身協下意末君臣同戒而以永休結之申承王之休意所謂申誥也○愚謂首篇重敬天次篇重仁民此言嗣先王之配帝在無輕民事所謂申誥者如此

三篇層次井然主意只是訓太甲法祖以敬天仁民末幅君臣雙結深合克艱之旨卽疑僞編亦三代上之法物也

咸有一德

鄭氏所傳舊序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咸有一德是咸有一德乃湯所作史記言湯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說者謂吉當作告誥通是湯即位稱尹之功以誥諸侯不名而稱其字曰尹以尊之也張霸古文亦有咸有一德篇在湯誥下典寶上今廢久不知其文若何然據其次則亦以爲湯即位時書也至梅頤上孔傳改舊序于太甲下增伊尹作咸有一德七字而并綴入尹吉一語愚謂湯尊尹而字之可也尹對君而自稱字且數作神主受天命而以已先湯

可乎今以宋儒甚稱此篇之粹故指其謬而餘隨文以釋之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此書自敘作書之故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命去留無定故難信然有可信者有德則留失德則去也始終如一之謂常起下一德之意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庸用也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革正革建寅而建丑也易首乾者天統首坤者地統首艮者人統三正迭建蓋自古有之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言天與民皆非有私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天命之理一而已矣人欲間之則雜而有二三二三則逆天而凶與災隨之自天所降曰災祥自人所受曰吉凶人之吉凶必無差者以天降災祥惟視人之德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言王今之能新服厥命者惟能自新其德之故然一日之新易常如此一日之新難則欲德之常必常如今日之自新乃可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甲必如此乃無忝于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朱子云四爲字皆去聲愚謂上二爲字如字○君欲自新而或不克終必由小人上蠱君心或下虐民也故又言朝廷大小之官必賢而有行才而有能始可用之若左右厥辟其任尤重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也蓋臣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七世之廟始祖一廟功德二廟四親四廟也夏初四廟子孫宗禹而五商初立契元王爲始祖于始祖下四親上預設功德二廟待湯及子孫賢聖者入焉故其後湯爲烈祖一廟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共一廟也言先王立制作此七廟正望子孫之有德者與祖爲配則今可爲萬民之長者卽異日可入七世之廟今政之可觀卽異日德之可觀者也得民可不務乎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天命之理人所同得故匹夫匹婦雖與賢才左右有愚智之不同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葢天以一理散見于與知與能之中君必能合天下之萬善而後一者可全苟自以爲予智無不知而鄙民無遠大之見則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一善之不備而爲民之主亦無與成其功矣天之視聽在民民之歸卽天之佑也○蔡氏曰精粹無雜者一也始終無閒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幷包而無遺也金氏曰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桀不常者也商有一德其常者也而以一與二三之致興亡于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協于克

二道其爲上而近君者則必念念爲君德謀其爲下而新民者則必念念爲民生計故用人甚難必愼之至而後可以寅恭和衷俾君日新之德亦可以終始惟一而無二三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任官皆賢才左右皆其人矣而德有不同或偏于仁或偏于義所爭未嘗非善而不歸于一是又在聽言者之善取衷也葢德無常師凡善皆可師故必兼衆論取之以盡物理之異然衆善之中必有一至善者以爲主故必合衆善之理以定至是之歸而後可用其中于民此一德之實也○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朱子曰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協者揆度參驗之意必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于理而無二三蔡氏曰不主于善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不協于一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金氏曰非純誠有定之心孰能精擇而無差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擇善而協于一則播之號令足盡天下之情故民一聞卽稱其言之大施之政事歷久而不怠故民亦久而愈歎其心之一此又一德之驗先王所受于天之祿實能綏之萬民所賴以生之命實能定之此又一德之效也

一又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持其中者俾萬姓以下則
一德之效然一德無始終之閒亦不可有小大之閒故
末又推餘意而警戒以終之其書最明整
語語精貴字字純粹酷似周邵立誠經世諸篇

說命上
篇中有王命說之辭有說訓王之辭不曰說誥說訓
以王之得說爲古所罕有重王故舉命以統之也禮
記引此皆作兌命兌卽說之省文或曰兌命古師友
相命之書所謂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也此亦
勸繳以入耳然高宗相說實有之史記亦記其事但
不言作說命三篇是孔安國本無其文并所傳舊序
亦無其目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論語作諒記作梁闇哲古作嚞○王高宗武丁也小
乙之子名昭竹書元年丁未（前編作丁巳）三祀則己酉也古
者君薨聽于冢宰此時之冢宰則甘盤也三年不言者
禮之常旣免喪而猶不言似過于禮故諫之稱王明哲
者王舊勞于外其才質人皆見之又學于甘盤其進德
修業盤與羣臣亦共信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王未臨羣臣故羣臣諫而以書誥且以所夢與所圖示
也王質本敏而學亦實但思德必足以正四方而後言
可作則今德未類而敢易言乎故恭默以思其道而夢

寐之中恍若有賚我良弼者其帝之啟我乎今所賚之人宛然在目其代予言也○程叔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故朕兆先見或言高宗必素知說恐羣臣未信故託之夢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朱子曰分明有個傅說在那裏高宗卻不知所以夢見又曰說是帝眞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胡氏士行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誠則一一則通此周禮所謂正夢也又曰心不二則與天接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巖史記作險○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閒史遷曰是時說爲胥靡胥相靡隨也相隨供役竹書二年夢求傅

說得之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名隱賢社俗名聖人窟惟肖不僅形之似葢旁求者必審其人與素履以來史記與之語果聖人也說側微無姓遂以傅氏之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古無宰相名相者扶持引導之義相舉其職左右則其地也胡氏曰授受無留難高宗必有以信說說亦必有以自信者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曰誨不待過而諫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正言曰飫于耳則非心自格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雨三日曰霖礪以磨鈍喻成用舟楫以濟不通喻致遠也霖雨以活槁禾喻濟民也先治己而後及人先濟近而後溥遠葢亦有序焉

啟乃心沃朕心

心雖不同而理則一故開說之心卽可以沃王之心沃者如水之浸灌受其潤而不知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古作眄○深痼之疾藥與之爭則瞶亂高宗非有深痼之疾而望救于說者如此之切人稱高宗曰明哲而

高宗自視不啻朦瞍之將顚其須說者不可頃刻緩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同官曰僚古之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商制無考大約在王左右皆其僚也諸僚雖非說之匹而說與之同心則夫人皆知以匡君爲念矣蔡氏謂說卽以冢宰兼師保非也先王通元王至中宗高后則專指湯也高宗所望于說者在格己心之非若乃僚則率先王法祖以安民足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結上文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金氏曰高宗學于甘盤所見未徹視羣臣又非盤比故反求于獨而略于人說知此卽君心之病故且以從諫箴之此病除則作聖之功可日進矣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竹書六年壬子命卿士傅說虞夏曰百揆商曰卿士湯始制此爵以尊伊尹後惟咎單伊陟臣扈巫賢甘盤爲之其餘無有盖非德尊望重者不居先儒以爲冢宰之屬位卑而權重非也說居左右三載至此乃特命之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亂古作乿卽治字○前在左右輔養君德而已至此爲卿士則外而諸侯內而百職皆其所統故以君職陳之溥天率土皆天之民王者不能徧治也則帝畿之外衆建而爲邦卽畿之內亦不能獨治也又分設而爲都不特后王爲天下之大君卽此外諸侯嗣內諸侯祿者亦莫非君公此爵之班于天下者而于其君之下各有大夫以分職其庶司亦有師有長豈使之尊居民上以自逸樂哉要惟以共治斯民而已不言卿者周禮天子有卿無上大夫諸侯之上大夫卽爲卿商時井未必有卿也能敎其屬謂之師能率其下謂之長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無私也天聽自民故無不聞天視自民故無不見若君用己之聰明則己與天不相似而聾瞶隨之惟聖時以天之聰明爲法而後無愧于后王君公惟臣日懍于

精理名言時中之旨已透

天之明威而奉順之乃無愧于大夫師長如此則治民而民從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

此以下皆憲天聰明之事言者身之文然一有自文之意則已起羞甲冑身之衛然一有自衛之意則已起戎章服所以命有德而其人果當命否可謂惟辟作福自我命之乎干戈所以討有罪而我可討彼否可謂惟辟作威自我討之乎四者明哲之人所易動而一有有我之私則非憲天聰明矣故必戒之乃爲眞聰明而施之政者無不休美也○金氏曰高宗天資英毅說慮其輕

于用兵故于甲冑干戈重言之厥後伐鬼方三年克之雖王威赫然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人君聰明之用莫大于官人蔡氏曰官以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愚謂私而可昵未嘗不謹厚惡而曰德未嘗無智勇呂氏祖謙曰官爵及之是蔽于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金氏曰善者理之是時者指之宜慮必當乎理之是而動又必合乎時之宜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動不以時猶非中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蔡氏分二節

金氏曰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維時然無先時之備則時至而無可動必失時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私昵惡德而我啓其寵則小人之欲無厭彼之慢侮者乃我自納之也非善非時皆屬我之過乃恥而文之則前猶無心之過而後直自作之罪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謂心之所止用人行事之失皆由于心惟心得所止

之安然後所用之人所爲之事皆醇美無疵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記緇衣篇引此作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似上脫一句○上之政事醇則民皆知民義之當務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道立而民亦立也不然徒以豐備爲敬是適以黷之而非敬矣其弊且至上下無等求以事神不亦難哉蔡氏曰商俗尙鬼高宗亦有豐昵之失故因以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歎其言之有味也不以爲逆耳之苦而以爲悅口之甘蓋心受之矣○蘇氏軾曰說言譬之藥雖散而不一

然一言一藥是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金氏曰說語前以憲天聰明爲要王道之公也後以慮善惟時爲要時中之學也二者皆要旨微言而歷舉庶事以爲目耳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覲王旨哉之歎則知王實知之故勉其行之末句言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正見說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也○程子曰知之亦自艱此特爲高宗言耳

說命下

上篇中篇以事之前後爲序三年得說但置諸左右六年乃命爲卿士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中篇以總百官故以說論政說悉入之此篇別出其論學之語各以類敘非先論政而後學不以時敘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竹書小乙六年壬寅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旣舊往也言小子所以知學者以舊學于甘盤之故因歎學之罔顯以初年勞于荒野與小人偕作至六年乃入宅于河而學于盤乃又四年而先王陟自河徂亳卽位居憂爲孝之日淺故于學終無所成也蘇氏謂盤遯于荒野非也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以冢宰攝政六年盤讓乃命傅說爲卿士甘盤未嘗遯于野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高宗恭默思道知從事于心但靜則清明而有所之卽覺不能無誤故望說以持志之方也酒醴以穀爲質而加以麴糵則氣蒸焉醞釀久而得其精且去其蠱也和羹以淡爲本而加以鹽梅則味成矣可否濟而取其和匡倘其同也如是則予知修而爾交以修之補其偏救其弊毋以我爲不足訓而棄之也爾

訓而我勉力行之予志其有定乎○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愚卽以說命推之而知高宗之恭默思道卽甘盤之教高宗之學也蓋高宗天資英毅頌所稱殷武者是也不患其不上而患其誤于上不患其不能爲而患其輕于有爲其父小乙使與小人侶想亦爲此甘盤以心者爲百爲之主故只教他存心使他本原澄澈高宗恭默思道至夢與天通純是此處得力高宗自覺靜處得力心有所之卽不能無擾故不欲言而思代言之人及得傅說而說所陳皆如響斯答緣他本原澄澈故能如此譬之治田甘盤芟柞而傅說播種也周公述商六臣而舉甘盤亦以成王悔悟其導之者實賴公

也然則甘盤之功其可沒乎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承王訓于朕志之命而知王之意在治心但心者身之主而理者心之主人求建事必求多聞而所聞一雜則此非義非道之說且根于心而滋蔓難圖矣故直教之以學古訓也古訓若堯舜之典皐陶之謨此皆天命之則人事之準日以此理義洗濯其心則心之清非徒清日以此義理培養其心則心之發非妄發而心之所之動見天則矣不然徒守此心無以應世欲求建事反以動心求以訓志難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事必師古則其所學斷在古矣而學之則有道焉學莫先于立志而先有素定之志非虛也有迫求之志則躁也惟遜焉虛其心以相受勿以有我之見據其中寬其候以相迎勿以期必之私亂其度而又敏以赴之勿之有怠時以敏之勿之有間加是則所修者若井之得泉汩汩其來矣允懷此二者不疾不徐其所來者且日積而道在我矣王氏柏曰工夫細密者每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每有麤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二者交修之良方也呂氏曰人之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理之流行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

又曰道我所自有而行不著習不察則道自道而我自我人能宏道乃日積在我之躬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說已盡言而猶恐王所云爾訓于朕志予克邁乃訓者若專倚說之訓之（本呂氏）又言交修之道半資于人半資于己而究則學之事在于己爲多必使此心自始至終常在學之中德日修而不自覺其修乃爲學之純耳不然而曰我修則己自覺其修而修懈曰爾必修我則又有待于人而修分矣雖日陳訓豈克邁哉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卽古訓也申結上文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下蓋答前篇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意蔡氏謂王德無愆則說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而君德未至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猶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後成人則必良臣作君股肱而君乃聖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輩之可爲正法者保舉其職衡舉其號作猶起也說以成湯望王故王亦以伊尹勉說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乂治也非賢不成治功食謂食其祿非君則去之矣余氏曰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王以湯自任故說亦以尹自任終焉○惟說式克欽承下詞極充然似補綴而成者 王言淺而泛與說言不倫

尚書外篇卷上

尚書章句外篇卷下

吳氏棫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illegible]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蔡氏曰伏生出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林云張霸所作與伏生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至晉孔壁書行而僞泰誓始廢愚按武帝時所得泰誓得之河閒女子非張霸本也史記所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事在武王九年非泰誓也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武王乃作泰誓與梅頤所上泰

誓絕異蓋史遷與孔安國交故史所述典謨皆孔安國古文與伏生今文小異如湯征湯誥皆伏生所無全述孔安國古文自孔安國古文失傳于是張霸僞撰古文二十五篇託之鄭傳梅頤又出古文二十五篇託之孔傳其實孔傳者止十六篇無二十五篇此泰誓與孔本終異有明據也雖其補綴較前人爲備然其錯繆尤多蘇氏誠武王非聖人以信此三篇眞出武王口耳若史記所述泰誓與牧誓同嚴肅而温厚安得謂武王非聖人哉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愚按書舊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

津竹書紂四十二年[庚辰]周武王元年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王囚箕子殺比干微子出奔五十二年[庚寅]周師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史記九年武王至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還師歸居三年紂殺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罪重不可不畢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武王作泰誓是武王伐紂大會于孟津在十一年無疑也孔氏因洪範維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謂武王釋箕子卽應訪道不應十一年

釋之十三年乃訪之而改此爲十三年謬矣至舊序言十有一年伐殷一月師渡孟津者蓋子月在商爲十二月故竹書以此月爲商紀之終在周爲十二年之一月故竹書又以此月爲周紀之始而舊序因言一月以見義也僞孔傳溺于律書文王受命九年之說見此序作十一年因說文王必薨于九年之暮春如武王居喪二十五月大祥祭畢可以舉兵此十一年伐殷必是夏四月又聞武王有師渡孟津而還越二年滅殷之說因以征此必是十三年春展轉附合不知前渡孟津是九年十一月非十一年四月後渡孟津是十二年一月非十三年春也采歐陽氏辨文王必不稱王武王必不上冒

先君之年而稱十一年極是至程子謂天命一日未絕而爲君臣此間間不容髮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以臣脅君武王必無此事則恐不然蓋天命無二天既與周卽不與商文王受命久矣惟天命與周而文王不取所以爲至德若謂甲子昧爽前一日天命猶在商吾不信也何以知文王受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虞芮質成而諸侯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此民心歸周之始卽天命與周之始故先儒以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元年其理尤正孔傳謂文王改元稱王則悖耳文王以伐密伐崇至戡黎則黎在朝歌東去紂都百里而近孟津尤在境內若九年觀兵孟津而謂之脅君則渡

孟津而戡黎詎非脅君乎孟津觀兵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咸曰紂可伐人心如此可謂天命未絕商乎而武王猶謝諸侯以女未知天命蓋以三仁尚在則人心猶未盡絕猶望其悔改武王之心猶文王之心也是冬紂囚箕子殺比干微子出奔而人絕望眞獨夫矣明年春徵師秋次鮮原冬至孟津猶不卽渡蓋以比干雖死箕微猶生苟紂悔悟出箕子于囚獄追微子于亡人武王猶欲還師以延其命而紂且率其如林之衆欲以敵武不謂武一渡河而前師倒戈不七日而滅也若合竹書史記及逸周書推其年月則先後本末甚明而諸說謬妄不攻自破矣○考據確而持議精足與論古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蔡氏曰王曰者史臣進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者卽治之也御事卽治事之人愚按大國三卿有司徒司馬司空而入天子之邦皆曰士故稱庶士猶爲恭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也蔡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惟人得其靈具四端備萬善而聖人尤得其最秀者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爲天下之大君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不得其

所焉蓋天生人而獨厚于聖人者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也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金氏曰此先民爲君之道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商王名紂字受辛其父帝乙賢之字以受德此舉字之半爲恭也至紂死告社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全斥字焉沈湎溺于酒冒色亂于女以族刑及父母兄弟築土曰臺有屋曰宮無室曰榭障澤曰陂鑿地曰池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肅將天威如伐密伐崇以猶與也觀政示以所必正如三年戡黎九年次孟津望其急改全氏曰此明文王未忍遽伐已亦未忍遽伐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天與神且不祀則無不侮慢可知既于凶若牛死之類既于盜卽微子篇攘竊神祇之犧牲也金氏曰此明紂之忞慢終不改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君以治之師以教之天總以教養斯民而設則必實能代天有爲乃無負于天之寵綏也我既受天君師之任則天下有罪之君予皆得而討之無罪之民予必起而安之也此明己有不可辭之處○按孟子所引必武王討滅暴國之辭與文王伐密一例非伐紂也今全勦入而改天下字爲余字文義全悖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紂恃其衆故曰予有民而不知民心之離猶無民也同力二句蓋古軍志之言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言不誅紂卽已逆天罪與紂等以深明不得已之意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受命文考謂告廟而載主以行類于上帝謂告天也以類于郊故謂之類宜于冢土謂告社也亦載社主以行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紂恃其位故曰予有民而不知民之悲怨卽天命去之也○民之二句左傳引泰誓有之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金氏曰此篇誓諸侯以下以君道爲主浩氣成文讀之令人神往雖簡古不逮湯牧各誓然後世露布所不能摹擬也

泰誓中

金氏曰此篇誓諸侯之師大意以天意爲主愚謂起卽呼西土有衆豈專誓諸侯之師哉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戊午子月之二十八日在商紀則爲帝辛五十二年武王嗣位十一年之冬十二月在周紀則爲改正十二年之一月故書舊序言武王惟十有一年伐殷以伐殷之時猶稱十一年也言一月師渡孟津以克商改正紀事卽以此爲十二年之首月在商則以爲終在周則以爲始也周師自河以南來渡孟津則在河之北矣蘄甡以誓師曰徇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播古作𢌿棄一作弃犂一作黎昵一作尼化古作傾朋古作堋○力行爲不善而惟日不足也朋家各樹其黨以相敵脅權恃勢所在以相呑如是則無罪被害者不得不呼天而訴之矣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毒古作劼○舉桀不善而湯奉天滅之以爲例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剝古作川○浮過也喪謂亡于外指微子賊虐酷刑殺
之指比干此斥其事下斥其心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戎古作戥○夢徵于心卜徵于兆休祥徵于物凡此皆
理之先見者國語曰以三襲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猶言齊民亂古作乿卽治字十人蓋當時在師中
者黃氏度曰舊注閎散顚括望旦奭餘三人失其傳或

曰高佚與焉王氏應麟曰石經論語有殷人焉注謂膠
鬲今考逸周書尙父致師王入殷周公把大鉞召公把
小鉞夾王泰顚閎天執輕呂奏王命畢公衞叔出百姓
之囚命南容忽振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命南宮達史佚
遷九鼎孔注則增榮公去史佚增南宮括去達忽蓋據
君奭篇所稱未知孰是疑舊注近之若膠鬲則文王
所進之紂者羑里之難調護實有力焉此時紂使來請
師期故武王弁數之若謂一人指邑姜則非武王自注
何以知之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二句相對言民有仁人則我雖至親不敢先之與
湯帝臣不蔽之意同百姓有過則不能化導過卽在我
與湯罪在朕躬之意同孟子所述泰誓二語言惟天聰
明物無不照豈天之鑒觀果有目聰聽果有耳哉卽民
之視聽者是視民卽天曷敢不敬意極深切以此夾入
論語句中不成文理而過信僞書者反牽論語以從之
殊不可解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
我武五句孟子引泰誓文舊注謂武師徒前歌後舞此
其歌舞之詞史記述古泰誓不錄繁辭故刪之也今以

爲武王自稱謬矣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按孟子作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
首商人來迎武王不畏可知而武王猶如恐驚之其一
時保赤之誠溢于言論之外今割裂補綴豈復成語哉
林氏謂考之孟子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大不同
者嗚呼聖人之言增損一字改易一字卽失其意況顯
然背謬至此哉愚嘗謂附會之罪深于誹謗誹謗者聖
人之眞存附會者聖人之眞亡也

泰誓下

金氏曰此誓周邦之衆士以善惡之類爲主以其忌文王故曰殄殲乃讐其怨深專誓周士故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巡古作徇○按牧誓止呼三卿則周此時猶三軍也言六師者誇詞林謂汔指諸侯師亦非也牧誓庸蜀八國猶各爲類況八百諸侯或其君自將或卿大夫帥之豈有并爲三軍者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天道甚明卽物而在順天之道卽爲吉德逆天之道卽爲凶德而禍福之應亦各以其類從之今紂于五倫之大且玩棄之而所爲無不入于惡之類是上自絕天而下且結怨于民也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視其心正士則奴囚之箕子其一也金氏曰此皆狎侮五常之實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言紂自絕于天上帝旣弗順矣而結怨于民又祝天速降喪亂蔡傳祝斷也公羊傳天祝予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天罰所加而恭行之是天吏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撫古作改殄古文作幺殺古作忍○樹德二句亦古語當時爲惡諸國皆恃紂爲本若商頌所謂苞有三蘖本

不除惡不可得而絕也左傳殺敵致果爲毅○愚每讀至乃汝世讎句輒廢書不忍讀也紂則已矣商賢聖之君六七作乃祖乃父世食其德忍作此語乎吾知文王服事之忱苟聞此語且潸然淚下矣僞書此句最爲無狀予欲訓爲一世之讎稍救其過甚而前有我西土君子則又非泛告諸國也武王之被誣也久矣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文德之明被于四國而西土尤甚其所以誕受多方者正以此顯于西土者光之也上旣極言紂惡類之彰見所謂天有顯道者如此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豈有不克然聖人臨事而懼不敢自必也念我文考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天下稱仁焉儻紂克我不幾以小子之無良玷我文考乎徘徊咨歎若深望西土之念我文考而佽助予以無貽文考羞者溫柔恭恪眞聖人語也禮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下引泰誓此數語與以上悍厲氣象迥別觀孟子所述王曰無畏節及此孔門所述孰謂武王非聖人哉愚故謂蘇氏武王非聖人論此三篇誤之而亦惜蘇氏未取衷于孔孟之言也

武成

舊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車瓦裂甲魚鱗下賀乎天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問焉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曰胥餘里落之壁咸劉厥敵使靡有餘召公進曰有罪殺無罪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周公曰使各安其宅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惟賢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之畢公至民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嚴乎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太公至民曰新君也容曰虎踞鷹踞當敵將眾威怒自倍君子臨事果于進退周公至容曰是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殆周相國武王至容曰是新君也聖人爲治爲海內除賊殆見善不喜見惡不怒顏色相副史記武王使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再拜稽首入至紂死所貢子言民爭進蹴其屍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逸周書王乃以黃鉞斬紂頭懸諸太白以乎鉞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復軍明日修社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史記武王再拜稽首逸又曰膺更天命革殷受天明命王又再拜稽首竹書乃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史記

　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則此篇乃總
　敘伐紂一事之始終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
　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則此篇雖伏本所
　無而古實有之矣其文與史記絕異則亦非孔安國
　本也特其文較古必有所受則法孟子取二三策可
　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魄古作𠔁〇一月建子之月詳泰誓中死魄朔日也旁
　死魄月之二日而古作旁死朔者蓋此合朔在子時則
　朔日卽爲旁死魄故兼言之也人肩輿以行曰步自周
　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之廟卽載主以行也〇逸周書作
　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誤蓋古師行三十里戊
　午師渡孟津豈周師以丙辰丁巳兩日悉至津未渡歟
　然亦非旁生魄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太王肇基王跡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
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于周初啟行而告諸侯之詞此時武王未稱王故泰
　誓猶稱文考至閏一月辛亥告天宗上帝乃追王太王
　王季文王而史臣皆追改之也先王謂后稷建邦啟土
　始封邰侯也克篤前烈遷邠而徹田農事益修也太王
　號古公字亶父遷岐而王業始基也王季初號公季其
　勤王家若來朝而賜地承命伐戎而命爲牧師又再克
　戎而錫圭瓚秬鬯九命作伯也文王克成厥勳由州伯
　而進方伯至三分有二也密人侵阮文王救阮遂滅密
　而大邦皆畏其力小邦皆懷其德矣所謂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也商錫西伯命得專征伐自此始後九年而薨
　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曰小子其承厥志則方始其
　事可知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
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
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師既行而告神之詞武王宜于社而後出及所過之
　名山大川又有事于上帝所告非一而詞略同故約舉
　之也有道謂祖父曾孫則自稱也淵納汙藪藏疾紂匿
　逋逃似之仁人太公周公召公之徒皆有志于救民者
　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此卽天之成命也今東
　征而士女來附豈非天降休而默動其心乎則神必相

予以濟此民也○按孟子言有攸不為臣東征即逸書所謂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九乃史臣紀事之詞非伐紂而告神之詞此依仿改竄痕跡宛然蔡氏割屬其承厥志下為告諸侯亦于語脈不全不備故姑仍舊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

戊午一月二十八日是月小盡二月朔日庚申四日癸亥國語所云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戊上故長夷則者也古文蔡本合上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四句合下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集注云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諸紂黨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謂其會如林者紂眾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蓋史臣執其實而言也

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甲子二月五日逸書言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國語言出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是也前徒紂所驅率之戎兵其後則紂親比之惡黨民素惡其毒已故倒戈以攻之而惡黨盡殲遂至如血之流濺及于杵楯也紂奔廩臺積寶玉自焚死眾執惡臣百人蔡氏曰休命勝商之命武王從容不迫俟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可謂善于形容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反商除紂之虐由舊從湯之仁下又舉其大者言之國語所謂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也逸書令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樂記使人行商容而復其位史記作表商容之

閭命南宮（逸書作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箕子不忍周之釋逃之朝鮮民君之王因以近封之今直隸永平府地比干墓在今衛輝府汲縣北十里鹿臺一名南單臺在朝歌城中新書曰廣三里高千尺今廣平府濬縣東北鉅橋亦在此今衛輝府淇縣東北五十里又有一鉅橋亦傳紂積粟處大傳王之于仁人也死猶封其墓況于生者乎于賢人也亡猶表其閭況于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況于復藉者乎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大賚謂其恩施之溥詩序賚者所以錫予善人黃氏曰禮賢為首散財次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四月建卯之月哉亦作載始也三日則明始生于西○
按二月五日甲子克商六日乙丑除道修社七日丙寅
祝于社八日丁卯太公矜才來九日戊辰祀文王命
伐越戲方十三日壬申荒新至以馘告命侯來伐靡集
于陳二十一日辛巳來至以馘告二十五日甲申百弇
以虎賁伐衞告俘馘又二月朔庚寅十一日庚子命侯
本伐歷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十六日乙巳陳本新荒
至告禽霍侯俘艾侯百韋至告禽宣方某日命百韋伐
厲告以馘俘二十二日辛亥薦殷鼎告天宗上帝追王
烈祖太王王季文王升祀太伯虞公邑考二十三日壬
子王服袞衣矢璜格于廟二十四日癸丑薦俘士二十

《尚書章句外編　武成　十六》

五日甲寅籥人奏明明二十六日乙卯奏崇禹生開三
月朔日己未狩遂征四方憝國九十有九國服國六百
五十有二國四月朔日己丑三日辛卯王來自商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服
豐文王舊都在今西安府鄠縣華山西岳山南曰陽桃
林一名夸父山今名牧羊山在今陝西潼關[redacted]衞東南
樂記天下以此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呂氏曰此所
歸放乃伐紂所用若十二困及工甸所賦自廢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漢夫既作旁逸書作既旁○既生魄十七日乙巳也諸
侯及百工皆來受命以正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
丁未十九日也駿大而疾也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甸
賓服豆木爲之以盛羹羞籩竹爲之以盛果美諸侯既
受命者日入廟而助祭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既祀于廟遂燔柴以祀天且望祀名山大川以告武功
之成蔡氏曰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時無告諸侯
百工之辭者諸侯百工久喻武王之志且前二月辛亥
諸侯已從于祀天宗追王三王矣此但以受命來其命
載于策書也

《尚書章句外篇　武成　十九》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商爵三等公侯伯地亦三等畿內卿與爵而已周尊子
男二爵爲五者而地則以侯從公一等伯進侯之地此
庶邦所受之命也建官則惟其賢大賢則爲卿大夫小
賢則爲上中下士位等則以其能或以禮樂或以兵刑
各用其長此百工所受之命也而邦君百工總以安民
爲重然食則五倫之教無所施而喪祭尤五教之大者
上惟惇其信明其義以示臣工其能有功德于民則崇
之報之則垂衣拱手而天下已治矣○此篇先儒多所
易置今但按其月日前後而并取逸書補其闕使事實

旅獒

馬鄭本旅豪豪謂其大長今按舊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蓋旅衆也陳也衆見陳行曰旅惟天子有衆見之禮西戎不來朝禮故但稱旅巢伯既來朝禮故先言朝後言旅也竹書無其事孔安國十六篇並無其文故史記不載張霸梅頤乃皆有其篇梅頤所上孔傳言西戎有國名旅遣獻其大犬名曰獒則旅巢命旅字何解豈又有旅國與巢並命乎斷非國名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東方之夷有九種南方之蠻有八種周起西北故暴東南極夸之言其德威遠震如此也蔡氏曰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通之也犬高四尺曰獒知人心可使搏人者太保召公奭也譙周云周之支族此書之本序王氏曰底貢本來獻犹曰厥獒亦是方物林氏曰但一受其獻恐四夷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欲浸廣陳氏經曰聖狂之遠根于一念之微召公之訓謹其微也呂氏曰王業已成則爲謹終于示後嗣則爲謹始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慎德二字一篇綱領惟慎其德故自邇至遠而四夷咸賓遠則四夷邇則侯甸方物其方所產之物服物若元纁絺綌食物若粟米果實器用若篠簜瑤琨羽毛齒革不貴彼之所無亦不貴珍異而無實用也若獒未嘗非彼之方物然服食器用則無所取之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易音異○惟慎德而遠邇畢獻方物則此方物乃德之致也則昭著之而以賜異姓之邦使知遠邇皆懷德畏威而益恭其職于伯叔之國則又加以寶玉之重展其親愛之情焉故人不敢易視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昭德之致如賜魯以封父之繁弱賜晉以密須之鼓闕鞏

之甲賜陳以肅慎之矢同異姓皆有之若寶玉則非伯叔不輕賜也呂氏讀易者亦言均是物也無德者與之人見爲物有德者與之則人見爲德亦通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言惟德之盛者乃能不狎侮不然初見之而以彼爲有禮習見之而以爲常分固然則狎矣初受之而念何以克當習受之而以爲彼所應爾則侮矣此其氣俗之移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殊不知驕惰一生而君子已見其微而欲卷而懷之小人亦窺其微而外勤而心不屬矣此何故哉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目見平治之形

耳聞稱頌之語九州之貢賦畢入外裔之貢享時來泰然自足心不能率氣而反爲耳目之所役則心失其官而萬幾無不歸于叢脞故必不役于耳目而百度惟貞也苟德不至是則狎侮行于君子小人而玩人者德已喪矣且日習于耳目之物而玩物者不且幷志而喪之乎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志則所由之于道之心也喪德則棄其所有喪志則幷不知悔而求不喪德者亡之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志以玩物而喪則求志之不喪其必以道乎以道爲主則知止有定而耳目之玩不足以奪之志之所以能帥氣也至于人已之相接莫不有言以道接則遜于我志求諸非道逆于我志必求諸道諛我佞我以言規我諫我亦以言而我于君子小人亦必不以狎侮之氣加之而德亦不至于喪矣卽以方物言之服食器物有益而奇技淫巧無益也作之何爲服食器物有用也而奇形怪狀異物也貴之何爲如犬馬隨地有之而尙其土性焉生其水土服習其教驅而用之無不如志非其土性卽與人異如晉惠公之乘鄭小駟而敗也況外裔所貴之珍禽奇獸而育之國何益何用哉故必不寶遠物而遠人皆知主志清明不可以珍異動也卽中國諸侯亦知三年考績以歲貢之賢爲貴而不在筐篚之末也遠至邇安此明王之德所爲慎之又慎而極于盛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猶持也仞軔通八尺曰軔或曰軔七尺也簣盛土之器太保旣盡言之猶恐王覩狎侮之失固足以累德而受一獒以順遠人之意正以圖大者不必惜此小節也不知愼德者夙夜無閒卽日日勤之而或有一息之不勤卽此一息已有閒矣故毋謂此細行不必矜也卽此細行之不矜不已干大德有累乎譬之爲山已九仞之

高而尙有一簣之末成愼德而尙有一行之非德終不可謂全德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道也允迪者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夙夜之閒無不信如是也如是則功成民足而邇人皆安矣夫遠人之格每視邇人之安則夫四夷自以其職而世世來王矣豈有姑順其意而以爲得柔遠之道哉○蘇氏曰後穆王以不享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荒服不至矣張氏九成曰武王聖人而召公若嚴父師訓子弟然見微格非如此黃氏鼎曰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事而不諫此古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古文多排句似晉魏及六朝人手筆此篇更工整幾於駢四儷六矣特喜義正詞嚴可爲願貨者垂戒：：

微子之命

鄭傳舊序無此篇名孔傳舊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愚按竹書武王克商遂分天下明立受子祿父是武庚未嘗不稱王殷命猶未黜也至武庚殺建微子爲上公而殷命黜矣竹書于微子記出奔不言來奔是微子未嘗歸周史記克商微子面縛膝行見武王既誤以武庚爲微子樂記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又誤以立武庚爲封宋不知武庚在殷商祀有主則微子之遯荒可以不出至武庚又誅周求殷後微子始不得不出耳故以微子歸周爲在殺武庚後者得之又遯書王命篇稱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左夏公殷公南面立是堯舜禹湯之後皆稱公以尊之成王八年滅唐乃封堯後爲杜伯虞閼父之子始稱陳侯夏東樓西樓之後始稱杞侯微子微仲之後始稱宋公乃以地繫爵雖賓之實臣之矣唐虞一世而臣之夏殷二世而臣之故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其義與始封不臣伯叔兄弟諸侯不臣寓公皆忠厚之至不可不知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發語辭謂嘗思之也不名尊之也不稱微子不仍其

故爵也使爲殷後故正其名曰殷王元子明當後也稽古言考古制如丹朱爲虞賓夏殷皆然也所以然者崇其先祖之德不可不祀于其子孫擇能象其祖之賢者立之爲後也統如天統地統人統承謂各用其正朔禮如尚忠尚質貴富貴爵物謂車旗服物異色異數修之亦各如其舊也蓋人之道莫大乎忠孝强人之臣子使從我制必有所難安惟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彼臣子之心安即率土之心皆安矣況因時異宜而道若循環前王之制並存則後世之損益有所參考而盡善此皆聖人天下爲公之心也孔子歎杞宋不足徵意亦如此

嗚呼乃祖乃父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齋同○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廣量之弘淵藏之深此皆德之在己者寬者愛民之仁除人之邪去政之虐則寬非徒寬矣此承上崇德言之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厥猷謂成湯之道踐繩其武修舉其墜恪慎言其心奉承先德而不敢隕越則克孝矣肅恭言其事又能謹于事神接人則無往而不善矣予嘉乃恪慎之德謂是必能久而不忘而肅恭者帝亦必享之民亦必順之建爾爲殷公以正我中夏之東也此承上象賢言之王氏安石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蔡氏曰宋亳在周東故曰東夏按宋之文从宀从木宮室之名非地名也今歸德府商丘縣古宋國地蓋其地自高辛居之湯又居之盤庚又居之今又使微子居之曰宋詔從爾先王居也而宋之名遂以名其國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服命者上公九命凡車旗之飾儐介之數朝位之步鑿獻之數皆以九爲節也蕃蔽毗輔也就國家言謂之蕃

就君身言謂之毗法祖而光大之曰宏垂後而子孫賴之曰享作式先代之後諸侯于是觀禮也斁厭也林氏曰欲其統承先王故勉以宏乃烈祖欲其修其禮物故勉以慎乃服命欲其永世無窮故勉以世世享德欲其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故勉以俾周無斁蔡氏曰成湯之廟用天子禮樂故戒以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使無僭擬也王氏曰不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愚謂立言有體愛敬其親者必愛敬人之親若對微子而斥紂與武庚是傷其心也又豈所以愛敬微子哉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始言與國咸休此但言惟休前數典猶泛辭此切辭也

惓惓之意溢于言外

蔡仲之命

舊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按此篇目史記不載蓋亦孔安國古文所無也張霸僞古文亦無之此但摭左傳祝鮀一語爲之以實僞傳讀我之弗辟之辟爲致法耳故其文尤膚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按竹書成王元年丁酉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秋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于東遜書三年王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

而卒乃囚蔡叔郭鄰竹書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衞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與金縢正合蓋所謂居東二年者周公以元年秋居東二年秋公歸也東征三年者二年冬伐殷三年滅殷滅蒲姑四年秋滅奄也蓋傳甚明自梅頤上僞孔傳訓周公言我不殺管叔無以告先王又撰此篇以實之而以居東卽東征周公被誣甚矣二年春王師臨衞降辟三叔周公尙居東周公何嘗殺管叔左傳言王于是殺管叔而蔡二叔以其與殷畔豈以其流言鴟鴞詩言既取我子下言恩勤鬻

閔以深痛管叔之死次言毋毀我室下言燊土綢繆以求王室之安芷居東時也厥後周公東征而殺武庚取子之痛稍舒弔管蔡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而管蔡郕霍十六國並封前之管蔡皆岐周圻內邑名唐孔氏言圻內之地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管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在汝南上蔡後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霍在今霍州西南有故霍城至是而恩勤鬻閔之思始伸也或疑管若復封何春秋不見愚謂如耼如雍春秋皆不見也可謂無是國乎霍叔罪稍輕故當身卽復蔡叔罪稍重故當身廢而子復侯管叔罪更重則子雖復封而爵土必降于蔡矣周圻內東邑內諸侯亦得置二卿見于天子則稱士故謂之卿士非王命卿士之卿士也朱子曰致辟之說初從孔說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言語之故遽興師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之勢亦未必然或疑避而王終不悟周公何以處之曰周公亦惟盡忠誠而已愚謂太公召公在側亦必有以禦般之變啟玉之悟況公之誠亦必無不動者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胡蔡仲名率德循祖之德改行改父之行前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陳氏傅良曰周公命微子不及武庚于仲則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閒有所諱而不盡言是愈疏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大意與伊尹申誥太甲相類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言事之始卽當慮其終而愼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懋績如勤政用賢睦鄰如事大恤小蕃王室如捍外衞內和兄弟如慶福恤憂康濟小民如厚生正德皆諸侯所當事者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心有所偏則自以爲聰明而反薄舊章爲無當視聽不審則易爲偏言所動而常度盡爲之移蔡氏曰上句戒其出于已下句戒其徇于人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愚按周公聖人之摯者也管蔡之變其終身所痛心也

今讀豳雅諸詩深入人心鹿鳴以下燕享諸篇皆極歡欣悅豫獨常棣一詩言死喪言急難言鬩牆忽不知其潸潸淚下者兄弟二字隨觸卽刺心也則讀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一語已失聲不能續一字矣

周官

舊序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詩序召穆公平淮南之夷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而春秋淮夷尚列于會則淮夷未嘗滅也呂覽言周公滅東夷作象舞孟子于討奄下言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蓋淮南北皆夷種類非一當時滅者必實有其國今不能詳耳史記書襲淮夷則又非王師之體蔡氏疑此篇與周禮不同周禮言三公八命外朝之位三公在前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則周禮非無公孤特重其職難其選有時不備非若六官三卿之必不可闕也本篇已明言之矣此書作于成王五年五月王至自奄之後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巡侯甸卽指王涖奄之事弗庭弗來朝之國卽滅蒲姑滅奄滅東夷之事虞夏五服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周制畿內不數而邦外之侯服風教日開故境日擴分爲侯甸男采四服而後及侯衞之賓服又分要荒二服爲蠻夷鎭蕃四服蓋唐虞之五服兼圻內圻外周之五服在圻內九服在圻外唐虞每服五百里止一面周之五百里合兩面其實止侯服四面增廣五百耳餘猶一也六服通畿內及侯甸男采

衛不敷蠻夷鎭藩遠也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其兼
畿內以六遂都鄙公卿大夫食邑在焉皆內諸侯亦在
辜辟中也歸于宗周自奄來也董督也治官官各有所
治之事公卿以正君爲事六卿分職各以率屬爲事也
此書之本序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直言王曰王面命百官之詞非史臣潤色之詞也猷道
也治亂以政事言安危以國勢言王言今之天下似已
治已安然治亂在于庶官官一不得其人則政亂者國
未有不危者也至是而圖補救晚矣故古大道之世未
有不爲未雨之綢繆者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
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惟其人
唐虞夏商皆昔大猷之世也設官輔治自古以來蓋已
有之若龍師鳥官皆是然古民淳朴其事簡而官亦少
唐虞則已百矣夏商又加倍矣然其要總在和庶政以
乂民若不得其人則政不和而民不乂危亂斯從之矣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我周所以有命者非以我爲能訓迪爾也我于此制
治保邦之道實身勤之而反自問夙夜之不及甚多故
仰思古人其制于未亂保于未危者皆賴庶官今惟于

是順之而訓迪以求助我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
備惟其人
立猶定也賈子曰師道之教訓傅教之德義保保其身
體但此三者古爲教太子而設所謂成王之幼太公爲
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子卽位則猶仍之未有爲天
子而特設者今成王有見于天子之貴亦不可一日無
師故特主之爲三公日與之講論民彛物則之道道明
則所以經理國政者卽于是乎在而沈潛剛克高明柔
克君身之氣象而天地陰陽之氣亦自順焉此輔養君
道之第一義制治保邦之本也特其人難得不必備耳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正見一二人必不可以少也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
道宰于無爲而化已運于有象温肅異其時張弛異其
候裁成天地之過輔相天地之不及此由君身而達之
于政左右匡拂之不可少也○燮理陰陽者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長也猶總也掌猶握也舉而運掌握中也蔡氏曰百
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曰均此卽唐虞百揆之職蓋天子之相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猶主也冢宰無所不統五官則各有專職矣地官所司者民事土令土宜未嘗不主于養而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于禽獸故尤以教爲重也五典親義序別信五倫之常法也敷而布之使無人不知謂之敷順而道之使習而不覺謂之擾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尊也以掌天地人之禮天地尊不可謂之司故曰宗春官爲四序之長故曰伯郊社禘嘗諸禮以治神朝聘婚喪諸禮以治人天上地下君父上臣子下禮之體嚴而各得其分正所以和之也蔡氏曰成周合禮于樂謂之和者蓋以平而言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南方火位午爲正中午爲馬戎事必用馬故爲夏官爲司馬治國皆政獨以兵名政者正人之不正而至于用兵其事尤大尤必以正用之也六師六鄕六遂所出以居重而御輕若有事于諸侯則司馬以九伐之法令方伯連帥率諸侯討之王師卽出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故曰天子討而不伐也謂之統者以兵寓于農以教寓于田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不見其爲兵也謂之平者禁亂誅暴扶危定傾使强大不得肆弱小得自立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主義義主嚴故秋官主刑唐虞謂之士而周名司寇者寇賊姦宄皆其所司言寇舉重也然不曰掌邦刑者刑施于已犯禁止于未然豫禁之使不犯刑期無刑之心也姦者邪之陰慝者惡之匿皆隱而難見然此實暴亂之源故必詰之以窮其情所以止惡于微也若暴而陵眾亂而犯上則惡已著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古穴土而居謂之空冬主閉藏而人之閉藏必于宮室故冬官曰司空王制言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或地廣人稀或人稠地狹必徙民以實其地而後均而四民又不可雜處恐言厖而事易也而山澤原隰其地異利寒煖燥濕其時異宜又必因天之時因地之利以便民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卿三孤不言屬公孤無屬也其職主于弼天子而已六卿主于理民事甚煩故不能以無屬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而周六官之屬至三百六十者中庸所謂官盛任使以勸大臣也唐虞外有州牧侯伯而此不及者既授之國使各有其國各子其民矣則亦惟六卿各盡其職以倡九牧九牧倡諸侯可也蓋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而下大夫五人中未嘗無小

宰宗伯司寇繁簡雖殊法制則一來取法于王朝則溥天率土之民亦足以繁阜而曲成之矣○按公孤有特命不兼六卿者有特命仍兼卿職者有以六卿上兼公孤者如顧命太保奭是以公下兼冢宰畢公毛公是以司馬司空上兼公三孤不見亦或以芮伯彤伯衞侯兼之與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史臣因上所云似詳內而略外故因以倡九牧語而詳御侯之制以及之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衞服五歲要服六歲一見唐孔氏

謂周諸侯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事又左傳叔向云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年與此相當毛奇齡謂大行人一歲二歲自巡守後起數愚謂三書一也王巡守後明年侯服來朝又明年甸服來朝又明年男服來朝如此則六年各一朝矣卽叔向所謂閒朝以講禮也又如是六年則諸侯再朝王乃出巡所謂十二年王巡守殷國也若王有故不巡守則諸侯畢來所謂時見曰會再朝而會也若有不協則于會同之地設方明以盟之所謂不協曰盟再會而盟也考制度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明黜陟孟子所謂入于其疆則有慶讓也考諸侯之職卽所以考九牧之職而三公一人處乎內二公分天下爲左右若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其黜陟不言自喻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先戒羣臣有官若天官有宮正膳夫地官有鄉師州長凡三百六十皆各有所司也爲一司之長則亦得出令以令其下令之而民不服不得不反其令如鄭子孔爲載書而子產勸焚之其反猶愈于怙過而生亂然何如愼之于始使必可行而弗反乎蓋天下之事公私而已公則合于民心之同然何有不行何待于反必其出

于一人之私意至於理窮勢極而後反焉于爲政之體已大失矣夫人氣質之偏情欲之動孰能無私必先自考覺其無私而卽以公滅之克治雖艱而民之懷必在此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此又教以入官之法人心固多私然亦有心本無他而迷于事疑于心不覺怠于時而忽于幾者此皆不學之故也蓋學則明乎理其無定制者我可以理議之議卽爲制矣其有典常可據者則直奉之以爲師卽有利口顚倒是非以惑我而我據理折之官常不以是亂也不

然而理之不明蓄其疑者謀必敗且因循苟且而政亦荒矣是惟不學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蒞事豈不苦其煩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又戒大臣也卿士執國柄者以一人而統六官之職若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位不過侯伯而王命之出納由之言此卿士一官非有公孤之重六卿之專然與君最親非有專功而功最崇非有高明之志功不可得而崇也非有專業而業最廣非有夙夜之勤業不可得而廣也而此志與勤尤宜果以斷焉蓋事幾出納閒不容髮一有濡忍則其敗謀荒政與庶官之在一職者千

百之矣○按卿士一官外丙特設以命伊尹沃丁以命咎單大戊以命伊陟臣扈武丁始命甘盤後命傅說其餘不見是卿士在商卽師保之尊非其人不常置也周初不見此官宣王以命皇父左傳鄭伯世爲之又言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則以最親者爲之非師保之尊而有心腹之託朱子謂六卿之外別爲都官以總六卿之事者得之而或謂卽冢宰屬之中下士大謬也成王時卿士何人不見于經雖其賢與否不可考見然書戒其驕侈作僞戒其居寵則親密可知厥後幽王以寵皇父致亂而桓王之世鄭取禾取麥至中肩而無可如何蓋商周之世變已異而恃爲至親者未有不爲肘腋之患者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蔡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周公之用蔡仲爲己卿士賢也成王戒其卿士以此則已窺至微矣而不易豈其人何哉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又教以保祿位之道申氏時行曰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下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六卿分職各得舉其屬于同官之中推賢讓能如禹之讓稷契伯夷之讓夔龍于屬官之中又各舉其能如垂之舉殳斨伯與益之舉朱虎熊羆此古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也但味其語又似專論此卿士者若此卿士非其人則君子且以舉爲辱而避之矣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任人準人及牧也六卿雖分爲六而合之不過任

事執法養民三者而已大夫則目中大夫以下也掌邦
治邦教者其官統百官敷五典者其事亂古作乿永康
無斁則必無危亂矣總結上文蔡氏曰不及公孤公孤
德尊位隆非有待于戒也

君陳

陳古作敕○君陳周公次子鄭曰伯禽弟竹書成王
十年周公致政出居于豐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王
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蓋周公既
致政王即命陳嗣爲周公以統東諸侯也後謚平稱
君者貴之鄭本舊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在賄肅慎之命下張霸本僞書無之史記亦無者以
所見孔安國古文亦無也梅頤所上孔傳乃有此篇
而于舊序上增周公既沒四字又移其次于亳姑下
則大妄矣成王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安得謂周公
既沒哉彼見論語有惟孝十字漢儒皆指君陳而坊

記緇衣三引君陳欲掇拾成篇而絕不知君陳爲周
公次子與其嗣爲周公在周公尚存之日幷序所謂
分正東郊即召分陝之事也無怪乎讀是篇者謂略
無命子繼父職之詞而反疑鄭氏之說爲非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

論語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注以孝乎惟
孝爲句蓋鄭重其詞言必孝乃能推之以友于兄弟又
推之以施于有政也蓋君陳以子繼父不專志于孝則
亦無以爲政矣周之邦畿千里方八百里在雍方六百
里在豫雍西豫東故以洛邑爲東郊公羊子曰陝以西

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玆率厥常懋昭周
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嚴教之保惠安之司分正東郊之職也于周公常行
之法則率之于公平日所訓者又懋勉而昭明之則德
可如公而民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至治四語蓋周公之訓成王所聞者清明之德
在躬則和順之氣充于宇宙而神明可格故神之享之
非特黍稷之飶芬也明德其本至治其功效也神且可

感況頑民哉則亦惟勉法是訓而勿怠可已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此乃明所以必命君陳之故夫周公之爲聖亦孰不知
周公之法孰•不以爲當由然凡人當未見聖時則以弗
能見爲懼及旣見而情變矣不特少年喜事求跨越而
紛更卽素老成持重亦以爲與我等夷而厭怠此弗克
由聖者之所以多也若爾則以子繼父應以是爲戒矣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則繹

上之道民猶風之偃草則亦易矣然所以圖其政者不
可以爲易也率公之常以爲師而事易勢殊豈能無所
出入要必自爾所師者自虞度之于庶言之易得其理
之所大同此則由繹之功純在自爾師虞也周公曰文
王我師也至欲施之事則亦有不合者矣仰而思之出
入自爾師虞之謂也幸而得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坊記引此后此君斯作此無臣人咸若四字時作是○
蔡氏曰言切于事爲謀合于道爲猷良以德言顯以名
言愚按周公教成王抗世子法于伯禽伯禽君陳皆與
王同學起居服食皆左右之故入則密言出則讓善成
王四年伯禽就封于魯繼公之定奄此以君陳繼公之

治洛蓋王之最親最信者莫如此同學之數人故舉舊
德以著其實非以教臣當如是也梅頤攙入臣人咸若
時一語去其意遠矣而黃氏謂自大誥之多方皆周公
以王命誥王懼人不復知君令臣行之常故舉此以訓
君陳而勤洛人是王心慊于周公之過擅而于此示意
也抑反悖矣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

黃氏曰周公告殷民曰其戰要囚之其大罰殛之若汎
其言則必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金氏曰勢我所乘法
我所執蔡氏曰毫髮不于人而于己卽威削也故上之

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于欲民盡欲民遷善遠罪不可以日月爲功然又不可廢法以爲思也要使寛之意常行于法制之中則無所勉强而民之向善有不自知也所謂宏周公之丕訓者如此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宥古作寛○上戒其徇已此又戒其徇君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此終上之辟○刑期無刑制刑之心辟以止辟用辟之意皆生道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上之宥在内爲姦在外爲宄狃習也經赦而再犯者敗常如不孝不友亂俗如僻言怪行三者皆足以道民惡故所犯雖細亦不可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頑者瞖然無知然非狃于姦宄比故不可以忿其不率教而疾惡之若知率教而有一節之喜即與之而不責其他端之未能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因上無忿疾而言見其頑而姑忍之尚望其悛有容則如易之包荒盡天下無棄人也濟以事言大以量言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因上無求備而言修方進于善良已進于善簡者别而異之夫然後取其良者進之使知爲善之可羨則不良者亦將悔其不良而思遷是所以率之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乃言化民之本人性皆善故民之生未有不厚者特爲習僞所染而遷于惡耳然厚可遷而薄薄亦可遷而厚特不可以言令而貴爲率之耳敬天敘之典而置其身于德則爾所好者實德而民從之無不變而遷于厚者則世道允升上建極而錫福及于民民歸極而受多福在于君矣是乃爾之功不可不以此自期也

畢命

竹書康王釗十二年乙酉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鄭本舊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史記從孔安國畢字下增公字漢律志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是豐刑者律書作于庚午朏而畢公之命作于壬申也但竹書不言所命何事舊書又不知命之何人惟安國本爲詳故史記從之也畢公名高左傳言畢文之昭是畢公文王庶子逸書武王師次鮮原始與召公同召克商命與衞侯同釋百姓之囚蔡氏謂常相文王不知何據康王立畢公率東方諸侯則成王時周平公早卒而畢公已代爲東伯矣成王之世齊太公爲太師康王六年太公薨則畢公之爲太師必在此後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朏卽哉生明也壬申五日周凡有大冊命必至豐告于文王詩所謂告于文人于周受命也成周下都殷命所居保釐于保受之中行釐別之法下所謂旌別淑慝也此一篇大旨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同姓故稱父位太師故稱師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毖謹飭之意十二年爲一紀父子相繼曰世成王五年遷殷于洛邑三十七年成王崩至此四十四年而曰三紀猶未及四紀舉成數也世已變故風亦移此極言周公毖殷之功不數君陳予功統于父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言世道升降則俗亦殊政必視其俗以爲因革前商之季世道方降商俗極弊故稱其不善者比介于我周善者之中以化其惡今世道允升商俗多變而猶有不善者雜其中苟不別而異之使不善者見其爲善之美是無以勸善也虛言之以起下文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勉也猶詩言勉勉我王德已而不已而猶不以小物而不勤此德之所以盛也晉語言文王諏于八虞訪于辛甲重以周召畢榮是文王時已與周公同功歷今四世端莊鄭重望其色而莫敢慢易聞其言而莫不欽承功已著先王之時況小子無所能爲仰公成之而已將託以大任而先稱其德業之盛如此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乃言今所託往謂往東都蓋先雖以太師領東伯而猶居鎬京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乃言臧厥臧以使民勸之事旌其善者別其慝者各表其爲善之門閭則新其善即以病其惡而立善者之風聲矣然此猶比閭而居也若其累戒而不率訓典者井遷而出之比閭之中別爲之井疆使不得與齊民齒俾之知畏而慕以大儆之如是猶不變又移之近郊又不變移之遠郊則郊圻之界不可不申畫也又不變則放之而封于外不得復反吾國則封疆之守不可不慎固也此豈過于擯惡哉正以惡者不去則善者不安欲舉四海而安之不得不于宅里務嚴之耳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蔡合下一節

此將論商俗之弊而先以政體言之心有常而法不變期于久遠也辭即政之令于民者徇人則褻貴得其體太煩則支貴提其要若好異則喜新者厭舊而不能恆言多者理不足而失體要矣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蔡合上

下乃言商俗之弊靡靡卑弱而相隨之貌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靡靡者且相隨而以爲賢商之舊俗如此今雖風移而餘俗未絕我姑徇之是益靡也我力辨之亦辭費也體要所當念矣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分二節

世祿之子多生于逸不知恭敬撙節之循禮乃合于天道而惟知奢麗之爲美其心放蕩見有恭儉之德者反以爲鄙陋而欲陵之風俗之弊自古爲然而此殷士其尤也彼藉先世之寵自負爲舊族不惟于貧寒有德陵之其恃侈者僭越無等并將君臣上下之義而盡滅之以其服之美于人而其心以肆而驕淫敖而矜浮而夸諸惡無所不至今雖密邇王室其心稍收然其驕淫矜夸之隱未嘗不潛伏于內閑之偶疏又將潰決而出是閑之亦甚難也政可不有恆乎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乃言救弊之道驕淫矜夸多由于富然則殷士不可使富乎我特使宅爾宅田爾田何嘗不欲其富要在資富而能訓耳蓋天之道壽命聽人自爲蕩者不年恭者必壽則此訓之正以永其年也夫訓而豈徒辭哉彼陵德我尊德是乃大訓古之訓民莫不由是舍是而何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人漠視殷士而棄之渺視殷士而忽之者以爲彼殷士耳即不率訓典于我何傷而我以爲我之安危惟此

殷士也蓋彼心之未革即我化之未洽而與我民雜居烏知其惡不侵及我民所當深慮也我忿其不率而剛以董之則怨生苦其不率而柔以羈之則玩生惟不剛不柔妙其彰癉之權動其思慕之意斯化民之德于以修乎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蔡分二節

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王氏曰周公君陳之績已然而畢公則預期之也前後之時不同因革之政亦異而欲化民于善之心則同前之道有升降者至此無不洽政由俗革者至此無不洽本王氏樵使成周之民皆由道義以永年是澤潤之幷至四夷左衽無不賴則四方永無虞矣豈特予小子永膺多福哉幷公爲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亦訓其成式而萬世永賴之矣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前政謂周公君陳人之漠視之者謂殷士習染已深其何能化眇視之者謂殷士有幾亦何能爲不知人性皆善無不可化之人特吾心有未盡耳匹夫匹婦一能勝予敢謂其事甚易而不愼乎惟念我先王所以遷殷民于洛之心與周公所以毖之之道順其成烈而終成之可也又丁寧以戒之厥後西周失而東周洛邑存東周之王城爲子朝所據而敬王入于成周又歷數百年成周眞建無窮之基矣王氏應麟曰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入人之深矣夫

尚書章句 外篇 畢命

君牙

舊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蔡氏曰序無所發明曰周殊無意義按史記不列其目是孔安國古文無之也張霸僞書亦無之竹書穆王名滿元年己未命辛伯餘靡十一年命卿士蔡公謀父絕無命伯牙事大紀係之三年緇衣引夏日四語作君雅古文尙書牙作雅然伯雅不知何人篇中屢稱其祖父亦不知何人也陳氏謂顧命芮伯爲司徒君牙或其後愚謂文武至昭王司徒不止一人芮伯之能教亦未有所見此篇語亦膚泛則姑存之耳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日月爲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王一作正○蹈虎尾恐咥涉春冰恐陷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骨當背相續處古從8象形人之氣力係此屈伸由此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命之以身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記引此咨作資鄭讀至無下咨字○呂氏曰君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怨歎之聲按記所謂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也蔡氏曰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命之以養民也金氏曰思民衣食之艱而爲之圖其易則民乃安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按孟子引書似謂周公能大顯文王之謨承武王之烈以啟佑我後之人皆正而無缺夫所謂成文武之德此

硬綴入與司徒何與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人不知何指豈謂周公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此節注闕疑脫去

冏命

舊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按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國復寧則史遷所見孔安國本當是穆公閔國之危命伯冏申誡國政故國復寧非謂命伯冏爲太僕正也與序說全異考之竹書亦無命伯冏事大紀係之三年前編係之五年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宅居也怵惕心動貌厲危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

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聰明生知之質齊聖自修之功承承順之弼救正之以文武之聖而猶有賴于臣如此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其質不聰明不及其學未齊聖故愆謬尤多也而其所以然者總由于心之昏昧放逸耳匡輔之繩直之糾察之正其心者尤賴臣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也周禮太僕下大夫其下有祭僕御僕故謂大正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出入起居皆係焉其職最要僞孔傳以大馭當之謬矣大馭雖中大夫惟掌大輅以祀故重其品其實亦祭僕耳豈若太僕之常在左右乎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好其言善其色工于飾己順人之欲辟避人之忌側偏邪媚諛說工于逢君皆小人吉士敦厚方正之士古之長官皆得以自舉其屬故戒之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出入起居苟有小失僕臣必舉其失則君不敢自聖矣

君不自聖而德即成君自聖而德已喪此其故總係于臣之正與諛也○呂氏曰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謂人莫己若惟言莫予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爲昏爲虐爲侈爲縱百疾從之故自聖病之根昏虐縱侈皆枝葉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憸人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其和柔謹愿最易爲人所昵而又善窺人所好不惜貨賄以中之故凡物之能動我者皆好也我方以其人爲謹愿可親而不知已非人其吉惟貨其吉矣僕臣爲上耳目之官而反掩上耳

目使不聰明蔽上耳目者罪而簡是者尤罪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卽先王之典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流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導其侈者果出于僕御之間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吁可懼哉○金氏曰君牙初年方新之書冏命中年自克之書也君牙曰予小子嗣守遺緒皆初年語冏命曰予一人無良日思免厥愆皆中年自悔語其在國祈招之後乎按穆天子傳王西征以萬里乃歎曰予一人不盈于德而淫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歸與

本篇起處脗合則以爲中年自克之書近之如此則係之十七年王西征十八年王居祈宮之間係之元年者皆非也

尚書章句跋

尚書章句內外篇族祖翼聖公撰公博通羣經尤邃於禮學問道德爲世宗仰著述宏富多已梨行是書內篇成於有清康熙戊戌外篇成於乾隆癸亥相去二十餘年蓋內篇爲壯年所著而外篇至晚歲始成致力之勤過於他書原槀散佚家譜僅存其目求之數世不可得光緒戊戌徐研甫編修視學湘省解組歸來以是書見示言得之長沙書肆爲翼聖公手著內篇佚皋陶謨禹貢甘誓三篇已非完本朱墨爛然猶多譌脫篇末批評有袁簡齋語自係後人傳鈔之本鳳苞受而讀之書以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爲內篇申其義以傳其信古文溢出今文者爲外篇揭其僞

而擷其精取書舊序及唐孔氏正義序宋蔡氏集傳序存之而辨其醇駁爲音律說著之篇首以明古樂之本源其爲訓釋則紬繹經義疏瀹治術兼綜百氏折衷衆說粹然成爲一家之言夫漢以來治經者於今古文既已聚訟紛如而詮釋訓詁又或支離破碎無當於古昔帝王經世緯物之旨徒貽學者以艱深煩苦之病妄者乃激而有廢經之議則說經者階之厲也是書旣探本治道以見書以道政事又爲斠正眞僞疏釋章句以詔學者方今科學盛昌學者不能專其力以治經欲避艱深煩苦之病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且有以杜妄激者之藉口莫是書若矣嗚呼吾翼聖公生於數百年前豈已意及吾國學術必有今日之

變遷乃有此翼經衛道之作耶爰爲考訂譌脫釐理篇次付之剞劂以示後葉江陰繆藝風先生爲任校讐未卒業而卽世踵而成之者[redacted]徐君　長沙張君劭希也若闕佚諸篇求而得之俟諸異日續栞焉族孫鳳苞敬跋

書傳鹽梅二十卷

〔清〕黄文蓮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上海黃芳亭著

書傳鹽梅

乾隆丁未鐫

書傳鹽梅序

尚書文字最古漢唐來注家以百數東坡書傳作於海南頡濱謂其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儒所未達朱子亦亟稱其佳而惟病其簡九峰集傳後出學者翕然宗之蘇氏之書玉海第紀卷數且云大牟排王氏說其他注家或條舉一二而全文罕載椒邑江茂才永建喜藏書歿而無嗣卷軸散軼丙申秋出俸錢易其完帙獲讀是書豁然有當於心間有未純其議論自闢筆力自勝東坡所謂後有君子當知我者伯厚猶淺之乎言之文蓮嘗以暇日校蘇蔡異同並縱觀漢唐宋元明諸儒之成說舉五十八篇之文熟讀沈思以考定其得失凡有疑義或從蘇或從蔡或仍孔注或取他氏說或竟抒臆見非敢標新立異惟衷於理順心安蘇氏之傳說命曰鹽梅和而不同者也文蓮之名是編也竊取斯義云爾

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孟冬之月星槎黃文蓮芳亭氏書於全椒學署

書傳鹽梅凡例

一尙書錯簡脫句訛字古文今文皆有前人或未盡考定並有已經考定而仍屬可疑者文蓮悉意推尋聊冀萬有一是

一尙書句讀朱子謂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今考王氏所正酒誥中句蔡傳從之蘇氏所正有不盡從者謹爲叅究其得失亦有前人未經整頓如洪範之子孫其逢多士之其澤在今等句文蓮竊以意正之雖于大義無關亦似微有小補

一文蓮謹考朱子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爲上否曰然是蘇子之書朱子取之蔡氏作集傳禀承師訓然如洪

範之錫汝保極旅獒之人不易物大誥之天棐忱辭竟有不用師說者今蘇氏書傳學者罕見原文故另作一行全載蔡傳則戸習家藏且多與蘇傳相同處謹倣陳壽翁纂疏例畧從删節

一蘇傳簡處朱子謂亦有只消如此解者蔡傳參合諸儒要說較蘇自詳是編凡蘇無傳而蔡有傳者錄之蘇傳義有未盡而蔡特詳明者採之蔡傳與蘇傳不相合者兩存其說以聚一是或蘇蔡解俱未的則博考馬鄭王三家之說二孔氏之注疏及宋元明諸人之論而採擇其優至管窺所及偶有創解未敢自是聊以質疑

一編內首列蘇傳全文蔡傳另爲一行或有辨論即於蔡傳下用謹案二字如援引他說則用謹考二字有所折衷則又用今案二字亦有蘇傳後另一行逕用謹案謹考起者間或蘇蔡二傳經宋元明人辨論頗極允愜則但採其說不復加案

一古人注書點定句讀逐加訓詁而已蔡氏始以一篇之書分章畫段蘇傳只隨所注句爲界畫是編因全載蘇氏原文故章句悉仍蘇傳至節錄蔡傳及援引他說未敢盡依蘇書致多割裂或預見於前或補見於後摠照經文大勢

一是編採載漢唐宋元明諸儒論說皆書某氏其惟程朱稱子二孔氏於第一條援引處書名餘但以孔傳孔疏別之鄭君則稱字至所採前人說內有稱名號者皆仍其舊

一東坡作易傳書傳論語說三書旣成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九峰亦自以生數千載之下講明數千載之前深慨其難文蓮尤見淺識薄豈敢妄議前人傳注然沉思熟玩時有會心自恨我生更晚不獲與前人往復論難惟俟窮經君子訂其是非而已

書傳鹽梅目錄

卷第一 堯典　卷第二 舜典　卷第三 大禹謨　臯陶謨
卷第四 益稷　卷第五 禹貢　卷第六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第七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第八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第九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第十 洪範　卷第十一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第十二 康誥　酒誥　卷第十三 梓材、召誥　洛誥

卷第十四 多士　無逸　卷第十五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卷第十六 立政　周官　君陳　卷第十七 顧命　康王之誥
卷第十八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第十九 呂刑
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尚書五十八篇（依蔡傳卷）內伏生今文孔氏古文皆有者三十三篇（今文止二十八篇古文分堯典爲舜典臯陶謨爲益稷盤庚爲上中下顧命爲康王之誥增目五篇）今文無古文有者二十五篇吳氏棫第疑孔書文從字順而已趙氏孟頫始詆其作僞吳氏澄復以平弱卑緩斥之愚謂讀古文者但求諸詞氣之間不無可疑顧其多言紀綱道德經緯人事非漢儒所能僞撰惟是壁藏數百年科斗文豈無爛簡及難字不可屬讀者意孔氏修飾其辭故皆文從字順蔡氏序集傳謂二典禹謨先生（文公）蓋嘗是正則是孔壁之書朱子亦所不廢語錄中論周官蔡仲等篇極持平允乃趙氏書古今文集註分而注之吳氏書纂言竟置古文不釋近來學人不求心得而好鴟張凡與今文不合者概從屏棄并謂孔傳亦是僞書愚未敢從也至周書篇次頗多紊亂汪家泥於書序舊文往往牽合附會竊嘗考証先儒緒論參之臆見康誥酒誥當在金縢前多方當在梓材前無逸君奭並當在大誥前金氏履祥曾以多士多方前後失叙疑書篇次第孔伏亂之（金氏據皇王大紀并謂旅獒紊於成王之紀）

學者生千百年後烏能知紊亂所由始然一篇之書必有命意所在誠悉心玩索尚論當時縱不必有昔朕來自奄之文而次第釐然可復使正茀漢唐以來傳習久遠豈敢妄爲更置聊抒所見以俟諸博雅之君子丁酉冬月上海黃文蓮謹識

書傳鹽梅卷第一

上海黃文蓮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蘇傳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文者其法度也思者其智慮也

光宅天下

蘇傳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

將遜於位

蘇傳遜遁也

讓於虞舜作堯典

蘇傳言常道也

蔡傳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謹案〕古文書序出自孔壁馬氏融鄭氏康成王氏肅並依緯文云是孔子作呂氏祖謙見其一二處有似春秋深信不疑然與書旨往往不協故朱子直斷其非蔡氏依古文自爲一篇附全經後復條列其可疑處蓋朱子所授之旨也蘇氏依孔氏安國傳分冠篇首今一仍其舊每條全採蔡傳間取諸儒說附焉至蔡氏逐篇各有題辭則另爲一行用篇首二字以別之

篇首蔡傳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謹案〕陸氏德明云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孔氏穎達疏堯者釋名以爲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今案〕堯之爲名號與謚孔傳無明文朱子謂看來堯舜只是名顧氏炎武謂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此論甚確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蘇傳若順也稽考也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猶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爲名允迪乎欽敬也或言其聰或言其敬初無異義而學者因是以爲說則不勝異說矣凡若此者皆不取欽明文思才之絕人者也以絕人之才而安於無事此德之盛也夫惟天下之至仁爲能安其安

蔡傳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

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
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
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
勉強所謂性之者也（謹案）蔡傳註曰若二字本薛氏季宣書
古文訓其所謂發語詞者是也至周書越若來辨與此異放
勳孔傳言堯放上世之功化是亦訓放爲法蔡傳較優欽明
文思孔傳謂之四德鄭氏康成謂敬事勤用謂之欽照臨四
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蘇傳以爲才
之絕人愚謂當兼才德言也安安孔傳謂安天下之當安者
疏云下文九族百姓是也蘇傳蔡傳皆不用其說但此句緊

承放勳來正言其有過人之才德能安天下之當安也宜宗
孔傳至考靈曜作晏晏鄭氏謂寬容覆載謂之晏則是與欽
明文思並列爲五似不必從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蘇傳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上下天地也恭有僞讓
有不克故以允克爲能

蔡傳光顯被及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
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謹考）鄭氏康成云不懈於位曰恭
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王氏肯堂云光字最妙史
臣言此正見所爲放勳者乃其盛德精光照燿宇宙卽光照
處便是成功之所在而非規規於事爲之末也（今案）孔傳訓
光爲充依釋言文非是被四表格上下孔傳就名聞言蔡傳
較優孔疏謂禮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
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於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蘇傳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爲首親親爲次九族高
祖元孫之族也

蔡傳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
至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謹考）
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與文王克明德同（今案）蘇

傳舉賢之說本諸孔傳依蔡傳爲優九族之訓蘇氏確遵孔
傳蔡氏本與蘇傳同乃又云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者因
朱子有三族較大之論然朱子本云不必泥也考孔疏異義
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
有服鄭氏康成駁之禮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注已
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
以孫親元孫九也顧氏炎武亦謂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
之親百世不可易者也又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蘇傳平和也章顯用其賢者也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

大族亍之民莫不亍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蔡傳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謹考）孔傳百姓百官疏云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也朱子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今案）蘇氏確遵傳疏訓百姓爲國之大族庶於平章昭明四字講解發貼章謂顯用其賢尤的蔡傳蓋宗朱子近處百姓之說似不必泥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蘇傳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雍和也

蔡傳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謹案）蔡傳解此四句蓋至自近及遠之義然自明其德與變惡爲善其氣象迥不侔矣百姓之爲大族黎民之爲庶民夫復何疑時孔傳訓是蔡傳因之王氏肯堂又云時字詎作是字解愚謂必如萬物生育於四時之中而咸若其生斯謂之時雍者煕然順則而不識不知也說亦好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蘇傳昊廣大也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蔡傳乃者繼事之辭若順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謹案）蘇傳訓星辰皆本孔傳而蔡傳經星緯星之說較優陸氏德明釋孔傳日月所會之文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

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元枵丑曰星紀愚嘗考之言辰原不離乎星陸氏釋文止言十二次之名而已而寅之所以稱析木丑之所以稱星紀者皆從二十八舍而定今試從周天之宿順而數之自斗歷牛至女爲星紀自女歷虛至危爲元枵自危歷室壁至奎爲娵訾自奎歷婁至胃爲降婁自胃歷昴至畢爲大梁自畢歷觜參至井爲實沈自井歷鬼至柳爲鶉首自柳歷星至張爲鶉火自張歷翼至軫爲鶉尾自軫歷角亢至氐爲壽星自氐歷房心至尾爲大火自尾歷箕至斗爲析木以言乎日月所會則寅月會於娵訾之次卯月會於降婁之次辰月會於大梁之次巳月會

於實沈之次午月會於鶉首之次未月會於鶉火之次申月會於鶉尾之次酉月會於壽星之次戌月會於大火之次亥月會於析木之次子月會於星紀之次丑月會於元枵之次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蘇傳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州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

極非常宅也

蔡傳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畧者也〔謹考〕地理今釋云嵎夷今朝鮮地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薛季宣古文訓謂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寧海州皆非也〔今案〕宅孔傳訓居也蔡傳因之朱子有云宅嵎夷之類恐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則蘇傳非常宅之說爲是蔡傳亦云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卽此意也又蔡氏訓下文宅西爲西極之地與蘇傳說合而蘇傳又引徐廣說謂今天水之西縣地理今釋辨之其畧言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

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爲西縣猶朔方之不可爲朔方郡黃氏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然則西與朔方皆不可專指一處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蘇傳寅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春夏欲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今案二叔不言餞疑脫一賓字〕

蔡傳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日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歷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謹考〕朱子曰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頴作萬物作之作說卽是此意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蘇傳日中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星昏見於南方夏至則青龍秋分則元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擧一宿者擧其中也殷當

也書曰九江孔殷
蔡傳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謹案】孔傳訓殷爲正而馬氏融鄭氏康成皆云中依釋言文也春分陽之中秋分陰之中故春秋皆曰殷午爲正陽之位子爲正陰之位故冬夏皆曰正似較蘇傳當字之說爲優

厥民析
蘇傳冬寒無事民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田其民老壯分析

鳥獸孳尾
蘇傳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蔡傳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
蘇傳申重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蘇傳訛化也叙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
蔡傳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者也【謹考】黃氏度云漢初置交趾郡後攺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王氏應麟云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雖訓化難釋矜同地理今釋云南交今安南國【今案】南訛若依史記索隱以南爲對東作似較直捷至敬致二字蔡氏引用周禮其實下文日永星火二句方言夏至之日此則槩言掌夏之事耳如就至日而言則仲冬何以無敬致之文乎戴氏依孔傳較優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蘇傳永長也火心也
蔡傳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謹考】金氏履祥云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大火

厥民因
蘇傳老弱畢作因就在田之丁壯也
蔡傳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謹案】蘇氏蓋依孔傳因就助農之意孔疏謂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似較蔡傳爲優

鳥獸希革
蘇傳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蘇傳餞送也

蔡傳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

平秋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蘇傳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蔡傳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星虛北方元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謹案）四時俱言厥民正授時之義宜就農事說孔傳解夷字謂老壯在田與夏平亦不及蘇傳

鳥獸毛毨

蘇傳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蔡傳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謹考）陸氏德明云毨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取以爲器用也（今案）蘇傳全用孔傳疏謂毛羽美悅貌蔡傳訓潤澤鮮好亦傳疏意也陸氏說偃包氏亦言霜後選毛與說文同義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蘇傳在察也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蔡傳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物幽暗故曰幽都（謹考）王氏安石云北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幽都（今案）幽都與明都對蘇氏於嵎夷暘谷傳內謂朔方幽都當在幽州亦非以幽都爲幽州也地理今釋引史記北至幽陵南至交趾之語謂幽都與交趾對非是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蘇傳隩室也民老幼皆入室

蔡傳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

於內也

鳥獸氄毛

蘇傳氄軟厚也

蔡傳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謹考）陸氏德明云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兗反馬云溫柔貌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蘇傳暨與也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有讀又古有又通

蔡傳朞猶周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爲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於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謹考）孔傳匝四時曰期鄭氏康成云中數

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歷日王氏應麟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愼作定開元壹作天寶王氏樵云期字與歲字不同歲是人間所用期是天運一周湯氏顯祖云天與日復會於初起之度若期而合焉所謂期也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蘇傳釐理工官也績功也熙光明也

蔡傳熙廣也（謹案）孔傳訓熙爲廣而朱子大學注熙光明也此熙字若作光明解正與前光被意相應經文庶字咸字已具廣字之義宜從蘇傳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蘇傳疇誰也咨嗟也時是也猶曰誰乎嗟哉能順是者我登進而用之

蔡傳咨訪問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謹考）孔傳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今案）蘇依孔傳故訓時爲是竊意不然卽蔡氏順時爲治之解亦不足以盡其旨王氏綱振有云帝咨若時不是論相是求巽位之人然則若時者卽歷數在躬之義登庸乃舜典所謂徵庸將進而試之以禪帝位也疇咨者難其人而作嗟嘆之詞似不必作訪問觧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蘇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書有胤侯吁疑怪之詞也口
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或曰太史公曰嗣子丹朱開明
蔡傳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
可登用也訟爭辨也謹案蘇氏宗傳疏蔡傳訓胤爲嗣實宗
馬氏孔疏謂馬融鄭康成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
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竊謂孔氏以
若時登庸爲求官故深斥馬鄭之非其實下文疇咨若予釆
方是擇官而分任其事此求遜位亟當以嗣子對也嚚訟之
人未必便是下愚大抵强詞奪理口給爲工有似心志開達

性識明悟故放齊贊爲開明惟帝堯能察之精知之稔耳胡
氏承詔謂放齊有以窺帝心之微故稱胤子有青官自是岐
嶷不煩外索之意

帝曰疇咨若予釆
蘇傳釆事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蘇傳驩兜臣名都於嘆美之詞也共工其先爲是官者因以
氏也方類也鳩聚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功也
蔡傳方且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謹案孔
傳訓僝爲見蔡氏宗之孔疏僝然見之貌朱子謂方鳩僝功
語未可曉亦未灼然知僝功爲見功且依古注說方孔疏以
爲所在之方而蘇氏則訓爲類鄙意蔡傳訓且爲優申氏時
行云有方與未艾之意董氏其昌云驩兜極力要薦共工故
以方爲言舉見在之實績以動帝姚氏舜牧云驩兜是黨惡
的人與放齊不同然共工方鳩僝功亦是實事小人欲自見
於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微著其功惟是言行相違表裡不
一任以大事便必至於傾覆耳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蘇傳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象貌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
蔡傳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

有舛誤謹案此二字朱子以爲羨文故蔡氏云未詳且疑有
舛誤孔傳滔漫也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孔疏以爲侮上
陵下若水漫天也黃氏度云象似恭敬而矯誕充其至可使
漫天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爲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爲二義
孔疏與下文義同矣又鄒氏公寧云象恭亦貼在見功上看
有勤勤獻功之意今案象恭是貌象爲恭正與允恭對鄒氏
說跟方鳩僝功來亦好

帝曰咨四岳
蘇傳孔安國以四岳爲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
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爲正

蔡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謹案〕孔傳以爲分掌四岳之諸侯蘇蔡俱不從其說薛氏季宣云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朱子語類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蘇傳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水逆流曰襄

蔡傳襄駕出其上也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蘇傳俾使也乂治也

僉曰於鯀哉

蘇傳僉皆也鯀崇伯之名

蔡傳於嘆美辭嘆其美而薦之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蘇傳咈戾也方命負命也族類也圮敗類也

蔡傳咈哉甚不然之辭〔謹案〕蘇傳本孔傳言鯀狠戾也玩吁字己有不然之意則咈字訓戾爲宜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蘇傳异舉也時未有賢於鯀者故岳曰舉而試之可以治水無求其他

蔡傳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强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謹考〕孔傳异已已退也孔疏异聲近已故爲已也〔今案〕异之訓已由於聲近似乎無據蘇傳訓舉依說文較優潘氏士遴謂舉哉便有不得已意乃已孔傳作無成乃退似於乃字頗協但經文明云試可故蘇蔡俱不主此說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蘇傳載年也九年三考而功不成

蔡傳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謹考〕呂氏祖謙云鯀非無治水之才其方命圮族乃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其無事必矣惟欽字可治鯀之病而鯀不能用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蘇傳堯年十六以唐侯爲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蘇傳巽受也否不也忝辱也

蔡傳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

之四岳也〔謹考〕黃氏度云巽卑降伏藏也堯在位久高而能降顯而知晦故欲以位巽四岳易巽彖曰以木巽火火出而木滅也〔今案〕蔡氏用吳氏說蓋本諸馬氏融訓巽爲讓也黃氏亦作讓解而疏巽字極有意味

曰明明揚側陋

蘇傳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蘇傳師衆也錫予也無妻曰鰥衆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帝知岳不足禪而禪之岳知舜可禪而不舉何也以天下與庶人古無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也而衆乃敢舉舜理勢然也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

蔡傳虞氏舜名也〔謹考〕王氏肅云虞地名也黃氏度云虞今解州安邑縣〔今案〕有鰥在下是言孑然一身未有祿位正所謂側陋也蘇傳謂欲帝妻之恐非當日立言之旨以天下與庶人以下亦本孔疏並鄭氏康成六藝論之意而曲暢其說呂氏祖謙云堯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堯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爲堯已知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似爲蘇傳此段而

發

帝曰俞予聞如何

蘇傳俞然也然予亦聞之其德固何如哉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蘇傳瞽舜父名也其字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爲事塗廩浚井僅脫於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爲格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

蔡傳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謹考〕孔傳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又考史記云舜父瞽瞍盲則是其人眞無目者也〔今案〕孔氏之說既斥爲瞽又指其頑未免文勢重沓蔡氏似依史記然盲字實添設蘇傳爲優父頑母嚚象傲獨曰克諧以孝者呂氏穆云象爲父母所鍾愛舜能體親之心以愛之是亦孝處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蘇傳刑法也釐理也嬀水名也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以理下二女於嬀水之陽耕稼陶漁之地使二女不獨敬其親

而通敬其族舜之所謂諸難無難於此者也雖付之天下可也堯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之故復試之以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蔡傳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嬪婦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嬀水之北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

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謹考朱子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臣所紀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陳氏櫟云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今案〉釐降之解蘇依孔傳而細繹文義終似牽强蔡傳確遵朱子自優王氏樵云我其試哉正欲用之也下篇愼徽五典以下卽試之之事今以分爲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嬪虞之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爲歷試也地理今釋嬀汭孔安國傳云舜所居嬀水之汭經典釋文云汭水之內也皆不以汭爲水名而水經注云歷山有舜井嬀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史記正義亦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今考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嬀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地記二書合蓋汭本訓北訓內又爲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後人見嬀水北有一小水入嬀遂蒙堯典文而加名耳

書傳鹽梅卷第二　上海黃文蓮輯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蔡傳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事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篇首蔡傳今文古文皆有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

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案〕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于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于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蘇傳重襲也華文也襲堯之文也

蔡傳華光華也協合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于堯〔謹案〕蘇氏止傳重華二字蔡氏以協于帝爲合于堯亦本孔傳竊疑文義重沓考程子謂虞舜側微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于天下故云重華協于帝又疑此二十八字是揔序帝舜一生似不應專言側微協于帝作宜于帝位亦預占乃命以位地步姚氏舜牧云重華卽復旦之謂昨日一光華今日又一光華也易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大人以繼明照乎四方正重華之說似爲得之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蘇傳濬深也哲知也塞實也書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

蔡傳深沉而有知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

玄德升聞

蘇傳玄幽也

蔡傳幽潛之德上聞于堯〔謹考〕孔傳玄謂幽潛程子曰玄幽遠之稱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陳氏櫟云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于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

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蘇傳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
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氏
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之事四門四方之
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舜賓迎之宗伯之事也
謹案乃命以位蘇傳無明文第云司徒司空宗伯其意蓋以
爲卽所命之位矣蔡傳堯乃命之以職位亦本孔疏所謂堯
乃徵庸命之以位而試之也竊謂慎徽五典八句卽序所云
歷試諸難是遙承堯典我其試哉句來此四字乃篇首二十
八字之末陸氏鏈云此乃舜一生行狀若謂舜初年事便隘
了王氏綱振云位指帝位典謨並未有以官職言位者司徒

百揆特以試舜非舜位也此論頗精慎徽五典以下雖是歷
試亦就現成說卽帝所云詢事考言底績也文勢另起直趨
至汝陟帝位徽蔡傳訓美也依孔傳五典蔡傳訓五常也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孔傳
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訓五典非是王氏應麟謂五典
克從孔安國傳本于左氏程子解本于孟子左氏言五教不
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百揆
蔡傳訓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蘇傳以
爲司空今考周禮司空統于冢宰二說不相悖也穆穆蔡傳
訓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蘇傳訓美依孔傳有美德

而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蘇傳舊說麓錄也舜大錄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自漢以
來有是說故章帝始置太傅錄尚書事而晉以後權臣將篡
者爲之其源出于此考其所由蓋古文麓作禁故學者誤以
爲錄耳或曰大麓太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
爲墠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旣不經見而考書之文則堯
見舜爲政三年而五典從百揆叙四門穆風雨不迷而後告
舜以禪位而舜猶讓不敢當也而堯乃于未告舜禪之前先
往太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書云烈風雷雨弗迷是

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遊其
文矣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
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矣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
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
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且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祥卓然
見于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其可謂誣也哉
恨學者推之太詳讖緯而後之君子嫉誣過正舉從而廢之
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沿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而
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故夫君子之論取其實而
已矣

蔡傳麓山足也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
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
近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蘇傳格來也詢謀也底致也猶受命而往返而致命也陟升
也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爾其成當
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
蔡傳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
于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謹考〕程子曰詢謀汝所行之事
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今案〕程子之解最爲簡當

舜讓于德弗嗣
蘇傳以德不繼爲讓
蔡傳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讓自以其德不足爲
嗣也〔今案〕蔡氏前說人字添設蘇從孔傳較優又案此下竟
按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似闕再命之文金氏履祥謂論語
堯曰下咨汝舜二十二字當在此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蘇傳上日上旬日也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也不于其所
祖受堯之終必于堯之祖廟有事于祖廟則餘廟可知
蔡傳上日朔日也〔謹考〕孔疏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
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今案〕上日二字蔡從孔疏較優
又受終蔡傳謂堯于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亦本孔傳世
儒或以爲堯受終則舜正始遂將受終受禪混爲一事王氏
振有云舜之受終正受代堯終皆以終堯之事最爲分明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蘇傳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
月五星也
蔡傳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
衡横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
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

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璿璣
以齊七政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謹考〕孔傳舜察天文齊七
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孔疏謂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
非也〔今案〕此句正言舜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
之地孔傳云云朱子非之
肆類于上帝
蘇傳肆遂也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地
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
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
川也而禮成于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是以知祀天必及地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畤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于今者疑焉以爲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

蔡傳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蘇傳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

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曾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叙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故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康成曲爲異說而改宗爲禜不可信也

蔡傳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

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謹案】蔡氏注羣神依孔傳較優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蘇傳輯叙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盡齊七政類上帝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羣牧可以日覲矣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輯而終班

蔡傳瑞信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驗其信否班須同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須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謹案】五瑞蘇蔡引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証是也但蘇氏以

爲贄玉則非辨見下文又蔡傳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于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以盡其詢察禮意也愚謂蘇傳于乃日乃字有分曉四岳羣牧羣后蔡傳謂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羣后卽侯牧也今考孔疏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林氏之奇云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于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陳氏大猷云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日覲

者非止爲其來之不齊蓋數見以圖政也謹案蔡氏以四岳爲四方之諸侯殊混林氏較細陳氏尤善羣后當訓諸侯輯瑞頒瑞只言諸侯日覲則諸侯統于岳牧亦非俟諸侯來見之時始見岳牧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蘇傳巡狩者巡行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也

蔡傳歲二月當巡狩之年二月也謹考朱子曰注家以至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今案武成柴望二字自當連讀玆則柴字似宜畧頓固不屬至于岱宗作句而望秩于山川五字亦宜另自爲句也地理今釋岱宗魯頌作泰山周禮作岱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

望秩于山川

蘇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

蘇傳東方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蘇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二

律也

蔡傳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蘇傳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執以見曰贄

蔡傳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

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謹案蔡氏謂五玉卽五瑞說本傳疏與蘇氏同非是陳氏大猷云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玉爲贄王氏天與採新安王氏說云贄與瑞不同瑞者上須而下守之以爲有國之符信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明享上之儀物記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所贄之玉歟覲禮侯氏朝瑞玉有繅侯氏取圭升致命王受之則所須之瑞也享王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王還玉不受以示輕財則所贄之玉也此說得之

如五器卒乃復

蘇傳五器五玉也帛生死則否

蔡傳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卽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謹考)周禮六器謂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六贄謂璧以帛琮以錦圭以馬璋以皮琥以繡璜以黻按此則猶以玉爲器而非五禮之器矣王氏樵謂如簠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爲凶禮之器旗物鐸鐃之屬爲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是也禮必有器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其等級降殺莫不有常度焉準常度而不違故曰如卒乃復孔傳訓復爲還謂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蓋誤以錯簡爲正文也蘇氏從之朱子曰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最的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

蘇傳南岳衡山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蘇傳西岳華山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蘇傳北岳恒山

蔡傳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謹考)地理今釋南岳周禮作衡山山海經作岣嶁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西岳禹貢作太華周禮作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北岳禹貢作恒山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真定府界

歸格于藝祖用特

蘇傳藝祖文祖也特一牛也

蔡傳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謹考)孔疏才藝文德其義相

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今案〕藝祖者始祖之還
稱張氏雲鶩云考德則稱文祖者代則云藝祖頗確又蔡氏
訓格爲至亦本孔傳告至文祖之廟故陳氏經云歸而告至
則出告可知竊疑此格字旣云巡守歸而告至則下文舜格
于文祖又何以說焉張氏又云格享之也鄙意亦有感格之
義呂氏祖謙云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
有愧心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蘇傳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其
功賜以車服而用之

蔡傳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
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
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
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謹案〕孔
傳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孔疏表顯其人有才能可
用俱未嘗就民功說又考鄭氏康成云人以車服爲榮故天
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
也又如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又何予之元袞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程子以旌異代庸
字蓋依鄭氏說蘇氏則融會傳疏之意以就經文皆可從也

至程子不善則告飭之說似不必泥下文有三考黜陟幽明
之法在

肇十有二州

蘇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
營州

封十有二山

蘇傳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蔡傳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
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
也〔謹考〕孔傳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今案〕封山與濬川

同文封字不當訓大故蘇蔡皆不從孔說第蘇傳與王氏安
石說同王氏云封山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
食陳氏大猷謂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
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于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
天下之山而非止于名山濬川亦只說得興利一邊云云蔡
氏訓表原本程子較優于蘇

濬川象以典刑

蘇傳典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

蔡傳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謹考〕孔傳象法也法有常刑用
不越法孔疏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故爲法也朱子

曰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又曰此言正法象如
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陳氏大猷採示嘉鄭氏
說云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耳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歟〔今
案〕孔疏蓋申明訓象爲法之義而蔡氏遂以爲象字正解殊
未穩朱子前一說卽蘇傳意鄭氏所云乃朱子後一說似不
若前一說之正大

流宥五刑

蘇傳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墨
薄刑也其宥乃至于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
而釋不賢于刑之乎

蔡傳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
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
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

鞭作官刑

蘇傳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于事而未入于刑者

扑作教刑

蘇傳扑榎楚也教學者所用也

金作贖刑

蘇傳過誤而入于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

蔡傳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之刑而
情法猶有可議者也〔謹案〕孔傳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蘇
傳宗之蔡氏蓋疑五刑有流宥之條不應復有贖錢之制故
曰入于鞭扑而情法有可議者夫鞭扑之刑刑之極輕者也
旣情法有可議聖人宜矜恤之原宥之而已如必出金以贖
豈所云寬大之典乎鄙意以爲贖刑之作所以濟刑法之窮
也卽如殺人者死而有過失殺律令制所謂耳目所不見思
慮所不及者語其所犯已入于刑而原其犯罪之由寃不可
以刑宥之則廢法刑之則害理不得已制爲贖刑庶理與法
兩無所損呂刑之序曰訓夏贖刑傳疏皆謂訓暢夏禹贖刑
之法蔡氏駁之以爲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寃之是法也有虞

氏制之夏后氏因之虞書作于夏時故宜以爲夏之贖刑耳
孔傳云誤而入刑孔疏特引過失殺傷之律蘇氏引而申之
曰過誤其說豈有可議乎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蘇傳易曰無妄行有眚眚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
也肆縱也春秋肆大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不幸
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

蔡傳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
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
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

刑之也〔謹考〕孔傳眚過災害 蔡傳蓋依孔傳故訓眚爲過誤〔今案〕律以過與誤分輕重故孔傳前曰誤而此曰過究之過失之條周禮列于宥不列于赦也漢五行志聽之不聰則有黑眚祥眚謂內妖祥謂外妖蘇傳訓眚爲災是矣然曰不幸而有罪則與過誤何以別乎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曰幼弱再曰老旄三曰惷愚無所謂眚災者惟朝士所掌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太司徒荒政十二其三亦曰緩刑竊謂有虞氏立法之意凡見妖祥遇荒札則省刑以恤民其情有可原者不待流宥金贖而縱捨之故曰眚災肆赦蔡傳訓賊爲殺亦本孔傳謂刑殺之也但天討有罪不當曰賊

蘇氏訓害爲優本文流宥至肆赦皆從重入輕肆赦之下何以復有怙終賊刑一語鄙意以爲承肆赦言也怙者恃有赦而故犯終者始遇赦而再犯其人大爲世道人心之害乃常赦所不原者刑之正以期于無刑而已○愚既以臆見解眚災肆赦四字後得黃氏度尚書說云眚災司徒荒政緩刑也天患民病不幸而陷于辜則緩而赦之蓋前人有先得我心者矣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蘇傳恤憂也

〔謹案〕象以典刑至此九句于上文既不相屬卽下接四罪亦于恤刑意無關而欽哉欽哉二句乃命戒體疑是錯簡當在後文惟明克允之下此篇自在璿璣玉衡至天下咸服揔叙舜攝位事括其大要而已四凶族罪不容誅故流放竄殛之非藉刑法以畏服天下之心也教稼明倫之未務而亟亟于言刑雖有欽恤之文毋亦不教而殺歟愚謂五刑五流皆刑之重者非此不足威服蠻夷而用之又必當其罪故曰惟明克允象以典刑朱子謂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正所謂允也流宥五刑以下乃是由重及輕而法外之仁寓焉又勅之使敬時常憂念期于無有濫失必如此命皐陶作士語意方足敢抒管見以輔王氏栢書疑之所未及

流共工于幽洲

蘇傳幽洲北裔洲水中可居者

蔡傳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幽洲北裔之地〔謹考〕地理今釋幽洲案說文洲通作州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于幽洲居此城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

放驩兜于崇山

蘇傳崇山南裔

蔡傳放置之于此不得他適也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謹考〕孔疏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地理今釋

崇山在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

竄三苗于三危

蘇傳三苗縉雲氏之後為諸侯三危西裔

蔡傳竄則驅逐禁錮三危西裔之地卽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謹考地理今釋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界括地志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今案地理今釋謂三危在今陝西卽蔡氏所謂西裔之地又疑禹貢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此為二且三苗為南境之國經言竄是屏之遠方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當仍在近南之地竊謂禹貢三危既宅之下卽云三苗丕敘蔡傳似的

殛鯀于羽山

蘇傳羽山東裔在海中殛誅死也流放竄皆遷也

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羽山東裔之地卽徐之蒙羽其藝者謹考孔傳殛竄流放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朱子曰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真氏德秀云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于市于朝不于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隸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今案蘇傳謂在海中本孔傳蔡傳謂卽蒙羽其藝本孔疏似微別孔疏又云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則是傳疏亦非有異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蘇傳此四凶族也其罪則莫得詳矣至于流且死則非小罪矣然堯不誅而待舜古今以為疑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苟無大故雖知其惡勢不可去至舜為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為惡于舜之世如管蔡之于周公也歟

蔡傳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

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謹考王氏應麟云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于舜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言今案王氏所述程子之說本與蘇傳相合乃又引韓非之言以為證反似舜存私意于其間殊未穩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蘇傳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凡壽一百

一十七歲
蔡傳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謹案〕喪孔傳無明文孔疏始言喪服而陸氏德明謂又見淚反愚謂作喪失之喪益見思慕之深至于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天下皆爲堯服三年喪矣蔡傳引用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云云似未的故不錄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蘇傳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向告攝今告卽位
蔡傳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謹案〕此文在三載遏密八音之後故孔傳謂喪畢之明年況于凶服不入廟舜旣服堯三年喪自不當以遭喪之明年告廟舜之攝政久矣此三年中舜亦仍行居攝之事而已何必亟亟于卽位改元乎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蘇傳廣視聽于四方
蔡傳詢謀闢開也舜旣告廟卽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蘇傳十二州之牧所重民食惟是而已
蔡傳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謹案〕孔傳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敬授民時亦不作是字解蔡從孔傳較優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蘇傳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近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蓋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蔡傳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畧而後其詳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謹考〕陸氏鍵云拒絕未盡難字小人易進故以難言其意只爲着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懼任人害之也〔今案〕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四者本平孔傳謂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俱作串講蘇氏遂訓首四字爲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則似勤于遠而畧于近矣宜從蔡傳又案食哉惟時至蠻夷率服先儒皆以爲咨牧之語鄙意咨牧只食哉惟時四字足矣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乃治天下之要道自詢于四岳至此皆總括舜即帝位一
生治道如此蠻夷率服實叙有苗來格等事非咨牧之言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蘇傳奮立也庸功也熙光也載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者
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蔡傳亮明也惠順疇類也言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此章
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
帝此後方眞即帝位而稱帝也〔謹案〕蘇氏本孔傳疇即疇若
之疇然其文在使宅百揆之下不當作誰字觧矣蔡傳較優
又考孔傳言舜曰以別堯林氏之奇云自此而上稱帝者皆
堯也自此而下稱帝者皆舜也書所載于名分之際最嚴蓋
懼其涉于疑似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稱
帝故于咨岳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
疑其稱王故于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
令皆成王之命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
求置其官蓋舜雖受禪其寔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
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喪畢然後告廟即位方訪四岳求
其爲百揆者以代巳之位則是舜居百揆凡三十餘年然後
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顧氏炎武云古時堯典舜
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

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
詞已明則無嫌也〔今案〕林氏顧氏俱原本孔傳林氏之說言
道理最正顧氏之說論書法極明但此下俱稱帝篇末又言
舜生三十者摠述生平故復稱舜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蘇傳懋勉也

蔡傳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也指
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
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
舊績而勉其新功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

蘇傳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

蔡傳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于邰契臣名
姓子氏封于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臯陶亦臣名

帝曰俞汝往哉

蘇傳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

蘇傳阻險難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

蘇傳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爲僞

蔡傳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寬裕以待之也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謹案蘇傳訓五教本孔氏不及蔡傳說見上文五典注王氏伯論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爰取孟子言補之卽蔡傳意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蘇傳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蔡傳刼人曰寇殺人曰賊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蘇傳士理官也服從也三就國語所謂三次也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蔡傳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謹案孔傳訓服爲從孔疏謂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蘇氏因之玩五服二字連用蔡傳爲優三就蘇氏亦依孔傳而蔡傳以爲孔氏云云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市朝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致死聖人之仁也今案陳之原野者言大刑用甲兵也蔡氏專就五刑言較優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蘇傳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詳不可知矣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特使臯陶作士以五刑五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于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爲一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于理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行之

蔡傳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

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孔氏以爲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概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謹案三居蘇傳謂如今律未明晰王氏樵云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分地之遠近正孔傳之意孔疏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止以信服解允字蔡氏兼當罪言尤爲周匝陸氏鍵云掃除私見一點不汚不逆億而先覺所謂明也申氏時行云工夫重在明字克允非以效言言必如此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蘇傳垂臣名

蔡傳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垂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卽此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蘇傳三臣名

蔡傳殳斨伯與三臣名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謹案蘇傳訓三臣本孔傳林氏之奇云孔氏以殳斨伯與爲二臣非也禹讓稷契皐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皐陶伯夷讓于夔

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同中加暨字則其爲三人也無疑矣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

蘇傳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蘇傳上山也下澤也

僉曰益哉

蘇傳伯益也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蘇傳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蘇傳二臣名

蔡傳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朱虎熊羆孔氏亦以爲二臣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仲虎仲熊虎與熊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矣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蘇傳三禮天地人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蘇傳秩序宗廟之官

蔡傳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秩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淸

蘇傳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立刑之所取故古者禮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爲禮也直哉惟淸者爲刑也惟直則刑淸

蔡傳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淸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于神明矣

謹案孔傳正直而清明亦就典禮之官施行教化言非關折刑也蘇傳乃據呂刑經文而謂古有兼官夫士旣不得兼司馬秩宗顧可兼理官乎哉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蘇傳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蘇傳栗莊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補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

蔡傳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無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于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于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蓋直能溫寬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祗庸孝友矣朱子曰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蘇傳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咏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言聲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于此二者歟

蔡傳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旣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旣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旣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謹考申氏時行云詩言志二句是言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是言聲之所由和通就人聲上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蘇傳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于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于此

蔡傳人聲旣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

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
矣〔謹考〕孔疏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
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
蘇傳堲疾殄絕也絕行猶獨行之不可繼者也惟讒說獨行
爲能動衆納言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樞機之
官故能爲天下言行之帥舜有不問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
皆隨其實也
蔡傳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

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周之內史漢之尙書魏
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謹案〕蔡氏說依孔傳蘇
氏以殄行爲猶獨行與讒說爲二事故又云樞機之官能爲
天下言行之帥官名納言則行字爲添設讒說殄行宜串講
孔疏官以納言爲名亦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惟允孔傳必
以信疏云每事皆信則讒說自絕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蘇傳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
十二人者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爲四人蓋每訪
四岳必僉曰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衆不害四岳之爲一人

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蘇傳亮弼也
蔡傳旣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謹考〕
林氏之奇云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功者故以亮
天功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蘇傳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
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方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蔡傳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

見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
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
而去也〔謹考〕孔疏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楊氏肇芳云
事功奮起謂之明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
人不可一日立于朝何俟九載
舜生三十
蘇傳爲民者三十載
徵庸三十
蘇傳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三十
〔謹考〕王氏應麟云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

豈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今案朱子有言尙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獨于此處云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自好蓋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說亦可通耳蘇氏所分句讀實依鄭君似較孔注分明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蘇傳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卽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歲說者以爲舜巡守南方死于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以爲經文此說得之

蔡傳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方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謹考孔傳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林氏之奇云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于是漢儒遂有舜葬蒼梧之說至今蒼梧之地有舜廟冢存焉世以舜爲眞葬于蒼梧也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孟子以謂卒于鳴條漢儒以謂卒于蒼梧之縣其說已不可知矣況揆之以理有所甚不可者夫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守之事舜旣耄期倦于勤而使禹攝矣則巡守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禪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巡守于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于蒼梧之野以是[illegible]率天下諸侯以會舜之葬于要荒無人之[illegible]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溫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隔湘水此說爲得之今案林氏駁孔傳巡守之說較韓子尤爲明快而或者猶引家語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曲從孔說盍三復溫公句乎又案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唐虞之世雖未有定制然帝堯曰殂落固已變其文以示別矣蔡氏旣云陟方與殂落同義則陟方之下豈宜復贅以乃死耶蘇氏謂誤以章句爲經文是也但在位五十載陟方文義亦有未安處敢竊取諸儒之說而以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文度之當是在位五十載乃陟方蓋顚倒一乃字而誤綴一死字遂以滋誦讀者之疑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蘇傳凡逸書不可强通其訓或曰九共九邱也古文邱共相近也其曰述職方以除九邱非也九邱逸矣理或然歟

蔡傳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

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謹考〕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邱言九邱也劉原父云古文丠共相近誤爲共

書傳鹽梅卷第三　　上海黃文遴輯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蘇傳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蔡傳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皐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皐陶之精微者哉〔謹考〕朱子曰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皐陶矢厥謨卽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卽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

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皐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自明不煩生意陳氏櫟曰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有功之說　篇首蔡傳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旣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于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蘇傳命教也以文教布于四海而繼堯舜以文命爲禹名則布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蔡傳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謹案〕此篇惟帝時克帝德廣運兩帝字指堯餘皆專指舜蘇氏葢本孔疏內承二帝之說然禹陳謨于舜非陳謨于堯也蔡傳爲是祗承孔蔡皆訓敬承呂氏祖謙云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日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蘇傳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畏則非僻無自入民利在爲善而已故敏于德

蔡傳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容已者矣〔謹考〕陸氏鍵云克如克敵之必勝也艱是當時君臣之心克是當時君臣之力漢疏云時當艱難而克盡其艱難之道猶易能也今文命四敷而盡克難之說則處康熙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爲難也不徒曰艱而又曰克艱則寔欲盡其艱危之事矣究實論之太平之時本爲艱難之所倚伏此天道也聖人所謹而常人所忽也故禹下文推言天道以終之至益言儆戒無虞而此意盡洩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蘇傳君臣無所艱畏則易事而簡賢賢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

蔡傳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謹考〕孔疏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眞氏德秀云知爲君之難易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蘇傳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帝堯也

蔡傳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謹考〕張子曰稽衆舍己堯虛其心以爲天下也朱子曰無告困窮自非大無道之世孰肯虐而廢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寸裏會無一處不到張氏雲鸞云惟帝時克非謂帝能勝其艱謂帝能艱其后耳故舍己從人不虐不廢皆形容帝艱之之心終日乾乾終身兢業無大小無衆寡有警戒而無怠荒未嘗以吾治爲已足故云克也若以上數者爲難事認帝爲克去之千里矣葢時克者無時不以爲艱惟無時不以爲艱故無時不見其克此亦指帝堯心上說不在帝堯事上說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蘇傳都美也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己而用衆體鰥寡達窮士其爲德若卑約然此夸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贊之曰是德也推而廣之則乃所以爲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爲天子者特以是耳

蔡傳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謹考孔傳益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王氏綱振云廣如虛空運如天行天行健無休息益以廣運贊堯可謂得時克之神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蘇傳惠順也迪道也言吉凶之出于善惡猶影響之生于形聲

蔡傳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謹案惟影響蔡氏亦謂猶影響之出于形聲蓋依孔傳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獨王氏樵體會極細其說云非言其必然之應乃言其非自外來皆由此出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則是猶有比也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哀而擊之則悲怒與哀在我而發應之惟影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蘇傳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謹案虞蔡氏依孔傳訓度無虞謂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儆戒無虞朱子言當警戒于無虞度之時謂戒于無形也若然則仍是戒哉二字之意耳蘇傳訓未有憂而戒之似分兩層微嫌語氣未合竊謂此承善惡吉凶影響之說而申言人君當知所戒也王氏綱振云戒哉重講統貫五罔三勿二無既已說戒又言儆戒無虞者正明上當戒意言帝若能警戒則惠迪不至從逆庶可有吉無虞耳蓋先明當戒之故復悉所戒之事見欲無虞須無怠無荒始得此說似好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蘇傳貳不專任也

蔡傳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謹案去邪孔疏謂逐去回邪也若以小人間之爲貳則似任賢全在去邪矣王氏肯堂云勿貳非獨不以小人間之也凡終不如始心不如物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焉皆貳也疑字要看得極細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于臨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去之或疑于薄此非斷不能也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蘇傳人之爲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皆好行其所疑也疑謀勿成則凡所志皆卓然光明無可媿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蘇傳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譽天且以是爲聰明而況人君乎違道足以致民毁而已安能求譽哉以是知堯舜之間所謂百姓者皆謂大家世族也好行小慧以求譽于此固不足恤以爲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亦殆矣咈戾也

謹案百姓蘇氏仍主世家大族言蔡傳云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則主民説孔傳無明文然引襄十年左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二語以訓罔咈百姓句似亦就民身上講玩下文四夷來王則百姓便是中國之民矣胡氏士行云因民譽可以驗已治舍大道而行小惠以干之則不可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蘇傳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蘇傳所謂六府

蔡傳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謹考王氏應麟云大禹謨言念哉二益稷言念哉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于此見之陸氏鍵云德惟惟字要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是合一的話分而爲二了養民正是德處直包到勿壞非但生養之養乃涵育薰陶游于德中而無厭斁耳孔疏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克爲次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于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于土下言之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蘇傳所謂三事也春秋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正德者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利用利器用也厚生時使薄斂也使民之賴其生也者厚也民薄其生則不難犯上矣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蔡傳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謹案蘇氏以時使薄斂訓厚生極貼善政養民意須參看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蘇傳先事而語曰戒休恩也董督也太史公曰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古之治民者于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若豳詩也歟

蔡傳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咏之歌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于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强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咏之言恊之律吕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謹案休孔傳訓美蔡傳因之吕氏祖謙云俾字要詳味消息盈虚者天理之常輔相裁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俾云者蓋聖人裁成

輔相以贊消息盈虚之理使之盛而不衰盈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蘇傳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賴利也乃汝也

蔡傳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蘇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蘇傳邁遠也降下也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亦狹矣皐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于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于民而民懷之聖人之德必始于念故曰帝念哉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孔子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之謂名言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念之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此帝念

念不忘之功也故曰惟帝念功禹旣以是推皐陶之德因以是教帝也曰邁種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二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出于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皐陶之微言其傳于孔子者蓋如此

蔡傳總率也蓋命之攝位之事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于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玆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于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于皐陶名言于口固在于皐陶誠發于心亦惟在于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于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謹案】念玆在玆四句諸家說各異孔傳謂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俱作泛論孔疏以名言允出二句貼讓皐陶講亦似未的蘇氏講帝念哉句謂聖人之德必始于念惟帝念功句謂此帝念念不忘之功于讓皐陶意並無關涉解中四句幾于不知云何蔡氏以四在字爲在于皐陶是申言帝念哉句又嫌接下惟帝二字語氣未合朱子語類取林氏說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然竊疑禹旣言帝當念之又無庸自言其念之矣襄公二十三年左傳夫子引念玆在玆句解以順事恕施鄙意以爲帝念哉以下是言皐陶之德之當念處四在字猶言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申明皐陶之邁種玆德無時不然也德之及人便是皐陶之德下及于民爲民所依功莫大焉惟帝念功者欲帝念其功在生民而使之攝位也陸氏鍵云念玆四句非强擧自代實見得他如此推開說形容他德降于人人心自不能忘所謂民懷也故末以惟帝我之亦以中四句貼皐陶就德降而民懷之說似好

帝曰皐陶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正

蘇傳干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蘇傳期至也

蔡傳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弼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其始雖不免于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謹案】予正蔡氏作我之政孔疏以正道訓正字自好陸氏鍵云不曰法而曰正以正而正人之不正也林氏之奇云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

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也王氏肯堂云刑曰弼則刑貴
知而不貴用教曰弼則教爲主而刑輔之也意之所在曰期
不曰期予于治而曰期于予治舜之治民自有道卽下無刑
是也無刑固難刑而無刑尤難蓋用刑而意在無刑則皐陶
非行法實種德也此士師之心法刑官宜熟玩者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蘇傳帝因禹之讓皐陶故推其功而勉之皐陶憂天下後世
以刑爲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

也

蔡傳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踈
也延遠及也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辜罪
經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歸功于其上蓋不敢當其
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謹案孔傳善則歸君人臣之義蔡
傳本此蘇氏論尤精陸氏鍵云不辜與無辜異無者無是罪
不者罪不至此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蘇傳帝之所欲欲民仁而壽且富也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
不病也

謹考陸氏鍵云風字下得極好無形影而四達不悖蓋過化
存神純以精氣而不着迹也休與功不同功指實績休指心
言卽種德期無刑意與欲相應從風字模出所謂祥刑也要
得申美口氣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蘇傳降當作洚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天以洪水儆予而禹
平之使聲教信于四海

蔡傳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
允成功也謹案孔傳謂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蘇傳欲
以一語括之不及蔡傳之明暢舜典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

績卽成允成功意本文有洚水儆予四字則成功當依孔氏
貼治水言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蘇傳假大也

謹案蔡傳謂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滿却不自
滿假四字孔傳謂禹心謙沖不自盈大要之人苟一自滿假
則怠氣乘而侈心起矣緊貼上二句講非卽下文不矜伐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
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蘇傳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于喜怒治亂符于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于本心果安在哉爲有耶爲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不可以力求而達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舜戒禹曰吾將使汝從人心乎則人心危而不可據使汝從道心乎則道心微而不可見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莫可

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爲本心之表著古之爲道者必識此心養之有道則卓然可見于至微之中矣夫苟見此心則喜怒哀樂無非道者是之謂和喜則爲仁怒則爲義哀則爲禮樂則爲樂無所往而不爲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萬物豈足怪哉若夫道心隱微而人心爲主喜怒哀樂各隨其欲其禍可勝言哉道心卽人心也人心卽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謂道心者子思之所謂中也舜之所謂人心者子思之所謂和也

〔謹考〕程子曰禹不矜不伐天地同量也又曰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許氏謙云凡物據以爲已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爲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姚氏舜牧云自能曰矜自功曰伐惟不矜不伐正禹之無我處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故曰天下莫與爭二惟字極有意味袁氏黃云歷數極有說常人須推測而知聖人至誠可以前知舜眞見得歷數在禹非億之也終且陟帝位今日之攝位又何辭焉蔡傳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發于形氣爲人心發于義理爲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

者安微者著無過不及而信能執其中矣程子曰大凡拘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陸氏鍵云微者乃道心之眞也讀操存舍亡而危可知讀無聲無臭而微可知洪氏巽聖云惟危惟微是論其常見中道之難執也除却人心更無道心可覔故須惟精然道心不可雜以人心故須惟一精則有以審其中于危微之介一則又有以操其中于危微之間則人心所擴孰非道心道心所存孰非中道而信能執其中矣王氏守仁云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今案〕諸家之

說各有體認足以互相闡發蘇氏天資極高析理未細每于聖學淵微處說得縱橫馳驟未免掠影浮光雖筆若游龍如千古心傳如墮雲霧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蘇傳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修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惡醉而强酒也

蔡傳無稽者不考于古弗詢者不咨于衆言謂泛言謀謂計事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謹考〕孔疏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今案〕可愛可畏要從君民心裡自然流露出來孔說尚落痕迹舜之言此眞是聖世景象其民皆熙熙皥皥之民其君乃兢兢業業之君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蘇傳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于不能以讓禹也

蔡傳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謹案〕此二句正是民之可畏處孔疏謂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得所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固于語氣未合而蘇氏竟云託于不能以讓禹殊謂舜特耄期倦勤命之攝位而已烏用作此謙詞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蘇傳好爵祿也戎兵刑也吾言非苟而已喜則爲爵祿怒則爲兵刑其爲授禹也決矣

蔡傳好善也戎兵也言發于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謹案〕此二句最難體會孔疏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于心然後宣之于口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

慮而宣之故不可再較蘇蔡二傳爲優

禹曰枚卜功臣

蘇傳枚歷也

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蘇傳蔽斷也昆後也使卜筮之官占是事必先斷志而後命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蘇傳其者意之之詞也以龜筮協從知之

〔謹考〕眞氏德秀云六經言鬼神始此〔今案〕此節卽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云云也蘇氏傳鬼神其依二句奕奕有神

卜不習吉
蘇傳習因也卜已吉而更卜爲習吉
蔡傳占卜之法不待重吉〔謹案〕此句是言枚卜功臣之無黨
也孔傳卜不因吉無取枚卜意甚的而詞未達蘇蔡二傳俱
未中欵陸氏鍵云天意旣屬于汝卽再卜決無吉于此而又
吉于彼之理便不須枚卜了最爲得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蘇傳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
宗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
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舜禹之受天下

于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舜受命二十八
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而舜崩旣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
子是猶足信乎
〔謹案〕神宗孔傳謂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孔疏謂當舜之始
祖又據帝繫以爲黃帝顓頊之等蘇氏毅然以神宗爲堯蔡
傳因之頴濱謂其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卽此可
見一斑
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蘇傳率循也徂往也
蔡傳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之初等事也〔謹考〕孔傳順舜

初攝帝位事奉行之孔疏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
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自爲陟方禹攝
帝位未得巡守時氏瀾云自璿璣玉衡至于巡狩皆如舜之
故事〔今案〕唐孔氏泥于率百官三字又以陟方二字作巡守
解故云禹攝帝位未得巡守然則舜攝帝位何以得巡守耶
時氏說優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玆有苗
蘇傳蠢動也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

蘇傳尚庶幾也
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蘇傳屆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蘇傳夔夔敬懼貌也
蔡傳滿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謹考〕姚氏舜
牧云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此天道也故大舜事親只以此謙道得之人神感應其
理冏然是天之可必者也此數語總推明得惟德動天二句

意〔今案〕負罪引慝自是謙道其寔舜之孝一出于至誠姚氏
說尚未周匝而謂推明惟德動天意頗能理會時乃二字之
神
至誠感神
蘇傳以誠動物曰誠
〔謹案〕孔傳訓諴爲和蘇傳此句訂傳用之蔡傳因之故王氏
樵有云此朱子以經意未盡而訂定之詞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蘇傳昌言盛德之言也
班師振旅

蘇傳班還也入曰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
蘇傳誕大也
〔謹考〕王氏守仁云誕敷文德者如天之蕩蕩風雲之後雨露
繼之益見淸明聖人有不得處自反誠切謂之誕敷心盡事
亦盡也
舞干羽于兩階
蘇傳干楯也羽翳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有苗格
蘇傳世傳汲冢周書以堯舜爲幽囚野死而伊尹爲太甲所

殺或以爲信然學者雖非之而心疑其說考之于書禹既受
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反帝猶在位修文德舞干羽以來有
苗此豈逼禪也哉

皐陶謨第四　　虞書

蘇傳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蘇傳迪蹈也謨謀也弼正也諧和也言世所稱皐陶之德皐
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爲人謀也明其正人之失也和
皆皐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蓋史之爲此書也曰吾順
考古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在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在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在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在皐陶曰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
有虞氏之世而謂舜禹皐陶爲古可乎曰自今已上皆古也
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于夏氏之世
亦不可知也
〔謹案〕厥德德字蘇傳以爲世所稱皐陶之德愚意以爲卽篇
內所陳剛柔之德也釋詁文廸道也玉篇教也導也進也道
也青州之間相正謂之廸也自孔傳訓允廸爲信蹈孔疏乃
云導音與蹈同故廸又爲蹈也周官訓廸厥官康誥矧今民

罔廸不適不廸俱主開導之義愚意此言廸厥德不應作蹈行講只是啟廸意與益稷篇廸朕德同允廸厥德謨明弼諧蔡傳謂是皐陶之言是宗孔傳亦因下接禹曰俞如何故郎以此為皐陶之言也蘇傳以為史臣所述其論甚確作史之文具有體例上三篇用若稽古冠首者皆系以贊詞何獨于皐陶而缺諸且此八字又確是皐陶一生行狀凡云謨者八臣之事也禹亦臣也而終陟帝位故曰文命敷于四海有君人之象焉皐陶則終于抵位而已謨明弼諧乃臣道之極史文其猶化工之筆歟

禹曰俞如何

蘇傳允廸厥德謨明弼諧者史之所述非皐陶之言也而禹曰俞所然者誰乎此其間必有闕文者矣皐陶有言而禹然之且問之簡編脫壞而失之耳

謹案 蘇氏謂上文非皐陶之言而禹曰俞其間必有闕文愚嘗反覆思之而信其說也非信于禹之然之而信于禹之問之凡有問者必其所聞引而未發之詞也堯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而帝曰俞予聞如何篇內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而禹曰何可証矣若以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為皐陶之言其詞明白曉暢禹亦何疑之而何問之乎但蘇氏信為脫簡而愚則疑有錯簡又嘗反覆讀之而始敢為是說也此篇皐陶曰禹曰一一相間第四段皐陶曰寬而栗至敬哉有土其辭已畢宜直接禹曰乃言底可績矣何以又載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竊謂此六字涵蓋一切而義理曲包極似發端語意郎禹曰俞如何以上之文錯簡于彼處皐陶言此而禹問如何于是有邇可遠在茲之對至四陳其謨禹益深然其言而信其可底行者並可致功也敢存此說以俟窮經之君子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蘇傳慎其身之所修者思其久遠之至者禮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蔡傳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 謹考 林氏之竒云修身者又不可不為長久之道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其所謂思永也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蘇傳惇厚也叙次也庶明衆顯者謂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自修身以及九族近臣此邇可遠之道也

謹案 邇可遠者措諸施行自近而及遠也庶明勵翼蔡氏訓羣哲勉輔故莫氏中江以為郎謨明弼諧之謂其實勉輔未足以盡明諧之義蘇氏以庶明為近臣又何以信其可遠乎

考孔傳以爲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文義甚貫蠡即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意蔡傳謂修身齊家國治而天下平惟是此數語註脚第不知蘇氏何以不從孔傳而倒爲近臣勉輔之解也

禹拜昌言曰俞

蘇傳盛德之言故拜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蘇傳孔甚也壬佞也

蔡傳皐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于知人在于安民二者而已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謹考〕陸氏鍵云上曰在茲家國天下之治在身而已至此又曰在知安皐陶將修身說到人民上去謂吾身精明長育之德正在于是禹將人民說到修身上來要在能哲而惠也能官正指他哲處有心開膽破之神民懷正指他惠處有肌淪髓洽之精到此地步哲惠不但兼盡而有合一之妙要看兩字顧氏憲成云知人安民未易言也禹故吁嗟以歎其難注未深然三字未妥王氏綱振云知人之效不過安民安民之事又孰急于官人者但理雖合一言尚兩分能哲而惠禹始合說安民即在知人故遂專指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之難知者發論惟帝心不爲易恐害民而民不得安故有憂有畏與遷不然又何憂何遷而何畏三何字正叩謁帝堯其難之心非以帝不能兼而徒空空憂畏也郭氏琛云孔爲共工之氏壬其名也

〔今案〕孔壬二字傳注俱似費解郭氏之說周氏亮工高氏士奇深取之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蘇傳人有可知之道而無可知之法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可學者故聖人不敢言知人輕用人而不疑與疑人而不用皆足以敗國而亡家然卒無知人之法以諸葛亮之賢而短于知人況其下者乎人主欲常有爲則事繁而民亂欲常無爲則政荒而國削自古及今兵强國治而民安者無有也人之難安如此此禹之所畏堯舜之所病也皐陶曰然豈可以畏其難而不求其術乎蓋亦嘗試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采者

事也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蔡傳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者其凡有九
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謹案〕亦行有九德
句孔疏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在人
身上講蘇氏謂以此自修是取人以身之意且于兩亦字極
有體會姚氏舜牧云眞西山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
德求之而已此發二亦字甚分明勝蔡傳訓亦作總也又案
乃言乃字亦有語氣陸氏九淵云皐陶謂必先知其人之有
是德然後言曰其人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
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體認乃字極
細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
蘇傳栗懼也寬者患不戒懼
蔡傳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
〔謹案〕此本孔傳朱子亦曰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嚴謹之意
柔而立愿而恭
蘇傳愿愨也愨者或不恭
蔡傳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
亂而敬

蘇傳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
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蔡傳有治才而敬畏也〔謹案〕蘇傳訓此句甚精鑿
擾而毅
蘇傳擾馴也
蔡傳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謹考〕孔傳致果爲毅
直而溫簡而廉
蘇傳簡易者或無廉隅
剛而塞
蘇傳塞實也剛者或色厲而內荏故以實爲貴易曰剛健篤

實光輝日新其德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蘇傳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于是然後爲吉也
蔡傳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謹考〕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蘇傳宣達也浚盡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人
而宣達之盡其才而察其心則卿大夫之家可得而治也
蔡傳宣明也浚治也有家大夫也〔謹案〕孔傳訓宣爲布亦達
也勝明字之義三德孔傳謂九德之中有三蔡傳宗之此皐

陶論官人之差等蘇傳三人六人之說非是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蘇傳得六人而嚴憚敬用之信任以事則諸侯之國可得而治也

蔡傳亮亦明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謹考〕孔疏祇亦爲敬嚴則敬之狀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蘇傳翕合也有治才曰乂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爲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爲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于言而責其必然故多礙多礙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之僭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皋陶之九德區區剛柔之迹耳何足以與知人之哲乎然則皋陶何爲立此言也曰何獨皋陶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胄子教武王正直剛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雖三聖之所陳詳畧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輔剛柔相濟爲不知人者立寡過之法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觀人參其短長剛柔而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衆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此豈爲秦越人華陀設乎

蔡傳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

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撫順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而土則寄旺于四季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謹案〕孔疏馬鄭王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百工惟時孔傳訓百官皆是陳氏櫟云惟時如食哉惟時惟時惟幾皆天時也況撫五辰分配四時正與天時意脉相貫凝蘇蔡皆訓成依孔傳王氏肅云凝猶定也眞氏德秀云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愚謂其凝其字亦有推度意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蘇傳事無不待教而成惟國君之逸欲莫有以教之者而自能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一日二日之間而可致危亡者至于無數幾危也

蔡傳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于幾則兢業以圖之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謹案訓幾爲微蔡氏依孔傳甚正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蘇傳天有是事則人有此官言非其人與無官同是廢天事也而可乎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蘇傳勑正也

蔡傳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惇厚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謹案今本俱作自我五禮有庸哉蘇氏從馬本作五庸

蘇傳秩亦叙也庸常也

蔡傳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謹考王氏樵云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勑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姚氏舜牧云勑我是整齊在我自我是托始在我

同寅協恭和衷哉

蘇傳寅敬也衷誠也

蔡傳衷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謹考朱子曰衷卽是中陳氏師凱云湯誥傳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所謂衷也蓋本于天而備于我其體則具于中而無少偏倚其用則行于外而非過不及蔡氏所以謂之卽典禮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蘇傳懋勉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于民性之自然孰爲此叙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豺獺之敬啁啾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爲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修之使有常耳此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共其誠敬莫能致也五等車服天所以命有德而我章之刑罰天之所以討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

蔡傳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謹考周禮司服注王氏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上公

九命故其服九章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子男五命故其服
五章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
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蘇傳上帝付耳目于民者以其衆而無所私也民所喜怒威
福行爲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者可不敬哉
蔡傳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下
上天下民也謹案孔傳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
孔疏達于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是傳以不避二字訓達貴
賤二字訓上下蔡傳作上天下民則仍是上兩句意未足盡

儆戒之義蘇氏依傳疏爲是
皐陶曰朕言惠
蘇傳惠順也
謹案惠孔傳謂順于古道蔡傳謂順于理俱可從
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蘇傳曰當惟日[illegible]
蔡傳襄成也禹然其言以爲致之于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
我未有所知不敢言有所知也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
已謹案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孔傳蔡傳俱依文訓釋不推
明皐陶自言之由孔疏謂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

行金氏履祥云皐陶之陳謨悉矣其切于悟主也故終之曰
朕言惠可底行陸氏鍵云無諱之朝不覺自稱以動君聽竊
謂當日一廷之上答對如流聞言響應皐陶陳九德以下言
言警醒其言旣畢禹不應不置一詞直待皐陶慮其忽之自
稱之而始然之也故愚疑爲篇首之文錯簡于此蘇傳于下
篇首節傳內訓予未有知猶曰吾不知其他也贊進也襄上
也言思日夜進勉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殊
未穩孔疏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
古行事而言之也亦未的鄭氏康成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
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似爲得

之張氏九成云贊贊所助非一事也袁氏儀卿云前曰日宣
日嚴又曰一日二日至此又曰日贊有惜時圖治之意

虞書

上海黄文蓮撰

蔡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册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于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蘇傳禹汝亦昌言者因皋陶之言以訪禹也皋陶曰予未有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贊襄而已贊進也襄上也讀如懷山襄陵之襄皋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進

勉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者如登高進而不知止雖超泰山可也禹亦因皋陶之言而進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猶皋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猶皋陶之思日贊贊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予是以知日之當爲日也伏生以益稷合于皋陶也有以也夫

蔡傳孜孜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復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皋陶答問者蓋相與言于帝之前也〔講考〕申氏時行云孜孜內須含下文治水成功意講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蘇傳昏瞀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蘇傳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四載之辨雜出于尸子愼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鑴鑿附會爲之哉而或者以爲鯀治水九載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善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則是駕此四物以行于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爲十三載之載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兖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爲十三乎禹之言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喪而至于娶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泣亦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兖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于鑿故詳辨之以辨世之惑

蔡傳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于民以充飽也謹案孔傳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語極斟酌蓋魚鼈不產山林此與稷進鮮食當有區別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

蘇傳九州之名川也

濬畎澮距川

蘇傳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蔡傳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

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謹考孔疏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于澮澮入于川川入于海是畎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蘇傳播種也奏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之益朕虞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棄同之棄后稷也其鮮食魚鼈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施力艱難而得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饑矣乃勉之遷易其有無以變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蔡傳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

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于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于無窮而已謹案艱食蘇氏訓草木根實猶鄭氏康成所云教人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而為孔疏所駁者窃意稷既教民稼穡則艱食當是五穀正傳內所謂施力艱難而得者也特以得穀尚少故須鮮食以助之至農力大興則民盡粒食耳蘇氏以農事作訓烝民乃粒亦未細古化貨二字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曰家語貨作化顧氏炎武云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運而不積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

言三風有殉于貨色之微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于是移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蘇傳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皐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功效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皐陶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乎

謹案師汝昌言蘇傳推明其意未免外强中乾孔疏謂禹盛言已功者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已之勤苦所以勸勉人臣亦是描頭畫角前段蔡傳禹因孜孜之義以下宜玩然第言禹欲保治而已陳氏鏗謂皐陶問孜孜何道禹但述往事而不言其故將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艱難使帝躍然得之言外聖人之心豈自謂今日治已成但當保耶民食隨時豈歉治運因時汙隆所以裕食于不涸之源而圖治于日新之化者其難更甚禹非欲保此實有更進意故曰思曰孜孜師昌言自覺已謨不及也此說又勘進一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蘇傳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于至靜也防患于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于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于防患則思慮淺有心于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于用者衆矣待汝而作故曰徯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蔡傳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于理而不得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于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謬之職内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反復咏嘆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謹案慎乃在位與慎乃有位語極相似但舜命禹于將禪位之時故曰有禹告舜于攝帝位之日故曰在夏氏僎云安汝止以

下皆謹在位之事蔡氏依孔傳訓解甚明蘇傳有意翻新轉
未穩丕應徯志須在民心上講臣隣二句只是反覆咏嘆蘇
傳未免費解王氏樵云安汝止是該貫動靜工夫其弼直謂
心有非幾則格其非事有未當則正厥事亦重天子身上欲
輔弼之臣皆直必君盡君道以致之吾心穩愜處卽天下同
然之心旣能安止卽民心願望處若先我志之未發而徯其
志矣天正是此心之原吾心之止乃天之所相協吾能安止
卽是順受于天而天其申命用休天位永保矣孔氏綱云臣
以分言鄰以情言勝蔡傳以人以職之訓陳氏經云臣當親
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爲臣之道故曰

鄰哉臣哉王氏肯堂亦云凡咏嘆者皆意在言外若云臣當
隣隣方是臣則是戒勉之詞非咏嘆矣竊意帝因其弼直一
語卽致求助于臣之意謂臣乃親我助我之隣而隣卽左輔
右弼之臣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蘇傳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輔翼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蘇傳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强兵之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蘇傳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山
山也龍龍也華虫雉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虫也
此六章者畫之于宗廟之彝樽故曰作會宗彝也藻水草也
火火也粉粉也米米也黼斧也黻兩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之于絺以爲裳絺葛之精者也故
曰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
繪而爲衣下六章繡而爲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鄭康成
王肅之流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予獨爲此解與諸儒異者
以虞書之文爲正也

謹案蔡傳宗彝訓虎蜼蓋本鄭氏謂虞夏以上取虎彝蜼彝

而已孔疏云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太迴蘇氏特宗孔傳但孔
傳止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虫爲飾而不及日月星蘇傳
則云此六章者畫之于宗廟之彝樽微有同異孔疏言周禮
彝器所云犧象鷄鳥者鄭氏皆爲畫飾則會宗彝之說自的
蔡傳訓粉米爲白米亦本鄭氏以宗彝爲一章則併粉米爲
一蘇從孔傳故分粉米爲二以足下六章之數孔傳云粉若
粟氷米若聚米也葛之精者曰絺亦從孔傳但不曰繡絺而
曰絺繡則不當如孔傳所云也蔡傳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
以爲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蘇傳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言
詩也以諷咏之言寄之于五聲蓋以聲言也故謂之五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蘇傳帝感禹言有臣隣之嘆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之
曰欽四隣
蔡傳違戾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
爲是而背毁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隣之職也【謹考】孫氏覺云
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王氏安石
云拂我而相之謂之拂故弼字或作拂呂氏祖謙云予違汝
弼不但令禹爲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之責盡付之禹檢

點又云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盡而致人之後
言虞廷之臣又非背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
畏無已惟恐過之不聞在下者有難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
【今案】欽四隣蔡傳訓敬爾隣之職寃于四隣二字未有發明
蘇氏云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之曰欽四隣然則四隣云
者與爲明聽之四隣也凡所謂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前疑後
丞之說便可一舉而空之甚快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蘇傳在察也忽不治也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者
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率是教者
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
禮舉之其不率教之甚者則撻之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
欲其竝居而知耻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
采其謳謠諷諫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
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棘之寄之之類是也
蔡傳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
堲者時是也在時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愚
頑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
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于禮其節奏必不能

比于樂其中必不能多中如是則其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
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朴也即朴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
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册如周制鄕黨之官以時
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
之用此三者之教啟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竝生
于天地之間也【謹案】以上蔡傳較蘇傳爲優孔疏于欲竝生
哉句云揔上三者不是分侯明撻記書識爲三等人蔡傳以
爲三者之教極明晰侯明非進善之謂陸氏鍵云使他自見

不亶之情狀難以隱藏正是激發之微權蘇傳因孔傳當行
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孔疏書識其非亦足小過者故分
為三等人其實經文兩之字是就頑讒說安得有善鄙意以
為書用識哉句則宜兼善惡言下接欲並生哉當如孔疏所
云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若不在是當從孔傳若
所行不在于是而為非者蔡傳以在是為因上文而謂指忠
直訓庶頑讒說句又添一愚字均有微疵工以納言申氏時
行云樂官本以育人才為職故屬之也

禹曰俞哉

蘇傳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

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云者亦有味其言
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以待庶頑皆治理
也而禹獨有味于斯言也者蓋其心有所不可于此以為身
修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蘇傳衆賢也

蔡傳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
者黎民之賢者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
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蘇傳頑狠之狀

蔡傳共爾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
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
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
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
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
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于善
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
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

頑讒說為可慮哉〔謹案〕帝光天之下至帝其念哉蘇傳總一
段在後蔡傳依文訓解極為暢達但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孔傳云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蔡氏因之
似乎帝不時三字作句敷同二字作句文法局促蘇傳則云
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最為曉暢惟日奏罔功不
必即說苗民逆命耳敷納明庶與舜典文異者王氏十朋云
諸侯親天子曰奏帝方求賢曰納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
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陸氏鍵云共惟是他心神自惺自
躍不可遏佚不覺奕奕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惟帝時舉自
有一種聲應氣求之神誰敢敢不四字乃真心亶切激于神

光之磨盪而不容已也聖人未嘗責天下以應而不可令天
下有敢于不應之心凡敢生于心無所憚讓生于敬非敬則
所不敢者特畏避之心何能讓此則精神相迫與天子之心
爲一也說亦好丹朱蔡傳引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
丹朱之國名也頷頷孔疏是不休息之意蔡傳依之與蘇傳
異孔傳言肆惡無休息較優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蘇傳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日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
蔡傳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謹考孔疏哀七年左傳云
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云塗山在今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

蓋近彼山也地理今釋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八里今按辛壬癸甲蘇傳蓋依孔傳鄭氏康成有娶于塗山
氏三宿之說蔡傳云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四日卽往治水則
依孔疏其實三宿四日雖異實同也至鄭氏謂娶後始受帝
命孔傳謂輙事成婚愚意當從鄭說但自辛迄甲當是四年
若云娶後四日卽往治水則不應接啓呱呱而泣矣孟子云
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疏云治水四年兗州始畢
今考禹貢自兗及青而徐青爲濟河下流施功最少過門正
當治徐時而所謂辛壬癸甲者恰符四年之數蘇傳予尋乘
四載傳內言自有子至止禹而泣夫啓能止禹而泣則娶妻
後閱四年而過其門庶幾言之順乎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蘇傳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大
度土功而已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蘇傳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
蔡傳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
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

州十有二師

蘇傳師二千五百人爲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蔡傳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
羣后也謹案蘇傳釋師採用孔傳孔疏以爲治水之時所役
人功也今繹上下經文不當言役人數鄭氏康成云師長也
蔡傳本此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蘇傳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
蔡傳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
而統率之也謹案孔疏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
正如彼文蘇傳五國立一人爲方伯本諸孔傳但似以方伯
爲一方五國之長故孔疏疑與王制不合蔡傳云每方各建

五人以爲之長則亞王制所言方伯一州之長也

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蘇傳禹見帝憂讒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下至于海濵草木而况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命日進而終無功者豈其修已有未至也哉故戒之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爲戒故能平治水土弼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即工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已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于益班師而歸諫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乎

蔡傳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謹案各廸有功孔傳各蹈爲有功蔡傳依之仍以蹈行訓廸鄙意下句言三苗不率則此句當云各訓導有功耳弗即工孔傳云不得就官是訓工爲官如皐陶謂百工惟時之工蘇蔡二傳無明文愚意即工以納言之工也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苗頑不率教故云不即工禹此時明明屬望于夔矣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蘇傳此堂上樂也戛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葦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

蔡傳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朴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罰之所可廢哉謹案廸朕德時乃功蘇氏于後文總傳言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不作蹈行觧惟叙孔傳言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故蔡傳云是汝功惟叙之故鄙意叙即三苗丕叙之叙亦當如九功惟叙觧言苗不即工惟在順理以叙之而已皐陶方祗厥叙二句蘇氏于

下文總傳內亦以爲帝言蓋鄭氏康成有歸功于二臣之說蘇氏蔡氏皆宗之孔傳以爲史因禹功重美之孔疏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詞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今細玩經文兩用方字確是紀述體竝是塡跌起下不當云上無所由下無所結方祗厥叙即承上文來史言皐陶作士敬承帝舜惟叙之言方明其刑威以懲不率時雖班師振旅而文德猶未誕敷也夔于是執藝事以諫似爲聯屬戛擊蔡傳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王氏炎云磬輕爲戛重爲擊琴瑟重爲搏輕爲拊蘇氏訓柷敔及以葦爲之云者皆依孔注以詠蔡傳謂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又丹朱帝子孔傳以爲王者後今蘇傳云二王後蓋傳寫之誤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蘇傳此堂下樂也鏞大鐘也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信乎曰何獨夔也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埴鼓盆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于古今之傳多矣而況于夔乎夫能一當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如此何以使孔子三月忘味乎丹朱之惡幾于

桀紂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濟濟相讓此其難化蓋甚于禽獸也

蔡傳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

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于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舞乃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蘇傳舜聞禹諫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皋陶方祗厥叙而行法焉故夔又進而諫之曰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于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蔡傳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重輕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旣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也或曰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和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諸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謹案〕陸氏釋文於予並如字王氏樵云於歎美辭〔今案〕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蔡氏云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夔曰以下復云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問答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

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牽合不通今皆不取蔡氏此論似爲蘇傳而發第典謨貢紀言紀事錯綜互見不特皐謨與此篇文勢相屬大禹謨紀帝命禹征苗三旬逆命禹因益諫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不載禹告帝之詞此篇禹言苗頑弗卽工是紀禹之告帝以苗民逆命也舜典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此篇紀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是言皐陶承帝之命欲以威服蠻夷也夔論樂卽是勸帝以德服人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卽益所謂至誠格神矧茲有苗之意至于帝庸作歌卽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時矣蘇氏之說殆不可廢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蘇傳叢脞細碎也

蔡傳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

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于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與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謹案〕惟時惟幾蘇氏平下說總傳內言當以時慮其微者作串講皐謨一日二日萬幾亦似說得去但時是順時幾是愼微雖不必照礼疏以不妨農務貼順時不忽細務貼愼微亦當如蔡

傳兩平講王氏肯堂云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狂之則有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姚氏舜牧云前雖云股肱耳目而股肱作事其所須爲尤切故特舉而責諸臣呂氏袒云明字內要得摠其大綱不察于細務意王氏綱振云兩言欽哉正是念處着兩乃字貼帝身上見憲爲帝憲成亦帝成全在元首不在股肱說亦好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蘇傳帝至此納禹之諫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待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當以時慮其微者盖始從禹之諫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皐陶颺言曰念哉申禹之諫也曰

凡所典作慎用刑廣禹之意也雖成功猶內自省終盖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哉則元首起而百工熙皐陶反之曰良康惰壞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爲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謹案孔疏帝庸作歌謂既得蘷言而歌蘇傳似多痕迹當依孔疏禹言惟幾惟康而帝言惟時惟幾只易一字勅天之命即愼乃位意亦有思日孜孜之意正可以見從禹之諫愼憲亦不必說愼用刑只是謹其法度省成不必說內自省只是考其成而已蔡傳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愚謂往欽哉三字與命伯夷與命夷是往作秩宗此命之何往乎不若依傳疏戒羣臣自今以往各敬其職事之爲愈也

書傳鹽梅卷第五　　上海黄文遴輯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蘇傳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蔡傳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水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生而制貢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卽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

篇首蔡傳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

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

蘇傳敷道修載叙又皆治也

蔡傳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謹案敷馬氏融亦訓分孔傳作分布治九州之土較優呂氏祖謙云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其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

隨山刊木

蘇傳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奠高山大川

蘇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謹案蘇傳此條全用孔傳黄氏度云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鄭氏樵云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冀州

蘇傳堯時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於兗次

於青次於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乎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於豫次於梁次於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蔡傳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謹案孔傳以冀州既載作句故云先施貢賦役載於書從馬氏鄭氏本也蘇氏以既載二字屬壺口爲是地理今釋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

宣化六府及眞定河間三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蘇傳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山也

蔡傳經始治之謂之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謹考

地理今釋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梁岐蔡傳謂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先儒以爲雍州岐梁者非是今案孔傳梁岐在雍州蘇傳宗之地理今釋云今陝西西安府韓城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曾旼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蘇傳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彘縣東

蔡傳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水也謹考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茅氏瑞徵云凡既字皆據成功言工力創造曰治沿緒曰

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皆書法也地理今釋案孔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正義曰即晉陽縣也唐之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蔡傳以爲今之河東路太原府者亦統言之也又岳陽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爲中鎭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今案蔡傳引冀州箴岳陽是都徐氏堅云帝堯爲唐侯所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蘇傳覃懷河內懷縣漳水橫流入河衡橫也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

阜城縣入河

蔡傳覃懷地名地志河内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沁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横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横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謹考曾氏敀云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横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横矣夏

氏僎云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别流之入於河也地理今釋覃懷今河南懷慶府也通典云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是也又衡漳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

厥土惟白壤

蘇傳曰無塊曰壤

蔡傳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

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蘇傳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説也

蔡傳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案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

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謹案)蔡氏引林氏說賦非盡出於田足鮮蘇傳之惑至謂天子封內無所事於貢篚尙非的論甸服納總銍秸粟米異於他州鄭氏康成云此州入穀不貢眞是要言不煩又考朱子曰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入旣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今案)九等之賦就九州相較以爲等取民則用什一誠不磨之論至所謂上上錯者一州之內人

功地力豈能盡同故定爲錯法以均其賦正愼之又愼者也禹貢一書只是豐歲常法苟遇災荒議蠲議賑必別有成書惜乎載籍之無可稽耳孟子曰凶年則必取盈此是有夏季世之王橫征暴斂不恤其民斷非禹制如謂錯法行於凶歲則救死不贍之時猶責民出二等之賦哉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蘇傳恒水出常山上曲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蔡傳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又南流入於衡水非古迹矣衞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卽今眞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沲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案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

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旣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衞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謹考)地理今釋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眞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泒山爲大泒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唐水卽滱水也衞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

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縣真定府隆平縣寧晉縣深州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衞入海

島夷皮服

蘇傳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蔡傳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謹案冀州無貢故孔傳云居島之夷還服其皮蘇傳宗之玩經文與島夷卉服同特以其不賦之地故制爲貢云蔡傳爲優

夾右碣石入于河

蘇傳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

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蔡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案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謹案孔傳謂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孔疏以爲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廻入河而逆上還都白帝所治也其說固非蔡氏以爲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又引程氏說謂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必自海達河此直以後世轉漕之法曲意解經孔疏有云冀之北上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信如孔疏則宜有貢道然獨何以不載於經愚謂此即島夷之貢道故必自海入河經文於皮服不言貢於入河特標夾右碣石者特以爲島夷皮服自海夾右碣石以入

於河而達帝都耳

濟河惟兖州

蘇傳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

蔡傳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又引蘇氏前傳謂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謹案孔疏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蘇傳本此地理今釋兖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兖州府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

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
之衛輝府胙城縣也
九河既道
蘇傳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爲九道其名據爾雅則徒駭也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鉤槃也鬲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北分爲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

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堙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故鄭元云齊威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蔡傳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謹案蔡氏說本於曾氏眇然爾雅郭璞注以簡潔爲二河孔疏因之朱子孟子集注亦因之林氏之奇辨曾氏說云九河勢均安得一爲經流八爲支派也又蔡氏云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謂簡潔河)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又據程氏言九河之地已淪入於海引碣石以爲之證云(今案鄭氏明言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則河道

固未盡平也古河自大陸以北順勢趨下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閒數百里之地載書所禁齊桓多躬自蹈之無曲防一語安得定其無塞河之事鄭氏援據春秋緯寶乾圖似亦未可臆斷爲無稽矣地理今釋案孔穎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槃在東光之南鬲津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潔爲一與孔疏異(今考直隸河閒府滄州(今屬天津府)西交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

原縣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滄州慶雲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今屬天津府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鈎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

雷夏既宅灉沮會同

蘇傳灉沮二水名雷澤在濟陰成陽西北

蔡傳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會而一也謹考地理今釋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水經注云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又蔡傳謂灉水卽汳水並疑雎水爲沮水地理今釋云案元和志灉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九域志濮州有沮澤卽禹貢灉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灉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洸淬塡淤二水遂湮蔡傳乃欲以汳雎當之非是韓汝節云汳雎在豫徐之境無與於兗州而兗州自有灉沮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蘇傳黑而墳起

蔡傳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地高曰邱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蘇傳繇茂也條長也

蔡傳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

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蘇傳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蔡傳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謹案孔疏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孔傳以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解貞字蔡氏非之禹貢無賦與田相準者故蘇氏疑田賦皆第六爲貞然孔疏諸州賦無

下下之說甚優蔡傳從之第薄賦爲正之說亦似是而非王氏綱振云貞與錯對朱子、曰常出者爲正言兗賦常常出第九等錯上則窮於力錯下則窮於數數無可錯故云貞也亦變文起例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蘇傳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於作十有三載

蔡傳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謹案）孔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故蘇傳有功後成之說蔡傳不主治水之年辨極是然曰賦法同於他州雖本孔傳而愚竊疑之兗州賦出下下萬不能同於他州如謂十三載始有賦法禹之治水首冀次兗兗之水患已平而他州尚多未平則兗之成賦宜若在他州先不當云同於他州也鄙意以爲兗州地卑而害劇禹力所至大難剷平高阜之區農桑間作其他地形卑濕民居鮮少之處并有不能出第九等賦者休養生息至十三載之久夫然後地闢民聚十有二師之賦乃無不同耳王氏樵云史臣叙兗之成功其文異於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蘇傳幣帛盛於篚書曰篚厥元黃

蔡傳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謹考）孔疏鄭元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漢世陳昌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蘇傳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漯水出東郡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蔡傳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採地志漯水出東郡云云又謂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謹考）地理今釋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有漯河故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

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悞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為是也

海岱惟青州

蘇傳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三州分青為營營州即遼東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蔡傳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謹案襲慶府今兗州府奉符縣今泰安州考地理今釋青州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為今　盛京之奉天府迄於朝鮮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蘇傳嵎夷即堯典嵎夷也略用功少也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蔡傳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濰淄二水名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氾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謹案楊氏愼云昭七年左傳經略注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蘇氏訓略為用功少亦本孔傳而蔡傳較優濰淄二水蔡傳引地志亦同蘇傳而淄水則易入海為入濟考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土人名為淮河東流經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泲一譌云淄水東入濟非是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蘇傳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斥鹵也鹹地也

蔡傳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謹考金氏履祥云斥鹵可煮為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茅氏瑞徵云州境邊海者三而青州獨別舉海濱以鹽利蚤開故

特標土產爲貢鹽志其始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蘇傳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蘇傳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蘇傳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蘇傳畎谷也枲麻也鉛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蔡傳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

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
玩好也謹考孔疏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
之也
萊夷作牧
蘇傳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刼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牧芻牧也
傳曰牧隰皋井衍沃蓋海水患除始芻牧也
蔡傳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萊州之
地謹考司馬氏貞云宣七年左傳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
黃縣是今案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即此地之夷地理今釋

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今
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
厥篚檿絲
蘇傳爾雅檿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繒堅韌異常萊人
謂之山璽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後
蔡傳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謹案此本孔傳
浮于汶達于濟
蘇傳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
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於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蔡傳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

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謹案中都縣今汶上縣地理今釋
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
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
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
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
流南流達於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
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蘇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蔡傳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

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
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謹考
地理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壁
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寧贛榆六縣
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
祥鉅野汶上鄆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
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
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蘇傳淮水出桐柏山其原遠矣於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

為害尤甚喜其治故於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臨樂子山
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
縣南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蘇傳蓺者言可種蓺也謹考蔡氏瑞徵云其蓺與既蓺亦別
既蓺言已開墾其蓺則可施功種蓺也淮蔡傳見導水沂水
引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孔疏云臨樂子山蒙羽二山皆
引地志同蘇傳地理今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
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
遷縣北滙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
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里禹貢錐指
云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阜之別名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蘇傳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曰
豬

蔡傳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
謹案孔疏豬停水處也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蘇傳依
此孔傳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大野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
地理今釋元和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
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禹貢錐指云鉅野屢遭河患自
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

元至正四年河又決於此地及河南徙遂涸為平陸而畔
岸不可復識矣東原蔡傳謂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地理
今釋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
境也

厥土赤埴墳

蘇傳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蘇傳進長曰漸蘖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蘇傳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蘇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蔡傳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謹考〕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云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

羽畎夏翟

蘇傳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蔡傳雉具五色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

嶧陽孤桐

蘇傳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琴瑟

蔡傳陽者山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謹案〕嶧山有二焦氏竑云在鄒縣者爲鄒嶧在邳州者爲葛嶧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地理今釋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

泗濱浮磬

蘇傳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於水上此石可爲磬

蔡傳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兗州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謹案〕蘇蔡二傳釋浮磬俱本孔疏或以泗濱爲非必水中而有石磬山可証則旁近之義似的然以不根著爲浮亦陋陳氏大猷云石輕浮可爲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淸越取輕浮者良地理今釋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爲二派一越壩西南流至濟寧州界爲泗河又

西南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城西爲府河又西南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

淮夷蠙珠暨魚

蘇傳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檿絲也貢此六物

蔡傳淮夷淮之夷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謹案〕馬氏融謂淮夷二水名本諸孔傳疏云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

之名淮卽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云夫名山大川實生異物當時縱有夷水而其小易涸豈足配淮所産珠魚寧堪入貢鄭氏康成以爲淮水之上夷民是也故蘇蔡皆宗之至於詳其地而使貢蔡傳以爲非他處所有其說亦自林氏之竒云凡貢不言所出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厥篚玄纖縞

蘇傳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蔡傳元赤黑色幣也纖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

繒之名也曾氏曰元赤而有黑色以之爲冕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以爲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卽吉之所服也【謹案】蘇傳訓纖爲細從孔傳也傳云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說甚牽强蔡傳爲優

浮于淮泗達于河

蘇傳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謹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頴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於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於淮不復入泗矣

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宜云浮於淮泗達於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蔡傳許愼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於泗則淮泗之可以達於河者以灉至於泗也許愼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謹案】蔡傳與蘇傳小異考水經汳水東至梁郡蒙縣爲濉水又云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過蕭縣南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於泗則是入泗者獲水也幷無灉亦

之名又考史記河渠書叙禹功畢乃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則汳水爲鴻溝分流實禹時
所未有惟許愼泗受泲水東入淮爲可據意徐州貢道自淮
入泗自泗入泲入漯以達河蘇氏所謂淮泗入河必通於汴
與夫鴻溝官渡汳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者猶未免臆說耳

淮海惟揚州

蘇傳北跨淮南跨海

蔡傳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謹案】蘇傳依孔氏所謂
南跨海者當是南距海而傳寫者訛距爲跨耳揚州在海內
東南隅兼有東海蔡傳較優地理今釋揚州今江南之江寧

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鎭江常州蘇州松江十
一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
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寧府光山固始
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
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蘇傳陽鳥鴻雁之屬也避寒就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蠡
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蔡傳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
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陽

鳥隨陽之鳥雁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記陽鳥所
居猶夏小正記雁北鄉也言澤水旣豬洲渚旣平而禽鳥亦
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謹考】地理今釋彭蠡湖在今江西南
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
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
週迴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
稱在都昌縣者爲東鄱湖在南昌縣者爲西鄱湖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蘇傳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
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

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
滙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
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滙於彭蠡
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
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
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
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
合符節禹之叙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
北江入於海夫漢既已入江且滙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

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於滙東爲中江以入於海夫江既巳與漢合且滙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之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於河而溢於滎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滎之爲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巳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入於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

三江距震澤遠甚决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升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派合流而味異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蔡傳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謹考〕古來說三江者有五而宋儒所宗者三均非定論其一班氏說謂一從吳縣南東北入海爲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爲中江一從毗陵北東入海爲北江王氏安石宗之即蘇氏所排者也其二鄭氏說謂左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實蘇傳所自出朱子嘗論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故蔡傳排之不遺餘力其一即庾仲初吳都賦注張守節顧夷皆以爲松江東江婁江蔡氏信之學者多從其說地理今釋又辨蔡說爲非而以蘇氏所宗康成說爲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今案〕蘇氏之排班氏

說也亦過班氏之說與水經合特所謂中江乃今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流至宜興注太湖入海者耳其所謂從吳縣南東入海爲南江者蓋即松江其謂從毗陵北東入海爲北江者即大江正蘇氏所云京口入海之江也何以云東南枝流小水至蔡氏之排蘇氏說也以爲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第經文既曰中江北江矣合南江而稱三似無不可程氏大昌云三江本不爲三實一江而三名是猶未足以破其說也愚竊平心論之經言三江之入特紀揚州巨浸岷江在梁漢江在荊於揚何與蔡氏專言吳地似也然婁江東

江本震澤下流乃眞東南枝流小水設令蘇氏見此更不免遺大數小之譏矣蔡傳又云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地理今釋駁之以爲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卽在其中當洪水氾濫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泥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乎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證然則蘇氏蔡氏皆一偏之見也三江之說王氏宗班氏得其二蘇傳分大江爲三蔡傳分松江爲三則各得其一故曰均非定論也陸氏德明釋文採兩說一吳地記同仲初注一韋昭說謂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則是舉錢塘而又遺

揚子得失與班氏等今求其說之無可疑議者惟郭氏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最的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吳淞錢塘三者各以江名分道入海在州域之中而特舉其大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其文可據也顧氏炎武云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宋儒考三江獨遺錢塘故郭氏及韋氏說無有宗之者顧氏所論甚確然日知錄尙以揚子江爲北江吳淞江爲中江錢塘江爲南江鄙意禹貢本無南江二字說經者特欲於導水文求三江名故就南入於江一語强立南江之目今揚子吳淞錢塘旣各以江名何必更分南北中乎歸氏有光三江論載宋淳熙時邑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渒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𣚃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跡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據此則郭氏之說宋時人亦已目擊而心會之矣震澤蔡傳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

而不震蕩也【謹案】顧氏炎武論此二句文不相蒙復採程氏大昌曰弱水旣西涇屬渭汭必謂旣之一語爲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蓋以旣西與旣入同文故援以爲証然如蘇傳說三江入海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亦極自然不同紛紜謬說考地理今釋震澤卽太湖介於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篠簜旣敷

蘇傳篠竹箭也簜大竹澗節曰簜（今案上一簜字疑衍）

蔡傳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蘇傳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蘇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蔡傳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言下上上錯者以本
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
也
厥貢惟金三品
蘇傳金銀銅

謹案金三品孔傳曰金銀銅也蘇蔡二傳皆宗之愚竊疑金
銀不應入常貢鄭氏康成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考上世皆
稱銅爲金周禮考工記金有六齊蓋以銅爲器而濟之以錫
也銅有黃白赤三色鄭氏說似妥
瑤琨篠簜
蘇傳瑤琨石似玉者
蔡傳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
之可以爲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
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謹案孔傳瑤琨皆美玉而孔
疏曰美石似玉此則疏優於傳也

齒革羽毛惟木
蘇傳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楩柟豫章之類
貢此數物
蔡傳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
械之用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蘇傳南海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
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蔡傳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
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謹考孔疏葛越南

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
吳氏澄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
之成文者曰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蘇傳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
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
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蔡傳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
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謹
案孔疏橘柚錫貢文在篚下以不常貢耳荆州大龜豫州磬

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蘇傳達泗則達河矣
蔡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於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謹考〕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荊及衡陽惟荊州
蘇傳傳有三條之說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荊山到衡山之陽爲荊州自北

條荊山至於河爲豫州
蔡傳荊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於此而猶包其南也〔謹考〕地理今釋荊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江漢朝宗于海
蘇傳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

蔡傳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於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謹案〕荊州之域特書江漢朝宗於海自無庸以左合漢爲北江列於揚州三江之內矣
九江孔殷
蘇傳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殷當也得水所當行也
蔡傳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

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謹案〕蘇傳九江依孔傳原本漢志蔡氏駁之甚詳謂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說尤中肯地理今釋云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爲湖南眾水之滙案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蔡傳云九江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以荊州之

水當之且導江經文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卽今巴陵九江在巴陵之上其非尋陽可知山海經於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至宋賀彥和以沅漸無辰叙酉湘資澧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蔡氏遵之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也

沱潛既道

蘇傳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荊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

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入而復出耶

蔡傳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案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謹考〕王氏炎云隋志南郡松滋有涔卽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卽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地理今釋案荊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

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自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遶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

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荊州之潛也禹貢錐指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於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知耳一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今案〕

此段兩引蔡傳皆是下文梁州沱潛旣道句傳
雲土夢作乂
蘇傳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曰王寢於雲中則雲與夢爲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元織縞云爾
蔡傳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謹案孔疏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蘇傳依之蔡傳較細地理今釋漢書

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官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官水經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西七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今考羅氏泌云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後世以爲一澤然則地理今釋猶篤信孔疏而不知江南江北之異名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蘇傳田第八賦第三
蔡傳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蘇傳杶柘也以爲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蘇傳箘簵美竹楛中矢幹貢此十物
蔡傳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愼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

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則箘簵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愼氏貢楛矢者是也
三邦底貢厥名
蘇傳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賫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蔡傳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謹案作貢之物取其有用蘇傳易以輕賫之說甞必不然孔傳三

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底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
九成謂厥名猶言尤美也蔡傳爲優
包匭菁茅
蘇傳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蔡傳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旣包而又匣
之取以示敬也謹案孔傳以橘柚迬包疏謂菁茅旣以匭盛
非取包之物然則桓公責楚何言爾貢包茅耶蔡傳云旣包
而又匣之極是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孔傳謂菁以爲菹
蔡傳又引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菁茅菁茅一物
也孔說非是

厥篚玄纁璣組
蘇傳纁絳也三入爲纁璣珠類組綬類
蔡傳璣珠不圓者謹案蔡傳本說文吳氏澄云璣組以璣穿
結爲組也
九江納錫大龜
蘇傳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蔡傳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謹案蘇傳依傳疏
較優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蘇傳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於河故逾於洛自洛則

達於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蔡傳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
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於洛自洛
而至於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
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荊河惟豫州
蘇傳自北條荊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荊而南猶濟河惟兖州
也
蔡傳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謹案蔡傳本孔
傳與蘇傳小別朱子語類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

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敻
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
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
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
所謂地不滿東南也地理今釋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
德南陽汝寧五府汝州直隷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
之兖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
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
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
北境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蘇傳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謹案洛瀍澗三水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惟伊水出熊耳謂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今考上洛縣今爲商州屬西安府非豫州境地志之言是也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

滎波既豬

蘇傳沇水入河溢爲滎澤堯時滎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於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蔡傳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温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

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爲一水者非也謹案蘇傳沇水入河溢爲滎澤今考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則是濟水即沇水而自其入河處則當言濟水也蔡傳以滎波爲二水考地理今釋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案孔安國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禹貢錐指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別滎波爲二水蔡氏因之然案圖究義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傳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荅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甚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

謂卽滎播固非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
隔大山豈可摠撮而言之曰滎波旣豬乎其說極詳引之以
証林氏之失
導菏澤被孟豬
蘇傳泲水東出於陶邱北又東爲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
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蔡傳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
也故曰被〔謹案〕闞駰十三州記亦云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
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菏澤孟豬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
又云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孟豬爾

雅作孟諸地理今釋菏澤古濟水所滙當在今山東兗州府
曹縣東南及定陶縣界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澤今河南歸德府
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
湄臺蓋澤中有臺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蘇傳壚疏也或曰黑也
蔡傳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蘇傳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蘇傳貢此四物
厥篚纖纊
蘇傳細綿也
錫貢磬錯
蘇傳治磬錯以玉爲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蘇傳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蔡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
於洛而後至河也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
卽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謹考〕地理今釋梁州今陝西之

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鎭安商南四縣鞏
昌府兩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
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
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
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蕃招討司是也
岷嶓旣藝沱潛旣道
蘇傳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於江潛水出於漢二水發
源此州而復出於荊州故於荊州亦云
蔡傳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
水所出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

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
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蓺也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
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
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
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又地志
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安陽縣今洋州
眞符縣也【謹考】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
縣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
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
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蕃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

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沱潛見前

蔡蒙旅平

蘇傳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祭山曰旅水
患平始祭也

蔡傳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
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
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
山在禹爲用功多也地理今釋蔡山宋葉少蘊謂卽周公山
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接雅
州及蘆山縣界

和夷底績

蘇傳和夷西南夷名

蔡傳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案晁
氏曰和夷二水名【謹案】孔傳和夷之地疏云平地之名並不
言和是和水地理今釋和夷案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
夷所居之地和卽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
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州來也蔡傳以夷
爲嚴道（今滎經縣宋曰嚴道）以西之夷道（滎經以西無夷道）非是時瀾書說云
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爲得之

厥土青黎

蘇傳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蘇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蘇傳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蔡傳璆玉磬鐵柔鐵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
多於銀也【謹案】璆陸氏釋文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孔疏
釋詁云璆琳玉也故蘇云美玉廣韻璆與球同故蔡傳云卽
玉磬寰宇記曰定筰縣有鐵石山山有[illegible]石火燒之成鐵爲
劍戟極利

熊羆狐狸織皮
蘇傳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蘇傳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謹案孔疏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王氏綱振云西傾山雖雍州兼跨梁州其南桓水出焉則梁州之水也故梁州貢道其西境絶遠者因之浮潛逾沔西傾桓蔡傳引地志水經俱同蘇傳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嵹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

羌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沔水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入于渭亂于河
蘇傳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於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謹案蔡傳引蘇氏東行爲漢可作東行爲漢沔多一沔字又引水經注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作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字亦訛錯亦引漢武帝時事且言褒斜之間絶水百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於渭今曰逾於沔此又未可曉也今考孔疏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傳氏寅云浮潛逾沔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王氏綱振云桓潛相通河渭亦相通惟沔中絶故於桓潛則言因言浮於河渭則言入言亂旣浮潛而逾沔復逾沔而入渭本亦逾渭不言者以一逾字

貫沔之上下故蒙上文遂言逾沔入渭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蘇傳西踰黑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謹考孔疏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地理今釋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凉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

清水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寧夏寧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涼州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弱水既西

涼傳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蔡傳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删丹縣〔謹考〕地理今釋弱水今陝西山丹衛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

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

蘇傳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涇屬渭汭

蔡傳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屬逮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謹案〕孔傳水北曰汭孔疏引毛詩傳云汭水涯也蘇傳從之因下文曰從曰同皆主渭言故以爲渭水之涯耳蔡傳又引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爲証則渭汭爲二水無疑地理今釋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

漆沮既從

蘇傳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蔡傳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謹考〕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

灃水攸同

蘇傳灃渭相若故言同

蔡傳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謹考〕葉氏夢得云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灃可與渭同入於河灃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也地理今釋灃水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西入渭水

荊岐既旅

蘇傳荊北條荊山也

蔡傳荊岐二山名荊山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謹案〕荊孔傳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岐說文云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地理今釋荊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荊渠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蘇傳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卽終南山有垂山卽惇物

蔡傳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謹考〕鄭氏曉云自涇屬至此衆水致功而衆山致祭荊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出涇汭經其傍也終南灃水所出也惇物灃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終南惇物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惇物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縣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武功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考圖志不載是山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太乙之北峰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蘇傳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也豳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卽豬野

蔡傳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今凉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謹考〕山水考云原隰泛言之則原爲廣平隰爲下濕之地然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蘇傳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
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蔡傳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
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旣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
敘今案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
都今旣竄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尙桀驁不服盖三苗舊
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
爲猫姓豈其遺種歟謹考鄭氏曉云宅是造廬舍定疆埸敘
是遷善改過革其凶頑考後漢西羌傳注三危山在今沙州
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蘇傳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蘇傳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謹考鄭氏曉云球琳以爲珪璧璋瑁之用琅玕以爲冠冕珮
繻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蘇傳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
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蔡傳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
至於西河其西南境則會於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
之文也他州貢賦亦嘗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謹案積
石龍門蔡傳採地志與蘇傳同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
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峭拔下臨黃河其西五
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
河門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
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寧衛地與河州接界界山是也案諸家言
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說
盖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
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
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
流其言甚正盖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
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并積石
亦失其實耳至水經并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
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
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
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卽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
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龍門山在今陝西

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蘇傳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叙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蔡傳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

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於末〔謹案〕孔傳謂美禹之功及戎狄鄭氏康成云衣皮之民蘇氏獨辨其爲貢篚爲錯簡確不可易蔡傳節錄蘇傳青徐揚以下文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地理今釋崑崙西戎國蓋附近崑崙山者析支今西番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唐書黨項傳曰黨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渠搜京土異物志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渠搜當在西域非朔方也傅寅禹貢集解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考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當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蘇傳岍山在扶風卽吳岳也荊山北條荊山也孔子叙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

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尙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於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謹案〕三條四列之說馬氏融王氏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鄭氏康成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蔡傳云禹之治水隨山刋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傳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其說甚詳考朱子語類有人問朱别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尙說不通况禹貢非理會地脉耶又

日每州各言境内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蔡氏蓋敬承師說然傳云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案孔疏止云傳有三條之說孔亦當爲三條並無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之語不知蔡氏何所據而云然也朱别地脉諸儒及蘇氏或各有所見而論非正大不足發明經旨當以朱子所說爲宗岍山蔡傳引地志同蘇傳又採寰宇記云隴西汧源有汧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汧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考地理今釋岍山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蘇傳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蔡傳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入逾非山逾雷首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地理今釋雷首山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東縣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互見前歷山下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蘇傳底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垣

縣西北

謹案析城王屋蔡傳俱引地志與蘇傳同底柱石謂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地理今釋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本陝縣省入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層其狀如屋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蘇傳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蔡傳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

山之經緯者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謹案〕太行山恒山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地理今釋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

西傾朱圉鳥鼠

蘇傳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蔡傳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鳥鼠見雍州〔謹考〕秦州大潭縣今伏羌

縣屬鞏昌府

至于太華

蘇傳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謹案〕太華蔡傳引地志與蘇傳同華陰縣今屬西安府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蘇傳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蔡傳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謹考〕地理今釋謂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界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也接商州晉上洛縣故郭璞云在上洛蔡氏因之班固云在盧氏蘇氏因之但蘇氏云縣東非是外方桐柏陪尾蔡傳引地志俱與蘇傳同地理今釋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按孔傳云淮出桐栢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横山漢志所謂横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横尾爲

陪尾者非是互見泗水下

導嶓冢至于荆山

蘇傳東條荆山（今案東字係南字之訛）

蔡傳嶓冢卽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謹考〕地理今釋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荆山九州之險指此

內方至于大別

蘇傳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皆在漢上

蔡傳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
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吴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别
至于大别蓋近漢之山今漢陽〔今〕漢陽縣北大别山是也地
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謹按〕地
理今釋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廻百餘里接
荆門州界大别山一名魯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
半里漢水西岍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蘇傳岷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蔡傳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

州衡山縣也〔謹案〕衡山縣宋屬潭州今屬衡州府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蘇傳豫章歷陵縣有傅陽山即敷淺原

蔡傳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岷山不言導者蒙導
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謹案〕敷淺原蔡傳引
地志與蘇傳同又云其山甚小而庳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
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
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蓋蔡
氏之意疑敷淺原即廬阜朱子語類亦有疑即廬阜之說但
語類多門人所紀容有傳訛今考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淺
原說者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爲山甚
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
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
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耳朱子蓋謂敷淺原起而爲廬阜非
指廬阜爲敷淺原也蔡傳又云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
爲敷淺原者亦非是〔今案〕孔傳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
原蔡氏增易其文而以爲古今異說噫過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蘇傳合黎山在張掖郡删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
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

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絕異
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
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蔡傳此下濬川也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
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
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
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謹案〕弱水
蔡傳見雍州合黎亦名羌谷引隋地志與蘇傳同流沙杜佑
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地理今釋合
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綿延而西

接高臺鎭彝二所界流沙在今陜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卽居延澤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蘇傳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蔡傳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案

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楡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武帝初開滇巂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楡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楡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

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謹案〕蘇氏謂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蓋指爲雍州之黑水也蔡氏謂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蓋指梁之黑水卽爲雍之黑水也〔今考〕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陜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梁州黑水其源發于西番流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却鄉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叙州府南入岷江雍之黑水在黃河北梁之黑水在黃河南非一水也河之積石北則大通河入之南則大夏河

入注之二水入河之口南北相値或遂指爲黑水絕河而南之跡然大夏雖在黃河之南實在南山之北其源自南而入與山南入海之水絕不相通蘇氏謂水多伏流終係臆說禹貢黑水有三蔡氏直混而爲一所引水經注張掖雞山者雍州之黑水也地志犍爲郡南廣縣唐樊綽所云者梁州之黑水也程氏所言西洱河者導江之黑水也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卽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于西藩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卽程大昌所謂葉楡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

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又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氏康成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案今雲南大理府麗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為即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似未為的姑存備考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蘇傳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蘇傳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謹案蔡傳孟津引杜預說與蘇傳同地理今釋孟津即今河

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蘇傳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或曰成皐

蔡傳洛汭洛水交流之內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皐鄭康成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

謹考地理今釋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蘇傳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謹案降水蔡傳引地志同蘇傳謂枯洚渠也地理今釋降水今作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出是亦名降水矣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蘇傳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

蔡傳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謹考鄭氏

康成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今案蘇氏以一迎八本此而不及鄭氏之圓渾蔡氏謂意以逆潮得名似乎可從但凡水入海處皆有潮潮之來也時居三其去也時居四來逆而去則順順之時多于逆之時不當以是為說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蘇傳嶓冢山在梁州南

蔡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謹考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

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西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
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與江

又東爲滄浪之水

蘇傳出荆州東南流爲滄浪之水知均文所歌者也

蔡傳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謹案〕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過三澨至于大別

蘇傳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蔡傳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汊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謹考〕地理今釋三澨案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爲水名恐非禹貢雖指云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郢縣之北也

南入于江

蘇傳觸大別山而南

蔡傳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

東匯澤爲彭蠡

蘇傳匯迴

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蘇傳江東南流沱東行

〔謹案〕北江蔡傳云未詳竊疑即鄭氏所謂左合漢爲北江者是也入海蔡傳云在今通州靜海縣竊疑即朝宗于海之意金氏履祥云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何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與江西諸水雍過不通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

而與江漢並列爲北中南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

又東至于澧

蘇傳澧水在荆州楚詞云遺予佩兮澧浦

蔡傳沱江之別流于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謹考〕孔傳澧水名疏云鄭氏康成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康成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

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
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今考合黎本山漢孔氏特强
以爲水澧之爲水孔疏又引楚詞以爲証蘇氏從之第澧水
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
庭湖地理今釋云然夫入洞庭湖卽九江之一矣鄭氏之說
旣從經言至于之例而又别于下文九江之澧豈不確乎可
信哉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

蘇傳迆迆邐也滙彭澤也

蔡傳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

謹考地理今釋東陵卽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
岳州府城是其遺址

東爲中江入于海

蘇傳今金山以北取中泠水味旣殊絶稱之輕重亦異蓋蜀
江所爲也

謹案中江卽鄭氏所云岷江居其中也蔡傳于東爲北江入
于海注爲在今通州靜海縣者宜移于此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蘇傳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並
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

蔡傳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旣東爲濟濟水引地志與蘇傳
同謹考地理今釋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旣
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
溫縣東南入河今案蘇蔡二傳俱言垣縣王屋山而地理今
釋以爲濟源縣者山在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正垣曲縣接壤
也

東出于陶邱北

蘇傳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南

蔡傳陶邱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謹案孔疏邱再成
爲陶邱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地理今釋陶邱在今山東

兖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

蘇傳汶入濟也

蔡傳菏卽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自有菏派濟流至
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
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栢

蘇傳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栢胎簪蓋桐栢之傍小山也

蔡傳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
耳謹考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桐栢山水

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栢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
水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
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
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
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清口與黃河會
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
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
吳伐齊于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
通射陽湖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
和中江都水斷乃于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

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
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濟漕此即今之運道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蘇傳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泗
泗入淮也

蔡傳入海在今淮浦【謹考】申氏時行云淮出于豫經于徐而
入海于揚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

蘇傳灃入渭也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蔡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孔氏曰鳥
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
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謹
案】鳥鼠爾雅云其鳥曰鵌其鼠曰鼵高氏士竒云岳季方戍
莊浪見鳥頂出毛角鼠鈌唇似兎蓬尾似鼬彼此相狎甘肅
志凉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兎形似雀色灰白然
則物理固有不可知者

又東會于涇

蘇傳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
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蘇傳沮水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
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言東會于灃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
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
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豳地非此漆沮

【謹案】孔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在馮翊北蘇傳其水東入
洛以上全依孔疏至蔡傳漆沮與此小異見雍州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
攸同

蘇傳書同文車同軌

蔡傳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
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
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
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
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
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
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
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
法也

四隩既宅

蘇傳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蔡傳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曰隩（謹案）爾雅厓內爲隩厓
外爲隈不當專言近水也蘇傳較優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蘇傳水火金木土穀

蔡傳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
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
（白鳥）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無不平治也（謹考）
王氏綱振云四句用倒說推明九州四隩攸同旣宅之故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蘇傳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遍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
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
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于諸夏也

蔡傳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厎
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
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
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
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謹案）庶土孔傳謂壤墳
壚厎愼財賦孔疏謂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則壤孔
疏謂法則其三品土壤交正呂氏祖謙云九州之土彼此相

視高下各得其正蘇傳訓交爲通如交易之義非是蔡傳訓
壤爲穀土訓則爲品節亦欠顯豁

錫土姓

蘇傳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蔡傳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謹考）鄭氏
曉云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或
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別族命氏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
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
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
同姓之臣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蘇傳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蔡傳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謹案〕台朕孔傳就王者說不距就天下說孔疏謂皆禹之使然恐非經意蔡傳上句言禹下句仍泛言天下張氏九成謂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廸有功之意也最精

五百里甸服

蘇傳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爲天子治田

蔡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

甸服〔謹考〕鄭氏康成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蘇傳總稾穟并也最近故納總

蔡傳禾本全曰總〔謹考〕孔傳入之供飼國馬疏云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蘇傳銍刈也刈其穟不納稾

蔡傳刈禾曰銍半稾也〔謹案〕蘇傳謂不納稾似乎下文納秸轉說不去蔡傳半稾之說爲優

三百里納秸服

蘇傳秸稾也以稾爲藉薦之類可服用者

蔡傳半稾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謹案〕孔傳服稾役殊費解蘇傳以可服用解經服字亦未穩蔡傳謂服輸將之事從孔疏並有所納之役也疏又云四百里猶尙納粟此當稾粟別納并是徒納稾也最細

蔡氏半稾去皮亦好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蘇傳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蘇傳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蔡傳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百里采

蘇傳卿大夫之采地

二百里男邦

蘇傳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謹考〕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

三百里諸侯

蘇傳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
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蔡傳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
蘇傳綏安也
蔡傳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
五百里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蘇傳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蔡傳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內外

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
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
爲二等也謹考陳氏大猷云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
易弛故奮以修之鄭氏曉云三百里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
誕敷于內固所以安之也二百里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奮
揚于外亦所以安之也　蔡傳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
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
謹案要服疏遠固法不必詳然蘇氏大要之說不及蔡氏要
約之義
三百里夷

蘇傳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蘇傳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傳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
蘇傳其法荒略
蔡傳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
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謹考孔疏服
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王氏安石云荒
不治也言不要而治也又林氏之奇云漢班超爲西域都護

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尙代之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
十餘年而某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
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
意也今案蔡傳荒野之說未的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蘇傳罪大者流于此
蔡傳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謹案孔傳訓蠻爲以文
德蠻來之殊費疏解馬氏融云蠻慢也流行無常居也薛氏
季宣取之林之竒云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早亦夷之

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地于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若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而可見也　蔡傳令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夷

淵藪而今富庶繁衍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倂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蘇傳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尙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尙黑殷又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尙白周又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尙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尙白也帝錫禹以元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尙黑也此五德所尙之色見于經者也

蔡傳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擧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

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謹案】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孔疏云禹功如是故帝賜以元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蘇傳從之蔡傳獨云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愚謂不然禹錫元圭與胤侯命掌六師文法相似此篇六府孔修以下固是總叙禹功而其實帝爲之主錫土姓錫元圭皆是帝錫告厥成功乃帝告禹之成功于天非禹告成功于帝也蔡氏徒知元圭爲贄則禹錫二字爲順獨不思禹告成功則當曰告成厥功何以云告厥成功耶聲教四訖功德巍巍帝予其時嘉禹丕績而賜之元圭宜也若八年胼胝勞苦功高未有酧勛之典而反受其餽豈理也哉

矧禹志勤天下輕尺璧而惜寸陰非如後世貪人奉使惟貨寶是求及其還都則必有所進獻貌為愛敬而實售其要結之術且藉以諉過于上也唐臣陸贄尚知以行賄輸貨為戒而謂大禹爲之乎師錫之義宜同帝賚元圭何物豈可以彼例此蘇氏固守舊說殆有見于用下錫上之不可爲訓也夫又考薛氏季宣書古文訓竟作帝錫元圭注云帝舜也必有所據

書傳鹽梅卷第六

上海黃文蓮輯

夏書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蔡傳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雩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蔡傳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啟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篇首蔡傳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謹案蘇傳引史記有扈禹之後其說亦見淮南子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此亦因國語夏有觀扈周有管蔡附會之也考禹生

敵及均無所爲有扈者說苑載子貢曰禹與有扈戰三陳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莊子亦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是禹時已有其國矣又考太康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爲五觀觀扈之扈非有扈明甚誓詞稱之曰有扈氏其不得比于管蔡也又明甚羅氏苹洼路史云扈巳姓乃高陽氏之後也然則謂與夏同姓則可謂爲禹後則不可金氏履祥言扈在今京兆府南鄠縣夏都關河之東使有扈負固據關則有係于天下大勢啟亶往其國征之至于大戰可謂得禦强之道故文選云敵滅有扈而夏功昭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蘇傳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蔡傳六卿六鄕之卿也案周禮鄕大夫每鄕卿一人六鄕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鄕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鄕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謹案〕蘇傳全引孔傳孔疏云周禮夏官序文也鄭氏康成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胡氏士行云冡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無事爲六卿有事則分掌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王氏樵云周禮鄕老二鄕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鄕之教如鄭氏之說此公卽論道之一公則每鄕卿一人豈卽六卿而分領六鄕卿令以書考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卽此之六卿平時軍將皆命卿况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軍帥選于六官六鄕之吏則因六官爲首鄕吏次之而此之六卿必非鄕官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蘇傳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蔡傳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况于威侮

之者乎〔謹案〕三正蔡傳亦云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其說本之馬氏獨愚意不然有扈如果不奉正朔但當曰違棄正朔而已何必以三對五如後代詞臣草制儷偶求工耶設其不奉建寅之正朔尙不至如秦人之用亥而或用子用丑將謂罪猶可恕耶孔傳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孔疏易天地人爲三才而擧易說卦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實之最明白了當黃氏鎭成以爲不務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亦通至林氏之竒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三綱五常則又易五行爲五常三正爲三綱如此說經恐亦未妥

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
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蘇傳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蘇傳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騑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蔡傳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

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謹考】王氏樵云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下御字右字亦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戒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御呼右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有是【謹案】汝不恭命孔傳謂不奉我命孔疏云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林氏之竒依之作王命解陳氏大猷云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如賜不受命之命則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王命也今上言恭行天之罰而下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愚謂此言恭命應就天命說下文用命不用命則但言誓告之王命矣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蘇傳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廟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社主存焉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于社故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戰栗
蔡傳戮殺也禮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蘇傳戮及其子曰孥堯舜之世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啟與湯知德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眞孥戮人也
蔡傳孥戮與上戮字同義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案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尙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啟之誓師豈爲過哉【謹考】林氏之竒云漢書王莽傳舉此言顏師古曰夏書

甘誓之辭孥戮之以爲孥也說詩者以爲孥子也戮及其子
非也泰誓曰囚孥正士豈戮子之謂耶此一說理亦可通陳
氏大猷云林說固善但上旣言戮于社以指其人之身而又
戮爲孥隷則文義重疊若施于湯誓之孥戮又恐太輕豈軍
法而無殺戮之刑乎臨陣軍刑不可與常刑比若戮辱及子
誓師亦未害也姚氏舜牧云禹誓師之辭曰爾尙一乃心力
其克有勛此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視前較有别
矣此可徵世道之一變〔今案〕陳氏以孥戮爲戮辱及子似涉
調停而其意甚善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蘇傳太康啟子也
昆弟五人
蘇傳皆啟子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蘇傳須待也
蔡傳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謹考〕陸氏德
明云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　篇首蔡傳五子
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
蘇傳尸主也
蔡傳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
祿尸官者也〔謹案〕蘇氏訓尸爲主從孔傳也孔疏云釋詁文
然考書序康王旣尸天子彼尸字或當作主字解此則與胤
征篇羲和尸厥官同義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蘇傳貳携貳也
蔡傳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游豫蓋有其節皆所
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謹考〕姚氏舜牧云德

爲民心所同具滅厥德則民心貳矣非民之貳于我由我之
貳于民也君民原是一體貳不得
乃盤遊無度
蘇傳盤樂也
畋于有洛之表
蔡傳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蘇傳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恐
甚也
蔡傳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于游畋之無度言其

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謹考林氏之奇云古之爲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或起于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于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至于百日而猶不返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呂氏祖謙云姦雄何世無之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地理今釋窮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是其地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蘇傳母徯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孝也

蔡傳御侍也謹考孔疏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于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然也謹案林氏之竒論太康棄其宗廟社稷遊畋于有洛之表然其弟五人皆賢使此五人之中有一人焉而爲之守則雖有后羿之變猶可以不亡云云愚謂滅德之人其猜忌最深于骨肉故盤遊特以奉母爲名使五子畢從自謂晏然無內顧憂也后羿距河出其意外太康覆轍亦非盡由愚暗可以戒人主而與尺布斗粟之謠者至陳氏大猷謂太康棄國遠遊五子必是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寄故不得已侍母往以冀其返則並未明乎孔疏文勢之說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蘇傳皇祖禹也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疎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蔡傳怨如孟子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須以生也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又予蔡傳五子自稱也今案下文予臨兆民是就人君說不應一歌三予字作兩樣解似宜通體作訓辭三失孔傳過非一也蔡傳言所失衆黃氏度云三數言多也一人而三失其心愚意蘇傳較優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蘇傳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蔡傳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于事幾未形之時
而圖之也〔謹案〕蔡傳訓怨豈在明句較優
予臨兆民
蘇傳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蘇傳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恃
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子無所恃
恃民心而已民心携則天子爲獨夫謂之朽索不亦宜乎
蔡傳朽索易絶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御馬也以喻其危

懼可畏之甚〔謹考〕孔疏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餘書多言駕
四者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
之孔傳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眞氏德秀云爲
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身肆于民上視禹之訓宜
知所戒矣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
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蘇傳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蔡傳此亦禹之訓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前言皇祖有訓此蒙
其文故但曰訓有之也孔疏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

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
神迷亂故迷亂曰荒王氏十朋云三風十愆君有一于身國
必亡與此同意又蔡傳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
唐考孔疏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
稱殷商也地理今釋鄭康成唐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
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漢晉陽縣今山
西太原府太原縣也又漢書顔師古注云陶邱在濟陰今山
東兗州府定陶縣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
氏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蘇傳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蔡傳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
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謹案〕左傳有帥彼天常一語文義
正反始具王氏柏書疑獨不取以補何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蘇傳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
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爲律以身
爲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明具故
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

守以亡也
蔡傳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謹考周禮天官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八則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役陳氏師凱云五權銖兩斤鈞石也又考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陸氏鍵云關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對天下說鈞石乃天下所共用者惟恐有錯變而藏之王府以

爲準此則制度精密用意周到雖法之至微者王府亦有正形容典則貽後處若曰一物不可失其平一事不可紊其度祖宗之法其不容錙銖爽也明矣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蘇傳鬱陶憤懣也顏厚色愧有讀曰又忸怩心慙也

蔡傳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可追言不可追也謹案孔傳慙愧仁人賢士林氏之奇云非也但是慙于斯民而已又案蔡氏言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林氏又言詩歌肇于虞夏

五子之作歌史官摠而序之其言不出于一人其意若出一人也黄氏度云五章皆有意義一章言禹之謨恭得民自有謨訓而太康弗克敬承二章言逸豫之避頹綱遂至亡國三章言冀爲天下宗有堯舜禹相傳之懿太康失之爲忝厥祖而羿于帝王大統意在言外四章言禹法度明備太康荒廢之然乘四載八年于外萬世永賴之功豈能使至覆絶意亦在言外五章流落失所惆悵無聊幾使人不忍聞而不敢尤其民歌詩流傳其誰不動心羿之所爲不敢遂蕩滅之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寔有所感動焉衛亡許穆夫人賦載馳蓋得五子之歌餘意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蘇傳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爲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爲羿所逐羿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于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
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如曹操之于
漢司馬仲達之于魏也胤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
專明矣羲和湛湎之臣也而貳于羿蓋忠于夏也如王凌諸
葛誕之叛晉尉遲逈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
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胤征羲和之罪至于殺無赦然其
實狀止于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亦法吏所辦耳何至以六
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强國
得衆者也孔子叙書其篇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
止于此也曰胤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之出于胤非仲康之

命也此春秋之法曰然則孔子何取于此篇而不刪之乎曰
書固有非聖人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紂之衆既已倒戈猶縱兵以殺至
于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乎于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
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也
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巡狩孔子書之于策曰天王狩于河
陽若無簡牘之記則後世以天王爲眞狩也胤征之事孔氏
必有師傳之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蔡傳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
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湎
淫廢時亂日其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
篇首蔡傳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卽誓
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
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
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絶之際而
能擧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
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于羿
忠于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案篇首言仲康
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
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

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簒羿之書則亂臣
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謹案〕羲和之忠于夏與
黨于羿經無明文難以臆斷但蘇氏謂胤侯挾天子令諸侯
此言過也命掌六師承王命徂征固可見征伐號令之不出
于胤卽其誓詞明先王之政典欽天子之威命凜逸德脅從
從齊桓責楚尚不能如此之名正言順而謂曹操司馬懿能
爲之乎羲和罪狀依經自明陳氏大猷云帝王之道莫大于
奉天堯作歷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
于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也矣先儒于
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

罪于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于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矣其說甚善故王氏天與取之又黃氏度云歷象本于欽若昊天而沉湎于酒廢時亂日只此固當誅羲和有職守在王朝胤侯乃往征于其國叛官離次可以因見令之不肯從召之安肯至遂至用師踐扈甚矣愚謂羲和之罪最彰明較著者太康盤游母弟皆從羲和職司觀象必在扈從之列自羿率衆距河太康遂失河北國于陽夏羲和于時乘間逃歸無王辱臣憂之義迨仲康繼立四海歸心而羲和仍不供職甚至肅

衆率旅故胤侯徂征責以遐棄厥司且有渠魁脅從之語羲和卽不黨羿亦已叛夏其罪正與羿等也蔡傳固不及黃氏陳氏之依經立義然就蘇蔡二說而論則蔡傳較優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蘇傳胤國名

蔡傳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蘇傳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羲和之罪止于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蔡傳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簒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簒至于子相然後見簒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鎭將軍鎭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于

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徃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簒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羲氏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謹案】蔡傳所引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至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皆林氏原文以下則彷彿林氏說而自爲之傳林氏原以辨蘇傳僭位假命之說故其上有某常因蘇氏之論而考左氏所載十三字至其論羲和也第云意其欲黨羿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爲不軌之謀尚是揣度之辭而蔡氏遂實以爲黨惡于羿同惡相濟矣林氏闢蘇氏說甚詳然其不得要領處只是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一

語其說始于孔傳故蔡氏亦云羿執國政夫權臣擅國未有不以兵柄與人者若漢有曹操魏有司馬懿晉有劉裕宋有蕭道成齊有蕭衍梁有陳霸先周有楊堅皆歷歷可証其所用必黨人其所誅必貳已蘇氏斷然以胤侯爲羿黨羲和爲忠夏者正由其熟于史事不肯作含糊語也（今考）鄒氏季友云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廿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觀肇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爲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但據河北之地不臣于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政柄據此則太康但失河北仲康之立實在河南太康未嘗爲羿所廢仲康並非羿立左氏傳魏絳有

羿代夏政及帝夷羿之稱羿方據有冀方而自帝豈肯復立仲康而北面事之耶仲康當偏安之日毅然奮中興之謀羲和不臣命將討逆金氏履祥謂其規模舉措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有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强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爲之助也此論甚的又蔡傳微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有常憲于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謹案）蘇氏右袒羲和故云罪止于不知日食蔡氏則又云日蝕者君弱臣强之象羲和黨羿而不言亦是自伸其說王氏安石云使羲和守常憲以修輔則仲康得慎天戒而修省矣今時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于誅乎陸氏鍵云謨訓皆艱苦備嘗中體認出來定保者危可使安傾可使定蓋閱歷于天人治亂之際者既練而彌真故發爲制治保邦之策者自微而不爽在密勿則君鑒可昭在廟廊則官箴可肅王氏綱振云羲和昏迷天象故從天戒說起羲和沉亂于酒退棄厥司故又以常憲修輔爲言愚謂常憲修輔正以明臣人之道而重

不臣之誅又王氏守泰謂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是以臣人百官分大小非是陸氏鍵又謂修輔即是常憲甚善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蘇傳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夏則遒人之職也遒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者有文事則狗以木鐸有武事則狗以金鐸

蔡傳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蘇傳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蔡傳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謹考陳氏師凱云非師保之師如
承以大夫師長之師林氏之竒云貴而爲官師者則朝夕納
誨規正人君之失也曰相者亦猶周公所謂胥訓誥胥保惠
胥教誨也薛氏季宣云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
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
教誨師瞽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詳見者如此
蔡氏卞云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㑹莊丹
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
類是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蘇傳官局所在曰次
蔡傳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
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于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謹
考黃氏度云此雖爲羲和昏迷而發而意有含蓄太康以遊
洛失邦凡有位于王朝者責之以修輔之義皆當有罪又桀
次蔡傳訓位本孔傳而蘇傳較優
俶擾天紀
蘇傳俶始也擾亂也
蔡傳天紀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
和歷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

始亂其天紀焉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蘇傳日月合朔于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
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
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禮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
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蔡傳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
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
蝕于房宿也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于音也奏進也嗇夫庶
人蓋供救日之百役也謹考孔疏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

日日被月映也孔傳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樂官進鼓則伐
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祀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
也孔疏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
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
庭氏云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
月以恒矢其鼓則用祭天之雷鼓也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
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蘇傳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
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

典夏之司馬法止用于軍中今無以加羲和之罪乃取軍法
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寔事也
蔡傳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
日如此其急羲和爲歷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
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
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 謹案
罔聞知孔傳謂無聞知于日食之變異蔡傳亦云若無聞知
諸家說亦相同愚謂不聞知日食于昏迷天象文法重沓且
日食非可闇而知者林氏之旁訓尸字謂不言不爲而無所
事甚精此句當是責羲和不言日食謂其不以上聞使天子

預知有日蝕之變也先時不及時孔傳先時謂歷象之法四
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歷象後天時
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孔疏主歷之官
爲歷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
後尚猶合殺況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林氏以爲不然言
歷官之差一日一朔則至于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于路步
過六尺之誅亦不過如是之酷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
勅戒吏士之辭當屬于下文政典司馬之所掌先時者謂先
期而進是邀功也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金氏履
祥從之朱子謂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今案政典是大司馬

法以周官考之其說甚的不應作主歷之官說然篇末三句
便是申明軍法此處尚未說到申罪徃征如何先惕軍士以
殺無赦竊意羲和亂日廢時罪無正律胤侯明數其罪而前
引道人警不恭之刑此引司馬所掌先時不及時之誅皆所
謂比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威命

蘇傳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己者未嘗不以王室爲
辭也

蔡傳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

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 謹案胤侯告衆幾與大禹征苗誓
師辭氣相似蘇傳擬以曹操司馬懿楊堅不于其倫矣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蘇傳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于火故脅從染
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壞其黨與也

蔡傳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
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
惡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
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

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謹案）天吏孔傳孔疏皆以爲天王之吏孔疏云逸是淫縱之名薛氏季宣遂云天吏天官蓋羲和也然于文勢未免牽强王氏安石云吏奉天罰者也故謂之天吏陳氏大猷又云吏誠奉天罰必不至逸德新安王氏謂猶俗言王師爲天兵也較穩王氏栢云火炎崑岡一章乃萬世討畔之大法申氏時行云上旣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首二句是說喩之詞逸德乃過逸之德指誅戮太甚而言渠魁指羲和脅從是迫于不得已舊汙乃陷于不知者殲渠魁者誅惡之義罔治維新者宥善之仁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蘇傳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謂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后羿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予不可以不辨

蔡傳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爲仁愛威爲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爲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却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今案）蘇傳云云是有爲而發而呂氏講威愛二字最爲入細非欲行猛政者所得藉口矣胡氏士行云懋是勉其所當勉如威克愛之類戒是戒其所當戒如愛克威之類又案胡氏說是緊頂上二句愚謂力殄欽承亦所當懋濫殺無辜亦所當戒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蘇傳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蘇傳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

蘇傳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大矣其信于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蘇傳二臣名

蔡傳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譚考】孔傳伊尹字氏湯進于桀孔疏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間也與此說殊蘇氏擻云伊尹耕于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于是捨而歸耳黃氏度云古者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湯已征葛而伊尹猶自亳適夏鳴條誠不得已矣【今案】蘇傳雖不用孫武反間之說而謂湯與桀爲敵國亦昧成湯服事之初心又考陳氏大猷或問孔氏以尹爲字而子以爲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氏春秋以尹名摯故以尹爲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尹非字明矣曰然則摯非名歟曰或有兩名者亦有前後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書傳鹽梅卷第七

上海黃文道輯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

蘇傳古之君臣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于伊尹劉元德之于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元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于此矣元德之將死也囑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可以屬此乎孔明專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

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爲竇武何進則爲曹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爲殺伊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蘇傳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陑爲出不意又言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陑以戰紀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

不取

蔡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偭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偭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啟其臆說謹案此書乃誓于亳都非鳴條臨戰之誓王氏栢謂序者之言爲大謬誠是然

篇首蔡傳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蘇傳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于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絶衆力以割夏邑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蔡傳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穡刈穫也割斷也遏絶也時是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謹考孔疏訓格爲來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孔傳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絶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蔡氏則云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今案若說嚴刑似于夏邑二字文義未協宜從孔傳但云君臣相率亦似添設黃氏度云率一切也林氏之奇云夏王方且率爲虐政遏絶衆力割剝夏邑謂征役之煩賦斂之重也說較明爭時日蘇傳作何時何日未安宜從蔡傳孔傳謂是日何時喪愚謂曷訓何時不如訓作何不金氏履祥講此段謂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

不恤之怨何也亳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說甚簡明然只是依文講解惟王氏栢云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糾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孥戮若勉强以驅之以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于君臣上下之分素嚴于遂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其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師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干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衆

庶而爲捨順從逆之奉此所以羣疑塡臆而篤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言既决衆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恭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穡事之實怨故也此爲能見其大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蘇傳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呑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致敬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

矣謹考哀二十五年左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王氏綱振云豊禹謂大賚似啖以利孥戮似迫以刑此見湯懋德不知聖人欲救民于塗炭不如是則不足以濟故言賚所以易其穡事之念而言戮又破其如台之恃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蘇傳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欲遷其社不可

蔡傳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于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謹案蘇氏無以易句龍之說本于孔傳陳氏櫟云孔註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本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義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在焉忠厚之仁鑒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湯也伊川之說正不必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蘇傳三朡今定陶四篇亡

蔡傳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謹考黄氏度云桀載其寶玉保于三朡湯伐之桀奔南巢遂俘其寶玉三朡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有三朡亭古國也典主也誼伯仲伯二臣作典寶述興亡之戒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灾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鄭氏伯熊云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

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况神器之大者乎典寶之作
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常可不儆戒
乎〔今案〕鄭氏說卽黃氏所云興亡之戒陳氏大猷謂恐近于
臆度然其論則甚善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蘇傳大坰地名史記作泰卷陶
仲虺作誥
蘇傳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
以爲湯左相
〔謹考〕孔傳自三朡而還孔疏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
伐夏而遂逐桀于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
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
篇首蔡傳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
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
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
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
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
蘇傳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

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蔡傳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謹
考〕地理今釋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蘇傳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爲病也大矣
蔡傳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于心終
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
實也〔謹考〕鄭氏康成云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虛
後世黃氏度云堯舜禪讓猶有子噲之事況放殺乎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
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蘇傳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惟
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則智勇皆
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于一世之
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怯見大敵勇此天所予勇也
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
敝其國殘其民而已矣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
短于智勇而厚于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人乃
與吉凶歷年同出于天命蓋教成王不强其所無也

蔡傳仲虺恐湯憂愧不已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
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
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于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
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
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謹考趙氏岐云
仲虺卽萊朱也黃氏度云聰明君德也人無欲則志定氣清
而耳目聰明桀聰明非必不若人也縱欲而昏昏故不能聽
德視遠豈惟不能乂民反塗炭之人主天下之表也君不作
德而縱欲以競其民豈特本亂董氏其昌云惟天生聰明者
聰明則知得欲之不可溺又知民之各求遂其欲又知亂之

所由起惟是這等故可以爲民主可以撥亂爲治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蘇傳纘繼也服五服也
蔡傳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天錫湯以勇智所以
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
順乎天而已謹案纘禹舊服孔傳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蘇傳
訓服爲五服因五服乃禹所弼成故曰禹舊服也蔡氏以爲
禹所服行故又有云天者典常之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
行者也夫典常豈但禹所服行哉天理常新何以云舊愚謂
表正萬邦卽上時乂纘禹舊服是爲天下主此天錫王勇智

之意也茲率厥典句承表正萬邦來奉若天命句承纘禹舊
服以起下文討罪意陳氏雅言云此仲虺推天爲民立君之
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蘇傳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肇啓也簡慢也帝既不善
桀用湯爲受命之君彰明其衆于天下而桀之黨惡之流欲
并我以敵其國若欲去莠秕然故小大戰戰無罪而懼況我
以德見忌乎蓋言我不放桀則桀必滅我也

蔡傳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
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
衆庶也肇始也戰戰恐懼貌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
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因湯于夏臺湯之危
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謹案肇我邦于有夏是追
述之詞蔡傳訓肇爲始自的姚氏舜牧云我邦活看言我等
友邦也觀下矧予二字自見與湯誥云凡我造邦是一証王
氏肯堂亦云觀亳衆曰夏罪其如台則儘是安樂而所謂小
大戰戰者乃是庶邦非商衆也黃氏度云莠在苗必芟鋤秕
在粟必簸颺而邦之醜正乃亦如是朱子或問矧予之德言

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
言我之德言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曰是呂
氏祖謙云有夏昏德薰灼其民天下居憯然之中用湯以開
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蔡傳圈外載吳氏曰用爽厥師
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今考〕王氏柏云吳氏
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
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

蘇傳如自己出

蔡傳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

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
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謹考〕王氏樵云聲色者誘人之陷穽
故曰不邇貨利者侵德之根荄故曰不殖王氏肯堂云德就
抱負說功就建立說懋官在授任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胡
氏承詔云用人惟已乃是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之意
故與改過不吝俱屬處已〔今案〕孔傳釋此句謂用人之言若
自已出蔡傳云人之有善者無不容又云不忌能于人似與
懋官懋賞意無別胡氏說頗善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
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蘇傳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蔡傳謂之能者寬而不失于縱仁而不失于柔易曰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于天下矣湯之德足
人聽聞者如此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
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
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
歸往于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于鳴條之役也〔謹
考〕陳氏櫟云民之戴商如此何慙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

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地理今釋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
十里有葛城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
葛鄉是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蘇傳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蔡傳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謹案〕兼弱蔡傳謂
諸侯之弱者兼之佑賢輔德二句謂所以善善兼弱攻昧二
句謂所以惡惡兼攻取侮皆推亡之事愚謂弱雖列于六極
然此特言諸侯力少勢弱未便是惡若如蔡說則是兼并小
邦乃戰國時謀士之策而豈仲虺所以勸勉商王者哉〔今考〕

黄氏度云使有所附屬薛氏季宣云弱者與之共治焉氏森云兼如命官以分承之贊佐之矜其不能而爲之處也諸說雖未必盡合經旨然道理却正倂蔡傳採說之曰傷也黄氏度云改其社稷羣祀降其宗親皆傷道也亦好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蘇傳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蔡傳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

道立矣【謹考】金氏履祥云袪其慙貴于日新既無慙又易自滿湯未必爾大臣忠告自不容䟕也姚氏舜牧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曰德此德參天兩地盡人盡物本極大而無外者惟志稍滿而日昏焉大者漸以卑小耳金氏又云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則張氏雲鸞云義禮二句要說得細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禮是天理之恰好處心指念慮之動言凡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爲準則也故制非拘縛亦非檢約吾弟斟酌權衡而事理自不可違則義之爲制矣第沉潛體認而心境自不可越則禮之爲制矣此正懋昭喫緊處

垂裕後昆

蘇傳裕餘也

蔡傳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謹考】金氏履祥云經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餘裕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陸氏鍵云裕對制言惟心身收束極緊故精神流行極寬舒惟德萬古常新而以懋昭之力量垂之豈不恢恢有餘乎只重湯說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蘇傳裕廣也

蔡傳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眞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安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謹考】王氏樵云求師之道在己不在人苟虛心受益則狂瞽可師三人同行善惡皆師此所謂自得也【今案】自得師當兼蔡傳王說義方周匝陸氏鍵云好問便是裕無二意小非拘束縱有才智而取足一人乃裕之反也王氏綱振云予聞曰一段不過假所聞以証自滿日新見王決不可不懋昭耳如他引詩引書之例不全重得師

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蘇傳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愧不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勳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為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已乃為無窮之恤以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殺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蔡傳上文既勸勉之于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

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謹考]姚氏舜牧云仲虺責成意在慎終而其語則先于惟始蓋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覆昏暴二語其危湯特深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期望特切陸氏鍵云圖始意已在上節了曰崇則天之于我似尊而加嚴曰保則我之于天又似親而加附其親而加附處政其尊而加嚴之眞境也即天休盡是心精合凝神別無凝命能欽之一念即為有始即為有終末二句重敬字不必更入上文講[今案]殖禮覆暴正見天道之不可不欽崇惟欽崇而後能永保即是天之殖有禮也王氏十朋謂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侮之事未免似是而非金氏履祥就此節摠結一篇頗亹亹可聽然與王氏說相近故不錄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蘇傳亳在梁國穀熟縣
篇首蔡傳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蘇傳誕大也

蔡傳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謹考]地理今釋亳按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後漢改山陽郡亳縣為穀熟屬梁國亳與薄義異同字)也皇甫謐主穀熟為湯都艮是不知偃師亦湯都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元和志云宋州穀熟縣南亳湯之所都謂之南亳)後徙西亳(通典云河南偃師縣亦古亳邑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此其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理于此蓋湯)未伐桀居南亳後自南亳遷西亳與葛伯為鄰乃居南亳時事皇甫謐據此以獻疑固與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

邱縣東南四十里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蘇傳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曰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蔡傳皇大衷中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禀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禀

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襍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于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謹考朱子曰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金氏履祥云天以一理化生是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人受此以有生則謂之恒性達于人倫事物日用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此則爲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即此意今案克綏

厥猷孔傳謂能安立其道教雖朱子有云能安之道然翻玩經文畢竟宜就教民上講蔡氏云能使之安于其道較蘇傳爲優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蘇傳請罪者爲桀謝罪請命者爲民祈福

蔡傳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于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降灾如周

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肆故也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元聖伊尹也謹考蔡氏下云以天子告萬方故稱予一人對上帝而言故稱台小子王氏肯堂云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也今案蘇傳爲桀謝罪之說非是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蘇傳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殄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如丹青也

蔡傳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殖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伏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

兆民信乎其生殖矣【謹案】黜伏黃氏度謂桀于是退黜屏伏較蔡傳爲優賁若草木二句孔傳訓天下悉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林氏之說謂其說迂回隱晦不若王氏蘇氏之說爲善考王氏之說大意言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命天與之人立之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觀民之所殖則知天之所與其意與蘇氏說同愚未敢以爲然也朱子曰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既黜伏天命既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然陳氏大猷又云桀雖曰暴殄天物不成草木皆不遂發生罪人黜伏而草木華美又似不近情理也又云亂世固是草木失性亦有

野無青草之說然湯伐桀方還至亳豈能遂使華盛乎竊謂朱子論甚正大第經文若字似乎無着蔡傳之意蓋以草木之賁喻兆民生殖甚爲得解陸氏鍵云賁若句聯下殖字正影草木說王氏肯堂云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若草木焉兆民信乎其生殖矣殖曰允殖昔未可知而今喜其得之之詞也可謂曲暢蔡傳意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蘇傳此亦慙德之言也

蔡傳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于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謹考】孔傳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地謙以求衆心孔疏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復引顧氏說謂言伐桀之事【今案】蘇氏以爲慙德之言甚精實勝責重憂大之說林氏之意云湯之伐桀其慮所終稽所敝猶懼來世之亂臣賊子以爲口實當時始履天下之籍而朝諸侯寧無慙乎其慄慄危懼者自然之理也可謂曲暢蘇說至孔傳云謙以求衆心林氏駁之以爲其意蓋以湯本無祇懼之意特其即位之初託爲此言以冀衆悅耳如此則聖人之所爲與大王莽遭翟義兵抱孺子朝羣臣告禱郊廟者無以異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蘇傳彝常也慆慢也戒諸侯之言

蔡傳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服雖舊志與更始故曰造邦【謹案】彝蔡傳訓法愚謂蘇氏依孔傳作常字解較妥匪彝是縱肆意下文典字方是法度能守典則必無縱肆慆淫之失矣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蘇傳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蔡傳簡閱也謂簡閱一聽于天【謹考】董氏其昌云天休即上天孚佑下民而俾一人以輯寧邦家之休是也看無從匪彝

二句則守典中宜入牽循規矩敬共朝夕在其中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
時忱乃亦有終
蘇傳庶幾能信此也
蔡傳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
氏曰此兼人已而言〔謹考〕王氏肯堂云天降衷于民而以綏
猷之責付之后則爾萬方之有罪皆君之不敎也非在予一
人而何陸氏鍵云一人之罪只爲萬邦不輯寧非指君有失
德也姚氏舜牧云時忱者時時忱信而力行也陳氏大猷云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

亦可終享安榮之福如何曰此雖說得乃字分明亦恐傷巧
〔今案〕夏氏之說卽蔡傳所引吳氏兼人已意乃字語氣是承
尙字來此正說得亦字分明宜從

咎單作明居

蘇傳一篇亡
〔謹考〕孔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馬氏融
云咎單爲湯司空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蘇傳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
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
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甚明不可
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成湯没而太甲立且于是
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
豈有此理哉經云湯既没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
元年也伊尹稱湯以訓故孔子叙書亦以湯爲首殷道親親
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
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
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度也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

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
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于成王之
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
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爲
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
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
可以不辨
蔡傳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
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
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

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旣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旣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篇首蔡傳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蘇傳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爲政也

蔡傳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謹案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朱子或問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弟乃四歲乎則亦不然其說蔡傳全依蘇傳所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引吳氏說以爲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愚謂不然太甲湯嫡長孫也雖殷人之傳世兄死則弟及然斷無以嫡長孫而反爲叔後者太甲繼統非繼祀何以服三年喪乎至蘇傳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其說亦非夫改丑之月爲正月明是寅爲二月矣豈有旣稱爲正又稱爲十二月但改正月而不改餘月乎考林氏之奇云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也在周之時其論陰陽寒暑之節序容或有夏時爲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夫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于史官記載其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其當時所用之正朔而數月者春秋書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其他月名則皆以周正數之非復由夏之舊以春秋觀之則商之正朔蓋可知矣秦以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蓋是漢武帝太初元年旣改用夏正史官追正其月名耳在秦史則必以十二月書之矣蘇氏之說若

有可信實不然也愚謂蘇氏篤信孟子者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是夏之五六月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夏之九月十月出孟子之言觀之可知改正必改月矣林氏駁之甚正然林氏又云此猶是仲壬之末年太甲即位改元不待逾年仲壬之崩當在元年十有一月太甲居仲壬之喪于內既逾月矣伊尹于是祭于成湯之廟奉嗣王祗見厥祖則愚又以爲不然古者凶服不入宗廟如以祗見厥祖爲居喪逾月也將釋服而即吉乎抑以凶服入廟乎林氏謂仲壬之崩當在太甲元年、十有一月愚謂當在仲壬四年十有二月太甲不當服三年喪而當服期至元年

十二月服除伊尹祠祭先王而奉太甲祗見厥祖不于月朔而于乙丑蓋即除期服之日也太甲尚幼伊尹不即反政故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蘇傳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蔡傳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率循也假借也（謹考）孔疏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王氏肯堂云成德已成之德亦一成而不可變者雖若修人紀六事而聖武之昭代虐之寬亦莫非成德中事袁氏黃云罔有天災四句猶不及人此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蓋大而至難測者天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無知者莫如鳥獸魚鱉今皆得所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蘇傳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蔡傳鳴條夏所宅也言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于亳都也（謹考）孔傳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林氏之奇云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趙臺卿釋

之以爲桀造作可攻之罪趙氏此說比孔氏爲優又王氏曰桀有可伐之罪然後湯與伊尹謀于亳而往伐之所以起兵戎者夏也故曰造攻自鳴條既有可誅之罪湯遂自亳而往攻之故曰朕哉自亳周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與此同義王氏此言亦趙岐之意也（今案）造攻謂桀造作可攻之罪朕哉自亳只說湯始自亳往攻不必說到修德見解清超地理今釋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云高涯源在蒲州安邑縣北南坂口即古鳴條岡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

紀

蘇傳戒其恃天命不修人事

蔡傳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初卽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梴也立愛敬于此而形愛敬于彼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蘇傳言君明則臣忠也

蔡傳咈逆也先民猶前輩傳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于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謹案〕蘇傳君明則臣忠似乎爲下句不貼湯身上說玩下文以至于有萬邦是此六句就湯爲諸侯時言也湯進伊尹欲以誠輔桀便是克忠實事至陸氏鏈以爲忠者盡己之謂湯卽伐桀而吾道己盡無媿人臣之心便說不去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蘇傳詩云無冬無夏値其鷺羽此巫風也

蔡傳敷廣也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此言湯以從諫檢身遂有天下而亦以此遺後世子孫使保其盈成之業也雖則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猶恐所用之人或有持祿固位不以諫諍廸其君爲事于是制官刑以儆戒之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蘇傳從流下而忘返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蘇傳匡正也謂諫也

蔡傳淫過也過而無度也倒置悖理曰亂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墨墨刑也〔謹考〕孔疏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陳氏櫟云湯儆有位之官刑爲後嗣慮至矣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况天子乎微意見矣况不匡刑墨儆臣下者欲其以是儆天子也今

〔案〕臣下不匡朱子謂指邦君大夫之臣下説向來解者多不至之愚謂自致有恒舞至此皆以儆有位之人而伊尹取以訓王此句緊連卿士邦君來朱子之説爲是黃氏綱振云此篇訓王嗣德要在謹始又要在防微故曰朕哉曰在初曰肆修皆始之義也曰有一日罔小罔大皆微之義也蓋敗度敗禮伊尹蚤見其微故繼勉以愛敬隨戒以風愆皆直刺膏肓而痛切訓之謹初謹微是眼目

具訓于蒙士

蘇傳蒙童也士自童幼卽以訓之也

蔡傳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

而知所以正諫也〔謹考〕黃氏度云孔氏曰蒙士例謂下士或曰蒙矇古字從省爲蒙周官瞽掌弦歌諷誦召公稱矇誦衛武公亦曰矇不失誦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湯作官刑具以訓瞽矇使歌誦之以儆邦君卿士伊尹取其言以戒嗣王〔今案〕林氏之前謂先儒之說不如王氏蘇氏王氏言爲童蒙則如此訓之至出爲臣屬而不能正其君上則刑墨矣其說與蘇氏同然細玩經文具訓于三字似黃氏所採或人說爲優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蘇傳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苟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蔡傳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謹考〕陳氏櫟云此篇始終以興亡寓勸戒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王氏綱振云大凡亡家喪國之人以小樂貽大禍一愆易百災皆由不敬其身而褻其身爲風愆之身又由不知其身爲家國天下之身祖宗法度之身故欲王念念哉重念則心心提

省時時提省事事提省必不敢有一于身雖有喪亡安能及我王氏十朋云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其所以爲常也作善者善氣與之湊泊而百祥降焉作不善者不善之氣與之湊泊故百殃降焉夫積善成德惟在爲之不已初不計其大小小善必爲小惡必戒則德成于身而不自知矣王氏肯堂云宗卽宗廟此時在廟中對羣臣以訓王故言萬邦謂不惟一人有慶而侯甸羣后亦蒙其慶言宗謂不特萬邦離德卽今日所祭祀之宗廟亦墜矣

肆命徂后

蘇傳二篇亡

謹考孔傳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蘇傳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爲寧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

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王則其慙有大于湯者矣

蔡傳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于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于伊訓序文之謬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旨不通

篇首蔡傳商史録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蘇傳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

蔡傳阿衡商之官名謹考孔疏詩毛傳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林氏之竒云高宗命傳說其稱伊尹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即伊尹也古者大臣居人王之左右輔翊王德者蓋有阿衡之名王莽依放古制建公輔之官甄邯爲太保劉歆爲少阿甄豐爲太阿以是知阿保皆師傅之官尊之之稱也黄氏度云阿保

恩保也故亦曰保衡今案阿衡官名蔡傳爲是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蘇傳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諟言湯爲天命之眷許也

蔡傳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謹案蔡注本孔傳優于蘇朱子曰古注云常目在之此語最好林氏之竒云作書者作爲簡冊之書以陳其所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楊子曰捨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諷于王此其言也自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下則其書也王氏樵云篇中言作

書者二前古告語皆口陳疑作書始此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鑒厥德用集大命撫綏
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蘇傳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蘇傳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蔡傳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謹考）王氏樵云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申氏時行云丕承基緒者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民衆也

自周有終
蘇傳自由也忠信爲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蔡傳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謹考）朱子語類問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王氏柏云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于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誤也金氏履祥云古文君篤爲周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王子書疑皆云當作君（今案）蘇氏蔡氏訓周爲忠信皆依孔傳蔡氏所引施氏說亦本林氏細玩文勢係君字傳訛無疑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蘇傳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蔡傳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蘇傳辟君也敬其爲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蘇傳忝辱也以不善爲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蔡傳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于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謹案）孔傳言太甲守常不改蘇傳本此意蔡傳又變其說摠以庸字絕句林氏之奇引薛氏曰王惟庸者王當思而用之也則又以三字爲伊尹之言尤非是朱子語類以爲六字一句庸訓用如說命王庸作書以告之庸甚妙大凡頑梗不率教之人亦自有一等作用任憑忠言苦口他只是漠不關心此六字如繪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蘇傳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蔡傳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先王于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謹考〕林氏之奇云養其平旦之氣以待平明出而聽朝〔今案〕本文無行字林氏說爲優金氏履祥云昧爽丕顯卽顧諟之功陸氏鍵云明發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恂慄嚴毅不容頹然安枕的意思此極狀丕顯神境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蘇傳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蘇傳越墜失也

蔡傳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顚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蘇傳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蔡傳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謹考〕林氏之奇云秦爲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而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而其後世曾不得邃顙以蔽冢而託葬自古人君侈靡之極者無如秦而亂亡之速子亦無置錐之地亦莫若秦蓋奢侈敗亡之徵也禹卑宮室菲飮食惡衣服豈欲爲是儉陋而已哉誠知夫懷永圖者必自愼乃儉德故也太甲已昧夫所謂永圖矣苟駸駸焉日入于奢侈而不知反則至于越厥命以自覆亦豈難哉格其非心而反之于善則啓以一言謂欲懷永圖必自愼乃儉德可謂切中其病矣潘氏士遴云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陳氏櫟云永圖卽前所謂有終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蘇傳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㮇括也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舍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

有尋丈之失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蔡傳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謹案〕虞傳疏皆訓爲度朱子曰作虞人說爲是括孔疏謂矢末程氏大昌云岐而御弦處也往省孔疏謂當以意往省視意往二字甚精林氏之奇云楊子曰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之必中矣其立意正與此同所謂奠而後發者則省括之謂也金氏履祥云前二句是戒其侈戒其苟此是戒其輕發

欽厥止

蘇傳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蔡傳欽者肅恭收斂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謹考姚氏舜牧云事物各有當止之處所謂止也此止在吾心本天然自有之中發之無不中節者惟心不欽敬昏昧而不知求放肆而不能守此止之所以咸失耳故伊尹特下箇欽字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蘇傳辭所以名言于天下後世者也
蔡傳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

有譽于後世矣謹考姚氏舜牧云率乃祖攸行非于欽止外復有所率也先王顧諟明命罔不祗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何時而非欽止何事而非欽止一率而行之欽止在是矣林氏之奇云王能如此則伊尹之心乃可以喜悅其無負先王之所寄託而爲萬世之所稱是所謂相亦惟終者也苟嗣君終不能改過自艾則越厥命以自覆而商之宗社遂不復存則相亦罔終矣尙何望于萬世之有辭也哉今案率乃祖攸行姚氏就欽止串說義甚融洽萬世有辭林氏就尹躬自言意甚悚切俱不必拘泥前傳
王未克變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

蘇傳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爲不義則性淪于習中皆成于惡也
蔡傳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謹考陸氏鍵云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于尹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能變耳從而不改殆非語言所能動矣今案玆乃不義諸儒皆云太甲習行不義愚謂當是斷其爲人伊尹原因太甲所行不善是以始而作書繼而口說至惕以罔終戒以忝祖而毫不動念是其時已無羞惡之心尹遂亶斷之爲不義耳習與性成者卽賈誼所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太甲喪其固然之良揔因

習之不愼蘇傳自優蔡氏訓以習惡而性成意尙模糊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蘇傳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于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迷天下也
蔡傳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于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謹案予弗狎于弗順朱子孟子集註以爲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黃氏度則云予非習爲不順有不得已者蓋言伐桀放太甲皆非順理之事蔡傳則又謂不可使

其狎習不義之人蘇傳之意與蔡傳同今合參諸說細玩語氣應從蔡傳密邇先王其訓蘇傳以爲先王之訓蔡傳意亦相同林氏之奇云密邇先王而思其訓訓字亦貼先王說黃氏度則云密邇先王而訓之即孔疏比近先王當受人聽訓之意較優無俾世迷孔傳云不使近人迷惑怪之蘇傳懷道以迷天下亦此意未免費解蔡傳謂無使終身迷惑稍勝然世字竟作人生一世解亦未穩黃氏度云擇端良之士與王居使變近習一切屏棄不使溺于世俗迷而不反斯爲的解地理今釋桐宮湯墓所在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平陽府滎河縣也滎河縣志云殷

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于其東而江南鳳陽府亳州北相傳有湯陵陵東有桐宮當屬附會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蔡傳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寔有其德于身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謹案】居憂二字孔傳訓居憂位孔疏謂服治喪禮蓋二孔俱主成湯沒而太甲嗣位故言于桐宮治喪也蘇氏蔡氏雖謂湯後有外丙仲壬二王而又言太甲爲仲壬服三年喪解者遂以居憂爲亮陰矣夫使太甲果居仲壬之憂何爲在湯墓乎居喪服禮未必便克終允德然傳無明文愚竊謂此與說命之宅憂與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王居桐宮思念厥祖哀戚之情雖已愧悔之意自萌林氏之奇謂尹放太甲摧折激厲以生其憂患之心愚竊此正憂患心生處蓋即孟子所云自怨自艾也克終允德使是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意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蘇傳此亦三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蘇傳始吉服也

蔡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謹案】伊尹遷太甲于桐命之曰放示以將廢則不得具天子之儀及其克終允德而以冕服迎歸乃是復辟非除喪也十二月非正月葬已見前商之十二月朔乃子月朔一陽來復天統再新奉以復辟俾躬行郊廟之祭豈必待正朔行事乎林氏之奇云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六冕皆有服其服皆元衣纁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蘇傳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蘇傳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爲君者
蔡傳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
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謹考】黄氏度云君民匹敵
之勢桀塗炭斯民湯由是伐桀太甲幾又失之故伊尹以爲
復政第一語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
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蘇傳不類猶失常也
蔡傳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
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拜手首至手也稽
首首至地也不類猶不肖也【謹考】孔疏凡爲稽首者皆先爲
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姚氏舜牧云尹訓太
甲一則曰顧諟天命再則曰昧爽丕顯全望其明德以類湯
也太甲不知進于明故今始自悔云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
不類【今案】不類眞氏德秀謂與天不相似申氏時行亦宗其
說姚氏較勝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蘇傳孽妖也違逭皆避也妖辭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也
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蔡傳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
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謹考】
眞氏德秀云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
縱肆不恭則敗禮【今案】欲敗度蔡氏專就興作言似偏眞氏
語有包括申氏時行云欲敗度三句即不類之實敗度敗禮
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是
背師保之訓孔疏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
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

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
無益矣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
加害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于天災耳
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
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蘇傳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蓋欲天下中心
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于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
蔡傳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
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修身則無敗度敗禮
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

然也謹考黃氏綱振云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爲
始故以歸亳之後爲終若尹答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爲始以
元良邦貞爲終若究實則此弗克于厥躬與前罔不在初皆
卽位之初後終始愼厥與始終惟一皆歸亳之始至愼終于
始與始于家邦又作事之始陸氏鍵云修者治而去之從前
積習非强力刻削不能洗從前造請非畢力克治不能精允
德雖無工夫然得于心非一時之感發也有諸已非悔悟之
虛言也眞積力久工夫旣到而行道有得德便是實不曰下
化德而曰德恊下從修身說黙體之卽境見民物之精顯出
之隨處皆修治之力人君合四海成身必吾之精神與天下

書傳鹽梅 卷七 太甲中 四一

胳合無間方可滿身之分量而完修之工夫非誠能動物之
謂王氏肯堂云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
明后者言此惟明后爲然非昏昧者所可及也不可謂惟明
后能如此亦不可謂如此斯謂之明后今案允德恊于下蘇
氏傳極精陸氏就蔡傳恊和于下意洗發入細納入修身尤
爲確鑿
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來無罰
蘇傳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
無罪矣

蔡傳此言湯德所以恊下謹考林氏之奇云是時諸侯之邦
皆化于桀之虐政峻法以荼毒斯民民墜塗炭不獲保其生
而湯之在亳獨以仁政至于困窮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其深
仁厚澤雖其所施未出于亳邑而其惻怛愛民之意已固結
于天下故鄰國之徯之也曰我后之來其無刑罰也必矣此
其所謂允德恊于下者也董氏其昌云此節輕所以能如此
者由先王懋德無時豫怠如前篇顧諟明命昧爽丕顯也
于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
蘇傳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善非聰

書傳鹽梅 卷七 太甲中 四二

蔡傳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太甲亦當勉于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
豫怠惰也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
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于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
惑于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謹考黃氏綱振云前言愼乃
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視乃祖見德爲王德祖亦王祖自有
自求孔則不遠懋德比愼德加功尤密蓋愼德因其欲縱而
勉以愼懋德是又因其悔過知愼而勉以懋無時豫怠湯心
法亦治法也陸氏鍵云奉接遠德就是孝恭明聰處要反求
所以孝恭明聰者何如不但在奉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

時不放耳只說孝恭此亦勉强可行惟奉之接之覲面承當
而思其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
焉而不可以成矩限者從力行上思非徒空懸想也思與惟
有別惟眞明不可蔽以隱而無遠不徹惟眞聰不可雜以私
而無往不收遠者明之體德者聰之實今案陸氏謂思惟有
別與蔡傳異然朱子有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
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不德不謂之聰亦子之意惟字原不
作思字解

朕承王之休無斁

蘇傳斁厭也

書傳鹽梅　卷七　太甲下　四十二

蔡傳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謹考黄氏度
云王無斁則朕承王休亦無斁陸氏鍵云無斁是有終意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

蘇傳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

蘇傳堯舜讓而帝子噲讓而絶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公行
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
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
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
者故與亂同事則亡矣此傳刊本有訛錯謹依林氏全解所引改正

蔡傳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
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
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
立于此而後神格于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
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有是德
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
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

書傳鹽梅　卷七　太甲下　四十三

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
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游畋作威殺戮
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謹考黄氏綱振云民罔常懷猶懷之
也鬼神無常享猶享之也但無常耳若夫眷顧曰無親則無
常又不足言矣天爲民神之主懷享皆從親出難諶若此位
豈易承故總之曰天位艱哉王氏肯堂云天位艱哉是歎詞
於歎中寓責難之意舊就用功說言人君當致其艱以求盡
其責也如此意味短矣此節以嗚呼發起是歎詞無疑申氏
時行云德卽敬仁誠否德反看今案否德孔傳作不以德較
蔡傳爲優

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蘇傳愼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能終始之尤難

蔡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謹案〕愼厥與之與卽上文與治同道之與蘇傳訓爲愼所與之人不及蔡傳陳氏櫟云圖終之道在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愼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爲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爲明明后矣尹蓋慮太甲悔艾于初而轉移于終也故言及此王氏綱振

云明明非明而又明能常愼與則常明言明不足以盡故言明明卽可謂遠也已矣之義〔今案〕明明二字陳氏王氏說微與蔡傳異不作進于前解似好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蘇傳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蔡傳敬卽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厥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謹考〕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袁氏黄云惟時二字猶言無時不然之意言成湯不惟能敬厥德也而且能懋敬厥德顧諟明命昧爽丕顯爲不惟懋敬厥德也而且惟時懋敬厥德日新又新而無時豫怠焉敬德而又曰懋者不着力中眞着力也德積厥功而學如不及聖人之心原是如此配天全看時字蓋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則精神翕聚所敬之德與天合矣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王氏綱振云說先王惟時懋敬則先王與時同運此便是終始愼與的樣子又說到克配上帝則先王與天同體又是天親民懷的樣子眞後人之令緒也胡氏承詔云舊但以懋敬厥德句爲此克敬惟親之敬而以仁誠外面補足看來懋德之德卽是德惟治之德三件俱已包在裏面而無俟外補也

今王嗣有令緒尙監玆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蘇傳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蔡傳此告以進德之序也〔謹考〕林氏之奇云繼世而有天下莫不承祖考之緒然有若仲康之世所承者太康之緒宣王之世所承者厲王之緒則其欲大有爲于天下必也有所變更移易而治功不可以遽成太甲之所承者湯之緒可謂善矣嗣有令緒則其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長卿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蓋謂成王因文王之令

緖故其成德如此其易也太甲之繼成湯亦若是當夙夜庶
幾監視此成湯之所以懋敬者率而行之而已矣呂氏祖謙
云太甲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于進而不循序故告以
自下自邇之說使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也
王氏樵云伊尹言成湯敬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
遠而難及或忽其卑近而躐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陟
遐必自邇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蘇傳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蔡傳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謹案〕

二惟字有力蘇傳較愜切

愼終于始

蘇傳慮終必自其始愼之

蔡傳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于縱欲以爲今日始若是而
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
往己今其卽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謹考〕陸氏鍵云不是說
愼終當圖始也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或望前行去不顧其後
于字有力收成結果事盡在悔悟方新時終始非二事謹終
工夫只在于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其
能有初也萬世事業都在今日一錯百錯不但怠始之心失

之卽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愼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
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蘇傳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汝
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不可勝爲
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亦治其元良而已此所
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
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遂條矣

蔡傳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于其所難受
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于其所易從者必求

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
情之偏也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
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
則萬邦以正矣〔謹考〕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
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
何會不治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陸氏鍵云上數
者皆于人情相反分明要太甲深思以繹從相反處求其通
從相通處踐其寔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
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爲明白者皆虛見也成
是爲之着寔處萬全爲圖咸正罔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

然後信向之所為寔踐者皆浮氣也〔今案〕蔡傳以上五事四字殊難分斷王氏樵列以進德之序甚覺牽強陸氏易作上數者較穩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二句蘇傳作緊頂逆汝心遜汝志來陸氏就上數者說姚氏舜牧云慮是慮什麽為是為什麽敬以格天仁以撫民誠以事神凡治道之所當舉乃祖之所已行者皆是也能于此深思其理則無不獲矣能于此寔見諸行則無不成矣是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者愚謂此二句已是摠束一篇意不當有所偏指須兼用陸氏姚氏之說庶為得之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蘇傳天下之亂必始于君臣携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蔡傳弗思弗為安于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于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謹考〕孔疏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今案〕孔疏所言原未說煞即蔡傳所云伊尹有退休之志語亦活動至圈外引吳氏說謂已之所自處已素定則以此句貼定伊尹講後儒多從此說恐亦未妥姚氏舜牧云尹于此時何必自明其心迹曰罔以寵利居成功哉且寵利二字安足入尹之胸中哉此所云特戒後之為臣者耳蓋尹所申誥其言其意雖已盡然恐其他日君或自作聰明以辯言亂政也又慮在廷諸臣或有嗜欲無恥者以寵利居成功也君若臣一萌此念前功棄而令德墮邦不永孚于休矣故其終申戒而丁寧如此觀下文復戒勉其君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其論臣必曰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則此所云云可洞見矣若尹必復政而去明云將歸亦無不可者何必為罔以寵利之辭哉再考尹所自稱不曰尹躬則曰朕曰予未嘗有曰臣者必以此句貼伊尹臣罔以三字終屬不明又王氏天與云辯

言亂政吳氏謂太甲所失在此非也太甲居桐三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政事皆出伊尹令而後復政厥辟伊尹將欲歸休伊尹深慮己既退休則必有讒人交構長短以求媚其上使太甲悉反其所為者太甲若誤信之則國之禍必自此起此君之所當戒者若人臣則功成身退以謙遜自處庶幾可以保全功業不然則患失患得之心生而禍亦由此起矣此臣之所當戒者如周公復政成王有明農之志亦不能無此慮故一則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一則曰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懼己退而君有變更于其間也愚謂王氏講辯言亂政句甚好而寵利居功則仍就伊尹說然云讒人交構長短

以求媚其上則辯言便就臣身上說上句戒君下句戒臣此
是的解總不當以下句爲尹之自明所處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篇首蔡傳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
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

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蘇傳諶信也

蔡傳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

此史氏本序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蘇傳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
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
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
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
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蘇傳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
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
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爲宰凡喜怒哀樂皆
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予嘗有言
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
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伏羲以來所
傳要道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
新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物並
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蔡傳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卽上文所謂常德也享
當也僭差也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

于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謹考〕朱
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
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今案〕蔡氏說本朱子第所謂無間斷
者亦猶蘇氏所云不變也蘇氏言中有主之謂一又曰惟一
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語甚元妙然以之說經
尙晦張氏九成有云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竊謂終始
惟一之一卽德惟一之一終始乃是無間斷意王氏綱振云
終始惟一與終始愼與不同終始愼與猶可重終說若此言
終始惟一則撇去終始單言惟一矣葢終對始爲二卽終如
其始亦爲二曰惟一則言終無終言始無始循環周復如天

之日全不見兩頭故云惟一終說惟一便是日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蘇傳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爵祿也爲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爵祿也爲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天位安
蔡傳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謹案〕蔡傳與蘇說異蘇氏爲上爲下二爲字俱作平聲讀爲德爲

民兩爲字俱作去聲讀也〔今考〕孔傳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故陸氏德明云爲上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上如字下爲下同朱子或問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家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作如何音曰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于民而不狥已之所安蔡傳宗此自優林氏之奇謂經文並無爲民上之意蘇傳非是黃氏度云左右師氏僕使宰膳趣馬之屬朝夕在王左右者也與蔡傳異考林氏之奇云以左右爲大臣如說命曰王置諸左右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雖有所據然與上文任官惟賢材文勢不相應既曰任官惟賢材則大臣已在其中矣而又加左右于下豈不贅哉自古賢材既居于位矣而天子左右或非其人則其勢不兩立小人必勝君子必退至于不能自存者多矣有宏恭石顯在于左右則周堪蕭望之之賢材無所施矣有曹節侯覽在于左右則陳蕃李膺之賢材無所施矣有仇士良陳洪志在于左右則裴度之賢材無所施矣欲賢材之任官而得其忠非左右惟其人不可也說甚透澈似不必以爲上句貼左右爲下句貼任官袁氏黃云爲上爲德二句雖並言寔重上句蓋此章專言用人爲一德之助而發也言臣之爲上不獨爲君之事而寔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爲下而惟以爲民則又君德之所賴以承宣矣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蘇傳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蔡傳難者難于任用愼者愼于聽察所吕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謹案〕此二句二孔氏俱貼爲臣說非是考林氏之奇其難其愼惟和惟一言爲君必如此而後可也其難其愼者言當疏遠小人憂憂畏惟恐其得乘其隙而進也惟和惟一者言當親近君子與之協心同德以大有爲于天下也能如此則其德日新爲臣之欲爲上爲德者無不得其志矣蔡傳本此袁氏黃又云其始也當難其進其進又當愼其選選得其人又當可否相濟而待

之以和不特和而已也必志同道合上下無纖芥之間而後無愧于咸有一德之義矣說尤渾融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蘇傳中無主者雖爲善皆僞也

蔡傳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于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

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謹案】蘇傳所謂中無主者雖爲善皆僞仍是中有主之謂一不自他其說耳蔡傳以爲本原統會亦本朱子而語未了澈朱子語類謂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或問橫渠之言如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于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蘇傳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蘇傳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蔡傳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謹考】林氏之奇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此有以見其德之無常師而善之無常主也樂與人以爲善以與天下爲公而私意小智不撓于其間則天下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故其發號施令則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由其言之大則見其心之一也【今

案】蔡傳本孔傳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云云意變易其文作交互說林氏引孟子中庸以疏大哉王言句既于經文上下詞旨融洽而意亦透澈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蘇傳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蔡傳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毁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

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于後世服乎當時
有不可掩者如此〔謹考〕王氏安石云于廟言德者不德則墜
厥宗于長民言政者政荒而民散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
蔡傳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
每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于取人爲善
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于人散爲萬善人君合
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以狹人匹夫匹

婦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
矣伊尹于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
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謹考〕姚氏舜牧
云因說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故承說罔使罔事云云見所謂
政者必求爲下爲民之人又廣主善爲師之念方使民得自
盡而成厥功耳王氏樵云聖人以已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
爲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已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羅萬
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今案〕二說雖非的解然意可備參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蘇傳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

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
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歟沃丁太甲子自克夏至
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蘇傳伊陟伊尹子太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蘇傳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蘇傳書曰在太戊時巫咸乂王家
大戊贊于伊陟作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蘇傳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南
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蘇傳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蘇傳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毁也都邑爲
水所毁凡十篇亡
蔡傳與蘇傳同不具錄〔今考〕祖乙圮于耿孔傳謂圮于相遷
于耿疏云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子故以爲圮于相
地遷都于耿也據文圮于耿謂遷來于耿爲水所毁更遷他

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焉遷所爲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今案盤庚所居舊邑經無明

文先儒特强謂之耿耳亳囂相耿不足五邦之數唐孔氏雖不信史記及汲冢古文之爲邢爲奄然曰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于殷則不復以盤庚爲自耿遷殷矣仲丁亶甲祖乙相繼遷都其民習見不以爲異祖乙至盤庚越四世更七傳歷年既久民戀舊土故必反覆曉諭而民始從也祖乙國爲水毀又非若盤庚之民不趨令何爲而不復徙哉

書傳鹽梅卷第八

上海黃文蓮輯

商書

盤庚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蘇傳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而盤庚遷于殷

蔡傳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囂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謬史記遂謂盤庚自有

五遷誤人甚矣

篇首蔡傳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于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傳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肯適新

蔡傳殷在河南偃師適往也　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謹案〕蘇傳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蔡傳于篇首亦同此
說非是辨已見前卷末及篇內五邦註
率籲衆慼出矢言
蘇傳籲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告誓之
〔謹案〕蔡傳亦云率呼衆憂之人愚謂民不肯往適豈知有憂
戚當以率籲衆三字作句而以慼字連下讀言盤庚之心蓋
重有憂者乃出誓言以諭衆人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蘇傳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於耿耿圮欲
遷而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
稽之卜曰是圮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以來奄有五服以
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
天其斷絕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
蔡傳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
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
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
遷也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
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
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
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
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
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
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謹案〕其如台蘇
氏解如夏罪其如台故從鄭君說祖乙圮于耿而不遷孔傳
則云卜考于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乃是言祖乙遷都時事
蔡傳稽卜亦就先王遷徙說是耿不可居亦言祖乙自耿遷
于他處也先王有服蘇傳作奄有五服薛氏季宣從之蔡傳

訓服爲事從傳疏也此段依文講解孔疏最爲覈貼曰我先
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于是宅于此地所以遷于此者爲重
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
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從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于龜
以從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從之吉先王成湯以來
及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尙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
于今五邦矣今若不承于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
汝命矣天將絕命尙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此
較傳文尤覺分明地理今釋五邦亳囂相耿殷也亳見湯誥
囂史記作隞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卽殷仲丁之

所遷粟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滎
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
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是也耿城在今山西平陽
府吉州南脅置耿州于此以祖乙遷耿爲名史記索隱云祖
乙遷于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蔡傳
以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也殷即西亳亦詳見湯誥〔今案〕
蔡傳依史記分耿邢爲二字音相同或有傳訛但此篇作于
未遷時細玩經文不常厥邑于今五遷是承先王有服句來
故云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奈何仍從孔傳并盤庚遷殷爲
五邦乎祖乙兩遷之說發于唐孔氏所見最的特祖乙篇巴

逸故無由知圮于耿而復遷之處蔡氏于此段傳內確宗唐
孔氏說而篇首言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又
下文傳言顛木譬耿由櫱譬殷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
而復生則是自亂其例蘇謂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似
盤庚去祖乙未久殆未考祖乙之更七傳而至盤庚歷年一
百二十有四耶一說祖乙元祀遷都于耿在今山西平陽府
九祀耿爲水所圮徙都于邢在今順德府蔡傳分耿邢爲二
未始無據

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
綏四方

蘇傳木之蠹病者雖勤于封殖不能使復遂茂顛仆也既仆
而櫱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櫱也言天之欲
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蔡傳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謹考〕魏氏了翁云左傳注木再
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韻書櫱本作巘今作枿檮木之餘也馬氏云顛木而肄
生曰枿〔今案〕蘇傳由字作從字解故曰不顛則無所從櫱與
孔傳顛仆之木有用生櫱同意蔡傳較優薛氏季宣云由萌
也今爲此遷若已仆之木而生芽櫱豈天將永有商之命使
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乎一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

日之安盤庚之遷固不可一日留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

蘇傳斆教也由乃在位者教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服事也
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服正法也今民
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
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
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
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
蔡傳小民苦于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于小

民而利于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于利害亦
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
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于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
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敢或伏小人之所箴
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
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謹案】常舊服不必說遷都事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蘇傳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蔡傳衆者臣民咸在也【謹考】孔傳衆謂羣臣以下孔疏周禮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老二曰詢
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于萬民故知衆悉至
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
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蘇傳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蔡傳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
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
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寔爲羣臣而發以斆民由
在位故也【謹考】孔傳予告汝訓言告汝以法教王氏安石云
無傲戒之以無違王命無從康戒之以無即安其故處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蘇傳此篇數言用耆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不欲遷
者皆衆稚且狂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先王亦用舊耳豈可
違哉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蘇傳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爲一切
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肯敷心腹腎腸
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以所修之政無所隱匿是大敬民

也言之必可行無過也是以信而變從我也逸過也

蔡傳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
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
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謹案】此五句緊承上文蘇傳就盤
庚說非是孔疏此篇所言先王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王播
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陳氏櫟云民用丕
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
世家不能然也姚氏舜牧云不匿厥指之指是朝廷作事之
指故下文以含德應屠氏璜云丕欽是不特隆之禮貌而錄
其績于太常不特尊之以爵祿而定其功爲元祀偷下配享

意講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蘇傳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漸漬如病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以險膚之言起信于人將誰訟乎

蔡傳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謹案〕聒聒孔傳無知之貌鄭氏康成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氏肅云拒善自用之意陸氏德明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孔疏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

故蔡傳以譊譊多言訓之王氏安石云不夷之謂險不衆之謂膚王氏炎云訟爭辨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蘇傳荒廣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予荒度土功也含容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廣此德以遂其事但汝容使汝不惕畏我則我亦不仁矣如觀火作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之容爾而不問能終不問乎終必誅絕之不忍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蔡傳荒廢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于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謹案〕蘇傳訓荒爲廣非是蔡傳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雖從孔傳亦覺粘滯胡氏士行云予非欲棄德而用刑者也欠穩細思謂當是非予自荒棄先王之德故下文卽云惟汝含德含德蔡傳言汝不宣布德意最好與不啻厥指正相反予若觀火王氏充耘解與蘇傳同蔡傳遵孔傳自穩予亦拙謀作乃逸孔疏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蘇氏蔡氏俱本此意陳氏櫟謂成乃安逸卽從康也非是王氏綱振謂含德卽匿指作逸卽逸言亦好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蘇傳網無綱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于逸也

蔡傳紊亂也綱擧則目張喩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于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喩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謹考〕孔傳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力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今案〕若農服田力穡句孔傳亦就下從上講蔡傳以爲申前從康之戒最好蘇傳特張而未發耳金氏履祥云若網無傲上若農無從康鐵氏天才云當時羣臣不肯從遷者不過任一己之私而不知事君之大義故以義責之貪一時之安而不知後日之

遠利故以利動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
不畏戎毒于遠邇
蘇傳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
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實德于汝
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
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汝得衆而多助豈復畏從我遠
遷之大害乎
謹案乃不畏戎毒于遠邇句蔡傳作連下四句讀從孔傳也
謂汝不畏沈溺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惰農云云細玩

文氣自若服田力穡至此又惰農自安至汝悔身何及是一
正一反蔡傳乃字作轉語惰農上添設如字非是應依蘇傳
連上四句講但蘇傳謂豈復畏從我遠遷之大害乎亦非的
解遠遷有何大害此戎毒卽下文自生毒意謂將罹于刑罰
耳只當云汝能如此乃不畏懼大害于遠近以貽悔也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蘇傳昬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蘇傳吉善也奉承也恫痛也汝今所施乃惡也非德也當自
承其疾痛
謹案先惡蔡傳謂惡之先孔疏言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
爲善羣臣不欲徙是乃先惡于民也愚謂此句卽是不施實
德于民宜從蘇傳乃奉其恫卽後文罰及爾身意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蘇傳憸民小人也小人尙顧箴規之言小人違箴言其禍敗
之發有過于口舌之相傾覆矧予制汝死生之命而敢違之
乎
蔡傳相視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尙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
可不畏乎謹案其發有逸口孔傳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蔡

傳宗之較蘇傳爲優黃氏度云小民箴誨之言猶相顧忌恐
其發有逸口不協義理矧予制汝短長之命而無所忌憚解
最明晰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蘇傳恐動沈溺于衆人也
蔡傳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于罪惡謹案黃氏度
云苟有異同何不告朕反覆議論而相動以浮言詿誤衆人
恐遂一沈溺之今案蔡傳與蘇傳同意黃氏恐沈二字串講
謂恐以此遂使衆人遭沈溺之患可備一說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蘇傳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
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
蔡傳不可鄙遡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
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謹案人
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孔傳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
貴舊說本模糊蘇傳則云當常使舊人用新器所以從老成
之言而遷新邑甚着色相蔡傳駁之云盤庚所引其意在人
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于世臣舊
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

有亦未甚圓澈張氏九成云器惟求新者但以證人求舊爾
故下文繼以乃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最穩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蘇傳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于
其子孫乎
謹案非罰蔡傳作非所當罰未妥蘇傳非法之罰卽孔傳非
常之罰意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
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蘇傳古者功臣配食于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孫

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灾者吾亦不敢動用
非德之賞于其子孫也
蔡傳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
配食于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灾者
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謹
案孔傳言善自作福惡自作灾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
賞汝悉從汝善惡而報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蘇傳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孰爲中孰爲否王事艱難
當各分守無爲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功罪也

蔡傳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
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于中有不容
已者謹案難字就遷徙講亦猶孔傳告汝行事之難若依此
講便似告汝以難且曲折太多鄙意難字應作去聲讀予告
汝于患難之時若射者之志于中言必遷也志蘇傳謂所射
表的亦本孔傳當如射之有所準志不如孔疏射者張弓屬
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蘇傳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蔡傳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

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謹考】孔傳不用老成之言是侮慢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今案老成孤幼孔傳似較分晰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蘇傳汝無侮老弱幼各爲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予所謀是從

【謹案】各長于厥居蔡傳爾臣各謀長遠其居本孔傳勅臣下各思長于其居連勉出乃力讀遷都雖長久計然究然見予此處畢竟牽强蘇傳連上文讀亦少意義黄氏度云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則長字作

上聲讀較優無有遠邇蔡傳無有遠近親疎連下文讀亦本孔傳不如蘇傳連上文讀之詞連而氣足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蘇傳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悛必死而後已故我薄刑小罪者以伐其當死者也

【謹案】此二句孔疏謂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蘇傳申明其說以注用罪伐厥死句畢竟未妥蔡傳云伐猶誅也是矣然云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亦非黄氏度云自陷于死而罰施之故曰伐厥死最的鄙意用罪用德卽用威用休意罪是刑罰言予用刑罰以誅應死之人用德惠以獎爲善之輩張氏九成云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蘇傳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罰矣爾衆當盡以告我佚餘也致盡也

蔡傳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謹案】汝衆爾衆皆言在庭之人也蔡傳糾纏用德非是當云邦之善惟汝在庭諸人之善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所當罰也致告不是盡以告我是使各相告戒蔡傳爲優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蘇傳度法也

蘇傳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口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謹考】孫氏覺云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陸氏鍵云罰及二字要看今之明罰尙言而未加故猶可逭一及于身悔何及哉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

蘇傳作起也

蔡傳殷在河南故涉河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蘇傳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蘇傳褻慢也

蔡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謹案孔傳誕告二字句用亶其有衆五字句解云用誠于衆以于字換其字似未妥蔡傳誕告略頓連用亶作句其有衆咸造五字作句未始不可從但勿褻謂戒其毋得褻慢亦未妥黃氏度依孔傳句讀而訓亶爲信言大告之以信其有衆較穩愚意咸造勿褻在王庭言衆人皆至勿敢褻慢在于王庭以聽命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蘇傳承敬也古者謂過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敬民故民保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灾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蔡傳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蘇傳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而已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蘇傳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爲有咎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謹案惟喜康共蔡傳亦依蘇氏申說孔疏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較優非汝有咎比于罰蔡傳依傳疏作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黃氏度云比于五流之罰而遷汝均較蘇傳明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蘇傳予所以召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蔡傳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謹案丕從厥志孔疏亦作大從我本

志蘇氏依之當從蔡傳陸氏鍵云丕字重看一人之志一時
之利其從小衆人之志永建之利其從大王者之從民爲萬
世計通一國計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
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
載
蘇傳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敬
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臨（一作流）水具（一作乘）舟
能終不濟乎無遲留以臭敗其所載也
蔡傳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

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
念以誠感動于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
濟必敗壞其所資〔謹考〕杜氏偉云朕心憂困言憂民不安居
而至于困辪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蘇傳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
自怒何損于病乎
〔謹案〕爾忱不屬蘇傳誠不能上達意未的蔡傳今汝從上之
誠間斷不屬倘欠顯豁吳氏澄謂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
而已上文止言臭厥載不言沈溺似未可從姚氏舜牧云有

忱不加欽念便是爾忱不屬亦似是而非愚謂只是言爾之
誠心不與我相連屬不肯從我遷惟相與沈溺而已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孔疏謂于衆不欲從之言不其有考驗于先王
遷徙之事汝既不考于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差瘳也
最妥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蘇傳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憂矣勸憂猶言樂禍也
〔謹案〕以思乃災蔡傳作以思其不遷之災宗孔傳也吳氏澄
觧乃災二字作乃身之災甚妙誕蔡傳訓大吳氏訓浮誕亦
好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蘇傳不謀其長有今而無後汝何以生于民上乎
蔡傳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
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下文言迓續
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謹考〕蘇傳生在上作生于民上本
孔疏也但篇中汝字皆說民不應說民上宜從蔡傳
今予命汝一
蘇傳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蘇傳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蔡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謹案自臭孔
傳作自臭敗蔡傳從之而蘇傳爲精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逆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蘇傳出怨言者或愚人爲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身
以爲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予故導迎汝以續汝命于天
予豈汝威哉以奉養汝衆而已
蔡傳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
之見也謹案倚孔傳作倚曲爲優不應從蘇傳作倚託解倚
曲迂僻只是受人迷惑不肯從遷也黄氏度有不服常業不
則德義之說似迂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蘇傳爾之先祖有勳勞于湯故我大進用以懷爾也
蔡傳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謹案丕
克羞蘇傳作大進用亦本孔疏言與汝爵位並解用懷爾作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篇內無此意宜從蔡傳但蔡傳講用
懷爾然句語氣亦似未協鄙意只是云予體先王之意大克
羞養爾故懷念爾如是也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蘇傳陳久也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

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爲虐民也
謹案蔡傳陳亦訓久解頗大方黄氏度作陳腐于此亦好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
蘇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
蔡傳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
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
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金氏履祥云上言君不
體民之罪此言民不體君之罪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
以警之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蘇傳非獨先后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必罰汝汝何道自免乎
謹案自上孔傳作成湯在天蘇傳只就天說較直捷汝罔能
迪孔傳作汝無能道言無辭未穩蘇傳蔡傳俱作無道以自
免亦欠醒黄氏度云自上降罰于汝汝無能迪吉矣較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
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蘇傳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爲鬼神
之所斷棄也
蔡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

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謹案〕汝共作我畜民孔傳作汝共我治民故孔疏云又責羣臣蘇傳依之但此篇乃話民之弗率非若上篇告戒在廷之臣也宜從蔡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蘇傳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鄭子産曰我先君威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蓋遷國危事也方道路之勤營築之勞寶賄暴露而貪吏擾之易以生變故于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利汝寶玉則其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丁寧如此所以儆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也

蔡傳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謹案〕蔡傳所謂先儒直指二孔氏蘇傳訓具乃貝玉謂敢利汝寶玉便是告民語乃祖乃父作亂政之祖父則朕孫二字大有着落孔疏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蘇傳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則殆矣

〔謹案〕告汝不易鄭氏康成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孔傳第云凡所言皆不易之事陸氏德明釋文易以豉反孔疏此易讀爲難易之易蔡傳遂云卽上文告汝于難之意

言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告汝于難辨已見前此易字不依鄭氏作變易解未始不可但云告汝以遷都之難當時民皆畏難故不從遷尙何告爲愚謂當是言今予之告汝不輕易也便含永敬意大恤亦非指遷國蔡傳以爲我之所大憂念者亦未明晰愚謂卽天降大虐也胥絶遠卽是爾忱不屬意

汝分猷念以相從

蘇傳各分其事以謀之

蔡傳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謹案〕分猷念三字蔡傳最爲分晣相從愚謂卽從此遷國之謀

各設中于乃心

蘇傳中公平也

蔡傳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在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横議之所動搖也〔謹考〕薛氏季宣云以中道存心自然倚乃身迂乃心者無得胥動爾矣

乃有不吉不迪

蘇傳不吉凶人也不迪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蘇傳行險以犯上者

蔡傳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

暫遇姦宄

蘇傳刼掠行道爲奸者也

蔡傳暫時相遇爲姦爲宄刼掠行道者〔謹考〕孔疏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内爲宄

我乃劓殄滅之

蘇傳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蘇傳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邑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謹考〕孔疏易種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黄氏度云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况嘗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陳氏櫟云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永定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蘇傳郊廟朝社之位

蔡傳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謹考〕王氏

炎云定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王氏樵云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今案〕蘇傳蓋本孔傳而蔡傳就君臣上下說正位較優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蘇傳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立此大命也

蔡傳懋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謹考〕陳氏大猷云當時傚上從康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爲難既遷則苟以爲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而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天建

立之在我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故首以無戲怠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也吳氏澄云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今案〕蘇傳建命止就民說稍偏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蘇傳古我先生將求多于前人之功故卽于高原近山而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卽遷者嘉與汝民其施功于

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蔡傳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謹案〕孔疏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蘇傳依之黄氏度于上篇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注謂祖乙圮耿遷邢邢山國所謂適于山也亦本此意但既適于山何以水泉沈溺至于蕩析離居孔疏遂云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爲之溢令人沈深而陷溺說甚支離用降我凶德二句孔傳謂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蔡傳依之但下去凶德寔屬費解謹細繹文義竊取蘇蔡二氏之意而折衷其說謂我先王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遷茲亳邑而依于山天用降凶災之德于我舊都正欲我奏美績于茲邦耳今我民遭此凶德蕩析離居無有定止故不得不遷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哉下接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似覺融洽董氏鼎云新安陳氏曰朕志下文所言是也吳氏澄云自此至茲責告民也敷心腹腎腸無一不布露也協合比連也臣民雖已遷盤庚猶慮其强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而曰爾無共

懟前日之怒而合比讒言以謗議我也王氏樵云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日之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蘇傳濟及我家也

蔡傳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謹案〕亂訓治本孔傳而蘇氏有絕流而濟之解故曰濟及我家均可從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蘇傳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恤民之命以永居于新邑

〔謹案〕朕及篤敬蔡傳謂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本孔傳宜從申氏時行云篤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其遷者忠誠體國之臣

也恭承民命即迓續乃命之意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
蘇傳冲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飾也我非敢不與衆
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于奠居無所不用卜以大此郊廟
朝市之飾
謹案弔釋文音的蔡傳由用也弔靈二字訓與蘇傳同並遵
孔傳疏云釋詁文又孔傳宏賁皆大也蔡傳因之謂惟欲宏
大此大業爾但一句中不應兩字皆大意宜從蘇傳各非敢
違卜蔡傳謂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旣與下用宏玆賁不貫
而以爾衆訓各字亦不若蘇傳自遷至奠居之優又案弔由

靈宏玆賁讀者多以其語難曉姑依前注不復揩意玩各非
敢違卜句竊謂弔訓至有至善意由當訓從靈即靈龜也盤
庚言予小子不敢自專非廢人謀而不用也蓋至善之謀實
從靈龜所告自遷以至奠居皆不敢違卜以大此郊廟朝市
之飾耳殷人尙鬼禮記大事用卜盤庚之遷蓋卿士庶民皆
逆而汝則從龜從筮從者也故能大其飾而協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蘇傳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閔也
謹案邦伯蔡傳亦指諸侯言考孔傳以爲二伯及州牧孔疏
又以爲二伯及九州之牧殷時未有二伯故蘇蔡二氏俱不

從其說然遷都亦不應及畿外諸侯鄭氏康成云殷之州長
曰伯然則邦伯云者乃孔傳所謂州牧止是當州之牧非孔
疏所謂九州之牧也隱蔡傳訓痛言隱痛于心也吳氏澄云
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殖之其說極
是又云自此至篇終告臣也
予其懋簡相爾
蘇傳擇賢以助爾
謹案懋簡相爾孔傳以爲勉大助汝簡大相助也蔡傳則云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吳氏澄又以爲勉閱視汝
簡閱相視也細繹文義蘇傳爲優黃氏度謂勉擇參伍僚屬

以助之尤顯豁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蘇傳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敢果也恭者必愼果于利愼
于厚生之道也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富則能謀貧富相
保而居各以其叙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道也
蔡傳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
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
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謹案敢恭生生或曰力敬斯民生
生之道似較熨貼蘇傳鞠訓爲窮亦本孔傳考孔疏云鄭王
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

不同蔡傳本此優于蘇傳王氏十朋云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蘇傳若順我而遷者也否不順者也

蔡傳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卽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卽不肎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謹案〕此亦蔡傳爲優

無總于貨寶

蘇傳總聚也

蔡傳無毋同此則戒其所不可爲〔謹考〕眞氏德秀云廉雖小善貪乃大惡此盤庚所以有貨寶之戒劉氏克莊云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曰不肎好貨曰無總貨寶可謂反覆告戒之至矣

生生自庸

蘇傳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蔡傳庸民功也勉其所當爲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各思樂事赴功爲民生興事使不失其所賴以生者則是能自致其功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蘇傳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蔡傳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謹案〕此二句吳氏澄謂用敷布其德于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較蔡傳醒豁又案蘇傳民不悅而猶爲之一段

議論蔡氏採之著于傳末似贅愚嘗論胡氏春秋傳乃南宋絕妙文字其詞皆撫時感事因經起義而湯所欲言原未必有關于經旨也蘇氏嫉安石之行新法特借盤庚以抑揚其詞用致其憂憤之意此卽胡傳之濫觴非說是經者必不可少之論也王氏栢云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契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

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溺淪没治毫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已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盤庚知之故諭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覆于世家舊臣者爲詳其諭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逆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體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

此必不致于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内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絶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殽亂脱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蘇傳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虢之間

蔡傳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象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篇首蔡傳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于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謹案蔡氏猶蔡仲之命云云王氏柏非之謂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傅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

也高宗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于言卽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于其下此其答問之詞明矣

王宅憂諒陰三祀

蘇傳諒信也陰默也居憂信任冢宰而不言

蔡傳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案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于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謹案居憂信默三年不言始于

孔傳惟鄭氏康成以爲凶廬蔡傳遵之極是
旣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
作則
蘇傳自知曰明知人曰哲
蔡傳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諒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旣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
謹案知之曰明哲孔傳謂知事則爲明哲是知之之字原有實際蔡傳訓以有先知之德尙于文義未協但孔傳以爲知事亦淺黃氏度云高宗舊學于甘盤明哲知道則知之竟作知道解較優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蘇傳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蘇傳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丁恭默思道神交于上帝得良弼于夢中武丁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旣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覇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傳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蔡傳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沉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蘇傳肖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非直以夢而已
蔡傳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間肖與所夢之形相似也謹考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爲胥靡于傅險墨翟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于傅巖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董氏鼎云新安陳氏曰傳訓築爲居以令人卜居曰卜築證之蓋恥說之爲賤役也

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賈誼曰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古聖賢如是者多矣不必文飾其詞地理今釋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蘇傳潤其言也

蔡傳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三日雨爲霖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

意然一節深一節也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也〔謹考〕黃氏度云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周召相成王爲左右董氏鼎云新安胡氏曰相業莫大于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以責之納誨輔德爲第一義眞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于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王氏安石云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王氏充耘云金而無礪一器之不適用耳其利害所係者小巨川則曰涉者衆若無舟楫則所係者大矣然但涉者病之其不涉者固未害也若歲大旱則舉天下民物之命皆懸于一雨其不可無也必矣故曰三語雖若一意而實一節深一節此之謂也陳氏大猷云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蘇傳瞑眩憒眊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跣不視地爲棘茨瓦礫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爲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跣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蔡傳方言曰飮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

喩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喩我之行無所見也〔謹考〕王氏炎云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呂氏祖謙云又恐視已爲成德無扶持之故譬如跣足之人不視地則爲物所傷此高宗倚說爲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蘇傳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

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夫豈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任作聖也

蔡傳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旣作相總百官則卿士以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曁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跡以安天下之民也是命上文所命者木從繩諭后從諫明諫之决不可不受也然高宗嘗求受言于巳不必責進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謹考】薛氏季宣云同官爲寮高

宗望于輔導之臣非徒一傅說也必使遴選其類爲之寮寀拾遺補過成已之德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戒責以無時之豫怠爾康氏雅言云高宗托物以諭其意故傅說之復高宗亦托物以進其辭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蘇傳古之言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巳也此所以爲天道也

蔡傳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巳也惟欲以治民爲耳【謹考】姚氏舜牧云天道包得廣凡兩間之自然分畫處是天道也其自然秩敘處是天道也其合該總理處亦天道也建設樹承雖人所爲而統是天道所宜故下奉若二字此二字直貫到亂民止申氏時行云建邦是卽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后王君公所以樹之于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于都者此列爵之事數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歸重天子故不

惟二句只就天子說孔疏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蘇傳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

蔡傳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謹案】蔡傳公字似乎添設愚謂當重時字此下卽時憲之實

惟口起羞

蘇傳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胄起戎

蘇傳春秋傳曰無戎而城讐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且果致寇之道也

蔡傳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于人也

惟衣裳在笥

蘇傳笥也篚也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曰篚以賜下曰笥趙簡子曰帝賜我二笥衣裳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于進善也

惟干戈省厥躬

蘇傳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是也

蔡傳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其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于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于已也謹案此上四句蔡傳兩兩分劈未免板滯衣裳在笥孔傳謂服不可加非其人蔡傳遵之王氏栢嫌其詞意未明遂謂惟衣裳下鈌一審字之類其實若依孔傳蔡傳則下文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便覺重複蘇傳不忘進善之說甚優干戈省厥躬孔傳謂兵不可任非其人蔡傳嫌于省躬二字無着故不主其說然戒其輕動貼省躬尙似扭捏不及蘇傳引証之確黃氏度云無瑕者可以戮人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

蘇傳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啟寵則納侮之道也

謹案此篇王氏栢謂是說既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非問荅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决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其間疑有錯簡焉因以意聯輯考定本文多所移易甚至有取下篇語攔入者就其過于淆亂經文處亦未敢從然細繹文義有確係錯簡確當考定者如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十二字不與上下文聯貫乃錯簡也此十二字當依王氏移在事神則難之下作結辭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十一字與上文矜其能喪厥功下文無啟寵納侮不相聯屬亦錯簡也當依王氏移在惟干戈省厥躬之下惟治亂在庶官之上蔡傳引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是語意原與上四句相類愚謂以上四句合此十一字是言行政惟治亂至惟其賢是言用人慮善以動至政事惟醇是言人君行政用人之大綱黷于祭祀以下乃是直攻高宗之病

故特言王惟戒茲古本不能無衮錯釐正一二庶乎端緒分
明而語有條貫矣爵罔及惡德蔡傳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
君常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蔡傳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也慮固欲其當乎
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有其
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蔡傳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
虧矣自有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
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蘇傳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其語不同此所謂

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粟天下後世其皆以藉口今傳說之
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誨
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可也
蔡傳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而遂巳之非過誤出
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居止而安之義安于義理之所止也
義理出于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于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
醇而不雜也〔謹考〕黃氏度云小人難養啓寵即納侮諛佞欺
蔽皆侮道也蓋藏而不用其情爲恥過恥過即作非之端孔
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必文政事醇疵一二
而治之則樊樊然矣端本澄源惟其所居何如耳禹曰安汝

止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申氏時行云人君法天以爲治當求天于吾心惟厥攸
居者順適乎道心之正從容于天理之安義與心融理與心
一則施之政事莫非義理之流通矣大綱具舉而至純至粹
萬目畢張而盡善盡美政事其有不醇者乎此尤憲天聰明
根本切要之工夫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蘇傳高宗之祀豐數于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也
〔謹案〕此一節正高宗對病之藥傳說瞑眩之言也不應語無
收煞移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十一字于此庶幾篇

法完繕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蘇傳可服行也
蔡傳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
也〔謹案〕此正上篇所云沃朕心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
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蔡傳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于耳者非難行于身
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于成湯之成德說于是
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謹案〕非知之艱蔡氏以得于耳

耶知字者誠以聖賢道理行固難知亦難也得于耳之知者
尙非眞知故不爲難然經文明是知字非聞字愚謂知者知
其言之可服行也王忱不艱蔡傳謂王忱信之亦不爲難語
未了澈當依孔傳不以行爲難則允協于先王成德句方貫
姚氏舜牧云前篇專望高宗之從諫此篇深責高宗之躬行
下篇乃勉高宗之師古總之則輔成君德也君德成治道舉
矣蔡氏分爲治之要爲學之說愚所未解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
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蘇傳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
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或
一道也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卽位而甘盤遁去隱
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
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
野武丁爲太子而遯决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
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遁小乙
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决非荒野之遁又以書曰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卽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
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卽位而後師之哉
若武丁遁而復立不當云暨厥終罔顯也
蔡傳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
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
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
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
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
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
子語脉推之非是【謹考】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
某看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今案】小乙使武
丁居民間孔氏亦云于時蓋未爲太子暨厥終罔顯孔傳無

顯明之德是言其學無所顯明也蔡傳遵之黃氏度謂遯于
荒野固爲欲知民事當亦爲從甘盤而學也甘盤不仕來學
往教之義古人嚴之入宅于河王都在河北時自河徂亳從
盤庚遷亳也歲月非不久及其終無所顯明自言其學未竟
也愚謂以遯于荒野爲從學則經文何以有旣乃二字孔傳
旣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之說是也以自河徂亳爲從盤庚
而遷則當時武丁未爲太子蘇傳之疑可釋黃氏震謂高宗
自言學罔顯則下文求傳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
疑者若以爲甘盤遯去而罔顯則上文旣言宅于河又言自
河徂亳踪跡歷歷甚明豈得言罔顯耶且蘇氏雖以遯野爲

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遯野爲高宗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蘇傳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麴糵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蔡傳心之所之謂之志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謹考〕王氏充耘云爾惟訓于朕志是欲格心非徒然輔德也蓋志者心之所之欲有所向而未見諸行事者也人臣匡君于此正之待其見諸行事而救正之則難王氏肯堂云訓不于行事而于志此高宗知本之論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蘇傳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
蔡傳邁行也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多則鹹梅多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謹考〕王氏肯堂云罔命交修乃羣臣交相弼正其君之意此專說傅說故取更互相濟之意申氏時行云求多聞從訓來言人君之于臣欲其朝夕納誨左右交修以廣聞見之益者是其意惟欲建立修治之事業耳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蘇傳說既勉王以學又憂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遜志遜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于仁則所得于學者皆仁也志于義則所得于學者皆義也若志于功利則所得于學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飾非辯足以拒諫皆學之力也敏于是則隨其所修而至矣故必先懷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蔡傳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

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謹考〕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今案〕遜志時敏孔傳謂學以順

志務是敏疾疏云順人本志蘇氏依此而廣其說故曰遜之
言隨也又曰敏于是則隨其所修而至矣朱子講明此節體
會入細故蔡傳較優又王氏栢云遜志者細密之功也時敏
無間斷之意其來其積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功夫
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
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交修之
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鎚也陳氏經云來如日知其所無積
如月無忘其所能

惟斆學半

蘇傳王者之學且學且教旣以教人因以修其身其功半于

學

蔡傳斆教也言教人之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
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謹考）朱子
曰惟斆學半蓋巳學旣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
半旣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巳亦因此温得文義是斆之
功亦半也（今案）孔傳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疏云知困必
將自强似因教而學殊非本旨朱子之說最好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蘇傳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蔡傳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
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謹考）黃氏度
云典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蘇傳以良臣惟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蔡傳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
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亦此意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于無愆則說用能
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
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風教也手足備而成人

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喩繼以麴蘖鹽梅爲
喩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喩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謹考）
黃氏度云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大雅曰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今案）良臣惟聖四字孔傳云有良臣乃成聖蘇蔡
二傳皆依之愚謂后從諫則聖惟聖時憲臣之以聖望其君
宜也若其君以聖自許則夸矣高宗前後語氣最爲謙抑末
云紹乃辟于先王何等含蓄此處雖是泛論倘覺不倫黃氏
度謂股肱非其人則不可而必聖臣乃足以居此選惟伊傅
足以當之惟湯高宗爲能知之可備一解

昔先正保衡

蘇傳伊尹亦號保衡
蔡傳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
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
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蔡傳作興起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
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巳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
宗所命也（謹考）朱子曰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

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
之本意如此申氏時行云其爾克紹二句大意與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意同紹字深于迪字永綏字深于康字當玩休命
指紹辟綏民言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
宗之訓
蘇傳此一篇亡
蔡傳經言肜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雉雊而序以爲飛
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
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官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
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篇首蔡傳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巳訓王史氏以爲篇亦
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旣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
今文古文皆有（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
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
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閙祖巳乃訓于王似告幼君
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
不分明鄒氏季友云案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
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巳諫于高宗時作書于祖庚時蓋

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篇中絕無以前王戒後
王之意且稱祖巳曰者乃史臣之詞非祖巳自作之書也此
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而祖巳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詞旨淺
直亦告少主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謂于高宗之廟
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傳
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
小序不察遂以爲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于小序雖馬
氏稱昵爲禰廟蔡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
吳氏澄云祖庚于高宗肜祭之明日有雊雉之異蓋祖庚當
時致隆于禰廟故天降災異以警之也（今案）顯于祭祀武丁

原有此病故漢唐宋諸儒皆定此篇爲訓高宗而不言祖庚
鄒氏所謂馬氏稱昵爲禰廟者馬氏融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第考王氏肅云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
異意馬氏所稱禰廟者亦如王氏所云耳未嘗不以爲高宗
也金氏云高宗廟號也鄒氏云稱祖巳曰者乃史臣之詞非
祖巳自作之書也讀書得間遂能發前人所未發至高宗肜
日四字鄒氏似疑文法顚倒遂引胥侯命掌六師惟說命總
百官爲例非也旣云高宗之廟肜祭之日則其書高宗肜日
也固宜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巳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

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
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蘇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雊號也格正也典常也
孚信也司主也胤嗣也昵親也繹祭之日野雉雊于鼎耳此
爲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巳以謂當先格王心
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之又豐于親廟
偸于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傳說祖巳皆先
格而正之祖巳之言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
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以中道自絶于天也人旣不

順之德不聽之罪天未卽誅絶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
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
主于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孰非天嗣者常祀而豐
于昵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
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爲過此
乃諂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
以爲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足矣而孔子又記
其雊于耳非以耳爲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于
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
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于此予不可以不論

蔡傳典主也義者理之常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
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謹案〕蘇蔡二傳此處小異蔡傳
似較明晰罔非天胤蔡傳亦云祖宗莫非天之嗣竊謂此句
若如蘇蔡二傳連下句讀則但云罔非先王罔非祖宗足矣
以先王祖宗爲罔非天胤轉覺迂濶薛氏季宣云民莫不受
中于天皆天之胄王者所司敬民之事而已祀有典常豐于
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此說實宗孔傳甚優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蘇傳咎惡也

周人乘黎
蘇傳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蘇傳祖巳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戡亦勝也
蔡傳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于
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于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
奔告之意（謹案）祖伊奔告非咎周也序所謂咎周者似就羑
里之囚說
篇首蔡傳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
壺關之地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

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于是舉兵
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
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誥
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
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
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
龜罔敢知吉
蘇傳人至于道爲格人其言與蓍龜同也
蔡傳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
之因祖姓伊名祖巳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祖伊
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
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謹考）林氏之奇云文王既
爲西伯則西方諸侯之爲不義者其戡而勝之蓋方伯連帥
之職然也其于文王所以事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
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
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
此其所以恐而奔告于受也時氏瀾云自古覲興衰皆參之
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
先知也王氏應麟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

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
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形勢其可忽哉地理今釋黎
國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平順二縣地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
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
蘇傳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于我者不虞天性者父
子之親不相虞度也不迪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迪率也
蔡傳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于
天耳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于天故天棄殷不有康

食饑饉薦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廸率典廢壞常法
也〔謹案〕康食蘇傳依孔傳王鬼神言蔡傳訓饑饉薦臻盖以
康爲康年似優不虞天性二句孔傳就王身上說自好但嫌
于惟王淫戲用自絕句意複蔡傳謂民失常心又預占今我
民地步愚意只大槪說總是一箇衰亂氣象蘇傳訓不虞天
性句自的至不廸率典句亦蔡傳爲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蘇傳摯鷙也言天何不摯取王乎今王無若我何民不忌如
此
蔡傳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

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者胡不至乎
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
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矣〔謹案〕大命不摯孔
傳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疏云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
紂也蔡傳遵之較蘇傳爲優王氏肯堂云欲者探其心曰者
述其言大命至卽天降威其如台與湯誓不同此是明其不
足爲君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
能責命于天
蘇傳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巳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
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巳之命耶
蔡傳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紂旣
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
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謹考〕王氏
肯堂云我生雖承民棄來然謂有命在天則非但輕民心之
不足畏而且恃天命之不見絕矣天人交棄而猶爲自安之
言此之謂罔有悛心申氏時行云多參在上卽商罪貫盈之
意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蘇傳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况天乎孔

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今乃今知之祖伊之諫盡言
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
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蔡傳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于
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于殷之語而入以告
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
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
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
初無與于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
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謹考〕郝氏敬云孔子

刪書不序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夫子謂之至德也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

蘇傳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蘇傳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篇首蔡傳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以

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謹考）孔傳微圻內國名地理今釋寰宇記云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故城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蘇傳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人

蔡傳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謹考）孔疏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論語傳

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呂氏祖謙云其者未定之詞或者非斷然之詞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孔傳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疏云致行其道遂其功業（今案）父師少師蔡傳全用孔傳漢唐宋諸儒罔有異議乃焦氏竑說楛謂宋世家微子問于少師太師孔安國直以太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强已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啓太師疵少師强混爲一人今復令胥餘冒疵之名比干侵强之職小司馬猥陋既悞引安國之注故于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

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此說一出頗有爲其所惑者惟顧氏炎武云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此不但足以正焦氏之誤而並以辨微子抱器歸周之誣底遂二字孔疏極分明蘇傳以爲致成其法度因下文言師師非度也然文勢只與亂敗厥德于下作呼應孔傳以上世後世訓上下二字最的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蘇傳相師于非法

蔡傳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

謹考陸氏德明云以酒爲凶曰酗孔傳草野盜竊又爲姦宄于內外王氏樵云互相倣效以自恣于法度之外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蘇傳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必亡而

遜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教我其若顛隮何

蔡傳上下容隱凡有冐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凌弱衆暴寡方起讐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今日乎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吾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墜之事將若之何哉謹考我其發出狂二句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于荒野言愁悶唐孔氏引應璩詩積念發狂癡疏上句又引詩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疏下句似亦可從但愚細繹此節我吾予三字各異我卽我用沈酗于酒之我君臣一體不忍斥言其君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也吾家吾字連家字讀予則微子自稱蘇傳以首句爲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似依孔傳告二師而去紂之說但此是微子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問二師以救亂之策箕子告以商其淪喪勸之出廼而微子始去非先有欲去之心也宜從蔡傳吾家耄遜于荒不但言危亡之勢蓋老成去位無可咨度言此以望父師少師之指告也至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蔡傳似分作四字句蘇傳作六字句爲優又蔡氏以何其二字皆爲語辭非是林氏之奇云鄭氏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讀如姬禮記曰何居義與此

同意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蘇傳不畏其可畏者

蔡傳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紂無道故天降災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謹考沈氏瀞曰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耇長咈耇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讐斂于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皆起于沈酗王氏肯堂云罔畏畏泛指紂所行如謂已有命則不畏天謂祭無益

則不畏神謂暴無傷則不畏民之類【今案】降災荒殷邦傳疏
無明文或云荒猶荒亡之荒言降災以荒殷邦也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
蘇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用器也盜天地宗廟
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蔡傳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
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
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
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

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謹考】申氏時
行云咈逆老成則耄遜于荒非見幾而自作由紂斥之而然
耳此亦是甚之之意犧牷牲乃祀神之物而有司容隱不治
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姦宄乃罔恒獲者抑又甚矣【今案】孔傳
器實曰用蘇傳依之用字連上句讀蔡傳有司用相容隱則
用字連下讀作三字句較優無災孔傳無災罪之者是卽有
司容隱之意也蔡氏且無災禍四字尙欠分明黃氏度云有
司失職既不禁禦鬼神亦容其行食而無災咎蓋不復顧賴
之矣愚謂用以容三字宜貼有司無災二字宜就鬼神說神
既不享殷家祭祀故殷民攘竊犧牷牲以食亦不加災咎也

將食孔疏訓將爲行謂盜者得行盜而食之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蘇傳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聚斂之以此爲治力
行不怠皆召敵讎之道也
蔡傳讎斂若讎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上以讎而
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謹
案】降監殷民孔疏謂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
民玩下句應從蘇傳文勢方順此殷民與上文殷民不同上
文是殷之秀民此則大槩說百姓王氏綱振有兼該卿士之
說非是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蘇傳瘠病也君臣爲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蔡傳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餓莩而無所告
也以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謹考】申氏時行云君民爲
讎敵不獨小民然矣亦甚之之意【謹案】罔詔孔傳謂無詔救
之者宜從之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蘇傳商之有災而未已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既已
也我又無與爲臣僕者此所以佯狂而爲奴也
蔡傳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

人之理【謹案】商今其有災孔傳謂災滅在近似與下句淪喪二字犯重愚謂此是應天毒降災句謂現今災變屢告也下三句皆當依蔡傳

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蘇傳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蔡傳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

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謹案】我乃顛隮蘇傳謂我與子皆危我字就自己言孔傳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蔡傳遵之自好薛氏季宣云委質為臣身非我之身國家之身也國家之宗祀泯絕猶我之顛隮也故亦言我

自靖

蘇傳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

蔡傳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謹案】蘇氏謂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非也顧氏錫疇謂微子尚有圖存之意而箕子但以存先祀為先說甚正

人自獻于先王

蘇傳人各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

【謹案】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耳蘇氏謂續先王之國是就後來受封起議恐非當日本志至以箕子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尤覺膚淺柳子厚箕子廟碑云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于此乎就正蒙難意又推進一層卓識自

不可及

我不顧行遯

蘇傳不念與汝皆行也

蔡傳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于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于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謹案】蔡傳圈外註據僖六年左傳逄伯答楚子面縛銜璧輿櫬之說謂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

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于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于是就蔡氏之論特以史記抱器歸周爲非而以左氏說爲可信吳氏澄採荀子成相篇云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喜之封之于宋此亦左氏說也微子殷宗賢者人特因其不死不奴故多爲異說以明其識時見幾而劉歆趙孟頫之徒遂靦然仕于異姓要之皆仁者所不爲王氏柏謂武王釋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正武庚祿父也其論精鑿足破千古疑案詳載微子之命篇王氏應麟云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

補案 天毒降災荒殷邦依前說未穩宜上五字作句殷邦連下讀言災異凶荒惟帝降格而紂方崇飲罔畏天威也

書傳鹽梅卷第九

上海黃文蓮輯

泰誓上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蘇傳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商敘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爲一年言之疑敘文有闕誤

蔡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倣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繆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于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

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弑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于此哉〔謹案〕孔傳有武王觀兵孟津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之說蘇傳遵之林氏之奇亦嘗辨之而傳以經文十有三年爲誤蓋因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洪範既作于十有三祀則伐商爲十有一年也審矣柯國材又云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此之緩朱子深取其說蔡氏斷其三誤而爲一不欲改經從序甚善董氏鼎謂泰誓三篇非一時一人所作序謂作于一日

豈理也哉尤可見書序之不足信

篇首蔡傳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

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謹案〕史官以泰誓名篇孔傳謂大會以誓衆疏云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王氏安石則云受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誓其說似新而其失則鑿林氏之奇駁之甚詳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蘇傳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蔡傳十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孟津見禹貢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書泰誓之文而謬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冐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

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出此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冐文王之元年者皆妄言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

謹考馬氏森云十有三年春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且亦見武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言大會者見人心歸附之同而伐商之舉有不容已也今案友邦孔疏云同志爲友蘇氏以爲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者總惑于文王受命之說耳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冐色敢行暴虐罪人以

族官人以世

蘇傳孥戮湯誓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蔡傳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厚于聖人其所以厚于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沈湎溺于酒也冐色冐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謹考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馬氏廷鸞云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黄氏度云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爲民父母哉嗜酒冐色心志内蠱聰明日喪遂至于敢行暴虐又云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爲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爲惡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王氏樵

云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爲子耳子且弗及況父母兄弟妻乎至此曰罪人以族始不止于妻子見紂濫刑之甚也孔氏以父母兄弟妻子解族字即所謂三族故正義又引秦三族以證之沈氏澥云官人以世亦列虐中者仁急親賢如不擇賢能而世濟其惡爲民之害更甚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蘇傳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

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二王後也以爲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蔡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謹考〕程子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

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又曰文王爲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是休了東坡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林氏之奇云祭統曰祭有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爲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爲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旣以伐紂之事命于文考而大勳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然其所以至于卽位十餘（原本一字）年之

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尙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尙有望于紂之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爲觀兵附會于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于經而不合揆之于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爲誠然惟程氏之說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爲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今案〕程子朱子及林氏皆言武王無觀兵事

蔡氏宗之又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武王敘辭不得不爾論最明確蘇傳旣仍漢儒之誤而其自抒議論亦有未醇處黃氏度湯誓序注有云征葛之後湯誓未出之前桀能改德事爲可已也曰果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秦漢以來盜賊僭簒之所爲人遂比之騎虎此豈足以論聖人哉然則蘇傳所爲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者猶未爲眞知聖人之心者也又考焦氏竑云殘害只帶宮室句說蓋宮室數事皆是剝民財竭民力而爲之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蘇傳安居自若也
蔡傳悛改也夷蹲踞也【謹案】夷平也當此天人怨怒海內動
搖之時而紂乃平居若無事然所謂罔有悛心也蔡傳蹲踞
之解本于林氏而蘇傳爲優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
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蘇傳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蔡傳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于商

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
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
凶惡盜賊之人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
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
意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
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
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度量度也
德得也行道有得于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氏曰左氏傳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
語文勢正與此同【謹案】既于凶盜林氏之奇謂盡于凶災盜
賊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
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同力度德
二句孔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
負可見董氏夢程云行道有得于身身當作心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
蘇傳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蔡傳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
不同況德與義乎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
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
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卽
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
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謹考】王氏樵云紂慢天而武敬之紂虐民而武仁之武之德
可知矣天誅紂而武順之民亡紂而武應之武之義可知矣
三千一心德義所感也張氏居正云非是武王托天以鼓衆
蓋聖人之心見得天理分明每事奉天而行不敢以一毫私

意黎乎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
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陳氏經云紂之惡在不
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
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陸氏鍵云受命類宜是追言未至
孟津前所行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蔡傳言予小子畏天之威蚤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
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天矜憐于
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

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
失也【謹考】陳氏經云四海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
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
矣王氏樵云時哉不可失後世襲用其言而不識其義將流
于利害之私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申氏時
行云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
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此蓋廹于天人有不容已者非謂乘
其事機之合而急于大功之集也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
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
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蔡傳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
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也
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
元子
蔡傳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

十八日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
曰西土有衆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黎黧通黑而黃也
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
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縱肆也臣
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
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
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謹考】陳氏櫟云伐
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
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黃氏度云人性本相近
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王氏樵云善惡無怠時所以吉凶不

可相易林氏之奇云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
爲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于桀不克奉天
而肆爲刑戮流毒下國天不忍斯民陷于無辜也于是佑命
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代之爲君以惠斯民而承順上天之意
非天偏私于成湯而偏疾于夏桀也桀不能愛民故天爲斯
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
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既已如此况受之罪又過于桀其
所以過于桀則下之所言是也（今案）剝喪元良孔傳謂剝傷
害也元善之長良善其意泛言傷害善人而已林氏以爲不
如蘇氏之說蔡傳從之然蘇傳言微子生于帝乙未卽位之

前故謂之庶子而不得立非也考紂爲帝乙第三子紂母生
微子啓與中衍尙爲妾已立爲后而生紂故太史據法爭立
紂也
賊虐諫輔
蘇傳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
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蘇傳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其
夢不亂
蔡傳謂已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亦紂所嘗言者監視也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旣
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謹案）其者意之
之辭也天其以予乂民武王此時尙是推度天意而辭有未
定然則孔傳謂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非也蘇氏謂紂縱
改過武王不復北面而事之亦非也顧氏炎武論泰誓之文
出于魏晉間之僞撰有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春秋載夷齊之
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又云左傳昭七年衞史朝之言
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蘇傳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
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蔡傳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
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
也治亂曰亂十人其一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
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謹考）林氏之奇云朕夢協朕卜
漢孔氏曰言我之夢與卜俱合于美善此說非是旣云朕夢
協朕卜則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繼之以合于美善國語單襄
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

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
氣候之先見者高祖入秦關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若
此之類所謂休祥也張氏九成云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
之等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蘇傳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蔡傳周至也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
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
必克之理〔謹考〕林氏之奇云旣紂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我
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苟其

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之與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仁人
用則雖十人不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子曰寡助之至親
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今案〕雖有周親言紂至親雖
多本于孔傳林氏並蔡傳遵之優于蘇氏此二句林氏承上
文串說極爲醒目又優于蔡傳劉氏應秋云自其能克亂謂
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皆指十人非有二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蘇傳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爲之湯不愧矣
蔡傳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

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
矣揚擧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
于湯之心爲益明白于天下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天之視聽
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如影響我當奉天之命以
盡其惠民之道也以其身任爲君之責凡百姓之有過則是
我一人之有罪蓋自任天下之責也旣以身任天下之責則
伐紂之罪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武王不敢不以此自任矣
陳氏櫟云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爲責顧氏
炎武云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皆我一人
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于我似

爲紆曲〔今案〕林氏蓋遵孔傳已能無過于民民之有過在我
教不至意說極正大而在字亦醒蔡傳解作民之責望于周
雖于上文語脈似貫而以有過爲有責未免牽強宜從林說
于湯有光孔傳謂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
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朱子取之以注
孟子論受之罪浮于桀則武之功光于湯其說甚爲直捷但
同是以臣伐君豈宜斤斤比較蔡氏本蘇傳之意而特表其
爲弔民伐罪之擧湯武心迹一般磊落光明此爲的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蘇傳勗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畏

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蔡傳夫子將士也〔謹案〕罔或無畏四句蔡傳與蘇傳同皆本孔傳林氏之奇云據孔氏之意蓋謂武王恐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所以寧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紂懍懍然若崩厥角恐其或爲紂用經文既言如是孔氏之說不得不然也書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生以口傳二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于其間何以知之以孟子知之孟子之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之舉泰誓曰

罔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今文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其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康誥伏生所傳之書也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也故某以是二者異同之故而致疑焉伏生齊人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久廢時人無能知者姑以隸體定其可知者爾則是此二者必有已之所不能曉者而以其意導合纂令成文耳學者生于千載之下當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爲信然而亦當信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爲出于帝王之手而不敢略致疑于其間也孟子生于戰國之時去帝王之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尙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苟理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況又燼于秦火爛于孔壁而增損潤色于漢儒之手乎顧氏炎武云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謹考〕林氏之奇云武王旣曉之以伐紂之意于是遂嗟歎而總結之以告庶邦冢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旣與我同心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討于紂立定厥

功則我與爾國家將世世享無窮之福矣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

蘇傳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蘇傳天有明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蔡傳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敍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典常之理也〔謹案〕天有顯道孔傳謂天有明

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云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于天有其明道王者所宜法而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于前是此二句對照下文狎侮五常說蔡傳從之優于蘇傳而林氏之奇謂天道之于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張氏九成亦同此說特以此二句爲誓師之本意愚謂疏義足該林氏之說而林氏之說終不及疏義之精六師辨見牧誓劉氏應秋云巡字與徇字不同徇只循而撫安之巡則有整肅戒嚴之意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蘇傳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爲戲也

蔡傳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理褻狎侮慢【謹考】孔疏鄭康成論語註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五常卽五典謂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今案】疏義甚精蘇傳訓以人倫爲戲未穩

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蘇傳痡病也

蔡傳荒棄怠惰無所畏敬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痡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謹考】孔疏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蘇傳祝斷也

蔡傳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墜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言紂于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屛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蔑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謹考】孔疏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技據人身巧指

器物〔今案〕祝訓爲斷本孔傳蔡氏亦從之而傳中斷然降是
喪亡之斷與孔傳訓祝爲斷之斷音義各別鄒氏季友嘗論
之林氏之奇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于此時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蘇傳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蔡傳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予洪大也
獨夫言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武王引古人之言
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
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

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意亦古語〔謹考〕黃氏度云天下
畔之是爲獨夫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
得讐之故謂之世讐伍員復讐義出此王氏栢云我國兼有
世讐者當說文王羑里之辱也〔今案〕世讐二字黃氏說爲正
玩下文殄殲乃讐自見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廸果毅以登乃
辟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
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蘇傳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羞是先

王重用兵也
蔡傳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多士而殄
絶殲滅汝之世讐也廸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
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
一級而已不廸果毅則有顯戮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若日
月照臨言其德之光輝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
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于百里文王
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
人心之所歸故武王于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無罪猶言無
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篇專誓周師故

曰登乃辟其辭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王氏
栢云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已窮矣又再言文
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爲文考羞雖武王臨事而懼反復述
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
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命聖人之運用縝密常如此虞氏德
隆云天之顯道紂過佚之若天地之晦昧文昭揭之如日月
之照臨陸氏鍵云文德所及遠被四方而文德所發則尤著
西土總此一日月瞻光者不可究光之自而其起處爍燿更
甚耳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蘇傳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蘇傳春秋晉與楚戰皆七百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蔡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謹考】孔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今案】蔡傳以二車爲兩者欲以車一兩足百人之數而以虎賁號百夫之長也孟子曰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禮記亦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是以一兩爲一乘賁一車而已泰誓上篇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疑卽虎賁三千人也孔傳特以虎賁與車數相當且經亦有百夫長三字故卽以虎賁爲百夫長而蔡傳從之第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董氏鼎疑其附會禮記以爲此序頁是
篇首蔡傳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

牧野臨戰誓衆前旣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謹考】薛氏季宣云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地理今釋牧一作坶孔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卽殷坶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牧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矣案紂都沬土在朝歌北隋置衛縣于此唐武德時爲衛州治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蘇傳在朝歌南
蔡傳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蘇傳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爲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謹案】孔傳謂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未免穿鑿故蘇傳云爾
曰逖矣西土之人
蘇傳逖遠也
蔡傳曰者武王之言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蘇傳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備
或三公兼之
蔡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
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
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謹考）孔傳治事三卿司徒主
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云孔以于時已稱王而
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其誓戰者故不及
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
說耳此御事之大指三卿而說是不逼于亞旅已下（今案）孔

疏謂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頗爲圓活
孔傳謂文王先已稱王則六卿之置已久蔡氏則謂此時武
王尚爲諸侯不當遽有六卿泰誓下篇大徇六師注以六師
爲史臣之辭即此意也愚謂文王斷無稱王之事武王此時
亦無尚爲諸侯之理武王之稱王其在受命文考之時乎史
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可見武王將事征伐始尊
文考爲王而已亦稱王創造之初卿不必備而師則稱六故
泰誓云大徇六師此篇所呼惟治事之三卿也若果未有六
師史臣何用夸誕其詞哉
亞旅師氏
蘇傳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蔡傳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
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
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謹考）孔疏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
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周
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
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氏康成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
守之如守王宮（今案）蘇傳訓亞旅爲衆大夫從孔傳疏義甚
明蔡傳訓旅爲士未知何據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蘇傳春秋傳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也又
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幵之
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闕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蔡傳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左傳庸與
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
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
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
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謹案）蔡傳釋地依傳疏至不期
會者八百國王氏柏疑之其說以爲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
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彼

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旣受播告之書奔走
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爲而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
播告之書有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
以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周家之
仁也聞風而自會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夸張而侈大之遂
于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
言可謂妄矣王氏此論可存之以備參考地理今釋庸杜預
云今上庸縣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是蜀正義云大劉
以蜀是蜀郡今四川成都府是羌正義云蜀都分爲三羌在
其西故云西蜀蘇氏云先零枹罕之屬當在今陜西甘肅以

西南接蜀漢塞外也髳微正義云孔傳髳微在巴蜀者巴在
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地屬四
川重慶府盧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
城是文十六年左傳楚伐庸自盧以往杜預云楚盧邑今中
盧縣水經注云沔水過中盧縣東縣卽春秋盧戎之國也彭
正義云在東蜀之西北蘇氏曰屬武陽縣有彭亡武陽今四
川眉州州北廢彭山縣有彭亡城是其地也濮案左傳文十
六年庸人麇人率百濮伐楚疏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
是濮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
落自聚故稱百濮建寧故城在今湖廣荆州府石首縣其地

要在石首之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蔡傳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

蔡傳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
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
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索蕭索也牝雞
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肆陳答報也婦妲
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
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顚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

以昏亂棄其當陳之祭祀而不報【謹考】孔疏不事神祇惡之
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蘇傳王父弟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肖不以道遇之也

蔡傳昆弟先王之肖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
遇之【謹考】孔疏遺亦棄也【今案】厥遺王父母弟文勢與厥肆
祀同不當訓遺爲棄陳氏櫟云如昭三年左傳所謂先君之
遺姑姊妹是也孔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亦似未的
陸氏鍵謂王父弟是同祖初從之弟母弟是同胞之弟一氣
所遺者愚謂經言王父母弟解經者于王父下添一弟字與

母弟分而爲二究屬牽強況紂本無同母弟所云王父母弟
者乃同祖父母之弟云爾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
蘇傳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蔡傳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
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

紂惑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愆過勗勉也步
進趨也齊整齊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
之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
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在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
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于甲子
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僥
一時之幸也黃氏度云進不過七步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
齊一之嚴重堅整務爲不可勝擊刺自四積至七見其爲不
得已也王氏炎云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
西土
蘇傳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蔡傳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以奮
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
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謹案〕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陸氏德明云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王氏肅云役爲也盡力
以爲我西土孔疏役謂使用也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
土之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蘇蔡二傳皆以爲勞役
我西土之人竊疑諸訓均有未安董氏鼎採夏氏說謂使其

役屬于我西土似不擊降人使爲我用之意較優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傳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愚案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
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謹考〕黃氏度云夏商師誓皆有孥
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爲周家法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蘇傳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蔡傳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
先取于歸馬放牛哉〔謹考〕吳氏棫云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

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爲正

篇首蔡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謹案歸獸非政事之大蔡氏于小序傳議其獨先取此是矣乃篇首傳仍襲其詞而以祀羣神告羣后爲王來自商以後事蓋自序其考定之書也此篇自二孔疑有脫錯宋時諸家更定不一蔡傳出而說經者翕然宗之朱子所稱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今皆不可得見惟王氏栢于蔡氏所考定又致疑焉其說以爲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卽繼于征伐商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于萬姓悅服之下

列爵惟五之上郄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歸氏有光所移與此相合但多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詳篇後或謂告山川之詞雜于告羣后之中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于義細玩予承厥志與底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于前告羣后之詞于後固爲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于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朝君受命正如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云云故其所爲再考武成就告神詞無作神羞之下接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至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下接旣戊午而以王次于河朔易師逾孟津句其餘悉從蔡傳愚謂王氏所言告山川之詞雜于告羣后之中其說始于孔疏未免粗疏王若曰者係史臣約畧之詞爾時武王始受命文考故歷敘周家世德及文考之勳末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羣后以將往伐商之意其詞如是止矣武王此時未離豐邑且所命皆西土諸侯故詞不嫌畧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蓋總序其出師之時及師行所次之祭告皆聲言商罪而

自述此行爲遏亂濟民之舉亦詞不嫌同告神之詞當在泰誓三篇之先亦尙在篇內告羣后之後烏可混爲一哉王氏旣仍以王若曰文係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下其時未至商郊安能預知有篚厥元黃昭我周王之事耶不揣固陋妄就古文重加考定附見篇後至蔡氏定本世所誦習故不復全錄特于篇內逐條附注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蘇傳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朢皆先事而書

所以正歷也
蔡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卽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謹考〕地理今釋鎬京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三輔決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

陷焉豐邑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蘇傳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絶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于此示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主而伐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慚德令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慚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不偃武之故也

蔡傳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

之不復用兵也〔謹考〕王氏安石云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于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呂氏祖謙云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邱甸之賦自不廢地理今釋桃林今陝西潼關衛東南有牧牛山接河南閿鄉縣界亦名夸父山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旣定散牛桃林卽此處也

蔡氏今考定武成自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

蘇傳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稷
于邰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大王后稷十二世孫公叔祖類
之子謂古公亶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

蔡傳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
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生魄望後也羣后諸侯
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于邰故曰建邦啓土
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大王避狄去豳居

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
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
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謹考黃氏度云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
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周之所以興于是后稷大王王季
文王皆稱王商契稱元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
下于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今案黃氏
追王之說甚是而以爲告諸侯稱王則非此係史臣追述之
辭故后稷大王王季皆稱王也

蔡氏今考定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在百工受命
于周之下旣生魄至受命于周在示天下弗服之下王若曰
至下文其承厥志在大告武成之下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蘇傳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九年而崩

蔡傳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
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
于天下凡九年崩謹考陳氏經云大邦以力自強遏文王而
力無所施故以爲可畏小邦以德望人賴文王而獲適所願
故以爲可懷文王初無心于德力之辨也黃氏度云先王后
稷建邦啓土于邰爲周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

爲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于此王季在商武
乙太丁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爲西伯克
成累世之勳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爲受命之
始大雅文王爲受命作周之詩大明爲武王復受天命之詩
緜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旨詩云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
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爲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
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
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于羣公此皆爲天下公議武王
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爲

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爲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今案）經言誕膺天命及九年大統未集乃是武王推度天意以爲受命文考與師伐罪張本先儒由此致疑復指九年爲改元之實其說非是蔡傳纘遵朱子定論優于蘇傳黃氏頗能曲暢其說然謂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一同追王亦似未的中庸明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然則文王之追王宜在先太王王季之追王尚在後也又案蘇傳謂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並泰誓觀政于商句傳云文王武王王之也久矣是以文王爲自稱王也然集中周公論篇云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

爲後世之僭君急于稱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于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又云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追稱而已矣則是蘇氏平時議論亦主追王而以文王自王之說爲非作書傳時特依孔傳而不覺其說之謬耳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蘇傳有道指其祖父也

蔡傳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謹案）底蔡傳訓至似未明晰說文底或以石作砥蓋厲石也玉篇又訓致也均也平也孔傳云致商之罪愚謂即是明正其罪意又孔疏謂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然則泰誓所言受命文考者非即上文丁未祀于周廟之事乎有道蔡傳與蘇傳同似未直捷孔疏作自稱較優黃氏度亦云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爲無道也周王二字蔡傳言史臣追增之者蓋謂武王此時尚爲諸侯也竊意孔疏引曲禮

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言已承藉上祖奠享特釋曾孫二字之意愚謂曲禮天子踐阼臨祭祀外事曰嗣王某武王時已受命文考而稱王則其稱周王發也固宜

蔡氏今考定武成底商之罪至下文罔不率俾在于征伐商之下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蘇傳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鳥獸也

蔡傳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

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謹考】王氏安石云歸之之謂主聚之之謂萃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

蘇傳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蘇傳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者

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蔡傳畧謀畧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元黃色幣也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衆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刼于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大定乎【謹考】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杵或作鹵楯也孔傳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孔疏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林氏之奇云俟天休命者不敢以勝負自必必待天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俟天休命而已先儒以謂夜雨止畢陳蓋過論也陳氏經云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以此易鄉反攻之黄氏度云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

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詞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薛氏季宣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于桀放紂死則湯武之放弑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爲也漢儒信尚書今文謂紂自殺武王親以黄鉞斬紂懸之太白之旗其說太甚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走還寢廟鬪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蹙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攀帷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畧

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

蔡氏今考定武成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在其承厥志之下惟爾有神至下文萬姓悅服在罔不率俾之下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蘇傳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illegible]傳[illegible]縱事之詞反紂之虐政由[illegible]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閭族居里門也〔謹考〕孔傳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今案〕式商容閭

蘇蔡皆依孔傳禮賢之說逸書又云使畢公表商容之閭帝

王世紀云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似與此異然旣式之而又表之正禮賢之至其說不妨互見或謂商容避紂之亂隱于太行山故先表其閭則是世本所云亡者乃行遁非死亡也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文法適別鄭氏康成云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漢孔氏亦云商容紂之賢人唐孔氏卽據此經爲疏且駁鄭說謂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地理今釋比干墓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北十里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蘇傳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蔡傳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謹考〕陳氏櫟云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爲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爲公也董氏鼎云漢高祖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

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于周也地理今釋鹿臺亦名南單臺在今衛輝府淇縣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是也鉅橋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通典云洺州曲周縣紂鉅橋倉在此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十五里亦有鉅橋非也

列爵惟五

蘇傳公侯伯子男

蔡氏今考定武成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在大邑周之下

分土惟三

蘇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爾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爲周衰諸侯相并自以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爲此說獨鄭康成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夷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康成之妄也而近歲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爲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

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事以書孟子王制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蔡傳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于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謹考王氏充耘云列爵分土法既定須人以守之故任賢使能得其人使之如何爲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食喪祭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惇信明義是以身率之于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于其後如此則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其言不一而其間自有次序陳氏大猷云或問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司徒司空作士作稷之異禹皐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所能

以位其事愚按此說雖欠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于此

重擬考定武成

今考定武成一篇蔡氏遵朱子遺意作也前後移易甚殽取底商之罪四字綴于征伐商後遂謂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又因列爵惟五非武王語大邑周以上作告詞尙無結束致疑此處缺文當有十數句論者咸謂不可復補矣明歸氏有光特移厥四月至受命于周七十八字置列爵惟五以前跋稱文勢既順亦無缺文且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在丁未庚戌可無疑于甲子失

序(謹案)王若曰一段上接于征伐商頗似朱子所述前輩定本然愚竊疑泰誓嗟我友邦冢君其前有大會孟津之文戊午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厥明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牧誓亦先曰逖矣西土之人乃復繼以王曰獨此篇宊呼羣后尚鮮倫次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上下語氣不屬東征遏亂何遽及此綏厥士女至用附我大邑周若作武王自言毋論告神與告羣后我周王之稱一何不倫也庶邦君工所受卽伐商之命非柴望以後事經言于周商未亡也列爵分土受封云爾豈受命云爾歸氏所移如皆厥四月後原文則此一月中祀廟柴望俱係以日王來自商及羣后受命胡獨不以日紀哉鄙意以爲厥四月三十七字確係錯簡丁未以下惟柴望大告武成及旣生魄共九字亦宜移置後幅餘皆此篇前路原文華夏蠻貊八字綏厥士女二十六字乃史臣紀述之詞簡編錯亂遂至文義難通歸氏卓有定識不欲割裂舊文任意顚倒然亦有不必移而移應移而不移者錯簡之未盡釐正艮可惜也

按泰誓上篇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是未出師以前首宜祀廟諸侯咸集先出誓師而後舉行類禡事非不經誠悉心玩索舉其前後參錯處畧加辨正原文次第秩然有不必過爲移動自然完好無缺者今就鄙見一一釋之朝步自周史臣第曰王于此行有事伐商不言將兵也由鎬至豐凡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西土之人非一呼卽集迨丁未祀廟邦甸侯衛皆至蔡傳謂近而邦甸遠而侯衛按周官六服周禮九服皆侯近甸遠竊意斯時未有定制所云邦甸乃畿甸之謂諸侯蕃衛京邑故曰侯衛若禹貢之奮武衛康王之誥二三臣衛云耳越三日庚戌外邦君工亦來聽令然後誓師告于皇天后土而後行于征伐商下移去厥四月三十七字直接丁未至庚戌又移去柴望等九字下接庶邦冢君如原文此時救民如水火旣已越境行師若拘日三十里之常法遲遲我行無是理也孔傳云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愚謂渡河後將近商郊猶日行八十里則未渡河前尤速可知戊午渡孟津其地密邇商郊士女久懷大命不摯之怨撫循四日雲聚景從

告神詞內移去華夏蠻貊八字另入又移綏厥士女二十六字在師逾孟津之下癸亥師次牧野詰朝一戰遂定天下其間撥亂反正發政施仁非朝伊夕曁厥四月還至舊都釋甲休兵修明典物爰乃柴望大告武成萬姓悅服下移入厥四月三十七字依蔡氏卽接旣生魄三字而接以柴望六字直接列爵惟五至崇德報功復入華夏蠻貊八字創制顯庸恩明誼美華夷嚮化端拱垂裳足矣不揣冐昧重加考定原文錯簡共八十字釐而正之至旣生魄三字易置柴望上者本月紀載不宜異同且以一月壬辰爲二日推之庚戌已是二十日旣生魄乃十六日或云十七總不當在庚戌日後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
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
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
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恭天成命肆予東征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
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
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柴望大告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
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垂拱而天下治

書傳鹽梅卷第十　　上海黃文蓮輯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蘇傳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于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于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

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敘書之意也

蔡傳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

謹考 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林氏之奇云唐孔氏曰此篇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言武王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如孔氏此言則是序之言此者蓋立序之體不得不然亦不

可必其爲說也而說者往往以謂書之序盡出于夫子之手必欲以春秋襃貶之義而求之故蘇氏曰殺受立武庚云云此其論箕子之出處以爲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固爲盡善以謂出于夫子序書之意則失之鑿矣

篇首蔡傳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謹考〕鄭氏康成云此篇訓體也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

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于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王氏柏云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此皇極所以行也王氏樵云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齋戒而問之則其受此于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可以易而讀之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蘇傳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蔡傳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謹考〕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孔疏此篇箕子所作陳氏雅言云夏氏謂古者史官守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

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于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于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今案〕陳氏駁孔疏極明但史臣所錄亦不當稱祀蘇傳謂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微近于鑿蔡傳于篇首謂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似從孔疏箕子自作之說此復云因箕子之辭則亦依蘇氏不事周之意愚于小序以箕子歸四字殊未敢信竊謂洪範九疇惟箕子能得其傳武王心知已久求教自殷釋囚之後便親至其家訪問經雖不言月日當是厥四月以前事其時王尙在商政皆由舊故仍用商制唐孔氏謂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意卽商家史臣所錄未可知也孔傳

蘇傳皆泥于序言要之箕子不臣于周亦未必從武王歸箕子如已歸周何爲復走之朝鮮而武王因之封於其地哉地理今釋箕蔡傳國名姓纂云商之圻內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者杜預云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蘇傳騭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于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爲巫史矣故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惟達者爲能黙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騭君子而不通天道

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蔡傳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于冥冥之中黙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謹考】朱子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王氏充耘云天陰騭下民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敘者何由鄭氏曉云相協厥居正是陰騭之實顧氏炎武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今案】蔡傳訓彝倫爲常理此係王解所謂秉彝人倫句乃是旁引不必泥

箕子乃言曰

蘇傳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對也

蔡傳乃言者重其答也【謹考】孔疏此問答皆言乃者此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也【今案】蘇傳辭讓而後對尚似未的鄙意是箕子鑒王禮貌之恭求道之切虛己之深然後舉以告之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蘇傳汨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斁厭也執一而不知變鮮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仁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圮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違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殛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書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或疑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豈可謂無也哉董氏鼎纂註有蘇氏曰五行一疇兩一汨而九不畀盡五行綱九疇目綱壞而目廢也書傳中却無此語顧董氏所

纂老泉類說皆著其名惟東坡稱蘇氏〔今案〕五行是第一疇乃衆疇所自出汨陳其五行句自宜著眼聊附錄于此

蔡傳陻塞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卽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荅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彛倫之所以敗也禹順天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别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彛倫之所以敘也彛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謹考〕朱子語類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鑑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猶言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彛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耶未知林說如何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問彛倫攸斁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猶是〔今案〕彛倫攸斁彛倫攸敘正對武王我不知句獨舉鯀與禹者非但因九疇原本洛書神龜得之治水亦是推明彛倫之敘根于天道而其責在人故九疇特重皇極

初一曰五行

蘇傳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蘇傳農厚也

〔謹考〕孔疏鄭元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曰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蘇傳嚮趨也威畏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蔡傳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應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

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謹考〕孔傳此已上禹所第敘張子曰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五事己正然後邦國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朱子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

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極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觀于天文矣五居中央

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于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于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

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歸氏有光云前四疇責之于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于皇極而言五福于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

敘其目而演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蘇傳此五行生氣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謹考〕易傳云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烝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無所傳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陰陽之象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此蓋解五行之生數也又云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數始于一而至于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此蓋解五行之成數也

蔡傳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最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謹考〕孔傳五行以下箕子所陳孔疏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朱子曰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蘇傳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爲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爲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爲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爲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于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于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蔡傳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謹考〕孔傳種曰稼斂曰穡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

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王氏安石云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淸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

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
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散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
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
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朱子曰自水曰
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
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陳氏大猷云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
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
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
穡以用言土非止于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卽稼穡
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于灌溉也炎上用之于烹飪也曲直

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于宮室器用也〔今案〕此節孔傳謂
言其自然之常性蘇傳謂皆其德蔡傳則分潤下炎上曲直
從革爲性而稼穡爲德較細潤下炎上蘇傳似作一串講蔡
傳遵朱子意皆分而爲二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蘇傳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
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蔡傳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
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謹考〕孔疏上言曰者言其本
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卽言作下五

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夏氏僎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
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
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
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
亦然陳氏師凱云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
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靑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
羶金腥土香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蘇傳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中有知而外有容

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
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
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擎跽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
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于是始有識別而目
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
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
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乂視明而不爲色所
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爲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爲聖人之具也聖
人以爲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

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爲木而可以治雨金之聲如人之有言也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內景如人之有耳也故聽爲水而可以治寒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爲土而可以治風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畧也或曰五事之敘與五行之敘異蓋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敘五事專以人事之理爲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于五勝適會其然耳從而爲之說則過矣

蔡傳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

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謹考 朱子語類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畧有不齊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黃氏幹云水

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于陽或偏于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爲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云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胎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淸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

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程氏若庸云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傅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峙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水火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于此判矣 今案 蘇傳發明五德之用極有意味而其言五行五事之相比則從漢儒五行傳五行傳曰貌屬木言

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蓋以相克爲敘孔疏謂此伏生之書也至蘇氏轍則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又依素問以相生爲敘蔡傳遵朱子所取吳氏說而黃氏尤曲暢其旨五事之敘卽依五行之敘最爲直捷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蘇傳食爲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教旣教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後治諸侯治

諸侯莫若禮所以賓之者備矣而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後師

蔡傳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謹考】孔疏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王氏安石云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林氏之奇云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擧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婚喪祭鄕飮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于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鄕遂教閱之法是也朱子曰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呂氏祖謙云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今案】呂氏所謂內治外治卽蘇傳之意

四五紀一曰歲

蘇傳歲星所次也

蔡傳歲者序四時也【謹考】黃氏度云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

二曰月

蘇傳月所躔也

蔡傳月者定晦朔也【謹考】黃氏度云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嬴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

三曰日

蘇傳日所在也

蔡傳日正躔度也【謹考】黄氏度云自夜半至明曰夜半日一出没行天一度所以紀日陳氏師凱云躔者日行于度也日行毎與月爲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七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尙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于正躔度躔度旣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日月曰歲皆可恊矣

四曰星辰

蘇傳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日月之所行也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蔡傳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謹考】黄氏度云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辰【今案】星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皆經星也不當兼言緯星鄭君專以爲五星而孔傳不同鄭説疏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用也

五曰歷數

蘇傳以歷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爲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而爲五哉予以是知歷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蔡傳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謹考】孔傳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孔疏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毎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毎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内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毎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旣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氣之歷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以紀度數是也吳氏澄云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紀政行度各有盈縮遲疾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

【今案】疏傳主節氣言甚的吳氏説最爲分明與上四紀自別蘇傳解數字頗新其實歷數之紀節宣時序而吉凶亦在其中

五皇極

蘇傳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至而無餘謂之極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不及之間之謂也陋哉斯言也賾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廢則粗微之制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

幾矣
蔡傳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
方所取正焉者也〔謹考〕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
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到後面
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又皇極辨曰洛書九
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
大中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
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
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
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

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
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始亦無問其他但卽
經文而語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
爲何等語乎〔今案〕漢五行志亦云皇君也蔡傳訓皇極確遵
朱子之意蘇傳亦不訓極爲中故朱子曾曰東坡書傳中說
得極字亦好

皇建其有極

蘇傳大立是道以爲民極

蔡傳建立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
下之爲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
夫婦者于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
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
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謹考〕朱子皇
極辨曰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
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
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
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
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天
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語其仁

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
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
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
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
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
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曰皇建其有極
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
黃氏度云何以爲有極有生于無無不可名象及其有則天
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必能大建此有極使斯民嚮福而畏
極而後人之道立矣陳氏櫟云自至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言

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蘇傳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蔡傳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
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
而化所謂敷錫也（謹考）朱子皇極辨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
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黃氏度
云一協于極而五福皆備故謂之斂陳氏櫟云九疇雖至五
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

于汝極
蘇傳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蘇傳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安
錫我
蔡傳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
保也（謹考）朱子皇極辨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
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
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陳氏櫟云錫汝
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于君之極而與君保此

極也九峰蓋用爻說而不用師說辨中雖不免析錫汝爻保
極為二義然錫汝對上敷錫有眼目又君長為標準之說有
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
蘇傳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自

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謀慮者也
有為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皆可與作極者也
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未麗于惡者汝則受之勿
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偽未可知汝則錫之
福則人知為善之利斯大作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
富貴厭貧賤利不在于為善矣人之有能有為皆得自進而
邦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既富而後為善者汝知其不
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見正人而不能進
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亦或去而為惡也于其無好德
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于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

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經者
之所大笑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敗
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
于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其後開元
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
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
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昔常袞爲相艱于進人
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期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曰
非親舊莫由知若祐甫與贄眞可與論皇極者也
蔡傳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

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
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
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未
合于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
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念之受之隨其才而
輕重以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
之言汝于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
祿之謂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
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
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有能有才

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
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
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
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
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
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
皆可能也〔謹考〕陳氏櫟云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
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疇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单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
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畧相似不

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黃氏度云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彼豈能感恩知義亂臣賊子皆發于驕奢淫佚其作也汝必
罹其咎矣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于民紂草
竊姦宄胥權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爲武王
言之〔今案〕朱子皇極辨人民不分惟蔡氏以人爲有位之人
凡厥庶民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傳云此言庶民也人之有
能有爲至其作汝用咎傳云此言有位者也較細而康而色
孔傳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王安石云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色之謂也黃氏度并以予攸好德爲安汝顏色而語之
然汝則錫之福與汝則念之皇則受之文法相似故陳氏櫟

云愚案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于兩而字未協而汝也蓋
依孔注皆指武王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掖之則人感發于
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蓋攸好德爲五
福之一實福之本也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孔疏引荀卿書云
蓬生麻中不扶自植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極得斯其二字之
神人之有能有爲與上文有猷有爲有守者自別曰羞其行
則非登進之謂也王氏柏謂有位之人雖材具足以趨事赴
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
能也人君必使之進于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
凡厥正人句與凡厥庶民文法相同孔傳謂凡其正直之人

朱子皇極辨以爲凡欲正人者惟蔡氏引康誥定其爲在官
之人陳氏櫟謂與上下文理相協其作汝用咎孔傳謂其爲
汝用惡道以敗汝善朱子皇極辨謂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
無善蔡傳似遵孔說以咎字貼人身上畢竟未穩蘇傳較直
捷林氏之奇謂徒爲我之過咎而已與蘇傳相似而微異黄
氏之說最爲曲暢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蘇傳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作
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蔡傳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
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
側已私之見于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
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
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
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
得其性情者也謹考朱子曰無有作好惡謂好所當好惡所
當惡不可作爲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又
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

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陳氏大猷云此承上文言人君
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
義陳氏櫟云六王字卽指皇極之君義道路卽指皇極互辭
協韻耳遵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
無事于遵矣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
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陳氏雅言云會極者如行者之
赴家食者之求飽歸極者如行者之到家食者
之得飽與極爲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蘇傳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

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彝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蔡傳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謹考〕夏氏僎云曰字箕子更端之言〔今案〕敷言二字當依蘇傳就箕子說蔡傳謂上文敷衍之言是也謂人君以至極之理反覆推衍爲言則非是彝是訓方執人君說猶詩言是則是傚也彝是身教訓是言教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蘇傳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敷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蔡傳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于庶民性一而已庶民于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謹考〕王氏充耘云上言人君立教一本于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于君君代天立教但知有天而已庶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今案〕上文云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此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是言君之教民代天宣化民之從君近光我后皆不外此敷言也皇極之敷言五字皇字當一逗而以極之敷言四字與是彝是訓連讀方與此節文法相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愚謂天子尊之也父母親之也合尊與親之爲天下王申言皇字之義也蔡傳謂言民而不言人舉小以見大非也箕子申明皇之所以爲皇而深憂有位之人擅作威福以至皇極下替諄諄垂誡在惟辟作福四十八字而錯簡

于三德疇高明柔克之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蘇傳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燮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蔡傳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平康正直以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

義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用于是爲宜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燮友之時則德亦不能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克以禦之此所以有三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其平然而不能無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爲平黃氏度云平平易康安和王氏柏云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爲不協平康者不待于克但正以直之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之之直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今案)王氏所言定字者上文王道正直作兩義說與此異也蘇傳訓不剛不柔蔡傳訓無邪無曲皆所不取以正對剛柔以直對克字其說似優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蘇傳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自好而謂以剛勝之人治之柔順之人養之照依常解人字亦覺添設至林氏謂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燮友之時蓋專主世道言也然世之平康立言自順而所謂彊弗友燮友之時似覺牽強愚意三者俱宜兼人言如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類詳具下文註中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蘇傳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上九亢龍

有悔臣常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也

蔡傳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民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謹案)蘇傳沈潛地也高明天也臣當執剛君當體柔其說俱本孔傳林氏之奇謂漢孔氏之論殊失經旨固未可從至蔡傳謂剛柔之用四以強弗友剛克爲以剛克剛燮友柔克爲以柔克柔愚竊不能無疑范氏祖禹謂剛克爲剛勝柔柔克爲柔勝剛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此克字正解也論語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卽是聖人之剛克柔克進之是剛克柔退之是柔克剛也林氏之奇採范氏刑罰世輕世重之說姑毋論善俗宜民不當專言刑罰就周官所用中典者乃馭世之微權非致治之良法也況乎以此解剛克剛猶爲近似而柔克柔之說仍覺難通沈潛高明雖不必依孔傳分貼天地然已是各得其正如何尚要去克反覆思之未得其解林氏之奇謂剛克以禦強弗友然患其過而爲亢也于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

過而歸之于中也柔克以御燮友然患其不及而爲懦也于是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之于中也又似以火濟火以水濟水故患其過而爲亢不及而懦亦尙未穩惟黃氏度云彊至于弗可友是爲剛剛過爲當克和而友是爲柔柔過爲當克沈潛剛之克也高明柔之克也剛能沈潛柔能高明斯皆協于正直此又融會林氏之說以釋下二句而別創一解以釋上二句最爲盡善疇言剛克柔克各三而義亦不一強弗友二句明剛柔之當克沈潛二句明剛柔之所由克以申言剛克柔克之旨然則剛柔之用非有四也如必以正直用一剛柔用四謂三德亦分爲五則陋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蘇傳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爲天下則旣陳天地君臣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戒之

蔡傳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謹考〕陳氏櫟云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今案〕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正直剛克柔克所以乂之者至矣忽接惟辟作福等句與三德無關先儒强爲牽合說多支離嘗因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二句似與五皇極內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恰相照應竊疑此四十八字當在爲天下王後反言以結皇極之文而錯簡于此者也及見吳氏澄纂言移此于五福六極之後細按此言福與威者爵祿慶賞所以命德五刑九伐所以討罪與第九疇福極不同惟王氏柏書疑移于爲天下王之下實獲我心而胡氏一中定正洪範從吳氏不從王氏未知何意申氏時行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

食五句云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大臣法然後小臣廉在大夫諸侯旣如此則在位之人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今大夫諸侯旣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害也考申氏會編講作福作威亦承三德來而此段疏解實足闢王氏書疑考定之旨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蘇傳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蔡傳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乃命卜筮

蘇傳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蔡傳見上謹考林氏之奇云蘇氏說亦是蓋如周禮春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菙氏掌共燋契以待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故春秋之時卜徒父史墨之類皆是

逐國建立之官則命以卜筮非所建立之人則不得卜筮古之制也

曰雨

蘇傳其兆如雨

曰霽

蘇傳如雨止

曰蒙

蘇傳如蒙霧

曰驛

蘇傳兆絡繹不相屬

曰克

蘇傳兆相錯入也
蔡傳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謹案驛蘇蔡二傳作絡驛孔傳作落驛疏云落驛希疏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蒙闇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又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

所遇無先後也

曰貞曰悔

蘇傳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其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蔡傳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謹考王氏安石云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爲悔者悔生乎動

故也陳氏師凱云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韋昭云命筮之辭也
得貞屯悔豫皆八也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
朱子啟蒙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
爲悔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
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二
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蘇傳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于
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之

蔡傳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
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謹考〕陸氏德明云
占用二馬云占筮也朱子曰洪範卜五卽龜用二卽蓍申氏
時行云衍忒卽是稽疑推衍非待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之事
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今案〕
衍忒孔不爲傳孔疏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
而卜否也蘇傳訓推訓過蔡傳從之但蘇氏仍依鄭王舊說
專指筮事劉氏彝云卜五占二者可以推衍其義以知差忒
然後凶禍得以預防悔吝得以先備蔡氏就蘇氏所謂而以
爲推人事之過差卽劉氏意也申氏謂卽稽疑亦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蘇傳既立此人爲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
衆

蔡傳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
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謹考〕孔
傳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也林氏之奇云儀禮士喪禮云凡
卜日卜人先奠龜西塾上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
卜宗人立于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
三人也程氏若庸云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
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
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

爲重而龜爲尤重也〔今案〕蔡傳所云舊說蓋孔傳如此原兆
周之兆蔡氏元定謂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周易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蘇傳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
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人之誦皆謀及之道
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
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

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蘇傳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蔡傳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謹考〕顧氏炎武云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有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今案〕子孫其逢吉傳疏皆作後世遇吉故歷來五字連讀愚謂此吉字應如下三條另作句馬氏融云逢大也竊意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也身康寧而子孫昌大也此爲最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蘇傳貌木也其徵爲雨言金也其徵爲暘視火也其徵爲燠聽水也其徵爲寒思土也其徵爲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爲春春多雨故雨爲貌徵金爲秋秋多旱故暘爲言徵火爲夏夏多燠故燠爲視徵水爲冬冬多寒故寒爲聽徵土爲四季而風行于四時故風爲思徵箕子既敘此五徵矣則又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蔡傳徵驗也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于五行庶徵則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謹考〕孔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朱子語類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屬水自分曉如何

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閔二年左傳曰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第相屬(今案)蘇傳依舊說未可從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蘇傳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蔡傳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謹考)王氏充耘云五者順序何獨見庶草繁廡蓋物皆藉雨暘燠寒風以生長收藏然如

後彫松栢不足以見天道之逆順惟草最柔脆易榮易枯雨暘及時則萎蕤豐茂一或愆期則其憔悴可立而待故獨指此爲言王氏安石云極備極無饑饉疾癘之所由作故曰凶陳氏大猷云五者來備至蕃廡卽下文之休徵也極備極無之凶卽下文之咎徵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蘇傳貌不肅則狂

(謹考)朱子曰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是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又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卽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乂自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今案)若順也王氏安石作如字解不主感

應說非是

曰僭恒暘若

蘇傳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蘇傳視不哲則豫豫淫樂于色也

曰急恒寒若

蘇傳聽不聰則曰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蘇傳思不睿則蒙蒙暗也

蔡傳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

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
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
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
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謹考】孔疏人
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
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
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王本豫
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今案】黃氏度訓豫爲遲緩
較二傳爲優劉氏彝云一德正于中則五事治于外一氣正
于中則五氣順于時以形而言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

以念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名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
以應天道以淵默也陳氏大猷云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
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
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堯
湯雖不能無此變而卒能銷其變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
之理聖人所以回造化也陳氏師凱云蔡氏旣曰休咎各以
類應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
反也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
後世之惑耳經文明言念用庶徵又曰王省惟歲且以五事
之得失詳著其效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

天戒者豈妄爲虛文以厚誣天人哉

曰王省惟歲

蘇傳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
在五曰歷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
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謹案】王省惟歲以下蘇氏因上文論五事與五氣相應其義
已備故定爲錯簡金氏履祥從之並云東坡蘇氏無垢張氏
石林葉氏容齋洪氏皆曰此章當爲五紀之傳吳氏澄遂移
于五曰歷數之下以此句至家用不寧爲申言歲月之紀庶
民惟星二句爲申言星辰之紀日月之行至則以風雨爲申

言歷數之紀考林氏之奇則云九疇雖別而爲九其實更相
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今以其有歲日月星遂以爲當
屬于五紀之下則是上文肅時雨若有肅乂哲謀聖之文亦
當屬于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屬于五福之下如此
則九疇不相爲用渙然而離矣此豈箕子之本意哉曾子固
之說曰此章之所言者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
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
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
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
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

也此說爲善黃氏度亦云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歷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愚謂省卽念用之意歲月日時無易日月歲時旣易卽所謂休徵咎徵也不必從五紀傳文之說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蘇傳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蔡傳歲日月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謹考】陳氏櫟云引周禮太宰歲終受百

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証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于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師尹放此卿尹不言省蒙上文也潘氏士遴云卿士執政之官師長尹正謂諸有司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蘇傳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民微而家不寧

蔡傳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旣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謹考】朱子曰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君兼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爲咎徵黃氏度云歲月日時無易以大統小爲序也日月歲時旣易上下相陵爲無次也君不治大體而侵下親小事與臣不代有終而冒上居成功皆爲失道【今案】黃氏此說原本鄭氏康成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意發明朱子君君臣臣之旨最爲曉暢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蘇傳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戚庶民之能爲君禍福也

蔡傳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按漢志作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

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按漢志無南字）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矣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狥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謹考〕朱子曰二十八宿環遶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諭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陳氏櫟云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今案〕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傳謂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云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云云者蓋泥于多風多雨兩多字耳惟朱子說得最圓渾蔡傳異欲二字亦未穩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蘇傳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蘇傳作德心逸日休其為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六極

蘇傳極窮也

蔡傳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一曰凶短折

蘇傳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蘇傳多疾病

三曰憂

蘇傳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蘇傳醜陋也
六曰弱
蘇傳尫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蔡傳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illegible]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illegible]貧者用[illegible]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illegible]極在

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或[illegible]之理微矣〔謹案〕孔傳惡訓醜陋弱訓尫劣蘇傳從之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然則醜貌不[illegible]云極尫劣亦疾耳鄭氏康成謂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蔡傳訓惡與弱爲剛柔之過優于蘇傳陳氏大猷謂陷于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尤覺分明王氏充耘謂五福不言貴六極不言賤蓋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若曰不言貴欲人之安于賤則獨不欲使人安于貧乎此則因王氏安石有欲賤者安其賤之說故[illegible]之曾氏鞏[illegible]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illegible]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于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觀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于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于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金氏履祥云古者上下有分非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illegible]知矣攸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爲福者人生[illegible]惡弱昏[illegible]者多矣今其氣禀淸明知德義之美而樂[illegible]豈非福之大者若[illegible]心

昏庸所好非德雖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居而無教[illegible]亡戕賊近于禽獸何足以爲福哉所以好德接[illegible]康寧之後五福之好德亦猶五行之土五事之思而[illegible]者以考終命爲人生之終事故易居五而以好德居四所以總壽富康寧而以保其考終者也虞氏德隆云次九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以天下爲福極王道之成有勸無威至治之世有福無極此上天陰隲相協之至理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蘇傳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illegible]分器一篇亡
蔡傳與蘇傳同〔謹考〕孔疏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

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illegible]云大封于廟謂此時
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illegible]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
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
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旣封乃賜
之也

書傳鹽梅卷第十一　　上海黃文蓮輯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周書

蘇傳名公也
蔡傳獻貢也
篇首蔡傳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
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謹考〕金氏履祥云皇
王大紀繫于成王之紀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

蘇傳西方之國有以獒爲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

犬四尺曰獒
蔡傳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
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
道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
夷國名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
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
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于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謹
案〕西方之戎有國名旅又旅訓陳釋詁文也疏以西旅之旅
爲國名而以太保作旅獒爲陳戒謂二旅字同而義異較優

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
蘇傳如以肅愼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
況諸夏乎
蔡傳太保名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謹德蓋一篇之
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
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昭示也德之致謂所貢方物
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謹考）孔疏昭德
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

獻常職也林氏之奇云明王之于四夷所貢之方物不苟受
也惟服食器用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也責彼
之易得求我之有用而我亦無所利焉必以昭德之致于異
姓之邦展親于同姓之國凡此皆聖人不貪之寶也虞氏德
隆云愼德與修德不同明王已自有德故欲謹之合下矜細
行看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蘇傳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蔡傳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謹考）黃氏度云
分賜寶玉于同姓伯叔諸侯是用展親親之恩焉同姓諸侯

亦有常職矣天下一姓榮懷同之奉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
親親爲重金氏履祥云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
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
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
也王氏充耘云寶玉亦德之所致互文耳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蘇傳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蔡傳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
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謹考）朱子曰易改也言人不足以易
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

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賜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
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今案）孔疏言有德無德
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云云蘇傳
括其大意而朱子亦訓易爲改易人字主王者說不指諸侯
上下文勢似較聯貫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蘇傳君使臣以禮
蔡傳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
不可不極其至也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蘇傳小人學道則易使
蔡傳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擧矣
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
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謹考孔疏太甲
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
侮民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今案君子以位言蘇
傳依孔疏較優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蘇傳不以聲色爲役
蔡傳貞正也不役于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謹

考王氏樵云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可以
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須心爲主不可爲耳目所役事之
可爲不可爲一斷之以百度之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
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
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飮而失興居之正皆爲耳目所
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
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今案孔傳言不以聲色自
役則百度正蘇傳因之林氏之奇亦謂耳不役于聲目不役
于色惟王氏樵以爲不專指聲色頗優但所云一戒一勉是
依蔡傳惟其正而已惟字作著力字解不及孔傳孔疏亦引
昭元年左傳言志旣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自好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蘇傳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
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蔡傳玩人卽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目之
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
志以道而寧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
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乎中古者聖賢

相授心法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旣說玩物之害又說存養工
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
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蘇傳民爭爲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蔡傳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謹考孔疏遊觀徒費
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
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
世所希皆爲異物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蘇傳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于王乎周穆王得狼鹿爾而荒服因以不至

謹考孔傳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孔疏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今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漢不習用傳記無文黃氏度云通遠人而貴遠物彼方窺見閒隙度量中國而豈能格之漢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被其禍豈特不能格哉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蘇傳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蔡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謹考王氏樵云此一段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汎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實非所寶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呂氏祖謙云當于一嚬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是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黃氏度云

召公愛惜武王功業獒獻微見閒隙于是推其類廣言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蔡傳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謹考孔傳言其信能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今案世王二字若依孔傳世世王天下說似于惟乃二字尙少領會王氏綱振謂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此正終西旅來貢之義則是生民保厥居似承邇人安惟乃世王似承遠人格言世世來王也照應起處明王愼德四夷來賓結搆極密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蘇傳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謹考孔傳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黃氏度云巢卽南巢今同州馮翊縣古芮國春秋芮伯萬遷今陝州芮成縣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蘇傳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書爾

謹考孔傳爲請命之書藏之匱緘以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爲篇名陳氏櫟云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周公東征

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篇首蔡傳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並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蘇傳猶言不懌也

蔡傳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謹考】孔疏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兹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蘇傳太公名公也穆敬也

蔡傳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遠矣【謹考】陳氏大猷云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陳氏櫟云愚案共卜之訓恐未當證以昭穆有幽陰深遠之意姚氏舜牧云此言爲王穆卜後言其勿穆卜則穆卜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今案】蘇傳訓爲敬本孔傳疏云釋訓文姚氏疑問本專主陳氏深遠之說其另一條則云當是朝廷成禮節蔡傳古者國有大事云云也愚意曰敬曰和曰深遠皆推明穆字之義其實穆卜者當時朝廷考卜之通稱若必拘泥字義則周公告神既畢乃卜三龜曷嘗不竭誠盡敬注意深遠乎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蘇傳二公欲卜于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爲功

蘇傳功事也

爲三壇同墠

蘇傳築土曰壇陳地曰墠

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蘇傳植置也秉執也

蔡傳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珪璧所以禮神詩云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

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
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
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謹考〕
林氏之奇云漢孔氏曰璧以敬神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
圭以爲贄案下文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則圭璧皆以祈神非周公執桓圭以
爲贄也
史乃冊祝
蘇傳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
蘇傳某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取其一壯大子孫者
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蔡傳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
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
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
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
者非是〔謹考〕林氏之奇云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
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左氏傳中禱曰周人以諱事神名
之諱也蓋始于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故武丁太甲盤庚皆
以名其篇〔今案〕蘇傳訓丕爲壯大較蔡傳爲優若以丕子爲
元子則不可代矣朱子曰有丕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
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
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
乞代其死陳氏櫟云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故疑于天之
下有缺文若依語錄用晁說則二句文意渙然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蘇傳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于事鬼神爲宜乃元孫

才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下爲宜死生有可相
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其父母發一至誠
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
爲兄臣爲君也乃爲天下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
疑者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蔡傳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
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
畏敬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
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卽帝
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謹案〕乃命于帝庭以下蔡傳

疏解句讀甚明但與上文分爲兩截似另作一層講蘇傳謂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著眼不能用能四字一直趕下文勢尤妙或以予仁若考至不能事鬼神謂周公一時愛兄之心勝矜伐謙抑所不暇計此說似是而實非也玩蔡傳但指服事任使而言句極有分寸況周公但自言能事鬼神而言武王敷佑四方能定子孫于下地則其自視不若武王遠矣曷嘗自矜伐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蘇傳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蔡傳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惟永終是圖矣【謹考】薛氏肇明云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今案】一習吉蔡傳謂三龜之兆一同林氏之奇有三龜皆吉之說則是與大禹謨卜不習吉同義但一字并字無著時氏瀾有云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竊疑習乃習熟之習一龜之兆蓋習見爲吉者所立卜人皆稱其吉其二龜則閟所藏之占書乃知并是吉兆耳新命于三王蔡傳囫圇說過蘇傳謂已亦莫之代未免牽強宜從王氏柏說見下文註內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蘇傳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蔡傳茲攸俟者謂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

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謹考】王氏栢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予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鑒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今案】一人蘇蔡二傳皆云武王蓋從孔傳疏云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愚謂天子自稱予一人則可若人稱天子爲予一人則不可王氏屬于周公自言最的茲攸俟三字應依蔡傳歸俟之解而能念予一人句則當云三王能念我而從所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蘇傳縢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蔡傳册祝册也匱藏卜書之匱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册旣卜則納册于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謹考）林氏之奇云周官占八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旣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册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

王翼日乃瘳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蘇傳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事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蔡傳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乃瘳十九年崩地理今

釋管國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管叔封于此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蘇傳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蘇傳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蔡傳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謹考）孔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陸氏德明云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朱子文集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何如處恳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金氏履祥云古文尙書凡君辟刑辟字皆作侵獨此辟作辭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辟

諸聲從辵從并皆屏避之義又云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者以成王尙幼朝事不可無托也所以周公在外而朝廷無事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詬公以有二公在爾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蘇傳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蔡傳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謹考）孔疏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氏肅云東洛邑也朱子語類問所謂居東二年卽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

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今案〕周公居東時尚未作洛王說
非是但避而居東斷非遍近京邑蔡傳以爲居國之東尚似
近郊故下文注王出郊以爲自往迎也罪人斯得蔡傳較優
蘇氏以克字代得字由上文訓辟爲誅耳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蘇傳豳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比管蔡之害王室及成
王也
蔡傳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謹案〕蔡氏此說本朱子鴟
鴞詩註
王亦未敢誚公

蘇傳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蔡傳誚讓也〔謹考〕孔傳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呂氏祖
謙云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悟之根本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
蘇傳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冊
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啟此書也
蔡傳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
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啟之者非是案秋大熟
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

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
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旣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逆畜
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謹案〕居東東征朱子議論亦時有出入處蔡氏只據前所引
東征三年非二年一條爲定論辨析最明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
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
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逆
蘇傳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蔡傳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
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
者卽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新當作親鄭氏詩傳成王旣
得金縢之書新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
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謹案〕公命
我勿敢言孔傳謂周公使我勿道蔡傳駁之而訓以此實周
公之命而我勿敢言試思若非周公命之弗言何以弗敢言
哉吳氏澄謂周公令勿以告較孔傳尤明白新逆陳氏德明
云馬本作親迎蘇傳本孔說當以蔡傳爲正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蘇傳郊告謝罪也
蔡傳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卽上文所謂新逆者也(謹考)林氏之奇云以逆公爲我國家之禮所宜比其至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爲玉幣謝天謨矣(謹案)孔傳訓上文新逆爲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故以郊爲玉幣謝天蘇氏因之以爲郊告謝罪考周禮注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者曰類可知王出郊者乃郊迎而非祭天也但蔡傳于上文居東二字但言居國之東而已故曰成王自往迎公林氏以爲比至而郊勞親迎之最爲明晰

天乃雨反風
蘇傳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蘇傳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未易盡廢也
蔡傳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顚晦也(謹考)孔傳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林氏之奇云凡禾之爲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功焉此歲之所以大熟也吳氏澄云王出郊以迎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凡大木爲風所拔者旣顚仆于地矣則令衆力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終始以見未穫而禾偃旣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今案)盡起而築之蔡傳無明文蘇從孔傳林氏之說則從孔疏所載鄭王說似于歲則大熟一貫但細繹文義禾則盡起是禾之偃者已爲風所起矣至大木非風所能起故二公命邦人起而築之吳氏推衍孔傳最爲詳明

歲則大熟應上文大熟未穫耳吳氏謂辭相終始亦好不必用林氏說又金氏履祥云大木所偃謂所仆壇墠次舍民居似于築字頗切而上文不言壇墠等事姑附錄之以備參考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蘇傳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蔡傳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三監(謹案)孔傳以三監爲管蔡商蘇傳從之非是
篇首蔡傳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

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
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
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
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
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
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
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告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蘇傳猷謀也越及也

蔡傳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
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謹考〕金氏履祥云猷古文作
繇前後同周書道語多曰猷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蘇傳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蔡傳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謹考〕朱子曰書中弗弔
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爲至故音的聲非是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蘇傳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冲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不
能至于知人廸哲以安民者況能至于知天命乎
蔡傳冲人成王也歷歷數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
言大思我冲幼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
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其能格知天命乎〔謹考〕金
氏履祥云謙言幼愚未能上測天意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
意〔今案〕蔡傳訓洪惟歷服造哲俱優于蘇傳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蘇傳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蔡傳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
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謹考〕陳氏大猷云渡水

曰涉渡訖曰濟金氏履祥云周書歎辭多曰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蘇傳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蔡傳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
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
功也〔謹案〕蔡傳敷賁二字作句若依蘇傳則敷字如猷字已
字宜畧頓竊疑此處有脫誤如王氏安石所云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蘇傳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絶殷故使之叛也
蔡傳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

討乎(謹案)蔡傳以下文用字屬此句讀故曰天之威用朱子語類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又案下文越茲蠢方是說三監及武庚之叛此處天降威似不應說及三監武庚吳氏澄云閉謂掩藏諱護降威卽降割也天降喪禍于我未知天意若何不敢諱護不問較優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蘇傳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舊說以爲文王非也曰前寧人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予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寶龜卜之

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蘇傳此龜所以告者也

蔡傳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卽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謹考)林氏之奇云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元遠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矣此所以卽命也吳氏澄云用寧王所遺之大寶龜以繼紹天明卜未來之吉凶而龜兆之占預報以武庚叛亂之事謂將有爲大患難于西土者蓋言武庚叛周也雖西土之人亦爲不安靜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爲亂也王氏樵云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

越茲蠢

蘇傳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蔡傳蠢動而無知之貌武庚未叛之時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告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蘇傳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蓋天降威亦其

心知我國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周邦也

蔡傳腆厚誕大敘緖疵病也(謹案)腆孔疏是小貌并引鄭氏康成說謂小國也玩下文誕敢二字則小腆者鄙薄之詞不應作小厚說天降威蔡傳言降威于殷亦于上下文未協考吳氏澄云武庚大敢理其傳系以已爲殷王之子當繼世而王適値天降喪禍于周知二叔與周公有隙而爲不安靜之事逆乘此隙而曰此予殷家興復時欲亡周而反以周邦之土地爲商畿之遠鄙此武庚之叛謀也吳氏于民不康句尙欠分晰而大段甚明民不康蔡傳作民心不安自妥呂氏祖謙云反鄙之鄙如鄭子産曰鄭鄙邑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蘇傳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蔡傳丁往武繼也（謹案）敉寧武圖功蔡傳謂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盖依蘇氏指寧爲寧王而又將寧武二字倒說未妥（今考）孔傳謂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寧字作安字解尤直捷下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方說武王此處只表彰十夫來助耳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蘇傳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修已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蔡傳大事戎事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于將伐武庚之日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謹案）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句

蔡傳較蘇傳爲優考翼不可征蘇傳考德敬事之說固非的解然蔡傳亦似牽強吳氏澄云考謂揆度審察翼卽十夫予翼者愚謂考翼二字與下文厥考翼不同是承十夫予翼來蓋言事極艱大而來助之人不過十夫以此考之不可征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蘇傳卬我也毖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遺我故勉人從天非予自憂也爾衆人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

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能故深責之也
謹案越予冲人至無毖于恤蔡傳謂于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于爾邦君于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于憂考孔疏毖勞也俱宜從蔡傳予造天役蔡傳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與蘇傳均似未妥竊疑此處句讀尚有未安當以哀哉予造四字作句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九字作句此正答艱大民不靜之言也允蠢鰥寡即民不靜哀哉予造乃遭家不造意天役天使之也言此行信勞動鰥寡可哀哉我生不辰天實使以艱大之事遺投于我身耳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蘇傳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蔡傳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

謹案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蔡傳言民亦用卜則矧字無著落又須添設而我獨廢卜乎一句蘇氏謂今其猶助我民亦未見民字的解愚意今天相此民已有十夫來助況我亦稽之于卜哉便與後文其考我民一貫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蘇傳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謹案爾丕克遠省蔡傳謂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蓋依孔傳大能遠省識古事也雖似一串而意味單薄應從蘇傳但當云爾大能省識久遠耳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蘇傳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于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蔡傳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蘇傳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蔡傳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蘇傳天旣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于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蔡傳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謹考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云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卽天意也吳氏澄云天非誠有言辭以命我但考我之民民賢來助卽天意也今案天棐忱辭

四字比下文越天棐忱多一辭字甚難解說許氏吳氏皆遵朱子訓解頗通吳氏並依蔡傳訓其考我民四字亦好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蘇傳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人同受休終哉

蔡傳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謹案勤毖我民蔡傳作四國勤毖我民非是當就天說若有疾孔傳謂天亦勞愼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孔疏言天急于民至甚也故陳氏大猷云圖事以所行言圖功以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論之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蘇傳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蔡傳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謹案若昔朕其逝句蔡傳尙欠分曉蘇傳較優然云如我本意尙非的解鄙意承上二段寧王前寧人來昔字指武王克商時言若似昔日則我往矣朕亦以爾言此事艱大而每日思之故遲遲至今耳

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蘇傳王以築室喩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子乃不肯爲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蘇傳王又以農喩也菑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蘇傳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乎

蔡傳考翼父敬事者也謹案曰予有後則是但言其父而已若言其父所敬事反覺不順吳氏澄以爲其父之輔翼者亦是添設蘇傳所云敬其事者承上底室與菑來最妥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蘇傳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蔡傳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築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蘇傳養厮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其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其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與

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蔡傳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厮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于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謹案〕蔡傳較蘇傳明晰但勸其攻伐而不救語意亦尚欠醒鄙意兄考喻王非喻武王蓋言勸父兄弗救其子也正答王曷不違卜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蘇傳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肋父而助子

蔡傳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謹考〕吳氏澄云肆下加哉字亦發語之辭薛氏季宣云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爲恣而非法也〔今案〕肆哉蘇傳訓過蔡傳訓放意均未的吳氏以爲發語辭亦可從但歎息言之則肆哉當有實義薛氏之說最穩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蘇傳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知矣

蔡傳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

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謹考〕孔傳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陳氏櫟云愚謂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卽十夫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深知帝命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應〔今案〕陳氏解爽邦由哲四字甚明晰十人從孔傳不從蔡氏極合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蘇傳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今

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不問也

謹案越天棐忱二句蔡傳仍就武王說非是蘇傳亦尚未穩陳氏櫟以越天棐忱句爲十人所廸知者未免牽強鄙意言天之所輔者誠也爾于平時尚不敢慢易命討之法拔下矧今自順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蔡傳謂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以大近二字貼誕鄰二字未穩蘇傳則謂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以大艱人爲大艱難之民亦難解說愚謂是言首發大難之人與強大之鄰胥來攻伐大艱人誕

鄰指三叔武庚也天命不易孔疏作不變易蔡傳作不可違越吳氏澄謂汝不欲東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輕棄之也猶詩言命不易哉較優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蘇傳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豈敢不盡力乎

蔡傳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絶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謹考陸氏鍵云天之除惡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芟夷蘊崇使無遺哉武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嗣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乃知天之喪殷不得不如嗇夫之盡除我安敢不終之耶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蘇傳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率而止乎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畧況今卜并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蔡傳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我何

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謹案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蘇傳作另起故訓休爲休息蔡傳屬于予曷敢不終厥畝之下故訓休爲休美似于上文寧人攸受休畢有照應天命不僭二句亦蔡傳較優金氏履祥云終釋遵卜之語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蔡傳微子封于宋爲湯後

篇首蔡傳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

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證者林氏之奇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固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微雖歸周而未嘗臣周王氏柏云湯之衰也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于微子者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微子其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于殺武庚祿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晩哉或曰武王封微子于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商祀此亦惑于後世歸周卿壁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

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爲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又案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爲可疑昔箕子之答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爲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絶于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卽自辱于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爲銜璧請命二事皆非所以爲微子矣若武王旣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啇薄微子甚矣何足以爲武王周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正武庚祿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舛訛其事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于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驚家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焉衰經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哉微子旣遁紂死卽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旣封商祀不絶我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旣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武庚爾武庚旣誅商祀再絶微子

于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絶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盡乎今案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造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唐孔氏駁之云面縛縛其手于後又安得牽羊把茅乎此論最快史記本于左傳王氏以爲武庚之事非微子所爲尤是論古卓識金氏履祥謂武王克商之後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殆遍而未及微子時微子遁于荒野也蓋就王氏之論而撮其大意較他說爲優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蘇傳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蔡傳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謹考〕王氏充耘云惟稽古崇德象賢未便是說湯蓋是先引格例言稽諸往古有德者宜在所尊崇其子孫之賢者使繼先王之統修其典物以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如舜封堯後夏崇舜後商立夏後古固有此制也下文乃祖成湯以下是言崇德爾唯踐修厥猷

以下是言象賢欽哉往敷乃訓以下是教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永世無窮〔今案〕孔疏亦云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蔡傳說出成湯微子非是宜從王氏先引格例之說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蘇傳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蔡傳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謹考〕孔疏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命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

作賓于王家

蘇傳三王後客禮

蔡傳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謹案〕蔡傳引詩及傳以証作賓之義頗確但未可以此句專指微子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蘇傳齊肅也史記幼而徇齊

蔡傳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蘇傳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師之

蔡傳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卽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卽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

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篤厚
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也〔謹考〕朱子曰裔衣裾之
末衣之餘故以爲子孫之稱陳氏櫟云湯之寬非縱弛之寬
乃自齊聖廣淵聖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
功加于時功卽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卽功之本互言之耳湯
之功德傳祀六百闢闔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弗祀乎王氏
充耘云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我嘉汝德以其能篤前人所
行而不忘其舊也與篤前人成烈篤敘乃正父相似所以爲
象賢也王氏樵云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今案〕曰篤不
忘王氏說爲優舊有令聞亦非泛說箕子勸帝乙立啓爲太

子以其賢也卽舊有令聞之實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

蘇傳服章命令也

蔡傳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
曰東夏服命上公服命也〔謹考〕黄氏度云二王之後爵皆上
公與三公之九命作伯者同其禮齊尹東海宋尹東夏皆上
公也上公尊內外一體陳氏師凱云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
宋國爲歸德府屬河南卽高辛氏閼伯所居商卯也有微子
墓王氏充耘云服命不過職守之命爾康誥明乃服命同非
服飾命服之謂也〔今案〕服命之說王氏較優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蘇傳成湯也

律乃有民

蘇傳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蘇傳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
惟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
所不能及也

蔡傳毗輔式法斁厭也卽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歎息言汝往

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以命汝之言也〔謹考〕虞氏
德隆云殷民不靖皆由訓典不明武庚蠢動皆由典常不謹
故成王命微子而特戒以此以蕃八句舊以下四句深上四
句一層未確據敷乃愼乃宏乃律乃口氣本文相對一邊說
到以蕃王室分明望其蕃屏一邊說到毗予一人分明望其
毗輔世世享德三句承兩邊說來正與首節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相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蘇傳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穟

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蘇傳二篇亡

蔡傳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一穗蔦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旣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謹考黃氏度云迎周公歸以嘉禾示意得禾當在風雷後陳氏經云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終疑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名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于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已也周公不有歸美于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已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

書傳鹽梅卷第十二

上海黃文蓮輯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蘇傳康叔封文王子封爲衛侯

蔡傳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篇首蔡傳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于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旣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

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卽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兹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悞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謹考朱子曰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峰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

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乎今案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與定公四年左傳祝佗之言合故諸儒從之獨吳氏棫以爲武王書朱子極取其說據經駁序無可疑議蔡傳議論反覆皆本朱子至所引史記衛康叔封布兹徐氏廣云兹者藉席之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蘇傳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蔡傳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謹案見士于周蔡傳與蘇異孔傳謂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于周訓士爲事上下文義方貫蔡從孔說較蘇爲優考地理今釋東國洛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府

洛陽縣西五里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于此史記正義云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

周公咸勤

蘇傳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蘇傳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卽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决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謹案蘇氏謂封康叔時决未營洛是也謂封康叔在克管蔡之後非也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句謂此以上皆洛誥文似矣然吳氏澄以此冠梓材篇並云蘇氏移此一簡于洛誥篇首者非是蓋與彼文意不相聯貫又釋彼處本無缺簡不待補也其說蓋始䢙吳氏棫所論甚明金氏履祥亦祖此說具

詳梓材篇首愚再三尋繹似吳氏棫說較蘇氏尤優未敢以蔡從蘇說遂據爲不刊之論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蘇傳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蔡傳王武王也孟侯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謹案下文在此東土註蔡氏引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則武庚叛時康叔受封已久蘇傳亦作周公命康叔者書序誤之也又先儒多因小子二字謂康叔受封尙幼當時商民難化篇中反覆丁寧如此武王豈肯以重大之任付之少不經事之人乎且武王周公及康叔皆太姒子安得尙幼考吳氏棫云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蘇傳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鰥寡而治強禦也

蔡傳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鰥寡人所易忽也于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堯不虐無告之意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民謹考陳氏大猷云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祗祗明德之事威威愼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

民也〔余案〕陳氏以庸庸祗祗威威分貼明德慎罰說本孔疏
使民曉然知所好惡亦卽孔傳明此道以示民意然蔡傳德
著于民四字作過下極緊優于蘇傳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蘇傳怙恃也冒被也
蔡傳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磐西土之
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謹案〕蘇傳訓冒爲被蓋本孔傳冒被
四表之解卽蔡傳冒之如天意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蘇傳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蔡傳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
大受其命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
以爲已之功也〔謹案〕孔傳訓戎爲兵殊費解蘇傳較有意味
而蔡傳最穩孔疏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正是言文王殪
戎殷之實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土
蘇傳民與國皆敘乃汝寡兄武王勗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
文武之澤乃得列爲諸侯也
蔡傳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

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
商城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意邶鄘爲武庚之封而
衛卽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
近之辭然不可考矣〔謹案〕寡兄勗乃武王自謙之辭蘇傳作
周公語氣非是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蘇傳遹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蔡傳此下明德也遹述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蘇傳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以
居已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安民也
蔡傳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
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
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
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
〔謹案〕知訓不必依蔡傳作知所以訓民與保乂康保並列爲
三但宅心知訓只頂商耇成人不當統言文王與殷先哲王
也細玩文勢蘇傳較優
引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蘇傳既求古聖賢以宏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庇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蔡傳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宏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欲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恢擴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于宏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謹案】不廢王命蘇蔡俱似泛說愚謂此段命詞以令民二字發端所謂王命者命之保民也惟德裕斯能保民故曰不廢在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蘇傳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蔡傳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謹考】朱子曰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呂氏祖謙云侯爾非富貴之乃委痛病于汝身上則天難忱下則民難保非恫瘝乃身乎【今案】恫瘝乃身目下蔡傳專言治民依孔傳似偏呂氏說儼敬哉二字宜連天畏棐忱句講方合正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之意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蘇傳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可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于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豫以遠小人也

蔡傳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謹案】小人卽小民蔡傳自優往盡乃心蘇傳應天畏棐忱意非是時氏瀾謂此心不分于逸豫則必專于乂民詞意最爲融洽嘗見世之司民牧者好貨財好酒色此心徇于所好何暇及民其或稍自檢束而一味好逸畏勞縱循分供職亦必有不盡厥心處無康好逸豫要言不煩眞是千古龜鑑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蘇傳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蔡傳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卽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謹考】時氏瀾云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

者正以爲弭怨之道也〔今案〕惠不必訓順時氏說精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蘇傳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覩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衞之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蔡傳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擧新民終之〔謹考〕王氏充耘云言汝職事不在乎他廣宣上德以和保殷民者汝之職也助王以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者亦汝之職也蓋康叔所治者殷民而殷民叛服關天命去留係四方治亂當時武王雖已滅殷受命然天命猶未固四方猶未丕變也故武王猶以宅天命爲憂觀後來三監倡亂而四國動搖周公破斧缺斨久而後定然後知武王之慮非過也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能心武王之心者武王之戒飭康叔如此其命三監得無告戒之言乎豈以三監既叛而史遂削之歟是不可考也已王氏樵云惟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爲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于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

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敘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于殷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于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于汝此寄託之重而期望之深也〔今案〕蘇傳總說封康叔在三監叛周之後故語多附會蔡傳較優二王氏說更條暢應保應字諸解不一孔傳作上以應天亦似未的林氏之奇謂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壽則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陳氏櫟謂釋應爲私未穩特取林氏說宜從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蘇傳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終成其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爲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爲喜怒而出入其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于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爲之歟吾

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
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于乙之謂也非謂其罪不至死
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
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讞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
乃惟眚災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眞可讞也末世
法壞違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
以向背爲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
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于必死之地亦死鬪殺故
殺雖已殺而情可愍者讞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
殺而皆云旣殺豈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爲

小罪也所謂旣道極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
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爲盜者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所
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爲口實故具論之
蔡傳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
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卽舜所謂刑故
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
旣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卽舜典
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
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謹考】王氏充耘云敬明乃

罰所謂愼罰也式敬爾由獄唯敬五刑用刑不可不敬也惟
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今案】非終惟終兩終字卽舜典怙
終賊刑之終眚災二字與舜典不同蔡傳訓爲乃其過誤出
于不幸最好金氏履祥謂過自己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恐
上文非眚二字解說不通式爾蔡傳訓用意如此蓋卽蘇氏
謀故之謂勝于法固當爾之解旣道極厥辜亦蔡傳爲優今
制有自首减等之條似亦此書遺意
王曰嗚呼封有敍
蘇傳如此則刑有敍也
蔡傳有敍者刑法有次序也【謹考】張氏九成云刑罰足以制

人之形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紊刑罰之倫序時乃大明刑
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勑懋而且和也【今案】王曰另起不必
依蘇傳用如此作承上文說
時乃大明服
蘇傳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蔡傳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心也【謹考】王氏充耘云卽五刑
有服上服下服之服蓋當罪受刑之謂也用刑者必明其所
服民方有所戒飭而勉于和【今案】明服二字王氏不主平講
貫下句尤妙時乃惟其虛字俱有照應
惟民其勑懋和

蘇傳勅正也

蔡傳勅戒勅也民共戒勅而勉于和順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

蘇傳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蔡傳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赤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謹考陳氏大猷云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保其民如保已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王氏樵云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

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爲而畢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陷穽在前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治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蘇傳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蘇傳劓割鼻刵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刵亦如此其文略蓋因前之辭也

蔡傳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之殺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謹案蘇氏以又曰二字在非汝封下故以非汝封連上句讀謂不可使在人也解說亦妙林氏之奇從之然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便似不成文法蔡氏從王氏安石以又曰二字爲脫誤自的黃氏度云又曰丁寧之辭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蘇傳德爲內政爲外臬閾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爲限節也

謹考陳氏大猷云汝陳刑是掌臬法之有司當師此殷法之有倫序者陳氏櫟云司字屬下句未順今案下文汝陳時臬事句則此亦當以汝陳時臬司作句

司師茲殷罰有倫

蘇傳司專也專司此則殷罰有倫矣

蔡傳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衞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

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案〕篇中言往
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
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于法者與時成王或舉任
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謹考〕吳氏澄云野之訟獄各有
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蓋如魯之費郈楚之
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司之者得其人使之師此殷罰之有
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
舉其輕者言也陳氏櫟云封以殷墟姑用殷罰乃與新國之
民相安正是武王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天下已
定法制通行何以師用殷法爲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得

此爲武王命康叔之辭金氏履祥云康叔爲司寇載在定四
年左傳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寇耳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蘇傳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終
無生道乃可殺

蔡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
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謹考〕陳氏大猷云要者結罪之辭與
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
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
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今案〕要囚二字陳氏引周
禮作証解甚確蘇傳以旬時爲旬日未免粗疏蔡傳較優至
陳謂大辟囚已結罪猶審覆經年者當是目下秋審之制凡
監候斬絞罪囚每年朝審一次非經文丕蔽之謂也愚謂五
六日與旬尚近若三月則未免太久細繹至于二字而知要
囚服念五六日是一層旬時丕蔽要囚又是一層也蓋人命
至重每慮一囚必先求其生道服膺思念至五日六日可以
無枉矣獄辭非一若久而不斷則案牘易盈于是立爲旬時
之限其情罪重大無可疑者積至十日則一槩斷結之其情
罪稍輕猶可緩者積至三月則一槩斷定之謂之丕蔽者所
斷非一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蘇傳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蘇傳次就也

蔡傳義宜也次次舍之次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
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于時
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巳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
封之意〔謹考〕林氏之奇云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即上
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王氏充耘云汝陳時臬事至以
次汝封言用法之際必取是法與是事比並而陳之案法如

此而事如彼則合與不合昭然可見矣必法與事相當然後
斷之所治者殷民則不得不用殷法然謂之常法必湯所制
可以常行而非商紂之虐法也或輕而刑或重而殺必適于
義義者宜也宜刑則刑宜殺則殺顧其所犯何如耳不可雜
法以遷就汝喜怒之私若使就得汝心則刑殺必不合宜矣
無所謂恐其泥古而不通趨時而徇己之說也(今案)泥古趨
時本是添設王說最明晰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蘇傳常自以爲不足也

蔡傳遜順也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

使汝刑殺盡順于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
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
戒哉(謹考)陳氏櫟云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虛
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愼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
矣即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蘇傳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蔡傳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
獨善也爾心之善罔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
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謹考)虞氏德隆云承上文未有遜
事即其心美之此句不重重在朕心朕德二句朕心即後以
德用罰并不用法而用德之心舉斯心以加彼即是德惟乃
知是責成之辭(今案)蔡傳所謂先發其良心話意牽強虞說
頗優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蘇傳越顛也暋強也

罔弗憝

蘇傳憝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蔡傳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

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無不服以其出
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
罪(謹案)凡民自得罪兩段陳氏大猷謂上下疑有缺文惟呂
氏祖謙云此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
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強勇悍又不畏死
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于自犯之罪也
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
也蔡傳略取其意而陳氏櫟言此段實與上文不貫缺之是
愚嘗反覆讀之而知其爲錯簡焉下文所謂元惡大憝者非
指殺越人于貨之人而指不孝不友之人也意謂世有大惡

人其情大爲可惡彼寇攘姦宄自已不畏死衆人罔不惡之
況此不孝不友甚至傷天心蔑天顯可泯亂天彝者乎此文
當在元惡大憝之下矧惟不孝不友之上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蘇傳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爲俗
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
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

此固爲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爲
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
服父事寧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
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
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事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
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
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
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追而殘之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
疾至于疾殺而已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率也舜命契爲司

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服其天性當緩
而不當速也
蔡傳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
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
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
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
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
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戛法也〔謹考〕孔傳言人
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
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今案〕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于不孝蘇傳乃言寬以教之林氏之奇取之細案蘇
失經旨蔡氏依孔傳自好陳氏櫟謂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
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
而後方嚴齊民之刑也至不率大戛蔡傳作過下語亦依孔
傳玩下矧惟緊承此句自宜從之兄亦不念鞠子哀王氏充
耘說甚確言兄亦不思其弟之可憐耳謂弟爲鞠子者言其
幼小尙未離鞠養猶言小子也觀康王自云無遺鞠子蓋可
見傳謂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者非也愚又疑不于我政人

得罪句若依舊說則天惟與我民彝句無力竊意是言家庭悖逆至此未嘗得罪官府而人道滅絕獲罪于天較之殺越人者又加甚焉豈容以殷罰所不載而置之度外乎故當速用文王所作不孝不弟之刑以治之呂氏祖謙謂以殷罰治殷俗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蘇傳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謹考林氏之奇云庶子者公族之官以外云者指衛而言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蘇傳正人官長也諸節有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蘇傳汝旣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蔡傳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民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矣謹考眞氏德秀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謂我所惡者不孝不友也諸臣不以此訓民乃別立條教以要譽愚俗使其不知不孝不友之爲惡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引惡謂引而入于不孝不友之地此所以速由茲義以率殺也今案蔡氏自上文不率大憝句至下文速由茲義率殺作一節訓解最明優于蘇傳眞氏講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根上文來頗耐

尋味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蘇傳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爲人君長而不能其家人也

蔡傳君長指康叔而言也謹案蔡傳亦惟君惟長另起至非德用乂作一節不屬上文較優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蘇傳至于小臣皆爲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茲義之致也

蔡傳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

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謹考〕金氏履祥云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也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今案〕不能厥家人似言凡爲君長者當自盡其孝弟以化民成俗意亦惟君惟長尙是泛論爲君爲長之道以戒飭之不當直指康叔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方說到康叔身上重德乂二字上文兩乃其便是愼罰卽敬忌之意由文王作罰由玆義率殺則是義刑義殺以德用乂而已非一味威虐也武王又恐康叔專用刑罰爲治而臣下虐厲其民故以大放王命警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

及則予一人以懌

蘇傳居敬而行寬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蔡傳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謹考〕陳氏櫟云前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謹案〕我惟有及疑有缺文蘇傳作緩意亦好若以爲及于

文王談何容易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蘇傳明哉民之迪于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蘇傳作求者爲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蘇傳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爲而莫之道則是民爲政也

蔡傳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于商先王也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旣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謹考〕王氏充耘云爽惟民迪吉康以下依舊是明德非欲以德用罰也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言人君政事止是導民于吉康所謂制其田里敎之樹畜申以孝弟之義之類是也若不能導民何政事之有傳謂迪言德而政言刑殊不可曉〔今案〕此段本無用罰意王氏說自確作求蔡傳引詩以証等匹之義就我身

上言卽第二段誥詞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意蘇傳引用王氏說則就殷先哲王時之民言細繹經文下用劓今民接蘇說自好但須德用康乂截作句言我嘗思殷先哲王以德爲治故爲民所求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蘇傳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已有也已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

〔謹考〕孔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罰王氏充耘云依舊明德慎罰並言〔今案〕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德與罰似串說重在德一邊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蘇傳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爲千里況其顯聞于天乎

蔡傳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廸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尙顯聞于天乎〔謹案〕此節疏解蘇傳爲優爽惟天其罰殛我以下卽成湯罪在朕躬不敢自赦之意罪無在大跟我其不怨來不必說民陳氏櫟謂民之未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敢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殛我乎爽惟天爽惟民疑當時語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我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蘇傳非謀不與衆謀者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蘇傳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絶也

蔡傳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絶矣〔謹考〕陳氏經云用非謀非彝皆致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于非謀非彝矣〔今案〕此段訓解蔡傳較優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蘇傳無自絶天享也

明乃服命
蘇傳明汝車服教令
高乃聽
蘇傳聽于先王爲高
蔡傳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絶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謹考〕董氏琮云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敷求先哲語辭也林氏之奇云高乃聽者聽于古先也夫武王之告康叔用祗遹文考推而上之至于敷求殷先哲王及遠惟商耇成人自遠惟商耇成人推而上之至于別求聞由

先哲王則其聽豈不高乎用康乂民卽上文所謂用康保民是也惟聽之高則可以康乂民矣〔今案〕肆爾雅訓今林氏之奇取之細案全節作語辭爲妥享孔傳謂享有國土服命孔傳作服行之命令亦林氏所採宜從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蔡傳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謹考〕陳氏櫟云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于勿替所當敬之典卽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于文王明德愼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衞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爲長久吁豈偶然哉〔今案〕前言汝亦罔不克敬典此云勿替勉其常克敬典耳孔傳以聽朕告三字作句汝字連下句讀較蔡傳爲優

酒誥第十二　周書

蔡傳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案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旣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

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蘇傳妹沬也詩所謂沬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湎于酒故以酒戒

蔡傳妹邦卽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謹案）大命教戒臣民之命不曰大命妹邦而曰明大命于

妹邦者王命康叔往明之也此面命之辭不應加王若曰金氏履祥于梓材篇首謂有周公曰而無封字愚謂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之下應用王若曰蓋周公代王言以勞來衆人也此篇若用王曰封冠首則下云乃穆考文王方順恐係錯誤（吳氏澄以梓材篇王曰封至戕敗人宥全移入康誥亦恐未的愚意只篇首三字當與此篇互易耳）地理今釋妹邦今河南衞輝府淇縣北有妹鄉孔傳云妹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

乃穆考文王

蘇傳文王于世次爲穆

蔡傳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謹考）孔傳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陸氏德明云周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揄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孔疏引世本亞圉生組紺爲昭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蘇傳少正官之副貳也

蔡傳毖戒謹也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謹考）林氏之奇云周自后稷始封于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則其國于西土也舊矣而以爲肇國在西土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于豐故肇國爲岐周之政而薛氏之言尤爲明白曰文王自太王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誥毖臣民如此也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蘇傳朝夕救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蘇傳酒行于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作
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蘇傳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興作也有正有事
無常酒容其飲于燕閒也
蔡傳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
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
皆由于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
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

事有職業者無毋同謹考林氏之奇云陳少南曰有官則不
敢飲有事則不暇飲如此則常乎酒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呂
氏祖謙云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
香非以資人之酗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
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卽天降威也今案酒
本以奉祭祀而人以酒故至于失德喪邦是天以此降命者
卽以此降威朱子取南軒說大意如此小子蔡氏訓少子尚
未明晰黃氏度謂小子幼少之稱必自其幼少教之而後能
成其性此謂士大夫子弟也玩下我民廸小子此說最確然
則所謂誥教者誥其士大夫教子弟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蘇傳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蔡傳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
于醉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夫無常酒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
所當飲而飲之故于庶國惟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
不常矣雖其所當飲而惟以德將之則豈至于醉而亂哉孫
氏繼有云雖當飲酒之時亦不可無飲酒之節德將乃獻酬
升降雍容有禮之謂今案蔡傳以飲惟祀承無彝酒來抛却
越庶國三字林氏解亦未圓惟黃氏度云士大夫子弟世業
將有正有事而常酒躭樂何以在此遻乎文王誥教國之子

弟推之于其所統治庶國惟祀得飲而猶將之以德無量不
及亂解最分明
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
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蘇傳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修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也
羞進也羞耇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惟君我君廸

于小子之教懷土安居嗇于用物其心無惡以聽祖考之訓大小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或大修農事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于內以察物至又有耆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汝小子乃爲王正事之臣亦爲天所順予元德之君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我民廸小子至小子惟一 蔡傳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謹考】金氏履祥云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于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廸之【今案】首句是云我民亦當訓導其子孫蔡傳亦常二字未妥又惟土物愛蔡傳以爲勤稼穡服田畝則下文純其藝黍稷爲重複蘇傳懷土安居嗇于用物亦覺無味孔傳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陳氏櫟取薛氏說云縻穀爲酒非愛土物也

頗好妹土至洗腆致用酒 蔡傳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嘗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皆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天之命民以爲酒者蓋使其奉祭祀以致其孝而今致用酒以養父母是亦孝也王氏希旦云肇訓敏不如從孔只訓始肇修肇造皆然陳氏櫟云憑意以純爲大亦不如從孔訓爲以先藝黍稷後遠服賈無非績其股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于事考長養父母未嘗分心于他適也【今案】二說俱遵孔傳較優庶士

有正至永不忘在王家 蔡傳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末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而可以交于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

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謹考〕胡氏士行云開飮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皆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今案〕蘇傳飮酒人情之所不免總論一段甚好但疏解本文多有未明處遺漏庶士有正五句又于丕惟曰以下忽作訓誡康叔雖依孔傳均似未妥故備錄蔡傳又案惟君二字蔡傳云未詳蘇傳云猶曰寡君之老陸氏鍵以爲養老者君之典而此對揚之故曰惟君頗有意致正事蔡傳作治事愚謂與上文誥教小子有正有事之正事同義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蘇傳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其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蔡傳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謹案〕蔡傳訓棐徂本孔傳不及蘇傳但蘇傳以此書爲周公之言故言輔武王當云輔我同往伐紂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飮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蘇傳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于御事之臣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況敢聚飮至于外服諸侯內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里者皆不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王之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蔡傳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廸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

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尙敢飮乎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謹案〕廸畏天顯小民孔傳作三字句蔡傳以天顯小民對言非是此節並無小民難保意蘇傳以爲畏天道顯民德亦未確愚謂廸畏天

者身所蹈行常畏天之降威也顯小民者舉畏天之心著爲命令以顯明于小民正與下文厥命罔顯于民相對惟亞惟服宗工俱宜從蔡傳但蔡傳謂殷先哲王湯也非是自成湯至太乙皆殷先哲王也亞服及百姓里居俱未注明陳氏大猷云越及也內服畿內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黃氏度云外服諸侯統于長內服百官統于宗工越百姓里居孔傳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里者王氏綱振云不敢自暇自逸須看兩自字蓋人生亦有時暇有時逸惟聽諸遇耳若自以爲暇則無所不暇自以爲逸則無所不逸此皆從敢之一念

生敢即自也王氏肯堂云上文言周受殷命而衛又殷墟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爲戒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蘇傳今後嗣王紂也祗適也盡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爲怨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彊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奰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憖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蔡傳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受沈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祗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

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謹案此節亦蔡傳較優不易蔡傳謂不肯悛改蓋從孔傳易字作變易之易蘇氏讀以豉反雖本馬氏不可從也厥命罔顯于民蔡傳與蘇傳相同孔疏謂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于民敍

優辜在商邑孔傳謂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蘇氏小變其
文亦同此意愚謂辜非罪人之謂下文惟民自速辜上文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字同義故下句卽接殷國滅也
庶羣自酒蔡傳但以羣酗二字括過尙欠分曉愚謂自對祀
言陳氏櫟解此段有云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用于祭祀
而惟用于羣飮可採之以訓自酒二字民蔡傳猶曰先民王
氏天與云馬氏曰古民人字通

乇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蘇傳撫安也

蔡傳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
人無于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
知今殷民自速辜旣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
監戒以撫安斯時乎【謹考】董氏鼎云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
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
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蘇傳劼固也堅固汝心敬畏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蔡傳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
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之毖庶邦
庶士同義【謹案】訓劼爲固孔氏說也蔡傳訓爲用力訓毖[illegible]
戒謹較優

矧太史友內史友

蘇傳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蘇傳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蔡傳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
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
謹于酒乎【謹考】林氏之奇云康叔爲諸侯之長故其所劼毖
者及于侯甸男衛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者上

旣言殷獻臣則此獻臣未嘗仕于商乃周賢臣之致仕里居
者薛氏季宣云太史掌邦典內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
宰在諸侯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傳良云諸侯有太史無內史
內史惟天子有之此內史商故臣所當視爲友者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蘇傳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爲事者也服采以事爲事者
也

蔡傳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
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曰友
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謹案】服休二字蘇傳爲優

矧惟若疇圻父

蘇傳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訶問寇敵者賈誼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蘇傳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教曰農父去民最近也

若保宏父

蘇傳保安也宏大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者

定辟

蘇傳諸侯以定位爲難故春秋傳曰辱問定君于石子又秦伯謂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賢士以定位也

蔡傳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儔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夫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爲急也

〔謹考〕朱子曰八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也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上〔今案〕蘇傳悉依古注從父字絕句若疇薄違若保定辟俱曲爲之說蔡傳遵朱子依王氏從違保辟絕句疏解頗

順

矧汝剛制于酒

蘇傳酒非剛者不能制

蔡傳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于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毖于酒德也哉〔謹考〕陳氏櫟云剛制亦劼毖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于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己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嚴于身以率其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蘇傳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爲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于

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孚不可以不詳
蔡傳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
辭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
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卽
叛亂可知方氏孝孺云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爲
過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蓋愛其民之深
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
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民酗
醬而至于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
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苟

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蘇傳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爲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
言殷者蓋爲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沈湎而况民乎故
凡湎于酒者皆可教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敬
之志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
不知恤此不潔祫其事則是陷民于死同于我殺之也
蔡傳殷受導廸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
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

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
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
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謹考〕夏氏僎云有此酒以
明潔爲享祀用非爲羣飲設也如文王誥庶邦謂祀茲酒也
如此教之乃不用我教辭則可與羣飲同殺矣〔今案〕蘇蔡二
傳訓有斯明享均似未妥孔傳汝有明訓以享其國就康叔
言亦似未穩夏氏最優此卽教辭也然訓下三句太畧愚謂
當有層折考玉篇恤憂也救也此恤字當從救字解上言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教之所以救之也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與
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同一文法應倣蘇傳之意以戒勅康

叔爲主言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復救之矣勀毖者汝
之事汝弗潔汝之政事使腥聞如舊是陷民于罪同于汝殺
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蘇傳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旣
常聽用我所畏愼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
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
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
絶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
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

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蔡傳辯治也乃司有司也節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不可禁矣〔謹考〕孔疏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沈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今案〕末八字孔傳作一句讀故孔疏如是眞氏德秀謂勿辯以下說者不同句斷亦異孔氏說爲不費辭但不知辯之訓使何所出蘇傳不從使字之解分作二句極爲明晰第專建一司說亦未的蔡氏意倣孔疏句依蘇傳頗優

書傳補商卷第十三

上海黃文蓮撰

周書

梓材

篇首蔡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名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于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啟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謹考〕朱子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

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又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今案蔡氏篇首從序說圖外加案又斷其非命康叔之書王啓監註又言武王以先王啓監意告康叔尙似兩岐不能確遵朱子定論吳氏澄引吳氏棫之說于篇末曰此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意若相終始王啓監以後若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民亦

謂徙居于洛在天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皆爲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其于篇首則云案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此篇卽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答此篇之意故此篇列于召誥之前若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于洛誥之後者蓋周公獻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鄙意吳氏澄依吳氏棫說取康誥錯簡冠此篇首極是但疑此篇卽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未免誤解書字又謂召公率諸侯陳幣進戒所以答此篇之意尤非也蓋周公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作邑之事也召誥達觀于新邑營則作邑旣成而卜宅定位之事也洛誥之文則又在定宅後詳言周公復命于王迎王往洛王命公留洛之事此篇與召誥洛誥各有次敍吳氏見解極的尙嫌分晰未細惟金氏履祥以爲營洛之書說得極有斟酌其總論云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敎伯禽之書孔安國古文作成王誥康叔之書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氏皆疑之吳才老斷自王啓監以下似洛誥文蔡氏斷自今王惟曰以下人臣告君之辭今案此書卽康誥之敍所謂惟三月云云乃洪大誥治者卽召誥之敍所謂周公用書命侯甸男邦伯者也本與多士篇同蹟于召誥之前又誤置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序誤冠康誥之首而首句又誤衍酒誥

之尾而曰封也且蘇氏旣以康誥之敍爲洛誥之敍而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朱子皆嘗是之則是前儒之意皆以此爲營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敍冠梓材之書則前半篇卽周公咸勤之事後半篇卽洪大誥治之文庶邦一節則營東都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迷民一節乃毖殷遷洛密邇王室之地似復古書之舊云金氏此論較吳氏澄尤爲明晰吳氏以王曰封至戕敗人宥移入康誥似是而非金氏以爲周公營洛道王德意以諭諸侯之書我有師師一段別爲傳文非諸解所及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蘇傳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矣古者國君馭此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于巨室則國安矣人君多疾于巨室所惡于巨室者惡其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室何爲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蔡傳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

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謹考)金氏履祥云首勉邦君通上下之情又云案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今案)王曰封三字與酒誥互相錯誤當易王若曰冠此篇首說已見前金氏謂當有周公曰者倣多方之體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云云也至愚意竟以王若曰接乃洪大誥治下者又卽多士之體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云云也達大家言民暨臣達王但言臣者呂氏祖謙謂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愚謂此言是尊卑各有統屬上言兩厥臣亦有分别暨厥臣之臣乃私室之臣故達于大家以厥臣之臣卽大家邦君卽侯甸男邦君卿大夫率臣及民以勤王事邦君統之故曰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也自以厥庶民至戕敗人宥皆周公代王言以敬勞邦君及其臣民而肆赦徒役之罪人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蘇傳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情當以意求之乃得蓋當時衞有大家得罪于衞當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新殺武庚管叔刑不可遂故教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于三卿之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爲定辟以逸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爲國君之所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
是人因爲君幹事而疻傷人者可以直宥也于是王乃啟監
厥亂爲民而寬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
亡之餘而鎭撫之禮敬其鰥寡比次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
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傚其命令當何所
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于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釁故橫
生躐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
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蔡傳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
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

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此章文多
未詳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
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
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
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
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
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于
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
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成王合諸侯
城成周爲東都諸侯之禮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三卿

是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卿之副也古者有大興作
則司徒帥徒庶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罔厲殺人不
欲以軍法治也姦宄殺人其所連歷之人及爲公家事傷人
者皆入于縲隷今旣服此大役皆赦爲良民〔今案〕金氏謂成
王合諸侯城成周爲東都者以厥庶民至惟邦君傳文也諸
侯之禮至不欲以軍法治云者我有師師至罔厲殺人傳文
也姦宄殺人至皆赦爲良民云者姦宄殺人至戕敗人宥傳
文也實勝舊說苐云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前是周公咸勤
後是洪大誥治尙似分晰而細愚謂戕敗人宥以上是周公
咸勤王啟監以下是洪大誥治汝若恒三字金氏屬于上節

其意以爲首勉邦君通上下之情汝指邦君也越曰我有師
師至罔厲殺人乃敎邦君喩卿大夫之語亦厥君以下謂勉
邦君率先勞來其民鄙意亦是喩卿大夫語不當以敬勞絕
句當以肆徂肆往絕句臣民將徂洛其君先于本國敬勞而
遣之故曰厥君先敬勞肆徂往至于洛卿大夫又當敬勞一
番故曰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罪之至重者萬無宥理其連
歷之人入于縲隷而服此大役則可宥也肆亦見厥君事金
氏謂見疑作爲非也見厥君事卽見士于周意謂彼亦從其
君服勤王事可以贖其罪矣金氏以此句連戕敗人讀蓋依
蘇傳說似未的今制毆人折肋眇目罪止杖徒若因公事傷

人罪尤輕經言戕敗人者乃鬥毆折傷人非因爲君幹事而
疻傷人也彼歷人之罪止減罪人一等因其服大役而肆眚
則戕敗人者可連類眚之矣此以上周公代王言也王啟監
厥亂爲民乃周公述王置監之意以命邦君者林氏之奇謂
周官太宰職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
侯伯子男各監一國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無胥戕等句
述王命諸侯之辭也王氏充耘謂設監以治民使民無得相
戕相虐則胥字方說得通愚謂依王氏說並敬寡屬婦俱順
而王其效邦君御事以下亦非復詞公復言王所以責效于
邦君御事者命之以引養引恬無非爲民而已又言古王立

監皆如此罔有所辟也玩末節當依金氏從監字絕句考吳
氏澄云辟偏邪也案大學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
僇矣正此辟字之義較刑辟意優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蘇傳稽考也敷治也菑去草棘也陳修修舊也疆畔也畎壟
也

蔡傳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畎通水渠也(謹考)周禮匠人
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今案)稽訓治敷訓廣皆蔡傳爲優陳
修孔傳訓陳列修治自好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蘇傳塗墍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蘇傳梓良材可爲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敷菑室既垣
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
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斲削也

蔡傳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
所已爲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謹案)蘇蔡
二傳皆謂設喻以命康叔非也金氏以爲宅洛之議亦未確
三惟其亦似推原古王立監之意以責效邦君也愀曰紫頂
罔攸辟來下文今王惟曰正與此應細繹文勢自古王至此

當爲一節吳氏澄移此三喻于用懌先王受命之下已若茲
監之上殊少領會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蘇傳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蔡傳先王文王武王也既盡也(謹考)孔疏夾者是人左右而
夾之故言近也林氏之奇云今王惟曰周公指王而言非成
王之自稱夾訓爲近不若以爲夾輔先王之制分建諸侯春
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
政皆其夾輔王室也然苟無以懷之則莫不解體矣(今案)既

勤之既蔡傳訓爲盡非也王氏天與謂上文三既勤與既勤
用明德相應說最的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蘇傳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爲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
也
蔡傳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蘇傳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蔡傳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
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于此〔謹案〕蔡氏疑此處簡有脫誤非

也經文明云今王惟曰乃是周公述王之意以告庶邦亦既
用明德蔡傳就諸侯說非是蘇傳以后爲今王蔡傳謂後王
亦非也愚謂作兄弟方來以上蓋言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懷
撫夾輔之諸侯于是庶邦之來享者皆作而起兄弟之國方
方而來矣亦既用明德以下是言今王效法先王亦既用此
明德于是羣后皆以舊典爲式無不和輯而庶邦大來朝享
也周公既作新邑將定爲朝侯朝貢之地故以丕享爲言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蘇傳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爲言
蔡傳越及也〔謹案〕蔡氏以此下爲臣下進戒之詞非也自此

至末方是宅洛之議洛邑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國此句即下
文先王受命意將言王能用德以化庶頑而承其緒故復以
此發論吳氏移此句于今王惟曰之上非是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蘇傳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蔡傳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
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謹考〕吳氏澄云迷民商之頑民也先
謂紂之民後謂紂之遺民復與武庚爲亂者故曰先後迷民
〔今案〕和懌王氏樵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于善而
不能已則此二字作用甚大吳氏解先後迷民非舊說可及

用懌先王受命
蘇傳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蔡傳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謹案〕此三句
正是周公道王德意以安庶頑之心與上句緊相呼應吳氏
移此于庶邦丕享之下非是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蘇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奧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
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
言殺罰蓋衞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
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懿然皆粲有條理反復丁

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
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
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
會六經醞釀鍛鍊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
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
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
者延義荅曰漢本未亡以刑殺究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
方以兵圍銖及蘇逢吉第且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
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

儆世云

蔡傳已語詞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
遂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句讀
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于篇意無所發
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
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
啓監以下卽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謹考王氏天與云此
篇惟曰者三言監者三前後語脉皆相類今案若茲監正與
自古王若茲監相應以終啓監之意卽所謂洪大誥治者監

不當訓視惟曰以下乃新邑既成而誦禱之詞與召誥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語意自別蔡傳篇首以書例推之云云多似
是而非處此其一也此篇蘇傳始終以爲命康叔之書篇末
議論甚好但非正旨蔡傳意存兩岐說亦未純篇末句讀不
同文義不類之論尤爲固執已見吳氏澄依吳氏棫說極得
朱子遺意然移易經文亦未愜心當理惟金氏履祥以敬勞
及宥爲咸勤之事體認精細眞能發先儒所未發茲特尋繹
前後經文博考諸說以求至是使一篇之中詞意貫澈庶讀
者不至迷誤云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

蘇傳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蘇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王
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爲憂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曰洛邑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
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公葬于畢在鄠東南社中明
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嘗因巡狩而朝諸侯于洛邑云

篇首蔡傳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
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

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名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名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名公之書因以名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謹考〕陳氏大猷云成王實都鎬京特以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

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蘇傳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蔡傳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謹案〕營洛宅洛有别周公作新大邑營洛也此時尚未定宅蘇傳謂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較優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蘇傳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蔡傳成王在豐使名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名公于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日月出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蘇傳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蔡傳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

位成也〔謹案〕周公作大邑于東國洛則城郭已具此言位者朝市宗廟郊社耳蘇傳較優蔡傳謂庶民已遷于洛非是蘇傳凡殷民之說是也辨見後文庶殷丕作注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蘇傳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蘇傳帝及配者各一牛

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謹考〕孔傳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王氏充耘云傳云祭天地用二牛非也蓋社卽祭地安得又合祭天地乎其用二牛者祀天以稷配各

一牛也禮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其証也〔今案〕朱子亦有
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之說中庸注郊祭天社祭地王氏說
本此宜依蘇傳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蘇傳用太牢也
蔡傳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蘇傳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
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
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之謂書

蔡傳書役書也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
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
侯也〔謹考〕孔傳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
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
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蘇傳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蔡傳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
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
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謹考〕王氏樵云周召二
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誉祭告命

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謹案〕庶殷蔡傳指爲頑民並前注云殷民已遷于洛尙似未
的以所役皆殷地之民故曰殷庶亦曰庶殷上文周公用書
命邦伯而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蓋别乎西土之侯甸男邦
伯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
若公
蘇傳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周
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蘇傳庶殷諸侯皆在召公託爲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
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
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蔡傳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
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
之誥并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
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此下皆告
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

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
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
無窮之憂于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
弗敬也乂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
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
保有天命其有要于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
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疏之有〔謹案〕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至
越自乃御事蔡傳用呂氏說較勝于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等句蔡傳尚欠醒澈孔疏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
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

云云較明快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蘇傳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後
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怨以復國
也如武庚蓄謀以伺隙者多矣其智藏于中其病則在也夫
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
亡解出其囚執以叛我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
哀我民其亦眷命于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

誥王也庶殷皆在商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
邦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蔡傳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
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
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携
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
哀民而眷命用歸于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
敬德乎〔謹考〕孔傳後王後民謂先哲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
其命言不忝〔今案〕此節蘇傳全謬蔡傳較優但後王後民不
從孔傳繼世君臣之說而以爲指紂茲服厥命及厥終二字

便無著落林氏之奇云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故曰多先哲王也殷先哲王精神在天而其餘慶有以保
佑後人使不失其敬以服天命也厥終指紂也商家之祚至
紂而終也尤較蔡傳爲優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
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蘇傳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面嚮也言我觀夏殷之
世天之廸夏也廸其與子而保安之其廸殷也廸其能用伊
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嚮天之所順以考

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況能博謀于衆以求天心乎

蔡傳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廸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廸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

也稽古人之德則于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之要務故名公首言之〔謹案〕從子保格保蘇氏創解甚精蔡傳訓格爲格正夏命則格字宜從革不及蘇傳用君奭篇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爲有據也面稽天若蔡傳較明晰無遺壽耇黄氏度有指謂周公之說非是林氏之奇云古之聖王尊禮黄髮屬任以政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熊曰君若使臣捕虎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未也蓋非老成之人則不能深謀遠慮以輔成人主之德成王冲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耇稽謀自天林氏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古人之所爲亦惟法天而禹湯以敬德之故而天廸從子保格保桀紂以不敬德之故而旣墜厥命其善可法其惡可鑑稽古之德者不可不知也稽古人之德固當以禹湯之遺範爲吾之楷則然禹湯之所以成其德者亦惟面稽天若故治天下必欲無一不合禹湯斯可也然又能無一不合于天則其德無以加矣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蘇傳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諴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

蔡傳名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

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諴和也王其大能諴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謹案〕張子曰大君者我父母宗子即元子之說蔡氏以爲天之元子較優

王不敢後

蘇傳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用顧畏于民碞

蘇傳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

蔡傳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謹考〕王氏樵云諴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

者辜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維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不敢後所謂疾敬德也民碞者天命之得失恒于斯國祚之修短恒于斯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其民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蘇傳服事也洛邑爲天下中

蔡傳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土中爲言○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

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蘇傳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當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蔡傳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而不已矣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黙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謹案〕王來紹上帝至今休林氏之奇以王來句謂當是時成王在洛黄氏度以旦曰謂周公稱名答名公諸說不一若依蔡傳未嘗說不去似于詞氣未免牽强成命謂天之成命始于孔傳畢竟未妥愚細繹經文參考康誥錯簡周公作新邑于東國洛及洛誥朕復子明辟之語竊疑王厥有成命者是成王往日之命也王來紹上帝

非成王是時在洛亦非成王未曾至洛成王黜殷命亦必親至殷郊多方篇王來自奄可証矣自服于土中蘇傳訓服爲事蔡傳作服行均費解愚謂卽弼成五服之服名公追敘作邑之由謂昔王來繼天之命自定侯甸男采衛之服于土中旦實獻謀曰其作大邑于茲將自是而配天饗神自是而宅中圖治王于是時已有成命謂當于此治民今其休美矣至此方是言洛邑已成王將親政故後文云王乃初服稱周公爲旦者君前臣名也王先服殷御事而下正告王爲治之道王氏充耘云民不難化恐有位者抵冒法禁而不忌則無以令小民耳故有位者服則沛然德教洋溢乎四海矣亦豈必

刑驅之亦夾習之于正人中日漸月染久將自化矣然君身
不正如正人何故王當不怠于敬德而後可王敬作所之解
蔡傳爲優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蘇傳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
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敢知也所
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修人事而已

功事也
蔡傳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
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繼受天命我謂
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
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我不敢測知其存亡之故惟不敬德所
以墜命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
其所以亡也(今案)嗣若功蔡傳訓嗣其有功者較優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蘇傳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謹考)孔傳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孔疏若
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善而
來是自遺智命矣(今案)王乃初服是言王新卽政朱子亦曰
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初生不可不愼其所教蔡氏
以此句屬上章而以爲新邑初政非是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
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蘇傳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蔡傳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
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

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
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謹案)初服宅洛是兩事孔傳
謂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極分明蔡傳卽以宅新邑爲
初服殊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蘇傳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
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
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于殄戮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
道一至于此哉皐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

憂其不愼不憂其不畢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
名公方戒王以愼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于殄戮則皐陶
不當戒舜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
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爲政者
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
爲政也今予詳考名公之言本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
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
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
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

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亂
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名公之意爲俗儒所誣以
啟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蔡傳刑者德之反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用
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以有功民猶
水也水汎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
導之則可以成功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
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于王之德益以顯矣謹
考王氏充耘云其惟者期之辭越王顯傳謂王德顯非也蓋
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

氣象也其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王豈不赫然章
顯矣乎後面王亦顯可証今案其惟王勿二句蘇傳力破舊
說最好民若有功以下蔡傳較優越王顯句須從王氏說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傳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
心爲天命也
蔡傳其亦期之辭也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
之實也謹考陳氏櫟云勤恤卽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
軫無疆之恤惟期于兼二代之歷年非有他以也惟欲王以

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
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尙德不尙
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于天命者至大至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蘇傳庶殷雖已丕作名公憂其間尙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
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
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
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

此爲勤勞也奉幣贊王祈天永命而已
蔡傳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明
也末終也召公于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
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
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案恭奉幣
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擧新邑
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謹考】杜氏偉云敬德一也自蘊之
政令以整肅天下爲威命自宣之教化以啟廸天下爲明德
姚氏舜牧云重看一能字【今案】讎民蘇傳謂殷之頑民與武

庚叛者蔡傳從之又訓友民爲周之友順民愚竊以爲不然
頑民者殷之義民也遷洛之誥不曰亂民而曰多士忠厚之
至焉今曰王之讎民民與王爲讎乎王以民爲讎乎讎民而
加百君子之上毋乃苴履于冠乎考讎之訓爲對爲匹孔傳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
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
命明德奉行之猎詞未免艱澀而句讀自好直說本順自蘇
氏以王之讎民作句訓爲殷頑民又以友民爲周民諸儒翕
然相從莫知其謬惟黃氏度遵用孔傳謂讎匹也民與君匹

百君子衆諸侯與其御事也爲王治民皆王之匹民者也于
其友愛此民者保受王威命明德勿替引之愚意民與君匹
解亦未妥孔傳所謂王之匹民百君子者猶言王家親民之
官也讎與讐酬通陸氏德明云讎字或作讐則是爲與民酬
酢之百君子是卽親民之意第孔傳及黃氏俱訓越爲于愚
意當訓作及友民亦不必作友愛民與友順民解考氣類合
同爲友所謂友民者猶言衆小民云爾召公本以誠于小民
誥王而爲王分理民者百君子也故欲以親民之百君子及
衆小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而助王受天永命以顯聞于後
世奉幣贊王注意尤在王躬曰我非敢勤者謂予非敢勤勞

諸侯特取其禮見之幣以供王助祭王亦自盡其能以祈天
永命而已此節兩民字緊頂上文以小民受天永命來無分
乎周殷之民亦無所謂頑民順民也蘇傳讎民之解悖理害
詞不可以不辨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蘇傳周人謂洛爲成周謂鎬爲宗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自
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之文
篇首蔡傳洛邑旣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
並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

有〇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誥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謹考〕王氏柏云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于王成王止欲歸周命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覆

于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殺褋于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今案〕此篇詞語破碎龐褋殊難梳理王氏安石謂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說最善強執已見徒滋聚訟蔡傳所分殊未足據即王氏柏兩節看之說亦未的即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蔡傳以爲記周公居洛歲月久近而王氏柏又謂冊周公之首詞若如蔡說記公居洛歲月則當云保文武受民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若以爲冊周公之首詞篇中云作冊逸誥而已未嘗有冊詞安得有首詞愚謂此記周公攝政之年也成王以十三歲即位周公攝政凡七年作洛既成返而復命即往治洛故史臣追敘其攝政之年鄭

重其詞繫于篇末並非錯殿至篇中脫誤有前人未經指出而可以理會者聊就鄙見附著于居師注後俟高明折衷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蘇傳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于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

蔡傳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

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〇蘇氏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謹考〕孔傳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氏柏云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于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今案〕王氏柏謂成王未嘗親政引伊尹復政厥辟以

誑復字似也但細繹文義蔡傳爲是立政一篇是周公歸政事此但言圖卜而已當時名公先相宅周公繼至達觀于新邑營舉行郊社旣命殷庶太保錫幣進戒公卽歸復王命此篇承名誥來故以周公拜手稽首直起吳氏澄謂此處無缺簡不待補也康誥錯簡二十八字當從吳氏冠梓材篇至蔡氏謂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非是辨見伻來以圖及獻卜註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蘇傳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

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所以少留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爲復辟之始也

蔡傳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謹考〕王氏炎云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旣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胡氏士行云洛邑旣成則中天下定四海其始爲民明辟矣〔今案〕蔡氏依文講解較優于蘇胤保二字尤爲的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蘇傳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重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蔡傳乙卯卽名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謹考〕吳氏澄云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地理今釋續文獻通考云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濬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蘇傳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蔡傳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閒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

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凡卜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謂之食周官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灼之明其兆蓋食則吉不食則不吉也〔今案〕漢唐以來諸儒皆謂此篇所言我卜卽名公之卜蓋以名誥止載太保卜不載周公卜也但太保之卜乃戊申日而周公自言則乙卯日公若以太保卜爲己卜以戊申日卜爲乙卯日卜毋乃矯飾其辭以告王乎愚謂名公但卜宅定位而已周公至洛又必卜基命之休告名誥所謂達觀于新邑營者

卽是此篇卜河朔黎水卜澗水東瀍水西卜瀍水東之事詳于此故畧于彼也諸儒又謂周公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卽此卜宅事而愚以作邑定宅分爲二者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何等大役豈能一月遽竣康誥錯簡明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所謂初基者始其事也哉生魄者十六日也召誥三月丙午朏太保戊申至洛是三月五日周公乙卯至洛則十二日丁巳戊午郊社則十四十五日甲子朝用書命庶殷則二十一日月雖同而日則異竊意作邑定宅非一年事未必皆在周公攝位七年之三月也愚非敢妄易先儒之說第以經文紀日班班可考故不敢附會苟同並

附著于此以俟高明論定云

伻來以圖及獻卜

蘇傳伻使也

蔡傳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謹案〕蔡傳泥于書序又因伻來二字故以此上經文爲周公授使告卜之辭林氏之奇論胡舍人謂周公旣得吉卜則自爲使者而來告于王因得以相與問荅其說非是竊意胡舍人自爲使者之說固非然果遣使告卜成王何爲拜手稽首極致其尊崇又加隆禮以求誨言乎周公之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公自洛歸于豐與王問荅可知矣公得吉卜先使人獻卜而

此則面述前事謂基命已定勸王卽辟于成周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蘇傳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蔡傳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于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貞當也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

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謹考〕孔疏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尙不稽首況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董氏鼎云或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今案〕蔡傳上文爲授使告卜故以此爲王授使者復公之辭辨已見上蘇傳以作周匹休爲共政若二君非是訓貞爲正從孔傳蔡傳則從馬氏說呂氏祖謙作貞固較穩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向來八字連讀愚意公字當頓成王致禮于公而自言不敢不敬天休也敬天之休便是許公復政之意作周匹休孔傳謂作周以配天之美蔡傳用其意呂氏祖謙謂

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匹若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王氏十朋謂詩作豐伊匹與匹休同意二說較優公既定宅以下呂氏祖謙云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公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又案孔疏謂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于周公求教誨之言則是前之拜手稽首是受其言後之拜手稽首是求其誨說最分明呂氏依之甚是蔡傳謂謝告卜之誨言悞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蘇傳稱擧也殷禮盛禮雖不在祀典皆次秩而祭之

蔡傳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擧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謹考孔疏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今案無文孔傳謂不在禮文者蘇傳不在祀典之說蔡氏從之竊意祀典不載卽爲淫祀何以咸秩蔡傳又採呂氏說謂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第恐此三者之祀亦非祀典所不載也姚氏舜牧辨之與鄙意合其解以爲祀時咸從秩序務致無文之敬云爾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蘇傳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辨事也今王肇稱盛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于是周

公乃訓責成王曰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爲政乎此雖小過如火始作不卽撲滅則其所灼爍者漸不可絶矣自今以往凡處彝常及有所鎭撫之事當如我爲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往皆當卽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汝心裕廣汝德勿牽于私昵則汝永有辭于天下矣

蔡傳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之也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德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勛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卽命曰祀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公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

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于不可遏絶所以嚴其詞而禁之未然也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謹考）王氏安石云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陳氏櫟云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于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王氏充耘云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蓋紀功載籍必昭示于大庭廣衆之間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定論不

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記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乃汝其悉自教工非是教以公私乃教其勤于立功耳蓋有功則登于載籍無功不得幸而冒焉則有功者固加勉而無功者必慚憤思奮矣是不教之教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是不可改舊政惟用在周工往新邑是不改舊臣如此則臣下知上意向無變更各就其職蓋昔者政自公出而今王卽新政周公恐其更張改作驚駭羣情則隳治功而壞風俗故不得不以此戒之後面又曰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可見此意伊尹復政太甲亦有君罔以辨言亂舊政亦此類也（今案）蘇傳共政如二君之說固不可

用解卽命惟命亦悞丕視功載謂今我大閲視爾功賞載籍云云黃氏度云方復子明辟成王猶未受安得已有功賞載籍置私人于中又周公教成王七年于此卽政而遽以私人亂賞典無乃晬周公爲太早乎駁之甚是悉自教工須從王氏說非教以公私也孺子其朋字句當有訛悞以其朋二字貼王躬說不特蘇傳爲已甚卽蔡傳亦非所安孔傳作禁絶朋黨孔疏謂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丁寧戒之戒其自今以往當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絶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說較妥林氏之奇謂漢唐朋黨之禍皆始于細微于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寖淫而不可解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二部

而其終也鉤黨之獄興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對策而其終也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玆非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乎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蔡傳謂勿參以私人蓋蘇氏誤之王氏不改舊政舊臣之說原本傳疏最爲穩當明作有功蘇蔡俱牽連上句皆本孔疏愚謂此八字正教王爲治之要陳氏櫟謂彰明振作以有功績惇厚博大以成寬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體說最的呂氏祖謙謂漢文近于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于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所可及也王氏樵謂明作惇大二語爲萬古法程少墜一偏未

有無弊者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范富公當時柄用皆欲有爲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少偏卽爲弊蓋百世可知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蘇傳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悅人必簡于禮故孔子曰獨飽于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鎭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哉

蔡傳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于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百辟諸侯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享不在幣而在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

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差爽僭侮賤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于早察之于微乎【謹考】孔疏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朱子曰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愼厥終也王氏充耘云汝惟冲子惟終惟者思惟之惟言汝年甚幼後日方長未可輕有所爲當思其終毋使有今罔後也傳云終文武之業者非是惟不役志于享是釋上文言儀不及物是不用心于朝享故曰不享【今案】惟終二字王說較優于蔡傳愚意此是周公教王至洛朝會諸侯撫綏百姓以終成洛之事似于上下文更

有關會惟不役志于享蔡傳作逃下亦不及王氏作釋上文林氏之奇亦云其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不用志于享上故也諸侯既不專心致意于此則凡民化之皆無奉上之心天下之事將差錯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又案惟事其爽侮固應推開說但蔡傳說至驟王度而爲叛亂亦覺太甚林氏說得恰好

乃惟孺子頒朕

蘇傳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蘇傳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蔡傳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謹考孔傳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案蘇傳從頒朕絕句不暇連下讀林氏之奇從之正見不覺處但乃惟孺子頒朕畢竟費解孔傳以頒朕不暇四字連讀訓爲分取我之不暇孔疏又謂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呂氏祖謙遂謂勵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此卽蔡傳或曰云云也疏與傳意本不同說文云頒布也陸氏釋文馬云猶也孔傳從說文故云分取我之不暇意亦未晰黃氏度云古頒班通頒賜也班列也書班宗彝字作班則其義亦通孟子若是班乎頒朕不暇言成王冲子欲登于我列則有不暇成王之學未能至是也若依黃氏說則周公口氣未免太驕愚謂馬氏說猶卽頒班通用之意當云孺子當勤于政事猶我居攝時不自暇逸而聽我教汝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蘇傳蘉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如此則不永也

蔡傳汝于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蘇傳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蔡傳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謹案正父謂武王始于孔疏周公稱武王爲乃正父畢竟未安況經文明是言正父無不如予教王篤敘之不敢廢乃命言正父不敢廢命也此是周公教王任用老成卽薦賢自代意蘇傳較優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

蘇傳勸王修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蔡傳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
╲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于洛邑和裕其民則民
將無遠而至焉〔謹考〕陳氏櫟云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味
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今案〕茲
予其明農哉蘇傳不依孔傳非是蔡傳載優無遠用戾蔡傳
以爲民將無遠而戾亦依傳疏未嘗不妥虞氏德隆言無與
民隔遠不和而用戾也與上句是一戒一勉尤有意味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
蘇傳和恒常和也

居師
蘇傳定民居也
蔡傳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
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
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謹考〕孔疏王以周公誨己爲順周公之
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
政闕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朱子曰居師
營洛邑定民居也黃氏度云公稱丕大顯明之德以予小子
揚文武功烈奉答天命和協恒久四方民居于洛師姚氏舜
牧云居師師字是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訓宅其衆則

與四方之民語重複矣〔謹案〕此是成王因公欲退休而留公
明保欲公舉丕大顯明之德以盡匡輔之能使已奉揚前烈
而仰答天命以予小子與上公其以予同義和恒四方民居
師蓋美周公營洛之功而卽有命公治洛之意蔡傳以爲使
其上之不忝于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八語意欠醒切故不
具錄又案自此以下錯亂訛脫不一而足陳氏櫟謂此既至
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敍公之功德以慰藉之愚
謂不然明保予沖子正是答公今予其明農之語並非至洛
舉祀後與公言也王若曰三字便是錯簡孔傳訓若爲順亦
牽強蓋此下非止王面命公之言尙有王伻殷錫公秬鬯之

語伻傳王命則當以王若曰系之拜手稽首休享句入于王
命始順王伻殷三字作史臣所記方明若俱以爲周公敘述
便贅與複矣周公拜手稽首曰乃對使之詞其文亦有倒亂
處再三尋繹畧可得其大槪務以爲王與公此時俱在豐邑
觀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可見王未至洛亦非在鎬也廸將
其後卽命公後之意公定予往已者王欲俟公至洛治定然
後自往洛也王曰二字應在明保予沖子之上王曰公予小
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當在四方其世享之下王歸鎬公
往洛既而王又伻殷惟公德至予沖子夙夜毖祀又四方廸
亂至未克牧公功乃伻傳王命寧公以秬鬯之文此段當取

拜手稽首休享句作結周公拜手以下至宏朕恭下應接伻
來毖殷至殷乃引考下方接孺子來相宅至乃單文祖德下
接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公本勸王至洛卽辟而
王欲歸鎬以治洛命公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卽所謂公
定也公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是追述王
命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是告王治洛已定孺子來相宅
是請王至洛亂爲四方新辟與亂爲四輔語相對觀相宅二
字則營洛以後王未至洛顯然矣末敘戊辰王在新邑是王
從公請冬至于洛公前所謂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者至是方
舉行焉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當在王在新邑烝之

下漢唐以來總以其文雜亂不可梳理往往強爲疏解如予
冲子夙夜毖祀句孔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
寐愼其祭祀而已無所能孔疏遂云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
獻公使與甯喜日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試思成王周公何如人而乃與衛獻公甯喜相仿乎愚特因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蘇氏謂事周公如
神明故凝夙夜毖祀及救公功爲伻傳王命第未知有合于
古經否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蘇傳惇衆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蔡傳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謹考〕孔傳厚尊大
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孔疏待公而行非我能也黃氏度云惇宗稱秩卽伯夷秩宗
也周爲宗伯故謂之宗禮〔今案〕蘇傳訓惇宗殊誤此與周公
教王語相似林氏之奇謂是時政自周公出其所以能營洛
以展祭祀之禮者則周公之力故成王歸功于公陳氏櫟則
謂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卽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云云
愚謂王若已行何消自述歸功于公亦不及待公而行之說
然王與公面爲往復而卽以公之誨言命公亦無此體故愚
以爲是王在新邑烝五字下之錯簡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

蘇傳迓衡導我于治平

予冲子夙夜毖祀

蘇傳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

蔡傳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
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
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
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
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而無所不達其達則施于四方而無所不被蓋德之盛者必其充塞天地徧覆天下而後爲至也旁作穆穆迓衡先儒曰四方旁求爲敬王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如王氏曰穆穆天子之容旁作謂輔成王而作之以成其穆穆之德以迎太平是以于文武之勤教垂之後世者皆率循之而不迷也〔今案〕此段文似與上文不接孔疏遂謂更述居攝時事于是乎有祭則寡人之說愚則疑爲伻殷之語成王重公德業故自述其夙夜毖祀之誠而以秬卣休享公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

蘇傳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蔡傳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謹考〕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今案〕棐迪朱子作輔導較直捷下罔不若時朱子謂以上所稱亦較常常如是之解爲優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蘇傳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卽辟焉今當命伯禽爲公後

蔡傳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謹案〕予小子其退陳氏櫟謂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宗周爲退愚以爲時王寔在豐則退字文義尤顯詻命公後不依孔傳立公後之說始于史氏朱子取之但此三字是史臣之詞謂之後者非先成王也蓋善後之意自此成王歸鎬而周公往洛其文當在四

方其世享之下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蘇傳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鎭撫公之元勳者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蔡傳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謹案〕蔡傳訓迪亂爲開治優于蘇傳道濟之解但此句言四方甫得開治則下二句神氣方貫宗功敉功蔡傳訓解自好然于上下文不屬故愚以爲是伻殷之語應在予小子夙夜毖祀之下而錯簡于此者

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蘇傳惟以伯禽爲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蘇傳保濟文武所受民爲周四方之輔也

蔡傳將大也周公居洛啟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盖本于此今案先言啟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公留後于洛明矣謹案蔡說優于蘇氏成王因新邑甫成命公往篤善後事宜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

蘇傳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蔡傳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謹案止洛往宗周亦費解愚謂公教王往新邑王故答之言俟公治定然後親往新邑也王曰二字應在公明保予冲子之上

公功肅將祗歡

蘇傳祗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蘇傳去我則困我也

蔡傳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鎭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

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謹案肅將祗歡孔傳訓肅爲進訓將爲大訓祗爲敬謂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亦以肅將二字屬公功說蔡傳皆就人心言似未穩愜眞氏德秀謂此蓋印公身而言謂其功如此而以肅自將以敬自樂非謂天下致樂之也又云肅將者嚴毅之容著于外祗歡者中和之意發于中聖德氣象可以想見此說最優公無困哉林氏之奇謂留公于洛以鎭撫殷民公當無倦于此也亦好正與汝往敬哉相對

我惟無斁其康事

蘇傳不厭康民之事

謹案康事蔡傳亦謂安民之事第玩我惟二字語氣似言我但能于己治已安之事無所厭斁則所以康之者仍藉公也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蘇傳刑儀刑也

蔡傳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公之所以儀刑四方者能永之而勿替則四方將世世享矣觀畢命曰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黃氏度云公勿替儀刑四方世世享其上此廣旁作穆穆迓衡咎百辟享意今案世世享公之德本于孔傳未合經旨林說自好黃氏以爲咎百辟享

意尤的此下有脫誤說已見前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
蘇傳宏大成王之恭德
蔡傳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于君謂之恭宏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謹案〕成王命公誕保公只言承保蓋謙詞陸氏鍵謂已不過承王以保之耳朕係周公自稱不指成王責難為恭是孟子語非經本旨姚氏舜牧云宏朕恭者盡已之恭也盡已之恭以承王命便有啟

王自致其恭意下文云作周恭先二恭字遥以敬共其事看
又案周公拜手稽首是對使之詞蔡傳乃云公許王留則王命予來四字便說不去王氏樵有以退為去以留為來之說甚覺牽強公言予承王命保民不過盡我敬共之事耳而伻來乃有秬鬯之錫予實不敢當也下文應接伻來毖殷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蘇傳厚施典法于賢人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蘇傳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為先古之言恭者甚盛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蔡傳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于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謹案〕孺子來相宅是周公請王至洛王氏樵謂因其來而不居故止曰相宅似未的大惇典殷獻民是言大厚其典章以施于殷之獻民新邑是殷民所居獻民是殷民之望故云爾蔡傳謂文獻者為治之要並非經旨其者期之之辭也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是至洛舉祀禮受朝貢治四方而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也蘇傳作周恭先解依孔傳陳氏櫟亦從之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蘇傳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以周公為先也
蔡傳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謹案〕蔡傳以惟王有成績句屬上文謂公以治洛之效望王予旦以多子至下文乃卑文祖德謂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其說似

是而實非也愚謂萬邦咸休以上是言王當至洛圖治惟王有成績是領起下文謂王有是已成之治績而予旦特以多子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以作周孚先而已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卽此孚字之意王命公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故公言作孚爲天下先似不對後世說陳氏櫟謂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是也但云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尚似未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蘇傳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蔡傳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

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謹案〕蔡傳訓考爲成本孔傳而以昭子爲明辟殊無所本當以蘇傳爲優此下接伻來毖殷文義太不貫故愚疑是錯簡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蘇傳秬黑黍也鬯鬱金香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合以鬯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來戒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淸人渴而不飮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蔡傳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一黍二米和氣所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周公也〔謹考〕孔疏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酒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于卣祭時實之于彝陳氏櫟云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令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証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証也〔今案〕孔傳以命寧絶句殊費解蘇氏創解甚的命寧予以秬鬯二卣則豈非敉公

功而毖祀之乎追述伻傳王命公以明禋二字括之足矣拜手稽首休享句似贅故愚疑爲伻殷之語而錯雜于此者

予不敢宿

蘇傳周公不敢當此禮卽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

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謹案〕顧命三宿之宿乃進爵也陳氏師凱謂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亦牽強蘇傳爲優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蘇傳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遘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

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蔡傳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承聽受也敘餘教次第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于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謹案〕無有遘自疾句有似祝辭蔡傳依蘇說而以惠篤敘至殷乃引考為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但既是禱辭則不當以惠篤敘為順篤敘文武之道蘇傳作使我國家順厚以敘自好厭于乃德馬氏融云厭飫也殷乃引考蔡傳與蘇傳相同但既為成王

禱何以說殷人亦永壽考曲禮皇考註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孔傳謂殷乃長成為周亦似牽強愚謂當是言殷人皆有以成其德是治洛已定而請王來相宅王伻殷伻使人也蘇傳竟作使字解稍疎蔡傳極力斡旋亦甚費周折愚謂此三字亦史臣之辭而錯誤于此者乃承敘萬年應接乃單文祖德句言承其敘至于萬年其永有所觀法于孺子而懷其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蘇傳是歲始冬烝于洛

蔡傳此下史臣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謹考〕孔傳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陸氏德明云王在新邑馬孔絶句鄭讀王在新邑烝〔今案〕孔傳意周之正月即夏之仲冬王于戊辰晦至洛正月方烝祭耳林氏之奇謂使其烝祭果在于歲則但云烝祭歲可矣其曰戊辰王在新邑似羨文也蘇氏之說林氏亦駁之云但言烝祭可矣何必言歲哉愚謂蘇傳說亦可從而文法似倒蔡傳似穩而亦強為之解孔疏謂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窃意鄭氏說最的當以王在新邑烝絶句前文惇宗將禮三句當在此五字下祭歲二字另起蓋明年歲首之祭也蓋烝祭不

當專祭文武成王告周公其後故舉行于烝祭之明日又特祭文武也末云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是命公在前而告廟在後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蘇傳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故騂牛

〔謹案〕經言文王武王之廟各用牛一耳蘇傳謂告立周公後加之蔡傳亦云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俱本孔傳特加文武各一牛之說未免穿鑿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蘇傳王賓諸侯殺䄙以禋諸侯咸格
蔡傳逸史佚也作冊者作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
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
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
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謹考）孔傳王賓與周公殺
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孔疏王肅云成王尊周
公不敢臣之以爲賓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旣殺二牲精
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
親告之也陸氏德明云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
句（今案）此六字頗費講解蔡依蘇說似亦可從而字句必須

添設傳疏爲優但格當是感格意與詩神之格思之格同言
皆用精意感格之故下記灌地求神事若但訓爲咸至其廟
于義尙淺
王入太室祼
蘇傳太室淸廟中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蘇傳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蔡傳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謂戊
辰爲十二月日也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計其年曰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謹案）王命
周公後與前命公後異前是面命此是冊命前是命公經理
新邑善後事宜此則命公留守于後在十有二月是記作冊
逸誥爲十二月之事非是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日至篇末不
應遽及公薨之年王氏綱振會辨其誤而說亦支離愚謂此
蓋史臣于周公往治洛之後總敘從前在朝攝政之年故特
于篇末繫此十二字並可以考成洛之歲月云〇愚初注此
篇復政厥辟欲依蘇氏從孔傳作歸政解因疑此十二字係

錯簡當在周公拜手稽首曰之上久而自覺其非故復改正

書傳鹽梅卷第十四　　上海黃文蓮輯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蔡傳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篇首蔡傳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逃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與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今案蔡氏依吳氏說以書序爲謬竊意洛邑未成則未有室廬未有疆場如何可遷呂氏之說自優蔡氏以召誥攻位之庶殷爲已遷洛之民謂受都去洛四百里安得舍近而役遠其實洛在殷畿千里之內其地爲殷地其民即爲殷庶所役者居洛之殷民非遷洛之殷民也愚于召誥庶殷丕作注嘗辨之矣成周未作不嘗遷民書序未爲全謬又攷王氏栢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此論極精其所定錯簡亦甚的詳篇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蘇傳弋取也

蔡傳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還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惜之辭當時

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王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弋鳥之弋言有心于取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公至明之理非有二也林氏之奇云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今案】蔡氏以弗弔作句故曰未詳詩云不弔昊天竊疑不弔二字應連旻天作句蓋言不爲旻天所弔也旻天亦不必王肅殺言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可証矣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蘇傳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敢求之哉

蔡傳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蘇傳秉持也帝既不畀殷矣則民皆持爲此說曰天將降威於殷矣

蔡傳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卽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謹考】孔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陸氏德明云爲于僞反王氏充耘云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嘗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卽天意之所予奪也【今案】孔傳讀爲作去聲蔡傳讀作平聲似宜從蔡依文講解蔡傳較優于蘇而王氏更融會傳疏之意

我聞曰上帝引逸

蘇傳引去也放逸者則天命去之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蘇傳夏之先王不徃從放逸之樂故上帝格嚮之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蘇傳此桀也淫泆且有辭飾非也

惟時天罔念聞

蘇傳雖有飾非之辭帝不聽也

蔡傳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

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于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絶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謹考〕孔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今案〕孔傳訓逸爲逸樂有夏爲有夏桀蔡傳從之詞意頗貫串蘇氏作放逸解便多曲折當依蔡傳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蘇傳甸治也

蔡傳伊尹稱湯旁求俊彦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謹案〕俊民甸四方是言商王惟聽用德觀下文今爾其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故周公特著此語以見商所簡拔使有位者皆俊民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蘇傳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大小邦爲紂所刑喪者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蔡傳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于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大小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謹考〕黃氏度云天之不畀不明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大小邦國喪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姚氏舜牧云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今案〕凡四方小大邦喪二句蔡依孔傳較優于蘇而黃氏尤覈貼愚謂四方小大邦似指四國非是廣言天意又案殷王罔敢失帝所謂失帝者即弗克庸帝之意也配天是配天命罔不配天四字宜絶作句澤與孟子君子之澤同其澤二字似應連下在今二字讀言其餘韻流風至今猶在後嗣王則罔知聽念耳伊尹稱太甲爲今嗣王稱桀爲其後嗣王此處稱紂亦但當云後嗣王而已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蘇傳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蔡傳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謹考〕葉氏夢得云此言黜殷本天意〔今案〕丕靈孔氏訓爲大神不及蔡傳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蘇傳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

蔡傳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勑命而告于天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蘇傳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于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中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蔡傳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于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于周乎〔謹案〕蔡傳原本呂氏而蘇傳較優第不當專就武王言牧野之師一適也殺武庚而黜殷命此是貳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蘇傳今三監叛予惟曰此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即于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也

蔡傳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謹案〕惟爾洪無度指武庚言蘇蔡皆指三監似未可從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當從蔡傳肆不正蘇傳較優董氏琮云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蘇傳洛邑在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蘇傳既遷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蔡傳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謹考〕孔疏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呂氏祖謙云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于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

容而不可得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謹案〕朕不敢有後呂氏之辨優于蘇蔡惟天命不可違故我不敢緩于遷無我怨者無以我爲不康而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蘇傳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蔡傳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有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于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蘇傳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爲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事者則爲百僚而今不然以爲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蘇傳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于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蘇傳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蔡傳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爲予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謹考〕鄭氏康成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陳氏大猷云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今案〕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蔡傳本于傳疏而蘇傳爲優黃氏度謂紂時沈酗亂德草竊姦宄舍匿罪辜胥權相滅往事姑已紂亡又奉武庚爲亂又何德之可稱乎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蘇傳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違也

蔡傳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謹案〕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孔疏但云移徙汝居于遠令汝遠于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〻永不爲惡也亦不依孔傳遷洛之說以移爾遐逖爲遷洛者孔傳始之吳氏昌言之而蔡傳篤信之愚嘗反覆前後

經文而有以知其不然也上文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始告以所遷之方向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乃申告以所遷之地名導之以天命無違而諭之以無我怨則豈非至是始遷乎此言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述多方之誥也多方篇首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此誥四國之民非商邑之士也竊意誅三監及奄時有俘至鎬京者故于宗周作誥而曰臣我宗多遜茲因遷商王士于洛覆述前事所謂予惟時命有申也多士多方原非一事竝時與地亦不同特以此篇文有誤贅于多方篇末者先儒多混而一之書

序之謬不在成周既成句而在遷殷頑民句篇內言士不言民蔡氏于篇首言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似亦致疑于遷民之說矣王氏栢蘆正錯簡亦止言其前後失序而未嘗析言四國之民與商邑之士以及宗國洛邑之不同猶未足以釋學者之疑也臣我宗多遜臣我多遜意義各別宗謂宗周蔡從孔傳較蘇氏爲優考地理今釋奄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爾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蘇傳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蔡傳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謹考金氏履祥云鎬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于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

其服奔走之役焉其習禮遜之風焉今案予惟時命有申蓋言昔以之命多方者今以之命多士也吳氏于臣我宗多遜臣我多遜二句未能別白故說多支離

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

蘇傳幹事也止居也

蔡傳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于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謹考呂氏祖謙云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

此盖受之以業也馬氏森云土謂田疇幹者純藝營作之計止者室廬居處之利也〔今案〕孔傳謂以反所生誘之固非然謂商民之遷已舊亦牽强呂氏分田受業之說自優第幹止不當串講故兼採馬氏說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蘇傳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蔡傳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保矣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蘇傳王言爾子孫當有興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蔡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謹考〕王氏柏云多方首至乃惟爾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其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于和無我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于此結有王曰之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結語庶幾血脈貫通文勢明白〔今案〕此篇後段錯雜于多士之末遂使四國民無別于商王士又有爾乃自時洛邑句于是乎多士之告亦爲遷洛之文竟似王來自奄民便遷洛吳氏遷民而後作誥之說實從此起王氏釐正錯簡其有功于經不小也其所考定自首至爾小子興從爾遷悉如原文今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下至于合兩篇結語爲一段及其所注每節大旨並錄于後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宅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
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
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
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遐遷爾于他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諸誥誡之

謹案王氏以兩結文合而爲一非是愚謂我不惟多誥恰是
多士結語至多方篇乃惟爾自速辜之下應接王曰今我曷
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似
較妥適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篇首蔡傳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
興以逸而廢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
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
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
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
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
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
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嘆其意
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

蘇傳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
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爲艱難乃
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
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蔡傳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
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
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
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
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周
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謹案呂氏祖謙云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凡人乍勤乍
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
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

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乎是以具論之

蔡傳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里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蘇傳中宗大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蔡傳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自檢律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案書序大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謹攷孔傳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孔疏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者焉今案蔡傳訓乃逸爲以勤居逸陳氏櫟極取之愚謂不如蘇傳之愜心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蘇傳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蘇傳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爲此言也是蛾蝨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于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于逸樂者必先詆諆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爲幻者

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除雖逆旅之況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壚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虧于是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蘇傳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蘇傳高宗武丁也

蔡傳武丁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

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身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蘇傳祖甲太甲也

蔡傳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案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

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擧之辭也則祖甲之爲

祖甲而非太甲明矣〔謹考〕王氏樵云攷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蚤此雖無他証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沖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年之最久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晩也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今案〕孔傳以祖甲爲太甲王氏肅篤信之鄭君以祖甲爲帝甲始于馬氏融史遷殷本紀亦稱帝甲淫亂蓋本國語蔡氏以下文三及字爲據則祖甲信乎其爲武丁子矣商自成湯至太戊爲第六世武丁第十一世祖甲十二世蘇氏孔傳故于

中宗之享國注云非世次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蘇傳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蔡傳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

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言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謹考〕顧氏錫疇云卽字從功上見出孜孜以圖之必到成功處方是卽康功除殘去暴田功分田制產安民養民皆底于成故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蘇傳鮮貧乏者
蔡傳徽懿皆美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謹考〕朱子語類問徽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徽者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今案〕蘇氏訓鮮爲貧乏之蓋本孔傳加惠鮮乏鰥寡之解愚意惠鮮二字當連讀蔡傳爲優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蘇傳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蔡傳昃日昳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食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于常貢正數之外無横斂也〔謹案〕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十五字蘇傳作一句讀
最警醒只不費而已不必說到横斂人君盤于遊田並非美
德用私事二字代之亦好
文王受命惟中身
蘇傳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之年四十七
蔡傳受命言爲諸侯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
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厥享國五十年
蘇傳今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于此
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

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
猶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
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
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臺榭
遊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
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遠女色卑宮
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
則有愆
蘇傳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
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蔡傳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
法若順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
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
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謹考〕呂氏祖謙云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者塞
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
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

日或至于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
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
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
而非小失也〔謹案〕周公重加嗟嘆訓戒嗣王以文王爲法全
在無淫于遊田則其二字謂自今便當如是其者期之之詞
蔡傳訓則爲法訓其爲指文王便覺粘滯時人丕則有愆句
觧亦誤時人是人也言是人則有莫大之愆耳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蘇傳酗者因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蔡傳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

是也【謹考】眞氏德秀云紂之惡無所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沉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謹案】上文止戒觀逸遊田而未及于酒人一沉湎諸惡叢生故公以是申戒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蘇傳譸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寔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爲仁

殺爲不仁薄斂乃有德厚賦爲無道此古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賦所以爲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覇此理所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蔡傳胥相訓誡惠順也嘆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狂誕爲幻也正刑正法也先王之法甚便于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爲人主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謹考】

孔傳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林氏之奇云違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于威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懟也詛祝者昭二十七年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爲之也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今案】人乃訓之孔傳謂人乃教之以非法最爲明順蔡傳乃謂人乃法則之非是故不錄二否字玩蔡傳是不便于民之意申氏時行云是因其不

便于已而不然之謂王氏綱振云廻環對說不如此則必如此定有一邊着決不免于怨詈也王氏說蓋本林氏愚謂違怨詛祝似有輕重至于小大就變亂正刑說小不便于民則違怨之大不便于民則詛祝之矣又孔傳譸張誑誑也鄙意譸張爲幻卽詛祝之意乞靈于神以加殃咎豈非誕幻此與下文不同下言人或譸張爲幻則變亂是非而已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蘇傳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于世也

蔡傳廸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廸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廸哲稱之

謹案 蔡傳解廸哲二字本于呂氏而謙其義甚精然以知小人之依爲哲尚似粘滯愚謂此句當作引起下文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蘇傳人不怨譏者而怨聽者

蔡傳詈罵言也其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毁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綽大也叢聚也言成王于上文三宗文王廸哲之事不肯輕信則小人乃或誣誕變亂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綽其心以詭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于人君之一身亦何便于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其得疾憤戾天豈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蔡傳玆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咏嘆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于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玆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能無深警于此哉 謹考 王氏天與云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對曰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圖以獻

勸元宗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以至于敗今願以爲元龜真氏曰宋璟手寫爲圖以獻可謂有志于正君矣然爲人君者必玩而繹若周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乃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 今案 此篇言多淺近蔡傳于篇首謂成王初政周公作是書以訓愚竊謂當是成王冲齡踐阼周公誨之與七月之詩同時作故于稼穡艱難尤諄諄焉又告以享國之永不永而戒觀逸戒遊田戒酒復以違怨詛祝意終之豈非戒其所易犯而語以所易曉乎七月之詩次于鴟鴞之前則其爲初踐阼時作無疑矣無逸

二字之意眞千古之龜鑑未可以言之淺近忽之此宋璟

所以手寫爲圖以獻也

書傳鹽梅卷第十五　　　　上海黃文蓮輯

君奭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蘇傳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傳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旣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于王者

此其德豈能離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而退老于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

蔡傳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謹考〕孔疏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

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悅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悅哉以周公留任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有說爾陳氏櫟云書中略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摹以序之陋啟之〔今案〕孔疏刻意斡旋終不得要領辨見篇首　篇首蔡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

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常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謹按〕金氏履祥云此篇皇王大紀繫于成王元年蓋成王幼冲周公與召公共秉政而召公辭周公勉而留之〔今案〕書序本不可信然如此篇以舊說多陋歸咎于序則孚又以爲過書序但言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而已未嘗言不悅周公也竊意周召同受顧命成王幼冲或有失德如篇內所云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者故召公有所不悅也周公則言是在我二人盡心以輔導之此君奭之所爲作也蘇氏之說蔡氏取之愚又以爲成王親政周公卽往治洛未嘗在王朝此篇蓋作于攝政時未可泥于書篇前後之次第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蘇傳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終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若其弗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蔡傳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尙質相與語多名之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旣下喪亡于殷殷旣失天命我有周旣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

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謹案】蔡傳依文講解較優于蘇

至弗弔二字朱子謂只當作去聲讀愚意此言弗弔天降喪于殷與多士篇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文法相同字義亦非有别蘇傳訓越爲及較優于蔡玩後文天越民三字可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蘇傳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遏絕也佚失也經歷歷年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遏絕放失前人之光明蓋生于深宫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之其將弗永年矣

周公蓋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

蔡傳令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謹案】此節句解諸傳各異在家不知孔傳謂我老在家則不得知蔡傳從其辭而稍變其文弗克經歷孔傳謂不能經久歷遠似卽墜命意蘇傳依之㣲意大弗克恭上下是就當日言不是翻然求去而使之弗克恭也在家不知宜依蘇傳連下讀方順弗克經歷卽從此生出是言其生于深宫之中未能閱天下義理以繼嗣前人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蘇傳冲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爲正也亦大矣

蔡傳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謹考】黃氏度云倘惟導廸前人光輝施于我冲子成王使有所觀法而已【今案】孔傳取上文嗣前人恭明德六

字冠于此節之上則非克有正四字謙詞便難安頓蘇傳截此六字于上節蔡傳依之自優施于我冲子孔疏言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黃氏謂使有所觀法蓋本疏意較蔡傳明晰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蘇傳天命不常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蔡傳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謹考】黃氏度云凡又曰皆史

官節略之文也鄭氏公寧云我道不可指周公自說亦不必兼指召公要看得活〔今案〕又曰二字鄭氏康成謂周公稱人之言固似未的呂氏祖謙謂九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亦未免穿鑿蔡傳作申上文言蓋本王氏肅重言天不可信意恐謂黃氏說優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蘇傳卽伊尹也

蔡傳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也見

說命〔謹考〕金氏履祥云此承上章卽商爲証吳氏澄云保衡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蘇傳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蔡傳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謹考〕孔疏孔于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同名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蘇傳賢亦巫咸之子孫

蔡傳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謹考〕孔傳賢咸子巫氏疏云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蘇傳殷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

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蔡傳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于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謹考〕王氏安石云不言傳說而言甘盤者蓋始廸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

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今案〕湯未受命先得伊尹至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累代舊臣傅說乃武丁所舉非先朝耆舊此周公所以未之及也金氏履祥謂周公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托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說者不考其時故不得其所言之意此論甚確呂氏又謂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于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而較之也蔡傳獨以巫賢甘盤爲必又次于巫咸恐亦未免臆說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蘇傳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爲政不久則不能保乂有

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蔡傳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謹案〕陳作陳列蔡依孔傳自穩蘇傳訓久似失之鑿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蘇傳此明主賢臣爲政既久則天乃爲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臣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况于奔走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乂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於四方則民信之若蓍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蔡傳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謹考〕申氏時行云天惟純佑命本六

臣輔君格天來命卽眷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謂商實摠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由說王氏樵云惟德稱孔疏以舉賢爲說言其又能推賢讓能以人事君如此也亦一說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蘇傳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此五王者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蔡傳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

鬖罹滅亡之威天會不私壽之也〔謹案〕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二句蔡傳就伊尹六臣說甚是有殷嗣天滅威句蔡依孔傳以有殷嗣爲殷紂既係添設亦似牽强蘇傳作繼天除害極優玩經文連用有殷二字上有殷是言六臣保乂之功下有殷則言五王得六臣保乂之力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蘇傳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我邦者

蔡傳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

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蘇傳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也

蔡傳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謹考〕王氏栢云此篇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割周申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武王割周者言羑里之厄也細玩之可見〔今案〕孔傳卽以寧王爲文王因下文緊接惟文王三字也若依蔡傳則此節但說武王矣夏氏僎謂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亦是有意斡旋王氏從蘇傳而小變其文可備一解惟金氏履祥云割申勸傳記引此作厥亂勸又作周由觀案周字似害割從害而多刀聲亦近似當作害音曷何也言上帝何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天命于其身哉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臣助之往來導達德化又能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命之可畏乃惟時昭明文王迪導其德見冒于民升聞于天惟時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矣而四人尙在祿位後及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冒于天下而天下頌之此正帝所以申勸武王而集大命也愚謂金

氏訂正一割字便覺氣勢異常靈動若依此解諸說可廢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

蘇傳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蘇傳王季子文王弟

蔡傳虢叔文王弟〔謹考〕孔疏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有三虢北虢在大陽（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有大陽故城）東虢在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虢在雍州韋昭云西虢虢叔之後在鎬京畿內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故城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
蘇傳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蔡傳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卽文王修和之實也〔謹考〕王氏應麟云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爲氏金氏履祥云或謂太公歷相文武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人而不及太公何也蓋太公其時尙在也聖賢之意錄死勉生相期于無窮

其不生頌太公之意蓋如此〔今案〕金氏之說較優于蘇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蘇傳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國人也
蔡傳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廸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謹案〕無能往來茲廸彝教二傳大同小異而蔡傳較穩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蘇傳廸見者以道顯也冒聞以德被天下聞也
蔡傳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旣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廸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廸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謹考〕陳氏櫟云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今案〕廸見冒聞蔡傳逐字疏解雖本孔傳似不及蘇氏

之簡明
武王惟茲四人
蘇傳號叔亡矣
尙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蘇傳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蔡傳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廸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

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謹考】陳氏櫟云此言以武王之聖
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杜氏偉云昭武王與上昭文王一般
惟冐雖說武王之德覆冐天下却要本四臣能使他如此丕
單稱德者沐其覆冐之德而稱頌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
蘇傳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今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以
中流而止乎
蔡傳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
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

也成王幼冲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
有鈌文【謹考】王氏充耘云其者期必之辭未敢以爲決然也
言若游大川獨力豈能濟與汝召公同往庶幾其有濟乎【今
案】小子同未在位句蘇傳未經解釋依蔡傳成王幼冲云云
則此篇作于攝政時信矣誕無我責孔傳汝大無非責我留
亦强爲之觧此處當有鈌文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蘇傳周人以鸑鷟鳴于岐山爲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我
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
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
奭耇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正
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
與汝同聞鳴鳥矣况能格于皇天乎
蔡傳收罔勗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
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
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鳥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
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召公若收斂退藏
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耇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
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今案】先儒觧此篇多謂召公欲去并

不悅周公之留然通篇并不見去留之說惟呂氏訓此收字
似可附會愚以爲終失之穿鑿從來顧命大臣未有輕言去
者孔明之輔後主猶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召公之忠藎詎
出孔明下乎窃意召公秉性嚴毅不及周公之忻忻休休故
下文周公追述顧命謂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明勗偶王云云者正以觧召公之不悅也收字上下當有鈌
文罔勗不及四字當自爲一句言無以勗成王所不及或曰
收猶成也宜連上句讀誕無我責收言非專于我責其成也
亦可從不降非是嘗降意小留葢言無以啟廸幼主則老成
之德不降于民何以上感天心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蘇傳謀廣我意

蔡傳肆大猷謀也玆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謹考〕孔疏鄭云召公不悅略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今案〕鄭君說甚精但不必說到狹隘求去閫外詿採呂氏說謂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紛黯闇汚濁欲其茹納是皆泛言寬裕之道我字應依蔡傳連下讀告君乃猷裕五字截句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玆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蘇傳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心復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孺子如耕之有耦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蔡傳偶配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章述武王顧托之命王氏充耘云天子以身建極于上而謂三公爲民極者蓋論道經邦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三公之責是亦所以爲民極也〔今案〕孔傳于前人敷乃心句謂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汝明勗偶王句謂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則是以曰字仍作周公言蘇傳較優故蔡傳全引之第訓偶爲配又似與蘇傳稍異陸氏樾解偶王爲相偶輔王非與王相偶正蘇傳如耕之有耦之意于周召同受顧命頗切然諸說終于汝明勗三字未貫愚意所謂偶王者卽小子同未在位意言王尙幼冲如木偶然當明以勗之其道王于誠信俾乘玆大命而已孔傳訓乘爲行蘇傳訓乘爲載均似未的竊謂與易經六位時乘之乘同義

公曰君告汝朕允

蘇傳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蘇傳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蔡傳大否大亂也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謹案〕其汝克敬截句以予二字連下讀大臣輔導其君克誠克敬則不悅之意何自而生予監于殷喪大否此周公之誠也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卽召公之敬也其者期之之辭黃氏度

謂能左右之曰以予欲其相資助也較蔡傳以我所言之解爲優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蘇傳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誥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而已

蔡傳周公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謹考孔傳我惟曰當因文武之道而行之黃氏度云襄上二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而上之小雅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周人每稱文武爲二人今案蘇傳訓襄爲成以我二人爲在我與汝殊覺費解不如黃氏依孔傳爲直捷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蘇傳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

蔡傳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弗堪勝哉堪古通用謹考孔傳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今案汝有合哉只是言汝之心與我有合哉發言常在是二人而已孔傳以文武爲二人則在時惟時俱有着落弗戡非是德不能勝蓋甚言福之多也黃氏度則云天命歸周二人皆不能終其事故爲弗勝乃是以此句作起下文勢尤覺貫串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蘇傳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晩也

蔡傳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讓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謹考黃氏度云讓責也言今天休

囧未艾也不及此時愼固之而吾與汝皆已老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亦奚能勝乎其必在汝克敬德如伊巫號天諸臣昭明我俊民使內外小大之臣藹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後人于宏大是矣今案蔡傳全用呂氏書說較蘇傳詞稍增飾而意則相同愚以爲終似是而非也滿溢爲憂蘇氏旣强爲之說而蔡氏附和之召公輔成王歷三十七年至康王時猶未釋大政可知顧命大臣無求去之理也何以云推讓後人于大盛之時乎黃氏說優後人蓋指成王與上文我不以後人迷同丕時當作壯大時解言此時王尙幼小不足深責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蘇傳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蘇傳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祗服乃已也
蔡傳周公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謹案〕二人孔傳仍作文武鮮然謂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亦欠明晰至于蘇蔡二傳解此二句似近矜

誇愚謂是言虢叔等五人閎夭等四人厚輔文武故我乃有今日之休今我與汝當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而已黄氏度亦謂昔者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之休與鄙見同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蘇傳惠猶言願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蘇傳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蔡傳周公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謹案〕惠訓順蔡依孔傳較穩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正應首節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蘇傳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謹案〕此周公始終以克敬勗召公也民德是泛言凡民之德罔不若茲况于輔

導之事乎治謂治其事蔡傳謂召公已留飭遣就職亦採用呂氏書說愚不敢從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蘇傳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没仲爲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爲始封之君則周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没
篇首蔡傳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没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〇案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謹考〕地理今釋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

蔡縣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
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

蘇傳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蔡傳周公位冢宰正百官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
外地名〔謹考〕黃氏度云逸書作號古通用〔今案〕鄰宜從蘇傳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蘇傳周公不以流言被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誅
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復封之霍

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傳霍國名〔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篇爲蔡仲而作故序止言
流言事而不及啟商事也羣叔流言則三叔罪均傳稱管蔡
啟商則管蔡罪重金縢稱管叔及其羣弟孟子稱管叔以殷
畔則管叔罪又重此致辟囚降所以不同然逸周書稱管叔
縊致辟者書其罪以戮其尸也親親之恩本所不忍因其死
而致辟焉正王法也因其生而囚降之全私恩也地理今釋
霍國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州西南十六里有霍城地理通釋
云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今案〕以車七乘蘇傳無明文孔
傳蔡傳皆以爲蔡叔之從車亦本左傳但蔡叔旣爲拘囚罪
人安得尙有從車黃氏度謂囚反叛之人兵衛于此當嚴也
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
見所據愚向疑從以七乘之車宜屬霍叔雖降爲庶人而猶
稍別于庶人也蘇傳截以車七乘至三年不齒爲一節或是
此意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蘇傳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
子將爲政于衛必以正名爲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
後也

蔡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

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
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
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故致辟管叔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
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
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
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孟
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
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封仲以他國

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于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壓然于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謹考〕王氏充耘云傳引吳氏云周公居攝于諒闇之時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理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傳云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而洛誥一篇終始見成王新即政之事如云肇稱殷禮厥若彝及撫事如予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是教成王自出政布治即前此政自公出可知傳所引前後自相牴牾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蘇傳邁德自已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蔡傳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謹考〕眞氏德秀云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陳氏櫟云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矣爲子孝斯爲臣忠故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惟忠本于惟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蘇傳中情也治國治民皆以情不以僞也中不足則必飾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蔡傳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其

可不戒之哉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屛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循也無毋同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于已者然也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天人判焉〔謹考〕黃氏度云已封其子而不爲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于惟厥終也王氏栢云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

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没以仲爲卿士蔡叔既没復封仲于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仲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天無親者示戒凛凛然想仲飲泣祗承而敢以爲榮乎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蘇傳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視聽之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蔡傳厥度者吾身之法度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于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于人者然也〔謹考〕王氏充耘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與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相對言凡事皆有自然之中道汝但循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不須强作聰明妄爲穿鑿取新出奇而亂舊章更仔細視聽不可以一偏之言而輕改法度蓋大凡有所作爲若非自出己見則是聽人說誘已見不可穿鑿人言不可輕信舊章法度不可輕易變改諸侯能謹守國家成憲人君安得不嘉美之傳以率自中一句爲重而無作聰明對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一句偏拈而無所著

且云度者吾身之法度不知吾身有何法度之可改〔今案〕王氏論率自中至改厥度文法相對甚精但以變舊章改厥度爲一事則不其然蘇傳訓厥度爲常度勝于蔡傳克庸祗德卽蔡仲之常度也離騷云羌不改乎此度豈非吾身亦有改度之說乎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蔡傳飭往就國戒其毋棄我命汝所言也〔謹考〕王氏充耘論篇內皇天無親至終以困窮云一段絶與太甲相出入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而歸于治爲惡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之說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
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今案)率自中至于一人汝嘉亦
與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之法相似意者誥命中文從字順之作出自史臣撰述摹倣
舊章未可知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蘇傳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蘇傳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蒲

姑城二篇亡

蔡傳史記作薄姑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蘇傳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
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
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
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
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
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
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
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然王
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
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
敢去也

篇首蔡傳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
費誓徂茲淮夷徐戎并興卽其事也疑當時搧亂不特殷人
加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
皆有(謹案)多方之誥蓋周公東征四國有俘至宗周者故歸
而作誥與遷頑非一事愚于多士篇辯之已詳蔡傳以爲成

王卽政後事誤矣蘇氏之說蔡傳採置圈外王氏柏嘗論其
言慷慨俊偉聽者竦然第八篇之書固艱澁難曉細而觀之
各有所主非盡爲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亦有所未盡云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蘇傳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蔡傳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
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
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
故發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

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
王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謹考〕金氏履祥云多
方叙云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多士之書
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多方在多士諸篇
之前也故皇王大紀繫多方于前多士于後又疑其間章有
差互以其俱有洛邑之云也履祥案周公初年秉政既而羣
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而迎周公以歸歸而三叔竟
挾武庚以叛于是東征三年踐奄則東征之最後也踐奄而
歸降四國殷民之命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于是制禮作樂
明年遂營洛邑爲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則多方作于

東征之歸多士作于宅洛之始計古者時事前後必已具于
繫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周
書大率如此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伏亂之歟又云四國
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
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顧望兩端或嘗動于亂者〔今案〕金氏
此論最爲明確乃蔡傳以爲成王卽政之明年而陳氏櫟并
有第三番叛之說特因經有王來自奄句未之深考耳愚謂
成王雖未親政而黜殷滅奄未嘗不在軍中故召誥曰王來
紹上帝此篇亦曰王來自奄然則何以知其未親政也經曰
周公曰王若曰則其時政令向自周公出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蘇傳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蔡傳謂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蘇傳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念
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求非望也
蔡傳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
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
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
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謹案〕多士止言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而此篇則云洪惟圖
天之命可見是殷叛甫定時作弗永寅念于祀是言殷人自
取滅亡喪其宗祀蔡傳爲優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蘇傳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憂
思之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猶賢于初無言者桀
民□□也
蘇□上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
□向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厥逸與多士引
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蘇傳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蔡傳勸勉也迪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
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
于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
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此章上疑有鈌文㊟謹考吳氏澄云周
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及殷亡周
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王氏樵云諸篇例先言夏
先后而後言桀惟此章便言桀故疑有鈌文今案蔡傳鈌文
之疑誠如王氏所云然觀吳氏說則此篇自可就桀說起並

無鈌文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蓋言桀未嘗有一日之間自
勉于天之所以啟迪之者蔡傳似多添一層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蘇傳麗著也莫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使
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食之源以
定民居也
蔡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言桀矯
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源于民依恃以生者一
皆抑塞遏絶之謹考呂氏祖謙云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
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卻行

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于仁依于賢依于衣
食之類桀一皆抑塞遏絶之所謂不克開於民之麗也今案
孔傳麗施也疏云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蘇傳訓麗爲著
亦各有見而呂氏說最穩故蔡傳從之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蘇傳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蘇傳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事天地鬼神又不知進
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蘇傳叨貪也懫忿也尊用此人使劓割夏邑
蔡傳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
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其
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
于其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妹喜之
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于天下探其根而言
之也黃氏度云靈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帝事或曰靈承
于旅皆祭天也祭天而天享之故曰靈承黃氏此說在多士篇靈承帝事句註內至此篇注又依蔡傳殊不可解愚謂靈承帝事可依蔡傳祇承上帝之訓獨此篇靈承于旅則當爲祭祀無疑蔡依孔傳訓旅爲衆非是今案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傳謂桀乃大下罰于

民重亂有夏蔡傳亦云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
說至今相沿不改以威虐其民爲降罰竊有未安于心惟陳
氏櫟取葉氏說訓上文麗字爲附于罪法訓開爲明謂不能
明于附法者而大降之罰似乎降罰二字稍切然亦是强爲
之辭愚謂乃大降罰非乃大淫昏之比下文乃大降休命于
成湯正與此應似宜云天乃大降之罰重亂其國由是生禍
水爲亂始也甲于內亂自孔傳以甲與夾古通訓爲二事鄭
氏康成則訓甲爲狎言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與孔異
蘇傳訓甲爲始呂氏引用妹喜事甚的洪舒于民孔傳作大
舒惰于治民蘇傳蓋本此意愚謂從上句冏字一直貫下宜

依蔡傳言不能大進于恭以寬裕其民與下文亦惟有夏之
民三句文勢相對劓割夏邑卽湯誓所謂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蘇傳不與桀者亦大矣
蔡傳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旣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
顯休命于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純大也【謹考】葉
氏夢得云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今案】訓
純爲大始于孔傳葉氏此辨最優顯休命申氏時行謂以其
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之私故曰顯亦精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蘇傳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永
年而多享也
蔡傳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
至于亡也【謹考】呂氏祖謙云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
于多享者義民卽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
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
雖多何補故周公嘅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盛世長民
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
饑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今案】此說優于蘇傳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蘇傳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蘇傳開明也
蔡傳言桀于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
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
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
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謹考】呂氏祖
謙云民被其虐甚至于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買則害
其買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墻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克

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蘇傳簡至也
蔡傳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謹考）葉氏夢得云簡如簡在帝
心之簡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
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蘇傳自湯以來皆謹士著之政民旣奠居則刑罰所以勸而
況于賞乎
蔡傳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
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
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
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
與宥皆足以使人勉于善也（謹考）姚氏舜牧云愼厥麗乃勸
厥民刑用勸據註亦自有理但此個麗字分明卽上一麗字
此個刑字分明卽下一罰字似不應異解愚謂凡民所附以
生者君悉敬共而不忽是爲愼厥麗乃勸者君重其所麗民
自相爲勸也故厥民有未率者卽威之以刑民亦曰是所以
生民而無不用勸矣此謂明德愼罰故下緊承說罔不明德

愼罰亦克用勸蓋統觀上下文意自了了也（今案）蔡傳說本
呂氏于乃勸乃字尙欠體會訓刑爲儀刑未免牽强以明德
愼罰爲謹厥麗亦未穩姚氏說優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
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
天之命屑有辭
蘇傳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詞
蔡傳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
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
亡之是誠可憫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
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先言嗚呼而後
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
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
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
滅亡也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詞與多
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
此章之上當有缺文（謹案）此篇起處周公曰三字亘貫通篇
凡所謂王若曰者皆周公代王言也呂氏乃以此處先嗚呼
而後王若曰與前周公曰王若曰爲發新例二一蔡傳採置圖

外愚意終嫌穿鑿金氏履祥謂舊以嗚呼冠下文者非是于
此二字下畫斷屬于上文作結覺一種嘅嘆神情流溢于語
言之外甚妙王氏栢考訂錯簡于非天庸釋有殷之下直接
乃惟有夏圖厥政至天惟降時喪下接天惟求爾多方至尹
爾多方復接惟聖罔念作狂至罔可念聽下始接乃惟爾辟
至屑有詞以乃惟爾辟之爾辟爲指武庚則圖天之命四字
正與首處洪惟圖天之命句相應頗覺次第井然可無缺文
之疑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蘇傳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爲周

取也
蔡傳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
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謹考】孔疏湯
是夏之諸侯故云有邦顧氏錫疇云間之者自禹至桀四百
年之統自此而間斷也【今案】孔傳訓間爲代蔡傳從之蘇傳
間而取之之說近巧周頌桓之詩曰皇以間之與此同應從
傳顧氏說備叅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蘇傳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蔡傳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

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
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謹考】陳氏經云上逸過逸
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陳氏櫟云毅齋
沈氏曰不蠲烝不蠲潔以烝祭也如葛伯不祀紂昏棄肆祀
是也【今案】烝馬氏融訓升蘇傳從之孔傳以不蠲烝爲不潔
進于善是訓烝爲進蔡傳本此而以蠲潔烝進分疏作兩平
似不及蘇傳升聞于天者不潔并可該沈氏說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蘇傳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自
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蘇傳須待也暇閒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子
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況五年之
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其若我何其言無
可念聽者
蔡傳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
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猶未忍遽絕之猶
五年之久須待暇寛于紂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
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
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

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罔
無所爲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
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危微聖人拳拳
告戒豈無意哉【謹案】蘇傳所謂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盍
本孔傳卽蔡傳所云牽合歲月者也王氏栢于此二段之下
接乃惟爾辟眉有詞則子孫二字指武庚其解謂武王雖已
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
今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
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于發言何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蘇傳夾輔也介助也
蔡傳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祲
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
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文
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故天式教文
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
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

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
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命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
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
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
爲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今我何
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
其遷善之實也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
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謹考】孔疏天意復開其能顧天
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廻視有聖德者天廻視之詩所謂
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卽此

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罔堪
顧謂天顧人也【今案】王氏栢取天惟求爾多方至尹爾多方
移于天惟降時喪之下惟聖罔念作狂之上其解與蔡傳相
似但發端謂當商將亡之時不依蔡傳承罔可念聽來耳靈
承于旅辨已見前此是周公口述王意故有我周王之稱又
案今我曷敢多誥二句似羨文當在多士篇結文王曰之下
又曰之上說見多士篇末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廸屢不靜
爾心未愛
其爲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蔡傳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潴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謹考〕王氏安石云廸汝屢矣而猶不靜姚氏舜牧云廸屢不靜照下教告說與前篇廸屢未同一般恐不作屢蹈解〔今案〕蔡傳廸屢二字未免顚倒蘇傳較優姚氏說卽蘇傳及王氏之意爾心未愛宜從蔡傳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蘇傳輕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蘇傳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悛則戰恐要囚之

蔡傳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謹考〕陳氏大猷云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乃欲人信以爲正此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孫氏繼有云託言心不忘商義不臣周以圖忱于正此殷人不靖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今案〕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孔傳謂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未豁蘇傳以圖忱于正爲我欲汝信于正亦欠穩

蔡傳較優陳氏孫氏引伸其說尤爲的當要囚二字王氏樵謂要束而囚執之也姚氏舜牧謂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俘但要束而囚係之不遍加殺耳愚謂康誥要囚蘇蔡皆云獄辭此處不應更爲異解姚氏本金氏履祥東征時俘囚之似予戰字頗有蹤鑿但此是訓戒多方非追述前事也訓戰爲恐有何不可教告之當是誨以大義戰要囚之疑是惕以刑書故下云至再至三而不用命乃大罰殛之耳

至[illegible]乃有[illegible]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蘇傳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爲五年于此矣

蔡傳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耳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于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卽政成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爾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謹考〕金氏履祥云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有方多上者二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今案〕王曰以下與前段

詞意逈不相同王氏栢截乃惟爾自速辜爲多方止此王曰以下則多士後文而錯簡于此者也其說載多士篇乃惟爾自速辜之下應用多士篇結詞而于王曰之下又曰之上添前尹爾多方下兩羨句以載多士篇末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緊頂上大罰殛之與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句同而意異多士因遷居西爾或有告周爲不康寧耳至于多方之誥在初黜殷時多士之誥則作洛旣成始遷有方多士及殷多士于洛其時黜殷已閱五載多士亦旣臣服于所置之監特因其舊習不正故遷之于洛耳黄氏度亦謂置監後五年遷洛商奄之叛並不在成周旣成之後亦何有所謂纔一二

年之說蔡傳乃據此五祀二字謂遷民在作洛前誤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蘇傳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大小衆正之人皆汝所能作止也

蔡傳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大小衆多之正盖殷多士授職于洛其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謹考〉潘氏士遴曰此又就殷士中摘出有位者言〈今案〉多方者四國之民多士則商邑之有職位者無所謂摘出之說臬金氏履祥訓爲的言當以王官爲準的也蘇傳于康誥訓爲闑盖

取限節之義此云皆汝所能作止亦是限制意孔傳謂汝無不能用法自當與康誥兩臬字同一觧說不當訓爲事卽準的之觧何如棖臬之喻哉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蘇傳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于事無益也

蔡傳心不安静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静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旣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

事期之也〈謹案〉此節摠是克臬之意蔡傳乃謂戒以罔不克臬故期以克勤乃事訓上文不克臬句爲反側偷惰而不能事意義反覺糢糊

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蘇傳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閱于乃邑謀介

蘇傳簡邑人以自介副

蔡傳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

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尙何可畏之有哉〔謹考〕金氏履祥云忌古文作𢘓卽碁字亦作諆欺也戒其反爲凶德之人所欺誘〔今案〕金氏此說較蔡傳爲優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蘇傳介助也

蔡傳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于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于爾〔謹案〕前云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是已遷之民此言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卽多士篇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是方遷之士句法相同而文意各別天惟畀矜爾卽多士篇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是言天之所福孔傳謂天惟與汝憐汝也

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蘇傳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蔡傳啟廸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謹考〕陳氏櫟云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

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廸簡在王庭矣又尊高爾職事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卽所謂大介賚也〔今案〕王氏栢定爲多士後篇則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正與今爾又曰之文相應玩凡民惟曰不享句則所謂勸忱我命者使多士勸其民信王命也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蘇傳廸簡之命也

蔡傳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謹案〕大遠王命卽不克勸忱我命之命蘇傳以爲廸簡之命非是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蘇傳將遠徙之

蔡傳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遠離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尙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旣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謹考〕王氏樵云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逖爾土罰蓋有間也〔謹案〕蔡傳謂多方當作多士甚的洛邑雖非多士舊居然尙是殷士致天之罰則放之流之並洛邑不可得居矣故曰離逖爾土

上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
蘇傳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汝無怨也
蔡傳我豈若是多言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爲可見〔謹案〕又曰者更端之詞不與上文相屬故以此二字別之蘇傳謂他日又舉今言以告固非蔡傳于圈外取呂氏說謂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亦傷纖巧故不具錄

書傳鹽梅卷第十六

上海黃文蓮輯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篇首蔡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謹考〕孔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程子曰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于綴衣虎賁以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也王氏栢云先儒欲爲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費辭回護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于後世周公夙有聖德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陝而治既而左右武王伐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蓋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政也成王既冠周公歸政于王初無嫌之可避立

政首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嗚呼
孺子王矣曰咸告孺子王矣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豈謂
其昔不爲王而今始爲王哉蓋今日始親王者之政而已自
金縢之書成王未嘗不稱王周公之所播告于四方者未嘗
不曰王若曰成王之王固自若也成王之政則自今始也親
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于都邑之長
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
者蓋昔日嗣位爲天子今日親王者之政矣旣聽王之新政
不可不皆進戒于王于是自常伯之下至于版尹乃敢告厥
后曰拜手稽首后矣然後云云（今案）此篇進戒數稱孺子王

矣卽召誥所謂王乃初服也王氏此論發明孔傳最爲明確
呂氏祖謙乃泥于書篇前後之次第謂此爲周公絶筆誤矣
至王氏所謂常伯之下至于版尹乃敢告厥后云云者王氏
謂此篇亦有錯簡其所考定于綴衣虎賁之下接趣馬小尹
至三亳阪尹謂皆告教王之人竊意成王雖新卽政未必夷
微盧烝三亳阪尹悉皆在朝故不敢從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蘇傳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贊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
今王矣不可以幼冲自待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

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
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
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
憂此者美哉鮮矣
蔡傳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師
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
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
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
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于是歎息言曰美
哉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

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
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謹考）王氏充耘云三宅繫天
下安危治亂綴衣虎賁給事左右者繫王公之薰陶涵養故
曰休茲而不可不以得人爲憂也陳氏師凱云天官有司裘
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
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又有旅賁
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今案）蔡氏此節句解全依蘇氏而用
咸戒于王句較爲明晰休茲知恤亦蔡傳爲優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蘇傳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強大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

蔡傳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謹案】乃有室大競蘇傳得訓勉意較優

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蘇傳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謂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皐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

九德爲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蔡傳廸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謹案】王氏柏考定錯簡取乃敢告教厥后曰數語移置周公曰嗚呼休茲之前乍讀之極似順文細玩經言厥后則非告教成王矣孔傳以爲夏之臣告教其君自好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蘇傳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蔡傳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

人豈復有賢者乎【謹考】呂氏祖謙云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爲知人之法焉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及其衰也並至于會無義民言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會無義民則他可知矣【今案】孔傳牽于五流有宅之宅作刑獄說蘇傳依之故前段注中有藥食之喻臣民從夏之盛衰說頗于上下文貫串但桀德尚在下文愚意亦夏臣告教之辭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蘇傳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爲往也桀之所往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于暴德是以

無後

蔡傳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謹考）孔傳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無後黄氏度云桀惟弗自作德故往任皆暴德殄絶其世往任使往任其事也舜曰往哉汝諧汝往哉（今案）蘇蔡二傳不同俱似費解黄氏原本孔傳以惟乃弗作截句謂弗自作德頗優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蘇傳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凶人凶人各即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真有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即俊殷人去凶而後用賢夏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蓋緣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内協商邑外以顯德于四方也

蔡傳亦越者繼前之詞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于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齊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覩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各極其遠近而言耳（謹考）黄氏度云曰辯論也曰三有俊辯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

用也既用三宅又辯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材惟層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國家之興爲未艾也（今案）蘇傳原本孔注細玩乃用克用則當就用人說蔡傳較穩黄氏發明次補三宅之說甚暢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蘇傳甸治也帝欽我而伐紂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萬姓也

蔡傳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

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謹考〕申氏時行云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工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丕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今案〕帝欽罰之蔡傳謂上帝敬致其罰原本孔傳較優于蘇式商是法湯奄甸萬姓蓋卽奄有四方之謂蔡氏以篇名立政故傳言井牧其地什伍其民其實卽治民之事也蘇從孔傳訓甸爲治較直捷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蘇傳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

蔡傳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卽所謂廸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謹考〕黃氏度云克知已用而能知之灼見雖未用曉然見之而其爲知人之哲則一也〔今案〕蘇傳仍依孔注而蔡傳爲優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蘇傳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也

蔡傳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蘇傳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蘇傳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蘇傳府庫藏吏也

蔡傳此侍御之官也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謹考〕孔疏云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今案〕攜僕蘇依傳疏故云執持器物者蔡傳謂攜持僕御之人則二事矣殊不及蘇

大都小伯

蘇傳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蘇傳執技以事上者

表臣百司

蘇傳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蘇傳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官

蔡傳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都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對裏之詞上文百

司葢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葢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呂氏原文謂庖人尹庖內饔尹饔傳脫四字 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于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小大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與百司之數者旣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

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謹案〕大都小伯孔傳謂大都邑之小長葢此篇三事而外皆言其職之小者蘇傳云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尤足證明此意蔡傳取呂氏互見之說殊少體會經文自任人至阪尹皆是官名庶常吉士與後文其惟吉士異蘇傳皆當時小官亦本孔傳所謂衆掌常事之善士疏云士爲長官者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云孔疏所謂總舉衆官者葢言衆掌常事非止一官也呂氏誤會總舉之意乃謂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蔡傳從之非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蘇傳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是周公以公兼司寇也宗伯則召公兼之歟亞其二也旅其士也卿在常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蔡傳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于天子歟〔謹考〕孔傳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呂氏祖謙云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于天子者歟〔今案〕孔傳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

官制蘇傳則云卿有兼職則是在廷之官矣皆不當叙列于庶常吉士之後惟呂氏謂此下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見解最的蔡傳從之自優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蘇傳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三亳或曰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歷數此者欲得其人也

蔡傳此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以王官治

之參錯于五服之閒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謹考）孔疏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呂氏祖謙云烝先儒以爲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地理今釋云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水經注云汳水東經大蒙城北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南亳西亳詳見湯誥

文王惟克厥宅心

蘇傳能知君子小人之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蘇傳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蔡傳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畧之也（謹考）朱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處心非也卽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厥心今按蘇氏兼五宅三居講故云能知君子小人之心下節注亦有去凶用賢語朱子謂卽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蔡傳遵之以爲惟能其三宅之心便與克知三有宅心句前後相貫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與下節緊相呼應孔疏謂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是常事司牧人五字一串講大槩言文王所用以共政事之人而已下節言庶獄卽準人之事可見準人亦在其內不必依蘇蔡二傳以常事作常任司牧人作常伯復以不言準人而推原其故也呂氏祖謙又謂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并不主用人說亦未可從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蘇傳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三宅三俊去凶用賢

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
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之事惟使有司牧夫
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蔡傳庶言號令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
侵庶職惟于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
勞于求才汲于任賢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罔敢
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
者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謹考王氏應麟云文王
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愚
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

抉摘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闇于
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王氏充耘云文王惟克
厥宅心至以克俊有德此言文王明于知人而所用無非賢
罔攸兼至罔敢知于玆此言文王逸于得人故不須以身兼
理庶事但是有司牧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罰而已至于庶
獄庶慎則文王何敢與知焉夫君道逸臣道勞文王明于知
人得賢者而用之則可以優游無爲而庶事自治矣何必以
身兼之哉蓋其所操者不過黜陟之權而已舜命二十二人
以任庶政自已惟三載一考績三考而加黜陟耳此所以得
君道也然使知人無術而所用非人乃欲委任之專而不以

身兼其事不可得已傳者以爲任人之專尚不足以盡其旨
今案王氏引用司馬公所云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實勝
孔氏勞于求才逸于任賢之說愚意是訓用違四字亦須著
眼蓋言文王惟務是訓用違之事餘非所及故曰罔敢兼罔
敢知正找足罔兼之實蔡傳分淺深說未免似是而非庶言
蘇傳謂有司所下教令蔡傳止訓號令也有出于君而有不
容不知者故不在罔敢知之列其實君所不容不知者豈惟
是出于君之號令而已康誥所謂別播敷造民大譽豈非有
司所下教令乎苟出于君何謂罔兼旣曰庶言則謂爲有司
之所下自的用違蘇傳就民說殊不及蔡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
蘇傳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德
也
蔡傳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
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
成德之人也周公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替其所用義
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
夭散宜生泰顚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于前
武任之于後故周公于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

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正猶此敍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
丕基也〔謹考〕孔傳亦云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
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
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黃氏度云桀三宅無義民爲
不義文王克用三宅三俊是爲義德義民義德始見于書至
孟子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
夫容德皐陶翕受敷施箕子惟皇作極也舜俟明撻記禹遂
有傲虐之戒而其言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擧此容德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
受之此容德也然此最爲難失已失人皆能累德謀從擬之

而後動議之而後言也湯武反之文王則安矣〔今案〕孔傳依
文講解自明蔡氏似嫌其于用人意不相關涉故創爲此解
分義德容德爲三種人截率惟謀三字作句再三尋繹終欠
穩愜率惟敉功孔傳謂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最明晰呂
氏祖謙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爲義德肆不殄厥慍亦
不隕厥問爲容德之說用意亦好終嫌于用人無關惟黃氏
就義德容德細疏出用人本旨可爲經傳功臣並受此丕丕
基是文武並受宜從蔡傳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丕乃俾亂

蔡傳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蔡傳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旣述文王基業之大歎息
而言曰孺子今旣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于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安者知人之要也〔謹考〕張氏九成云
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卽所以
立政董氏琮云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諸家皆以
立政立事爲一意而于準人牧夫則以爲擧其二以包其一
埋所未安竊意從張氏之說則立政乃作書之本意立事乃

任人之官庶于經意爲兩得〔今案〕董氏從張氏說以立事爲
卽常任甚妥當以繼自今我其立政七字爲句言孺子旣爲
王矣今而後立政之道王自主之立事準人牧夫爲立政之
三事王其克灼知厥若俾之爲治而已克灼知厥若蔡依孔
傳訓若爲順而蘇傳訓爲心如其言者卽上文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之義愚謂亦有灼知其才德如此乃用爲
治使各當其任意後文克宅由繹正所謂克灼知厥若也

相我受民
蘇傳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

蘇傳旣灼知其心而後用旣用則勿以流言讒閒之

蔡傳夫旣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蘇傳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一話一言聞斯行之則不勝其獘以其不勝獘而擧棄之則所喪亦多矣必受而繹之末惟成德之彥則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

之而後可

蔡傳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謹考〕王氏充耘云灼知厥若是明察于未任之先丕乃俾亂勿有閒之是專篤于旣任之後夫疑人勿任任人勿疑己無知人之明乃恃小人以伺察之果何由展布哉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與上文相我受民勿有閒之相終始言委任之專篤但一開口必在于盛德之彥如此方專使議論之閒微有向背罅隙則讒邪得以乘閒入之矣〔今案〕孔傳及疏訓自爲用蘇氏但發明孔意而已蔡傳較優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蘇傳我受美言于人不敢自有而獻之于王矣

蔡傳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謹考〕孔傳嘆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今案〕孔傳謂人爲賢聖固覺未穩蘇蔡二傳泛而言人亦語無著落愚謂篇首有用咸戒于王句可見此上乃周公採擇羣臣之言以進戒所謂徽言者非止說禹湯文武任人之事凡進戒于王者皆美言也此下則皆周公勸勉成王受此徽言以端立政之本故下文復接以繼自今云云自古商人節就周公口中再述湯文並非詞複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蘇傳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

蔡傳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尙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卽此意〔謹案〕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孔傳謂惟以正是之道治庶獄庶愼其勿誤蘇傳亦云正心而求其理呂氏祖謙則謂簡畀正人付之獄愼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

道雖惴惴欲其勿誤能勿誤乎蔡傳獨以正爲指當職者言皷衆說固已優矣但經言勿誤于庶獄庶愼非曰勿誤庶獄庶愼也人主當務其大者遠者樂遊田則役志多荒親瑣細則用心亦誤是時成王學問已成無慮其觀逸遊田而但慮其卽政之始自恃英少庶獄庶愼之必親未能急親賢之爲務而徒察察爲明則雖獄愼無誤適以自誤耳周公蓋訓王以簡畀正人爲當務之急而勿誤用其心思也上文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豈是文王慮其以已誤之而罔敢知之乎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

蘇傳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其所期者故已宅則復繹之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蔡傳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于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謹考〕呂氏祖謙云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者果何如也繹之者蓋不一端而足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陳氏經云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任之當矣又由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王氏樵云案由字只如字讀傳謂紬繹用之是以意解非卽以由字爲繹字也紬音抽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紬繹師古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今案〕已宅復繹是用人要法蘇傳稍偏蔡傳較穩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蘇傳勱勉也何謂憸人賈誼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世德之憸微兮遙增擊而去之是之謂憸人

蔡傳自古君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于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謹考〕王氏綱振云憸人不是容悅小人傳云憸利小人正言其才智機鋒俱的的可喜能聳發人主以爲必可共功必能顯世而不知其究竟罔顯也觀宋神宗信用王安石須知公言已持券千載矣陸氏鍵云用字著在成王身上說賢心之勵翼便是世運之休明又豈止于顯世乎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蘇傳夫周公尤以獄爲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屬司寇蘇公也

蔡傳始言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謹考〕顧氏錫疇云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纘承之責曰孺子王矣見其居天位之尊〔今案〕其勿誤于庶獄二句孔疏謂上句欲其重刑下句欲其愼官人蔡氏卞又謂以庶獄庶愼對庶言則庶愼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愼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愼

皆似是而非之說愚謂此節特頭起下文耳專以庶獄襯下戎兵大刑用甲兵也其勿誤于庶獄與前其勿誤于庶獄庶愼同義惟有司之牧夫又與前惟正是乂之不同蓋言詰戎兵陟禹迹乃人主當務之急其勿以察獄自誤此特有司之事而人主所宜知恤不在是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蘇傳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詰治之

蔡傳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謹考〕金氏履祥云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陣法講于蒐狩射御習于鄉學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況其時淮奄未盡平故周公言及之〔今案〕其克二字語氣正頂其勿誤來蔡傳訓陟爲升訓方爲四方亦本孔傳但方旣爲四方矣若非巡守何以云行天下乎惟呂氏祖謙解此最的其說云繼世之主多湛于逸樂不出戶庭弛備忘戰以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于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振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成王撫

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旣克踐此語矣王氏充耘亦云陟禹迹者何巡守也天子之出必有兵衛以隨之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王氏以徧歷四岳注方行天下四字尤勝于呂氏嚴正方整之解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蘇傳人之才德長于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也是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尙書用山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蔡傳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于文王稱德于武王稱業

各于其盛者稱之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此并周家後王而戒之〔謹考〕呂氏祖謙云常人之于國也葢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閒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于卒章歟〔今案〕蔡傳耿光主德說是也而意有未盡泰誓下篇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葢文王當日之耿光猶未顯于天下至是乃使四方共見之也故曰覲蘇傳論常人精矣合呂氏說而常字之義始備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蘇傳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爲三公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于史以爲後世法也

蔡傳此周公因言愼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謹考〕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王氏樵云列條列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者有重者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所謂中也中者得宜之謂非以輕重之閒爲中也洪氏翼聖曰此節固爲後之司獄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今案〕此篇專以用人爲重孔傳謂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此說最優以長我王國亦當從孔傳謂長施行于王國茲式者謂卽此便可取法也又案此節以上告王之言畢矣但前云勿誤于庶獄而獄實民命所關不可不愼故周公復

告太史以治獄之道惟在擇人任之以蘇公爲法而已卽惟正是乂之意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蘇傳殷未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蔡傳成王黜殷久矣而于此復言何耶

篇首蔡傳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宏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卽太

師保氏卽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閒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謹考王氏柏云此成王初政訓廸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經制大成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厚有虞廷氣象焉後世莫能及或疑此篇與周禮不同蓋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敘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蘇傳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爲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蔡傳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謹考王氏充耘云成王始親政故巡守而歸整肅在朝之官此繼立政之後其巡守也奉行周公詰戎兵方行天下之訓其董正治官也奉行周公立政三宅之語隱然相應今案王氏此說甚優但巡守祇是奉行周公方行天下之訓四征弗庭乃是奉行詰爾戎兵之訓耳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蘇傳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幾一作矣

蔡傳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

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
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
能用治〔謹考〕王氏舜牧云若昔大猷謂若昔帝王經理天下
之大謀畫也故承說制治保邦訓大猷曰大道之世誤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蘇傳明王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爲國不在官多而在得人
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立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蘇傳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爲經以政事緯之與刑無相奪

倫而陰陽和

蔡傳逮及時是若順也立始辭也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
定制則始于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
者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
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
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
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謹考〕王氏
充耘云燮理陰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
之氣自順故堯舜在上而天災滅熄庶徵太和有夏懋德而
罔有天災考其所爲不過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分任庶政使
人人各遂其性而已初未嘗特設燮理陰陽之官亦未聞別
有燮理陰陽之政太戊修德以弭桑穀之妖亦不過早朝晏
罷弔死問生勤于政治而已然以道經邦乃所以燮理陰陽
也故天灾少見于治平之世而迭見于衰亂之時者以其所
爲有以召之也彼匹夫銜冤猶足致三年之旱況政乖民困
而千萬人說詛歎恨豈不足以傷兩間之和今論者不察此
徒曰吾能治一身之中和則心正氣順而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世寧有是理哉丙吉逢羣鬬死傷不問而問牛喘以爲三
公調陰陽職當憂不知當春而熱陰陽失序吉憂之當如何
而調之耶夫治爭鬬固非宰相之職然使有司失職而死傷

寃抑無所告訴其干陰陽之和不亦大可慮耶故爲吉者問
爭鬬則不可至于戒飭有司審理寃抑不可不加之意也王
氏樵云道者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惟三公以道爲
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故
論道皆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
空言也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

蘇傳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蔡傳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

天地之化是也宏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宏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公孤之分如此〔謹考〕孔傳孤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朱子曰三公三孤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佐天子而已三公三少只是加官葉氏夢得云成王以周名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名公仍爲保而不設師傅葢難之也王氏充耘云三公上言立而下言官不必備惟其人而三孤六卿不言者葢立凡例于前而後皆嘗其語耳傳者不察謂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三孤六卿獨非立爲周家之制者乎何以不立也夫立與建同建官

惟賢豈亦必自武王設官而謂之建耶葢立官建官設官皆恒言耳且三公必其人而不必備員三孤六卿獨可備員而非其人乎以此知特發例于此耳非獨爲三公言也〔今案〕公化當依孔傳作宏大道化解王氏立凡例于前之說當矣愚意弼予一人卽朱子所謂輔佐天子此句總承三公三孤來蔡傳謂公論于前孤弼于後亦恐未穩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蘇傳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故冢宰爲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蔡傳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葢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謹考〕孔疏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冶者兼萬事之名也鄭氏康成云變冢言太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太冢者太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太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統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

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是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董氏琮云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蘇傳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爲地官擾馴也

蔡傳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謹考〕孔疏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康

成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五典卽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
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
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
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
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
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
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
功鄭康成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教細分
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王氏肯堂云司專主也

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蘇傳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于禮而成于政和如
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于夏故宗伯爲春官司馬爲夏官
蔡傳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
列春官于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于禮
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
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
得其平也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
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謹考〕孔
疏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
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
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
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
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
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
卑等列也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
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
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

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
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
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金氏履
祥云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重于祭祭莫切于宗廟
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今案〕經言和上下者卽太宰職
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之意蔡傳謂和者以樂而言恐非的解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蘇傳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爲秋官
蔡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刼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
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

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謹考〕孔疏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曰掌邦禁陳氏經云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今案〕蔡傳及陳氏說禁字之義優于孔疏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蘇傳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蓋藏故司空爲冬官

蔡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案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缺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謹考〕孔疏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義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黃氏度云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士有士則各使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司徒地政農爲詳圃園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亡農圃藪牧工賈皆當有政令在司空其教典在司徒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蘇傳九州之牧也

蔡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于外

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案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倂數之爲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之于五卿并列于六職也〔謹考〕王氏充耘云六卿總治于內九牧親民于外六卿之職雖不同而其爲民則一也冢宰均四海固所以治民司徒掌教以復民性宗伯掌禮以定民志司馬掌兵以衛民患司寇掌刑以詰民姦司空掌土以定民居以此倡九牧而九牧皆一一奉行于外則民自殷阜而化成矣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成之者治之養之教之無欠缺之謂也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

蘇傳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也

蔡傳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謹考〕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陳氏大猷云或問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不同何也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謂第一歲一見也甸服二歲一見謂第二歲一見也男服三歲一見謂第三歲一見也采服四歲一見謂第四歲一見也至第五歲而衛服一見至第六歲則皆休息正是六年五服一

朝也諸儒疑之過耳左傳所載又與周禮不同何也昭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曰叔向所言乃諸侯自相會盟之禮猶小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云爾非諸侯朝王之禮也〔今案〕蔡傳全依孔傳而無所援據孔疏謂周禮無六年一朝之事惟左傳所云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陳氏以爲此特諸侯自相會盟之禮駁之甚確至周禮言六服而經文惟言五服者黃氏度云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也蘇傳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遍云云卽周禮大行人之意較優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蘇傳夏商以來人主[illegible]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巡守故以五載爲十二年也

蔡傳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制因時損益可見矣〔謹考〕黃氏度云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爲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詞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見曰同也此皆倣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邁後見于經者成岐陽之蒐康酆宫之朝穆塗山之會宣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時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蘇傳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于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遂非也

蔡傳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廸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

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謹考】呂氏祖謙云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令于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複之也令出而誤因當遷令然所傷則既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眞不可反以意逆志讀之可也【今案】易曰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蔡傳但以壅逆不可行訓反似淺孔傳有二三其令之說卽蘇傳所謂改也呂氏說優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蘇傳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以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并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淸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于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

蔡傳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寖克則民懷寖深至于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令吏以法吏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蓋有意也既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卽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

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今案】呂氏疏解此節最爲明暢但以制爲前日所學之成法愚意以爲不然所謂制者當代之法也下文典常則通行古今之常理耳制本斟酌古今而成以學古之人而議事以制安有迷惑之患乎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蘇傳小人不利于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蔡傳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化而變亂之也【謹考】陳氏大猷云事有施于古而不宜于今施于今而

不合于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
者也陳氏櫟云學古而後入官則當官議事必能以古制裁
酌之庶酌古通今而政不迷然世有好古而至于好異者如
荊公是也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爲之師王氏充耘云其爾
典常作之師欲其守常也無以利口亂厥官戒其好異也昝
云罔以側言改厥度罔以辯言亂舊政皆爲輕信他人之言
耳傳云不可喋喋利口而紛亂之似以爲自已利口非也〔今
案〕典常宜依陳氏說蔡傳全依呂氏王氏駁之甚當

蓄疑敗謀

蘇傳人主聞讒言不即辯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大

于此者

蔡傳積疑不決必敗其謀〔謹考〕呂氏祖謙云蓄疑敗謀者有
疑即辯可否立決蓄而不辯一前一卻謀之所以不成也〔今
案〕蘇傳蓋有爲言之非說經本旨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蘇傳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蔡傳怠惰忽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
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怠忽荒政者怠則失
于不及忽則失于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
莅事惟煩者旣歷數莅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
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
不勞不學者于理不通憒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
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蘇傳媮于初必艱于終

蔡傳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果
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
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
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
後艱矣〔謹考〕林氏之奇云洪範卿士惟月隱三年左傳曰鄭

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曰王卿之執政者則卿士大臣也
王氏謂卿士職業異于士大夫故別爲之戒朱子曰斷而不
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陳氏櫟云功崇至後艱四句乃
申言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
也王氏充耘云所謂後艱者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耳蓋天
下之事乘其幾而爲之則易爲力後其時而爲之則難爲功
〔今案〕惟克果斷惟字與下句乃字緊相呼應蔡傳所引王氏
說與上二句作三平非是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蘇傳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蔡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
位當知所以恭享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當有實得于已不可從事于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
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于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于
爲侈亦通〔謹考〕陳氏經云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
于恭儉則爲德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恭儉出于德者逸
而休恭儉出于僞者勞而拙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蘇傳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來病之矣惟讓爲能
和是以貴之
蔡傳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
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
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賢有德者也能
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
出于義則莫不出于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
以爲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
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謹考〕陳氏櫟云居寵之寵

卽指祿位言利祿與危辱爲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
暇何敢驕侈乎陳氏經云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
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
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于和姚氏舜牧云
惟畏畏其危也弗畏弗畏其危也入畏入于危而畏弗及也
三畏字總一樣申氏時行云庶官是六卿之屬賢能凡有才
德者皆是德不必其出于已而惟賢是推才不必其出于已
而惟能是讓此至公之心大臣之義也庶官和則是觀感其
推讓之義而師師濟濟無忌克無乖爭也不和政厖是大臣
出于私而庶官化之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
蘇傳三公也
蔡傳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
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以人事君其責如此三事卽立政之
三事也〔謹考〕董氏鼎云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
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爲人臣
者以是觀之必無妬賢嫉能之心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
可以自警矣王氏樵云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古三事之
職故仍呼三事〔今案〕蘇傳訓三事爲三公非是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蔡傳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
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于戒勑也〔謹考〕申氏
時行云此訓廸將終而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卽六卿大夫卽
六卿之屬蓋六卿所主卽子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位言
政以職言官必有政亂政卽所以敬其官也以佑二句謂以
此輔君永康其民也康字兼阜厚化成二意永者悠久而無
閒之詞萬邦惟無斁言萬邦之民被其阜成之澤者永有尊
[redacted]無厭斁之意與唐虞之咸[redacted]之用又先後一
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有成績矣

成王旣伐東夷肅愼來賀

蘇傳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愼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蘇傳國語曰文王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豈
此榮伯也與

蔡傳賄賂也義未詳篇亡〔謹考〕孔疏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
道于九夷八蠻于是肅愼氏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
成王卽政奄與淮夷近者尙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
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肅愼之于中國又遠
于所伐諸夷見諸夷旣服故懼而來賀也王賜以財賄使榮
伯爲策書以命之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黃氏度云肅愼
海外國魏時挹婁通中國云卽古肅愼貢楛矢石砮在夫餘
東千餘里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蘇傳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
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與二篇亡

蔡傳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告老之時而下文君陳
之序乃曰周公旣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
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歿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
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歿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謹
考〕孔傳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
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孔疏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

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
北黃氏度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告单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成
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伊尹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
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故作書紀
其事以見餘臣不得用此禮也周公欲葬成周謙不敢當之
意成王作書獨紀葬何足垂訓咎单訓伊尹事作沃丁伊尹
德業固有以啟廸沃丁矣周公致太平成周道獨欲遷奄君
而未果今遂遷之是爲周公輔周之事無不竟者故成王因
葬作書告周公名亳姑畢在永興長安縣社中呂氏祖謙云

周公將歿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誓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之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遷奄之事義或然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蘇傳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康成以爲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篇首蔡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命篇今文無古文有謹考王氏希旦云觀篇中式時周公之猷訓與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畧同不見君陳爲周公之子使是其子則當如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乃祖成湯康誥云朕其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書中命體大都然也今不曰爾考周公而但與畢命同稱周公若言他人耳周公以王叔父有大勳勞于天下安有命其子以繼父職獨無一語及父子相繼以寵之乎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蘇傳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苟慎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

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君子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蔡傳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物之精華

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聞則馨香
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世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
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
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謹若】陳
氏經云商民難化由于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
正其本王氏天與云令德莫大于孝恭則自孝中出如責難
于君謂之恭曾子謂事君不忠非孝則指此恭爲事君之恭
亦可如與人恭而有禮曾子謂交友不忠非孝則指此恭爲
與人之恭亦可隨孝心發見處爲恭孝恭雖若并言然孝字
意重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
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蘇傳豈惟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
此人之情也爲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
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惟風下民惟草德
復有妙于風者乎
蔡傳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
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
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固言爲周公之訓明矣
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

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閒者蓋當深省
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
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
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于斯未
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
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
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謹案】式
時周公之猷訓蔡傳依呂氏說謂至治馨香四句卽周公言
愚謂此四句是贊美周公之明德至治非周公言也若是成
王述公語便當曰我聞公曰矣此篇言周公訓者三皆無所
指實況曰猷訓則非但垂教之嘉言尙有治洛之大猷在呂
氏以精微二字解猷字尙恐未的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蘇傳有所興廢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子
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
蔡傳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
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
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
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于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謹考】呂氏祖謙云廢興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閒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陳氏大猷云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于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申氏時行云有廢是有戾于俗而當廢者有興是有宜于俗而當興者出入只是反覆之意虞者度其廢興之當否也繹是深思永念之意思其廢興之當否也

【今案】出入蘇傳解作出納惟呂氏謂出入反覆較優故蔡傳依之陳氏就傳言國人左右分貼亦好若從舊解便須于入字截句殊無意味釋孔傳作陳而布之蘇傳爲得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蘇傳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衆言也

蔡傳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旣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謹考】呂氏祖謙云舉其前日之善而明其可以當是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亟入告君及旣施行則漠然不有順承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爲人臣者恭己奉上果咸能若是豈不甚良顯哉蓋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之事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尙忘己之善而皆歸于君今日豈忌人之善而欲出于己乎【今案】蔡傳圈外引葛氏說咎成王失言似矣至圈內所云或曰卽呂氏說也眞氏德秀論之謂善則稱君含章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衞尉深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詞耳愚謂蘇傳見解超脫呂氏說亦非關回護舉前日之善明其可以當是任繳醒上節語意甚圓君陳舊在王朝故有告于內順于外之事旣命之往尹東郊則政令是其專主下文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成王何嘗以委曲順承望之君陳乎陳氏櫟謂此乃人臣宜上德以明示于衆則順之于外只是承君之德意以致之民說亦通姚氏舜牧謂曰字是對君之詞蓋告于內以啟其從其有未行乃將順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以責其成用意亦好但于所未行者而曰將順于外則是未免于腹誹矣故當從呂氏并兼用陳氏說若依常解則入告爲密啟順外爲導䟽葛氏失言之譏不亦宜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蘇傳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蔡傳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宏周公之
丕訓蓋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
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于人
而于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
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于寬必寬而有制和不可一于
和必從容以和而後可以和厥中也成王慮君陳之狥已又

慮君陳之狥君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狥君以爲生殺惟
當審其輕重之中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
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謹考】夏氏僎
云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
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
其下則言不幸入于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
故三細不宥王氏充耘云從容以和只是凡事無急迫當從
容寛縱以和之蓋近民之法當如此耳否則急促躁暴強速
化而民且無所措手足矣傳謂和不可一于和當從容以和
之語不可通殷民在辟在宥而惟厥中者言必審其當爾使

其中辟則辟之中宥則宥之不中則否雖君言有所不可從
也下文辟以止辟乃辟此是中辟者辟之也三細不宥此是
不中宥者宜勿宥也薛氏季宣云法之與宥非人君所得而
私也人臣狥人主之私則民將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
刑與貸無有輕重之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
而忘已者不能也【今案】辟以止辟乃辟蔡傳用然字一轉似
乎添設蓋君陳能遵周公則政與訓無不便于民者弗若弗
化而猶弗辟則相率而敗常亂俗矣此正辟之足以止辟而
當用辟者也不至于是則勿辟矣乃字有慎重意亦有斷制
意洪氏翼聖謂申言辟不狥君而惟厥中卽王氏之說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蘇傳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政
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蔡傳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
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謹考】孔
疏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忸忕前復爲也古言忸忕是貫習
之義王氏樵云敗常孔氏謂毁敗五常之教如康誥不孝不
友之類亂俗僻言怪行以亂風俗如少正卯之類敗常亂俗
是兩樣傳氏元初云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
是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的意思曰乃辟則非致刑兼刑措之

用者其尊開一面可知矣曰三細不宥則大者不宥可知而出于三者之外其捐棄細過眚之大道又可知矣〔今案〕蔡氏以有弗者至乃辟謂終上章之辟此三句謂終上章之宥愚謂言辟言宥雖根上文字面然亦不必細分敗常亂俗王氏說優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蘇傳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

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于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蔡傳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謹考〕王氏充耘云無忿疾于頑是有忍也無求備于一夫是有容也言各有主蓋事有當忍者有當容者傳謂忍爲猶堅制力蓄恢乎其有容斯乃德之大意謂容勝于忍又分淺深似不必如此未化者不可忿疾已化者不可求備且一味容忍將去就其中有能修其職業修其行義者簡拔而登之使彼有所慕焉則頑者有時而自化不修者有時而修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蔡傳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于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旣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于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謹考〕孔傳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

之美名亦終克稱誦于長世言沒而不朽陳氏櫟云修不修
皆可𥳑別故不修者亦以𥳑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
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特因
不變即從厥攸好也商氏之頑原于咈天敘之典惟敬典可
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恭之君陳能之孝父母
友兄弟君陳厚于天敘之典久矣敬典有德王蓋即其素履
以勉之也鄭氏景望云時罔不變允升大猷成王自謂膺受
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謂永膺多福皆以商民趨
化言此人君受福之實也天保受福之詩亦曰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即成康之意申氏時行云變即變其薄而爲厚升于

大猷者教化行而習俗美道德一而風俗同道之降者自此
而升于大道也二句串說敬典在德是與周公明德一般丕
變是與周公至治一般懋昭式時宏訓工夫皆盡于此胡氏
承諮云惟予一人膺受二句舊以君陳平對而以有詞兩承
之竊意成王勉君陳口吻當重在其爾之休而終有詞句亦
只當承爾休說不必帶著君〔今案〕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陳氏之說較蔡傳明快胡氏遵孔傳謂終有詞只承爾休
說亦細但其爾之休句愚意是言使我一人膺受多福皆是
爾之休美而令名垂無窮矣

書傳鹽梅卷第十七

上海黃文蓮輯

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蘇傳畢公高周之同姓

篇首蔡傳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
篇謂之顧命者鄭元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
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
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
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蘇傳有疾不豫

蔡傳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謹考〕孔疏釋詁云懌
樂也陸氏德明云馬本作不釋云疾不解也吳氏澄云不懌
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

蘇傳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頮水而已洮盥也
頮頮面也

〔謹考〕孔疏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事父母面
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陸氏德明云馬云洮洮
髮也

相被冕服憑玉几

蘇傳相禮者以衮冕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蔡傳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謹考）孔疏鄭元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今案）憑謂身俯而憑之也是時王疾甚不能當扆而立故相者扶掖以出俯憑玉几也

乃同召太保奭

蘇傳召公爲保兼冢宰

芮伯

蘇傳司徒

彤伯

蘇傳宗伯

畢公

蘇傳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蘇傳春秋傳康叔爲司寇

毛公

蘇傳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彤伯姒姓

師氏

蘇傳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蘇傳虎賁氏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蘇傳漸進也幾危也

蔡傳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謹考）孔傳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疏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

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都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陳氏師凱云畢公名高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今案）周官曰三公論道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君奭篇序但載名公爲保周公爲師不聞
立傳周公没名公仍爲太保亦不聞更立太師畢命雖呼父
師然果爲太師亦當如名公之稱太保陳氏謂畢公亦必繼
周公爲太師者蓋臆度之詞非有實據也愚意畢公毛公乃
五等之爵非三公之位三公位尊不當以所領之官爲次其
不以五等爵爲次者六卿乃天子之官故序畢毛于伯與侯
之下朱子并以芮彤二伯及衛侯爲三孤宜有所據然皆不
見經傳姑存疑以俟考地理今釋芮孔傳云周同姓圻內之
國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
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案胡三省通鑑注彤伯之國當在

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注云
在長安縣西北長安今屬陝西西安府衛今河南衛輝府淇
縣毛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
府秦州地案毛泉見水經注亦未言卽毛伯之國路史不知
何據今毛地未知確在何所姑存其說

病日臻旣彌留

蘇傳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蘇傳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旣教則集之民旣集
教用命乃能開達殷之喪否也

蔡傳成王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旣彌甚而留連恐
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
曰疾甚言曰病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
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條教而民
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謹考）黃氏度云恐不獲誓言嗣子事金氏履祥云成王其年
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前此未及言嗣立之事王氏充耘云
恐不獲誓言嗣言恐一旦而死不得出言以屬托嗣子承繼
之事（今案）嗣蔡傳作嗣續我志本孔傳但此是成王命羣臣

立康王當依黃氏金氏王氏之說奠麗孔傳作定命蘇傳訓
土著蔡傳訓依呂氏祖謙謂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
麗于棟宇食之麗于畎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
人君之職不過教養兩端而已蔡傳于多方篇亦訓麗爲依
謂民所依恃以生者亦是言養之而已宜從呂氏說達殷孔
傳作通殷蘇傳謂開達殷之喪否殊未穩蔡傳謂能達于殷
邦似從孔說較蘇爲優然尚欠醒豁愚意撻古從達疑卽撻
伐之意

在後之侗

蘇傳侗愚也楊雄曰倥侗顓蒙

蔡傳成王自稱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蘇傳康王也

蔡傳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于天言天威于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謹考〕王氏充耘云敬迓天威是敬天嗣守文武大訓是不敢背棄祖宗成憲各有所指傳謂于天言

威于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殊不可曉不成文武法度卽天威乎吳氏澄云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蘇傳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爲文飾而已不知其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也惟安爲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蔡傳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惡矣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于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謹考〕金氏履祥云成王在位四十年天下已太平然先王終而嗣王立乃一時艱難之運前日成王幼冲親罹其禍此顧命所爲作也

王氏充耘云王業以艱難成之亦必以艱難守之宏濟于艱難言守成難必待諸臣與君共濟之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此教以治人之道思夫人自亂于威儀則是教以修己之道〔今案〕思夫人二句蔡傳較優但冒是冐昧意召公畢公何至導其君于不善然大臣不能以時救廸格正君心之非其君或冒昧而進于不善皆大臣之咎也故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蘇傳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出設幄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室也

蔡傳羣臣旣退徹出幄帳于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于北牖下是也〔謹考〕孔疏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于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元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于寢處以王病重不能復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

將欲爲死備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蘇傳伋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姜女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蘇傳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外而後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蘇傳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于翼室

恤宅宗

蘇傳爲憂居之主也

蔡傳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一日不可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豫備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謹考〕孔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

殊之疏云名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于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于南門之外〔今案〕孔傳訓爰爲于較優于蘇依經講說亦優于蔡謂臣子皆侍左右其說固正但謂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之方王崩時太子釗果在內如何反出之于外試思迎入時以干戈以禁旅何等愼重則當其出之也將令太子釗自出乎抑使人導之出乎且旬日釋服被冕受顧命見諸侯蘇氏猶且議之況始死而遽出居路門之外以受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愚不敢從

丁卯命作冊度

蘇傳以法度作冊也
蔡傳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謹考〕王氏安石云喪
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蘇傳自西伯入爲相名公也
蔡傳須取也〔謹考〕孔疏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
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案士喪禮將葬
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卽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
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
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薛氏季宣云士

山虞匠人之屬呂氏祖謙云自康王受命前命皆出自名公
日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
一號令也
狄設黼扆綴衣
蘇傳狄下士扆屛風爲斧文也
蔡傳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
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謹
考〕孔疏釋宮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
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
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屛風畫爲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爲扆

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屛風畫爲斧文在于戶牖之閒考工記
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屛風置之于扆地
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于庭此復設黼扆幄帳者
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
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設之下言設四坐陳寶
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
文也
牖閒南嚮
蘇傳戶牖閒也
蔡傳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謹考〕金氏履祥云古者

前爲堂後爲室室中以東嚮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
牖之外爲堂以南向爲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
雅戶牖之閒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閒南嚮之坐
也
敷重篾席
蘇傳桃竹枝席也
黼純
蘇傳黼黑白也純緣也
華玉仍几
蘇傳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

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蔡傳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黼白黑雜繒華色也謹考孔疏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此筵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也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攷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華是彩之別名鄭元云華玉五

色玉也陳氏師凱云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

西序東向

蘇傳西廂謂之序

蔡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敷重底席

蘇傳底蒻席也

蔡傳底席蒲席也謹考孔傳底蒻苹疏云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元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

綴純

蘇傳綴雜采也

謹考孔疏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采也

文貝仍几

蘇傳以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蔡傳文貝有文之貝謹考孔疏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于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甲貝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

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蘇傳豐莞席也

蔡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謹考孔疏釋草云莞苻蘺也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蘼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元云豐席刮凍竹席

今案蔡傳以豐席爲筍席陳氏師凱謂筍席當爲莞席傳寫誤也

畫純

蘇傳繪緣也
蔡傳畫彩色謹考孔疏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元云似雲氣畫之爲緣
雕玉仍几
蘇傳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蔡傳雕刻鏤也謹考孔疏釋器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雕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爲雕
西夾南嚮
蘇傳西廂夾室
蔡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謹考孔疏房與夾

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
敷重筍席
蘇傳筍竹席也
謹考孔傳筍蒻竹陸氏德明云馬云箬箸也徐云竹子竹爲席孔疏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
玄紛純
蘇傳紛紺也以元紺爲緣
蔡傳紛雜也以元黑之色雜爲之緣謹考孔傳元紛黑綬疏云紛則組之小別鄭元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元紛爲黑綬鄭于此注云以元組爲之緣
漆仍几
蘇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傳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蔡傳漆漆几也牖閒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閒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閒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

越玉五重
蘇傳及玉五重謂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蘇傳謂赤刀以下衆寶
蔡傳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謹考孔疏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于也于者于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文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

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先王之寶器也陸氏德明云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今案）孔傳謂于東西序列玉五重故疏謂西序二重東序三重即指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但細玩文勢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皆寶也琬琰本二物未可合而爲一况此文在陳寶之前當另有所指故馬氏有越地所獻玉之說愚謂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皆玉而其所以寶貴者非因其爲玉也不當泛稱玉且亦不可言重此所言玉則常玉而已當依蘇傳訓越爲及但承上文言于坐旁又設玉五重而不當以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爲即此五重之玉也

赤刀大訓

蘇傳虞夏商之書

蔡傳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謹考）孔傳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疏云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今案）上文成王雖言嗣守文武大訓然以爲寶而陳之則反褻矣

弘璧

蔡傳未穩

蘇傳大璧也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蘇傳八卦也

蔡傳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謹考）孔疏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元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

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珣玗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圖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

在東序胤之舞衣

蘇傳胤國所爲舞者之衣

蔡傳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謹考）孔疏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

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

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蘇傳兌和古之巧人

蔡傳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謹考〕孔疏大貝必大于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攷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攷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尚與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

垂之竹矢

蘇傳垂舜時共工

〔謹考〕孔疏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

在東房

蘇傳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以古物寶之如後世寶孔子履也

蔡傳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度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宏寶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親閱手澤存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謹考〕王氏安石云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今案〕蔡傳玉之五重亦取孔說非是

大輅在賓階面

蘇傳大輅玉輅

綴輅在阼階面

蘇傳綴輅金輅

先輅在左塾之前

蘇傳先輅象輅塾夾門堂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蘇傳次輅木輅也革輅不陳

蔡傳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

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案所陳寳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謹考孔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疏云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又云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卽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鄭元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

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士于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傳旨今案傳疏考據極明故蘇傳依之鄭君說亦頗有意義蔡傳所云未知何據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蘇傳雀弁赤黑如雀頭色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蘇傳綦弁青黑色堂廉曰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蘇傳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蘇傳戣瞿皆戟屬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蘇傳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器從金允聲書曰一

人冕執鈗讀若允冕大夫服弁士服

蔡傳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上刃刃外嚮也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謹考孔疏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鄭元云黑赤白雀言如雀頭色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立堂下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階側又

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
階在兩廂各二人故四人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
言之攷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
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
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
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元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
鉬令之句子戟劉蓋今之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
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
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今案銳作鈗蔡同蘇
說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蘇傳麻冕三十升麻爲冕蓋袞冕也袞冕之裳四章此獨言
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人受命傳命者自阼階
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蘇傳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
殷士也鄭元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殷之蟻
結似今蛇文畫豈蟻裳亦爲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蔡傳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
階也蟻元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

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
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
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
閒示禮之變也謹考孔疏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王麻冕者
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元周禮注云袞之衣
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
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賜諸侯云元袞及黼
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于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
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諸侯皆同服吉服亦廟中之禮如助

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蚍蜉蟲
色黑蟻裳色元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
云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改其裳以示
變于常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蘇傳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蘇傳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爵名瑁四寸王所執
以朝諸侯傳顧命授圭瑁當阼階升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蘇傳書冊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冊御王凡王所臨
所服用皆曰御
蔡傳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
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
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
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
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謹考〕孔疏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
祭服暫從吉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
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攷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

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于奠爵無名同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
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元注云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蓋
天下也阼階東階也謂之阼者鄭元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
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事
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
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元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
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
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于鄭也傳訓御爲
進太史持冊書顧命欲以進之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元云

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
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今案〕
上宗爲上二人御猶嚮鄭君說最優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蘇傳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卞法也
蔡傳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
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臨君周邦位
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
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謹考〕孔傳率羣

臣循大法疏云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
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金氏
履祥云說文字林大小篆無卞字即弁字也王氏充耘云臨
君周邦不過爲天子以蒞其民率循祖宗之大法燮和天下
以此對揚文武之光訓傳謂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牽連三
大字殊覺牽強無味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蘇傳太保實三爵于王王受而置之曰宿祭先曰祭至齒而
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嘏王也

蔡傳肜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肜肜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詞退托于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于此致意焉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謹考〕孔疏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于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元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言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禮于祭末必飮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飮酒而已此非大祀故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

乃以同授太保也陸氏德明云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諸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呂氏祖謙云上宗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陳氏櫟云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蘇氏以爲至齒不飮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是及考字書方知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注音釋下云說文作詫觀此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君咤臣嚌于義何分且與飮福亦廢之說不合矣〔今案〕其能而亂四方蔡傳訓而爲如謂如祖父治四方全同孔傳蓋以答詞言天而不言祖故以而爲如以補足此意終似牽強愚謂其能之下而字之上當有缺文上文太史告王道揚末命是成王之訓荅揚光訓是文武之訓命汝以下直言臨君周邦足矣竊疑嗣訓二字是衍文若移于此處似覺妥貼咤是奠爵蔡從孔傳爲優陳氏辨論極細楚茨之詩先祖是皇神飽是饗言神附尸以饗也此祭不設尸故上宗傳神命曰饗蔡從呂說優于孔疏呂氏謂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飮福亦廢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蘇傳易爵而洗也

秉璋以酢

蘇傳半珪曰璋太保實此爵以爲王酢已也

授宗人同拜
蘇傳宗人小宗伯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蘇傳宅居其所也
蔡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
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
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
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大宗供王故宗人供太
保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
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

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
味雖飲福亦廢也【謹考】孔疏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
故太保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于同
中乃秉璋以酢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
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
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
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
亦執璋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
故先授宗人同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
也太保受同者太保旣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

進以祭神旣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
入口是嚌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
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旣畢而更
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旣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
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陳氏櫟云王祭告成王言已已
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傳顧命也王
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
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名公拜何疑焉君在
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柩
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

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
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
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其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
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回護哉【今案】蘇傳解酢字糢糊蔡傳取
材孔疏而獨不及拜白成王已傳顧命之意陳氏採其精華
立說更爲明快
王答拜太保降收
蘇傳收徹也
蔡傳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謹案】收字應前設字言將傳
顧命時所陳設者至是皆收而藏之也

諸侯出廟門俟

蘇傳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蔡傳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謹考〕黃氏度云殯宮稱廟鬼神之依也眞氏德秀云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處危疑周密皆可爲來世法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蔡傳尸天子亦無義理尤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篇首蔡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

蘇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蔡傳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謹考〕黃氏度云治朝在應門內不曰朝而曰應門內非行朝禮也陳氏師凱云路門之外卽應門內實外朝所在也傳言內朝傳寫誤耳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蘇傳西公爲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問王疾者歟

蔡傳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謹考〕呂氏祖謙云此朝會分班儀也黃氏度云召公畢公各以所領諸侯入見西方入左東方入右各從其長也皆朝見諸侯與赴國喪者也〔今案〕蘇氏問疾之說似是而非陳氏櫟不從其說見篇末總論頗優

皆布乘黃朱

蘇傳陳四馬黃朱鬣

賓稱奉圭兼幣

蘇傳馬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蘇傳贄土所出

蔡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或曰黃朱若篚厥元黃之類賓諸侯也稱擧也諸侯擧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謹考〕孔疏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諸侯享天子非徒圭馬

而已是皆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黃氏度云黃朱騂庭實也小行人合六圭幣以馬賓諸侯圭贄幣篚朝以圭饗以幣畧用朝饗之禮而並行之陳氏櫟云奠如奠雁之奠〔今案〕黃朱蔡傳謂黃馬而朱其鬣雖本傳疏然黃氏說優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蘇傳王義諸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蔡傳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禭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

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旣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謹考〕孔疏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于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今案〕蘇傳解義嗣德意甚好但嫌于嗣字無著蔡傳較優而訓義爲宜亦稍弱宜叅用孔疏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蘇傳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蔡傳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相揖定位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謹考〕孔疏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足動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林氏之奇云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名畢爲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呂氏祖謙云此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蘇傳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人紀之謂之羑若猶管仲鮑叔願齊威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富貴故于其初卽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患受命也

蔡傳又皆再拜稽首陳戒于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或曰羑若卽下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謹考〕陸氏德明云羑羊久反馬云道也薛氏季宣云羑進善也天旣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黃氏度云羑羑古字今作誘金氏履祥云羑古文作羑案說文卽誘字也羑若謂天之陰誘助順也舊諸說皆不考〔今案〕羑古作羑導也進也善也蘇傳說頗警策呂氏祖謙亦從之

但差里只是文王事金氏據古文考正其誤與黃氏說合甚優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蘇傳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蔡傳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受大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眾也【謹考】黃氏度云克恤西土本王業之所由始也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蘇傳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

天下相率而藏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蔡傳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案名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于

口不言兵亦異于名公之見矣可勝嘆哉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閫王在喪亦書名也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燁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謹考】薛氏季宣云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敢有其眾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黃氏度云諸侯初見嗣王公卿進戒如此此成王命二伯率諸侯相康王之本意也天下乂安諸侯軌道陟明黜幽賞

罰固不可廢又至于強梗恣肆不式王命則六師出矣故立政終篇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與此意同陳氏櫟云一說高祖猶說命言高后謂文王也愚謂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獘易弛而弱獘詎雖甚于東遷之後幾微已兆于一再傳之餘周名畢諸公已預見先憂于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名公之言豈過也哉吳氏澄云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家給人足也不務咎者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今案】丕平富孔疏謂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illegible]當是也蘇傳布

大利以錫天下之說極爲淵大但不務告三字只作一正一反說似少意味蔡傳謂輕省刑罰其說亦本孔疏較蘇爲優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蘇傳言諸臣忠于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教之意也

蔡傳言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于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

〔謹考〕陳氏櫟云王資助于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蓋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陸氏鍵云先公心在王室念先公自不能忘王室此時百辟承德不憂其侯度不虞憂其忠誠未漑念而不忘曰顧安而不易曰綏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蘇傳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蘇傳鞠子稚子也

蔡傳雖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羞也

〔謹考〕林氏之奇云鞠子未離鞠養之稚子康王自謂黃氏度云成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以天下安危之勢在諸侯也公卿進戒乃以爲特在畢協賞罰張皇六師是固爲有司之職康王以爲德意未加而威怵之教訓不施而勢壓之豈先王所以待諸侯哉沔水曰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誠使諸侯不能奉順其上或至于不免用兵行師上之無以推廣文武平富不務咎之德下之無以綏保先公臣服先王之功業是皆爲我凉薄致此貽我羞矣甚哉忠厚長者之言能爲人君矣陸氏鍵云恤與克恤西土應重有邦兢業說遺羞不是不能顧綏之謂使侯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申氏時行云用奉若用字承乃心來用以此心而奉順之也奉順不過分君猷念如保乂王家之謂鞠子羞卽應壞高祖寡命而言能奉君心而不遺之羞則顧綏之職盡而無愧于先王矣〔今案〕申氏謂鞠子羞卽應壞高祖寡命說甚穩當黃氏見解特超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蘇傳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旣

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傳旣傳
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
喪可也旣冠于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
日而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嘉）禮也猶可
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大史
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
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死方殯孝子釋服
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
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
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

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
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旣以嘉服見諸侯
又受乘黃玉帛之幣會謂盛德之王不若衰世之侯召畢公
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
一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
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蔡傳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謹考】朱子語
類潘時舉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

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
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曰天子諸
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
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見厥祖
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
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
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
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
殊草草矣又曰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于禮爲非孔子取之
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董氏琮云

或疑君前不宜行私禮前相揖而進戒猶有說也將趨出而
相揖成何禮哉所以王氏以相爲擯相之相謂旣進相者揖
之乃拜旣受命相者又揖之乃出其說亦通陳氏傳良云釋
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坡疑
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
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
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
之南門衞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
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
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子

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閒未易以泥常論也陳氏櫟云蘇氏之論壬于守經葉陳氏纂疏尙有葉氏說 陳之論出于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名公在當時必有迫于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名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臨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尙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名于旣崩之餘翕集于旬日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詞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

載無似此之詳者謹之朱子之說若潘時舉一段未嘗必主蘇氏意可見矣今兩存二說以俟來哲擇焉若必非名公東坡已盡之尙何容喙

書傳鹽梅卷第十八

上海黃文遹輯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蘇傳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蔡傳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謹考）孔傳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孔疏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林氏之奇云分居里言分其居里于成周東郊之地王氏應麟云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篇首蔡傳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〇唐孔氏曰漢書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蘇傳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蔡傳康王之十二年也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郎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謹考）孔傳

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孔疏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王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呂氏祖謙云成周爲洛都總名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陳氏大猷云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閒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王氏樵云保釐不是二事有保無釐所謂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也據旌別淑慝正所以爲釐而曰保釐者俾克畏慕所以行吾父母斯民之心也善惡未嘗不兼愛之也有彰有癉實兼成之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蘇傳十二年爲一紀

蔡傳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謹考）孔疏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年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今案）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若以元年遷殷頑民則康王十二年已歷四紀矣玆云三紀可見遷民乃周公治洛後事也疏殊未的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蘇傳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蔡傳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謹考）王氏柏云先敍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陸氏鍵云世不指父子相繼就一世說文武變伐猶草昧至成王文章大備宇宙一新必世而仁矣變卽於變之變（今案）孔疏有父子易人爲世

之說蔡傳因之亦云父子曰世以父子相繼爲世變殊未安故不錄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蘇傳子思子曰昔吾先君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惟聖人爲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蔡傳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于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謹考）王氏樵云世道有升有降者時運之推遷而政之由俗而革則所以移風易俗而爲世道之主也王氏綱振云道有升降政

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一節都是泛論見世道係風俗
風俗係民心民心尤係乎在上之政治從來爲政道理如此
正引起下文當旌別淑慝意注舉周公君陳乃先經起意非
本文竟指成周論也〔今案〕此四句當依王氏說蔡傳微有語
病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蘇傳有道者不以大小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蔡傳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
慕矣懋盛大之義乎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謹考〕陳
氏櫟云臧厥臧即下文旌淑別慝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

皆克畏慕也〔今案〕臧厥臧亦只泛論是引起旌淑別慝之意
蔡傳末免太驟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蘇傳雖正色不言而自服然常敬衆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蘇傳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蔡傳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
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于先王
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
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謹考〕

黄氏度云君陳分正稱其孝友畢公保釐稱其克勤小物敎
麗老成孝愛謹敬氣象皆可想見此豈非吉人常人歟治安
之後用人法當如是克勤小物懋德也小不謹則累其大矣
弼亮四世壽考不忘也正色率下儼然人望而畏之也罔不
祗師言言而世爲天下法也先王功業賴公爲多康王用是
得以垂拱仰成故以周公之事命之于時文武舊臣盡矣〔今
案〕罔不祗師言孔疏謂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蔡傳依之
蘇傳訓師爲衆殊未穩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
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蘇傳癉病也
蔡傳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
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謹考〕馬氏森云康王言非周公無
以當化殷之任非畢公無以繼周公之治故先叙其德業之
盛而遂付以東郊之寄焉其曰祗命者見其不敢忽也其曰
周公之事者見其非常任也〔今案〕周公之事是言保釐東郊
往哉是命公往洛與舜典之往哉往欽哉文法相似孔傳乃
有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之說蔡傳因之恐經意未必
如此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蘇傳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
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獘徒文具無
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旌别淑慝至俾克畏慕蔡傳旌善别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
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
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于當時而傳于

後世所謂旌淑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
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卽其法也使
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爲别慝也謹考呂氏祖謙
云旌别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閭則善
者蓋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于一時而流芳遺臭
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黄氏度云彰其善者使惡
者知所病焉立之風聲以鼓動之如此而猶弗率則又殊厥
井疆使知畏罪而慕化鄉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爲井疆
今案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孔傳謂當識别頑民之善惡表異
其居里本如呂氏說孔疏誤解異字以爲表異其善者所居
之里蔡傳遂分表厥宅里三句爲旌淑弗率訓典三句爲别
慝愚謂經文一直說下不必細分若止表善者之宅里而惡
者之宅里無異于常人亦何所病乎樹之風聲黄氏謂立之
風聲以鼓動之最渾成不必說是善者風聲亦不必說是流
芳遺臭只是彰癉之妙用俾民知勸而已殊厥井疆而因畏
生慕始終引之于善陳氏櫟謂有以入治人改而止之意信
哉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蔡傳圻與畿同郊圻之制
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
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堙世平則易玩時緝
而屢省之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謹考夏氏僎

云此恐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誘民以亂故使之
申畫愼固則姦民無自而入而商民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
四海永安今案此三句是另一事蔡傳自優柔以夏氏說尤
覺周到呂氏祖謙謂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揚王庭不知時
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名亂因偪别里閭遂并郊圻封
守而整齊之恐經意未必如此政貴有恒至公其念哉蔡傳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
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
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謹考呂氏祖
謙云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

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朴鎭之畢公所當深念也〔今案〕蔡傳只訓詁字句呂氏亦依文演說而已夫畢公四世元老何至有政不恒詞不體要之失哉愚謂旌别淑慝七句是化民之要此數句是言察吏之事也多方篇後文有胥伯大小多正蓋殷多士有授職于洛者康王謂察吏之道政事取其有恒者辭令取其有體有要者勿以新奇可喜而好之異即恒與體要之反利口亂聽乃商人所長公毋爲所惑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蘇傳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

蔡傳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古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謹考〕陳氏大猷云德雖性之固有然敬則存肆則泯以放蕩而陵蔑其德蓋人欲勝天理消家氏安國云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今案〕以蕩陵德蔡傳作陵蔑有德雖本傳疏而陳氏說穩又案多方之誥四國之民也多士之誥殷士也先儒未嘗分别每每混而一之家氏于此致疑焉可謂讀書得間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蘇傳乘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蘇傳用美物多則爲人所畏鄭子產言伯有用物宏而取精多則生爲人豪死爲厲鬼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蔡傳富而能訓則可久安其富

茲殷庶士至閑之惟艱蔡傳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滅義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

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服美于人若子玉瓊弁玉纓子臧鷸冠之類非先王之法服也眞氏德秀云放心二字始見于此陳氏經云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難閑于既收之後苟其根尙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難也陸氏鍵云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侉者心浮與下放心相應此皆說殷士前日之惡周公未訓以前事也王氏綱振云服美三句正怙侈滅義之事三紀以後世變風移雖殷士怙侈之思漸歇然靡靡未殄之俗猶存譬諸放豚

在笠風馬在廐苟防閑少弛則陵蕩猶易故云惟艱賚富能訓至于何其訓蔡傳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謹考〕陳氏經云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

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于此〔今案〕蔡傳訓可以永年句未醒不由古訓又多一轉折陳氏說優又案永年蘇傳謂久安其富自好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蘇傳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大息以爲漢之所憂無大於此皆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其論安危蓋如此

蔡傳是時四方無虞矣蓋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于此其不苟于小成者如此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其德信乎其修矣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卽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謂之協

心如此〔謹考〕呂氏祖謙云保國固當不忘兢業苟惴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于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于藩鎭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爲而非所謂德也陳氏經云愼始毖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心與道無始中終之殊曰洽曰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所能者商民甚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遠而公之子孫

皆賴于此可見周公化商爲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
責王氏充耘云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此與武王告康叔以乃
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之意同傳謂
其不苟于小成非也昔者商奄搆難四國動搖其後式化厥
訓四方無虞邦之安危固不在于殷民乎遏之以剛則急之
而生變撫之以柔則又狎玩而肆侮惟不剛不柔而後可也
流氏澣云不剛不柔非是操筒調停之術化條舒于彰癉之
內神機權于因俗之閒威之而無憎之心寬之而無縱之意
蓋剛柔合爲一道而渾忘其迹也姚氏舜牧云保釐廓不是
二事剛柔不應分貼保釐說〔今案〕此段蔡傳多似是而非處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
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

蘇傳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
爲不足爲者也

蔡傳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
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
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謹考〕孔傳公其
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
名以聞于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傳前政謂君陳前政也

〔謹考〕孔傳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金
氏履祥云休于前政成終也周公君陳道固已盡而商民未
盡化是尙有餘憾也成終則無餘憾矣此之謂休于前政〔今
案〕前政蘇氏專指君陳蔡傳罔曰弗克以下全引蘇傳而訓
前政則易爲周公君陳也玩金氏之說易之爲優又考黃氏
度云自泰誓至畢命文武成康取守之道盡在是此周之盛
也亦可謂難矣王氏柏云康王卽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
命存于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虞而康王必
推擇此大老鎭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

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
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
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啟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氣
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文師其待耆舊也所以盡其敬
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
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蘇傳穆王滿康王孫昭王子

蔡傳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

例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謹考〕黃氏度云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金氏履祥云穆王初年方新之書篇首蔡傳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蘇傳周禮司勛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日月爲常

蔡傳王穆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于旌旗也〔謹考〕孔疏鄭元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蘇傳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蔡傳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氷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而事我也宏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宏敷則

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教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謹考〕孔傳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薛氏季宣云人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爾予翼所望以左右己也舊服先公之舊職

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纘繼其緒忝不克負荷也陳氏大猷云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公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于身先言爾于心先言民互文耳呂氏祖謙云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

忘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憂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于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旣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王氏柏云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訓命雖繇無巽承平之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冏也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爲後世法其在于此王氏天與云按中正字義已見大禹謨詳此處意謂端化率民者固

在其身踐履之正又須卽心體認就正而求其中自危微精一傳心之後有德無常師一十六字又有此十六字說身心中正至爲端的然帝舜已以罔干于正民協于中對言其淵源粹矣張氏爾嘉云養立而教可興未有饑寒咨嗟之民而責以中正典則之俗者故于民艱尤兢兢非思則不能圖也

(今案)弘敷五典敷句王氏謂先王格言不過如此夏暑雨一段呂氏謂穆王深恤民瘼此皆君子不以人廢言之義蔡傳未免太苛又案舊服是言先公之舊職薛氏說優厥惟艱哉孔傳謂天不可怨民猶怨咨治民其難哉是艱就治民說呂氏所云欲人人而濟憂乎其難亦同此意蔡傳謂歎小民之

誠爲艱難艱就民說似于民乃寧句一串但其艱其易是言小民生計之難易蔡傳訓艱爲饑寒之艱易爲衣食之易尙欠穩愜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蘇傳先正周召畢公之流

蔡傳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于前武承于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于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也(謹考)張氏

九成云先王指成康王氏充耘云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
之光命當作一句讀蓋文謨武烈所以遺後者無不完備但
敬以明司徒之訓以教人能如先王所以對揚文武之光命
焉則可以追配前人矣蓋光命即謨烈也前王成康用爾祖
父爲司徒故能對揚文武光命而不墜其治民之法今汝能
不失成康之意則與祖父無異矣〔今案〕先正蔡傳亦以爲君
牙祖父但下文乃祖考便覺重複宜從蘇傳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蘇傳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
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威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

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耻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迹周于天
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
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
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
耄矣

蔡傳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
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
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
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
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謹考〕王氏充耘云夫教

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教化不行而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
在乎董氏鼎云司徒職在掌教敷五典擾兆民所當爲也蓋
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爲急
先務則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
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
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于亡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蘇傳太僕正太御中大夫

篇首蔡傳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
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曾不
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
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
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
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
畧等其知本哉〔謹考〕張氏九成云穆王馳騁天下而其言殷
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
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修辭立誠以勸
勵其臣下歟金氏履祥云冏命蓋穆王悔過之書也穆王立

于昭王不返之後初年夔危資助則舊中閒境順心易史傳
稱其得造父入駿之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外有徐方之聲
而亟反內有祈招之詩而克終今讀其書曰無良曰繩愆糾
謬曰格其非心皆欲改其過之言也特命太御中戒明切若
巧佞若側媚若廸上非典玩其辭氣殆出于懲創之深第未
知其自治之勇如何耳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
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

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
蘇傳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于君牙伯冏二
書者獨斯言歟
蔡傳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
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
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
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于侍御僕

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
補哉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
僻之心先烈文武也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
僕謂祭僕隷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
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大御最長下又有羣
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者也巧
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
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
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

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
辟除府史胥徒而已自聖自以爲聖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
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
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
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
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閒自聖之證旣見
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謹考〕孔疏作
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于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
也周禮大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
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上士掌御象輅田僕下士掌馭田輅

羣僕謂此也林氏之奇云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
虎尾其命伯冏則曰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
不是過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此非惻怛之
語而何又云漢世驂乘之官最爲要重以其職于天子爲親
近故每用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爲
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張氏栻云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
無閒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閒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
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閒故可糾其
過失救過于無閒之時易爲力救過于已發之後難爲功懋
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黃氏度云左右前後皆僕官也

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二人隷僕下士
二人皆士也故爲有位之士非心不格愆謬何由止正長大
正邇長羣僕小臣御服之等又各有長謂之小尹是也繩愆
糾謬諫爭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
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爭之事漢諫大夫
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隋唐諫官屬兩省謂之
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疏遠矣陳氏大猷云聰明自其質之
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于極至者言之出入起居發
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
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

令皆與有職焉王氏樵云君德之敗敝以自聖之一言何也
子思子所謂君出言自以爲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是常起
于左右左右導諛而國人至于道路以目蓋一爲順從不敢
忤意其終未有不至是者也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
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
惟予汝辜
蘇傳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于此
蔡傳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
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又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
則是曠厥官汝太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謹考】林氏之
奇云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惟貨其吉
是也呂氏祖謙云漢唐之變習更相表裡靡不以利合朋捨
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于斯則下負職
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
乃防其昵憸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者
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眞有是也然自
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
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黃氏度云穆王命伯

冏無昵于憸人則知所以自免矣人君視聽邪正由之故曰耳目之官惟貨其吉貨取之也䝉其憸巧私其貨財擧用于上以病天下是爲弗敬其君孟子曰其心曰是何足以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正法擧罪其可逃乎漢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則用給文書名曰山郎豪富郎或行錢得善部貨賄流行楊惲爲中郎將罷山郎郎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擧罪薦賢絶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稱其廉平此事三代時已有之乎（今案）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蔡傳繫于厥后自聖之下謂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然愚意作冒起下文尤醒董氏其目亦云后德惟臣莫依舊說作申言就

緩了蓋全是此二句說僕臣關係甚重須著力二惟字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呂氏黃氏援史証經皆極條暢但專就臣下說愚謂此二句正是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必自私其貨也導廸其君用人不論人而論貨是陷君于不德也不敬孰甚焉故下曰大弗克祗厥辟陸贄諫寄肯因論所宣事狀有云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又云朝廷取之于方鎭方鎭復取之于州州取之于縣縣取之于鄕鄕將安取哉是皆出于疲人之肝腦筋髓耳雖與經旨無關而其議論深切著明可爲千古龜鑑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蔡傳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游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後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謹考）王氏樵云彝憲與先王之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今案）此篇金氏謂穆王悔過之書甚的呂氏乃謂此心不繼躬自蹈之林氏之奇又云其言純正後世之論穆王者[illegible]其實諸儒任意褒貶似皆不及金氏說

書傳鹽梅卷第十九　　上海黃文蓮輯

[illegible]十九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蔡傳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爲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

蔡傳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謚考）孔傳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云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元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是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卽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陳氏大猷云呂命二字爲句疑有闕文金氏履祥云經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蓋呂國一名甫猶郝之爲鄒也

篇首蔡傳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謚案）舜典贖刑非止鞭朴愚已詳辨之此篇特著疑赦二字而亦必曰閱實其罪者所以戒出入之愆又曰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並非一例贖

免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穆王哀敬之心無微不至蔡傳乃
謂其末年無以爲計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噫過矣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蘇傳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
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
三章也

蔡傳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
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
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
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

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謹
考孔疏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
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朱子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
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陳氏櫟云王享國
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
尙精明仁厚非眞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
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蔡氏只存蘇曰于下以備一
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今案孔傳訓耄荒爲耄亂荒忽
蔡傳依之及採蘇氏說而又謂耄亦貶辭禮八十九十曰耄

孔傳耄荒二字連讀以爲貶辭猶可也若僅呼爲耄何貶之
有哉蘇傳本訓大度作刑引用益稷語特以証荒度二字當
連讀耳陳氏亦不用耄亂荒忽之說自好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
宄奪攘矯虔

蘇傳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黃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
强天下者鴟義以鷙殺爲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矯詐虔劉也
凡民爲姦者皆祖蚩尤

蔡傳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
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

矯詐虔劉也謹考孔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造始作亂惡化
相易延及于平善之人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
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疏云史記云神農世衰諸侯
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
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言蚩尤是
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
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九黎之君號曰蚩
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
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于苛虐所酷人皆苟且

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言攻
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
元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刼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
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所得人物如己自有盜
袁氏黃云案鴟梟陰類晝伏何物而動得時而張以比盜賊
最善名狀〔今案〕鴟義矯虔傳疏訓解自好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
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蘇傳蚩尤旣倡民爲姦苗民又不用善但過作劓鼻刵耳椓
竅黥面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苟麗于法者必刑之并制

無罪不復以寃訴爲差別有辭無辭皆刑之也自苗民以前
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二人以爲亂始

蔡傳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
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
于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
之也〔謹考〕孔疏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元以爲苗民卽
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
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
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
惡而謂之民〔今案〕劓刵椓黥止四刑而上言五虐之刑傳疏
均未之及申氏時行謂包大辟在內似屬勉強王氏樵謂殺
戮卽大辟是也罔差有辭孔傳謂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
孔疏則謂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無差簡有直
辭者蘇傳蓋依疏意蔡傳則兼言曲直之辭似與罔差二字
頗協而于有字意未晰吳氏澄謂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
者亦本孔疏然愚嘗考說文辭訟也從𤔔辛猶理辠也下文
孤寡有辭于苗蔡傳云聲苗之過惡謂此有辭與下文同當
作聲罪之辭并制罔差宜截作句言苗人欲以大辟戮及無
罪之人而恐于無辭也乃始淫爲四者之刑以備五虐之法
玩一淫字便有盡情羅織巧于文致意凡麗于法者槪從而

刑之并制此無辜之人靡有差別而彼皆有聲罪之辭焉曰
法者吳氏澄云非法而謂之法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蘇傳人無所訴則訴于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與
反覆詛盟而已

蔡傳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
與反覆詛盟而已〔謹案〕蘇傳人無所訴則訴于鬼神說優于
蔡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蘇傳無德刑之香也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
下

蘇傳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遷其君于三危

蔡傳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于聲嗟窮之反也動于氣臭惡之熱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絶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絶之使無繼世在下國（謹考）孔傳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腥穢皇帝帝堯也疏云其所以爲德刑

苗民自謂是德刑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絶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薛氏季宣云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于遠不得傳國于後（今案）德刑二字孔傳本連讀而屬于下蔡傳獨以德字屬上讀刑字屬下讀呂氏亦無德爲馨香刑發腥穢之語林氏之奇謂以德行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可以至于無刑則其句讀當與蘇氏同以皇帝爲舜其說則始于呂氏孔疏採鄭氏說已見前其曰堯與又誅之則是堯初即位實誅三苗舜攝又竄之皐陶謨何遷乎三苗亦言堯也況命重黎乃堯事此爲帝堯何疑至下文皇帝淸問下民則當言帝舜耳報虐以威薛氏謂奉行天威解優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蘇傳民瀆于詛盟祭祀家爲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絶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

罔有降格

蘇傳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蘇傳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修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無蔽塞之者

蔡傳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君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

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灾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謹考〕王氏充耘云在天而神在地而民無相瀆亂則妖誕自息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或不得免禍爲惡者或苟免于刑而鰥寡屈抑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祝詛于神故羣后之逮在下凡長民者明明棐常雖勢力单弱之甚如鰥寡者其情亦得以上達而無復屈抑不伸之患則民又何苦而聽于神哉陳氏櫟云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卽祝融也所以秘注揚子云北正黎卽火

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爲是〔今案〕蔡傳圈外注本以命重黎爲堯事引呂氏說不改其文故云在舜

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蘇傳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淸而後民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蘇傳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蔡傳淸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謹考〕陳氏師凱云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蘇傳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折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蘇傳殷富也

蔡傳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

伯夷播刑之廸不應如此謬誤〔謹考〕林氏之奇云賈誼曰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刑者禁于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則禮與刑一物也民能由于禮則何刑之有哉夏氏僎云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有會稽川曰三江之類黃氏度云伯夷下典禮逆折民不使陷于刑禹平水土定山川之名民始得平土而居稷下播種之法農生殖嘉穀民得粒食降典居先三事正德先于利用厚生與此意同〔今案〕惟殷于民孔傳訓殷爲盛蘇傳訓富蔡傳兼用之玩經文不曰惟以殷民而曰惟殷于民與上恤功于民句法相似殷字不當屬民講考周禮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又殷見曰同殷眺曰眡鄭注殷猶衆也又憂也愚謂此殷字
當作憂字解庶與恤功相應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蘇傳士臯陶也
蔡傳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
祗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
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
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

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
于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謹考】
王氏安石云刑非教也而言以教祗德蓋聖人莫非教也刑
之所加非苟害之亦曰毆而納之于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
教亦曰刑教中則民不虣邱氏濬云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
而折民惟刑臯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
爲治專以禮教爲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
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于未然刑罰之
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祗敬之心而制刑辟于已然禮教刑
辟之相爲用如此帝世之制所以本末兼舉而民協于中自

不犯于有司也歟王氏樵云此亦蒙乃命之文制乃裁斷之
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蘇傳訖盡也威貴有勢者乘富貴之勢以爲姦不可以不盡
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盡也
蔡傳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
穆穆明明光輝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
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
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

罰之精華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
法于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于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
利誘也【謹考】王氏充耘云君臣以身率之于上朝廷淸明四
方丕變矣然後明其刑之中者以治民而輔其常性彝卽彝
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于孝弟是卽所以爲
棐彝也此是先德教而後刑戮之意又以見德化雖已興行
而刑亦不可廢蓋非此無以弼教也兩言刑之中者蓋刑而
失之重則傷于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于姑息
而惡者無所懲惟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犯【今案】蔡
傳全用呂氏書說增猶有未化一層似屬不必王氏說較渾

融非訖于威惟訖于富非字與惟字相呼應孔疏謂不能使民不犯非絶于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絶于富蘇蔡並以威爲權勢安頓非字惟字均不甚熨貼愚意富字不當指鬻獄說薛氏季宣謂不終于威之用而終于德之用黃氏度謂訖竟也富厚也典獄非竟于威虐惟竟于忠厚二說較優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蘇傳修其敬忌至于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于典獄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于獄者故盛德之士皆屑爲之皐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爲不冤其不言

之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書蓋以爲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有此俗儒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辨

蔡傳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謹考】孔疏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于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爲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爲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于天下享訓當也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呂氏祖謙云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矣于大烝配于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王氏綱振云典獄者心存敬忌則是滿腔皆不忍直至身罔擇言則是透體皆惻隱在我無心之好惡一上天春生秋殺之機栽培傾覆之理故曰惟克天德然此生殺栽傾又豈止因物付物乃全是一團生生不息之仁而造化直由我立故又曰自作元命【今案】蘇傳發明孔疏甚暢蔡傳亦融會其意獨王氏不主此說細玩文勢上承典獄來本文曰自作曰在下則是言典獄之人無疑孔疏訓享爲當以配享爲配當天意尚似含糊蘇蔡無

明文黃氏度謂配天而享其福祿禹稷有天下夷皐有國說已優矣而呂氏解尤的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蘇傳爲天牧民非爾而誰

蔡傳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謹考】呂氏祖謙云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爲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知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金氏履祥云此章總上章之意以勉典獄之官【今案】蔡依孔傳就諸侯說但此則

後王曰以下方是告諸侯呂氏金氏說優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蘇傳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蘇傳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格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蘇傳言當以伯夷爲監苗民爲戒也

蔡傳爲天牧民卿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啟廸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之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播刑以啟廸斯民特刑之理耳捨皐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所以探其原也苗民人與法俱弊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于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逆天悖理罪大而不可解其殄滅也宜哉陳氏櫟云不蠲不蠲潔其所爲也陳氏大猷云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王氏樵云刑之廸謂禮也禮以啟廸于刑之先故謂降典爲布刑之廸王氏耕振云經文他處言罰罰卽是刑惟呂刑以罰爲贖然亦有指罰爲刑者如此節苗民無辭于罰後文永畏惟罰天罰不極三罰字仍刑罰也除却三字餘皆指贖鍰矣【今案】庶威奪貨孔傳謂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蘇傳則以貴者富者分貼威貨蔡傳依之細釋文義似當串說孔傳正矣呂說尤精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蘇傳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格天命

蔡傳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謹考】孔疏至命當謂至善之命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林氏之奇云穆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子孫也【今案】穆王百年雖從生年而數第百歲之人安得有伯兄更安得有伯父蘇傳以父行括之是矣然既別之于仲叔季弟又似實指伯父伯兄竊疑十二字當作一句讀此幼子童孫者乃伯叔兄弟之子孫蓋同姓之卑幼非一此特別言其支派耳格命蔡從孔疏訓格爲至而不

詳其義鄭君壽考之說最優蘇傳謂格天命頗與下文敬逆
有關會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蘇傳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爲主由用也爾
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敕之而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蘇傳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爲
一日之用非究意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蘇傳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憂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蘇傳三德洪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長
久也
蔡傳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
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
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
而不可變者也苟須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
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
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
已非終卽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卽康誥
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
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
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
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于上民
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謹考〕陳氏經云爾當
以日勤爲安不至于以不勤爲戒戒不勤則心作輟而不能
日勤矣〔今案〕非終惟終傳疏俱作兩平惟蘇傳以非終屬上
句說亦可通而畢竟以兩平爲正又案此段誥詞自孔傳謂
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孔疏謂惟當敬愼用此五刑諸家
莫不以爲訓用刑矣然細繹其詞似與上下文有別黃氏度

不主用刑說謂訓刑嚴宗族之戒記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
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夫教化衰而刑法興既不能
使民不犯于有司而行法輕重異情是猶足以言平一之道
哉切戒王族使作德勿犯體認最的其訓天之齊民至非終
惟終在人謂天之于民均平齊矣豈有賢愚之異哉使我一
日之力非終爲不勤則流而墮于小人矣惟終爲勤則企而
趨于君子矣非終惟終則皆在于人耳非終或作或輟不純
一猶日不克終日也是謂不勤惟終念念相續自朝至暮無
間斷猶日窮日之力也是之謂勤夫往日惟終來日猶未可
保往日非終來日豈可期乎是故勤之當勉不勤之當戒黃

氏之說盖卽易經終日乾乾之義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孔傳
以爲戒以勞謙之德其說必有所師承愚謂畏是畏雖休是
苟安正是敬逆天命以奉一人之實際工夫庶與孔傳有合
惟敬五刑當卽君子懷刑意三德卽洪範三德說始于孔傳
最確黃氏度乃以上文降典治水播種分貼正德利用厚生
三事非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蘇傳祥善也
蔡傳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
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謹考〉吳氏澄云邦言其國土言

其境內之地祥刑者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之
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陳氏雅言云刑非所以殘民而以
安民謂之祥刑〈今案〉上文是訓王族此段方是以用刑之道
告諸侯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蘇傳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爲政
者所當愼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因有大獄獄吏以多殺爲功
以不遺支黨爲忠胥史皁隷以多逮廣繫爲利故古者大獄
有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短長或寄于此故曰何度非及度
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

蔡傳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
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决
不可不盡心也〈謹考〉孔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
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
輕重所宜乎疏云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
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黃氏
度云度量度其情量度之所不及則有隱情是亦不盡其心
而已何不及之有應氏鏞云凡麗于刑者皆曰及虞書罰弗
及嗣商書罰及爾身是也豈必以干連相坐者爲及哉〈今案〉
何度非及句孔疏謂其言不明信也孔傳亦似强爲之解黃

氏說最的應氏引虞書商書兩及字以駁干連相坐之說頗
正下文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詞則是古時鞫獄未嘗逮繫多
人蘇傳之說乃秦漢後事議論愷切具有救世婆心然用以
解經不幾謂三代時亦與大獄而穆王始以爲戒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蘇傳訟者兩至則士聽其辭
蔡傳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
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也〈謹考〉張氏九成云
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
不至必衆聽之也呂氏祖謙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

羣有司同聽其辭【今案】蘇傳謂士聽其辭蓋卽以師爲士師
蔡傳訓師爲衆本于孔傳依張氏說則衆聽之解爲優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蘇傳簡核也孚審慮也簡孚而無辭乃正五刑
蔡傳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謹考】孔疏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于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今案】正于五刑卽所謂情眞罪當者玩此二句非一例贖免可知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蘇傳罰贖也

蔡傳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謹考】孔疏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詞不如簡核之狀旣囚與證辭不相符則是犯狀不定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于五罰令其出金贖刑準依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陳氏大猷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情罪灼然當刑而不可出脫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如有墨罪于此而不簡欲竟加以墨又似失之重欲捨之則又不可縱蓋有罪而情理可憫所謂不當于刑者也故恕之而從罰如今之徒罪條目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又傷亦當徒又傷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喩如折肢損目則使之受徒刑而又傷者恕而受徒罰又多而傷深者受徒刑又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也又少而傷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又而傷之者或出于彼迫我而我不得已應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服而又正于五過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疑則不能知其人之爲罪也故直赦之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蘇傳過失則當宥也

蔡傳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謹考】孔疏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于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黃氏度云服猶當也【今案】五罰不服孔疏謂不應罰是也至云其人不服恐非正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蘇傳刑之而不服則贖贖之而不服則宥無不可者但恐其

有疵獘耳官者吏爲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鬻獄也來親友往來者爲言也法當同坐故曰其罪惟均

克勝也勝其非也

蔡傳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罪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于刑罰亦然但言于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謹考孔疏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疵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

于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于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四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于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四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刑不罰使得在于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呂氏祖謙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竭其力今案孔疏訓五疵甚明惟蘇傳訓反爲報蔡傳訓來爲干請較優于疏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蘇傳既簡且孚衆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以不稽也

無簡不聽

蘇傳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蘇傳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蔡傳疑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謹考孔疏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

上云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今案上言過之疵者宜罪此則言刑罰之疑者當赦其審克之是欲無縱無枉意孔疏尚畧漏當云亦不使應免妄得罰應罰妄得刑也簡孚有衆夏氏僎謂即前五辭簡孚之意尚似是而非愚謂簡閱也孚信也此簡孚是活字言簡孚于有衆耳惟貌有稽即簡孚之法孔疏謂即周禮五聽蔡傳依之呂氏祖謙有不正則眊有愧則泚之說頗似機警然失經旨蘇傳謂口服貌不服用意甚好而未暢其說陸氏鍵謂愚民畏罪對獄吏而心驚其言不足稽也惟

是悽愴之咨由裡達表而彼以心告我以色鑑則疑端從此
起矣此即蘇傳意而言之曲暢無簡與不簡異辭無簡核則
事涉虛誕並且不必聽之亦息事寧人之道凡此所以敬慎
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蘇傳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蘇傳截鼻爲劓倍之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蘇傳刖足曰剕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蘇傳宮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蘇傳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謂
疑者其罪既閱實矣而于用法疑耳
蔡傳閱視也（謹考）孔傳刑疑則赦從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
使與罰各相當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陸氏德明云
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孔疏舜典金作贖刑傳以
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
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
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鐵耳陳氏師
凱云百鍰六百兩也倍二百鍰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鍰
三千兩也六百鍰三千六百兩也千鍰六千兩也（今案）倍差
蘇依孔傳倍之又半爲五百鍰疏謂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
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刑六百鍰知
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蔡氏節用孔疏謂倍而又半是即
以差字解作半字考說文差貳也不相值也未有訓爲半者
孔疏亦似強爲之解細繹經文上云其罰惟倍此云其罰倍
差竊疑兩倍字皆就倍于墨說剕罰曰惟倍但一倍而已剕
罰曰倍差則從而貳之當是三百鍰一千八百兩也又案蘇

傳五刑疑則入罰云云全用孔傳蔡傳圖外註乃謂皋陶所
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蘇說爲非持論未免偏滯故
不具錄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
蘇傳墨劓剕宮辟皆眞刑也罰者罰應贖者也屬類也凡五
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別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蘇傳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是
孔子以夏刑爲正也

蔡傳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謹考)孔疏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于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陳氏師凱云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輕罪比舊爲多者墨劓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重罪比舊爲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今案)五刑之屬三千不與周禮合孔疏謂二百三百五百各是刑之條其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蘇蔡二傳皆從其說蔡傳並有輕罪增多重罪減少之說如陳氏所云者蘇氏書序傳云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意與此同愚竊謂經文自墨辟疑赦至此皆言罰不言刑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屬二百合之爲一千加以墨屬劓屬各一千總而計之共有三千緊承上文故不言罰王氏綱振有云五刑各有正律無正律而可用援引者曰屬然則謂之爲屬便非正刑五刑之屬蓋卽五刑之罰之屬云爾

上下比罪

蘇傳比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蔡傳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

無僭亂辭

蘇傳僭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蘇傳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則是以不可行者爲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蘇傳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

蔡傳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謂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于僭亂之辭勿用今

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謹考)陳氏大猷云刑如律比如例三千之屬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孫氏繼有云罪而曰比則廷評無一成之議或有惑于人言而妄爲比附者爰書無一定之條或有泥于古法而強爲比例者皆非用法之公故戒其勿僭勿用而以惟察審克者勉

之(今案)上下比罪三句是言律無正條者陳氏之說最爲條暢惟察惟法蔡傳謂詳明法意是皃講蘇傳作兩平陳氏經謂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入情法意是乃可行者在審克之而已亦作兩平講而察乎人情意尤的其審克之黃氏度謂上下比罪容可出入故戒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蘇傳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爲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者有出于法內無入于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知此說之非也諸設爲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爲強盜旣至其所則不強

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爲竊爾旣至其所則強當以強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貴稱罪報其所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蔡傳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所謂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謹案)蔡氏以經釋經固當而蘇氏設爲甲乙以解尤明又考張氏九成云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殺而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遂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其說更勝然愚意此亦言罰不言刑卽中明上下比附之意謂

比之上刑而適輕者則附于下服比之下刑而適重者則附于上服前文云五罰不服此所謂上服下服者服其罰也情有輕重卽罰有輕重故下云輕重諸罰有權

輕重諸罰有權

蘇傳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刑一罪應劓劓刑不並論當以一重刑而已然是人所犯劓罪應刑刑罪應贖則刑之歟抑贖之歟蓋當其劓罪而贖其餘何謂餘曰劓之罰二百鍰旣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鍰以足刑罰五百鍰之數以此爲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蔡傳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謹考)張氏九成云

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今案)此卽是上文適輕適重之義準情酌理故謂之權孔疏述劉君解上刑適輕下刑適重有罪從重科輕贓亦備之說蘇傳變其文以訓此句夫小民無知犯法旣已刑之又從而罰之其病民何所底止哉此說斷不可從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蘇傳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于改法之前而論法于今日可復齊于古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任其不齊所以爲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蔡傳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
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
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
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
此兩句總結上意〔謹考〕王氏安石云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
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
不齊齊之則齊矣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王氏
樵云因乎人情世變之不齊故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
乎人情宜乎世變則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非齊言齊之

以不齊也如是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
乎萬變不同而不出于實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茲權也
乃所以爲經也〔今案〕蘇傳謂論法于犯法之日舊法輕則從
舊今法輕則從今其言甚善而非經旨二王氏說最爲曲暢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蘇傳時有議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王
言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贖已極于病言如是亦
足矣
蔡傳罰以懲過雖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謹考〕
呂氏祖謙云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
之死姑取汝之財爲惠已多方爲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
耶穆王于人之輸財惻之猶若此況于眞用五刑此心又可
知矣〔今案〕穆王恐聽獄者任意用罰故以此言警之不必從
蘇說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蘇傳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蔡傳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
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
〔謹考〕林氏之奇云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
獄者求其所以生之良者求所以生之也黃氏度云佞良之

所以異佞恃辯良推情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
佞者常薄良者必厚也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
中〔今案〕孔傳訓良爲平良孔疏亦謂良善之人林氏謂求所
以生之黃氏謂良推情則亦非如世以頹然木偶爲長者矣
蘇傳所云精者罪無枉縱之謂也恐尚非良字本解
察辭于差
蘇傳事之眞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詰之多得其情
蔡傳〔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于其差
而察之
非從惟從

蘇傳因國之中何求而不得因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故因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蔡傳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謹案〕蘇蔡解此句各自爲說均未醒澈惟呂氏祖謙謂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于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眞情也原本孔傳較二傳爲優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蘇傳律令當令獄囚及僚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其得其中正也

蔡傳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謹考〕孔疏盖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今案〕胥占胥字是言斷獄諸官不必言及獄囚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蘇傳輸不成也囚無罪雖傾寫出之也孚審慮也成與不成皆當與衆慮也

蔡傳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此言聽獄者當謹其心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民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謹考〕陸氏鍵云察與審不同察主燭奸審主觀理既察辭而合之書又審克以擬其罪然後獄可成也王氏樵云獄成是結案時孚者兩爭者心服而衆人皆以爲然也輸是奏案時孚者情法允合君上無所違異也〔今案〕王氏發明蔡氏之意最爲熨貼亦本孔傳蘇氏解輸字未免穿鑿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蘇傳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并兩刑從一重論

蔡傳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謹考〕呂氏祖謙云論刑既終申之以奏獄之戒獄辭之成既得其孚信輸之于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于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今案〕呂氏解此二句最爲詳明其解上文兩句則依孔傳所異于孔傳者輸而孚而字不作汝字解耳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蘇傳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蔡傳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姓也姓異

姓也〔謹案〕蔡氏訓族姓爲同姓異姓本傳疏頗細
朕言多懼
蘇傳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懼
蔡傳朕之于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謹案〕穆王此言仁者之
言也人主威福由己言及于刑而多懼則是純乎天地好生
之心矣此其所以得壽歟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淸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蘇傳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蔡傳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
相治斯民汝實[illegible]作配在下可也明淸以下敬刑之事也
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証之詞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
毫之蔽淸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淸誠敬篤至表裡洞澈無
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謹考〕呂氏祖謙云朕敬于
刑有德惟刑蓋知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
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
何其不敬哉明淸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實也獄辭有
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爲尤難曰明而復曰淸蓋
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裡洞澈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
情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値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

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仄是將無
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邱氏濬云獄
辭之初造者必單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有
兩辭必卽其兩者之辭而折之以中道用我前日淸明之心
行乎今日中正之道陸氏鍵云天地化生之德不以復而以
剝故當剝落時釀無盡之生機上之德意流而不壅者惟此
刑耳惟字從敬刑之心覺之帝王樹德之政多端惟用刑一
事民之怨毒最甚而惻怛在念至陰洽民心而不可解是種
德之深莫如刑也配享以成功言作配以著力言必人人率
乂無一入刑以合上天之相協方是有德申氏時行云天齊
于民以教祗德以棐民彝乃是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故曰
相民作配句是欲其體上天之心而盡敬刑之道卽前自作
元命配享在下意蓋期之之辭〔今案〕蔡氏謂此章文有未詳
者姑缺之玆所採呂氏說原本傳疏惟今天相民二句傳疏
訓相爲治係就人君說不著用刑講考馬氏融云相助也呂
氏所謂左右斯民卽助字意陸氏解有德惟刑句尤覺新警
單辭兩辭邱氏解最的呂氏所謂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値尙
似是而非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
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蘇傳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為寶也但與汝與獄者聚罪狀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長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旣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咎我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蔡傳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謹考〕呂氏祖謙云家云者出沒變化于兩辭之中以為橐橐窟穴者也其所以如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為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

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為富若可喜計貨為罪誠可懼也陳氏師凱云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詞者不可以私意鬻獄而圖利其家于兩爭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貨非所為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報以庶尤者言罪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于天下也王氏充耘云非天不中以下又申言報以庶尤之意言用刑失當者受報如此此豈天有不中而妄加人禍哉惟人在命只人自造命而有以致之耳猶云自貽哲命自作元命之意〔今案〕報以庶尤卽是天罰蔡傳謂降之百殃者是也惟人在命孔傳謂惟人在教命使不中疏云惟人在于自作教命使不中尚未明晰呂氏祖謙謂我有須臾之閒而民已有死生之差卽蘇傳汝罪在人命意亦似未的王氏之說蓋本傳疏而曲暢其旨較優陳氏解天罰不極二句優于蘇傳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蘇傳王髦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尚安所監非以此德為民中乎

蔡傳此誥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謹考〕孔傳嗣孫諸侯嗣世

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呂氏祖謙云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至于末章之訓廸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于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或上或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于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于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今案〕嗣孫卽前所謂伯叔兄弟之幼子童孫而嗣位為諸侯者若詔來世何以云明聽哉

哲人惟刑

蘇傳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者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蘇傳無窮之聞必由五刑咸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蔡傳哲人卽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謹考]黃氏度云哲之人惟刑立無疆之名伯夷皐陶是也屬附于五常之極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也皆協于中乃有善慶陳氏櫟云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係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于中理而有福慶也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也[今案]無疆之辭蘇傳以爲無窮之聞蓋哲人以刑作德而名聞後世也徐氏僑乃謂情辭之來紛紛無有疆界胡氏士行亦主此說並非的解蘇傳五極訓五常本孔傳第孔傳謂五常之中是訓極爲中蔡傳徑訓五刑亦似未穩陳氏謂爲標準之名蓋與建極之極同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蘇傳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蔡傳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藹然郁然無一損缺當共護養其可不監于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書傳鹽梅卷第二十

上海黃文蓮輯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蘇傳平王幽王之子宜臼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爲杓柄曰圭瓚

蔡傳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篇首蔡傳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謹考王氏柏云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侯于東都卽有方叔名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馳驅左右之力幽王再壞至于不能爲國而平王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尚可爲中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于人心者甚深猶能效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之初稍振風采則崧高扶輿淸淑之氣未必遽息也澗水東瀍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爲之宣力四方何至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不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典甚矣閔予小子一段栖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矯飾虛詞而傾倒情實以

見謙卑自牧之意然君臣大分也命令有大體也豈有褻大分失大體而有振作興起之理哉首述文武之受命卽歸功于先正左右厥辟按晉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剪桐因戲而遂封于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尚存命詞之舊觀夫子蓋傷之以爲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讐之責也愚嘗謂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于書而見于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于書而見于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宣王中興之詩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史其亦有見于此歟

今案周公制作見于書者特詳王氏謂不見于書而見于雅頌立言之過也而通體議論甚好故全錄之

王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蘇傳懷安也

蔡傳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

父能左右昭事其君于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祖得安在
位【謹考】陸氏德明云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吳
氏澄云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
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
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
能于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
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爲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也【今案】
蔡傳謂同姓故稱父本于孔傳第疏引覲禮說天子呼諸侯
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國則曰叔父未有稱父者故王
氏議其不典義和馬氏融謂以義和諸侯當有所據而孔傳

謂爲字者疏謂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篇
中稱父義和者三則傳疏以爲字者自的先正疏謂先世長
官之臣吳氏謂文武之臣是也蔡傳誤以爲文侯祖父王氏
遂據晉世家創桐戲封之事而咎其言之誣亦過矣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蘇傳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蔡傳歎而自痛傷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
大譴父死國敗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蘇傳殄絕也純大也言無以資給惠利下民民莫爲用者故
爲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蔡傳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先撥故犬戎侵凌爲我國
家之害甚大【謹考】呂氏祖謙云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衰亂
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
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蘇傳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耆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傳
曰惡角犀豐滿而近頑童焉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蘇傳諸侯在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蔡傳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
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父祖之列者其誰能
恤我乎【謹考】林氏之奇云十月之交刺幽王之詩也其言曰
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趣
馬楀惟師氏則其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可知矣黃氏度云祖
父并稱祖去古蓋近傳聞蓋多此言吾同姓豈無尊屬老成
逮事先王之臣而誰恤朕躬哉蓋甚恨諸侯之不赴救也呼
亦甚可悲矣諸侯誠有罪然平王大義旣虧不能感動天下
豈非其初謀之不臧哉王氏充耘云卽就也言就我御事之
中觀之無老成賢俊者在事予又無能不過曰惟祖惟父其

爾恤朕躬乎伊耆訓爾蓋朝無臣已無能自克惟外服諸侯
庶幾能矜我爾其論卑弱有乞憐之狀其視康王初即位而
求助諸侯羣臣其言豈不壯哉〈今案〉王氏訓即爲就體會此
數句實勝舊說
嗚呼有績予一人
蘇傳有能致功于一人者乎
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蘇傳謂唐叔也
蔡傳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厥位矣蓋悲國之
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謹考〉孔

疏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
以奬勸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張氏九成云永綏在位對上
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爲樂
其無有爲之志可見矣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蘇傳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人
奉祭祀也
蔡傳顯祖文人皆謂唐叔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
道絶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使不
離紹者繼之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謹考〉金氏履祥云

當時衛鄭秦皆以兵來救此云用會則是文侯糾合之也此
所以特有嘉錫之命〈今案〉肇刑文武孔傳謂始法文武之道
蘇傳蔡傳皆從之愚謂所謂文武者猶詩美魯侯允文允武
云爾非文王武王也文王武王之道豈是文侯始法之且不
當在昭乃顯祖之下會紹二字勿平會合也金氏說優玉篇
云紹繼也急糾也愚謂當是介紹之意史記魯仲連傳平原
君見新垣衍曰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與此紹字同義追
孝猶詩言遹追來孝文人董氏鼎採薛氏說謂即文武與詩
言告于文人同孔疏謂使汝君追行孝道于文德之人是也
蔡傳乃云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又曰前文人猶云前寧人則

是謂文侯追孝誤矣
汝多修扞我于艱
蘇傳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也
蔡傳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謹
考〉薛氏季宣云能于艱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宜
天子嘉命之也王氏樵云修完于殘破之後扞禦于侵侮之
時〈今案〉孔傳訓多字用周禮司勛戰功曰多之文謂汝之功
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語甚支離而前輩亦有採用之者
薛氏稍變其文似較熨貼而脫却修字蘇傳最穩故蔡傳從
之王氏天與採張氏說亦謂立平王乃申侯意文侯特能扶

立平王豈有戰功蘇氏多修之訓極當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蘇傳賜弓矢使得征伐
蔡傳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
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
得專征伐〔謹考〕孔疏若訓如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詩美宣王賜召穆公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知賜秬鬯者必以
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孫炎云樽彝爲上
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

尊是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
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
名也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勞者勤
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以此彤弓盧弓爲周禮
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盧是弓赤黑之色也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蘇傳簡閱其士惠恤其民
蔡傳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
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謹考〕孔疏
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

駕四馬故也呂氏祖謙云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畧未復正
君臣臥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
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
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申氏時行云往哉卽上歸視柔遠至荒寧卽視師之事簡恤
爾都卽寧邦之事無荒寧者欲其愼于教養而不敢忽也用
成句總承謂克昭顯祖德可顯矣今用此柔能惠康簡恤爾
都之道使德威著于侯邦德教加于百姓則汝之德不惟丕

著于王家而亦光昭于下國矣
用成爾顯德
蘇傳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
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
贄爲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爲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
無此臣哉
蔡傳蘇氏曰云云愚案史記幽王娶于申而生太子宜臼後
幽王嬖襃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

殺之諸侯卽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
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
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
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
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存之歟【謹考】董
氏鼎云此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爲封
建此爲錫賚耳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修車
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周室爲之中興幽王繼之荒
淫失道爲犬戎所殺平王苟能赫然發憤率天下諸侯以報
不共戴天之讎則諸侯必有能敵王所愾而中興之功烈可

以增光于乃祖矣不知務此東遷于洛惟晉焉依自幸其苟
偷而不復念及君父自安于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
詩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于平王則以王政自是不綱
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
多修扞我于艱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
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時而使之歸方當
圖治之時而遣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拳拳于
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是可忍孰不
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
未泯特平王不自振耳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蘇傳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非魯近郊蓋當
時治兵于費

蔡傳徐徐戎也夷淮夷也【謹考】孔疏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
夷畧之也諸侯之制于郊有門恐其侵逼東境故東郊之門
不開蘇氏轍云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
郊也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吳楚七國反而
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王氏天與云蔡氏曰費誓在周公東
征時眞氏曰據史記魯世家則蔡氏說當禮記曾子問篇子

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昔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氏注徐戎作難喪
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今案】眞氏取蔡氏說以
魯世家爲據若禮記所云金革之事或係他寇鄭君以費誓
當之恐未當

篇首蔡傳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于費誓衆
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
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
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
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案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

繫于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謹考〕朱子曰魯地
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是其地
地理今釋云史記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括地志云
兖州曲阜縣外城卽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曲阜縣
今屬山東兖州府孔傳云費魯東郊地名蘇氏云後爲季氏
邑季氏之費邑今山東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
孔安國謂魯東郊地則是今曲阜縣境未詳所在又孔安國
傳徐戎徐州之戎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
里古之徐國也括地志又以徐國卽淮夷非是徐城縣今廢屬江南鳳陽府
泗州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蘇傳譁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蘇傳成王征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久
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
者猶云往者云爾
蔡傳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冦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
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謹考〕孔傳伯禽
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孔疏禮諸侯不得專
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禮記明堂位

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
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并封
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于時軍內更有諸
侯人也申氏時行云往日已叛之淮夷又脅徐戎以并起所
以見其當伐也〔今案〕蔡傳引用孔傳所謂徐戎淮夷並起冦
魯八字係用序傳本句傳文亦稍有改易徂茲淮夷徐戎並
興孔傳謂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蔡傳則用蘇氏說
蓋下文甲戌我惟征徐戎始言往征徐戎此則但言淮夷徐
戎並爲亂耳徂茲之解當依蘇傳申氏亦頗明爽古來誓師
必聲罪致討此獨畧其詞者魯侯奉命帥諸侯會王師而伐

夷戎非必其並起攻魯也蘇與蔡傳均似未的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蘇傳敹敿鍛礪皆修治也弔精至也
蔡傳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
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
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謹考〕孔疏世本
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曰冑兜鍪也兜鍪首
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
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鄭云敹謂

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絶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紛如綬
而小繫于楯以持之以爲飾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
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凡金爲
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鍛鍊戈矛磨礪鋒刃其
文互相通陸氏鍵云敿體取甲冑捍禦用干楯敵在遠則弓
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所紛
出而迭應仁義之師制挺可撻堅利然善戰者常爲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雖堂堂正正不得不于此凜凜器械嚴整則
士氣精明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蘇傳牿所以械牛馬者今當用之于戰故大釋其牿淫大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蘇傳擭機檻也敜塞也恐傷此釋牿之牛馬此令軍所在居
民也

蔡傳牿閑牧也師旣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窒塞
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
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
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謹考】孔傳令軍惟大放舍牿牢之牛
馬言軍所在必牧放也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
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陸氏德明云敜徐乃協反又乃結反周禮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常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康成
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
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
則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
牛馬爲牿牛馬旣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周禮冥
氏掌爲穽擭以攻猛獸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
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
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于穽中
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殘人畜之常刑令律文施機槍作坑穽

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虞氏德隆云玩今惟二
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處若曰今惟如此所以不
得不令民如此也使非淫舍牛馬豈禁爾之擭穽哉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
汝則有常刑

蘇傳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牛馬風逸
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戎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
故羇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
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
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蔡傳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牛馬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
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
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
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
刑此嚴部伍之事【謹考】孔疏僖四年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
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
曰臣妾聚斂疏財僖十一年左傳云晉惠之妻梁嬴孕過期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
臣女爲人妾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金氏履

祥云臣妾軍中奴婢薪炊者戎車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外
有餘子二十五人卽臣妾也【今案】常刑孔傳謂犯軍令之常
刑則是與上文常刑稍異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
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
甲戌我惟築

蘇傳糗糒也師遠行則用之楨榦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淮
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旣以甲戌
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
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
若伐之于東郊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
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
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
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于
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蔡傳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
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
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
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
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以是日築者彼方禦我

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謹考】孔疏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
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氏康
成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
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
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
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
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
楨榦以擬築之用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
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

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
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
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
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外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
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
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
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
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
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
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

至日卽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
闚望城內謂之距堙〈今案〉甲戌我惟征徐戎黄氏度云公將
往伐淮夷而徐戎並興徐本牽制魯使不得會王師伐夷故
魯獨出征徐無敢不逮黄氏謂無敢不及事我惟築蘇傳謂
築城以守是也第以是日行卽以是日築者愚謂大兵一出
恐人乘虛來襲故預爲防禦之計上文東郊不開乃戒嚴非
被圍也若使徐夷來寇東郊被圍則當先謀戰守何能遂興
大兵擣敵之巢穴蘇氏之說亦尚未的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蘇傳汝敢不供楨幹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

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饑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
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
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于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
伯禽周公子也而至于是哉
蔡傳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謹考〉王氏樵
云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旣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今案〉
汝則有無餘刑鄭氏康成謂盡奴其妻子在軍給厮役反則
入于罪隷王氏肅亦同此說孔疏亦謂不供楨榦雖是大罪
未應緣坐蘇傳之說本此然所謂無餘刑者勉強釋之究未
熨貼王氏第言其大意而已愚意當是盡法處治不稍寬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蘇傳言魯人以别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
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
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
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逹
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序書
蓋取此也
蘇傳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
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謹考〉孔疏無敢不逮
無敢不供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

不遽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
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鄭云茭乾芻也呂氏祖謙
云禹之家學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啟初嗣位而
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
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孰
謂其長于深宮之中而豢于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
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

蘇傳秦穆公任好

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

蘇傳襄公歡文公子

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蘇傳秦穆公違蹇叔以貪勤民爲晉所敗不殺孟明而復用
之悔過自誓孔子蓋有取焉崤在宏農澠池縣西

蔡傳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
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謹考〕金氏履祥云史記穆公之誓在
封殽尸之後秦記不燒當得其實序文誤爾鄒氏季友云伯
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
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篇首蔡傳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
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
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謹考〕王
氏柏云費誓秦誓二篇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爲而取之取其
不黷武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爲魯寇也屢
矣于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
憂乎讀其書之首詞極其嚴毅其終不過修城郭積糗糧芻
茭爲備禦之計而已此所以爲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
秋五伯競逐之際遷將厲卒攻城畧地今日滅某祀明日懸

某國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發于
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詞語若從容不
迫而噬臍之悔深切莫甚于此聖人烏得不喜而殿于二帝
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好殺之戒也哉金氏履祥云此篇秦
穆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
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殽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于取
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
艾之言極爲眞切穆公平日貪利功于五伯爲末而晩年之
悔若此蓋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
悠緩之意所望于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小此所以爲穆

公歟地理今釋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因爲國號今陝西鞏昌
府秦州也〔今案〕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是年穆公亦三十三年夏四月晉
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載文嬴請歸三帥秦伯素服郊次
鄉師而哭不言作誓惟史記載穆公自三十三年敗殽之後
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乃爲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是作誓乃封殽之日非師敗之年也蔡
傳議序文不明穆公悔過之意而篇首引用左傳仍依敗殽
還歸作誓之文金氏援據史記辨正之頗優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蘇傳此篇首要言也

蔡傳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謹考〕孔
疏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
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我誓告汝衆言之首告汝以言中之
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蘇傳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子蓋以爲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訖自若是民盡順我
而不我違樂則樂矣不幾于游盤無度以亡其國如太康乎

蔡傳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于狥已〔謹考〕孔傳言
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宋子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
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應氏鏞云民猶言天下之人也凡
人之情孰不知善之當爲過之當改悠悠度日多汨沒于盤
游安樂之中歲月侵尋忽不知其已老矣盤之爲樂以他篇
觀之皆未有以爲善者若曰盤游無度不敢盤于遊田若是
猶如此也人終自如此多爲盤樂也〔今案〕蔡氏謂安于狥已
是不聽人言意蘇氏謂民盡順我而不我違是喻蹇叔不可
之意俱可從也第孔傳訓若爲順訓盤爲樂蘇傳依之民訖
自若四字作句未妥應氏說最穩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蘇傳人知聲色之害已也然終好之知藥石之壽已也然終

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者爲能受
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蔡傳穆公悔前日安于自狥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
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謹考〕孔疏見他有非理以義責
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卽能改之使如水之流
下此事是惟難哉魏氏了翁云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
年高德邵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
衞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
也其言尤爲深切蓋一于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
有一毫未克之私橫于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扞

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惟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
易又曰羣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于此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蘇傳已犯之惡旣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補日
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蔡傳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
復有來日也〔謹考〕夏氏僎云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如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蘇傳我惟往日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者

故且用今之流親已者而已
蔡傳忌嫉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
士也非不知其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
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謹考〕孔傳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
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指今事爲我
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疏云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今案〕蘇蔡
二傳俱不及傳疏之熨貼虞氏德隆謂今之謀人非眞可親
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姑字可味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蘇傳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黃髮如蹇叔之流也
蔡傳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
所愆蓋悔其旣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謹案〕雖則云然
蔡氏蓋依孔傳自好虞氏德隆謂雖則云然卽接前四語說
不必說前是過體會頗細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
蘇傳番番老者雖旅力旣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蘇傳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疏而遠之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蘇傳諞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
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蔡傳截截辯給貌皇遑通旅力旣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
旣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謗過
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尙不欲則辯給善巧言
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
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
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謹考〕王氏十朋云番番與申伯番番
同仡仡與崇墉仡仡同〔今案〕旅力傳疏皆作衆力陳氏師凱
用張氏說謂目力耳力手力之力愚意畢竟牽強考工記函

人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注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是旅卽詩所云膂力方剛之膂蓋脊骨也古作呂通作旅黃氏度亦謂旅膂古字通我皇多有之孔傳連下句讀謂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也孔疏訓皇爲大亦以昧昧我思句爲多有之由至蘇傳始以我皇句屬上昧昧句起下朱子嘗謂尙書句讀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此其一斑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蘇傳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蔡傳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必職主也謹考馬氏融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呂氏祖謙云昧昧之思深潛篤至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眞而言治之效甚決王氏天與云昧昧我思之句承上起下黙然沉思如前我心之憂三句陳氏雅言云大臣之道不貴乎用一己之能彌在于容天下之善人君能得是臣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羣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能保之蓋遵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于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能保之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于此也一己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無窮大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衆而福之集國者遠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蘇傳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蔡傳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謹

考陳氏櫟云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

蘇傳不安也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蘇傳懷安也

蔡傳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于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謹考孔疏既言賢佞異行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

棨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也張氏九成云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陳氏櫟云國之安危繫所用一人之是非卽老蘇管仲論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今案孔疏以一人爲指十臣者卽申明上二段意義頗穩愜故蔡傳宗之呂氏祖謙則謂穆公誓衆之終慨然興歎以爲邦之杌隉皆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懷亦庶幾一人之慶非他人事黃氏度亦謂寡謀敗事杌隉不安由我一人苟能改舊圖新則邦之榮懷亦在一人而已皆歸穆公責已意頗能照應全篇但不應空說須云邦之危殆由一人用人之失邦之榮安亦庶幾一人得人之慶也○邵子曰穆公悔

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聖人所以錄于書末李氏謹思云周書終于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春秋之筆于秦每人之以尊周也而天下之勢駸駸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叁輯 4－626

書經述六卷

〔清〕許祖京撰

清同治十三年許延穀刻本

嘉慶壬申鐫

書經述

陔華堂藏板

余承乏滇鹺乾隆壬寅八月往勘黑井水災因釐剔井務羈滯數月篋中惟攜書經公暇輒披誦循經文語意衍爲述註示兒曹使讀之易曉若今古文之辨鄭孔蔡之異同非所能及也德清許祖京

書經述卷一

虞書

堯典作于虞舜登庸由堯追[illegible]于夏史春秋傳引曰夏書[illegible]堯舜禹治法道法心法同出[illegible]以下授禹曰夏不能該堯猶曰唐不能該禹也

堯典　上古世淳人朴順時爲理堯舜始立治法著見功跡可爲典常書有二典猶易有乾坤以立君臣之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堯帝嚳之子欽敬也堯典以欽始以欽終

史臣言稽古帝堯統言其勳大而無所不至也其所以爲勳者皆本于德德之聚爲敬能敬故心體明惟明故文理詳著而意思運量深密德性出于自然無所勉強安而又安也其見于行實積信而顯爲恭固能而推爲

讓由其德之盛發爲光之遠聲名覆冒被及四表志氣充塞至于上下同流則堯之勳無所不放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元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異姓該之矣百姓畿內民庶黎民萬邦之民也

言堯能本敬以明其德光輝盛大推以新民而民皆有以明其德也以親九族九族恩義相孚而能睦矣均明百姓百姓倫紀燦然而昭明矣協和萬邦黎民變化于善俗美而時和矣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推之家國天下未嘗不由近以及遠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非時

雍後方命之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若順也術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日陽精一日繞地一周月陰精

一月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辰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

此總命羲和四子順時治術也術法以天運爲準天體廣大行度無跡可尋惟以數推步日月星辰所躔法象其所在考校天行遲速有差日有昏明永短一隨乎天而經由黃道自有常度月有晦朔弦望一生于日而分爲九行度亦有準至推算以星辰爲紀經星以紀日月之次舍而五緯附其中十二辰又參合經星以紀日月五緯之躔度爲術以齊之而分至啓閉皆有定候授人以耕穫早晚之時蓋修齊治平爲治之道治術明時爲治之法欽若者先天而天勿違敬授者後天而奉天時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暘昧取明冥之義非實有谷殷中也乳化曰孶交接曰尾訛化也敬致致其晷景周禮冬夏致日是也因析而又析也夷平也在察也隩室隱處也○二十八宿蒼龍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朱鳥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白虎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元武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凡七百八十三星十二辰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也求中星由初昏計至日入度分亦以測日月令昏旦中星與此異者歲差所致

此須術而命羲和四子分往測候因方與時推驗其實也羲仲居嵎夷就日所出曰暘谷春分之旦以賓禮迎方出之日以測其景春時發生均序其興作之事日正其五十刻爲中昏正其朱鳥之鶉火爲中星以驗陽之中斯時氣和民當由聚析居鳥獸亦孶尾而生育矣羲叔居南方交阯就日所向曰明都夏時長盛均序其變化之事夏至日行北陸其晷最長又非出入之所故于日中致其晷景以測之日正其六十刻爲永昏正其蒼龍之大火爲中星時房位乎南而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心有三星中曰大火以驗陽之正斯時氣熱民當愈益析居鳥獸亦毛希而革易矣和仲居西極就日所入曰昧谷秋分之莫以餞禮送方納之日以測其景秋時收斂均序其成就之事宵正其五十刻爲中又昏正元武之虛星爲中星以驗陰之中斯時暑退民氣當平鳥獸亦毛落更生而鮮澤矣和叔居朔方就日所淪曰幽都時日景無可測冬時閉藏均察其新舊更易之事日正其四十刻爲短昏正其白虎之昴星爲中星以驗陰之正斯時氣寒民當聚處室內鳥獸亦更生耎毳以自溫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成度在術成日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一日繞地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計一歲三百六十日則日與天會必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半強而與日會計一歲三百六十日則月與日會又少五日有奇爲朔虛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三歲一閏計日有餘五歲再閏計日不足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爲一章也術法以天周爲數之宗閏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歲周而氣未周故斗指兩辰之間月無中氣置閏以正時也

言汝羲和凡歲一周三百六旬又六日策其盈虛歸餘置閏則四時無差忒而歲功可成以此信治百官衆功以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滔天羨文。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
哉九載績用弗成口不道忠信之言口嚚。訟，爭辨也。采，事。鳩，聚。僝，見也。四岳，一人總其事者。圮，敗。族，類也。异，舉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此爲禪舜張本也。帝訪能順時統治者，將登用之。放齊以嗣子丹朱。性開明可用。帝嘆其言不忠信，而好爭辨。不可也。又訪能順事分治者。驩兜推美共工，方聚功以自見。帝嘆其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貌恭而心傲，很也。又訪于四岳。言洪水爲害，包山駕陵，其勢漫天。下民愁嘆。有能任者，使治之。四岳與諸侯共薦崇伯鯀。帝嘆言鯀

悻直自用，必方上命而敗同類之議。四岳又言舉哉，試可則任，不可乃已。帝遣戒以敬治之。凡歷三考，績用弗成。遂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
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
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巽，遜。通。否，不通。師，眾。錫，與也。舜，顓頊六世孫。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後母弟。烝，進也。以女與人曰女。二女，娥皇、女英也。媯，水名。水北曰汭。嬪，婦也。虞，舜氏。

帝咨四岳言朕年十六，由唐侯踐帝位，今七十載。汝能用我之命，可遜以位。岳以不德弗克堪，復命廣求有德之人，明其已顯明者，舉其微賤者。四岳及眾諸侯與帝言有鰥在下，曰虞舜。帝許之。言予聞其人，而問其德之詳。岳言舜乃瞽子，遭人倫之變，父頑母嚚，象傲，克和以孝，使之感動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復爲姦惡。帝言我其試之。治家爲天下之則，正始莫重于夫婦。女以二女，觀其刑法于家也。乃治理裝具，下嫁二女于媯汭，爲婦于虞氏。而因戒二女以必敬也。

舜典

舜典本合于堯典。蕭齊姚方興得篇首二十八字，釐而爲二。事未施行，至隋開皇初得其本始分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再見曰重。不二曰協。位，職位也。

史臣言稽古帝舜，言帝堯輝光充塞。舜承其後，光華繼照。道不相襲，因而重之。而聖有同量，前後合符，則協于

帝也。其所以有是華者，皆本于德。推其心體，濬深而哲智，文理而通明，見爲行實，溫粹而恭遜，誠允而塞實。有是四者幽潛之德，是以光華發越，休聞既著于下，而即爲上所聞，相感無間。帝乃命以職位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揆，度也。時，敘，以時而敘也。四門，四方之門。山足曰麓。

言使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也。試以教萬民而爲司徒，敬美五典。恩義皆循于親遜，五典克從，無違教也。試以總庶官而位百揆，率作興事，綱紀就理，于時幾百揆時敘，無廢事也。試以臨諸侯而賓四門，親禮邦國，和敬共式其儀型。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洪水爲害，使入山林相視原隰，暴風雷雨，不迷于行，度量絕人，遇非常而不懼。此德之見于歷試者然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格。來。底。致也。

言詢汝所行之事。考汝前言。所言者。皆可致有功實。於今三載。汝宜升帝位也。舜讓于有德者。而言巳弗堪嗣。葢天地萬物之責難勝。聖人惕然有所懼也。○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先儒取以補此。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一云。卜朔不吉。用上旬之日。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皆不可詳也。

此堯老而舜攝也。堯尚稱帝。舜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受堯所行之事而終之。坤六三曰。无成有終。文言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用六。利用貞。象曰。以大終也。易。陽爲大。陰爲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美珠曰璿。璣。機也。以璿飾璣。象天體之轉運。衡。衡簫也。以玉爲管。橫

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舜初攝位。察璣衡以齊七政。術家授時所當先也。天體積氣無形。二十八宿附天不動。遠近可驗。分之爲限。定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之昏明永短。月之晦朔弦望。五星之順逆遲留合伏退。皆循以推步。至其躔度。各有遠近遲速。月躔距地最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木土之星。日行較天稍遲。金水附日。次月。次火木土之星。璿璣以象天體。從玉衡察之。運行無常。經緯有定。合其度數而不紊。以推歲時日月之候。所謂齊也。其不齊者。則薄蝕之陵歷闕犯之异矣。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非常祀而祭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曰類。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望祭曰望。羣神。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此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祭法。泰壇。祭天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與此節義爲近。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瑞。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覲禮。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不如朝之當宁而立。以賓禮揖于寢門外也。班。頒同。

此攝位。與羣后。正始相見也。先徵合五等諸侯之瑞。天子得執冒以驗其信否。至盡正月。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有至者。因不如他朝會有定期。故來有先後。隨時接見。得以詢察禮意。既見之後。以冒合瑞。審知非僞。則須還羣后。使各歸其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原文在此　**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岱宗。泰山爲嶽之宗。秩。牲幣祝號之序。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一曰呂。曰間。曰同。陽統陰。總十二律也。九十分黃鍾之長。十分爲寸。而尺丈引遞十倍之。黃鍾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而升斗斛遞十倍之。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倍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禮。吉禮十二。凶禮五。賓禮八。軍禮五。嘉禮六。五玉。卽五瑞。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也。五器。五禮之器。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藝祖。疑卽文祖。無考。特。一牛也。

此荅諸侯來朝也。巡守之歲。二月東巡。順時而泚其方
至于岱宗。燔柴祀天。望祭東方山川。各以其序。遂見東
諸侯。合五瑞。及受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向之頒朔侯國
者。四時之節候。月之盈虧。參而合之。至時月之差。積日
而成。十日十二子相配。驗而正之。律以制樂。而節聲音。
以驗風氣。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重輕。所頒均有典
則。審而同之。五禮風俗各異。修而品節之。五禮之器。以
辨等威。即隨五禮而品節之。風俗可同也。典禮既卒。乃
自東而復。五月南巡。至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至西岳。
禮亦如初。十有一月朔巡。至北岳。如西巡禮。四巡既徧。
而歸。至于藝祖之廟。
祭以特牲。告禮成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

曰庸。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詩采菽。君子來朝。何
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猶虞制也。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年羣后各以其方。分年四朝。
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奏以言。使各陳奏其爲治

之說。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若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十二州。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

九州之制。起自顓頊。舜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
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分青之東北遼東等地爲營
州。冀祇有河內地也。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之鎭。濬導十
二州之川。無小無大。隨時而深治之。此在禹治水之後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如天之垂象。典。常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流。遣之
遠去也。鞭。朩末垂革。扑。夏楚二物。金。銅也。眚。過誤。災
不幸。怙。有恃。終。再犯。放。置之此
不得他適。竄。禁錮之。殛。拘囚之。

言定五等之常刑。象其所犯之罪。以示人。其有入于五
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者。則降從流遣以
寬宥之。又有鞭以警衆。爲官府之刑。扑以懲情。爲學校
之刑。或罪宜鞭扑。而情法猶可議者。聽其納金以贖。此
五者行法之正。而又有法外之意。若入于刑。而過誤不
幸。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縱赦之。至有恃再犯。雖可宥與
贖。以其害刑而必刑之。輕重取舍。各有攸當。固非以刑
爲尚。亦非有縱無刑。然欽以致其矜恤。未嘗一念不存
乎其間。則好生之心可見。刑既定制。行于在朝。即從宥
而投四凶于四裔也。○士師所掌。惟象流二法。鞭扑以
下。不領
于士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此堯君道之所終。實舜相道之久。于前見
坤作成物之義。于後見乾知大始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養民曰牧。十二州之牧也。柔。寬而撫之。能
擾而習之。德。有德者。元。仁厚者。難。拒絶也。

任。王通。包
藏凶惡者。

此告即位。知前告攝。不居其位也。告廟既訖。詢謀治政
于四岳之官。闢四方之門以來賢俊。以天下爲一家也。
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壅蔽。以天下爲一身也。咨十二牧
言王政以民食爲重。而足食以農時爲先。此養民之道。
至遠者順其自然而導之。不强以所難。近者敎其所不
可能。習其所可能。此以敎化維養道也。崇厚有德。信任
元善。而奸惡之人。則凜于所難近。而拒絶之。州牧之率
諸侯者如此。則風俗治體皆正。即蠻夷亦相率而從服
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兪汝往哉

言舜明前此未稱帝也亮明也惠順疇類也禹姒姓顓頊孫代鯀爲崇伯稷姬姓官田正封于邰契子姓封于商稷契皆帝嚳子

舜咨四岳言治道在日進有功求賢實切有能奮興振起用廣帝堯之事者使居已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四岳及諸侯共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居此位帝然其舉命禹以司空兼行百揆之事錄舊績而勉以新功禹讓之稷契皐陶帝然其舉仍命總揆幾之任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百穀粱稻菽及蔬果各二十種稷爲五穀長官以爲名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敎令曰五教刼曰寇殺曰賊外曰姦內曰宄三就大辟棄市宮下蠶室餘刑就屛處避風也三居大罪居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各仍舊職也命棄言民厄于飢汝主稷事播是百穀凡資生于天備氣于時者既種藝以盡物之宜又于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各盡其地利而民有養也命契言百姓氣拘物蔽情義乖離以致五品倫理不順汝作司徒敬以闡明布其敎令在裕其度量復緩以時日使優游漸入則天性發露自不能已既使自得又振德之而民有敎也命皐陶言蠻夷猾夏與寇賊姦宄失于敎化井牧而後有刑汝作士以五刑上下服其罪而服有三就其罪不至死者猶冀保全之至五刑當宥者五流以宅之而宅有三居以情之輕重定地之遠近惟本于明則情僞周知得其致刑之實而三就三居乃能悉歸允當易之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皆取象于離蓋明則有以信服民之心志也○唐虞兵刑之官一而禮樂爲二成周禮樂之官一而兵刑爲二敎化有詳畧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垂有巧思能順物理以行其智垂之竹矢是也殳斨伯與三臣當爲垂佐殳以積竹爲兵斨方銎斧也二人或能爲是器者

帝訪能順治百工之事守法信度以前民用者僉以垂對帝命供其職垂讓之殳斨伯與帝不聽其讓使往涖治所以諧衆職共工非身親繩墨亦示以法式使工必中程器必適用工拙不相蒙勤息不相冒而各精其工曰諧也若窮人意以作淫巧琢朴散醇非諧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四臣在元愷中或能服猛獸者

帝訪能順治山林澤藪之政令使取時而用節者僉以益對因益佐禹巡行山澤能知其情帝命爲虞總山澤之職益讓其佐朱虎熊羆帝不聽其讓命往任其政養育咸若所以盡物之性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伯夷姜姓

帝又咨四岳言有能明天地人之禮者使主其事禮典任重故訪四岳次于百揆也僉以伯夷對帝命爲秩宗

言人心爲神明之舍。實交于神明之本。惟夙夜一于敬。則此心常聚。無所私曲而直。惟直故清。虛明正直。則潔而無汙。有以得禮之本。伯讓之夔龍。帝不聽其讓。命往治職。而加勉以敬也。○秩宗。序次百神。以宗廟爲主。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冑子。天子適子。衆子。及卿大夫適子。夔曰以下。益稷之錯簡。

此因伯夷之讓。而命夔典樂。以樂德樂語教冑子。蓋冑子有治民之責。預教有具。使優游厭飫而自趨也。直者不足于溫。寬者不足于栗。在劑其偏而輔翼之。剛者易至于虐。簡者易至於傲。在防其過而禁過之。變化氣質而導以中和。專在于樂。樂之本在志。心之所之。形于言而爲詩。歌以永之。一唱三嘆。最足以感人心志。至聲以依永。則有高下清濁之宜。律以和聲。則有損益周旋之

應。人聲既和。被之八音而爲樂。則衆音和協。各有條理。無相奪倫。以是奏朝廷。薦郊廟。神人以和。聖人作樂。始于育人材。養性情。推之事神祇。和上下。功效之感如是。○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詩者其本。樂以宜之。樂爲詩而作。故子曰。興于詩。成于樂。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官名納言。以納該出。命曰朕命。以上該下。

此命龍爲納言之官。言朕畏疾讒間之說。傷絕善行。以惑衆聽。汝爲納言。夙夜在公。凡命令政教。自上而出。敷奏復逆。自下而納。皆取決于朕命。必審之俱歸允當。而後行。則矯僞無所托。而邪僻無自進矣。帝以明目達聰。猶懼讒間有傷善行。蓋讒說變亂是非。或假綸綍傳宣。或托敷奏進說。移易主意。阻撓事機。善人君子。相與匡扶國事。翊贊皇猷。必至搖奪。而人心因之惶惑。可不戒哉。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背也。三苗善者留之。不善者徙之。使分背而去。

總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使敬其職。而昭天之功。又立考績法。定期三載。歷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皆見。事功奮起而明者。升用之。其猥瑣不煥發而幽者。屏黜之。人各自勵。庶績以廣。至三苗舊都。頑不卽工。則考其善惡而分背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猶升遐。

舜年三十。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又二十八年。乃卽帝位。其在位實五十載。此總敘其始終也。

大禹謨

虞史既述二典。有未備者。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爲大禹皋陶謨及益稷三篇。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命。教也。帝謂舜。乃者。難辭。敏。速也。

史臣言稽古大禹。言禹以文德佐舜。敷布聲教。翔洽于四海。乃陳謨以敬承于帝。言后與臣各有其分。卽各有其難。惟能夙夜祗懼。各盡其所難而止于其道。則政事乃能修治。而無有邪慝。黎民觀感興起。風動神行。速化于善。不容自已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帝。謂堯。

帝然禹言。謂知后之艱。又能盡其道。豈易如是。信能如是。則有以廣延衆論。而無所匿。悉致羣賢。而無所遺。萬邦之民。咸被澤而各得其所。此必心無繫吝。稽衆以廣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力從人。情之公。民之無告者。情易逞而惟恐有傷。士之困窮者。勢易忽而惟恐或棄。惟帝堯爲能知之而盡之也。益因嘆美帝堯之德。言其體廣大而無不周。其用運量而無所間。存于中者。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而不可知謂之神。發于外者。有威可畏謂之武。英華著見謂之文。與天同德。故受天眷命。自侯服而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迪。道也。百志。猶百慮。

禹申言不可不艱之旨。言天道可畏。順道而反己無愧則吉。外此。福無可望。反道而心勞日拙。則凶。外此。禍猶可逭。吉凶卽由善惡而出。此影響出于形聲之理也。益乃推廣以陳戒。言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四方晏然無虞。法度易至廢弛。此身易遊于逸。此心易淫于樂。三者當求所以修身也。其修之朝者。任賢勿間以小人而有貳。去邪勿參以懦志而有疑。有所圖爲。揆之理而未信者。勿以己見成之。則念慮光明盛大。百志惟熙矣。其施之天下者。民情當順。有道以主之。無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己所欲以從百姓爲公。無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帝于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淸明。雖四夷莫不歸往也。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於人之賢否。事之是非。自有以審其幾而絶其惑。而心體公明。道之正不可違。心之公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所以推廣克艱惠迪之謨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溝澮井泉。出納焚萊。攻取範鎔。時入掄材。肥瘠高下。播種耨穫。六者之修也。戒休。如周官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董威。如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也。勸九歌。如周官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

禹言帝當念益所戒也。且德非徒善。惟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在有以養其民。水火金木土。所以生五穀者。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六者惟修。民生始遂。乃爲之惇典敷敎。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食時用禮。以厚其生。三者皆協其理。則和矣。九者旣致其功。各順其常而有敍。則民以九功之敍。享其利。服其敎。

莫不詠歌勤苦而形之爲言。然始勤終怠者。人之情。鼓舞激勵者。上之敎。勤于是者。戒喩而休美之。怠于是者。督責而懲儆之。復卽其所歌之事。協以律呂。播于聲音。用之鄕人邦國。以勸相之。使歡欣踴躍。趨事赴功。斯可使九功永久勿壞也。帝乃推其功以美之。言天施地生。自然之利。水土治而地平天成之功以成。財用所出之六府。敎養萬民之三事。皆修和而信治。萬世于以永賴。是汝之功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時年九十三。邁。勇也。種。布也。茲。指皐陶。

帝言居天位以勤爲本。朕老而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總率我衆。蓋命之攝位也。禹言德勿能勝。民不

依歸。皋陶勇行布德，德下于民，民懷服之。帝其念哉。又
言念之不忘。舍之他求。名言于口。誠發于心。無易皋陶
者。惟帝深念其
功。使攝位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嗣世。謂子孫。過。不識而誤犯。故。知之而故犯也。

此因禹讓。而推皋陶之美以勉之也。言臣庶所以罔干予政者。以爾爲士能明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期我以

至于治。蓋刑以輔政。出刑則入教。始雖不免用刑。實以期于無刑。民皆爲善。各協于所受之中。而無過與不及。則刑自無所施。是皆汝之功。當益勉之也。皋陶言此由帝之德。蹈于中而無所愆。臨下以簡。道由至一以運萬幾。心守無爲以宰百職。不在省科條也。御衆以寬。心同天地。而羣生並育。量若江河。而庶類皆涵。不在弛督責也。議罰則父子不相及。行賞則遠延奕世。一本于大公。過雖大必宥。而非私恩。故雖小必刑。而非私怒。一出于至平。論罪已定。疑則從輕以罰。論功已定。疑則從重以賞。其行殺有疑者。殺之恐陷于非辜。不殺又非法之經。與其殺不當罪而害其生。寧姑全之而受失刑之責。凡此皆聖人涵養發生之德。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浸漬民心。無不感慕興起。皆化于善。用是民皆不犯于有司也。帝言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予之所欲。汝能使予從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物。靡然從之。是汝之休美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言洚水儆予。汝奏言能踐其言。試功能底其功。既賢于人。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常若不足。不自盈大。又汝之賢有此二美。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而功能之實自不可掩。予盛大汝德。嘉美汝功。術數當歸汝躬。汝當終升大君之位。
不可辭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善。戎。兵也。

此告禹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而舉安危存亡以戒之。言人心與氣所交會也。所覺者理。能覺者氣。覺生于氣爲人心。覺出于理爲道心。同行而異情。人心難省易墮。故危。道心易昧難持。故微。惟精以察之。虛明安靜。不雜于氣之私。惟一以守之。誠篤確固。克全乎理之正。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則人心皆歸于道心。危者安。微者著。未發而無所偏倚。發之而無過不及。信能執其中矣。至言不考于古。謀弗咨于衆者。皆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論。足以妨政害治。言惟勿聽。謀則勿用也。夫民以君爲命。可愛者君。君有失道。民莫之愛。是可畏者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誰與守邦。衆所愛而戴者元后之位。在能脩其所可願。以先得人心之同。欽哉。愼于所居之位。而敬修其可願欲之善。苟有不善。生心害政。民失其所。四海困窮。天位難保。言發于口。出好與戎。利害之機。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者審矣。無復他說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歷也官占掌占卜之官昆後也習重也

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得辭但請歷卜功臣而從其吉冀自有當之者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已志然後令之于龜今我志已定衆謀皆同鬼神其必依順龜筮自然協從既吉矣若再卜是重習也復因其固辭而止之言惟汝可諧此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

舜咨禹之言卽堯咨舜之言故禹攝舜之事卽舜攝堯之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征苗有會有誓非商人作誓周人作會也誠感物曰諴

此禹居攝稟帝命以征有苗也帝言有苗不循敎命命禹往征禹乃會衆誓師言有苗昏迷傲慢反道壞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聲罪致討各一心力以集厥勳師臨三旬而不聽命益時從征贊言惟德可以動天無遠不至滿損謙益乃天之道帝初耕歷山日籲于天以不順父母之故負罪引慝于己敬其爲子之事莊敬戰慄以見瞽瞍誠孝所感瞽亦信順蓋至誠可格神明而況有苗禹拜受其言班師而振旅于朝帝乃大敷文德舞干羽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來格也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庶明羣哲也勵勉翼輔也

史臣言稽古皐陶之陳謨言君能信蹈其德則臣之獻謀能明匡弼能諧矣禹然其言而問迪德之旨皐陶美

之言惟愼修其身無有言行之失又思敬勤長久之道使在己者皆可法則以厚敘九族則篤恩義秩倫理而家齊矣以尊禮衆賢則亮工亮采勉輔以謨弼而國治矣由九族庶明之邇可推天下之遠者在茲修身之道是爲迪德矣禹拜受而然之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患乎巧言令色孔壬哲智之明惠仁之愛

皐陶因禹然之復推廣迪德之旨言在自尊賢之智推之以得知人之道在自親親之仁推之以得安民之道禹嘆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惟帝堯之心猶以爲難盡也知人則鑒別明能使庶官各當其職而衆事以理安民則恩惠廣能使民安親賢樂利懷念不忘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昏迷如有苗與好言善色

大藏姦惡者俱不慮其害治功用何其大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言知人之事皐陶言知人惟求之德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施德之見于行者有九總言其人有德必列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驗也禹問其目皐陶言性寬宏而又莊慄性柔順而又植立性謹愿而又恭遜性有治才而又敬畏性馴擾而又果毅性直遂而又溫和性簡易而又廉隅性剛健而又篤實性强勇而又好義有于此者紬于彼尚有待于相濟此成德之自然無偏者使德著于身而勉于暫不能持之久不足言德今觀其德既成而又終始有常其吉士矣哉九德有三必日宣明而充廣之可以夙夜治明家事而爲大夫九德有六必日嚴而祗敬之可以明治邦事而爲諸侯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千人之俊百人之乂皆在官位以聯官事百僚交相師法其進于德以治官職百工及時赴功交修其政以撫順五行所播之時衆工皆堅久而成也至勤儉所以率諸侯無敎以逸欲間其清明常以戒愼恐懼爲心一日二日事幾有萬禍患藏于幾微及其既著將無以善其後必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分之庶官各得其人而使無曠于官人君代天理物所共治者無非天工官曠則天工廢矣此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起下安民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敘五倫之序秩等級隆殺之品五服一章至九章五等之服畏威通明者顯其善威者威其惡

此言安民之事言五典爲天理自然之倫敘其飭整我五典處之各當使倫敘益惇厚哉五禮爲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率由我五禮位之得所使品秩悉有常哉必君臣同其寅畏協于恭遜而誠一無間融會流通其和此天之降衷哉其順于典禮者則有德者也天之所命以五等之服彰顯之行天之賞非我賞之也其悖于典禮者則有罪者也天之所討以五等之刑審用之行天之罰非我罰之也賞之罰之乃人君之政事所以扶翼典禮以安民者君主臣輔當勉勉而不可怠也典禮命討本之天而天心卽在民心天有聰明無他視聽因民之視聽爲聰明天有明威無他好惡因民之好惡爲明威天民一理上下相通吾心之敬必合天與民而一之有民社者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作日襄成也

皐陶言我言順于理可致之行禹然之以爲致之于行信可有功皐陶言我未知其有功與否惟人不可一日不知民不可一日不安思以知人安民之讜贊帝行之期于共成其治而已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

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也。鮮食。鳥獸魚鼈之肉。周禮一畝之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曰畎。田首廣深二尺曰遂。井間廣深四尺曰溝。十里爲成。廣深八尺曰洫。百里曰同。廣二尋深二仞曰澮。達于川。

帝以皐陶陳知人安民之謨。使禹陳言。禹美皐謨而言無所陳說。惟思日孜孜不怠以務事功也。皐陶問孜孜之義。禹言往者洪水漫天。包山駕陵。下民昏墊溺。予乘四載。跋履山川。踐行險阻。循山開道。以治水土。因民未得食。暨益進衆以鮮食也。予治水先決九州之川。至于海。而大水得其歸。次濬畎澮之水。至于川。而小水有所入。水治則田可耕。暨稷教民播種。進衆以穀食之艱。兼以鮮食。民既播種。而山林川澤之貨。勉民遷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者。庶民乃得皆資粒食。萬邦以是興起治功。茲惟勉力不怠。以保艱難之治。皐陶然之。謂言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美治道之成。因戒帝以慎守天位。一念不慎。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慎。或致千百年之患。帝然之。禹又推慎位之實。言人心應事接物。各有至善之所。動以私欲。有昧于理。而不得所止者。惟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則心有所止。寂然不動。安其止也。物各付物。皆于其所。亦安其止也。惟幾以審事之發。惟康以省事之安。至左右輔弼。格非正事。無所回曲。而皆以直。則內外交修。無有不至。是惟無動。動則天下應之。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豈不申命用休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日月星三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宗彝虎蜼。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絺。紩也。五采施于繒帛曰五色。周以日月星升于旂。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連華蟲爲五章。繪于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繡于裳。五言。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禹以慎位責難于君。帝因弼直之義。而言責任于臣也。以分言則臣。而親助之義則鄰也。親之助之。乃所以爲臣哉。禹然之。帝言臣所以爲鄰者。君資臣爲助。猶心藉股肱耳目爲用。心所欲爲。豈能無助哉。予欲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資汝敷教。以爲翼。予欲宣力經營于四方。則資汝布政。以有爲。予欲觀古人之象。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作繪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絺繡于裳。以五采錯施于五色作服。則資汝定等威。以明禮。予欲聞六律以正五聲。五聲以和八音。因樂知政。察其治忽。以出納五言之言。自上播樂章于鄉人邦國。自下陳詩歌以觀民俗貞淫。則資汝考中聲。以聽樂。此四者治道之要。汝當順而無違也。若予有違于道。汝當弼止其失。無面諛以爲是。而退毀其非。其敬爾鄰之責哉。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工掌樂之官。格，改。承，進也。敷納，下敷上納也。明庶，明于衆庶也。

此慮庶頑讒說之不在忠直者。先命射侯，志苟不正，則不能容體比禮，節奏比樂，中必不多，其為頑讒明矣。乃用學校之刑以撻之，使記過不忘。又錄其過惡，識于書冊，無所隱諱，以警其失。三者將以啟憤發悱，欲其遷善改過，並生于天地也。又命樂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布颺之，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不改，則刑以威之。禹然之而有不盡然者，謂輔弼固賴臣鄰之忠直，而頑讒加之以威，不若感之以德，使帝德光輝昭于

天下，則海隅蒼生萬邦黎民之賢者，感慕興起，共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衆以功而考其成，車服旌命以厚其報。公道昭明，人有善者自誠服推讓，誰敢妒嫉于人？其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誰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不然，則任用之臣遠近數同，率為誕慢，日進無功，豈特頑讒可慮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丹淵朱國名。頟頟，不休息也。塗山，國名。此言有苗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

禹復陳戒，言無若丹朱慢遊傲虐，晝夜弗休，盪舟恃力，朋比小人，以殄厥世。予懲其惡，娶塗山甫四日，有子弗顧，惟大度水土之工。又疆理地域，遠近輔成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五千里，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而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玉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皆蹈行有功矣。惟有苗頑勿即工，帝其念哉。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由汝九功之敘；其弗率者，皐陶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有以畏服人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球，玉磬。輕曰戛，重曰擊。琴五弦，瑟二十四弦。重曰搏，輕曰拊。柷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

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管如篪，六孔。鼗，小鼓，搖之，旁耳自擊。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鏞，大鐘。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鏞也。簫，古文作箾。石，磬也。有大磬、編磬、歌磬。庶尹，百官之長。

此夔言作樂之效。樂之始作，升歌堂上，鳴球琴瑟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以合詠歌之節，幽而感神，祖考來格；明而感人，虞賓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相為德讓，則人無不和矣。次則堂下衆音合奏，若管鼗鼓皆作，節樂之器，擊柷以合之，櫟敔以止之，止詠歌迭奏，則笙鏞以間，即鳥獸皆蹌蹌而舞矣。樂以一終為一成，有虞之時，功以九敘，故簫韶九成，至是太和翔洽，感召無方，鳳凰來舞而有容儀矣。又言韶樂首重鳴球，而玉振所以終條理。八音惟石難和，和則八音皆正。予擊石拊石，百獸皆為率舞，而庶尹之在列者信無不和矣。○王通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聲。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獸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和之極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叢脞煩碎也

帝欲作歌先述其意言今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天命無常安危倚伏其戒勑之哉一刻不謹則怠荒以起必戒于惟時幾微不察則禍患以生必戒于惟幾乃歌曰人臣樂于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百官之功皆廣也臯陶欲賡歌先述其意拜而大言曰念哉人君當率作羣臣以興起事功而興事易至紛更又必謹其

所守之法度敬之哉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覈實之效而無欺蔽之失敬之哉乃續帝歌以成其義言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職之良而衆事皆安又言君行臣職事端煩瑣則臣下惰于任事萬事必至廢弛帝敬其言而致禮言汝等往治其職其敬聽此言哉君臣之相責難如此○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皆謹戒畏懼之言

書經述卷一

書經述卷二

德淸許祖京

夏書

禹治水在唐虞之際陳謨在虞之時夫子升禹謨于虞書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明禹有天下之本

禹貢

貢者夏后氏賦稅之名田賦包篚皆在其中○禹言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序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奠定也

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爲九州別其疆界隨山陟降以相度水勢卽隨山之脈絡濬治其水刊木表山行之迷且以開其道路高山山之會岡麓分行豁壑隨大小行其間大川川之匯源流輳合支派隨遠近歸于一各定其所可爲州之紀綱並以識其風氣民俗此三者治水之要

冀州冀爲帝都堯治平陽舜治蒲阪距各二百餘里當幽幷未分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

冀州三面距河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東河之西水患特甚治之亦順其性自下而上冀不言疆界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經始治之曰載工力創造曰治道里附近曰及壺口山河水注其中如壺然又當河南出之孔道一名河口梁山晉望其石崇竦呂梁未鑿驚流激盪河出孟門之上岐山狐岐山勝水所出

此治冀之西河河自塞外入中國折而南流壺口當其衝經始于此以殺其勢繼治河水所經之呂梁鑿石通流又及附近之岐山引勝水東北歸于汾以開水道而暢其流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沿緒曰修廣平曰原總括其功曰至山南曰陽太岳霍太山冀之鎭

此導汾水汾出太原西南經太岳東入于河太原地沮洳又河出山陿易隄全賴隄防岳陽堯爲唐侯所都鯀

崇防之。皆有遺跡可因。禹修治之。自太原至太岳之陽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在孟津之東。淸漳出大黽谷。濁漳出鹿谷山。河北行。漳合流東注。曰橫漳。

洪水泛溢。平地致功爲難。河與汾皆治。則水有所歸。覃懷之平地厎績矣。遂踰太行而北。得二漳之源而導之。下流相合。順而東下。漳雖能自達于海。治之不以其道。亦泛濫而南害于河也。

厥土惟白壤 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 柔而無塊曰壤。白言色。壤言性。賦第一等。雜出第二等。田第五等。賦田之所出。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

此辨土宜。定賦稅也。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土載其上。但壤性柔細。地廣人稠。故賦高于田。又天子所自治。倂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不盡出田也。八州言貢者九。篚者三。包者二。匭者一。王畿物之所有。皆屬于

王。虞衡澤虞牧人罟人掌之。故不言貢。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又草人糞壤之法。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云某壤者。從土會之法。以多者論也。○賦有九等。計一歲入多寡。相較爲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爲常。而有間出他等者。立錯法以通之。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入滱。衛水出靈壽縣。入滹沱。從。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可耕治也。

恒衛二水之南爲大陸。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河水所經。河自澶相以北。行西山之麓。載之高地。及過洚水。山斷勢溢。與恒衛合爲彌漫。因河水北流。恒衛各順其道。而入滱與滹沱。經大陸之北而東行。則滱與滹沱亦治。而大陸之水。又豬于其北之廣阿澤。地之廣衍者。皆可耕治。此在冀北。水小。故徐治也。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

水害既除。海曲之夷。以其文皮來貢也。北地寒。服用皮。南地暖。服用卉。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腋也。

冀州三面距河。惟北境不與河通。貢道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碣石負海當河。入海南行。在其右轉屈之間。曰夾右也。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作泲。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兗當河之下流曲處。平地無山。潰決必常在此。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

九河既道

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宣洩不及。則泛溢爲害。必多其委。則水有所瀉。而力有所分。禹于其入海上流。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殺其勢。則順其道矣。○九河故道。淪入于海。因碣石求之。可得其概。衆說紛紛。或新

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皆無據也。

雷夏既澤 雷澤。舜所漁處。在濮州。陂廣二十餘里。山海經澤有雷神。鼓腹則雷。下而有水曰澤。又水草交厝曰澤。

雷夏在兗之西南。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能受。氾濫奔潰。河治而高原之水有所歸。雷夏復爲澤也。

灉沮會同 會者。水之合。同者。合而一也。

河濟爲兗州二大水。其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沮。下流相合。接兗之諸水。盈涸不常。河濟治而支流並治。兗境無復水患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蠶性惡溼。水退。故可蠶。小陵曰邱。

兗州山寡而夾川。兩大流之間。地多卑下。民困尤甚。水治而土宜桑。可蠶。民之依于邱陵者。下居平地。有衣食

居止之利。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墳，土脈墳起。黑言色，墳言性。繇，草茂之貌。條，木長之體。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王者薄賦為正也。○兗州記桑土，記賦貞，十有三載乃同，皆以河患，故文異他州。

兗居下流。地土卑溼。水平則為沃衍，草木亦得遂其性也。州境既狹，又有浸灌之患。土疏人少，生理艱難，故賦最薄。又使作治十有三載，天道變于上，人力復于下，輸賦乃同于他州。田稍高而賦至薄，賦既薄而入尤後，優恤之至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獻其土之所有。織文，不染而織，錦綺之屬，非一色曰文。

兗多漆林，又地宜桑，故貢漆絲于百功之府。至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者。

浮于濟漯達于河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禹導河至大伾，分河一支，東北流至高唐，合于漯。

因合漯水，遂連上流之枝河，被以漯名。河分枝在南為濟，少北為漯，所謂禹釃二渠。雖分于河，皆不名河，而各入于海。

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冀都矣。

海岱惟青州青州于中國為正東，故曰青。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青之東境，非至海畔而已，當越海而有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

嵎夷既略聚土為封曰略。

言經界東方，盡嵎夷之地，巡行其邊界，可以與樹藝而為之封也。可以立溝塗而為之畛也。青州之土平矣。

濰淄其道濰水出濰山，淄水出原山。

青為濟水會汶入海之處，但汶入海近，不為青害，而治濟詳于兗豫二州。青不當眾流之衝，濰淄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色白，性墳，一州之土。

海濱廣漠而斥，可煮為鹽。東方曰斥，西方曰鹵。田第三等，賦第四等。

言土而及海濱者，種藝之外，鹽利亦實。後世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非獨形勢，亦言地利之饒。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絺，細葛。非一種曰錯。枲，麻也。怪石，碔砆，可飾器用。檿，山桑。絲韌，中琴瑟之弦。一曰為繒堅韌。萊人謂之山繭。

貢者，一州所出，如鹽絺海物也。絲枲鉛松怪石，岱谷之產為艮。萊山之夷，地可牧放，以資生計。篚貢檿絲，見來

王之意。

浮于汶達于濟汶水有五，以出原山者為經，分流會合，由安民亭合濟入海。今過之北流，濟漕即會通河。

言浮汶達濟，期至于河，而不徑達于河者，因于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言三至者，海岱嫌于青，淮海嫌于揚。西不言濟者，與青無辨也。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沂水不一，以出沂山者為大，西南入泗，今匯為駱馬湖，入運河也。蒙即東蒙山，延袤一百餘里。羽山稍卑，在其東。

徐之水，川曰淮泗，浸曰沂沭。淮發源于豫，至揚徐始大，氾濫尤在于徐。沂行六百里入泗，其流亦大，淮乂則自

泗而下凡川皆理矣沂乂則自沭而下凡浸皆理矣蒙羽之間土田沃衍其地宜稻穀有陂湖以資灌溉香粳鍾畝瑯琊之稻是也淮沂乂而蒙羽可施功種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東原厎平大野澤一曰鉅野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今南旺河也水蓄復流曰豬

徐之澤藪曰大野濟水之所絕濟有南北二流其東北流者曰北濟入大野澤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往時漫溢今豬爲澤也東原在濟之東下溼而多水患今大野既豬而平地之水皆退東原厎平亦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土色赤性黏曰埴摶埴挺埴皆言其美而又膏起爲墳田第二等賦第五等

徐受淮之下流水平而土美宜于生物草木進長叢生茂而不已土美而賦卑者以壤地狹拊人功未修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夏五色翟雉也羽谷所出嶧山南有特生之桐東南孫枝可爲琴瑟泗濱石浮水中或曰浮土不根著者成磬而貢蠙珠與魚淮夷貢之元幣也爲衮以祭端以齋冠以餙黑經白緯曰纖皓曰縞繒也皆卽吉之所服

徐州所貢皆禮樂之用土苴茅以待封羽置旌以爲餙桐材可爲琴瑟磬以和鳴雅樂珠以爲佩魚以爲祭玄纖縞以爲幣繒詳其地者取產之良備其物者以土之有

浮于淮泗達于河泗出陪尾四源竝發東南入淮泗之上源在菏澤以東入泲入漯可以達河

徐州貢道自淮入泗泗于大野入泲自泲漯以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彭蠡在彭澤縣中有鄱陽山以名湖上承章貢諸水周四百五十里陽鳥隨陽之鳥與日進退九月南來日鄉正月北去日遡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也

彭蠡澤之大者與江水相吞吐下流有所泄始上流有所鍾水得以豬也彭蠡既豬禽鳥亦得其居止洲渚之閒千百羣處也

三江既入　震澤厎定三江蔡傳據庾仲初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今從鄭康成之解三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因其上流承三江之水故曰三江非截然爲三也下導水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則知彭蠡爲南江岷江在梁漢江在荊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揚州澤藪曰具區其西南西北各受諸州之水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反流趨內蓄而不洩則內溢而外噎

故震蕩不定必三江之流既深且廣海下于江江下于湖而又流闊易瀉則震者定此相因之勢也○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彭蠡豬則水之西流者得所歸東偏莫大于震澤震澤定則水之東流者無所溢二者乎則土田皆治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篠箭竹簜大竹闊節少長曰夭上竦曰喬塗泥土淖山林不與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

言水去竹已布生又地暖草木易達其土則水泉沮溼以地利廣而人功修故田有定等賦無定品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卉草也島夷貢葛布木棉之屬染絲而織曰織貝

柚大橘小。包可耐寒。揚州所貢。金以利用。瑤琨以爲禮器。篠中矢笴。簜中樂管。及符節。齒革以爲車甲。羽毛以爲旌旄。木備棟宇器械之用。卉服織貝以供服御。惟橘柚爲果實。錫命乃貢者。以供祭祀。燕賓客。非爲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

揚州貢道。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不言達河。因于徐也。揚之貢在北者。徑達淮泗。其南則沿江海乃達耳。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地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南以衡山爲大。地不止此。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上流之會。上無所壅。下有所洩。力大勢銳。其至海猶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巴陵西南。中有洞庭山。故名。方八百里。

九江洞庭。爲荆南衆水之會。所謂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東接大江。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沱潛不一。此在荆者。沱首出江。尾入沔。冬竭夏流。一曰夏水。潛分于漢。伏流涌出。復入漢。一名蘆伏。

江漢之流。其分支于荆者。江出之沱。漢出之潛。各循其道。不獨上流治。即下流亦治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方八九百里。一澤而每處有名。別言之。則江南爲夢。江北爲雲。

荆州澤藪曰雲夢。兼包勢廣。跨江南北。地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雲土見而已。夢則已可耕治也。○此由江漢二水之治。相因而致者。九江其經流。沱潛其別派。雲土夢作乂。荆州水土無不平治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土與揚州同。田第八等。賦第三等。

此地闊而人功修也。荆田下。賦多。有土賦兼其間。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貢與揚略同。杶弓榦。箘簵楛近雲夢三國貢其有名者。菁茅包匭致敬。三入爲纁。元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以璣穿結爲組。龜千歲。尺有二寸。

荆州所貢。羽毛齒革以爲旌旄車甲。金以利用。杶栝柏爲良材。磨石則礪粗砥精。砮爲矢鏃。丹備采色。竹之箘簵。木之楛。以供矢材。三脊茅以縮酒。幣有元纁佩有璣組。守龜納錫。一以見其非常。一以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遵陸而達曰逾。

荆州貢道不一。近漢者浮漢。近潛者浮潛以入漢。或由江浮沱。或由江浮潛。皆以入漢。自漢逾洛以至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此與兗竝繫以河。河患豫次于兗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熊耳山。入洛。洛出冢嶺山。入河。瀍出穀城山。澗出廣陽山。皆入洛。

伊瀍澗得洛而有依。以一會三。洛同受乎衆流。洛得河以爲歸。總四歸一。洛實爲之統領。此猶雍之渭而不同者。涇灃漆沮。雖皆入渭。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此則四水均敵。正如漢入江以達海。而曰江漢朝宗于海也。

滎波既豬　導菏澤被孟豬 滎波蔡作二水。言洛出爲波。其距滎澤五六百里。中隔大山。不當綴言。菏澤。以地有菏山故名。孟豬。一曰孟諸。即澤藪望諸也。

濟水入河潛行而絕自河南溢為滎澤此治滎澤在伊
洛瀍澗之後者洛與濟入河處不甚相遠洛併諸水之
力附河而下濟不能當況滎澤所承有不為害者乎禹
經始河患于淪濟之功必先疏伊洛瀍澗以循故道而
滎波乃可豬也濟南北二流其東南流者曰南濟匯為
菏澤當衍溢之時水泛無歸就導之于菏澤而其餘波
則被及于孟豬孟豬之蓄不以菏
澤即菏澤之水亦不常入孟豬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土色雜故不言

壚疏也元而疏者曰壚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

豫土高者壤而沃下者墳壚而瘠田宜最上而居中者下土黑剛非播種所宜豫地有在甸服中者故賦與冀埒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枲紵成布與否不可詳纖纊細綿也

豫州陳夏千畝之漆周官言利與枲竝稱絺紵纖纊可為服御治磬之錯猶錫貢者雖近于冀惜人力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則浮洛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太華在華陰縣

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梁在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

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岷山江水所出嶓山漾水所出沱一名郫江自江出而西入江潛一名龍門水自漢出而穿大穴入嘉陵江以西南入漢此在梁者

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皆江源所自出嶓
南北兩派相去三四百里東西漢水之分源江漢下流
未有所歸則發源之地亦為浸灌而不得播種今川源
已導順流而東則二山皆可種藝矣岷嶓藝則江漢之
上流治沱潛其委也
道沱潛則江漢悉矣

蔡蒙旅平　和夷厎績蔡蒙在梁西南祭山曰旅和川在嚴道以西

蔡蒙二山連屬水脈漂疾為患於此致功尤多今治功
畢而旅祭之言蔡蒙之旅知名山皆有旅也至和川水
西逕蒙山入江川上之夷因水治而
險患以平則地之險者無不奏效耳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黎黑也土不言性非墳壤可知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

梁土疏惡故不以第八等為正賦而上下以間出之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將時進退以通節之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鏤可刻鏤者砮出定笮縣鐵石山成鐵可為劍戟

梁州所貢玉磬石磬皆為樂器柔鐵剛鐵備饒冶利砮
可煆為劍戟銀出朱提之山利用最廣又多山林猛獸
皮可為裘毛
可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一名嵹臺山在

梁西北境延袤千里外跨諸羌其南桓水所出絕河而渡曰亂

梁州貢道自西傾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自潛入沔
水道遠故導陸逾沔由沔入褒褒絕水百餘里至斜斜
入于渭由渭而亂于河沔非能徑入
渭當逾褒斜或地近省文言入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主冀都言者

弱水既西弱水出窮石山散渙無力不能負芥

導弱水使西，亦順其性，與勢之自然，不使東溢而被于河，則河西之患息矣。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涇出岍頭山，入渭。渭出鳥鼠西北南谷山，入河。汭出弦蒲藪，入涇。漆出華原，東下流與子午嶺之沮水合，入渭。若詩之漆沮，在渭上流。灃出終南山，入渭。

雍州之川，涇汭而渭爲大。涇源最居雍之北境，南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汭，下屬渭，不以渭爲主者，涇在屯。其實納涇者渭也。漆沮在渭下流之北，二水分流而南，合于渭。渭大而漆沮小，如少之從長也。灃在涇之上，漆沮在灃之下。禹先治渭，及涇與漆沮，自西而東，乃及于灃，自北而南。同者，東合于渭也。治灃功多，詩言灃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荊岐既旅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終南橫亘關中，相去八百里，連緜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

此衆水致功，旅祭衆山。距南漆沮所經之荊，涇汭所經之岐，其北灃所出之終南，所經之惇物，其西渭所經之鳥鼠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原隰在豳岐山之北，詩曰度其隰原是也。豬野，休屠澤。三危在燉煌，山有三峰，曰三危。

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先山，次原隰，次陂澤。既治豳地，乃西至豬野之澤也。于是三危之遠者，皆造廬舍，定疆場，而既宅矣。所竄之三苗，亦遷善改過，革其凶頑，而丕敘矣。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　厥賦中下黃者，土之正色，性最貴。田第一等，賦第六等。

雍土得中和之氣，田獨高而賦不及者，地狹而人功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及溝畎灌溉不時，人力衆寡未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琅玕，石似珠者。西北之美，有崑崙虛之球琳，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此貢之爲珪璧璋瑁，及冠帶佩襦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河自積石入中國，北行東轉，折而南下，龍門爲西河。

雍州貢道，東北境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或由灃涇，或由漆沮，皆會于渭之北。不言河，因于梁也。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敘此節，蘇氏以爲當在浮于積石之上。

織皮，以皮爲貢。崑崙、析枝、渠搜三國，皆西方戎落。水土既平，卽于功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岍在隴州，雍鎮吳岳山，汧水所出。雷首在蒲坂南，有八名，如歷山、首陽、中條，皆是。厎柱，石在陝州河中流，如柱，有天地人三門，地門不可過。析城，在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垣曲縣，山狀如屋。太行山延袤千里，起河南，迤而東北至冀境。

此下隨山也。洪水橫流，川瀆皆湮，先以高山表識之，蓋總貫山川首尾，自西而東，自北而南，以著其自然之形勢。此大河北境之山，禹首導岍岐，東至荊山，自雍逾河及冀，西河之壺口、雷首、太岳，南河之厎柱、析城、王屋，東河之太行、恒山、碣石諸山，自是諸水皆入海。地勢之高卑，山勢之經緯，水勢之源流，具在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朱圉在伏

羌縣。鳥鼠在渭源縣。鳥曰鵨，鼠曰鼵。熊耳一山，東西異名。在盧氏縣。外方，中嶽嵩山，在登封縣。桐柏，在桐柏縣。陪尾，在泗水縣。

此大河南境之山。禹導河循西傾諸山，東至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所會，其陽則南河與地絡所會，河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陰，喬岳縣亙，不可復南，乃折而東，而雍之涇渭灃漆，豫之伊洛澗瀍諸水入焉。熊耳四山志伊洛淮泗所治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山形如冢。隴東之山皆是。荊山在南漳縣。內方，章山，在荊門州。大別在漢陽縣。漢水西岸。左傳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也。

此導江漢北境之山，為治漢也。漢源嶓冢，經荊山，由內方東至大別，觸山而南入于江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跨雍梁二州，自岷州衛西

南走蠻箐中。至梁青城，其第一峯。導之在洹架嶺。漢書湔氏道西徼外是也。衡山在衡山縣。古名岣嶁。南岳。敷淺原，蔡傳謂博陽山。朱子言博陽庳小，全體正脈，起為廬阜。有以盡大江彭蠡之交，以識衡山東支所極也。

此導江漢南境之山，為治江也。江自岷山之南，東至荊之衡山，過九江洞庭之湖，至敷淺原廬阜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甘州，亦名羌谷。流沙在沙州，沙隨風行也。

此下濬川也。先山以為水之經，次水以為山之紀。山水皆原于西北，故先導弱水，使其壅逆東行者，導至合黎則經流有所歸。其餘波委入流沙，則支流有所洩。不極之西海者，遠而無所事治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今雲南瀾滄江。入南海。黑水有三。雍州者源出黃河北。此及梁州，源出黃河南。三危，或言雲龍州，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經其麓，有黑水祠。其地太南，然決非竄三苗之三危也。

導黑水，自三危得其故道，從此治之。任其入于南海，中間數千里，不施人功，故三危至海，雖遠而自達于南海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在河州。山勢峭拔，臨河。孟津在河陽縣，勢緩可渡，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大伾，河垂欲趨北之地，曰黎陽山。山再成曰伾。洚水，枯洚渠，出盤秀嶺，入濁漳，故漳亦名洚。逆河，以海水逆潮得名，今不可考。

河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于闐北流，二流合而東注蒲昌海，去玉門三百餘里，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至積石再出為中國河源。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東行千里，一曲一直，自東而北，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凡三折，歷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龍門盤東險峭，河破山以行，東西氾濫。禹于此多致其功，自是至華陰，扼之不得南，乃折而東，至底柱，孟津以東，洛水自東南來入，至于大伾，河率穿西山踵趾以行，為南河，再折而北，過洚水，至大陸，又北而播為九河，于平地分其勢以殺之，至入海之處，又合為一，以逆海之潮汐，使厚其力以遏其倒灌之勢。播為九，合為一，各順其勢而河治矣。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漢有兩源。東源曰漾，西源曰沔，即白水江，同出嶓冢。大漢，曰為隨地得名，非他水也。滄浪洲在均州。三澨，地名。在濟水入漢處，一在

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漢入江在大別也○東匯以下十三字朱子曰衍文今從鄭康成三江之義

自嶓冢導漢源曰漾東至武都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之地至于大別將與江合稍折而南入于江江水蔽漢以東雖同流而異源相匯之處有彭蠡在其南上會數千里之水以東北入江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而此漢水之附江以東者爲北江不得以已入江弗紀其入海之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澧水出歷山入洞庭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天岳在巴陵縣臨江

自岷山導江源而東于其別出爲沱者與經流並治又東而合澧西入之過九江洞庭東至巴陵將與漢合稍折而北其勢迤靡相屬會而東下力大水漲而彭蠡之南出者有遏而積聚之勢所謂匯也三水並持而東而此江之異源者爲中江也江別爲沱漢別爲北則彭蠡之南來入海者知爲南江流一而所載之水則三故曰江漢朝宗而江漢皆治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出王屋山曰沇在垣曲縣伏而東出在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爲濟陶邱在定陶縣再成曰陶

導濟源于冀初出爲沇既見而伏至東重源顯發爲濟合流入河再伏而絕溢于豫爲滎波之澤三伏穴地東出陶邱之北分爲南北二流其南流東至菏澤又東而北與北流之經徐而豬大野者會于汶又北而東自青入海而濟治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出胎簪山即桐柏支峯桐柏山有淮井泉源所出東流會汝水也沂至下邳入泗泗至淮陵入淮

導淮自桐柏山東流而泗沂自北來會會者泗水而挾沂以俱赴二水相敵東至淮浦入海而淮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渭出鳥鼠西北南谷山鳥鼠者同穴枝山

導渭自鳥鼠同穴從西而東澧自南來會又東涇自北來會又東過漆沮之水入河而渭治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在發源冢嶺之下東北流澗瀍自北來會伊自南來會又東北入河而洛治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涯內近水爲隩陂障也

言禹敷土分九州而疆理之功成乃得其同也其所同者四隩之地皆已奠居矣九州之山通道而祭告矣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通達矣九州之澤已陂障而豬蓄矣自是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有所歸此九州所以同也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庶土中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聖人辨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麻麥蒲葦菅蒯之屬無不宜所謂正也則品節也

水土既治貢賦以均六府已大修治庶土以肥瘠高下相參而正其土事財賦土之所出爲天地惜物力爲民生恤勤勞不可不致慎皆品節于上中下三等之壤而成賦于中邦既定之爲九而又有錯法以通之立中正而

之道于天下也。

錫土姓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姓。如舜生嬀汭。其後賜姓嬀氏。如魯有子展。孫爲展氏也。）

（此合內外諸侯。以共治九州也。錫土以立國。則授之封地。錫姓以立宗。則授之采邑。而惟敬予之勤德。以爲之率。先諸侯其各迪有功。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禾本全曰總。以備芻茭。刈禾半藁曰銍。半藁去皮曰秸。藁秸可爲席。采邑周官六遂之外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采地。大都。公采地。王子弟食邑。又采地有貢。天子廟受。曰幣餘之賦。）

（此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王畿方五百里。治井牧之事。自百里至三百里。既納總銍秸。仍聽服役于公。外二百里納粟米有分也。侯服方五百里。內百里爲采邑。二百里小國以安內附。三百里大國次國以禦外侮。綏服方五百里地界適中。內三百里揆文教以治內。二百里奮武衛以治外。各有所重。要服方五百里。皆夷長所守。而外二百里以放罪人之輕者。荒服方五百里。皆蠻長所守。而外二百里。又以流罪人之重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聲。風聲。教。教化。水色黑。故用玄圭。西被流沙。未可正名爲海。下言四海。統辭也。）

（此言九州疆界所至。以見聲教所訖也。聲者。振擧于此而遠者聞。教者。軌範于此而遠者效。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告成功于舜。）

甘誓（啓伐有扈。誓師甘野。）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兼領六鄉之事者。無事屬大司徒。出征屬大司馬。當是六卿之屬。）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六事。有事六軍者。三正。正朔也。車戰。甲士三人。車左。車右。御者居中。步卒七十二人。每二十五人爲兩。甲士每兩之長。天子親征。載遷廟之主。與社主行。祖左。陽也。主賞。社右。陰也。主戮。）

（王嗟六事之人而誓之。言有扈氏威侮天之五行。廢棄時之三正。天絕其命。予敬行天罰。爾其各共爾職。凡車左執射者。不治于左。汝不敬命。車右主擊刺者。不治于右。汝不敬命。御主馬政。一車之將。進退不以其法。汝不敬命。汝三人爲長。以率步卒者。軍士恭而用命。則賞于祖。若不用命。則戮于社。予有非常之刑。以孥戮汝。所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太康啓之子。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古來善射者。通曰羿也。）

太康以逸豫滅德。民有貳心。乃盤遊無度。遠畋洛南。十旬不反。有窮國君羿。因民不堪命。乘隙爲叛。距于河北。太康弟五人。先侍其母以從太康。待于洛北。至羿距于河。五子懼宗社之將傾。憂愁怨艾。述祖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三失。所失者衆。天子之車。兩服兩驂。又兩騑在驂之外也。

此敬民之訓。言民雖卑。情可親。不可疎下。民爲邦本。本固而後邦安。祖訓如此。予視天下。君失民心。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不可有失。況頻復而三。民心怨背。豈可待其顯著。當于未形而圖之。予臨兆民。懔乎若以易絕之索。馭易驚之六馬。何恃不恐。爲人上者。可不敬哉。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

言祖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六者皆有其則。不止其則。而有一焉。則滅德敗度。即致于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堯爲唐侯。都于陶邱。有堯城。又太原晉陽。亦言堯之始都。後遷平陽。然堯稱陶唐氏也。

言自彼陶唐首都于冀。歷虞迨夏。皆守道以爲治。今失其維持大綱小紀。無不紊亂。乃自致滅亡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關。彼此通同。無折閱也。和。人情兩平。無乖爭也。折閱。損所貢物價也。

言我祖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聲律身度。準繩規矩。制爲政教禮樂之典。予奪廢置之則。以貽謀子孫。至五權之大者。爲鈞石。所以關通輕重。和概人情。王府尚有其法。至詳且備。奈何荒墜先緒。覆宗絕祀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言予。不忍斥言太康也。

言今何所歸。予懷憂悲。至萬姓以爲仇。又將誰依。思鬱于中。愧生于色。惟不慎厥德。雖悔其可追乎。

胤征

羲和黨惡于羿。允侯承仲康命征之。以除其羽翼。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時仲康在河南。當是繼立于外。命允后以諸侯兼大司馬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天戒。天所以譴戒者。遒。聚也。聚而宣令曰遒人。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以警衆者。官。以職言。師。以道言。工。百工執藝之人。

誓衆言聖人有陳法之謨。垂戒之訓。明可徵驗。以定安邦國。先王體天之心。克謹天戒。修省于上。臣人體君之心。克奉職事。憲法于下。百官各修其職。以輔敬畏。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明而又明也。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以木鐸巡示于道。使官師相與規正王闕。而百工亦各執其藝事。隨其有失。循理以諫。有不恭厥職者。邦有常刑。所謂修輔者如此。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辰。日月會次。集。輯通。不輯而掩蝕房宿也。嗇夫。小臣。政典。政治典籍也。

言羲和亂德荒酒。背其官職。離其居位。始亂其世掌之天紀。遠棄測候之司。當季秋月朔。日月會次。弗輯。掩蝕房宿。瞽奏鼓。嗇夫。庶人。奔走供救日之役。羲和尸于其官。若罔聞知。昏迷天象。實干先王之誅。政典曰。治術有先時後時。而失者皆殺無赦。今日蝕而不知。能免後時之誅哉。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戒軍師共行天討。效敵愾于王朝。以助我敬承天子威命。兵猶火也。火炎崑岡。玉石之美惡不辨皆焚。可畏如此。爲天吏而誅殺太過。過逸之德。其害烈于猛火。今我但誅首惡。脅從黨與勿治。凡舊染汚俗之人。咸赦宥之。使改過自新也。又言軍旅主威。當嚴明法令。威克厥愛。事乃允濟。無弛節制。愛克厥威。允罔功。無搏姑息。衆士勉戒之。

書經述卷二

書經述卷三

德清許祖京

商書

契封商在太華之陽。傳十三世。至湯有天下。都亳。在位十三年。

湯誓

湯爲方伯。使征葛。而桀有悛心。伐夏可已。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聖人豈有心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格。至。稱。舉也。割正。斷也。

湯誓亳衆言。非我敢舉行悖亂君臣之事。以夏多罪。天命伐之。今爾以不被其惡。謂我不恤爾衆。農月興師。舍穡事而割正。有夏。予惟懼違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今汝但曰夏之罪不能及己。豈知夏民之困哉。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又嚴刑以殘害夏邑。有衆率怠于奉上。無復尊親之戴。協和于國。夏王以日自比。久存而民即願與日皆亡。夏德如此。民何以生。我安得恤一方之民。不恤天下之衆。朕所以必往也。爾尚輔予致天之罰。予大賚汝。毋疑朕之食言。若不從我誓。則孥戮而罔赦。毋憚于往哉。

仲虺之誥

仲虺。即萊朱。夏車正奚仲之裔。爲湯左相。薛其後也。此對衆以釋湯之慙。牧誓無此意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南巢在巢縣。

此居萬世君臣之始變。必往之師。以救天下。口實之慙。以憂後世。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由舊政。撥亂反正。如是而已。

仲虺言惟天生民。各有愛惡之欲。無主之者。則從欲悖理。必爭且亂。天生聰明之人。不囿于稟。無蔽于欲。爲之主以治之。使有以各得其所止。有夏不明于德。陷民塗炭之中。失其主矣。天錫湯勇足有爲。私意無所牽。智足有謀。私欲無所蔽。以端表準于萬邦。繼禹舊所服行之事。豈有所私于己哉。但率循其典常。奉順乎典常所自出之天命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徒。如苞有三蘖。葦顧昆吾之類。蔡傳以苗粟喩桀。以莠秕喩湯。京按夫子惡莠亂苗。言邪之害正。則以苗粟喩湯也。

言夏王有罪。矯天之意。誣天之理。布命令以惑衆。帝不善其所爲。俾商受命。明天道于衆庶也。有夏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今肇我邦于其間。若良苗之生于莠。嘉粟之雜于秕。扶植難存。簸揚易棄。商衆恐懼。罔不憂邪足妨正。陷于非辜。況予以德爲治。言足使人聽聞。羣相感動。尤桀所忌。事勢有不能相容者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植。聚。懋。茂也。繁多之意。葛國名。在寧陵。舊謂征葛也。

此言德足聽聞也。聲色引于耳目。貨利召于貪欲。最難遠屏者。不邇不殖。所以澄正本源。歸于純一。以之用人。官賞一稱其功。德而無所參。懋于德者懋其官。懋于功者懋其賞。以之處己。善不善皆化于公。而無所閒。不忌能于人。惟己所用。不吝過于己。隨時自改。至于臨民。寬以居之。不失于縱。而能當于寬。仁以行之。不失于柔。而能當于仁。是以君德昭著。而孚信兆民也。乃有葛伯殺餽餉之童子。與無辜之餉者爲仇。湯爲方伯。初征自葛。

東西南北。師未加者。望之切而怨其後。若偏有所遺。所往征者。妻孥相慶。待之殷而喜其來。若更予以生。想慕欣慰之情。若是民之戴商。已非一日。何必待十七年鳴條之役。而後知民心歸往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侮傷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

前釋湯之慙。此以勸勉之也。言諸侯之賢者。引翼以佑其行。德者。誠信以輔其心。忠者。褒揚以顯其名。良者。委任以遂其志。所以善善也。弱者。矜其不能而兼屬之。昧者。正其昏庸而攻黜之。亂者。收其土地而整治之。亡者

傷其廢絕而更置之。所以惡惡也。兼攻取侮以推亡。佑輔顯遂以固存。本因材而篤之心。爲順天應人之政。邦其永昌矣。然此必本君德以行之。人君日新其德而不已。萬邦雖遠而志氣通。民以永懷。若以爲我德已新。卽志自滿。九族雖近而心乃離。王其懋昭大德。此心無時不勉。則德無時不明。有以立中道于天下。民心本中而每失其中。非君建之不能以自中。禮義所以建中也。以義制事。則事有所裁。無過不及。以禮制心。則心有所準。無所偏倚。內外合德。則中道常昭。垂之後世。皆有餘裕。其道必學焉而後至。古人言能自得師。則尊德樂道。出于中心。有以致明強之效。王者之德不外乎是。自賢者取亡之道。人能好問。則委心聽受。其業自廣。自用者一得沾沾。雖有善亦小矣。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言日新其德。慎終惟于其始。有禮者封殖。昏暴者覆亡。上天福善禍淫之道。人君敬畏尊奉于其道。則永保天

命矣。商之宗祀。傳至數十。歷年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悉承成湯之德。而仲虺見之眞。知之切。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與伊尹稱湯曰懋敬厥德。檢身若不及。顧諟天之明命。理有相符。孟子言二人見而知之。仲虺相業。允與伊尹匹休矣。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亳在穀熟縣。曰南亳。湯卽位都此。後遷西亳。在偃師縣。

此伐夏歸亳。諸侯來朝。誕告以與天下更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中。卽民受天地之中。降者。言若天與人交相付受也。若。順。猷。道也。

言天降命于人。各具五常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五常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五常之行。所謂猷也。降衷本有常性。而自人行之。則氣稟有淸濁純雜。必待君師之品節。而後能各安其道。所謂立人之極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賁若草木。蔡傳。言天下燦然。若草木之敷榮。今從朱子。作草木華美解。

言夏王無仁愛之心。威虐百姓。民困稱冤。天降災禍。以明其罪。故我奉行天命之威。不敢赦宥其罪。用元牡告于天地。請罪有夏。遂三聘有莘。以求元聖。一德同心。爲民請更生之命。惟天信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無所僭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人物皆遂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慆慢也。忱信也。

言今日保邦安民。豈可勿謹哉。天使我和寧爾邦家。付予之重。未知獲罪天地。在于何事。恐懼若墜于淵。爾邦雖舊。今與新造。無違法度。無就逸樂。各守典常之道。以順承天休。爾有善。不敢不達。我有罪。不敢自恕。簡閱善惡。默證之天心。然天以萬方付我。民有罪。是敎之不至。君實棄之。罪卽在予。君有罪。則職之不修。有忝于君。非民所致。我則兢兢自信。而不敢忽矣。爾諸侯萬方。予是而能信焉。乃亦有終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商之正朔。三代正朔。皆以寅月起數。伊尹名摯。尹其字也。伊尹奉太甲。卽位改元。祗見厥祖。攝而告廟也。總己以聽冢宰。攝而臨羣臣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有命。謂湯。哉。始也。鳴條在安邑縣。夏所宅。亳。湯所宅。

言夏先后懋德。以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及子孫弗率。天降之災。假手成湯。其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興都原不可恃。而湯德之修。則始于亳。王業之興。不在大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卽位之初。

言商王之德威。敷布昭著。代夏之虐以寬。故兆民所至大說。而徯后來以蘇。無不信而懷也。今王卽位而嗣其德。不可不謹于初。謹初之德。在于愛敬。愛敬爲人心之所同。自吾之親長以端其本。愛敬之道立于此。而孝悌之心生于彼。始于家。達于邦。終于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人紀。綱常愛敬之實。官刑。官府之刑。巫風。常歌舞若巫覡也。倒置悖理曰亂。三風。愆之綱。十愆。風之目。墨。墨刑。

治天下在立愛敬。先王以人紀爲已任。綱常之理。未嘗一日泯于人心。爲桀廢棄。而湯始修之。欲使人紀無虧。必在吾身無所不盡。先王從諫弗咈以求之今。未已也。又先民是順以求之古。又居上克明。以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以盡事上之心。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失常若不及。上下人已之間如此。德所以日新。而人紀以修。天人共與。由七十里以至有萬邦。積累之勤。可謂盡其難矣。其得天下難。故其慮天下遠。廣求賢哲。各以類進。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以輔爾後嗣。庶幾不善之心無自入也。而猶恐有導諛阿意以敗乃德者。故制官刑以儆于有位。言敢有恒舞酣歌。是以巫風化人。敢有溺于貨色遊畋。是以淫風化人。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德比頑童是以亂風化人此三風十愆卿士諸侯有一于身必至敗家亡國臣下而不以匡正其君則貪官固位卽以墨刑治之以是具訓童蒙始學之士使入官而知正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言嗣王當以風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弗忘也風愆之訓謀出聖人其理甚大言歸至美其戒甚明上帝去就無常能敬其身以戒風愆則爲善而人紀修天降之百祥不敬其身卽入于風愆則爲惡而人紀廢天降之百殃勿曰小德萬邦之慶積于小勿曰小惡厥宗之墜不在大善必積乃成惡雖小可懼戒其所以亡當思其所以興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衡天下所倚平亦曰保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緖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諟古是字夏在亳西曰西邑夏周蔡傳本國語作忠信解金履祥言古文君寫罔當作君從之

言天以至顯之理命之人在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先王常以光明不昧之心顧是天之明命以奉祀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人心雖渙至祭祀而聚萃渙所以言王假有廟也惟天監德用集大命于先王使之撫綏萬邦由是尹躬能左右其間以居安民衆處之各得其所故嗣王得大承基業也君相安危一體休戚同之惟尹躬先見于夏由其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不克有終相亦罔終今嗣王爲尹躬之責所關戒之哉其敬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非祖德也

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昧爽未明欲明也虞虞人機弩牙也括矢末歧而御弦處度射者所準望也

王以尹言爲庸常無所念聽尹言先王于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勤顧諟以大明其德如日初升纖毫畢徹待旦而行又廣求俊彥之士陳列在位開導子孫王毋顚越其命自取覆亡也人心皆中于奢侈而無長遠之慮惟謹儉約之德斂之又斂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于一言一行常懷永久之謀則可有終矣若虞機之張必往察矢括之合于度則釋無不中人心靜中有能動之理而動時有各止之心欽厥止以立其本率乃祖所行以致其用如省括於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擧尹心慰悅王可永終有譽而尹得免萬世之責也

王未克變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弗順不順義理之人桐宮營宮于桐也

王從而不改習染之深也尹言茲所爲不義習若性成予弗使狎于近習營于桐宮俾近于先王朝夕思慕興起于善以是訓之無至迷惑于終也○狎于弗順孟子注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較近習解爲明捷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往桐宮。旣近先王之側。又絕比昵之從。思乃興起善心。克終信德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此嗣王涖政之年。以袞冕吉服迎歸于亳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尹言君民相依。民賴后相正以生。后賴民以君四方。天眷有商。嗣王思若啟。行若翼。悔悟終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王敬禮于尹。言予不明于德。自致不類。多欲敗度。縱肆敗禮。以速取戾。非天使然。而自作之孽。已往背師保之訓。而迷于初。此後何能自保。尚賴匡救之力。圖維厥終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尹致敬答王。言人君以義禮修身。自不致敗度敗禮。修之而有得于心。誠實無歉。則君有允德。而協和于下。心悅誠服。惟明后然也。先王于困窮之民。惠之如子。誠能動物。故民服命令。得其懽心。當時深仁所浹。雖未出于亳邑。而惻怛之意。周于天下。故鄰邦之民。皆以先王爲君。而日待后來無罰。則德協于下也。王其勉德。視烈祖所爲。檢身不及。以求子惠之實。不可頃刻豫怠。承祖宗之統。奉先思所以孝。膺臣民之寄。接下思所以恭。然垂旒蔽明。黈纊塞聰。聞見止耳目所接。往往不能察知情僞。以協于下。能視遠則爲明。能聽德則爲聰。王懋德以承先王之休。則我之責已盡。卽承王之休無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

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鑒玆哉

尹申誥王。言人君爲天民神之主。無一可恃。惟此心足以主之。皇天無親。能敬天之理。而不敢慢則親矣。民罔常懷。懷于有愛恤下民之仁。鬼神無常享。享于人心眞實无妄之誠。居天之位。其惟艱哉。惟有敬仁誠之德。則天神與民歸之而治。否德則亂。故與古之治者同道。道不必一。罔不興。與亂者同事。事亦不一。罔不亡。治亂各有終始。惟愼厥意念幾微之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爲明后。且常保此初心之明。爲明明后矣。先王惟是顧諟明命。日新不已。以懋敬厥德。自能仁而且誠。德與天合。而民懷神享。至于配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監視于玆。而與先王之治同道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愼終于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言王悔過甚銳求道甚力而進德有序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功修于卑邇而高遠可推心無輕于民事克盡其事爲難念無安于厥位永保其位常危今下就政臨民非履始乎愼厥與者必使終如其始而毖始實爲善終之基以至聽德之難王所宜審言逆汝心必求諸道道所當受逆于心乃順于理矣言順汝志必求諸非道道所不可從求順于理毋順于志矣此五事者進德之序矯情之偏弗謹思之其何所得弗篤行之其何所成知行竝力心存懋敬之心事行懋敬之事蘊于內而純粹至善體于身而元氣充周一人元良則敬仁誠皆備終始與治同道萬邦之儀型以正矣然君臣又當交致其戒君罔恃聰明以辯言亂舊政臣罔恃忠義以寵利居成功從此政治益修風俗益厚國家大業永孚于休矣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尹言天之難信以命之無常然皆視其德常于德則天保其位德之不常則九有以亡夏王弗常于德慢神虐民天弗保其位監視萬方啓迪先王而有成命亦惟眷求純一之德不貳不息而有常者俾作百神之主惟尹躬及湯夙夜交勉湯以不邇不殖聖敬日躋者作于上尹以知覺生民堯舜其君者輔于下咸有一德湯是以上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民而革夏正是一德者天民合應之機非天有私非民可求天佑民歸皆在一德惟常故一也德惟一則無間無間則誠動皆合理而罔不吉德二三則動皆悖理而罔不凶吉凶不差僭而在人以天之降災祥在德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今王新服厥命則亦當新厥德德之不新由始敬而終肆心之不一害之也一則日新不已矣至于任官乃事所待理惟有德之賢有能之才始可分任其事其左右輔弼之大臣又非賢才之可盡在于能得其人人臣之職上輔君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下利民生而不狥己之所安意之所主惟此二者而無所雜乃爲一德之臣是在難于任用愼于聽察而可否相濟以協于和終始勿間以專于一則用人之道得也若夫取人爲善不可

執于一也。德者善之總，善者德之實，其理散而無常，其心統而歸一。德主天下之善，無常師而必主于善，善原天下之一，無常主而求協于一，則有善皆可取，而德乃一矣。人君以一德爲言，則包涵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心之一，故言之大，以一德爲心，則運百爲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言之大，皆心之一。萬姓始聞號令，見爲天地萬物一體之模，所以須之無間，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見有四時日月貞恒之意，所以須之無已，則可安保先王所受之天祿，而永致民生之厚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七廟親盡則祧，有德則不祧也。天子居萬民之上，故曰長。言德以遺後，觀七世之廟，知有德爲不祧之主，政以統衆，觀萬民歸仰，知政教爲民說之本，其理有不可掩者。

又言君與民相須，而君爲民主，必合天下之善而不可遺，苟自廣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有一善不備，卽不能盡主善之量，民主無與成厥功。惟聰明不蔽，樂善弗倦，政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我盡匹夫匹婦之善，而後匹夫匹婦無不被我之澤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盤庚，陽甲弟。殷在偃師。盤庚欲遷殷，民不願往有居，乃率呼衆憂之人，誓諭之。○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五邦，湯由南亳遷西亳，仲丁遷囂，卽敖倉城，在滎澤縣。河亶甲遷相，在內黃縣。祖乙遷耿，耿在吉州。邢音耿，非兩遷也。殷卽西亳。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以來，既宅于耿，固以重我民生，無令盡于虔劉也。今以河之圮，不能相救以生，以卜稽之，曰此地其如我何，是耿之當遷決矣。昔先王有事，惟恪謹天命，茲猶不敢常寧，不常厥邑，自成湯至于今，五遷其邦矣。今遭河患，不承古而遷居，罔知天之斷絕我命，矧曰其能率從先王之大烈。今耿已決壞，而殷可重遷，若已顛之木，而有旁生之由櫱，是天將永我命于茲新邑，俾繼復先王之大業，以底綏四方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卽新之

區畫也。耿地瀉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巨室皆總于貨寶，而小民相與怨咨，有能審利害而欲遷者，爲在位所阻，不能自達，故盤庚教民由乃在位，亦惟循往常遷都舊事，使正其法度，而戒其無匿小人欲遷之箴規，命臣民俱至于庭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對衆而戒羣臣謀黜其阻遷之私心無傲上之命而不肯遷無從己之康而不能遷先王亦惟圖任舊人以共國政王有播告之修明則承順而能不匿其指意王用是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民用丕變以從上令今汝聒聒多言凡起信于民者不中正而險無遠慮而膚予弗知汝所爭辯者謂何也予之欲遷非予輕易自廢其德乃汝含藏予之德意而不以宣布我民是傲上而不畏乎予若觀火洞燭其情予亦拙謀不能制命成汝安逸以從康也夫君者臣之綱君令臣共若綱在綱有條不紊當聽命而無傲也勞者逸之本先難後獲若農服田力穡而有秋當趨事而無從康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昬強也逸口過言也京按箴言卽前小人之攸箴弗告卽前伏字意言汝果能謀黜阻遷之私心遷都而各得其生是汝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並受其休則汝乃敢大言爲民遠謀及子孫而有積德矣若汝不畏沈溺之大害于遠邇憚勞勿遷是惰農自安不強力作勞不事田畝以及罔有黍稷則從康之失也況汝不和同以好言導民以遷毒自汝生敗禍姦宄災實自致乃既違上命爲惡之先而自奉其恫悔于何及視彼小民猶相顧于欲遷之箴言怨汝之阻發有過言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以民之欲遷告朕而相動以浮言恐遏羣心以致沈陷于衆汝之氣焰雖盛而殄滅不難則惟爾衆傲上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

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遲任古賢史。難蔡傳言遷徙之難京按此言遷謀之難變與下文意方貫遲任言人惟求舊器則非求舊而惟新爾世臣非舊人乎我先王暨乃祖父相與同其逸勞予敢動以非罰加汝我世簡爾之勞不蔽爾善茲予大享先王爾祖以功臣配食祭于大烝從與享之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以聽汝也予告汝以遷般之難變若射者之有志必在于是老成孤幼皆志于遷汝無侮無弱之遏抑其情也爾各謀長遠其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遷謀無有遠邇罪與德視汝所自用遷則邦之臧惟汝衆共安于德不遷則邦之不臧惟予失罰其罪也爾其各相致告自今以往斷決于遷各敬乃事整齊乃位法度乃口不然罰及爾身弗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涉河已離舊邦王庭如掌次是也亶誠也勿褻戒無亂次盤庚既作涉河而南有弗率者又以誠告之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告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

丕從厥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承敬也浮過也有勝義京按或稽言不遷而或稽于時則已無及玩上下文語義如是言我前后惟民之敬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故殷降天災先王不敢懷安其所興作視民之利為當遷也今汝曷弗念古后之聞則知敬汝而使汝遷惟喜康樂之與共非汝有告比于遷謫之罰也予今呼汝懷來于新邑者亦惟汝墊隘之故丕從汝志耳今予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所困在謀汝寧居乃不布宣腹心敬念以至誠感予爾惟自取罪苦若乘舟弗及時以濟必至臭敗其所載今汝從上而誠心不屬有相與以沈溺而已利害若此不定其志而稍或稽遲則已無及雖自生忿怒何損于困乎汝不謀長久以思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自勸安危在于今日一不斷決即無後日天棄汝命更何生理在上乎今予命汝一心無起穢惡以致自敗恐浮言之人顛倒迷惑偏倚汝身迂曲汝心不使汝安寧也故予修人事以勝天災正迎續汝命于天豈脅汝以威亦奉養汝衆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

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故有爽德京按言不與君同心而故違失德告汝不易言遷謀不可移易即前難字之義

言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民保后胥慼。竭力從遷。由來舊矣。故大能羞養爾者。用懷念爾先民。不忘爲爾謀也。我若失遷殷之政而久留於耿。高后必罪予曰。曷虐朕民。不爲謀安也。汝萬民若不樂生與事。及予謀遷有同心。先后亦罪汝曰。曷不與朕孫同事。乃故違上而有失德。自上罰汝。無道以免也。我先后既勞乃祖父。汝共爲我畜養之民。汝有戕害于心。我即不知。先后綏安乃祖父。汝祖父亦斷棄汝而不之救矣。我有治政同位之人。不以民生爲念。具貝玉以自安。其祖父必告我高后施丕刑于其子孫。高后將降以弗祥也。今我告汝遷謀之不可易。永敬我之大憂。無相絕遠。而爾忱不屬。汝共分君之謀念。以相從事。各設至中之理于心。則知遷議不容已。而浮言難動也。若有不善不道之人。顚越遺失不恭上命。及暫時所遇奸宄。乘隙于路者。我小則劓。大則殄滅。無有遺育。無使移種于新邑也。往哉其爲生生不窮之計。從遷以永建乃家業已。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正位。正君臣上下之位。綏。慰勞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湯都亳。即殷也。弔。至。靈。善也。賁。蔡傳作大。蘇軾謂郊廟朝市之飾。從之。

言邦家新定。上下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無或戲怠以建大命。今予披誠以告汝志。我無罪爾。爾無怨我。此殷之都。先王成湯。興起王業。將多于前人之功。依山以居用下我水患。立善功于國者。今我民沈溺墊隘。蕩析分居無有定止。將陷于凶德。而謂我震動以遷爾乎。是上帝將復我祖德。以治我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也。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其謀之善者。爾衆亦豈固違我卜。卒以從遷。用宏此立國規模。郊廟朝市之賁飾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敢。勇也。鞠。養。羞。進也。順我曰若。違我曰否。

總。聚。庸。民功也。

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庶幾有隱痛哉。我將勉擇其人。明以導汝。以念敬我民。朕不肩任好貨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能養人謀人之保居者。欽而用之。欽而禮之。今既進告爾于我志。敢恭生生者我所若而當勉。好貨者我所否而當戒。罔有弗敬也。敬我所否則無聚于貨寶。敬我所若則生生以務民功。其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久而勿替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

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名武丁。盤庚弟。父小乙。嘗使居民間。築居也。今言所居曰卜築。傅巖。在平陸縣。一名隱賢社。

王郎位弗言。羣臣言先知之德是明哲。明哲爲天下法。天子君天下。百官奉承法令。王言爲命。不言。臣下無所稟令矣。王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弗類。無易出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將代我言矣。乃審夢中之象。以形旁求天下。說方築傅巖之野。與所夢者惟肖。天生賢而君得之。賢待君而君求之。立以爲相。置之左右。以受學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三日雨爲霖

王言相業莫大于輔君德。汝必朝夕納誨。無間于時。進善言以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以磨以成器也。若濟川用汝作舟楫。維持以濟難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布澤以惠天下也。輔德之助。在于啓汝之心。導而無隱。沃朕之心。溉而厭飫。如膏澤之潤。渙然怡然。有不能已者。凡人過之不明。由不聞苦口之言。以爲之救。若藥弗瞑眩。則疾弗瘳。凡人行之多失。由于闇而無見。莫爲之導。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也。爾惟暨乃僚屬。罔不同心以匡救厥辟。則衆賢聚于朝。交修不逮。俾率循先王。所以蹈行成湯之迹。以安兆民。爾尚敬我是命。以思有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復言。惟木從繩則正。若后之德。豈生而皆聖者。惟勇于從諫。則無不聖矣。責進言于臣。必在能受言于己。后果從諫。則自能聖。臣雖不命。猶且承之。誰敢不敬順王之休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

明乃罔不休

說以冢宰進言曰。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分地以治立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治下奉上。而職有分。非以逸豫是圖。惟以治民而已。惟天以聰明臨下。惟聖憲天之聰明以出治。運有推移。道有升降。而治理一出于大公。惟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至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起羞。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起戎。衣裳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而無濫予。干戈以討有罪。必嚴以省躬而無妄舉。蓋喜怒予奪。發于一時。榮辱成敗。關乎百姓。王惟戒此四者。持以誠信。能體天之明以爲明。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

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
政之治亂在于庶官六卿百執事官以任事公卿大夫士爵以命之官不及私昵治事必求其能者爵罔及惡德受命必擇其賢者絕私好所以謹治源也至動而舉事必先慮之惟當乎理之至善則可以動然動非其時雖善未可遽行惟得時措之宜則動而善矣而居心又戒其滿善而自有則已不加勉而善斆能而自矜則人不效力而功隳慮事宜求之豫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有備而外侮不必患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有備而水旱不必患修身必謹于微無開寵幸至于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至于遂己之非納侮作非失德大矣蓋萬化之原在先正其心術惟有主于心皆安于義理所止而無所勉強則施之政事自無所駁雜而醇矣若夫交神之道徵乎心體之明昧祭有歲舉之時因時所以致敬黷則心有弗敬矣祭有品節之禮順禮所以無過因

黷則煩而亂矣既慢而亂何以交于神明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美說言爲可服行使說不善于言王無所聞以行也說敬禮言凡事不知何以行是知之艱也然知而不行同于不知則非知之艱而行之艱王有味說言忱信可行是知之不艱自此信蹈協于先王成德王實能行而說不言則說有咎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甘盤臣名。邁行也。
王言台舊學甘盤已乃退于荒遠入居于河又自河徂亳舊勞于外遷徙無常廢時失業於學終無顯明也學之不明志以難定爾惟訓于朕志導之以中若作酒者麴多則苦糵多則甘得中以爲酒醴若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得中以成和羹爾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交修予爾毋我棄予惟勉以勇行乃訓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說言精義所以致用惟周咨博訪以求多聞乃爲經綸建事之本然既資于人必求之古古訓所以考正是非而解所聞之惑學于古訓以致知明理乃有實獲于身心事不師古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也而爲學有要毋嘗以躁心見外遺內得粗遺精不可爲學必遜志以入其中而體其精既遜志矣毋參以怠念勤始無繼畏難求獲不可爲學務時敏以求其及而如有失其脩如泉始達而大來信懷此二者則道積厥躬矣而學非一己之事己所學者學也既學以教人而即以講習其理斆亦學也始也未學無以教學固居斆之先終也凡斆皆所以爲學斆又居學之半終始典于學則性分吾所固有職分吾所當爲天下皆我分內正人亦非粗迹外內皆盡不覺德自修矣夫德固修于罔覺法必監于先王本之大公無私不可以自恃則永無愆說用能敬

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爲王輔治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風敎也。正長也。先正先世長官之臣。克者責望必能。敢者自信無歉。

王言天下皆仰吾德，是汝之敎，有以風化之。手足備而成人，猶良臣輔而君聖矣。昔先正保衡興起先王，自謂

弗能使君爲堯舜，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皆曰己之罪。故輔佑成湯，功至皇天。今爾庶幾明以保我，毋使阿衡專美于商也。惟后任賢以治，惟賢待后以養，盍君賴于臣也。今者相遇之盛，當稟責任之艱。其爾克紹美乃辟于先王，綏斯民于永久哉。說拜受言，對揚天子休命，不敢自謝其責也。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祭之明日又祭曰肜，周曰繹。時祭禰廟，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言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乃言天監下民，禍福予奪，惟主于義。義則降年必永，不義則降年不永，非天夭民，民以不義中絕其命。民有不順于德，不改過以服罪，天既以妖孽爲孚信而譴告之，使正其德，不知修省，而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降戾矣。王之所司，在于敬民，微禍于神，非王之事。況祖宗罔非天之允嗣，王祀毋獨豐于昵廟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文王以西伯伐黎勝之，祖伊知周將代商，告王使改過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

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言天絕殷命，至人元龜，無敢知其吉者，非先王在天不佑後人，惟王淫戲，用絕于天，故天棄殷，不有康年，飢饉薦臻，民失常心，不度于性，不蹈于法，民皆欲喪，言天胡不降威于殷，大命之人，何不卽至，王不能君長我也。王言我生有命在天。祖伊退言爾獲罪己多，參列在上，而責命于天，殷其卽喪，指爾所行之事，能無戮于殷邦乎。

微子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帝乙長子，故曰元子。父師箕子，名胥餘。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隮墜也。

微子言父師少師。殷其無望治正天下。我祖成湯致其功業陳列于上。子孫以酗酒敗德于下。凡殷臣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奸宄。上而卿士相師非法。凡冒罪者。既容隱無所得。小民無懼。凌暴侵奪。淪喪之形。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至于今日。又言父師少師。紂發出顛狂。我家老成人。遁于荒遠。爾無所指示。告我于隕墜之時。若之何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也。刻害

箕子言王子。天降災殷邦。方縱之酗酒。不畏所當畏。棄其老成有位之人。凡神祇之犧牷牲。殷民攘竊。有司容隱將而食之。謂其無災。下視殷民。上之所用以治者。皆讎斂之事。召敵讎之禍。力行不怠。上下同惡。罪合爲一。今民多餓瘠。無所詔告以救之。商之有災。我生當其敗。商而淪喪。罔爲臣僕他人之理。告王子以出爲道。可存宗祀。我舊云王子長且賢。勸以嗣立。適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必及于禍。我商祀乃隕墜矣。去就之道。各安其所當盡。以自達于先王。如我則義不顧行遯也。

書經述卷四

周書

王居周原曰周。文王因之，至武王有天下。上至后稷十……

泰誓上

漢儒所引多僞泰誓文，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是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此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孟春建寅之月。○孔氏言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之年，九年而武王立，二年觀兵，三年伐紂，爲十三年。此惑于僞泰誓，又誤解九年大統未集及觀政于商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統誓諸侯及卿士。言乾元坤元，萬物所以資始資生，即父母也。人得其秀而靈，四端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最靈者，天性聰明，誠實無妄，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爲元后，順民情以爲好惡，萬民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爲民父母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冐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焚炙，如炮烙之刑。

言受失爲民父母之道，慢天虐民，酗酒亂色，以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刑賞濫冐，遊觀服御，殫竭民力。又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倡爲非刑，上干天怒，命我文王敬行天威，而大功未集也。小子發以爾諸侯之歸向，其觀失政于商，惟受無復悔心，乃夷然肆居，廢棄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盡于凶盜之人，猶恃有民有命，而無懲其侮者，肆惡何所止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冢土，周大社也。

祭社曰宜。受命文考，造乎禰也。

言天助下民，君長之，師教之，惟能左右上帝，寵安天下。有罪當討，無罪當赦，予曷敢過用其心哉。兵志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權以宜也。今受有臣億萬，億萬其心，予有臣三千，歸于一心，力且不同，況德義乎。商罪如盈其貫，天命誅之，予弗順天行討，長惡之罪惟鈞。予是以夙夜祗懼，受命文王之廟，祭告天地，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殷。惟天心仁愛斯民，顛連困苦，天實矜之。民之所欲，天即順從。爾庶幾輔予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此天人合應之時，義理當然，弗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周師渡河，次于河北。拊循其師而誓之。

曰嗚呼西上有衆咸聽朕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此誓西土諸侯言我聞人心爲善爲惡習若性成無有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今商王受力行非法之事愈甚愈勇播棄老成勿加親近昵近罪惡勿行斥逐漁色縱酒以肆凶虐朝無綱紀臣下皆化各立朋黨互爲仇讎假脅上權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呼天腥穢之德顯聞於上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艮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

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元艮微子諫輔比干也休祥國語引書曰三襲解者言動四體夢也見著龜卜也休祥禎祥也夷人言知識等夷也惟天惠愛斯民惟君當奉天以愛民爲職夏桀弗克順天愛民流毒下國天乃眷命成湯降黜其命今受罪浮于桀剝喪國之元艮賊虐朝之諫輔欺天不敬慢神肆暴鑒視即在于夏天以命湯者命予以治殷民以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以大伐商其必克也況驗之人事受雖人衆而心德離予雖人寡而心德同受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可恃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過責也注疏作民過解于湯有光傳屬武王蔡屬湯解可兼言也言天以民之心爲心即以民之耳目爲視聽今民責我以不正商罪以民之心承天之意朕今必往也我舉武而入其疆取其殘張我殺伐之功比于湯之伐桀用更有光然非行我私心除暴所以安民于湯之心爲益光明于天下也勉哉將士無謂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商民畏受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者人心危懼若此汝當一德一心救民水火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巡有整肅戒嚴意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冬月見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比干强諫紂言聖人心有七竅因剖其心又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祝斷也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又誓西土諸侯言天有至顯之道義類甚明今受狎侮五常之行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數其罪迹朝涉天寒可憫而斮其脛賢人直諫宜敬而剖其心以刑威毒痡天下崇信皆奸回放黜在師保屏棄先王之典刑囚奴王室之正士輕廢祀典爲汚褻之行以悅婦人天斷棄之降以喪亡爾衆士尚勉力不怠奉予恭行天罰古人言撫我爲君虐我爲仇今受大作威虐殘害于汝是汝世讎凡樹德務灌漑以求滋長除惡必芟夷以絕本根我以爾殄滅爾讎其尚蹈行果毅以成汝辟之功功多有厚賞不迪果毅有顯戮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言我文考聖德光輝同于日月之照臨遠被于四方近而尤著在所發之西土天命人心翕然歸順使我周誕受多方也今者予克受而事集非予之武惟予文考爲無罪若受克予而事不集非文考之德有愆惟予無良不能成厥終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野在衛輝府黃鉞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揮白則見遠也

周師已陳牧野武王始至將誓師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司徒主徒庶政令司馬治軍旅誓戒司空主壘壁營軍亞卿之貳旅卿屬師氏以兵守門者長帥也庸濮在江漢南羌在蜀西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八國素所服役者戈長六尺六寸干楯所以扞敵矛長二丈器械嚴整則士氣清明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引古人言牝雞司晨女禍之兆受惟用婦言棄衆祀而不報薦棄王父母弟不以道遇惟多罪逋逃者崇長信使以爲大夫卿士施虐于民爲惡于國今予恭行天罰今日之戰坐作進退六步七步而止毋輕進也攻殺擊刺四五六七伐而止毋貪殺也庶幾壯武如獸之猛奮擊商郊有來降者勿迎殺之以勞役西土之人將士勗之哉爾所弗勗戮及爾躬也

武成 此歷紀伐商之始終。取商定商之規模具在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本第六節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本第八節

一月。建寅之月。商正建丑。故不日正。周。鎬京也。在長安縣。周王。史臣追增也。杵。軍中所攜者。

言武王自鎬而來伐商。致商之罪。祭告天地及所過山川。言將有正于商。以商王無道。殄物害民。逋逃歸之。如魚聚淵。如獸聚藪。予得仁人爲助。承天以遏亂謀。內外諸侯。無不率從。惟神尚克助予。以救兆民。毋致隕越爲神羞也。踰月。師渡孟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受率其旅如林。會于牧野。罔有來敵我師者。其前徒皆倒戈轉攻于後以走。自相踐殺。血流漂杵。而我兵不血刃也。一被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其虐政。由商之舊。釋箕子囚。以雪其罪。封比干墓以顯其忠。式商容閭以表其良。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窮賙乏。澤及天下。人心大服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本第二節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本第四節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本第三節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本第五節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本第七節

豐。文王所都。在鎬京西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桃林在潼關。成命。黜商之命也。

四月。已定商郊。渡河而西。至于豐。乃偃武修文。馬歸于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示勿再服于兵。于是武王即位。諸侯百工朝見。正始受命。乃祀祖廟。遠近諸侯助祭執事。遂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成。乃以周家積累之厚。述作之勤。告羣后。言自先王后稷封邰。建邦啓土。公劉遷豳。克篤前烈。至太王遷岐。大得民心。翦商王業。基始于此。王季繼之。纘修其緒。勤立王家之本。文王克成其功。大受天命。撫安方夏。大邦畏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德而能自立。自西伯專征。威德益著。凡九年。商之天命猶懸。文考是以大統未集。予承此安民之志。恭奉天之成命。東征以綏厥士女。各篚玄黃以迎。用昭明我周王之德。是皆天休所震動。故民心臣附我大邑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總言政治之本末。列爵有五。分土有三。以定制度。而又建官以賢。位事以能。得人而分治之。重五教以敦人

紀。舉食喪祭以厚民風。惇信以黜詐。明義以去利。身率于先。而天下無不正之人心。有德者尊以官。有功者報以賞激勵于後。而天下無不勸之人。品宏綱既舉。次第布之。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矣。

洪範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洛書但有奇耦之數。禹次爲九章。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洪範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陳範。封朝鮮而不臣。不臣以正君臣之統。陳範以傳天人之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言天陰定下民。輔相保合。各止其居。在于彝倫之敘。我不知其所以敘者。何由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若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

箕子言昔鯀塞洪水。逆水之性。而五行皆亂。其陳列之序。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九功未敘。彝倫所以敗也。禹嗣其緒。順水之性。地平天成。天乃出書于洛。禹敘爲洪範九疇。九疇之敘。卽彝倫所以敘。聖人治天下。非能爲物作則。惟止之各于其所。使順陰隲相協之道而已。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禹所第也。五行質具于地。氣行于天。周乎三才萬物。無適非用。故不言用。五氣運行。人得以成形爲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曰敬。以誠身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曰農。以厚生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曰協。以合天也。皇極者。君之所以立極。該九疇而有萬善。不可以數明。三德者。治之所以權其變。曰乂。以治民也。稽疑者。以人謀而聽于天。曰明。以辨惑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治曰念。以省驗也。福極。人感而天應。嚮以勸。威以懲也。前四疇以立其體。皇極所以建也。後四疇以達其用。皇極所以行也。治天下之法備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種曰稼。斂曰穡。言土之德。于是稼穡而已。

日者。指其體。言其本性。作者。致其類。言其發見。五行有聲色氣。而言味者。以切于民用也。五行本于陰陽。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此九疇之目。箕子所陳也。五行生序。以微著爲次。潤而又下。炎而又上。曲而又直。從而又革。其性也。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生之德。于稼穡可見。由五行之所作。而味以成焉。則鹹苦酸辛甘是也。○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滓。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澤言揚視散聽收思通五事發見先後之敘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也恭言敬從言順明無不見聰無不聞睿通于微五事之德有物必有則也肅能整齊乂有條理哲爲有智謀能審度聖無不通五德之用盡性而踐形也必盡五德之用而後能盡五德必盡五者之德而後能全五事○思者心由濁而得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極爲聖功之本思不可見行于四者之間而操存卽自其可見者致之故以思爲本而又言敬用者不敬則貌必輕慢言必易肆視聽蔽于物思慮亦汨亂五事皆失矣又閑邪以視聽爲要持敬以貌言爲先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八政皆有官以治言官者知物之有官言物者卽知官之有物也

八政以緩急爲序食者重農務穀之政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二者所以養生祭者報本反始之政司空主度地居民之政司徒主教民成性之政司寇主立法治姦之政所以治內賓者禮諸侯遠人之政師者寓兵于農以修武備之政所以治外。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五紀主授時如綱之有紀也歲者天時一周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分至啟閉定四時此歲紀也月者月與日一會合二十九日有奇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此月紀也日者日繞地一周以昏明出入定晝夜永短此日紀也星者二十八宿附天不動爲經五星隨天左旋爲緯辰者天壤以日月所會分爲十二次以驗疾徐順逆此星辰紀也術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日月五緯盈縮次舍之數以考歲差正閏法窮元會此術數紀也紀雖

五皆由術數以推術不違天政不失時則協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極君有至極之準中立而四方取正也

皇極者言人君盡人倫之至各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過與不及則儀表正而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致人君建極而斂福于上表正型端使人人觀感自化卽敷布此福以與庶民非別有福以錫之也人當時之民從君之極以順其化保守弗敢失墜是又以此福還錫其君而錫汝以保此極也○自五行至五紀卽聖人建極以敎民者非別有皇極也天地之于物能生之不能終之而遂其性天地之于人能性之不能化之而一于善聖人先知先覺本修之身者舉而措之使天下共協于大中之標準而已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建言植立作則有鼓舞振起之意而康而色言安和于色也

言治平之世庶民無有邪黨有位無有私比者惟君有至極之標準使之鼓舞振作得所取正耳言庶民則有謀慮者有施設者有操守者三者人君當念之而不忘其有未協于善不陷于惡之中人進可爲善棄之則流于惡人君當受之而不拒念之受之隨其氣稟清濁觀感淺深而造就以成之若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

中而有好德之言汝則因其願慕與之福祿是人乃將以君爲極而益勉于誠實矣至民有煢獨所易棄也有善則勸勉之有位之高明所易縱也有不善則懲戒之至有位中之有才智者有施爲者天資既美必加踐履使擴其未至進于實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其昌盛矣凡在官之正人必朝廷有祿以富之方能養其善心以福斯民若廩祿不繼弗能使和好于家將陷于不義之辜矣然祿不可斬而亦不可濫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祿其爲汝用咎惡之人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偏不中陂不平曰作加之意偏在己黨在人由偏而側由陂而反偏陂好惡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私之見于事也裁制曰義當然曰道其由曰路皇極所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

此申言惟皇作極之義言人當各戒其心之私共遵皇極而無違心人苟所行盡斥其私皇極自有正大之體任人由之原無所強始也合而來會如行者赴家食者求飽望極而趨久之來而有歸如行者至家食者得飽與極爲一矣人君既以極之理如此推衍爲言本天命人心之正切彝倫日用之恒是常理也推之四海皆準俟之後聖不惑是大訓也然彝訓皆本于天即陰隲相協之旨非君之訓而帝之訓矣天子于民性一而已庶民于極之敷言是訓而諷詠紬繹之是行而佩服踐修之則因君以復其性即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必曰天子恩育斯民視之爲父母天子君長斯民尊之爲天下王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

皇極以體常又有三德以盡變正直剛柔是也平康之世人共適于王道正直之中無事矯拂然世不能盡平康則有強梗弗順者宜以剛克有和柔委順者宜以柔克因習俗以制其偏有沈深潛退不及中者宜以剛克有高亢明爽過乎中者宜以柔克隨氣稟以矯其過或因乎世或因乎人或因乎地抑其過引其不及以納于皇極之中此聖人之權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威福上所以御下玉食下所以奉上人君必聰明剛斷能以操縱予奪用此三德則臣下自無有上僭者若極之不建臣僭上權則大夫害于家諸侯凶于國有位者側頗僻而踰其分庶民亦僭忒而踰其常尚能會歸于極哉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曰貞曰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太卜掌三兆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凡卜君卜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兆如雨爲水開霽爲火蒙昧爲木絡驛希疎爲金交錯相克爲土占卦六爻不動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有動爻者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八卦之變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

言皇極之君有人謀所不能斷者蓍龜可以紹天之明洗心齋戒以聽天命簡其人專其職至公無私以達著

龜之意。卜兆有五。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坼文之後。與五行相配。而類應可知。卦體有二。守正以占其靜。戒悔以觀其動。引伸于陰陽之幾。乘除于掛扐之歸而終始可驗。稽疑有七。卜五占二。可推人事未然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凡卜筮。必用三人。互相參考。言從二人。善鈞從衆也。聖人無私。遇有疑事。先盡心以慮之。及于卿士庶民。人謀已盡。然後卜筮以決之。心者。人之神明。虛靈無異于神故以人謀爲首。人心有欲。而鬼神無私。故以龜筮爲主。人心和順。配于龜筮。動不違衆。故大同之吉。延及後世其次君謀配于龜筮。其次卿謀配于龜筮。其次民謀配于龜筮。皆吉。若君謀配于卜。則筮短龜長。可以祭祀冠昏。不可出師征伐。至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二氣往來屈伸。蒸爲雨。潤物屬水。開爲暘。暵物屬火。陰退陽進爲燠。長物屬木。陽退陰進爲寒。成物屬金。陰陽吹扇成風。風行四者之間屬土。此合五事五行以參驗曰庶徵也。雨暘寒燠風。俱以時至。五者並無缺少。又各得其多寡先後之敘。庶草且繁

廡矣。而萬物之得其養可知。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于五事。相爲貫通。秩然不紊也。若五者不以其時。而得其敘。則有偏勝而物不能育。其生。有虧缺而物無以遂其性。此水旱災祲所由生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肅。恭肅。有滋潤意。應雨。乂。整治。有開明意。應暘。哲。昭融。有和暖意。應燠。謀。藏密。有凝結意。應寒。聖。通明。有爽朗意。應風。

此推五行得失。以明休咎之徵。理本精密。分言之。德各有方。氣各有象。皆以類應。統言之。一德修則凡德修。一氣正。則凡氣和。分以致其修省之心。實合參天道于淵默也。而所念不但休徵。又有咎徵。雖已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而氣一失和。卽自反以省其咎。或然之數。以必然之理勝之。敬以存念。遠咎卽休。求之天命。通于神明。則庶徵得其敘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言休咎之徵。各應其事。與王共事者。卿士師尹。王之得失徵以歲。歲統月日也。卿士徵以月。月統日也。師尹徵日。尊者理大而要。卑者理小而詳。寔無人無事不省。各不相諉也。凡歲月日。五者來備。不失其時。天時有生。自地利有養。百穀成矣。五辰既撫。自庶績其凝。乂用明矣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明揚矣。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平康矣。五氣順布。皆五事交修所召。反是則爲咎徵。害亦立見。休徵先歲。善必積而後成。咎徵先日。惡雖小而可懼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日有中道黃道也南至牽牛爲冬至北至東井爲夏至月有九行立冬冬至從黑道二立夏夏至從赤道二月行東北入箕則風西行入畢則雨

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民之麗土猶星麗天民有安否于是可驗好風好雨星固有氣類之不同日月自順其冬夏之行而月之行亦本于日月經行箕畢之度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星非有性情月亦非有從順氣類相感行度所次其象如此今民有所好欲衣欲食欲得其所上之人循其政教之常非以徇民而不違其好則和氣致祥如風雨作而歲功成也民不言省休咎視上之從其欲冬夏所以成歲故不言歲從星惟月可見故不言日○禮運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日星從天屬陽四時經也山川從地屬陰五行其所主也而五行之氣播于四時之間陰

陽和合會于太虛而成象故月生焉三五以受陽之施三五以毓陰之孕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又專司山川風雨以胎育羣生風雨生于陽而成于陰故氣與月相感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福以急緩爲先後禍以重輕爲先後福極皆天之命上則係極之建不建下則由訓之行不行人君以天下爲福極故嚮威爲人君之事養之使壽厚之使富安之使康寧教之使攸好德不傷之使考終命潛移默運此位育之極功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犬高四尺曰獒

武王威德廣被梯航畢達西旅貢獒太保奭用訓于王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明王愼德謹其好尚四方所獻惟服食器用無他物也王以方物皆德所致昭錫于異姓諸侯使守屏藩無廢其職又分寶玉于同姓諸侯用篤本源益廣其親故諸侯不敢輕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夫德有基必求其盛敬以勝怠義以勝欲自無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禮衰而去罔盡藎誠狎侮小人則勢迫而來罔盡役使矣凡外物移人皆自耳目而入心不爲役則聲色無隙可引而與居取舍百爲可合于度初終無間焉若狎侮不特無以盡人心力也以怠滅敬玩人者併未盛之德而喪之役于耳目不特百度弗貞也以欲滅義任心之所

之皆失正而喪矣其功必內外交養以道主之志感物
而發省察于天理之正則知止有定存中以應外也言
因時而奏揆度于天理之公則非禮弗聽制外以養中
也勿以遊觀無益害有益則志慮勤而功成勿貴奇巧
以賤用物則征求少而民足犬馬禽獸固生其地而難
以馴習者不寶遠物則遠人自格不寶物而寶賢則政
治修而邇人安矣人君所以愼德者夙興夜寐罔或不
勤一暫止息則此心已縱毋曰細行無與于德一時不
撙節一事不檢持一心之隙即全德之損彼爲山九仞
山已垂成一簣有虧成功終棄也信蹈斯言則生民賴
以保其居而卜世卜年王業可永矣夫流金爍石陰
生而寒以始墮指折膠陽生而暑已萌可不戒哉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

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今我即
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
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瘳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誠一和同以聽卜筮也築土
爲壇除地爲墠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體兆之體
武王有疾二公欲卜周公却之以請命三王爲己事爲
壇墠禮璧珪以申祈禱太史書其冊祝言三王在天若
有侍子之責請以己代其身予仁順祖考材藝多于武
王能任服事武王受命帝庭佑助四方子孫黎民恃爲
安定先祀永賴以承今以卜請命乃卜三龜皆吉與占
書有合既得三王許命歸而納冊金縢之匱武王即瘳
公未言人
莫知之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
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
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
而築之歲則大熟　誚讓也新當作親

成王初立而幼管叔及羣弟流言公將不利于王公告
二公以引避居東二年王始知流言實自管蔡故其後

公貽王鴟鴞之詩王將悔悟未敢讓公迨秋而有雷風之變將卜以啟金縢乃得公向年請命之冊視二公與王乃問悉其詳王乃涕泣感悟言公之勤勞予幼不知今天警告以公之德其親迎公以歸禮亦宜然王出郊而天乃雨陰陽既和風亦旋反歲則大稔災不爲害感應之速如此凡既偃之木築其根而如故

大誥 王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言天降害周家武王既不少待我嗣衍服弗能造于明哲道民于康人事多闇況能格知天命予心憂懼若涉水求所以濟敷布賁飾于典章法度以宜大前人之業茲遇殷遺騷動不忘創業大功敢閉抑天之威用乎昔寧王遺我寶龜以能紹天之明曩嘗即龜所命謂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及茲果蠢動而流言于國也殷以小厚之國大敢繼其既亡之緒雖天降威于殷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復殷業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考翼蔡傳言父老敬事者京按蔡于下文訓作武王此處亦宜從武王解于王宮邦君室王三叔言更順義爾邦君蔡以

義字屬下京按此篇總言三叔倡亂若恤私情武王之功即不得成我不恤親親之義也於經義爲實

言殷今方蠢動明日即有賢者十夫助予以往以撫定武王所圖之功我之戎事其必休美朕以卜之三龜又并吉也今我告爾以吉卜惟伐殷士逋播之臣而爾衆罔不反曰其事艱大民心之不靜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三叔實兆其釁故予小子當以武王親親之故不可往征王曷不違卜而自反也今予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蠢動允起我家害及鰥寡豈不可哀然我所爲皆天之役使爾曰艱大天實遺之投之朕身故不我自恤于親親之義爾衆當安予曰無勞于親親之恤乃武王所圖之功不可不成也爾今勸予違卜我之卜上帝之命我不敢替者天眷寧王以興周惟卜是協以綏受命今天佑斯民況亦惟卜之是用是天之明威所以輔我丕丕基業而卜可違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閟否而不通。毖者，艱而不易。化誘，曉諭其艱大民不靜者。在王宮邦君室之言。寧人，蔡傳訓武王大臣，解然不如依上下文言寧王之功爲正。

言爾惟武王舊人，爾宜遠省，尚知武王創業若是勤勞哉。天之閟塞艱難，乃我成功所在，不往征則功不得成。予不敢畏難，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故予大化誘友邦君。無謂民心不靜，民獻十夫，以爲可伐，卽天輔我忱信之辭。考之民可見，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圖之功而自我終之。況寧人已受休美在前，今殷士蠢動，勤勞我民，若有疾爲害，予曷其不攻治之以畢乃休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厥養也，謂臣僕。末節蔡傳言四國。京按亦指三叔言。

言昔者我欲伐殷，朕亦言茲事之艱而日思之。但今日之事，予惟知有寧考耳。若父作室，厥子不肯爲堂基，矧肯構屋。若父耕田，厥子不肯播種，矧肯收穫。武王在天其肯曰予已有後，弗棄其基。故予必及予身以撫存武王所受之命也。今邦君御事以茲爲艱，惟以三叔之故。三叔事寧考，非兄乎。乃以有友武庚攻伐其子。爲人臣僕，其加之勸而弗救，尚得以爲艱而憚于討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肆，往也。十人，蔡傳作亂臣十人，從孔疏作民獻十夫，解大艱人。京按亦言三叔，敢勿于從。蔡傳解從爾弗征。京按連下作一句讀。卜陳，蔡傳作卜之所陳。京按言天命卽信于卜。陳惟若茲，統言上所誥也。

言往哉爾邦君御事，明我之邦在于哲士。亦惟民獻十夫能蹈知天命及天輔以誠詞，以爲宜往。爾是無敢易天之法者，況今天降戾周邦，西土亦不靜，惟首大艱之三叔，大敢結鄰武庚攻伐我室。爾以爲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不可違易也。予惟永念天之喪殷，欲絕其本，若收穫之農夫，予曷敢不終田畝之事。驗之天心，亦終休美于前寧人，予敢有他顧哉。予豈其盡憑于卜，敢弗于順循寧王指定之疆土，使擾亂不正哉。況今卜之而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差于卜，爲爾陳者惟若茲，毋以艱大爲疑也。

朱子言：大誥大意說周家辛苦基業，後人不可不成就，後又專歸在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京按此篇周公伐殷，重在誅管叔。管叔于公爲兄，于成王爲叔父，一旦興師以討，國人皆爲疑懼。然而周家王業艱難，武始安之，三監蠢動，有岌岌之形，不誅管叔，武王之功正未可定。大義滅親，此心未能明于天下，故備述周家成業之難。又以天命憑之于卜。所言皆沈慟委曲，其意未嘗不迫切也。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齊肅敬聖通明廣言大淵言深猷道也東夏在商邱縣律範毗輔也

言稽古先王有德者宜崇其祀後嗣有象賢者使主之統承所建之正修其典禮文物以備一朝之法使行賓禮于王家與國咸休世世無窮也乃祖成湯齊聖廣淵有此全德天佑其命以德撫民濟嚴以寬以除邪虐故功加于時被其澤者衆而德垂後裔享其報者遠爾惟踐履修行其道夙有善譽存恪慎以事其親端容儀以接神人予善汝德曰厚而不忘若循國典以事天則帝時歆守舊章以治民則民祗協用建爾上公承王者後以正茲東夏敬哉以修之己者往敷乃訓服命本前人之禮樂則慎之典章守前人之常度則由之以屏藩王室宏列祖之緒以範下民永安厥位輔予一人俾子孫世世享德萬邦咸尊禮制作賓王家使我周永無厭斁往哉休美其政無棄我命也

康誥　首節當從蘇氏錄于洛誥之首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孟侯諸侯之長也

此武王封康叔而欲其以文王之治治衛也言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明者務崇之慎者務去之文王所以造周也德莫大于愛民鰥寡不敢侮則心無不周而民無不愛至小德小官用所當用大德大官祗所當祗其有罪者威所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顯著其是非于民使曉然知所好惡始造區夏及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西土皆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聞于帝帝用休美大命文王滅殷受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乃寡兄亦勉力不怠纘承丕緒故得封汝在東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衣服也應和也棐輔忱誠也

此言明德之事言汝今治民在敬述文考之訓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敬守心法又當廣求殷先王所以保

乂民者遠思殷先臣所以處心而知訓民之道以參驗舊章又別求所聞所由于古先王所以康保民者以知不可損益之經兼綜聞見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可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廓而能大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天在山中有大畜之象則去于天而性命之德裕用于身斯動無違禮不廢王命也夫上以民為體休戚本自相關民有不安如恫瘝在身則無時不覺敬哉天命可畏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固大可見而小人至為難保汝往之國當盡心察之無自安而好逸豫乃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順其不順而從于理勉其不勉而力于行則可弭怨矣汝之治殷凡事惟廣上德意和保民情使無失所以助王安宅天命而鼓舞作新斯民相觀而化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又曰非汝封（又曰原文在此）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外事有司之事臬法也準限之義要囚獄辭之要者旬十日時三月蔽斷義宜也）

此言慎罰之事言用罰惟敬乃明人有小罪非過誤而怙終干典用意如此不可不殺人有大罪非其故犯而過誤不幸適然蹈之既輸其情乃不可殺又言刑罰有序聽得其情處當于法則明足服人民其戒勑而勉于和順陷于惡者以去疾之心去之民知疾疾難安而畢棄其咎未陷于惡者以保赤子之心保之怵惕惻隱民亦知慕善而安治矣凡大而刑殺小而劓刵乃天之討非汝封之法無或以已意行之又言汝于有司所治之事但陳列其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以用之若囚已有要詞雖得其情汝當服而念之或五六日至于旬時求其生而不得則明斷其罪可也又言汝陳是法與事用罰既斷以殷之常法矣而泥古不可也其刑其殺必察其宜于時者用之但趨時多至狥已又勿用以就汝之意若汝既順于義雖曰是得其敘矣汝當言恐其未順于義矜喜之心恐失刑罰之中也汝雖小子未有若汝心之善者惟朕以不忍為心好生為德亦惟汝心之能善有以知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越顚越敎惡也天顯尊卑顯
然之序弔至也寡眞之法也。
言刑之無可疑者惟加于自犯之罪若寇攘姦宄殺人
取貨人所共惡殺之當矣又言元惡可惡況不孝不友
者子不敬事以致父疾其子弟弗念天顯不恭于兄以
致兄不友弟倫常至此不于我爲政者得罪則天與民
彝乃大泯亂汝速由文王之刑治之無赦焉不率
敎者卽寘之法況外庶子訓人爲職與庶官之正及小
臣有符節者乃别播敷條敎違倫理以遨民譽弗念上
心弗用上令以病其君是乃引民于不孝友之惡惟朕
所惡汝乃速由玆義率以殺之至君長者臣人之表若
不能齊家以率屬任威虐以棄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
亦何以責臣之病其君哉今汝立愼刑之準罔不敬守
典常以求裕養民之善心惟師文王之敬忌敬則不忽
忌則不敢以期裕其民曰我惟
冀有及于文王焉則予以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
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爽明也求
匹戾止也。
此欲其以德用刑也言明思夫民衆惡已深未可遽啓
以刑也當導以仁義孝弟吉康之道我亦惟殷先王之
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以匹于殷先王況民無導
之而不從者不以仁義孝弟導之則無教化之政于國
矣又言我所監視于殷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者惟殷
民不靜邪僻未止于心導之屢而未同于治豈民之失
哉明思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于民惟民之罪不在太
亦不在多苟爲有罪皆敎之不行卽在朕躬況曰今殷

庶腥穢之德其
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言汝敬哉毋作聚怨之事爲
治有善謀常法若舍是而求以刑服則爲非謀非彝而
民心有怨勿用而一斷以誠又必汲汲焉法古人健德
以行之而求速則又有弊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
汝之猷使民寛裕不迫以自安
于善則民不汝瑕疵而棄絶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
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總言天命不常善則得不善則失汝念哉毋殄絶所享
之國其明汝侯服之命高其聽聞不可卑忽用以安治
爾民又言汝往之國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
告而服行之以修身治民乃得殷民世享其國也。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
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民惟元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無彝酒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
邦

在淇縣妹鄉毖戒謹也少正副貳也官守曰正職業曰事

武王誥妹邦言文王肇國西土朝夕勑戒諸侯卿士惟祭祀用酒以天命民始作酒惟爲大祀而已若不奉天命卽于酒降威民之喪德君之喪邦使非酗酒無是行無是辜矣故文王教小子有官職者無常于酒其庶國有飲惟于祀事蓋獻酬有節以德將之則不至醉以及亂惟曰我民訓導子孫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心無外慕守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當聽聽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而不戒必至于縱小德大德惟一視之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純大肇敏也惟君蔡傳未詳京拔作惟君所以敎弟解樂記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敎諸侯之弟也文王世子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羞耇之禮通于王國皆邦君之盛典也又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蔡傳言反觀內省稽乎中德以爲交神之本是連下克羞饋祀解京拔經文羞耇羞饋祀是兩事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從羞耇一層申說禮通餕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卽所謂觀省也召誥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卽稽中德意也似較直捷

此敎妹土民臣言爾民當嗣續四肢之力大修農功服勞種藝黍稷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父母父母喜慶洗以致潔腆以致厚用酒以樂其和順可也至庶士有正及庶伯君子其常聽朕敎爾大克養老惟君所以敎弟爾乃相與飲食醉飽其明引年之義又大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營爲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與不及則德可交神庶幾克羞饋祀爾乃副助其間用以宴衎飲酒以申錫福之慶茲信爲王室治事之臣謹酒若是亦惟天順汝志氣淸明之元德永不忘成績于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摠言宜守文王愼酒之戒言我西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及御事小子能用文王毖酒之訓服行其道各修禮法不厚于酒故上下淸明治道有成我至于今克受殷命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自速辜亞次大夫服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

此言殷代興亡之繫于酒也殷先王蹈行其畏天命民碞之寔經德不回以處已秉哲不惑以用人自成湯至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治事之臣盡忠輔翼有責難之恭朝夕戒勅不敢暇逸自恤其私況崇飲乎自御事而下外服侯甸男衛與其長伯內服百僚庶尹亞服宗工及官族里居者皆不敢湎于酒非惟不敢亦各有職事而不暇惟上以助成君德之顯著下以助尹人治事之臣其輔有恭于乃辟而已至嗣王受酣酒于身政令不明保怨弗改淫泆無度以安逸喪其威儀民皆痛心惟益荒酒弗息心不畏死國不憂亡無馨德以格天惟斂民之怨以致羣酗穢德上聞而天勿之恤則惟殷王縱逸殷民自速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予惟曰汝

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弗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劼用力也太史掌八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服休論道之臣服采作事之臣圻父政官主封圻追逐違上命者農父教官順保萬民者宏父事官制經界以定法者

言予以殷之得失多誥者古人言人無監于水而監于民今殷之失宜監也汝當力戒殷之賢臣與鄰國諸侯毋湎于酒所賓者謹矣矧爾所友太史內史及賢臣爲百僚大臣者何可不謹于酒所友者謹矣矧爾所事服休服采之臣何可不謹于酒所事者謹矣矧爾命卿疇匹若圻父司馬追逐違命農父司徒順保萬民宏父司空廓地定法何可不謹于酒命卿謹矣矧汝王國爲人視傚職愈重戒宜愈力何可不剛斷檢制于酒哉或有誥曰殷民非蜡與鄉射之事羣聚爲飲必有奸宄之謀汝勿縱佚盡執拘以歸宗周予其議獄而殺之又惟殷受導以湎酒之諸臣百工非羣飲爲奸而習惡未改勿庸殺之其以羞耇饋祀之訓教之若殷諸臣百工有不忘于斯能戒飲者我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我不加恤乃自怙沈湎弗蠲潔乃心以治事是則同羣飲之殺矣汝當聽朕之戒謹正身正官以正萬民若勿辨治諸臣百工之司則民湎于酒有自來矣何能禁哉

梓材

此篇編次多不屬前是上誥下之辭後乃臣告君之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

言治國必達上下之情國之中有民與臣通其情者大家以獲乎民與臣者達于大家則心得其公而下情達國之上有王民與臣與大家皆臣也以順于臣者達于王則治得其平而上情達惟邦君之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師師以官師爲師歷人罪人所過若知情藏匿資給宥陳櫟言施寬宥也君宥其大臣宥其小京按奸宄殺人歷人非可宥者言君當敬勞以化之以期民不犯法若但曰罔厲殺人則義當殺者豈容故縱正言敬勞之宜先也

汝若常及言我有交相師法之三卿尹旅曰予罔欲虐殺人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則爲臣者遂往效其

君敬于先王之典。以勸勞其民。敬典自不至虐用非刑。勞民則感于爲善而不爲虐。若僅曰罔虐殺人。自此以往。奸宄殺人歷人者皆宥之。羣臣見君之事。凡戕害人者。亦皆宥之。豈足以戒虐殺人哉。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

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以爲民。故命辭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哀敬之使不失所。婦之窮獨者。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由是以容蓄之。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引掖斯民于生養安恬而已。古王者命監若此。汝今爲監。無用刑辟以戕虐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塗墍。泥飾。茨。苦蓋。丹雘。采色名。

此言武王勤勞于始。待康叔以成終也。除惡若稽田。既除草萊。在修疆畎。則備禦無隙可乘。立國若作室家。既有垣墉。在勤塗茨。則綢繆可保無虞。制度若作梓材。既勤樸斲。在塗丹雘。則潤色而有文章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如左右夾。近也。

言先王建國親侯。取象于比。情義相維。既勤用明德。顯比于上。接以禮。待以誠。懷來而夾比之。庶邦修其職貢。各以友愛之情。隨方而來。亦盡用明德。親比于上。後王繼體而立。用此常道。和輯庶邦。庶邦亦罔敢有貳。大享于王室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言天付中國民與疆土于先王。一民尺土。皆其所有。惟以德綏之。故王惟德之用。以和懌勞來迷惑之民。用慰悅先王受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

書經述卷四

書經述卷五

德清許祖京

召誥

史記。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則宅洛武王之志也。鎬京曰宗周。據天下形勢以壯基本。其慮天下遠。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曰東都。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公。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朏。明生月之三日。郊。祭天地。社。祭土。書役書。春秋傳。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是也。

言成王自鎬至豐。以宅洛告文王之廟。使召公先周公相視洛邑。遠邇而來。至洛卜宅都之地。則規度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乃以殷民役祖社朝市之位。而位卽成。迺周公至。則徧觀所規度之位。郊社以告營洛之事。乃以役書命邦伯。邦伯以公命命諸侯。而殷民皆趨事赴功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言御事。不敢指言成王。碞險也。

洛邑事成。周公將歸宗周。召公乃取諸侯贄幣。以與周公。言拜手稽首。陳王及公之意。誥告殷民。自御事始。天改有殷元子之命。今王受之。有無疆之美。亦有無疆之憂。不可不敬。天既遠絕殷命矣。茲殷先王在天。宜若可恃。乃後王受命。卒至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亡出執。無地自容。天亦哀民眷命。而歸于勉德者。王其夙夜自強。汲汲于敬德也。惟天啟迪有夏。從其子而保之。禹面考天心之順。而今墜命矣。啟迪有殷。使格夏命而保之。湯亦面考天心之順。而今墜命矣。王幼沖嗣位。其無遺棄老成。當日是能稽考古人之德。往事可咨。不容棄也。況能稽謀自天。出謀慮以順天理。皆不爽也。今王雖幼。天之元子哉。其大能諴和小民。作新治化。導迎善氣。以爲今日休美。王其疾敬德而不敢後。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天命國祚。得失修短。皆係于斯。可不畏哉。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邑。天地之中。陰陽所和。風雨所會。四方朝貢。道里維均。

言王來洛邑。紹天出治。先自服行於土中。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皇天。可以謹祀上下神祇。可以宅中圖治。庶幾受天成命以治民。今其卽于休美矣。治民當先治臣。王服殷之御事。使親比副貳周之御事。漸染陶成。相觀爲善。庶以節其驕淫之性。日進于善而不已。而治臣當先治身。王其以敬爲所動靜起居。無不在是。乃不可不敬德也。王其監于夏商歷年永短所不敢知。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今王受命。惟于二國之命嗣其敬德。而歷年有功者。況王在服行政化之初也。人之初則當謹。若生子。皆在初生習于爲善。自貽哲命。爲政之道由是。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未可知。知今我在初服也。以初服在新邑。惟王其敬德是疾。王而敬德則自貽哲命。卽以祈天永年也。王勿以殷民過用非法舊染難變。果以殄戮治之。惟順以道民。自可優游有功矣。今王位在德元。本資始資生之德。端其標準。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卽王之德。並光顯矣。王敬德於上。則臣亦敬德于下。上下一心。夙夜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卜世卜年。兼夏殷歷年之久。豈他有以哉。亦欲王以小民受天之永命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頑民。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友民。周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不拒。

復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之讎民百君子。及周之友民和會作洛。保受王之德威德明。王雖初服。當終有天之成命。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治洛爲勞。惟恭奉贄幣。用供王能用德以祈天永命而已。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主蘇氏從康誥移錄于此。○士。事也。

言周公初基作新邑于東國洛汭。四方民大和會。五服諸侯皆集。百官因民和而宣播之。悉來朝見趨事于周

周公咸加勸慰乃大誥而丕作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首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黎水。在濬縣。亦曰濬水。王城下都地皆近洛。食者。史定墨。龜兆正食其墨也。伻使。貞當也。

成王命公營洛。公使以卜辭告言復命于嗣子明辟王。以幼沖營治洛邑。如弗敢知天之基命于始。定命于終。而以命予。予乃繼太保大相東土。其基實可作民明辟之地也。予至洛師。先卜河北黎水交流之內。因商民重遷而亦不失爲地中。卜之不吉。乃改卜澗水東瀍水西近于洛者爲王城。食墨而吉。又卜瀍水東近于洛者爲下都。亦食墨而吉。遣使陳圖。乃獻其卜。王答禮言公敬天之休。來洛相宅。爲宗周匹休之地。公既定宅。使來視予卜休永吉。惟我二人共當之。公其以予永敬天休。致敬以謝公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殷盛也。蘉勉也。

此公歸鎬告王宅洛之事。言王往洛。始舉盛禮。對越神明。以祀于洛者。皆序其牲幣祝號之禮。有告有報有祈。雖祀典不載。亦在所序。予整齊百官。使從王成周。惟戒有事于祭。而各以齊一其心。王其即命曰。記功之尊顯

者。以其勳勞從祀于大烝。又惟命以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以圖久大之業。大示以記功載籍錄序。悉本至公。則百工激勸。乃汝悉自教之也。百工視傚。在于孺子。論功勿狥朋比之私。孺子其朋。自是以往。無乃若火始燄燄尙微。其所灼次第延爇。不可遏絕也。王其持順常道。及撫臨國事。常如予爲政之時。惟以現在周官往臨新邑。勿忝私人。使知上意所嚮。各就有僚。明白奮興以赴事功。惇厚博大于振厲之中。得其優裕。以成王之休。永有聲聞于後世矣。又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王當終之。其御諸侯無私愛惜。而一于敬。諸侯來享。識其誠者。亦識其不誠者。享不在物而在儀。儀即享之實也。苟修陳庭實。而升降拜跪不及于物。是儀不足而物有餘。惟曰不享。以其心之所之不實用于享也。凡民化之。惟曰上不必享。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差爽。僭侮皆自不敬召之矣。其養萬民。王當須朕所未暇施行者。聽我教汝於輔民常性之道。汝于是不加勉。則民彝泯亂。非長久之道也。尙其篤厚秩敘于武王之道。無不如我之勉勉。則人不敢怠廢汝命。王往洛邑。其敬之

哉。予其退休田間以明農事哉。王于洛邑果能行惇大。以和裕我民。將無遠不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敘公之勞以答公也。言公顯明保佑于予。盡心翊贊惟舉丕顯之德。以予宣揚文武之功業。益臻光大。以奉答天命。誠和恒久四方之民。營洛邑以宅居其衆。惇序功宗。舉行盛禮。敘功宗以作元祀。舉盛禮秩于無文。新政具矣。惟公德經緯天地。明光于上下。勤而不息。施而不窮。廣運量于四方。充周振厲。穆穆和敬以迓治平。不

使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予沖子藉公勤勞。惟夙夜謹祀而已。又言公以冢宰兼師保之功。所以輔佑啟迪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言休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將。大也。四輔。洛爲鎬京鄰輔也。

此留公治洛也。言我退卽歸宗周。命公留後治洛。今四方已賴公以開治矣。而未定功宗之禮。亦未能安定公之功也。公今居洛以啟大其後。使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又言公止洛。予往矣。公之功。人皆肅而奉之。祗而悅之。宜鎮新邑以慰人心。毋言去以困我哉。我歸宗周。惟無斁安民之事。公其勿替所以儀刑臣工者。四方得世享公德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

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多子。衆卿大夫。考。成孚。誠也。昭子。從舊義。訓明。秬鬯。蔡言王以神禮事公。公不敢進此酒。以祭文武。今從王安石解。

此公許王留洛。拜命言王命予來洛。承保文祖受命之民。及光烈考武王以宏我事上之恭。王來相宅。其大監于先王。凡文武所講。書成正無缺者。惇典則無不舉之政。至殷之舊臣世家。知善政而守遺風者。惇獻則習聞掌故。民俗而治民易入。以治爲四方之新辟。君德莫大于恭。以恭倡率後王。繼承敬戒。曰其自是宅中圖治。則萬邦咸休。而王有成績矣。惟予旦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其勵臣節。篤厚文武所成之功。以答天下之衆。臣節莫大于孚。以孚倡率後人。成我所以昭明嗣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也。今王使予來戒毖殷民。乃命予寧止于洛。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于文武。予敬拜禮。不敢越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爲王祝曰。王其惠順篤敘文武之德。身其康彊。無有遘遇自罹疾害。子孫萬年厭飽乃德。卽殷人亦引于壽考。惟王使殷民聽承教敘

于萬年。永觀法我孺子。而懷于其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逸。史佚也。王在洛邑。舉烝禮于歲終。文武俱用騂剛。王命史逸爲祝册惟告公留後之事。助祭諸侯。以王殺牲禋祀咸至。王入清廟祼酒也。史臣記王命公後。以册告廟。在十二月。凡周公留洛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終始公之辭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告殷民遷洛之有位者。治洛初政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畏威通

言爾殷多士。天實喪殷。是以我周受命。奉天之威。致罰之。今勑正殷命。以終帝之事。周本殷之小國。非敢弋取其命。惟天不與殷。罔固其亂。用弼我周。我周敢求天位哉。帝不與殷。何所驗哉。祇在下民之秉爲我民弗順從。卽天之明威所在也。我聞上帝于人。非有形聲可接。惟順理而心得其安者。則亹亹以引之。殷非受夏命者乎。有夏自失其心。不適于安。帝降災異。嚮告之。猶不知懼。弗能用帝之命。大肆淫泆有辭。天弗聽其矯誣。廢黜元命而降之罰。乃命爾祖成湯革正之。明揚俊民。分布遠近。甸治區畫于四方。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以修身。恤祀以敬神。天大建立以保乂之。殷王亦皆兢業操存不敢失墜。帝則政所推行。奉天之澤以澤民。無所不浹也。

迨後王大不明于天道。況能聽念先王之勤勞于家。乃大淫泆。罔顧天之顯道。及敬民之事。故帝弗保而降之喪。無他。以不明厥德而已。凡國之喪。皆有不得辭其罰者。其失皆可言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靈。善也。不敢有後。蔡謂非有後命以罰爾。今從林之奇作後時解。

言我周王大善承帝之事帝命割正于殷乃以戡定殷
邦告勅正于帝此豈有私哉惟心帝之心而無敢違故
事帝之事而不貳適周不貳帝殷豈能貳周爾殷王家
自不容不我適矣予其曰爾之倡亂惟爾大無法度非
我于爾有所動搖變自爾邑以致我罰予亦念天于殷
家屢降大戾故邪慝有不正者皆矜恤之而肆赦于爾
今爾多士予惟遷爾居于商之西偏非予奉德不合汝
康寧于國惟天命爾震動以遷汝無違越予承天而不
敢後時無謂我遽遷爾而有怨也惟爾皆知殷先人有
冊有典載殷革夏命之事悉本于天而何疑于今日哉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

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
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爾乃尚有
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
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今爾惟時宅爾
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天邑商舊天子都也。奄在曲阜縣

今爾又言商革正夏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王庭有
服行職事列在百僚我周不聞有此然予所聽用惟在
于德故予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洛者亦冀爾以率德
改行予惟率加矜恤于爾其不爾用非予之罪惟天命
有德不能苟用也又言我昔滅奄而歸爾四國民命罪
不可赦我大降法以待汝乃明致天之罰祇移爾遐居
于洛東使汝遠于惡俗以親事臣服我宗周有多遜之
美耳又言予惟不忍爾殺是以茲命有申今我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與爾多士
遷都密邇得服事奔走臣我而習于禮遜之風爾庶幾
有爾土田可守爾庶幾安爾所事止爾所居純藝營作
之有計室廬居處之有利也爾克敬安其分天惟矜爾
而裕其身家爾不敬安其分不特不保其業予亦致天
罰于爾躬爾其安宅井邑承續室居有營為有壽考于
茲洛邑爾子孫有興者自爾遷始又言
我反覆告爾亦惟以爾所居止為念也

無逸

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詛怨無不備載深嗟永嘆意深遠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知

言人置身天理動靜食息將必有事使此心或操或舍
怠荒即乘其隙君子無一自逸之所心存于戒謹惕厲
而密以持之其于無逸乃恒其所者也以王生長深宮
本處于逸不習于勞艱難之事有所不知今為民主當
先知稼穡之艱難心存于是而身乃逸則知小人所依
以為生者惟茲稼穡如魚依水如木依土民非稼穡無
以生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豢養不知其艱則
縱逸自恣習于鄙語或為誕妄及侮其父母曰古老人
無聞知也○周以穡事開基歷世相傳服習于艱難詠
歌其勤苦王業之本也周公訓成王詩陳七月詳言農
桑之候而復陳無逸使知小人之依治生于
勤而亂起于逸知難則心之不存者寡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
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
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 中宗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嘗因桑穀之異修省以免祖甲高宗子

言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檢律其身惟敬天故畏
民凡民之事中存祗懼不敢怠安無逸如是故享國永
年也高宗因父小乙使居民間出入同事備知稼穡艱
難卽位三年不言言乃雍和當理不敢怠安以圖政治
故俗美民安禮樂教化蔚然邦國而萬民皆以善氣相
迎無逸如是故享國永年祖甲以廢兄祖庚而立爲王
耻其不義違高宗之命逃處民間備嘗畎畝之艱故其
卽位深知小人之依仁心無處不周無念不徹以保惠
庶民鰥寡無一敢侮則保惠眞無遺矣無逸如是故享
國永年也自三宗以後卽君位者生而逸樂不知稼穡
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而惟樂之從享年亦莫有永也○
洪範五福以壽爲重天保之報上曰如南山之壽召公
對揚王休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于成王欲
其享國與天地同休而本于無逸忠愛之心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
服卽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
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
或胥譸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
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公將述文王之無逸而推本言太王王季謙抑謹畏遏情從理則天命祖宗師保諫諍謗讟禍亂皆可畏矣文

王躬行節儉以淸其源服御之事所性不存而所圖者
民之功除殘去暴期以安之分田制產期以養之益知
小人之依而孜孜求底于成也恤民本之盛德而勤政
乃以諧民文王有柔嘉之德發揚于外非闇弱而徽有
恭遜之德蘊藏于中非襲取而懿和易親下小民則懷
保之覆育包涵時殷在抱鰥寡則惠鮮之賚予賙給使
之得生自朝至于日之中日之昃一食之頃如不遑暇
周知民情而處無不到用以咸和萬民本柔恭以著勤
勞也至省耕省斂非不遊也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
田也而盤樂則不敢蓋有濫費必至多取庶邦惟正之
供皆取之民本翼翼之心釐橫斂之戒無逸如是故受
命爲諸侯年四十七在中身而享國又五十年也自今
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縱其欲過于觀逸遊田四者則
用有常經皆準以萬民惟正之供矣其無自寬曰今日
姑耽于樂乃下非民所宜法上非天所由順時人則之
大爲過逸猶商人化受而亂于酗德也又言古人德業
已成其臣猶以格言訓告之未巳也以善道保養其年
未巳也以規正成就其德是以視聽無所蔽塞取予明

而不悖。左右無敢誑誕為幻也。此而不聽。人乃法之。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盡為紛更。則民心違怨。厥口詛祝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言殷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四君能知小人之依。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是以誠求民之好惡。經畫區處。必使

各得其依也。其或告以小人怨詈。則大自增修善政。以自敬其德。已本無愆也。人以為愆。曰是我之愆。允若是其心誠有不足者。何止不敢含怒。僅存怒人之意。此非迪哲不能也。此而不聽。人乃誕妄變置虛實。曰小人怨詈。則信之。如是不能永念為君之道。不能寬綽于心。必至亂罰無罪。殺無辜。人受禍不同。而怨有同。皆叢于君身也。言有盡而意無窮。王其監茲哉。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公呼君奭。言周受殷命。敢謂厥基永孚休美。天輔之誠。恃而不自修耶。敢任其終于不祥。懼而不自強耶。君已嘗言永命墜命。是誠在己。我亦不敢苟安天命。弗永念天威。及民罔尤違之日。天命人心去就。惟在于人。若君而求去。使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遏佚前人之光。可日在家而不知乎。夫天之降命不易。以人觀天。難以諶信。乃其有可知者。墜失天命。惟弗克踐履嗣前人恭于上下之德。昭明有光。即弗當天心也。予小子旦非能有正。凡所開導。惟以前人恭德之光。使不遏佚。而益焜燿。以及我沖子耳。又言天不可信。而天所信者文王。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文始受之。寧王繼之以德。天不貳適。而以信文王者信寧王。今我之道。惟延寧王之德。天自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為能昭前人光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

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太戊中宗太甲孫伊陟伊尹子臣扈與湯時臣扈名同祖乙太戊孫巫賢巫咸子逸書有咸乂四篇商實言國有人不空虛也稱舉亦秉義事征伐會同之類坦然無私曰平通天地人曰格

言輔君賴于得人商家剏守中興皆有大臣為之輔湯旣受命時有伊尹以聖輔聖治化與天無間太甲時爯尹曰保衡保護王躬事皆取平焉太戊時有伊陟臣扈以賢輔賢治化克厥帝心又有巫咸乂治王家之事祖乙時有巫賢繼巫咸之緒紹美王室武丁時有甘盤先傅說而迪成君德雖君臣治道各有所就然六臣皆循此有陳列之功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故傳世十九歷年六百也惟六臣能輔君德故天祐命純一商國以賢才衆多而實其時內之百官著姓與王臣之微者罔不秉持其德明于憂恤外之小臣與藩屏侯甸剏皆奔走服役者惟茲之故惟德是舉合內外大小以乂其君事故君有命令于天

下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也又言天壽人國由大臣持心如衡之平貫徹三才感格無間乃有靈長之慶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後嗣自罹滅亡天曾不私壽之今君惟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不墜之固命其治效得明著于新造之邦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虢叔文王弟

言上帝割殷以其勸文王者申勸武王之德德者命之實用集大命于其躬而有天下也惟文王能修勅和寧于三分有二諸國亦惟求助于臣先後奔走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五人為之輔治又言五人若無能為文王往來以導迪其彝教文王亦無由使德施降及于國人文王有此五臣天亦惟純佑文王無異于純佑有商以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知天之威用是昭明文王啟迪其德著見于躬覆冒于衆而升聞于帝受有殷命也至于武王虢叔先歿惟茲四人尚能啟迪君德保有天祿其後暨武王大將天威咸除其敵惟四人又能昭明武王使之覆冒天下共被聲教而盡稱武王怙冒之德不僅光西土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

誥予惟用閎于天越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戡。勝也。

言王承文武之業以旦贊翼其間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奭尚其同心共濟今王幼沖治政同于未在位之時輔弼不可無人君大無責我之留君君若收歛退藏罔勗勉王之不逮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民未誠和高岡鳴鳳將不復聞矧曰能格于天乎又言君今監視于是我承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休美矣然積累締造亦大艱難宜相與竭力保守今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我自不敢引去使王弗克恭于上下遏佚前光以後人迷惑也又言武王敷乃心腹悉以命汝進位三公以作民極曰汝其明勉以副貳于王如耕有偶同體相關在載以誠亶若車之有駁并力一心乘茲大命纘文考之舊德丕承無疆之憂君胡不念前言而思去也又言告汝以我之誠其能敬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以大念天威之可畏我不誠而若茲誥乎予惟曰王業贊襄在我二人知汝聞之而有合哉亦必曰在是二人天休滋至盈滿難持我二人懼德弗克勝亦在于自強其汝尚益加寅畏能持其德更明揚俊民布列庶位其修職業以答天休他日俊彥盈庭景運昌大則汝可推讓後人而退也又言篤于輔君在我二人用能至于今日有卷阿鳳凰之歌既醉鳧鷖之雅可謂休矣而休不可恃尚與我共任艱難成文王功業于不怠以大覆冒斯民極天所幬日月所照莫不率從而功乃成也我不順于理而若茲多誥乎予惟憂天命之不克終及斯民之無賴也又言民心實天命之本汝踐歷諸練稔知民德今日民罔尤違既能其初矣當思其終保之可畏其祇順我所誥往敬用治不可謂民心已安遽求退也○淮夷之滅西奄之踐東夷之伐肅愼之來俱召公留後之事公以老臣耆耇語重憂深聞之生感至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囘于既耄凡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尚存勤勞不息夫子夢見周公孟子謂思兼三王丕以待旦可想見矣。

蔡仲之命 今文無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郭。號也。管在管城縣。霍在霍州。囚制其出入。猶從以車七乘。三年不齒。閱三年齒錄以復其國。周公食邑圻內。有孟仲二卿。命于其君。蔡在淮汝之間。

周公既平三監而區處之蔡叔之子克常敬德使爲己卿士迨叔卒而請封于蔡父罪不赦公無私于其弟而子賢可用則薦于王而封之舜之封象害止及兄公之誅管叔得罪于周聖人處人倫之變恩義悉本天理大公至正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言爾小子胡循祖之德，改父之行，克謹其道，故侯爾東土，徃就爾封，敬之哉。爾庶幾掩蓋前人之愆，惟在忠孝。前人無善以貽爾，無所率循，惟邁迹于自身，在能勤修其行，無時豫怠，創業始基，以垂法于後，亦惟遵循乃祖文王之常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而已。蓋皇天無親，惟有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有惠則懷，治以善積，無一善不當為，亂以惡致，無一惡之可為，爾其戒哉。今爾率德改行，能慎厥初矣，必克勤無怠，乃可有終，惟思厥終，則可久可大而不困，否則自致困窮矣。爾其舉賢能，明政刑，勤以立功也；事大國，恤小邦，睦乃四鄰也；奉王綱，捍外侮，以蕃王室也；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以和兄弟也；養以安生，教以復性，康濟小民也。此侯職所當盡也。率而行之，必循乎心之理，求合于無過不及之中，凡先王已然之法，及吾身當然之則，皆中也。作聰明，則喜怒好惡失其中，必變亂前人之舊章；忽視聽，則輕畧躁妄失其中，必以偏說改吾身之法度。爾能戒是，則侯職以修，侯度以飭，予其于汝嘉美焉，汝往之國，無荒棄予言也。

多方

蘇軾曰：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讀大誥、康誥、多士、多方諸篇，又怪周安殷之難。多方所誥，并及四方之士。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在膏火，歸周如流，不暇念及先王之德。天下已定，念殷不忘，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輔之，而莫能禦。惟公渙發大號，破羣疑，絶亂本，兵寢刑措四十餘年，亦訓誥之助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王歸自滅奄。宗周，鎬京也。東遷以後，成周亦曰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周公傳王命，言告爾三監、武庚、四國、多方臣民，及殷侯正民者，我大降宥爾罪，爾罔不知。今有奄大惟私圖天命，弗永敬念以保其祀，自底滅亡矣。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麗，衣甲。始也。懫與懥同。

昔帝降災，譴告有夏，縱逸弗懼，不聞憂民之言，所行大肆淫昏，不能終日少勉于上帝啟迪之道，非爾所聞乎。乃猶矯誣，圖延帝命，不克開民衣食之原，使得所麗以生，惟降威罰，崇亂于國，因始于內嬖妹喜，不能善承其衆，罔思敬恭寬裕其民，惟夏民之貪叨忿懫者，日專用之，以戕害百姓。天因為民求主，降命于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純一與桀者，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用而受其享，所尊用者，皆不義之民，不能明保享于民，相與播虐于民，使民凡百所為，無一能達，日至于困也。湯以爾多方所擇而歸，遂作民主，體仁而慎，君所依以勸導民，故民皆儀刑用勸，而其歸于仁。自後至于帝乙，皆知明德慎罰，以行其仁，用以勸民，而民咸慕畏也。德固以勸民，罰

亦以輔德要囚之中。辟宥不當。則良民懼而奸民幸。殄
戮當罪。民知儆而用勸。開釋無辜。民知感而亦用勸。皆
勉于爲善矣。積累維持若此。今至爾辟
不仁。乃弗克以爾多方享有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言夏殷之亡。非天有心以釋之也。惟爾辟恃多方之富。大肆淫佚。圖延天命。瑣屑有辭。故有夏圖政。不集于享帝。而集于亡。天既以殷邦間之。爾商後王以逸居逸。謀政不蠲潔而烝進。不能享帝而天亦降之喪也。夫天人相與。原有轉機。視其念慮所存。六德之美曰聖。庶徵之告曰狂。恃聖而罔念。則貪以致亡。天命之性日隳。耻狂而克念。則思以作睿。平旦之氣可復。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天不忍遽絕。須暇之五年。依依于其子孫。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罔可念聽也。惟天求爾多方。大動以禝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于天者。爾多方罔堪顧念之人。惟我周文武善承其衆。眞積力久。克堪用德。有以典主神天。天用教我文武。思若起。行若翼。彰其休美。簡畀殷命。正爾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今我曷敢如此多誥乎。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使知天命歸于有德。宜從善自新也。爾曷不消其忿懥之心。各懷誠信。共相優裕于爾多方。爾曷不篤于夾輔介助。各懷乂治。共我周王享天之命。以爾之亂。豬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安居樂業。惠順王室。以廣天之命。而乃迪屢不靜。爾心未知自愛。是爾乃

不安宅于天命。爾乃輕屑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法。托言心不忘商。圖信于正。以冀不靖也。我惟是于東征之前。已教誨而明告之。我惟是于東征之日。又戰懼而俘囚之。今至再至三。爾更不用我降有之命。而狃于叛亂。我乃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與以康寧。惟爾自速罪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

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胥有才智者。

言爾多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五祀矣其胥之伯小大之正受職長治巡民者宜共體悉罔不以化誨殷民爲事人惟心不安靜則動于惡逆于倫而身與家不和爾惟靜其心以和其身和于身以睦其室而後協于乃邑以恩相愛以文相接爾邑能明始爲不負其職而能勤乃事矣爾尚弗忌于頑民凶德亦惟刑以和敬穆穆居位以潛消其戾氣又能簡閱爾邑之善者謀爲介助以化誘之則以善治不善而不善者俱遷于善又何忌焉自是洛邑遷民庶幾保有世業力畋爾田以樂其生爾之治殷所保實多天惟畀矜于爾我亦將大介助賚錫

于爾敔迪簡擢置之王朝其有尊尚爾職事者使有列于大僚也爾如不能勸信我命爾則無誠以享上爾民惟曰上不必享爾乃放逸頗僻大違王命惟爾自取天威我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之遠離爾土尚得宅宅畋田哉我何爲是多誥乎我惟敬告爾以勸勉之命又言向者克商與爾更始矣及遷爾于洛又予以自新矣今歸自奄而降有誥爾是又爾更端爲善之初也苟不能敬于和尚爲乖亂則爾自底于法其無我怨矣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綴衣掌服器者虎賁執射御者。

周公率羣臣贊于王曰拜手稽首敬告嗣子王矣羣臣用進戒言王左右之臣有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皆任用之當謹者公曰休哉兹職任重者有安危之寄任親者有涵養之資然知憂恤于得人者鮮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九德之行卽皋陶所陳。

古人知恤而行此道者惟有夏當治化隆盛王室大競之時惟以籲求賢俊爲尊事上帝之實昔禹因皋陶論九德之行世率以爲知人之法惟夏之臣于九德之行蹈知而非苟知誠信而非輕信以此自治卽以此求人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致敬以尊其君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致告以責其君惟兹三

宅必才德稱而委任篤使居其職而安之而後可爲后也君以人事天而臣以人事君若是其愼哉若非迪知忱恂而徒謀之面貌以爲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兹乃三宅之人豈復有義民乎至夏桀昏德弗如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惟暴德之人故遂罔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自夏而後知恤者成湯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大理治上帝之光命惟汲汲以求賢自務乃用三有

宅皆能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而其職不曠至于未就其位而儲材足以待用為俊曰三有俊皆能有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者而其名不浮湯于三宅三俊未用之前其難其慎嚴思而大則效之學焉後臣故知之最深而任之彌篤克用三宅三俊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情未易齊畿甸之協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德未易偏觀法之同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至受德強暴惟進任刑虐之諸侯與之共國庶習逸豫之臣與之共政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并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虎賁壯捷庭武備綴衣布黼扆物采趣馬以閑輿衛小尹以正羣從攜僕持器物者司職服用府典儲蓄大小都皆有伯藝人執技之人表臣百司別于內百司微盧烝國名阪險如峭函井陘虎牢皆是

夏商而後知恤者我文王武王已授位之三宅所與共政者心不盡知則未能無間惟文武克知之未任事之三俊所以待用者未與事遇則蘊藏不見惟文武灼見之蓋心者萬化之原以為至治之本也以是敬事上帝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見立民長伯王官出為諸侯體統立而下有所寄知之明是以任之專也故文武立政所以提紀綱而持典法者惟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以統領庶官庶政之司由是在內侍御之官則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都邑之官則有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凡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在外諸侯之官則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王官之監于四夷者則有微盧烝三亳阪各置尹以監之得人之盛若此文王惟克知三宅之心深信其所能乃克立常事司牧人之官以克任茲俊德之人以究其用而準夫舉之矣文王無所兼于號令之言聽斷之獄禁戒儲備之慎于庶職一無所侵惟于三宅若有司之牧夫推誠委任訓勅其用命及違命者於牧夫可知常任常伯也故號令自上出未嘗不知而庶獄庶慎罔敢知于茲以分其任惟信任三宅之專也及于武王率循文王敉定之功義德之人不敢或替蓋爽邦劉敵之臣即戡黎伐密之彥率循文王經世之謀容德之人從而不違蓋稽謀自天之耇即秉德迪知之賢此武王知人善任之實以並受此丕丕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今文

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今王紹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簡易有道，惟于立事準人牧夫，能灼知其心，有順其所安，而無矯飾者，推心委任。使大展布為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和調均齊于庶獄庶慎。未任之先，既灼知而得其人，既知之後，必委任以究其用。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也。夫間亦不自小人開也。人君嚮用三宅，必自一話一言，要終以思成德之美士，治我所受之民，則志氣交孚，人罔有間而灼知為不負矣。禹湯文武，知恤任人，皆徵美之言，我所受于人者，咸告王矣。自今文子文孫，其于庶獄庶慎，勿有所兼，有所知，以已誤之，惟職之正者，責以治也。自古及商，及我周文王，其于立政，用三宅之道，皆能得賢者以居其位，任之當矣。又能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紬繹之以盡其用。茲乃俾乂其政也。凡治國罔有立政用沾沾便捷之憸人者，不順于德，無能光顯，以在厥世，自今立政，勿用憸人，其惟常德之吉士，用以勉輔我國家。夫刑者，國之重事，人君自用，則失。王其勿誤于庶獄，而官人所以立政。三宅必慎，惟責有司之牧夫，以訓勅其用命及違命也。至兵以輔刑，天下承平，武備亦不可弛，其克詰爾戎兵，軍伍藏于井甸，行陣肄于蒐狩，射御習于鄉學，巡狩會同，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德威所及，無有不服，以覲文王顯西土，光四方之耿光，以揚武王永清四海之大烈。自今後王立政，其惟知恤，而克用常德之人哉。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蘇公，忿生也。左傳：武王封蘇忿生于溫，為司寇。

此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命太史書之為式也。言司寇蘇公，用能致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于此取法而加之慎，能得蘇公所以敬獄之心，則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也。

書經述卷之五

書經述卷六　德清許祖京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成王之時淮夷未平滅淮夷而遷以化之海內晏然矣于是撫臨萬邦巡狩征伐事無不舉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隨其運轉六服罔弗承流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本末內外體統相承如絲聯而繩貫如臂動而指隨以立一朝之定制以紹歷代之宏規所以覲光揚烈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

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制治保邦在于未形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制之保之則在于人唐虞建官惟百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庶政咸和夏商世變事繁觀其會通酌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官多惟其得人而已今予祗勤于德夙夜如有不及仰惟前代之所以順治而以其體統職守訓迪厥官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

首立三公以闡明經邦之道啟沃君心涵養君德議道置法有裁成輔相之模明道出治有經綸康濟之略使人立命而各止其所成性而各復其天以是燮理陰陽俾五行順布而無乖戾四序節宣而無愆伏格心格天德尊望重非其人則闕也兼立三孤貳公以宏大論道經邦之化化者天地之用宏之者講明推行使天地之心偏于萬物庶事無不得所以輔君心所謂寅亮也公孤之職其道相成有體用而無大小周召以冡宰兼之

無職事亦無官屬闕則卿不兼也

冡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此言六卿先正其官次列其職次詳其所係之事冡宰不言司無所不司也百官異職管攝歸于一曰統而嬪

御侍衛器服之官皆領焉四海異宜調劑得其平曰均而宮中府中之事皆體焉司徒兼教養民教得其重也周禮分十有二教舉五典以包之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教化浹于民心不徒聞見之迹也宗伯典禮尊天地宗廟不敢言司春長四序曰宗禮有五吉禮之別十二凶禮五賓禮八軍禮五嘉禮六總三十六目也天神地祇人鬼之事秩然不紊曰治尊卑貴賤之等列各安其分曰和軍政莫急于馬曰司馬征以正人之不正曰政六鄉六遂之師平居則蒐苗獮狩厲其教閱出征則伍兩卒旅聽其指麾由是奉行九伐以除殘肅將四征以靖亂強于衆不得陵暴弱寡而邦國平也司寇言邦禁刑以禁惡于未然也姦慝隱而難知故詰其情暴亂乃姦慝已著刑之而已司空主國之空土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既授則屬司徒司馬也而營城郭宗廟社稷及車服器械監百工統之矣時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或江河徙移昔瘠今沃或陵谷變遷昔下今高隨時以權其興廢而工之飭材賈之阜貨舉之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率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會自外而達內政治明教化洽兆民皆阜厚而化成此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泰和周浹不減和寧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各以服數來朝大行人言六服或要服不能如期而至六卿倡九牧立治之綱朝覲巡狩所以振其綱也考制度朝方岳明黜陟皆斟酌虞制而行之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卽立政三事也

乃訓以居官守職言各敬汝所司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欲其行不欲其過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無不行民皆信而懷之矣學于古人成法而後入官則議事能以古義裁制之政乃不迷而罔斷然有好古而異者惟典常皆文武周公所講書至精至備以此爲師則得乎天理人情之正利口喋喋易以紛更不可聽也至有疑卽辨可否立決蓄疑則前却無定必敗其謀行政自有中道不及而怠過而忽畧必荒其政人之有學所以應事變而不窮不學則恃才而不通于理猶正牆面于事不勝其煩擾矣爾卿士當思志以極高明功所以崇勤以致廣大業所以廣需者事之賊蓄疑怠忽後時爲之則艱于功惟能果而斷則鬼神亦避乘時而爲之則易爲力也有位者氣易盈不期驕而有驕志有祿者用每廣不期侈而有侈心故居是位當思所以恭享是祿當知所以儉然必實得于己非聲音笑貌徒以載以偽也天下至逸莫如德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日休至勞無如偽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日拙凡居寵盛常思危辱自無不畏亡者保其存者也苟弗知畏則入于畏矣樂善者天下之公心惟不自有其賢能則能推讓然能推讓必實有其賢能之人師師濟濟盡化其乖爭忌克之心則庶官和于朝而政以肅若疾妬不和則政雜而不理矣至薦舉之公私不惟心之和不和卽係職之盡不盡故舉者而能其官卽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也又言上自六卿之三事及所屬大夫敬爾有官之位治爾居位之政以輔乃辟治理天下則兆民被阜成之澤得以綏寧其永尊親之戴萬邦皆無厭斁矣

君陳

此君陳繼周公監殷民于下都鄭康成言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

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商民難化由于民彝泯亂威猛剛克非其任也惟君陳有令德故事親以孝事上以恭孝于父母必友于兄弟自家而達之官則能施政于邦今命以東郊之正其敬治之治東郊在法周公敎之有師之尊安之有保之親民感公德而不忘爾繼公所司之職以治其民當謹乃司以率循其治勉勉焉申明公之舊訓使人心益開曉則民必翕然順從而乂治矣公嘗言至治之極協氣休聞馨香感于神明蓋物之精華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凡昭薦黍稷之馨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有是德故有是治此公之訓也

夫頑民非可以形勢驅也前人之典章猶陳迹也爾尚式是周公之猷訓本孝友之通于神明者日進不已無敢逸豫則自有以感之矣況周公爾所親見者人情未見聖有好德景行之心既見聖少有克己蹈道之力爾無忽于行哉民所視效在爾之身風能動物而草從之卽爾于民之彖爾能由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矣上與下相感之機甚易至圖謀厥政莫或不致其艱周公之訓不可改也而政由俗革有戾于今者當廢有宜于時者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虞度之庶言既同又加紬繹焉而後行則合衆謀以爲公又非依違以徇衆爲能致其艱矣爾往者有言事之謀論道之猷入而告君及見施行則承順于外曰茲謀猷惟我后聰明獨斷之德臣人者咸若是其德良其名顯有不審謀猷以宜上德意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爾治東郊不可持循因襲惟于周公之訓闡揚而光大之勢者我所憑毋依恃以作威權法者我所用毋偏任以行刻削今之商民公常師保之正寬和之時也然必馴擾于品節之中化養于範圍之內則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也已不可狥君亦不可狥法者與天下共非予所得私曰辟曰宥毋承意指以行之惟適于中則從中非從予也有弗順于汝政化于汝訓者是宜辟也然辟之而人皆知若于政化于訓則可止辟乃辟之中矣不然圄開一面也狃習奸宄與犯逆敗常堅僻亂俗三者罪雖細而有關民行罪不可宥不宥爲得其中不然捐瑕聽其自新也人有不率敎而頑者皆可以化無忿疾以堅其爲惡若率敎而才質不能者當引誘以能毋求備以阻其爲善事所當忍必以委曲化導之堅制力蓋則政俗可漸移而事有所濟人所難容包以萬物一體之量以俟其自化不特事之有濟而德乃大矣殷民雖染舊俗而薰陶于周公之訓有力田安居修其職業者簡別之則人知修之功其或不修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則皆勸于修矣若能修而有和身睦家敦行義爲良者進用之則人知良之貴其有不良必知愧慕以求于良是以倡率其不良也凡民之生其性本厚誘于習染爲物所遷然薄者可歸于厚非聲色所能化民不從上之命而從心所好爾克敬五典而得于身則己之明德

既明民罔不觀感而變于善。信能進于大道。成爲馨香之至治。惟予膺羣黎徧德之福。皆爾敬德之休。而令名永世。不于周公有光哉。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畱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盥手曰洮。洗面曰頮。冕服憑几朝諸侯之禮。奭與畢毛。卿兼三公。芮彤畢衛毛。諸侯入爲公卿。文公卿皆同姓之邦。而以六卿職位分先後也。芮在朝邑縣。彤在華州。畢在長安縣。衛在淇縣。毛在泰州。

此成王命立康王之事。言文武本重光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民皆肄習。不違用伐殷而受命。成王嗣守其訓。無敢昏逾。今疾弗克荷。尚遵我命。敬保元子釗。承其基業。宏濟艱難。遠者柔之使來。邇者擾之使治。以安勸于庶邦。思夫人有威儀。在于自治。無以元子冒進于非幾。防于未萌。謹其念慮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狄設黼扆綴衣　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

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恒毛宿衛之臣齊在臨淄縣呂

伋為虎賁狄樂吏之賤者典設張黼扆綴衣之事篾
桃枝席底蒲席豐莞席筍竹席赤刀赤削大訓三皇
五帝之書及訓誥弘璧大璧琬玉圭名夷常球鳴球
也書傳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舞衣弓
戈矢皆所傳法器大輅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木輅在
先次之者革輅象輅也雀弁赤色綦弁鹿子皮為之
惠三隅矛堂廉曰戺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當作鈗
兵器麻冕黼裳祭服禮無蟻裳因不助祭示變也彤
裳祭服同爵名瑁以冒諸侯珪璧者卞法也宿進爵
祭酒咤奠爵也酢報祭也以酒至齒曰嚌宅退居其
所

此太保贊康王卽位之事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
承命者勳戚顯諸侯入自端門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

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作冊以傳顧命須材以供喪用
乃各設平時之位牖間南嚮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
東嚮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
夾南嚮親屬私燕之坐列玉五重及陳寶器在東西序
坐北陳五輅階塾之前門堂階垂環列宿衛之大夫士
由是王祭服由賓階升卿士邦君從上各就其位惟太
保太史太宗服祭服太保受遺奉介圭太宗奉同瑁由
阼階升太史由賓階奉冊御王口陳遺命王拜受答言
乃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宗伯傳神意告饗太
保受同更以異同秉璋以酢猶禮亞獻授宗人同拜告
已傳顧命王代答拜太保嚌飲福受同以嚌退居其所
授同拜告禮成王答拜太保下堂有司徹諸侯出寢門
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太保暨芮伯
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

乘黃朱陳四黃馬朱其鬣或曰元皇之幣小行
人掌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先陳馬與幣帛圭亦
當兼璋璧琮琥璜羑羑里也

應門之內為外朝畢召以二伯率東西諸侯進陳庭實
奉圭與幣言一二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再拜王以
宜嗣前人德答拜冢宰及司徒揖諸侯進再拜陳戒言
敬告天子天改殷命我周文武嗣興文王遭羑里之難

順理而安天命付託惟能恤西土之衆武王則親受之
于文王者也今新陟遐之王至公至明賞罰畢當其功
罪巡侯甸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克定其功用施
及後人之休美王敬勉哉天子有六師之衆有事為兵
無事為民整理民衆卽以不忘武
備無廢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昔君文武丕
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王報誥諸侯。言文武德之廣大。天下均平。萬民富足。而慎于用罰。不務求人之咎。此明德慎罰之仁心。推行而底于至。兼盡而一于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亦惟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家。用受正命于天。皇天因順文武之道。付畀四方。何嘗不賴羣臣之助哉。乃命建侯邦。立屏。立意深遠。蓋在我後之人。今一二伯父。尚相與顧念不忘。綏爾祖考。所以臣服先王之道。王室者。諸侯之綱。心者。身之綱。爾身在外。乃心當在王家。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羞也。羣公聽命而王亦退。

畢命 康王命畢公保釐成周。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嘗相文王。故命于文王之廟。於辨別分釐之中。有恩意以容保之。欲其並生而永世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蓋得之之難也。惟周公輔助文武成王。纘承謨烈。天下大悅。安定厥家。戒謹頑民。遷于洛邑。使密邇王室。習于見聞。用化其教。于今三紀矣。積世既變。風俗始移。今四方安靖無虞。予得以寧。蓋化殷之不易也。惟道隨時升降。而通其變。使民不倦。政宜因俗。而改革之。始也教化未施。民未知善。至于風移。則善者已多。但必舊染盡變。斯王化大同。不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無所激勵也。惟公踐履純篤。懋德不已。雖小物克勵。勤修輔導四世。耆德望尊。正色率下。笑嚬不苟。百寮望其風采。非意自消。格言正論。羣心罔不敬。爲師訓。嘉績多于先王之時。而歆然不自滿假。予小子垂衣端拱。仰賴其成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訓化頑民。周公之事。惟公能繼。予于祖廟敬命之。王者治世之權。在慶賞刑威。而沮勸又自有道。旌別淑慝爲成周今日變革之政。何以旌淑。表著善人之居里。顯其爲善。以病其爲不善者。使聽聞感動。如風之動。而物自偃。聲之振。而響自應也。何以別慝。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同居。俾能畏爲惡之辱。慕爲善之榮。以絕之人類之外。正以人治人。能改而止。蓋五陽一陰。易有夬決揚廷之義也。至保治東郊之政。有宜推廣者。洛邑與宗周相爲陪輔。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而歲久易湮。必申明時緝以復其舊。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而時平易玩。必戒嚴屢省。以固其防。王畿翼翼。則四海康治矣。敷政以仁義爲常。紛更煩瑣。不足爲

政也。立辭以簡實爲要。枝辭衍說。不足爲辭也。若異于先王。好作聰明。競趨浮末。必害風俗人心。君子所不好今商俗靡靡。捷給爲賢。其餘風流播。尚未殄絕。公其念之哉。古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無品節限制。則心必驕蕩陵德。悖道敗壞。風化競尚奢麗。萬世同一流也。今殷士憑藉餘寵。肆欲縱行。由來舊矣。怙恃泰侈。必至滅義。往往以服飾爭美于人。流而不反。驕淫矜侉。將由惡終。昔洛邑之遷。式化乃訓。雖已收其放心。而遇事即發所以防閑之者。猶甚艱也。夫人資于富。則有以養其身又必能迪于訓。方可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所謂能訓。惟人心之天理而已。德者。人心所得。義者。人心所宜。與生俱生。根于同然。是乃爲閑民之大訓。古訓所載。亦惟茲德義。證于已然。乃以發其同然。非由古而何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

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言今日雖四方無虞。而邦之安危。殷士餘風。猶未殄也忿其不從。剛制必怨。慮其難制。柔遇必玩。化慘舒于旌別之內。運權衡于因俗之間。厥德允修。商人斯化哉。惟周公。毖殷頑民。遷之教之。以愼厥始。君陳從容以和猶兼容之。以和厥中。惟公旌別防閑。以成厥終。三后遇不同時。而相濟爲心。同使爲善而厎于道。道從升降之宜而洽政以改革之當。而治漸漬積累。德澤深入。生民咸沐浴于膏澤之中。豈特保釐東郊。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其垂拱仰成。永膺多福矣。公其以成周立治道之基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終始。基之旣立。令聞自昭爾子孫其順公化民之成法以治矣。凡事不立。非畏其難。即忽其易。以公克勤小物。而又有多嘉之績。罔曰弗克。惟內盡于心。無曰民寡。惟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前政。用成厥終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言君牙祖父。當重光奕休之世。紹篤忠貞。盡心無一念不實。守道無一事不正。宣力王朝。功在司勳。銘書王之太常。世澤長矣。予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賴先王舊臣。能相助以治四方。今思嗣者不絕。守者勿失。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時畏其噬。若涉春冰。時畏其陷。何所倚任哉。君臣本同體也。今命爾予翼。作朕股肱。藉以宣勞。作朕心膂。藉以運謀。爾尚繼先公忠貞之事。世守其官。世盡其職。無歉祖考。所以事先王者也。爾祖考所任司徒

之職所以敷五典擾兆民也五倫有不可易之典爾必
大布其條教使知所趨民于五典有不可越之則爾必
敬慎以和使無乖戾然和之本不在政治而在爾之身
與心體此典則于身而無反側則表端民赴罔有邪行
而敢弗正者存此典則于心而無偏倚則極建民歸無
有邪思民心非別有中而惟爾之中矣至小民之艱難
司徒所宜知隨時驗之民瘼在焉夏暑雨沾體塗足者
惟曰怨咨雖處廣厦愁嘆如聞冬祁寒裂面墮指者惟
曰怨咨雖居溫室悲傷若接民非有怨于雨與寒而生
計無時勿艱上之人如處其地而共嘗其所思饑寒之
艱而圖其衣食之易即暑雨祁寒各得其所而民以寧
矣爾祖考皆逮事文武王者文王始謀造周積行累
功由西土顯于四方武王承之天命人心自歸功業大
就所以啟佑後人者謨非陰謀烈非邀功其道粹然一
歸于正而事事周密罔有缺陷爾生長典訓之內敬以
昭哲而闡揚之益謨烈為文武之光命先王成康已對
揚之爾祖父實贊守勿替爾其用奉若成康所以對揚
文武者以追配爾祖父之休也夫教以衣食為資身心

為準文武之謨烈亦爾祖父先正之舊典率由是法則
教化行而倫理明民治于茲不然彝倫攸斁民亂亦于
茲循乃祖父所行而顯其君之
有乂惓惓于世臣舊德在是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大僕王出入前驅燕
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掌正王治朝燕朝之
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皆與有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惟
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
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
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
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
于彝憲

大僕正下大夫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孔氏以下
大夫不得為正周禮大御中大夫下有羣僕與正
于羣僕者合
且與君同車
言我不能于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猶
興思愆之既往者補于終未形者禁于始蓋自克之難

也昔文武質稟聰明德懋齊聖小大之臣咸以忠良自
靖宜無待近習之承弼者乃其侍御僕從皆屬正人朝
夕厥辟不惟承順而有正救蓋內外交養聖人不已之
誠而夙夜薰陶亦近臣之職是以出入宮庭起居閨闈
皆存欽省之心發號以為警戒施令以為法守罔弗推
行至善之模下民于以祗若而萬邦咸休愆之所以免
也惟予生質無良實賴求助于近臣前後左右官箴王
闕正其不及無少假貸愆則直以繩之謬則嚴以糾之
凡非僻之心發則害于政事必拔本塞源格于幾微庶
免于愆能繼文武盛烈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其羣
凡羣僕侍御之臣賢能知賢善能舉善朝夕近御習知
情性勉進君德多方以修輔所不逮也懋德在于交修
必慎簡僚屬而得其人勿用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其
惟吉良正士方收忠直之效朝臣眾矣莫親于僕臣輔
正為難導諛猶易僕臣正則君克正僕臣諛則君自聖
君之德薰陶涵養惟僕臣君之不德拂諫飾非亦惟僕
臣爾勿近引憸人因親暱以輕任用僕臣為耳目之官
必導上以非先王之典比昵之情皆以利合若非人之

善而以貨賄為善是官邪失德寵官郎不敬上罪可免哉盤庚戒貨寶之是總詩刺皇父之多藏穆王之防之者深矣又言人君起居言動宜敬先王之常法近習不患不將順而患不正救毋謂君德已盛而弛格心之功郎使君志不終當盡繩糾之力勿令吉士退而憸人進也。穆王自知執德未固恐左右有蕩上心者卒之周行天下導侈在僕御之間文武之時攜僕趣馬罔非正人周公定六典幕次酒漿之官皆領于冢宰蓋日親賢士大夫則氣質變化德器自然成就嗚呼豈易言哉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呂刑

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寖微姦宄日生王命呂侯為司寇古今犴獄世故物情言之畧盡用刑者審之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蘇氏曰大度作刑猶禹言荒度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鴟鴞晝伏伺物而動得時而張比盜賊也重即羲黎即和也

言蚩尤始亂延及平民皆為寇賊跋扈內外矯詐虔劉苗民異世同惡不用善化民作五虐之刑曰法以殺無罪始過為劓刵椓黥麗法者刑并制無罪者對獄罔差簡其曲直之詞此蚩尤以兵倡亂而苗民以刑倡亂也民乃漸染昏亂無復誠信家為巫史反復詛盟虐政作威無辜籲天天視苗民罔有馨德惟圂圂成市腥穢發聞也舜乃哀矜庶民竄逐三苗不使繼世于國積惡之應勝復之理也乃命重黎修明祀典定高卑上下之分

絕在地之民不得妄興神怪求達于天則神不干民在天者罔有降于地下以惑民瀆祀民志既定民行以修羣后及臣下皆精白一心輔治彝倫之常道勸懲善惡公道顯在人心雖鰥寡之微無有蓋蔽不得自伸者舜以虛衷清問體察民情鰥寡皆言苗民之害帝反其道威以德而人無不畏明以德而人無不明也乃命三后以致憂民之功伯夷降天地人之典折人心之邪佞者以刑而使入于禮禹平水土表山川之主名以定民居稷降播種順天時地利使農藝嘉穀以厚民生三后功成而民殷富也皐陶為士裁制百姓所犯于五刑之中民惟心無所檢故不敬其德今知越于中而有刑則有以檢制其心以教祗德也惟舜德威德明則恭己南面皆和氣所通德容穆穆在上矣三后恤功成功則亮采北面皆精白所著德容明明在下矣君臣德輝發越灼照于四方凡民觀感興起無不自勤于德有未化者士師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輔其常性納于君子之途也當時典獄無私非惟得盡法于權勢亦惟得盡法于賄賂其敬也察之不敢不盡其忌也施之不敢不當行

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內外如一。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蓋大公至正。純乎天德。賞善罰惡。卽栽培傾覆之必元命自我而作。可配合天心于在下矣。此典獄者能效天爲德。實本人君德與天合。用此典獄之人。卽國命亦長治久安。而配天其澤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爾司政典獄者。非爾爲君之諸侯。所司者天討。惟天之牧。爾今何法。非伯夷乎。伯夷迪民以禮。以辨是非。而民之是非。以利害相較。始明。是析民卽以迪民。而播禮實以播刑之理也。爾今何懲。非有苗乎。苗民弗察獄辭所麗。不擇吉人。監觀五刑之中。惟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辜。上帝不加蠲貸。降罰于苗。苗無所辭罰。而絕厥世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畏作威。

此告同姓諸侯。咸聽朕言。庶獲至善之命。凡鞫獄者。勤則可慰。不勤則當戒。治獄能事事盡其心。則勤矣。而勤者不難以自慰。罔不用慰。日勤則此心無憾。而刑以當。若不勤。則刑一成難反。有失而戒。戒已無及。罔或戒于不勤則可自慰而無所戒耳。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斯民。俾我斷于一日之間。非終則過之當宥。惟終則故之當辟。在人所犯。爾當無慢無違。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我日辟而威之。爾勿遽威。我日宥而休之。爾勿遽休。惟出勤以敬五刑之用。當威而威。以成剛克之德。當休而休。以成柔克之德。威所當威。休所當休。則民去惡向善。以成正直之德。如此君慶于上。民賴于下。安寧之福。永久不替。乃敬而能勤所致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墨罰之屬千 劓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

上備有幷兩刑六兩曰鍰倍二百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

此告諸侯卿大夫有民社者言刑雖凶器而期于無刑民協于中祥莫大焉今安百姓何者當擇非治刑之人乎人何者當敬非用刑之事乎刑何者當度非辭所連及之人乎人言所指當度以己之心己意所疑當度于彼之情兩造獄辭既備與羣有司同聽之刑有五則麗于刑之辭亦五簡核其實孚信無疑則正于五刑者事涉疑似辭與刑不可簡核則正于五罰至質于五罰而辭與罰尚可疑則罰不足以服其情過宜宥也罰之不服乃降爲過然是過而不以爲過與非過而以爲過皆疵也或以威勢或報德怨或因女謁或入貨賂或緣于請則以所罪罪之察之必盡心而治之必盡力也五刑疑則赦從罰刑不更爲差等五罰疑則赦從過過則竟免無疑必詳審而能當不使應刑得罰應罰從過也至簡核情實可信者衆再察之視聽氣色之間心在辭則

情在貌不正則眊有愧則泚不能僞爲也若簡核無實者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容有毫髮之不盡也五刑無疑各入罰檢實其罪與罰相當不降相因五刑之類其三千其無正律者則以上下刑比附其罪不可私心操縱夫罪而曰比則廷無成議或亂其辭而妄爲比者律無定條或泥舊法而強爲比者無僭勿用唯內察之心外求之法詳審能當而已有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卽諸罰輕重亦皆有權進退推移以求其當至刑罰之權又有隨世變爲重輕者不可以一法齊惟求之權以齊其不齊循先後之序而有倫持衆體之會而有要則權所以爲經也以罰示懲雖不至死出鍰亦極于病故聽獄爲難非口之佞爲能折獄惟心之良可以折獄而罔不察于中彼情之實者前後如一若欺罔文飾終必有差以是察之非從其僞辭惟從其眞情而得情未可喜也本惻怛敬愼以行之斯可得其中而爲折獄之良矣至于議法叓澄定其精神澡雪其耳目詳啟法律與衆有司相占度則人己兩盡庶無過忒而恊于中且正過此其刑之罰之則矣必于此時詳審而能當也刑書既定奏當于君當獄之成而兩造既服衆心皆孚及輸之上情法允君亦無遺異而信

凡上刑書法之輕重情之本末備載無遺若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刑斷雖從一并具兩刑以聽上命不敢專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淸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又言敬爾典獄之臣朕之于刑言且多懼矧其用之朕敬于刑非以慘刻爲刑德卽在于刑令天以刑佐治斯民爾宜上體天心作配于下獄辭初造無對獄而專尚單辭惟無蔽而明不雜而清弗存先入之見凡治民之獄罔不兼聽兩造之辭審虛實主證而折之以中其有不中則私入之而獄以賄成毋或圖私家于聽獄之兩辭獄之取貨非寶惟府聚枉法之罪狀其必報以百殃永可畏者在天之罰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降禍之命若使天罰不極則庶民不得蒙善政于天下也又言今後嗣子孫何監哉非用刑成德而能以刑之中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尚其明以聽之惟明哲之人用刑則有無窮之譽非施刑足以致譽也惟歸于五刑至當之極無一不盡其心而有德于民之中所以得蒙休慶而有令譽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其視茲迪德于民之祥刑哉○一云情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而以辭係法各協其極也

文侯之命 犬戎弒幽王。晉文侯仇與鄭武公迎立宜臼爲平王。遷于東都。以文侯爲文伯。其前爲文武成康。其後爲春秋。此下無復王者誥命矣。子于此。葢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知黍離將降爲國風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言丕顯文武。緝熙敬勝。克慎明德之修。精華發越。昭升于上。道化旁孚。敷聞在下。天篤周家。集新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文武。小大謀猷。皆率勤從順。是以先王得榮懷在位也。閔予子嗣位。天降大譴。既絕資用恵澤于下民。本實先撥。故戎狄侵陵。爲國害甚大。今我治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位。以資拯亂。予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曰惟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恤我。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致功于予一人。庶幾永綏在位乎。汝義和克昭乃顯祖唐叔。肇刑所以昭事文武者。用使乃辟會合不離。紹繼不絕。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汝多方修完殘破。扞衛侵侮。拯我于艱。若汝之功。于家爲孝。于國爲忠。予所嘉也。今王朝已定。汝久在外。其歸視爾一眾安寧爾邦。爾夾輔王室。大功當告于祖廟。賚以秬鬯一卣。升薦芬于中。尊昭圭瓚之特。錫以旌爾追孝文人之美。至于敵王所愾。宜專征伐。加賜彤弓大弓。盧弓一。彤矢盧矢百。馬四匹。所循禮則表勤勞于唐弓式武。一則供馳騁于兩服兩驂。以表爾修扞我艱之績。往哉。爾尚懷柔遠國。馴擾邇邦。惠康小民。無有荒寧。簡閱勤恤于爾都。用成爾翊戴天家之顯德也。○宜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任用張仲山甫。其時誥命或七失于東遷之亂。孔子從列國得命誓三篇附于後焉。

費誓 徐戎淮夷寇魯。伯禽爲方伯。率諸侯征之。于費誓師。春秋之初。費自爲國。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邑。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敹。縫完。敿。繫也。弔。精至也。敜。塞也。牝牡相誘謂之風。放也。版築之木。題曰楨。旁曰榦。築敵壘距堙也。築土山以望城內曰距堙。

伯禽為方伯率七百里內諸侯以征淮夷徐戎淮夷徐
戎世為周患周公嘗征之成王嘗以征之江漢常武之詩
召公亦嘗平之矣先戒戎備甲冑以蔽體干楯以捍禦
弓矢以射遠戈矛以刺近進而鋒刃紛出迭應以相接
戰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也次除道路師之所屯必大
放舍閑牧之牛馬當杜塞捕獸之擭穽使無傷閑牧傷牛
則有刑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覘此矣次嚴部伍馬牛
風逸臣妾逋逃不得越壘而逐即得之者復其主則有
賞不復有刑凡寇攘竊誘同此也次立期會雖淮夷徐
戎並興而惟征徐戎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糗糧
諸侯各持楨榦芻茭責之魯人三郊三遂地近而致便
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楨榦言無餘刑而非殺軍
儲有緩急耳郊兵為正遂兵副之○費誓師徒
之整節制之嚴同于王者之師故夫子錄之

秦誓

杞子告秦伐鄭穆公訪諸蹇叔言其不可公辭
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敗于崤囚其三帥穆
公悔過誓告羣臣○詩美衛文春秋正其滅邢
之罪書錄秦誓春秋不與秦晉之師穆公敗崤

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是悔過不改有遂非
之失也史記載誓辭在秦取王官自茅津渡封
崤中尸之時則
非敗崤之日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
髮則罔所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
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言告衆士以羣言之要古人言凡民皆自順于多安戀
人欲而不忍割憚天理而不肯進責人無難若受人責
已俾如流水瀬除滌治略無扞格是惟艱哉已然之過
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思轉禍為福悔生于心憂歲
月逾逝若無復有來日也惟執古義之謀人知為老成
以心未就已而忌之論今事之謀人知其新進姑樂其
順己而親之前日之過雖則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
庶無所愆此番番既髢之良士前日詆為墓木既拱者

耳目手足之力已不及人我尚以尊老貴德之心而保
有之仡仡方壯之勇夫前日誇為過門超乘者射御俱
不違于範我尚以喜功生事之習不欲任用之至辯給
巧言之人能使君子之辭說變易其是非我方欲絕其
根本遑暇多有之哉我深潛而靜思之君子小人之情
狀可見也如有一介臣獨立無朋斷斷誠一無他技能
其貌嚴正而難親矣乃其心休休焉和易坦蕩其如有
容中莫測其限量但見其無爭能喜功之意有好善慕
德之誠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以天下之技為其技也人
之彥聖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全心以德為量也是
豈勉而能然哉蓋眞實能容皆休休之德所致人君以
是保我子孫則遵其成憲被其餘澤保我黎民則安其
田里樂其政教善之集即福之集其利溥哉否則人之
有技恐相形而妨己之進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百慮
沮遏使不得達是不能容而求以保子孫黎民殆矣邦
之安危繫于所任一人之是非而任用其人又不徒望
之大臣而在一已之能審蓋自古以來未有大臣得人
俊乂升庸而天下不治亦未有大臣專忌賢路壅蔽而

天下能理者。聖人以此殿全書。與皋陶知人安民之義互相發明。示萬世治道之大端。豈徒取其悔過而錄之哉。

書經述卷六

杭州陸貞

先大父邃于經學兼工制藝筮仕後手不釋卷著有書經述六卷陔華堂時文四卷庚申辛酉間家鄉迭遭兵燹書既散失板亦被燬上年次子善登由揚州寄來書經述六卷慨手澤之尚存愧遺書之莫讀亟爲重刻曷勝泣然

同治十三年二月孫延穀謹識

〔清〕唐煥撰

尚書辨僞五卷

清嘉慶十七年果克山房刻本

嘉慶壬申年校刊

尚書釋天

果克山房藏版

此書光緒三年四月
善化賀子閏持贈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正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啓論古文爲僞之端其後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愼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于無識不可云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証文章是也夫以考証斷

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犂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証其言良爲明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眞有識矣鼐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陶山刺史以先生書見示愚竊以自喜苐恨生晩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旣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遥遥可合符而已

嘉慶庚午六月桐城姚鼐序

尚書辨偽序

左氏外傳曰史獻書說者曰書以道政事言國史非謂經也若國家耳目尋常之事非卓越前古足以特示將來者無論飯飣凌雜一切登之為經一經之成不啻充棟矣此固盲左腐遷之所不為也易者伏羲所畫體造化之撰貫陰陽人事之妙文王之所演宣聖之所贊皆是也開天之祖也詩者達性情於天地神人者也聖學之基君臣父子倫物之貫也禮則先王本天以

作則後人循則以契天之具舍是不可以為人者也故曰經也書即何獨不然乎必其事足以創生民未有之奇其道則天命流行之宜足以百世俟聖而不惑而後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也粵稽上古皆以世及堯禪舜創也首堯典誌傳賢皐謨終禪舜之局也治水奇創也教稼明倫又次矣傳禹循故事耳不足錄錄禹貢誌禪夏所由也甘誓終禪夏事也五子之歌無其事循征無其理也夏末商初君臣之變湯誓所以

誌也奉天伐暴德何慙焉四方徯后而何誥焉國都五圮變事也盤庚聖人之權也肜日商之衰也主德昏虐莫淫於紂戡黎表其狂微子微其喪甚也故不及桀也牧誓誌周之公洪範三代聖王馭世之心法大易以後之奇書幾乎墜矣故特錄之金縢以下十一篇著周公處變之奇而法也金縢誅管蔡大誥討四國康誥三篇奉武遺封侯伯也受遺攝政負扆當國世子嗣王毓之東宮一切奉遺行政視伊尹輔太甲抑

又奇焉放桐訓嗣諸不足錄矣此末反政之情事也召洛二誥反政之由下皆反政後誕保之事多士多方奉嗣王命終前事也無逸反政之初格君心也君奭協篤棐立政示裕政之常準全體大用受遺之事終矣說命三篇知其偽也顧命公因攝政毓嗣之變預定册立體統萬世不易之大防也周官君陳畢命各詳辨偽於篇端微蔡牙冏四命套體庸爛不足置齒牙間矣呂刑誌周澤之幾欲絕文侯之命誌周轍之不

復西費誓幸周禮之在魯秦誓霸者之可進於王也下泉之思春秋所以作也春秋者達天命存王迹三古未有特創之經也今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上古神聖欽畏一原食息之微渾融天命雖天下之變日出而未有窮涯而彼之所以應之亦日往而不可方物方其始也見且聞者悉駭焉及其終也莫不適得其本然之分而協乎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此二帝三王聖君神相所以為萬世法而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所以立生人之命與易詩儀禮春秋諸經如五緯之耀於天五嶽之峙於地而垂示於無窮也故特正其句讀釋其義蘊疏其脉絡發其旨趣使夫由是道者因其文以求其意因其裁物之當以得其義理之所歸而貫而通之上下千聖性命原流易世而同揆與易詩禮春秋相發明者亦可以漸探其微而深造其奧也其偽撰古文思欲悉為刪去竊慮博獵誦辨借端出色者薄倖居心不樂成人美者牽引附會反為他日滋蔓

故仍存其舊降格註書各於篇中詳指其疵謬以公示天下使曉然知偽竄之非庶羣心息而趨於一矣至偽出之本末與似是之大槩昔之人考且辨之已晰另載於其端與末以俟讀是經者覽焉旹

大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歲孟夏朔前五日星沙靳江唐煥石嶺氏自序

尚書辨僞跋

古文尚書之僞自吳才老朱晦翁發之其後論者益衆若吳澄書纂言及吾鄉羅喻義是正一編皆止注今文削古文不錄雖各自有見然爰書不立無以斷獄梅鷟尚書考異閻若璩尚書疏證則又專攻古文於今文鮮所發明陳第毛奇齡之屬復起而持其長短迄今談者無以別黑白而衷一是也石嶺唐先生是編於今文亦加疏釋特意在古文句梳字篦審音叩節以排

之故以辨僞爲名其中精義層出能使讀者渙然相悅以解如辨虞書不宜稱古舜夏書不宜稱古禹伊訓於嗣王之前不宜有暨湯之語旅獒在武王之世不宜有太保之目皆直捷了當南山可移此判不可移而其有功名教者尤在辨虺誥泰誓之文以爲湯方曰實是懼而虺懼於非辜畏禍叛君曰實甚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幾疑五就桀時計出反間誓師稱王猶儼然吳楚之僭號時哉弗可失豈慮紂改圖耶蓋自僞書行而湯武之心迹不明久矣雖學如蘇軾猶不免有非聖之論毛氏但爲古文辨寃而不知湯武之寃誰爲之而誰辨之也哉先生惟以今文與古文對較而眞僞之跡自見其所摘發不外本書無考據家支離牽强之習以視梅閻諸人不啻過之至若危微精一爲帝王心法之要京山郝氏始創異議謂古聖賢口中無此竊謂僞書多取古語足成之人心道心二語見於荀子解蔽篇既明云道書之言矣精一執中二

語亦見馬融忠經安知非出古書而偶遺逸正不必以目見所未及遂併其義理可通者而亦訾之也先生力學敦行爲吾鄉宿儒其孫鑑今官翰林能世其業云甲戌夏四月楚安化後學

陶澍撰

伏書及孔安國僞尚書本末

書者四代之典故右史所記孔子刪錄及秦禁學尚書亡漢興濟南伏勝口誦二十八篇教授於齊魯間文帝時欲立尚書召勝勝年九十餘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授之勝授同郡張生千乘歐陽生歐陽氏學東京最盛張授夏侯都尉後分大小夏侯尚書漢世行之後安國僞尚書出遂廢不行

古文尚書者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並書序一篇皆孔安國僞造託言壁中蝌蚪書又析伏生堯典皐陶謨盤庚顧命爲三十三篇共五十九篇名曰古文反以晁錯隸寫之伏書爲今文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安國當時自怯其僞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後劉歆欲置博士龔勝師丹不可而止東晉梅賾又奏上之其時舜典亡失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至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融王肅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誑云大航頭買得上之意稱全書

按書自唐孔穎達爲之疏宋蔡沈爲之註大行於世然自宋及明書序古文之僞吳才老朱考亭疑之於前吳草廬郝楚望歸熙甫攻之於後但諸儒雖疑且攻而或仍雜古文於今文或僅別今文於古文近或有徑去古文者恐不循其篇次詳指其謬使學者覽而心折雜之固混將別之而可竄去之而仍留也玆特注釋伏書辨正僞書例義已詳於序言今不復贅

石嶺氏再識

伏生口授孔聖刪錄眞尚書篇目

虞書　堯典　臯陶謨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孔安國僞撰尚書篇目

舜典（離堯典）　大禹謨　益稷（離臯陶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中下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離爲三篇）

說命上中下三篇　泰誓上中下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尚書辨僞卷之一

虞書

舜氏因以[illegible]之號書凡三篇虞帝受禪[illegible]臣帝前陳謨

書

堯典

堯唐帝名典說文曰册在丌上此篇詳載堯禪舜始終事故名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曰若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亦然稽考也夏史所載故稱古帝將紀禪舜本末故先昌言之放漸至勳功也總言堯之功大而極於無涯也欽儼恪勃發之意明犀斷文條理思睿慮皆性之德仁義禮知是也安安言德性自然毫無勉强所謂性之也放勳之本也允信克能也恭者讓之本讓者恭之著允與克安安之由

勳所由放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謂盛德虛已故其功際天地蓋言放勳所極也由禪舜而舉官皆德之著而恭讓之符至殂落前後舜終帝治則所謂被四表格上下於斯至矣舜特終堯之事耳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揚俊俊傑俊德舜及岳牧九官是也克明由恭讓也以用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臣民昭明自明其德也黎黑也於歎美辭變遷於善時是雍和大化洽也下從敍睦觀水火教養工虞禮樂所以睦族平章協和者也正被格之實所謂放勳四德安安之效也上節虛冒此節總挈下乃遞詳其實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自此至舜死層敍允恭克讓之實與其效以極被格之所際也乃者繼事

之辭聖人心雖無窮而由廣被以及於無量非一蹴所能故特承上而遞推之以至其極也羲和主厤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貌厤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是也辰以日與天會分周天爲十二次也此定周天行度欽若之具敬授之本也人時耕穫之候如下文所云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下四節承上厤度既定而分職以考驗之恐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東方夷服暘谷測候之所也寅敬寅賓禮接之如賓也出日方出之日春分朝日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當春作興之事考中氣以授時也日中晝夜皆五十刻於永短爲適中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

先時民聚於隩至是温和故散處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交趾也訛化也南訛當夏變化之事致夏至敬致以夏至日中而識其景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也永長日永晝六十刻也火木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也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西西極之地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秋分夕月而識其景也西成當秋成就之事宵中猶日中春言日秋言夜也虛北方元武七宿之虛星也夷平暑退而人氣和也毨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朔北荒之地朔言蘇萬物至此死而復蘇也在察也萬象闇藏故也朔易當冬之除舊更新之事日短晝四十刻也昴西方七宿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隩室之內寒而聚於內也氄毛耎毳細毛也考分至審氣候民與鳥獸驗物候也蓋造厤制器周天行度既審即詳步四時中氣以定歲功欽若之事敬授之實也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昴中今日在箕昏室中約差五十餘度元郭守敬謂六十餘年差一度其說近妥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嗟暨及也朞周一歲也天體至圓周圍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率日一周而過一度

日日一周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朞三百云者一歲日與天會之數也月行尤遲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以閏月云云據每歲月與日十二會所得日數較日與天會日數少十一日弱三年不置閏則本月無中氣春之一月入於夏時漸不定子之一月入於丑歲漸不成三次失閏則中氣過時而時全不定十二失閏子氣入丑歲全不成寒暑反易名實乖戾農桑庶務皆失其時也周天度定中氣既審又立閏法以善其變厤象之用百世無差矣此欽若之全事也釐治工官績功熙廣也定時故允釐成歲故績熙紀授時舉首事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定厤授時績熙民皐矣必爲天下得人而後奕世永賴故疇咨汲汲也此下三節皆爲禪舜張本疇

誰咨訪若順庸用也順時爲治代天之職咨其人者將以巽位也故放齊以衍子對謂不必別求賢也放齊臣名衍嗣也朱丹朱啓開也啓明言能若時也吁不然之辭言不忠信爲嚚訟僞而辨也若時者體天敷治虛己從人之事非逞知侮物者所能此可以見所性恭讓不辟其子而不私一人以病天下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承上而降求總治之才也采事若采猶後言亮采咨百揆也都歎美之之辭共工官名世官也方且然之辭鳩聚僝見也靜言坐論中理違背謂拂理也象貌也象恭故靜言滔漫也滔天故庸違也詭於嚚訟矣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堯之時患莫大於洪水總職而外此其最急也四岳官名總四方諸侯之事者湯湯沸也日長貌狀方割也洪大割害也蕩蕩廣遠勢益張貌狀懷襄也懷包共四面襄駕其上也大阜日陵浩浩大也無涯貌狀滔天也俾使乂治也僉同辭四岳與所領諸侯也鯀崇伯名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逆命圮族敗類也悻戾自用甚於違滔也异哉强擧之辭下文所云也試可言但用其能乃已言不必求備也欽戒方且圮也載年也侯之九載難其代也所謂堯獨憂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有天下者莫難於爲天下得人嗣子不肖在廷匪才遲之又久憂不能釋不得已而咨岳也庸命言與上三臣異也巽遜通位帝位忝辱也明明謂顯明其已在位者揚擧側陋微賤也言惟德是擧不拘貴賤也急得人也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俞許辭予聞嘗聞其人如何者徵其詳也心不則德義爲頑母舜後母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也嚚甚於頑傲甚於嚚難諧者也以孝者盡道以底豫馴弟以順親至孝之感也從敘覲穆詢岳牧諧九官之端也烝烝漸進乂以善自治也不格姦不至爲惡也化之也恤刑服罪歎舞尹諧之端也試指德與

績言時是刑法也二女嬀皇女英也觀厥刑者閨門衽席心性之隱易於呈露必毫無褻玩而後心依於理而無所繫也試德也政之本也潙水名水北曰汭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故深戒之也事之畎畝館之貳室旋試以績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矣●舜典○安國僞撰篇目也離愼徽五典下冠以舜典舜典既爲虞書堯典應作唐書矣渠抑惡知前路特爲禪舜張本乎●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稱古帝堯述前聖也紀虞事云古帝乎襲放勳數語之貌獵離騷詩易堆砌八字毫無本末層次大失聖賢宗旨姑弗論原文脈絡貫通試問欽哉下文勢可已否直接愼徽極爲從順否且孟子時未經秦火引据堯典至爲明確無端僞撰二十八字離爲舜典割裂聖經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觀刑二女試之先事此節歷試之績受終之由也嶶美也愼之使人知人道之防嶶之使人有人倫之樂也五典五倫親義别序信是也從順也葢使爲司徒也百揆揆度庶務之官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也克諧之驗也四門四方之門諸侯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葢又兼四岳之官也穆穆和之至也烝乂之符孝之推也麓山足烈迅迷錯也洪水爲害舜兼司空相視水勢雷雨大至毫無驚懼非聖德盡性余影無愧者不能堯所以觀厥刑也舜之績堯之勳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也詢事敷奏考核考言明試也乃汝底致事與言符也陟升也考績遜位非所性恭讓者不能讓于云云畧績言德謂德難繼堯也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上日朔日也受終堯終帝事而舜受之命之攝也文祖堯始祖廟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美珠璣機也象天體之轉運也以璿飾度便夜候手切也衡橫也玉衡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審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政云者日月有交食五星有遲留伏逆其變也行度遲速其常也各自爲政皆所當齊也前時考候中氣此復詳候二曜行道五緯纏度於法爲益密七政齊而推步無差矣此言舜初攝位首察璣衡葢厯象授時先務爲急猶前事也〇附渾天說天之形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其衡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然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葢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考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肆類於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非常祀而祭告于天禮依郊祀故日類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望者名山大川望而祭之也羣神凡祀典所載者徧周徧觀象之後即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也瑞符信也五瑞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也輯之者徵五等諸侯合符以驗信也既盡月正月也日覲者遠

近隨見與常期朝會異也牧爲天子牧民也班與頒同還之也稱羣后歸與朝異也攝位祭告旋與天下正始也重所受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歲二月當巡守年之二月巡守諸侯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望秩祀山川也秩者牲幣祝號之次第覲公侯伯子男也肅巡覲也時謂四時月月之大小日日之晦朔侯國有不齊者則正而協之授民時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

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長九寸以之審度則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各倍十分以審量則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爲龠合升斗斛亦各倍十分以平衡黃鍾所容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侯國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一法度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修者因時損益也五玉即五瑞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朝覲會同贄而來見禮之大者故特言之如同也五器五禮之器也考典物也皆東覲事卒事畢也復者西反且南行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五月云云各以其時也藝祖即文祖特特牲一牛也格祖反面之義告代巡終事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載合計也一一年四東南西北諸侯以次分四年來朝也一往一來禮無不答也敷陳敷奏詢事明試考言也民功曰庸車服所以旌之也禪之者獲付託之逸攝之者無僭偪之嫌大舜聖德體天毫髮無憾帝堯安恭讓亦掩映於不言中矣**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先時九州舜攝位始分爲十二州及禹治水又合爲九州故商稱九有周禮亦止列九州封表也每州表一山以爲鎮也圖治水也濬川故不言州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象如天之垂象典常典刑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流遣使遠去宥寬也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之可議者則以流寬之也

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刑之輕者金黃金贖贖罪也雖入于鞭扑而猶有可議則許其贖也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肆赦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賊殺賊刑不許其宥且贖也二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用法之權衡也欽恤云者謂大德好生不可以須臾問也洪荒初闢法網或潤宜也五官奏功民有生人之樂非明刑以維之勢將佚而蕩矣此盛德自然一弛一張之用也**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遣之使去放置諸其所竄驅逐殛拘囚也所謂流宥五刑也三苗國名居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地崇山南裔山三危西裔地羽山東裔山服服其刑之當罪也此皆堯臣也而舜罪之不疑由心無繫累行所無事故也益以見神堯恭讓自然爲天下得人勳之所以放于無極也又按殛鯀用五臣乃初攝時事彙四罪而附恤刑後者統二十八載而總紀之也故下文即接云云**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魂升而魄降故曰殂落百姓百官族姓喪爲之服也遏止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所以然者洪水患大帝憂勞數十年咨揚側陋付託得人放罪舉賢治水弼教民去昏墊之厄享蘇息之休且易未闢之洪荒爲中天之景運生其時者不自知其淪肌而浹髓也此祓格之驗放勳之極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朔日也格廟三年喪畢告即位也若固有之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告廟即位擘畫遠近措置咸宜有天下不與也詢謀闢開也闢四門達寒暖明目達

聰除壅蔽也徹幽隱于朝廷四岳之職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也十
二州諸侯爲天子養民也食哉惟時者民以食爲天食以時而生也柔懷而撫能擾而習牧民
之略也惇厚德有德者元仁人也難拒絕任人猶下篇孔壬包藏凶惡者親賢遠姦牧民之要
也內治修故蠻夷服牧民之完也宣上德于遐陬羣牧之職也此平天下之遠猷也舜曰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
往哉遠猷是經庶政爲要故亟咨九官也奮起載事也云帝載者舜受堯禪終舜之事皆

堯之事勲之所以放也亮明惠順疇類也亮采總其事惠疇酌其理冢宰統百官也禹姒姓鯀
之子平水土禹舊職時是指百揆懋勉也舜前以冢宰兼司空此禹以司空晉冢宰洪水初平
職仍重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暨及也皋陶亦
臣名俞然其舉汝往不聽其讓也此稱舜下方稱帝明堯在時舜未嘗稱帝也帝曰棄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播布也因禹讓而申命三
人使仍舊職以終其績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不親由不遜敷教
之由也司徒官名敷布五教五品教令也敬勿怠寬不廹也敬者上忽其事下玩其條也在寬
者急切以繩之有拘廹之苦無天性之樂也勞來輔翼遷善而不自知矣帝曰皋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亂夏大也刼人曰寇殺
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服服其罪三就大辟棄市宮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五流
五刑之當宥者三居大罪居四裔次九州之外又次千里之外明允云者蠻夷入侵內匪爲之
引也明則能察姦宄無所容允則能斷寇賊有所創內匪清外夷戢矣命三官者水土初平教
稼爲先明倫立法相乘而急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
曰俞往哉汝諧工百工井田城郭生民養生喪死大小器用之所係也垂臣名
殳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殳斨伯與三臣名汝諧和其職也利器用也帝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
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阜物產也帝曰咨四
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宗
祖廟典三禮而名秩宗者宗廟爲主也夙早寅敬畏交神之道也直哉言不可少有私曲也由
寅也惟清者言非洗心于密無少汚累者不能也夔龍二臣名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直者必不足於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溫與栗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簡者必至於傲無虐無傲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此教冑子之道也詩言以下教之之具也蓋循習典禮內外檢束有依據之節少泮奐之休令其周旋于樂聲音以道其和樂歌詠以發其性情氣質之偏而或過不自知其悉化而歸於中和也心之所之為志志動必形諸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聲者宮商角徵羽高下清濁之殊也聲依永者既有長短則以五聲叶之也律和聲者既有清濁必以十二律和之假如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為商角徵羽餘律皆然克諧者被之八音無不諧協也奪亂倫次也言從律也和神人者奏之廟廷莫不浹洽也以教冑子不能易矣於歎美辭深契帝言歡欣交暢之極百獸率舞放勳被格之驗也教養功成制禮作樂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殄絕也讒說賊義之言殄行傷絕善類師衆也震驚者言不衷於理使是非不明則民無所措手足也納言官名命令也出命必信則讒說無所開納命必信則殄行無所萌也遠佞人者繼治防微無已之心也九臣者皆有聖人之德襄開天之績乃濟濟揖讓雍穆一堂固克諧烝乂之所蒸抑允恭克讓之所感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欽哉言各敬其職也天功云者統職分職總職裏職外事內事始事成事皆天命流

行之妙不可以人為與之也帝之載天之功也體天之治也又按此分教養禮樂工虞各為一官兵刑合為一官與周禮異者聖王立法隨時損益故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舊法也黜降陟升也幽暗毫無建白明顯歷有顯績也北猶背也服化者安之不即工者從之使分背而去也命官之後循法考課不忽不忘賞罰明信鼓勵羣倫之道備矣積之所以熙頑之所以服也皋三苗之分背以見薄海內外無思不服聖德紹堯被格無涯無為而治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庸即上登庸也陟方巡方也乃死者聖德無我家國天下各極其分無敢自逸也徵庸者堯也禪位者堯也綜紀始末毫無贊辭以見五十載咨命考績措置適宜心堯之心熙帝之載而已非帝堯所性恭讓虛已得人能致此蕩蕩之極效與帝舜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可以想見矣

大禹謨○安國竄禹謨題撰禪禹事據禪舜既為虞書則禪禹應為夏書彼意竄入夏書于題未安豈知竄入虞書據事允為不妥乎●日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虞書成于夏史現在臨御稱古大禹乎且文命二語不敢上躋帝典又不欲下等皐謨醜極◉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舍己從人孟子稱由禹賢聖猶以贊四德安安之神堯則不倫矣●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擒入益語意證薦益以賺後人奈與克艱不拍若將聖神武文抹倒克艱則文勢牴牾下文吉凶緣何接去●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

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
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惟熙下徑接無
怠猶可通去塡違道二語梗塞可厭且違道
干譽萬不致疑于上聖咈民從欲上覆法度
三語雜沓●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襲洪範而嵌左傳藏
巧也正德三項倫次顛倒凡云戒禁董勸也
故爲姘錯貌艱深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陳克艱而讓總攝安國僞撰禹
謨特爲此耳貌帝典而毫無實落可笑●禹
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
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此段因皋謨
賡拜而僞撰也彼云念功功有大于治水乎
其僞讓乎若云不有其功禹且明舉洪水荒
度以敝帝矣念茲四語允可厭●帝曰皋陶
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
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卽
據安國文勢念功下可徑接來禹中間一贊
一讓一申贅極且據所撰皋陶辭竟語語居
功矣●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積天之厤數在
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治水何等偉績乃以勤邦
儉家混同舉之耶且人心道心四代孔孟之
書皆無其說今姑弗辨試問所云人心爲欲
心與則不止于危而已若爲有覺之心則所
云道心已統于其中不必贅言矣依倚恍惚
摹畫排偶此僞撰醜態如惟天無親主善爲
師予克受各數語及說命微蔡二命諸僞撰
不可枚舉至精一之說則後世窮理之謂矣
天下何物授受何事非固聰明聖神與天合
德不能與于斯此何時耶乃始以此相儆耶
且禹以安止幾康陳謨矣尙須此項瑣爲耶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斷之自
我勿聽可乎謀而當理勿庸可乎●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愛句
湊貼惟口句支離●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
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
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有何關
係而衍此耶汝諧又襲汝諧而誤矣●正月
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
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
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苗酋已竄誓
辭僞也●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
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
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以開天聖神征伐小醜無論聖武神威所
到必克意三旬之內覃敷文告開諭苗頑宜
無弗至而竟逆命班師僅七旬耳有苗何以

格也若云感於其班師此萬䵷得之負固者若如帝乃云者豈七旬以前頑未誕敷文德耶三十三載之好生治民不若此七旬耶若三十三載之德果不足以格有苗七旬轉瞬耳能令其格耶或曰聖人神化奏效七旬之舜非三十三載之舜乎妄矣

皋陶謨君行事曰典臣陳言曰謨二帝相禪故同典諸臣一德故同謨首尾皆皋陶言故名中則禹謨後則夔謨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首述皋陶之謨也德者得於天而具于心仁義禮知是也迪德者體道而契性也謨謀謨明者迪德之致弼輔諧和也迪

德之感也愼致其謹也身修道德之著思永性情之符也惇叙者意美思明勵翼者羣哲勉輔也邇近兹此也可遠在兹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所以廣允迪明諧之義也俞然其言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知人知也安民仁也迪德之著皋陶因禹之俞而推廣言之知人故謨明安民則弼諧也帝指堯言哲知之明惠人之愛德之用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孔壬謂其工何憂以下極言知仁功用以極迪德之難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言無難也行有九德徵德於行其人有德以行驗德也乃言乃命之官載始也曰載采采云始各事其事如下節所云也寬寬綽栗莊肅柔巽順立強立愿循謹恭端恪亂肆應敬畏愼擾馴擾毅果決也沈潛剛克也直徑直溫和厚簡畧易廉稜隅剛勇健塞篤實彊果銳義協宜高明柔克也知人之法也而轉語辭正言而反應以明成德之著自然不偏非相濟之謂也有常無渝吉吉士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桀

多寡言也浚治嚴肅也祗恭敬畏嚴之實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有邦諸侯也翕合咸事各事其事也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在官任職也師師相師撫順五辰四時也師師言僚主官撫辰言工主事師師故撫辰也凝成也百官超時而衆功成也申官人之能以重知人也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毋通禁止辭敎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迪德以率諸侯不可導以逸欲也桀有家也兢兢不敢逸業業不縱欲也幾微也禍患之來起於至微也一日二日爲日至少萬幾事至多不可少縱逸欲也曠廢也敎逸欲則庶職曠矣進及在官也工事也天工云者重萬幾也申戒以昜迪德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敘倫敘秩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也衷即典禮天則之準謂之典天禮之節謂之禮無過不及協乎同然謂之衷我者敘秩自天正之用之則君臣之責也同寅言心協恭言事和衷權衡適中也典禮天工安民之具惇庸人代和衷言弼諧也章顯五服五等之服命討知人之用云天者戒教逸欲也懋政戒無曠厲知人以安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畏威古通明者顯其善威者威其惡天聰明云者言民之視聽好惡即天心之所在申天工以重安民也上下天與民有土有民社也達者上體天命下順民情致中極和天人交暢有土之責也敬即兢業達于上下之本也策知人以專安民也皋

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惠謂順於理底致也行言用績言功未有知謂不敢計功也思曰心口商也贊贊襄者贊助成績指安民言發陳謨之意也●益稷○襄哉下直接帝曰文勢何等順適安國因暨益暨稷裂而名篇可笑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

曰俞師汝昌言承上而申安民也汝亦云者帝虛衷廸德未盡安民之意予何言謂義盡皐謨也思日孜孜憶舊勞以勵將來昜廸德以安民也昏墊溺困於水災憶時艱也四載水舟陸車泥輴山樏也隨循刊除也循山伐木通蔽開道審水勢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使食以充飢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畝間曰畎同間曰澮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該之也先決後濬下流洩而水無泛濫治水也播布種五穀艱難也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遷有無交易也所謂化居也居居積之貨也乃粒由播奏作乂由懋遷皆安民之績也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詳正欲君臣廸勵以保治于無窮亦廸德安民之謨皐陶即以昜舜也師法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用休都美在位也慎乃者申廸德之謨也止至善心之所止安者兢兢業業不爲逸欲所搖廸德之本也幾近也微也初動於意康安也成於事也本天奉職無縱逸欲廸德之功也皆言慎也輔弼正直所謂諧也丕大徯待丕應徯志所謂勵翼也申命用休天人符應適可遠之極也責廸德於帝也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以職言上者臣職下言職不可負重弼直之義以昜弼翼於臣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此申臣所以爲鄰之義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弼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翼爲明聽股肱耳目之能也左右輔翼遂民生也宣力布政垂法終民事也象像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于衣也宗彝虎蜼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兩已相背取其辯也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繡繡于裳也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序自上而下裳之序自下而上也五采青赤黃白黑五色者雜施五采于會繡以爲五色也明指尊卑之上下差等言考度辨數禮之大者也六律陽律統六呂也有律而後有聲聲出於律音依于聲言故有敘也忽治之反樂以象功在治忽者審樂以知政也以用五言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聽謂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也功成制定制禮作樂勵翼遹可遠之義備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違戾弼正也無面從勉直後言戒不譖也欽四鄰者申鄰哉臣哉之義益申弼諸之戒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承上文而思格頑讒以全弼直之益也讒說即殄行者時是也在時指弼直言侯射侯射以觀德明其頑讒與否也撻扑即教刑記懲之使不忘也識誌錄其過于冊也三者所以發其愧悔也欲並生者冀其改過遷善全生人之理也申矣撻書識無已之意也工掌樂之官颺宣於樂歌也納而颺之觀其改與否也格感且來言改而遷善也承進庸用也威威以刑也申責欽四鄰以其襄弼翼于無窮也交儆也禹曰俞

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然而不然之辭光天之下安止幾康明其德迪之以及于天下也至于言德昭于無涯也言黎獻況庶頑也惟思其惟況不在時也時舉況侯撻書識也庶庶事言功庸況納颺也讓讓于善誰敢不者有格無否敬應無用威也敷即敷納同猶槩也非獨庶頑而已益申迪德之儆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無若云者承上而申迪德之戒也丹朱之國名頟頟不休息之狀好也罔水行舟作虐也朋淫指好與作言殄絕也殄世者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目前之戒也處崇高之位所以儆之者當如是弼直之義也塗山國名辛壬癸甲四日也娶方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弗子不暇顧有所創也荒大度相治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疆理宇內君之德政故曰弼成言勵翼也五千五服之地方五千里也十二師指諸侯言師有教化之責長則統率之而已此詳內略外之制皆言弼也迪功者措置咸宜聲教四訖也弗即功言頑也念哉應光天

之下進曷廸德也廸朕德指廸功意趨苗頑言明刑者刑以懲頑分北之由也方施云者言苗頑不足慮而德當允廸也答申戒之意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記夔讓舉廸德之驗以終皐謨之意禹所謂予何言故末以帝皐賡歌終焉戛考鳴球玉磬名搏至拊循重爲搏輕爲拊也以詠以鳴球琴瑟合詠歌之聲取輕清相比也格至也虞賓丹朱在位德讓人無不和矣下堂下之樂管如篪竹管也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柷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以籈櫟之籈以竹爲之始作擊柷以合之將終櫟敔以止之節樂之器也笙匏爲之列管匏中又施簧管端也鏞大鐘也與歌

聲相應者曰頌鐘頌謂之鏞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其遺制也蹌蹌行動貌舉鳥獸言不獨感神人也簫箾也舞者所執箾部舜樂之總名九成樂之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鳳雄凰雌靈鳥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夔之言此明夫作樂象功幽而感神明而感人微而感物原其所以如此者皆由帝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刑可以措而不用頑可以格而不威自茲以往惟允終廸德以倡臣鄰之弼翼則治道無餘蘊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曰擊輕曰拊石磬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玉振之也終條理也舉磬以終樂也獸舞申獸鳳尹諧申德讓又以明弼諧颺翼之大驗也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勑戒勑幾時之幾也惟時者天命流行因時無忒也惟幾者因時立事審幾無侮也謂勑也言雖功成制定禮備樂和而兢業之心項刻不可忘幾微不可忽也述作歌之意也喜樂於趨事起治功興起也颺弼翼也率總率憲法度也戒紛更也屢數也戒中怠也重言欽哉戒褻天也述所以賡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明審于憲也明良事康所以勸也叢脞任法煩碎也墮傾圮也所以戒也懼廸德不終也舜臯勑戒因夔申廸德之效而鼓舞以終之君作歌而責弼翼於臣臣賡歌

而曷廸德于君德惟其終而不可渝治成其美而不少憾濟濟一堂不可思議唐虞之治所以獨稱隆于三代以上也與

尙書辨僞卷之二終

尚書辨僞卷之二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書凡二篇禹貢紀受禪之本甘誓誌傳子之公也

禹貢 上取下謂之賦下供上謂之貢治水乃舜受終後事而貢則禹有天下一代田賦之總名本創業之功定一王之制故以名篇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舜攝位肇十二州矣此復天下土地而分爲九州也隨山因山之勢相其便易也刊木斬木通道以治之也奠定也奠高山大川別州境也若下兗之濟河青之海岱等是也奠高山紀綱水勢奠大川先後水工也三者治水之要故首述之

冀州 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西豫北雍東周禮職方所稱河內是也不言疆界者八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無外也

既載壺口 經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制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宋隰州吉鄉縣今平陽府吉州是也○蔡氏曰禹受命治水帝都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殺河勢也然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兗最下故特先次及青徐等州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卽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後濬畎澮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治紀用功也梁岐據孔傳二山在雍州今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之岐山是也據蔡氏皆冀州山梁呂梁山在今汾州府永寧縣東北岐狐岐山在今汾州府孝義縣西曾氏云蔡指二山去河甚遠非河水所經孔傳梁岐與壺口相望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載且治冀水故並言于冀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旣據成功言治術曰修因鯀功也廣平曰原今山西太原縣太岳在今平陽府霍州東山南曰陽卽今岳陽

縣地堯之所都也蓋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河此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懷縣今懷慶府也曾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洪水懷山襄陵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衡古橫字衡漳水名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名濁漳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云衡者河北流而漳東注故也鄴今彰德府涉縣阜城今屬河間府蔡氏曰漢桑欽云二漳異源而流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獨達海請以爲瀆不言入河者禹道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時河徙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後河從日東而取漳日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非復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如此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辨土之宜有二曰色曰性白言色壤言性也周禮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蓋草人冀田之法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故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之等較九州歲入多寡田之等較九州田之高下肥瘠也錯雜賦第一等雜出第二等田第五等也賦先田者畿內併園圃漆林之征不盡出于田也他州先田皆田賦也賦高於畿地廣人稠也不言貢封內故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出今眞定府曲陽縣西北恒山東入滹水今自眞定府阜平縣關北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入唐水卽滹水也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東南入滹沱河過霸則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今邢趙深三州是也作耕治河壅既達水患悉平大陸可耕治也恒衛地遠大陸近河故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

服海曲曰島皮服以爲貢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在今永平府撫寧縣與昌黎接壤海口凸出石山頂有大石如柱去岸五百餘里是也夾右者北方貢賦之來自海入河南鄉西轉碣石在其右轉之間也蓋帝都三面距河惟北境若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濟河惟兗州**濟河二瀆見導水惟云者據州所距言兗州東南濟西北河今山東東昌府及兗州府曹陽壽鄆四州縣濟青二府西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河二府東南境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也**九河既道**九河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既順其道也○今按河南徙後九河湮廢難考然河自大陸而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今德陵以上河間武定數百里之地漢許商云鬲津最南徒駭最北今其故道隱然可信也**雷夏既澤**雷夏澤名舜所漁也在今東昌府濮州東南澤水所鍾既澤者洪水泛濫澤沒于水至是水盡去茲復爲澤也**灉沮會同**灉沮二水名俱出今濮州西北平地九域志濮州有沮溝是也宋時河決曹濮水源適當其衝入而滓淤二水遂涸會言合同同入于濟也九河道而河治雷夏澤灉沮同而濟治矣爾雅云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濋沮有濋音二水河濟之別也附載於此**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言可蠶桑也蠶性惡涇兗地卑下祀既蠶言水患盡除故九州皆利其用而獨于兗言之也地高曰丘降丘宅土言下丘陵居平地也蒙上文言誌所以喜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脉墳起也繇茂條長也兗居河濟下流洪水淹沒至是水土平草木得遂其生故特誌之徐揚二州亦然**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

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言以薄爲正兗賦最薄地狹人稀也同等其賦也必十三載者水患未盡除故也水治後備記桑蠶草木居宅耕作甚河患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諸侯獻其土之所有于天子也貢漆者地宜漆宜桑故貢絲也篚竹器織文織絲成文錦綺之屬盛以篚也厥篚別于上文也**浮于濟漯達于河**漯水名出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至青州府樂安縣入海禹導河至大伾下分一支由東昌府朝城縣注入合焉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冀三面河達河則達帝都此兗州貢賦道也**海岱惟青州**岱泰山在今泰安府泰安縣西北青之域西南距岱東北至海青州于中則爲正東名從色也**嵎夷既略**嵎夷今登州府寧海州略經略爲之封畛也東盡嵎夷舉遠以見近青州之土平矣**濰淄其道**濰淄二水名濰水出今青州府莒州箕屋山即濰山東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岳陽山東谷東至青州府壽光縣清水泊入海其道循其道也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二水治則功畢矣**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廣漢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舉海濱著地產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海物非一故曰錯岱畎泰山之谷枲麻也怪石備器用之飾五者岱畎所產也萊夷萊山之夷牧畜牧檿山桑檿絲山繭中琴瑟之用萊夷所貢紀岱畎誌地產之良紀萊夷誌來王也**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今泰安府萊蕪縣西南至兗州府汶上縣安民亭入濟不言達河因于兗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水名見導水徐域東至海北

至岱南至淮西不言濟者青徐共也必言三邊別于青與揚也**淮沂其乂**淮源出于豫州乂必于徐者淮至揚始大泛濫尤甚于徐也沂水名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青州府沂水縣雕崖山也其以施功言**蒙羽其藝**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青州府蒙陰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淮安府海州藝種藝也淮大沂小蒙高羽下序先後也**大野既豬**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屬兗州府卽南旺湖也豬蓄水處既豬泛濫已去復豬而爲澤也**東原厎平**東原漢東平國今泰安府東平州也在濟水東故曰東其地下淫厎平水患去而地悉平志濟也先乂後藝先豬後平事之相因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膩也漸進長包叢生也志淮害去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五色不特赤也貢之備建社封諸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夏翟雉也羽具五色中旌旄者也嶧山名地志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今淮安府邳州也陽山南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名出今兗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源有四泉並導因名西南過濟寧州又東南過邳州入淮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云磬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別名珠爲服飾魚供祭祀也羽嶧泗淮各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也玄赤黑色爲齊祭之服者黑經白緯曰纖青白曰縞皆爲去凶卽吉之服者大約皆供禮樂之用者**浮于淮泗達于河**按水經濟水陶丘下分爲二一東北流入大野泗水至大野合濟達者由淮入泗至大野入濟漯以達河**淮海惟揚州**揚州

域北至淮東南至海**彭蠡既豬**彭蠡巢湖在今廬江縣北大而低淺每歲夏江水暴溢入湖至秋水落湖洩隨江而東導漢所謂東匯導江所謂北匯是也**陽鳥攸居**陽日也陽鳥謂鴈與日進退故曰陽鳥攸居得所止由澤水既豬也**三江既入**婁江東江松江震澤下流也**震澤厎定**震澤太湖在今蘇州府吳縣西南震者水常震蕩也定對震言由三江入海也江漢揚州巨浸義著朝宗故也**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箭竹簜大竹敷布少長曰夭喬高也彭蠡豬震澤定州之水患除矣紀此誌水土平也塗泥水泉淫也**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九等賦七等雜出第六等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可供禮器篠簜中矢笴樂管符節之用象齒犀革可爲車甲鳥獸羽毛可爲旌旄木楩梓豫章之屬備棟宇器械之用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葛越木綿之屬織貝織綿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卉服之精者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錫命錫貢非歲貢之常祭祀燕享則詔之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沂淮泗不言達河因于徐也時江淮未通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排其泛溢者非正流也**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衡皆見導山**江漢朝宗于海**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諸侯見天子之名導荊江漢在二水將合之上既合以後安流而下無壅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勢已奔趨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孔殷**九江卽今洞庭湖在今岳州府巴陵縣西

北沅漸无辰漵酉澧資湘皆合于此故名九江江水經過九江東北注之孔甚殷正無旁溢由江漢治也**沱潛既道**爾雅云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此荊州江漢別流也沱有二一南郡枝江縣今屬荊州府有沱水上出江下入江一古華容今荊州府監利石首二縣有夏水出江入沔亦名沱潛水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南流入漢既道江漢治也**雲土夢作乂**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南爲夢北爲雲今監利枝江江夏安陸京山蘄州皆其地也土土見作乂耕治由沱潛道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土同揚州田只加一等賦三等者地濶而人勤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杶栝柏三木名杶似樗幹可爲弓榦也栝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礪言麤砥言細也砮石中矢鏃之用丹丹砂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趙襄子所謂箘簵肅慎氏貢楛矢是也三邦未詳厥名言尤美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用以縮酒者包而又匭所以示敬也三入爲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璣組穿璣爲組也大龜尺有二寸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納錫云者下與上之辭重其用也荊與揚山川相似故所貢差同金玉竹木石帛畧無同異惟揚之橘柚荊之菁茅大龜地產不同然非異物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于云者由江沱入潛漢也逾越逾于洛者漢洛不通必舍舟而過也洛北入河至河則達帝都矣**荊河惟豫州**豫州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出今河南陝州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

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今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受三水入河云爾者大小相敵亦治水先後之序自下而及上也**滎波既豬**滎波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古城村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伏生今本波作播郎滎澤也既豬者平時洛並諸水附河而下濟水西入其勢難堪滎承其害今四水安流入河滎波因可豬矣豫水莫大于洛濟上言導洛此及下言導濟也**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其地有菏山故名蓋濟水所經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雎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北孟諸澤是也被及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之地遠不常入故曰被殺濟勢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疏也高下不

同故別言之不言色雜色**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豫地平曠與兗畧似所貢亦差同也紵亦麻顏師古謂纖紵以爲布及練是也纖纊細綿絺紵之精者治玉石曰錯磬錯治磬之錯非所常用待錫命而後貢惜物力也**浮于洛達于河**州鄰帝都東境徑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華陽黑水惟梁州**華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東據華山之南西據黑水梁州境也**岷嶓既藝**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今成都府之茂州乃江水所出嶓冢山地志在隴西郡氏道縣今鞏昌府泰州西漢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東漢水所出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源既滌水去不滯故可種藝也**沱潛既道**江漢別流之在

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今成都府郫縣也又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今成都府灌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今順慶府渠縣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安陽今漢中府洋縣也○蔡氏曰梁州江漢之源岷之藝導江嶓之藝導漢道沱則江悉道潛則漢悉也江漢之源流悉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鄭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則此二山禹用功爲多也祭山曰旅旅平治功畢而旅告也 **和夷底績** 和水名在今雅州榮經縣北遠從羅宕古蠻州即和川水和夷和上所居之夷底績致有成功猶丕敘蒙上旅平來江漢水治雖遠險徼荒無不奏功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

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梁多產鐵利特多故先銀也磬石磬也織皮者四獸之毛織之可爲罽其皮可爲裘也三金玉石器用之需四獸之皮服用之需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甘肅鞏昌府洮州廳西蕃界桓水名出今甘肅岷州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即潛也沔一名沮水出今漢中府畧陽縣東至沔縣西南入漢水逾沔者由潛達沔水道至遠故於此而逾亦入渭甚便也由沔入渭泝褒沿斜褒斜之間舍舟而陸不言省文也絕流而渡曰亂特詳所自所經由貢道艱難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出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黃河雍域西據黑水東距河云西河主冀都言也 **弱水既西** 弱水地志在張掖郡刪丹縣今山丹縣城東有山丹河古弱水也既西先時壅溢東行今循故道也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涇陽西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筓頭山陽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京兆舩司空縣入河今西安府華陰縣也汭水地志扶風汧縣弦蒲藪汭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至縣東合東至涇州西入涇屬連屬涇先會汭而後入于渭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出今西安府同官縣西南至耀州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延州府中部縣西至耀會漆南流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從從于渭也 **灃水攸同** 灃水地志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鄠縣今屬西安府同者同渭

入河相若故也雍水河爲大渭次之先弱水治河患屬從同治渭也後灃水先下後上治水之序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西安府富平縣岐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也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終南地志在扶風武功縣今西安府長安縣南綿亘八百里是也惇物地志在扶風武功縣今鳳翔府鄜縣東太乙之北峯是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北今臨洮府渭源縣西不言所治蒙既旅之文五山六水所經水治而山可旅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在今西安府邠州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即猪野今涼州府鎮番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山後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在今甘肅安西府燉煌縣東南既宅由弱水西去也三苗舜竄之於此地不叙言向

化由既宅也遠地盡平頑民悉化也厥土惟黃壤黃中色土最貴者故田等特高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一等賦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以爲圭璋之用琅玕石似珠者備冠冕佩觿之飾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甘肅河州北百餘里是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距大河與壺口隔水相望西河冀之西河雍貢道二東北境自積石至西河西南則道渭汭會言二道合也不言逹河蒙梁州之文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崑崙西戎國近崑崙故名析支渠搜亦然崑崙即河所經在臨羌析支今西番在河州西渠搜在大宛北界西域之地冠以織皮總以西戎者三國皆西落貢織皮也所謂即

叙也雍州水土既平餘功所及故附錄焉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岍岐荊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在今鳳翔府隴州南汧水所出也荊岐見雍州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山西澤州陽城縣也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山狀如屋太行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慶府河內縣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真定府曲陽縣也逾者禹之治水隨山表識而謹書之以爲施功之次第也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此又條

列而詳記之山之經緯皆可見矣今據二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之條而江淮河漢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西傾以下雍州山熊耳以下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鞏昌府伏羌縣也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北華陰縣南今西安府屬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今河南陝州盧氏縣接陝西商州界外方地志潁川郡嵩高縣嵩高山即今中岳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南陽府桐柏縣也陪尾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導八山志渭洛淮水之所以治也不言導蒙上文也此北條河南淮北之山也導嶓冡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嶓冡見梁州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也內方地志

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安陸府鍾祥縣西也大別今漢陽府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四山漢水源流導之治漢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岷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衡州府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即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過猶逾也三山江水源流導之者治江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今甘州亦名羌谷流沙在今甘州嘉峪闕外其沙隨風流行故名水之疏導附載逐州此復泒別而詳記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必先隨山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有三一出張掖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廢沙川此雍州黑水也一出犍

爲郡南廣縣汾關山今四川叙州府南溪縣北至僰道卽今叙州府入江此梁州黑水也一卽今雲南瀾滄江源發西番南流入雲南界分二支一爲葉榆河至順寧府北合流入南海此導川黑水也三危應在西番雲南界非雍州三危至與入順導遠水不使爲中國害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今懷慶府孟縣也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入河在東南河自西而東過之故云山再成日伾大伾亦名黎山在今衛輝府東南洚水地志在信都縣今直隷冀州也古洚瀆自今廣平府北入南宮貫穿冀州入河逆河意以海水逆潮得名九河既淤碣石淪海逆河不可考矣上播爲九下同爲逆水勢自然之順導也○按地圖河出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星宿海匯爲二海于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經鳥藍莽乃山下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繞崑崙山流四百餘里歷歸德堡經積石山至甘肅臨洮河州過蘭州經寧夏出塞外又東南至延安府入塞南流至潼關古河道則自潼關至洛汭北去今則過洛汭後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矣今據河經三千里至積石又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又詳其東向所經曰孟津洛汭大伾自東而北曰北過北向所經曰大陸九河又記其入海曰逆河皆可考誌但自南徙後大伾而下淤爲平地難於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出今漢中府寧羌縣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東至白河縣入湖廣經鄖縣至均州北爲滄浪水經襄陽縣至漢陽縣合岷江澨水涯三澨皆襄陽縣地匯迴也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附蔡氏彭蠡辨古今皆指鄱陽爲彭蠡然鄱陽在江之南去漢入江處已七百餘里所豬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贑安康建臨袁筠隆興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陡狹泉流之積日過日高既無所仰于江漢之匯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且漢水入江之後已混同七百餘里不應又復獨別江水橫截而南入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今湖水橫渡之處北則江漢之濁流南則鄱陽之清漲則鄱陽水出湖口明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矣既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彭蠡既在江南於經應日南匯不應日東匯于導江則宜曰南會不應日北會匯既在南于經宜日北江不應日東爲北江參梭地望其非鄱陽明甚今廬江北有巢湖者源淺地平每歲夏間大江泛溢入湖至秋水落湖水隨江而東于經爲合疑卽是也或云巢湖小于鄱陽不應錄小而遺大非也禹任治水不須治者雖大必畧急須治者雖小必詳巢湖低濶江漢漲淹遂成巨浸陂洩無方安知上下數百里皆被其害非若鄱陽勢高口窄非江漢所能淩入者比彭蠡之爲巢湖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沱汇

之別流于梁者澧州因水得名州屬湖南水出今澧州永定縣至岳州府安鄉縣入湖東陵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滙中江辨見上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東爲濟者水既見而伏東出濟源縣西北有東西二池合流是也入河濟至溫縣東南入河也溢滿也濟水入河伏流而溢出也滎卽滎波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出者再伏而又東出也菏卽菏澤至者縣自有菏澤濟流至其地也會于汶濟東北至兖州府汶上縣安民亭合汶水卽今大清河也至青州府樂安縣入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胎簪山卽桐柏西小山自者桐柏以上不足導也淮經今光州汝

水入之沂入泗泗入淮言會者二水敵故也入海在今安東縣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鳥鼠同穴之枝山也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洛水出冢嶺山卽熊耳也凡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謂之會水莫大于河故不言會渭出鳥鼠西南谷山言自不及其源也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涯近水爲隩宅居陂障也會同會而同歸也既宅若嵎夷既略刊旅若蔡蒙旅平滌源若導漾陂若既豬所謂攸同也會同若北東入海南入海也總結上文言水土悉平治也六府孔修庶土

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六府水土養教刑工虞也孔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出庶土色性交正以九州相參而辨其等也底愼因庶土所出而致謹其財入也咸皆則品節之三壤上中下三等成則而成成賦定九等之貢賦由交正底愼也結九州壤田貢賦所謂孔修也言敷土也錫土姓承上而廣敷土之成事也錫胙之土而命之氏也九州既奠大封諸侯平天下之規模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違也德好生之性行之本也立制準度皆德之推推先諸侯也不距者先故也四訖之由舉推及言之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五節言錫土姓以先德也甸田服事甸服者畿內之地皆田賦之事也五百里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

全本曰總銍刈禾半藁也藁去皮曰秸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又皆使服輸役之事四百里而外遠不使服也粟穀也百里至五百里以次而異蓋量地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侯國之服五百里甸服外如甸服之制也下同采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諸侯侯伯爵次國大國也由小而大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侯服之外漸遠王畿取撫綏之義也綏服介內外之間故揆與奮異用文以治內武以禦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要約之義綏服之外不可盡以中國之治治也羈縻而已夷夷而視之約東之已耳蔡放罪稍輕者放之于此也五百

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遠去王畿益遠以不治治之視要
服尤畧也蠻強難馴也不可馴化故以荒遠畧
之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遠近異地罪有
輕重故也○今按禹之數土也隨風氣以擘彊
域乘天也理縱橫以導山川因地也準京畿以
奠服屬宜人也而五服之制則皆本因心之則
以制因地之宜措罰之繁簡中外之詳畧養與
教之殊施文武政刑之異用莫非天命流行生
物自然之妙無毫髮私意與其間所以自內而
外自畿甸而要荒無遠弗屆所謂德先也聲敎
之所以四訖也而或徒以駭工斧之神抑末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漬被覆暨及皆紀實也若冀北無際揚荊南無際
也聲風聲敎敎化上言制作此言聲敎法制所
及卽教化所施德之推也核成功也四海極要

荒言之總結以收敷土也錫圭以爲贄也告成
功畢使命于舜功巍巍而不有也此受禪之本
也

甘誓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周禮五戒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聲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
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
也有扈氏夏同姓之國誓
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大戰者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著有扈怙強不臣之罪
敢與天子抗衡也六卿自冢宰至司空外與六
鄉之教者有事則各率其鄉之衆以屬于大司
馬所謂軍將皆卿是也召之出誓也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嗟而告之戚其事也六事者六卿所屬有事于六軍者皆與也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
罰威暴殄戕其質侮輕忽乖其性三正子丑寅之建怠不奉棄不用也五行天命之行于氣
化三正天命之尊于人事者威侮棄天怠棄無
王皆自絕于天也人君代天理物天討之所必
加皆王法之所不宥此可以祗敬承之家學矣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
命左車左右車右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左以主射一右以主擊刺一居中御
馬以備馳驅左右中御失職皆足致敗故各責
其事也恭者天子恭天臣下當恭命也上聲其
罪此嚴其衆也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
汝戮殺也古者天子出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罰之不敢專恭天也不

用命卽不恭天罰也孥戮者戮其身且孥其妻子戰危事故重其法且肅其部伍使足以赴功
也承上而嚴其戒也奉天之討節制之師仁聖之心也

五子之歌○安國偽書篇目●太康尸位以
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
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五子影響●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
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三失
何指荒唐●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〇據云太康尸
位惡德既稔仇予之怨不可終日五子何人
平時不聞明諍顯諫之言臨行不聞攀輿號
泣之痛俛從後洛已罹逆距之凶乃始發怨
懟之意致忿恨之辭此足擬于忠君念祖之
儔耶或曰五子前時當有忠諫或未之錄
也夫遺其忠蓋之辭著其怨訕之語失本末
輕重之數尢宜孔聖之所刪也僞也
徇征〇或云羲和心夏羿特假命征之前
詳辨其非矣仲康命討則必無之事也時人
距太康于河南太康崩仲康嗣立羿固稱尊
于舊都也羲和仍供職舊都與仲康敢託辭
以興師曷正名以討羿耶不敢討羿而征
羲和吾知兵未入境必爲羿敗羿無遺矣據
云廢職尸官似言供職河南也封邑祿人耳
非如諸侯立國撫有三軍足以抗王命也失

厥職與付之士師已耳遣將勞師無謂也其
僞明矣●惟仲康肇位四海徇侯命掌六師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徇后承王命徂征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
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
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
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
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〇尸厥官耳何勞徂
征●且推算小誤輒援政典討殺先王無此酷
法●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
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
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〇廢職尸官誰魁誰誨
脅支離●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〇殺
無赦罔治威克語相矛盾

尚書辨僞卷之二終

商書 契始封商今陝西商州也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五篇

湯誓 湯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安已而不知率割故諭以弔伐之意蓋誓於亳都也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史臣追述之稱格至台我稱舉也亂者以臣伐君之謂多罪者天以好生爲心遏力割邑是得罪于天也天命殛者虐民者天討必加伐夏奉天討釋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割斷也不恤我衆云者謂人得而誅君何獨亟亟也難天命也畏上帝云者言救民伐暴別無其人而東西南北雲霓徯望實有迫之不得不然者少緩須臾則得罪于天矣申命殛以明舍穡之故以釋非台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遏絕割害時是也其如台者商民育于春仁不知夏民之若虐痛也難予畏也率遏者爲重困以窮民力所謂率割也率怠者後其君弗協者疾視其君也指日而誓由桀以日自況也皆亡狀弗協也若兹云者言夏民之慘折如台以申衆聽也必往者以弔民決伐罪也以臣伐君人偷大變不得不暴白于天下也蓋湯之心皐夔賡拜之心湯之政舜禹受禪之政而不免此者遏爲之也聖人之難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致天之罰者奉天伐暴不知其他承上文言也辭嚴甘誓者非懼敗也救民心切臣主之分異也

仲虺之誥〇誥者喻衆之謂對君矢言可云誥乎孔疏謂必對衆而言附會●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〇奉天伐暴其心其事建諸天地而不悖夫何慙耶季札所云言樂也猶入予恐云云更非朗誦湯誓絕無口實之嫌又誰敢藉爲口實耶●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知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〇治亂專以聰明耶猶大易中庸而不知其道也下又湊添勇字勇先知耶獵塡倒置●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〇穢而混●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〇塡塞簡賢二語接上不落肇我七句尤非迫于禍幾及身而伐君是叛也口實甚矣●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〇雜沓湊塡●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〇特欲拉塡以飾其僞乃字接入宰強殊甚●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〇賢訓才倒了弱應扶昧應啓而兼且攻耶治亂持危而取且侮耶且世有侮物之聖人乎推亡固存損人利已也而可

乎顧徒以此圖邦昌也全然私欲作用是盖
慙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
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得師好問適
從何處飛來蓋由學無本原又要揑向聖主
前說話多方塡湊以防滲漏而醜態盡矣●
鳴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懋不必釋後世口實何無一
語聲明以戒後人耶不過如常湊結而已
湯誥○安國挨此特欲攙入論語一段令後
人不敢議耳禹謨仲虺說命君陳君牙亦然
此篇無論文理雜拉四方率服矣爲鋪張耶
爲蛇足耶無謂●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
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聖人告人人人易曉如湯誓奉天伐暴
是也無端向萬方黎庶談天說理豈所能喻

以下至末無一語發明何也●夏王滅德作
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祗天道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緣湯誓曷
喪而衍此極似後世巫詛而差文耳●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乏牡敢昭告
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衆請命○聿求三句接上不下豈
五就桀時湯己萌是心耶●上天字佑下民
罪人黜伏天命不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賁若句申上耶起下耶小巧●俾予一人輔
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慄
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惛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
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上下八語複極中梗簡在句欲遊複耳論
語不敝指桀言故曰簡在自赦何謂也論語

無以句起下而重君責也此贊末句非卽弗
自赦耶湊尤可厥●鳴呼尙克時忱乃亦有
終○到底緻降衷綏猷不上開場何爲
伊訓○此及太甲泰誓武成古有其篇因不
足存孔聖刪之安國託題僞撰以希混入耳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
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
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忘之耶●曰鳴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亳○天與民一也不徵諸民而言天則後
世矯誣之說耳造攻二語徒欲塡以飾僞而
複贊甚矣天誅二字關入不似只得刪去●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
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此段結上下面豈非贊

文卽據僞作亦應刪去此段●嗚呼先王肇
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
邦茲惟雜哉○檢身句只圖對偶不顧倒沓
今文何等倫次質實●數求哲人俾輔于爾
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
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
刑墨具訓于蒙士○揑十愆緣顛覆基不惠
也●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總是因果空話視論孟易坤文
言句句實際何如此篇因顚覆而僞撰以爲
放桐張本且闕入孟子語以賺後人之必信
亦詭矣其如文理塡塞氣體卑弱何也

太甲上○三篇說見伊訓●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僅以顧命祗肅神鬼能邀天監耶徒欲闡入耳●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習與性成非聖賢體仁之言指天命言性則善也兼氣質言則相近也訓與性成性無乃惡耶僞矣●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非民句只圖屬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闢入天作數語梗塞●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子惠以下拍不到修身上又欲拉塡後后二語先拖並其有邦一句關捏●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衍至此亦可已矣●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數○上已敷衍不堪又衍爛套數語醜極

太甲下●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

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敬仁誠功效何指故作深語若所撰禹謨湯誥咸有一德說命泰誓及此皆欲飾僞而一駁便倒破綻纘然●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牽遜正反聯進累對僞作腐孤愼厥與三字允佻●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中庸卑邇指子臣弟友此何指以下逐句牽湊雜沓殊無倫次●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牽對今文無此一字●愼終于始○與上終始愼病復亦自予盾●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收不到敬仁誠上●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辯言亂政捏添寵利居功意圖拖下殊屬支離

咸有一德○尙書斷自唐虞孔聖手刪安國僞書亦託孔刪而撰有緣孔門引用篇目而撰者伊訓以下是也有緣引用書辭託造篇目而闢入者禹謨以下是也彼亦知伏書無敢議者自堯典康誥外二十六篇不經聖門引用而彼所撰或篇目或書辭皆有引誑此反足以開指摘之端于是捕風捉影自五子之歌以下及此篇至罔命摹擬時事撰凡九篇以防攻伐而無理扭捏有目者固共見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常厥德專一之謂咸有一德却是純粹至善現成話非常厥德之謂下終始惟一又常厥德之說剽襲甚矣尹躬曁湯四字正安國敗露對嗣孫不

稱先王耶烈祖之號臣子宜壓稱耶●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〇似言至善●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〻緣上牽一二三字滚對拼衍醜態未又拉天偶人更醜●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〇與咸有一德齟齵●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〇忽插此段何來何去●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〇從主善究說協一明是至善之謂與上常厥德終始惟一不合予盾特甚●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〇王言句何處飛亦一哉王心又不是協一話●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〇后非民二語淺陋只顧偶對見醜自廣何應狹人何解不得附會

盤庚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率臣民遷于殷此其誥命也分四段首段喻以遷都之利二段未遷時嚴戒之三段將遷時申敕之四段既遷後慰安之皆所以完首段遷都之利之意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此通記遷殷事下節至四方發端以挈下三段也殷在河南偃師縣適往籲呼矢陳也衆慼共罹水患之人出而矢言喻以遷殷之利如下所云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曰盤庚言劉殺也我王云云原來時以況今日使聽者惋然也不能胥匡述欲遷之故卜稽云

云示必遷之意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恪謹天命言不敢妄動以起不常寧也五邦五遷亳囂相耿殷也不承古謂不遷斷命言遺水患無孑遺也從先王之烈指五邦言承爰宅而進述前事以開諭今事使知遷之不可已也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顛仆也木再萌芽曰由由蘖譬殷也永命承斷命言紹業底綏申喻從烈也以上告以遷殷之利也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此記未遷

時事下節至勿可悔承斷命而嚴戒之數教箴規也在位巨室由乃者大族小民之表諭在位而後可以諭民也舊服先王遷都之事正法度以舊規布新令也此記發誥之體伏小人攸箴民有欲遷者爲在位者所抑不能上達也無或敢以舊法正也此發誥之意也衆臣民咸在悉至者一衆志使聽誥命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大意若此也猷謀黜降心私心也傲違上之命從康溺已所安也蓋傲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無毋通申猷黜也告衆實告羣臣斆民由在位故也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亦惟對當時示在位也不匿厥指黜

心從上罔有逸言不傲從康也側今汝也聒聒起信嘵嘵多言心不黜險陂傲之由膚淺從康之由訟猶謂也相形以起下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此以下反復曉諭以申斷命之戒也荒廢作成也德指紹復底綏言含德言不宣布德意傲從康也不惕心不黜觀火知其心作乃逸聽其傲從康不以舊服正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若云者言當正以舊服也網在綱言無傲服田力穡無從康也不紊有秋所以勸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實德謂從遷而永建乃家也蓋世家大族造言搖惑小民非實德也積德云者破挾意險膚也申猷黜乃心以明觀

火也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毒害昏強也戎毒謂重遷而大害遠近也況以惰農申從康之戒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和洽吉好也姦宄自災申自生毒先惡奉恫原不和吉也憸小頏念也逸口過言逸口可

畏況制乃命言不可紊也恐謂恐動之以禍患不和也沈謂沈陷之于罪惡不吉也嚮邇撲滅謂正以舊服殄滅不難也爾衆云者反申拙謀作逸也反復辯論申戒傲上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人引任言重上句責在位起下文也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胥相胥及者引舊服以諭傲康也非罰非所當罰世非一世勞勞于王家也世選諭無康不掩諭無傲申求舊也大享從與勸之也亦不敢者進上文以主戒在位正舊服也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

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以遷邦言示不可康若射有志示不可傲也老成孤幼云者衆欲從遷戒其無或佚也謀長戒傲出力戒康聽予作猷戒黜乃心無康傲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逆命用德猶言順命伐猶誅正法度也佚失邦之臧遷而績命不臧斷命也申上文戒無傲從康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轉相告諭言無佚也恭事無康齊位無傲度口黜乃心也罰及云者重戒無然以傲斷命也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此記方遷事下節至建乃家承首段從烈而申勅也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咸造皆至也勿褻者肅民聽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失承上言荒由傲失由康一串而情節異涉河時勉從烈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言勝也罔不者申前五遷保后無荒命胥戚同憂無失命浮天時言不罹災也原舊服以發端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不懷不敢安居作興作去害曰利申前后以起汝念也俾使康共同安罰謫遷也言不可荒之故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若若是籲懷招呼懷來也新邑殷也汝故蕩析離居從志者喜康者民志喻遷從民志也言不可失之故也蘇氏曰古所謂從衆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一時爲浮言搖動耳究其安危利害之實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予將云云承康共言也朕心所困指降虐言宣布也不憂故不宣荒命之由也鞠窮臭敗壞也不屬心不上屬沈沈

溺鞠苦臭沈荒命之實承俾隶共而反言荒命之非也承）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謀長長久之謀承厥志言災指降虐言勸憂猶言利其災甚從康也罔後謂斷命何生申罔後承從厥志而反言失命之非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一一心聽上也起穢言荒自臭言失人浮言之人荒謂身倚由荒失謂心迂由失申無荒失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續乃命言遷都以生民也威虐畜養也豈汝威謂非比罰也申命不可荒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爾先即上爾祖也羞亦養懷念也承從厥志以申命不可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政救時法制指遷都舊服言失不舉陳久也失政陳茲則荒失自我矣高后云云重從烈也曷虐朕民自責以起下文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生生者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不謀同心浮言阻遷不生生也謂荒命也幼孫盤庚自稱有比謂猷同心爽失也罰汝者申荒命之罪以責從烈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勞乃祖父申勞爾先共作畜民申羞爾也）

戕害也棄命則害大矣戕在乃心承懷爾而反言也綏安也稱乃祖父責從先烈斷棄不救申罪失命也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擾而撓也具多取而兼有之稱具乃貝玉言聚斯阻遷不以民生爲念也話民弗率乃對民而惕同位正以悚民庶也崇降弗祥甚上文深戒荒失也王氏曰先王設政因俗之善而利導之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商俗爲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降罰降殃拳拳相告有以夫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不易即難恤憂也無絕遠勸無無荒猷言事君所圖念言心君所念分以相從協心以從事勸無失也中至當之謂設中乃心揆度時勢遷都理不可易不爲浮議之所動搖也終以勸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乃有周防之辭吉善迪道也顛覆隕越不恭上命不吉也內姦外宄劫掠行道不迪也不恭罪輕故止于劓姦宄罪大故殄滅也育生長易移也無俾者道途艱險猶恐匪人乘隙生變嚴明號令所以戢其心也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往指新邑方遷移時人懷舊土之思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其荒失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將且然之辭永建乃家諭以子孫無窮之業鼓舞從烈以終荒失之戒也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此記既遷時事下節至末承首段永命底綏而申勗

之奠定居指君臣上下所宅言正位正朝廟市廛之位奠厥居也綏安慰如下文所云也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統告臣民也戲傲荒之終怠康失之究未遷懼其傲康方遷患其荒失既遷慮其戲怠隨地致誡也懋勉建立大命生生也遷都伊始命從此立無戲怠懋建之本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歷盡也今予者前此浮議搖惑雖有至言直充耳也此時境遷局定然後可顯白以前時之動衆而旋啓以將來之懋建也百姓畿內民庶及百官族姓罔罪爾衆原前日阻遷及前二段誥詞諒其無識發開諭之端也爾無者挈其隱以悚動之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先王湯也多大適于山往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湯復居亳也降下凶德水患也亳地依山勢高無河圮之患故云嘉績美功也原古先以發罔罪之由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蕩析離居耿爲河圮沈溺墊隘故也極止也述所以遷都之由也爾謂云者詰前此怨讒以起下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高祖成湯德生民之德亂治越及也篤敬不敢戲怠之臣恭敬永地猶永命也申罔罪以消怒讒之隱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肆故也承上文言沖童弔至由用靈龜卜也非廢者言非違衆而獨用卜也原未遷時以足復德永地之意各非敢者指當時已從遷成事言宏大

賁飾也指奠居言宏茲賁謂百端草創大宜脩飾勉將來也釋共怒協讒抑所以發其悔而作其典也委曲開諭明吾往昔之勤勞鼓彼當前之戲怠忠厚悱惻之意藹然溢于言表矣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痛謂聞者應心傷也尚皆者戒其無戲怠也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助也輔翼奠居君人之責新邑之急務也念無戲之謂敬無怠之謂予其慰之念敬惕之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不肩不任賄人敢勇無戲恭敬無怠也鞠養鞠人謀居不敢戲怠敘其功欽其志申所以戒戲怠之故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若如朕志否非朕志上節所稱是也罔有弗欽醒之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無總承不肩言自庸承敢恭言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式敬敷布也結無戲永肩結無怠也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所以相勉于紹復底綏以永天命者無有窮期矣遷都已定大業復興高祖之德于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古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不得不遷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若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委濟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厲民以自用者可以愧矣愚謂國都五遷事變重大古今未有非大賢以上不能措此而裕如也故特錄之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亮陰三年亦古之久廢而高宗復之不發號令非默也既

言叓無此理果然夢賚何故默不開口以驗羣臣耶子張曰高宗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可以斥此之僞矣知之何指不行之知非眞知安能明哲作則若云已經力行後又何以云行之惟艱遜志時敏耶●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恭默思道不通古人志學體道孔聖立而後不惑孟子深造而後自得未聞兀坐默思者不學則殆固宜神魂怳惚而得鬼夢也聘莘卜渭桀紂時事盤庚中輿學校大行必無伏處而上不知者誕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審象形求尤非弗云無此夢亦豈有分毫不爽之理孟子謂舉于版築舉非形求也可以証其僞矣●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此尤非舜之聖堯因四岳薦而知其詳猶歷試諸艱而始納揆攝政君非神堯臣非大舜偶焉與語何遂決其聖而立爲相耶僞極此下不足辯矣●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啓乃心句楫欲成偶句耳●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瘳疾不應此時話闢入敷偶爛套●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失優禮坐論體●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從繩則正喻納諫也大人格心自詡諍臣耶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拉天說話高宗不知此耶●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慣用惟字偶句漢人惡派●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甲冑句雜拉干戈句復●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眠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扯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下節節東扯西叟雜沓極矣●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叟厥功○業上排衍善字又非慮善之解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或加蟬聯或似鱗砌顛倒晉霾殊甚●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諛序肜日因偽撰此其敗端也不敢荒寧之高宗而有是耶下二句偶九不堪●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又作偶語●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聖門先學訓誥典而知先矣

說命下●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題○安國打筭論治訪學勸學衍此三篇首篇無理中篇雜亂批駁詳矣高宗中典令主周公特稱甘盤意必大賢以上早諭教而成上聖矣多聞學古尚煩瑣耶文何由遂知仰德造聖耶謬處不勝指摘●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似至性相依說話答語數淺不倫亂湊●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三代之學從事典禮孔孟猶是也故立禮集義以漸而深訓詁後始以學為考古讀書矣此正傳經流弊孔子所以折于貢者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忠恕一貫深造逢原聖學也此云積者多聞古訓而有獲之謂訓詁之究竟也●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帝王固無下兼司成之理作半須自得解亦是訓詁門牌接閲典

學罔覺允信●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早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今文偏無此種文法●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撮對不通可厥

高宗肜日

史記祖庚肜祭高宗之異祖已進諫之辭小序謂為高宗肜祭焉有當事主祭而稱廟號者條此偽撰說命後人不辨其偽何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高宗祖庚禰廟肜祭明日雊鳴也肜祭高宗適有雊雉之異也**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祖已同姓貴卿格正猶格其非心之格心有阿比故祀有獨豐而物異應焉格王指典義言正事指正德言天監節申格王若德節申正事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典主義天理當然行而宜之之謂典義者禍福予奪惟義是主義則永年不義則否也天折絕命言以非義而自絕于天也意祖庚初立舉典輒為祈天請命之事故奪其所恃格王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德即義以協宜謂義以皆備謂德不若德不順義非義者違天不聽罪不畏天命也孚命以妖孽為孚信而譴告之指雊雉言欲其恐懼省察以修德也乃曰者言不自悔改天必誅絕

不當肆然也意祖庚繹天自恃將爲不義而見端于此故垂泣而諫以遏之于方萌所謂正事也託言民者委曲冀悟之忱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也敬奉持之謂民承上言謂民義舉格王之要也胤嗣逆祖先言昵暱所親也暱私褻天大違民義不敬之大召異之由陳正德通結上文也誌殷亡之端也

西伯戡黎

西伯周武王繼文王爲西伯也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黎爲不道西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見紂惡不悛勢必滅亡恐懼奔告庶幾王之改諸通篇悽慘於邑疑戡黎未久周即舉兵滅殷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誌戡黎者祖伊告王之因也伊祖已後奔告自其邑奔走而告王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

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稱天子將言訖命號呼以感動之也訖絕格人猶言至人格人元龜皆先知吉凶者罔敢知吉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句承罔吉言淫荒淫戲逸豫以淫心行逸虐自絕疏訖命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稔虞度也天性天命于人而具于心之理仁義禮知性之德也率典循性而出之常道故承淫戲言不有康食乖氣致災民失所也不虞由淫不迪由戲萬民洶洶欲喪之由也申自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降威滅殷不摯駭必至也其如台絕之也上節言天而歸之民此節言民而歸之天明威自民申訖命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外民言天淫戲棄民怙終不悛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嗚呼無可奈何之歎多參在上謂淫戲虐民上干天怒訖命也乃能云者駭其自絕而不知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喪亡訖命也乃功淫戲之事指數而明之怨誹之極不無者甘同敗戮忠蓋無聊也誌喪亡之實紂惡之浮于桀也〇蔡氏曰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因戡黎奔告意必及周之不利于殷乃入而告后出而語人未嘗一言及之蓋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仗義之舉也祖伊殷之賢臣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迫乘奔告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而可見矣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辭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也其擬辭亂治也弗或不忍言之狀起下文也祖湯陳列也言我不言紂宗社淪亡不忍斥言也酗甚沈所以敗德申弗或亂正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小大謂民草竊不有康食姦宄不虞不迪也師師相師非度非法沈酗敗德之流也辜罪指上所好言罔獲由非度方興承罔獲而

極形之相爲敵讎肆然悖逆不徒草竊姦宄而
已所謂淪喪也無津涯形淪喪喻賊亂爲已極
沈酗敗德之所致也遂喪云者
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曰父師少師我**
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
若之何其日進問也發狂沈酗之由亂敗之狀
耄老成遜遁也避禍于將喪也指示
意顛隕隮墜言喪亡也其語辭若何者持
危扶顛勳舊之責老成散佚救亂無策也**父師**
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
箕子答辭王子微子也自人理言天之降災出
紂無道自天數言之紂之無道亦天之降災也
歸之天者忠愛悱惻之意方興言未艾也
已也答微子沈酗亂敗而又甚之也**乃罔畏畏**
咈其耉長舊有位人乃繼事之辭由沈酗敗德
也畏畏所當畏謂天命

也咈逆也耉長老成臣也不畏天命故常棄忠
直耄之所以遜荒救亂無人也發端要問故挈
答
之**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
無災今乃者播棄忠藎朋比非度淪喪益甚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祭祀天
地備物之最重者敢于攘竊其他可知容
而無災非徒罔獲亦豈草竊姦宄而已哉**降監**
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降監謂究觀言非特如微子所云已也用乂
者言上用以治民者無非仇讎掊斂之事敵
讎者上以讎斂下必爲敵讎矣召之也不怠言
爲讎斂以召敵者無弗至也罪合于一言君臣
同惡不獨召者罪也瘠餓殍也
罔詔無告也民之所以相讎也**商今其有災我**
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廸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興起而出也
受其敗當其
禍也罔爲臣僕甘與同喪也詔告出廸以出爲
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商祀有託也刻
害也舊云刻子者箕子前日以微子長且賢勸
帝乙立之不從而立紂意紂必忌之故也弗出
不去也顛隮言宗祀隆絕也箕子自顧義不可
去微子義不可不去也重言我與子者無可奈
何而指
告之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
既答
所行此則決以彼此去留之義靖安也自靖者
各審其分之所宜以宅其心之所安自獻者言
救亂無策祇求告祖先而無愧耳言我決己志
以堅微子也少師無言意同箕子也他日或囚
或死遁然耳三人行雖不周而皆出乎天命之
正各得其性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以仁所謂自
靖者此也○愚按錄此篇者稔紂之惡甚殷之
亡以著異日武庚之叛之罪以明周德之至武
周創垂大義無
毫髮訾議也

尚書辨僞卷之三終

尚書辨偽卷之四

周書

周文王國號武爲有天下之號書篇

泰誓上○泰誓之篇詗故伏生二十八篇無之武帝時河間女子獻泰誓一篇合伏生今文爲二十九篇孔壁僞書雖出而未傳于世至東晉梅賾獻孔壁古文僞書行而前泰誓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誓辭裕數桀也泰誓辭廹數紂也傲其書晩出疑其僞●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冒頭大誥安國長技此更能爲流水偶句耶如此裝頭後面純是利天下懼敗北話何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上半節亂湊成偶皇天二語誣天肅將二語誣考紂惡未稔天心未嘗厭殷文王毫無覬覦即武王時至事起亦天命之應何用誣拉文考試讀收誓何等青天白日耶●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決之友邦是後世當面奉承話既云罔悛惡必益甚僅弗事耶襲戡黎微子二篇湊成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本欲闌入以飾其僞而作師一語刲爲添設●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較度力德懸衆決勝非救民公心湯牧二誓有此一語否且綴此一段于上下文理不貫●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受命文考眞誣乃考矣武王有是語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時弗可失豈望此時不到耶抑豈紂或改過興師無名耶僞甚

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複上首二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複上四五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又扯桀與湯耶義奮發暴不服及此●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複上六節其謬亦然且純心救民暇援鬼兆耶必克尤非●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闌入作偶複上八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只顧闌入二節却又隔斷上下必克非敵文氣●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寧執云云全是私已話既云畏又云崩角闌入揉碎矛盾且全複上篇再誓何爲

泰誓下●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連日誓師無謂稱王巡六師武豈天子自爲耶僞撰破綻●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複上三四節●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

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只是上二篇話徒供偶排不怕復雜且紂衆惡由用婦言輕舉不偷●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後篇六節尤類後世讒間●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使義肅衆何暇數援以飾口耶●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據上文克受由文德僅無罪耶奉天伐暴而懼受克耶文考句尤拙湊不過顛倒偶對耳去此三篇獨存眞誓聖人伐暴救民之心明白無翳矣附會安國譽議武王可歎也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輝府治之南武王軍于牧野諸侯來會臨戰誓衆因以名篇按前期八百諸侯大會應有大誓如傳所引者孔聖刪之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昧冥爽明將明未明之時乃誓者臨陳誓師明前此未嘗再三誓也鉞斧也左杖黃鉞飾以黃金杖立爲儀也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右秉便麾也肅衆觀也曰武王言逖遠也逖矣者至誠撫慰勞三軍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御事邦君屬官猶執事肅友邦也司徒主民治徒庶司馬主兵戒軍旅司空主土營壁壘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卿之貳大夫也旅卿之屬士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君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百夫長統千人百人之帥也肅軍將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二國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獨稱八國者近周西都素所服役者也肅屬國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比並立豎也戈長八尺主刺干長倍之矛長二丈皆主扞敵云爾者士氣整嚴然後無譁而聽審也肅軍容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牝雞晨嗚喻婦主政索者反常失理也將言紂用婦言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嬖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故顚倒昬亂也肆陳答報祭所以報本也厥遺云者王父弟母弟伯叔兄弟皆先王之裔弗迪不以道遇也乃推承上甚之辭多罪逋逃小人也崇隆長尊信任使用用婦言也暴虐姦宄嬖寵妲己背常亂政之流毒也按此武王聲紂之惡蘊藉條理方信泰誓三篇之僞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退齊整齊也不過而止齊者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也戒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也戒貪殺也

尚桓桓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兵以武勇爲尙慮其拘于節制喻其猛于以奮擊也承上而進戒退縮也迓迎克奔能降役徒勞也承上而申戒殺降也節節讀來理直氣壯又復悱惻仁愛仁人之勇聖人之言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者承上三復丁寧而重戒之軍法尙嚴也肅衆聲罪整軍仗義不廹王者之師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言泰誓武成非盡聖人言據九峯亦知其僞何以不明斥耶其與湯誓異者彼因商民安仁忘暴告以伐桀之故此因來會者衆整齊軍令懼慭殺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既據纍稱承志集大統耳非安天下也不必同護●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時殷故在何王周王耶僞撰破綻且聖人兢業爲心此時敢肆言罔不率俾乎●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昭我者懼不白于天下拉士女以飾口也本欲闢入飾僞易一字而破綻矣●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前戈後攻無理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洪而天下治○如所云一味鋪張毫無戒勅則武王之志荒矣安國只圖僞撰耶今考定武成○原文自首至末毫無倒闕何須考定所以斥其僞者告神非一意救民之誠功成無奉天欽若之意臨朝發命徒示喬皇聖人舉動顧若此乎固知安國之僞撰也

洪範

漢志曰禹治水成功洛出書法而演之洪範是也武王克殷訪道箕

子箕子陳洪範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以成篇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克殷而未易號紀實也訪釋囚就問箕國名子爵也箕子自矢罔爲臣僕史記亦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蓋遂其志也蘇氏曰箕子不臣周曷爲陳洪範蓋天畀是道于禹傳至于我不可中絕舍武王則別無傳人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歎而尊稱重道也騭定相輔協和居所也謂陰騭也彝常倫理敘次第也言治世經常之理本末先後之次第所以相協者也如下九疇是也不知者謁訪治道之本末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言重其答也陻塞汩亂
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
宰言天以造化言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
疇有九即下初一至次九是也建民極者皇也
前四疇所以相之後四疇所以協之不畀者陻
汩五行此心之天亂彝倫之敘天道自絕也錫
者心與道契性道本末隨感而與天通也敘者
治道條貫即九疇所敘者也易言洛出書聖人
則之敷土治水心符造化神物黙啓若觀象法
而河出圖開天神
聖自然之感孚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
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
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天行在人惟五事以五
事準五行天人合矣八政人事之所以法天五
紀天象之所以示人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則天
建極也三德者擴敬用人之所以達天稽疑者
決農用人而聽于天庶徵者驗協用天而徵諸
人福極者播五行之順逆符中和之協否人感
而天應也敬言修身農言厚生協言合天建言
立極也乂治人明辨惑念省驗嚮言勸威言懲
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皇極不言數統九
疇之全也順五行敬五事酌八政協五紀皇極
之所以相厥居也劑三德決稽疑省庶徵握嚮
威皇極之所以協厥居也治天下之大法孰有
加于
此哉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
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氣
降而滛地二生火氣騰而燥天三生木降之引
而伸也地四生金騰之凝而結也天五生土氣
周而貭備也潤下者潤而又下炎上曲直從革
亦然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土無正位無成性
德莫盛于稼穡故也爰於也於是稼穡非所以
名也首五行而舉其本質示以造化生物之全
能聖人準此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也鹹若
酸辛甘五行之味畧聲色與氣而獨言者生人
調劑之用爲至切也
此下皆箕子所演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

作聖貌言視聽思五事之敘貌澤水言揚火視散木聽收金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
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既則聲音發既則能視
能聽能思也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恭敬也從
言順明言無蔽聰言無壅睿言通微策當敬也
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肅嚴整乂條理哲辨晳
謀揆度聖通微也敬之符
也修身之要治世之本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
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
賓八曰師食者民所急貨者民所資故食爲首貨次之養生矣報本爲重故次祀司
空掌土以安其居司徒掌教以成其性司寇掌
禁以治其姦所以全民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
以安民師者除殘禁暴所以衛民故居末非敬
修五事達于五行之妙用者不能措之悉當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厤數歲者序四時月者定晦朔日者正經度星經星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厤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定厤審時相協之要務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準中立而四方所取正者也建其有極者主敬修身使貌言視聽悉符乎天命流行之妙凡施之于政所以輔相萬民者皆協乎時措之宜也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應斂時五福致中致和有斂福之理也敷錫庶民措正施行人咸得所也建極之用也錫汝保極者表端影正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建極之應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者比比附凶德也惟皇作極者言民人保極責專人君也重建極于皇也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申作極于民也猷謀慮爲設施守操守也念之言當不忘也不協極不罹咎言不合于中亦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成材棄之則終惡受之者言當輔翼而裁成之也康安和康而色者根心之生曰好德者由中之發表裏如一協極之符也錫福見上與之爵祿使富壽康寧也斯其意策上文也此敷錫于民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民之最微者高明人之尊顯者各舉其甚者無虐言有善則當獎勸之無畏言有惡則當懲戒之也承上而起下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申作極于人也能謂才智羞進也羞其行則在官皆賢才矣使者勸善懲惡以鼓舞之如下文所反言也正人在官之長富爵祿之穀善也弗能使言不富以祿有衣食之累雖責其爲善反言以明勸也無好德無其實也咎惡也用咎言咎自汝作謂長惡也言祿不可及惡德反言以示懲也此三節策惟皇作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陂不平也心之體之驗于將萌者也作加之意好惡者心之用之動于方萌者也

斷制之謂義遵義克己也當然之謂道共由之謂路遵道遵路愼以誠意敬之功也所謂會極也黨阿黨猶陂也反悖側倚好惡僻也無之者主敬功深意誠而心正也蕩蕩廣遠平平平易正直不邪式復其皇極正大之本體也歸其極也會者由而來由相之歸者來而至由協之也此節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形容贊歎皇極之大中至正毫無傾斜狹小之私擴乎公平廣大之體會極爲斂錫之由歸極爲錫保之準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起語辭皇極指上段言敷施行也彝彝常訓訓典帝訓猶言天命行則爲彝常言則爲訓典即天之命由遵義遵道遵路而會有極也蓋建極之敷錫民人者實符乎陰隲之道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舉庶

民該人言訓教廸謂極之言行率由謂極之敷也光者皇極之光華蕩平正直之象近之者上承敬農協下受乂明念而歸有極也曰民之辭父母者愛而親之王者敬而尊之也承上而驗諸民人之保極以重建極于皇王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德者人所得于天之理所謂極也正直剛柔德之用也正直如砥如矢之謂彝則之常剛柔適中之軌剛克柔克刑賞予奪權威福以濟正直之用也平平易康安和兼習與質言彊梗弗率燮柔委順二者習俗之偏沈深潛退不及乎中高爽明快太過乎中二者氣質之偏也平康者俗美質和無事矯揉無爲而治也彊弗友者用重典燮友者用輕典政以治之沈潛者勵而進之高明者抑而裁之教以化之也聖人撫世裁物因地因

質時措咸宜三德乂用執兩用中所以納民俗于皇極者此道得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威三德之用玉食乂用之分惟辟者專乂用之柄臣無有者申惟辟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頗不平僻不公僭踰忒過也臣通諸侯大夫言害與凶戒非用人用云云狀不乂也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趨時者也皇極不建三德失用弊難窮詰反言以儆之以重乂用之責也定協居之經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龜曰卜蓍曰筮有所疑則以考而決之擇立其人者龜蓍神物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誠無妄而後能傳龜蓍之意乃者重其事也曰雨曰霽曰蒙曰

驛曰克雨陰霪霽開霽木火相對蒙連闇驛珠落木金相對克交錯象土五者卜兆也曰貞曰悔貞正固主當事悔內疚驗將來爻不動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動則過卦爲貞之卦爲悔占兆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五者象五行占兆動靜二者象陰陽也衍推忒過也推將然之過差也申稽疑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卜筮各立三人考從逆也舉占該卜也從二人善鈞從衆之意申擇命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此申明用也稽疑重龜筮者人有成心龜筮神應從同固吉人一從而龜筮不違亦吉也內謂國內與作外謂征伐等事靜謂守常作謂動作龜筮從違內外靜作異兆且無筮從龜逆之稽龜尤聖人所重也創革大端事關民社決以卜筮聖人建極錫福考建質侯大公無我之心也決協居之用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徵驗也雨爲淫屬水暘爲日屬火燠爲溫爲生屬木寒爲秋爲殺屬金風大塊噫氣屬土蓋五行乃生數

自然之敘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于五事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時者五者各以時至也備者無缺少敘者應節候所謂時也廡豐茂庶草蕃廡其他可知指其目以明所係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極無過少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極備極無皆凶餘準此反言以明當驗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蕩僭差豫怠急廹蒙蔽也時者備而以敘恒極備時之反也五事原于五行五事修則休徵類應失則咎應自然之理也狂蕩不飭恒雨之兆肅則嚴整而不狂故當雨而有節也乂僭以下亦然林氏曰聖人敬用五事雖足以召和致祥而警戒

修省不可忘也故不獨休徵蓋念咎徵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當反身自省矣申庶徵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省歲以下準尊卑之分視休咎之徵也或係一歲一月一日之利害各以大小言之類念用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時無易雨暘五者不失其時也用以也成時和歲稔明允釐績熙章泰交茅茹平康配命多福也休徵之應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咎徵所致反上休徵先歲總于大咎徵先日著其小也申備敘與否之吉凶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況民以星徵而衆也

好風者箕好雨者畢漢志言軫亦好雨舉風雨以該五者意星宿皆各有所好也日有中道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利害係乎上人之休咎也夫民生之衆寒欲衣飢欲食鰥寡孤獨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好風好雨云者喻所欲宜與聚日月之行云者喻人臣各當其職以成王功月之從星云者喻師尹當從民好以代君職也星難見故不言日也敬五事以循天用建極之功

協五紀以布八政建極之質念庶徵以質鬼神以考三德建極之大用自王省至此則又分著五紀而詳申庶徵之所以念也驗協居之符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壽者諸福之集故先之祿以優壽故次富優游以享富故次康寧尊性以循道故次好德全受者全歸故考終命終焉以福之次第爲先後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惡死短折橫夭不考終疾失德所致憂罹患不寧貧無祿不富惡者毗陽弱者毗陰不永年也以重輕爲先後也九疇以福極終者皇建極則彝倫敘而五福應君民皆承其休不建極則彝倫斁而六極應上下皆罹其咎箕子言此示人主敬若上帝持盈保泰之大法也人主誠宜默契乎此握協居之符終相居之責以克全陰

隲之理也予以服武王之爲聖人也方克商卽兢兢業業以天下大任爲憂惴惴焉懼負皇天陰隲之責未及下車虛已訪聖俛求治世之大法以措相協厥居之大道非服膺望道未見之家法能若是乎天假之期頤豈惟殷萬年厥德裕如也厥後文公受遺攝政毓嗣誕保制作禮樂醲太和于成周要亦神明于洪範九疇之全體大用自然之妙而時措咸宜已耳

旅獒○安國僞撰此最敷衍不堪●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召公時非太保僣稱訓王將太甲武王乎●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無賜獒諸侯之理特欲綴出德字爲下層衍開緒耳●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狎侮與貢獒何涉衍綴屬對殊堪噴飯●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一路糾纏而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何指且應志先德後倒置湊對耳綴下文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志衍言湊對●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作無益湊偶耳一路湊成可厥●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仭功虧一蕢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其死史錄其冊祝之辭并敘其事以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始終金縢故以名篇○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叙將告神之事冊祝至屏珪記告神之辭乃卜至乃瘳記卜吉病瘳之事既喪已下記公流言居東討罪及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克商未久周公身代之由豫悅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穆敬而和也誠一以求諸鬼神故云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意未可者謂徒卜吉凶無救王疾蓋決意身代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也指請代言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位皆南向其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植置秉執璧以敬神珪以爲贄也自以爲功者愛兄之切危國之忠至誠懇懇于祖父之前請以身代如下所云恐不得盡焉故也爲壇墠者亦恐搖惑人心因戚我先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武王某他日史諱其名遘遇厲惡虐暴丕保大責任也丕子之責于天言三王在天當有保大其子孫之任也旦周公名以旦代承丕子之責言謂天欲死之則請以身代也○或問請禱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代兄豈問命耶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若順鬼人鬼神天神能事與否祝旦代之故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

歸乃指武王命于帝庭爲天子也佑助也下迨對天言定于孫民祇畏言任大責重未可以死重丕子之責也無墜申丕子之責先王指后稷以下言永有依歸言不可不許其代也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卽就命聽命俟命俟王疾之瘳俟許謂聽代屛藏屛璧與珪言不得事鬼神謂寶命必墜極丕子之責也爾我之稱無異縢下之語其親者蓋終身慕親之忱足以見公之達孝也呂氏曰此非要約祖考也誠篤之至自及于此耳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龜三人所卜之龜習重三龜同兆也籥金縢匱籥書卜兆之書并是吉皆云吉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

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罔害言疾必瘳新命謂得所請永終謂不墜寶命攸俟卽上歸俟念予一人謂諒身代之忱而許之申罔害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匱藏卜書者金縢以金緘之納冊者卜則書告神之辭于冊既卜則納于匱而藏之前之啓籥後之啓書皆此匱翼日公歸之明日瘳愈也爲下文起案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喪瘳疾四年而崩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既喪乃流言謂久生覬覦畏未發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踵商人兄終弟及之後叔乘間流言以懼成王而搖周公不利謂篡也蓋流言旣布旋行稱叛矣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謂討管叔無以告先王謂不得避嫌也成王諒陰周公專攝四國並興蕭牆大變東征少緩蔓延莫過王國之禍不可勝言公將何以告先王卽承告請身代來代疾者貴戚之義誅叛者宗社大義致辟之心終請代之心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東征罪人管蔡得得而伏法也則斯者流言之變弭可以告先王也詩稱三年始終往反言也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于後公乃者討叛事急不得及此也鴟鴞惡鳥其詩云既取我子毋毀我室言旣誘死管叔勿又危我王室也貽王者何王疑未釋亂未弭也誚讓未敢者東征大舉動悃驚心討叛未歸流言在耳心尚狐疑也抑前此固嘖有煩言而公不計也起下文也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大熟云云公將歸適值天變也盡弁啓書將卜天變乃得者見公請日至誠一念毫無迴避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同問公卜王疾二公知之身代之文二公不知也史及執事今日何卜之人卽公冊祝時伺卜之人信謂有此事王命勿敢言至誠請代分所應然不敢居功也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泣感于代父疑全釋也勤勞王家謂東征

二年弗及知謂惑于流言感謂天變德指身代言勤勞弗知由德弗彰也所以勿卜也新逆謂舊事往矣今新禮以迎歸也甚矣公之至誠動物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郊郊天怵變迎公傾公至誠舉大禮以答天也雨風歲熟泰交和氣感應之速豈惟告先王且邀天鑒矣通篇始終周公至忠至誠遭變格物之神也○按我之弗辟孔註辟法也謂誅管叔蔡從鄭詩箋作避極辨致辟之非予詳揆理勢及大聖心迹確主孔說商紂虐淫四國同惡武王東伐鮮度悉從適滅紂立子武庚命管叔監殷並監東國任至重也叔小人丁殷沿襲兄終弟及之故王老子幼隱生覬覦而居之于外周公內輔志已不平意其養兵伺釁誘致武庚動以微言者必非一日徒以有武王亦稱兵無名耳聞王有疾心益炙謀益急流言之計決之素矣王喪公攝政宜叔拊手發憤亟舉前籌以爲此吾託義舉兵之日也不然曾未幾時而流言遂徧千里走王國耶且叔流言之日即挾叛之日也豎幟立帥四張僞檄師隨其後以出不意後世赤眉黃巾以下皆然無論公材藝文武叔所稔知若遷延東土周室防維公即引嫌篤棐輔王居中鷹揚指師問罪亦東手耳惟乘國喪新遭假清君側召號姦黨馳師西襲又商亡未久人心眷故武庚旣叛天下洶洶少冀吾計得行周公遜去二公忠蓋疎不問親倘一戰而捷師壓西鎬孺子心寒事未可知此管叔所爲籌之已熟僥倖于萬一者也或曰獨不慮事捷效殷乎叔之挾武庚也特藉以翻覆人心耳能左右之曰以武庚亡商固叔掌中物也辟之爲致辟諒矣或曰叔雖叛借有稱名公心迹未明宜少引退以任二公此中材以下不知天命者之言也斯何時乎三監挾叛王室騷震應之少緩禍不可言公明明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謂不得以引嫌小節而廢宗社之大計蓋受命託孤義篤前烈所以決策無貳也武王管叔皆公之兄或代或辟裁以大義已耳又曰罪人得矣貽詩責也嗟夫此痛定思痛之言也聞叛義奮誥衆專征當時行之不覺也事定矣周思前後王無駭且疑乎臣主不白非國之福也然方是時流言在耳公征未歸王疑固在也非風雷感動能遂融然釋乎若謝權避去王又何誚而又何疑與勤勞弗知先時駭東征之爲適已今乃知爲勤勞王家而感且泣也聖學不明學者不聞此義伊尹之放太甲莫不駭爲大奇若公受遺攝政世子嗣王辟管蔡命康叔謗者謗疑者疑公正義直行毫無所顧卒也措國家于磐石毓沖子于聖賢此宜小賢豎儒之所驚心目眩以爲必無之事又何怪眞尚書之眞面目蒙翳萬劫也哉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叔流言遂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成王命討之大誥天下此即前篇告二公居東時事史錄其誥以爲篇辭不及管叔者爲親者諱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厤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爾雅訓謀猶言商度也弔恤言不見恤于天也割害延待也言武王亟喪所謂弗弔也沖人成王嗣繼厤厤數服五服哲明哲迪民康道民于安定也矧況格至也承造哲言謂人事未達況極于天命乎原武王之喪以發端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已承上文已而不已之辭也涉淵求濟喻心皇皇求濟由弗哲也敷布賁飾敷賁者修明典法敷前人受命續前成命衍于無窮也求濟以適康也茲指上文言大功武王定天下之功不忘申嗣厤服不敢閉者武庚不靖天必誅之由不忘故不敢閉抑篤前烈以決東征也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上決討叛之義此下原卜以決勝也寧王武王下又稱寧考天明天之明命紹介卜兆吉凶傳天命也卽命遺時之命大艱云者謂兆已預告不可避也蠢無知貌指武庚越及謂卜驗也發此者見卜之不可違以起下也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厚紀續敘緒也誕敢謂不安

分降威謂誅絕也疵病指三叔言知我國折所以叛也復復殷鄙周邦滅周而都邑之原叛以起下文也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翼日蠢動之明日獻賢翼輔于往敉撫武繼也民獻協輔撫定殷邦而繼嗣前功者古者大事致民故也大事謂戎事休美言戰克也卜幷吉者三龜卜吉故云休符卽命也協輿情孚大眷示必勝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承上而舉卜吉以告邦君御事以壯往伐之心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逋亡播遷也指武庚及其臣言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承上舉邦君御事欲王違卜以起下不可違也艱大不可輕舉靜安也亦惟贊自我開所謂艱大也考翼老成可敬者不可征承艱大言害曷也承有疵適下文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肆承言不得已之故永思艱謂事誠艱大允蠢云者言亂虐窮黎義不可忍也造謂役使卬我也反復天人以明艱大之于義難辭以申永思也弼成前功人臣大義義爾云者承上而均其責以折羣反也毖勞謂無徒憂也不可不者重之以義以責違卜也已予惟小

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已進而決卜之辭不敢替指卽命卜幷吉言天休云者原武王卜吉以例今卜今天云者又廣推卜之前民以況今卜也明畏言明命不可違弼輔丕大基業也援上而言當決卜以佐定大業也意謂義固必往而卜又決勝也殷人復叛羣情懼敗故云爾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此下反復申言伐殷之義舊人者當將邦君御事皆武王舊臣丕克遠省辭之以起下也若勤者挈彼及身前事只發遠省以愧斷之也閟憂鬱成功所謂天降多難正我始終前功之處也不敢不者成前功人子之分也化者決之卜以化其懼心誘者勸之義以勉其奮志也棐輔指民獻翼于言決成功所以起下也前寧人寧王先臣曷其云者因考民而迫念前寧天亦惟者因蠢動而勞民若天使之然也若有疾喻當速攻曷敢不者謂奉天以終前休原前寧以申求濟之義也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

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承上節而申言之其逝計及往征心口相商也曰思展轉三思不往不可也發下文之端也作室底法喻已定其模反土曰菑喻已平治皆言基也厥考翼云者詰上不可征愧友邦也肆予曷敢承上二厥子而決其義也罕譬而喻以明大義當往申嗣歷服以責己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此下二節責友邦也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子喻成王民養厮養喻邦君御事進喻而責以義恐其狃于代殷之嫌申諭以起下也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亦承上節而申言之肆哉謂不容畏縮爽邦明其德以及天下也哲聖哲亦惟承由哲言謂同德也十人十亂迪知帝命體天命以輔明哲也越及謂天命方膺棐忱至誠天眷也時謂降祇時況今也大艱謂首難指四國誕大鄰近伐于厥室近攻王室所謂降戾尤當奉法也爾亦者承上爾時而擬艱人以愧之不易謂天命已定覬望徒然也追昔撫今諭以天命以深厲之以申攸濟之義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結同義也永念決必往之辭言天喪白寧王非私也終朕畝進前喻明嗣歷服休前寧申勸往決也終大義以誘必往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不僭卜陳惟若茲承上而婉轉以結卜吉也極盡于爾指定也曷其云者卜姑不必擬前人指定之功所當循也陳義以引之也矧今者承上文而進諭也肆朕云者猶云無畏決天命以卜陳承上屢言卜吉鼓舞勸化之以壯必勝也抑此時與伐紂異明罪整旅伐棐之義故牧誓云云此則終武功也克篤前烈臣子大義曉以大義決勝致果使知吾師光明正大稍有觀望即蹈于不孝不忠者之所為大誥一篇所以諄諄休前寧陳卜吉而絕無二三也

此其為聖人之舉與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封植亡裔唐明開國皆能之錄諸史可也無大絕異登之經乎且通篇一派後世門面話的是僞撰

康誥

康叔文王子武王弟武王崩遺命周公攝政管叔以武庚叛公以成王命討而誅之營洛邑以撫殷頑以武王命卽新廟封康叔爲侯伯以監殷故都此其誥辭也按討叛大誥以成王命告廟冊封奉武遺命此公時措之權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討叛明年之三月哉生魄戊午舉社之明日也初基始定新基作新大邑立宗廟社稷朝市城郭營京師也詳見召誥大和會言庶民子來也咸在康叔與也工官士事勤勞也播鼓舞和會咸勤勞趨事也乃者役成誥封使共喻德意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郊社既舉周公卽武王新廟以武王命誥封康叔也孟長重侯伯稱朕弟寄股肱也小子者以尊命卑親愛之辭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明德明其德以及天下愼罰罰當罪大畏民志也此一篇綱領下文層疊申誥而以天命終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此申文王之明德愼罰也鰥寡人所易忽不敢侮言無之而不敬纖累不乘明德之全功也用所當用使能敬所當敬尊賢威所當威罪也因物付物明德之效愼罰之全能也顯民言民懷德遠罪也肇造王業始基越我云者文王爲西伯化行南國也我西土至時敘語意謂三分有二幾及天下也怙如父冒如天惟時云者中和位育天人符應受命承休明愼之極效也時敘者萬邦黎庶各得其理也殪殷者武王歸功文王者武承文烈也勗勉成前功也在茲東土者已然之辭善其不從管蔡之亂故申命爲侯伯也原其端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乂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策明德也歎息名呼悚聽也遹述衣服也今民謂今爲侯伯撫殷民也聞謂德言考訓也衣所以紹祗遹也保懷乂治紹衣之用宅者習而安由紹也知者服而契由衣也康安以德養民進乎保乂宅知之效也述祖訓求前哲博考古賢遠踪上聖祗遹以往屢進日新究明德全量以止于至善也引者擴而大天者德所從出深造自得可以極乎天命之全也裕身全體天德敬命動凜天則也明德之極功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懋不懋恫痛瘝病也乃身言切覶策敬也天畏民情民折遞言以天畏逼民情也往盡乃其云者正言以悚難保申乃身也惠謂順于理惕盡心懋謂勉于行惕無康也引古語策明徳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乃汝服事懋和也弘王廣布王德非但不廢也乃服重本職應保由弘王進康乂也宅安助王宅命正己格君由體達用協于天命之流行非但弘王也作者鼓舞之新者光大之功由宅命進應保也亦惟者廣侯伯之責也繳上以極明德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策慎罰也敬明者顧諟天命使五刑之用悉準天則毫釐無爽也眚終災辭見堯典不典亂常不可不者即堯典怙終賊刑也適偶也道極盡輸其情時乃原情之謂猶堯典眚災肆赦也舉刑罰輕重之權以槩常刑也諭罰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謂斟酌當罪明言罰服言民敕者戒于惡明故也懋和勉于善服故也有疾喻勑保赤喻懋和諭當慎也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汝者王法之用天討之加也刑殺刑之大者刵截耳劓刑刑之小者無或兼舉大小以盡刑用申罰以起當慎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

有倫此下三節申當慎也外事有司之事猶今之承審也臬法陳臬示之準限無許留獄也司師者殷罰殷民習知戒有司師殷倫罰也討叛之初當順人情令易遵也示承奏之準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結四重罪旬十日時三月服念服膺而念爲囚求生道也久而後斷示覆奏之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次次舍之次狗也臬事指要囚蔽殷彝順民情也用者準天理之宜勿次汝者除意見慎于方用之時也遜順未有遜者戒矜喜慎于既中之後也勿庸乃汝云者屢進益慎之意非克明其德至公至仁者不能示蔽罰之心也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固然之辭心應保之心德者心之德承上而慰勉慎罰之心以起下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越顛越于往取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不可原也寇攘姦宄罪之情殺越于貨罪之狀罔弗憝言人心公惡罰莫逭也承上而指申當罰示慎意于言外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承上而申文考之罰也。元惡，上所云大憝，逼下文也。矧惟，甚亂倫也。字，愛。疾，惡。鞠，窮也。睾不友，甚不恭。乃疾原辭，亦連坐之辭。弔，至也。民彝，曰天倫，由天敘也。曰乃速由者，商辛肆淫，師師非度，又武庚管蔡逆亂，大壞民彝，故特申文王以嚴之。外此當愼也。無赦，永著爲令。刑亂國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承上而再推言也。戛，常法。外對畿內言。庶子訓人，庶子之官以教孝弟睦友爲職者。正人，庶官之長。小臣諸節，下士諸有符節者。別播造譽，別外倫物，詖邪惑世之謂。引，長也。由不愛君，故不用正典，所謂長惡病君者也。憝者，惡其作不忠以亂民彝。茲義，即文王作法協宜曰

義。準則曰法，皆天也。率殺者，由不奉法而引惡倡亂，故重其罪也。他不與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承上而戒君長之不愼，以重下文也。君長指康叔所監諸國言。不能者，言不以孝友齊其家訓其臣也。威虐，言不用文王作法治人，所謂放王命也。乃者，言罪由自取，天討必加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亦者，蒙上而重戒康叔之愼也。敬典，由文王作法。由，以也。敬者始不敢忽，忌者終不敢違，敬典之實也。裕，德養。裕民者，道由敬典，尤切于敬忌也。曰我云者，預鼓其志。則予云者，謂苟非敬忌，非獨放王命，重違考訓也。責愼罰也。明德終新民，德必及于天下；愼罰終敬忌，罰必出

以仁心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一節承上而身示也。爽，明。惟，思。迪吉康，道之以德也。時，拯亂救民之時。我時，指前事以勉康叔也。德，天命之性。保乂斯民者。求，匹也。民所以迪康也。矧今，言亂已平。適，從也。則罔者，言徒罰無益，悚明德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告汝者，言罰當先德也。今惟以下，指當前以申當監也。靜，安。戾，止。未同，不從也。罰殛我，自責以戒康叔。不怨，戒作怨。

厥罪，指不靜言。無在大與多者，責在君，申罰我也。矧曰者，重君之責，微徒罰也。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諭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作怨，謂徒罰。彝，常。謀言心，彝言法。作怨也。蔽忱者，斷以至當。起則德也。則德，法文考明德。克己以康心，循禮以顧德，行恕以遠猷，則德也。明德止善，絜矩同民，民無不寧矣。瑕，疵。殄，絕也。不汝者，言無所用罰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總承上言。命不常，宅命罰殛明愼與否也。無殄，申不常。服命，侯伯重職。高乃聽，無卑明德愼罰之訓。用康者，責重撫殷，無殄享也。王若曰

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往哉重服命也聽告世享總上所誥言謂高乃聽以康殷民悚勿替也終及天命拳拳世享者康叔重任王室之安危係焉故也

酒誥商受酗酒天下靡然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申命康叔重化殷之責故特作書以誥教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毖酒之命下文是也明之者康叔妹邦殷都康叔封國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穆考據世次言乃者肅康叔之聽肇國始遷于豐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朝夕日誥毖也祀茲酒言非祭祀不用降命云云原始造申祀茲酒也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且諄諄誥毖況商邑乎舉此以起下文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云天降威者沈湎于酒喪德喪邦理數應然也喪德言行喪邦故言辜也舉喪邦以並警喪德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承上而舉文王之誥以起妹土二節也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專誥之正官守事職業指小子言彝常越酒法推及也惟祀戒非時德將戒無節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民迪者邦之子弟身教之民之子弟又各責其父兄也上物愛專心田畝心臧無外誘也惟者戒縱欲也彝訓統小大德言惟一者謂不可小毖酒而忽之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二節承上述考訓而指呼民與臣之當率以誥康叔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純藝力于農牽服力于賈奔走言力孝養言心也洗致潔腆致厚用酒者歡豫之一堂指點樂事正所以節之也以漸而化湎酒之民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伯長君子者賢之也典常其爾者醒之羞養孝親忠君也丕惟曰爾克承上爾大克言永長也觀反視己行省內省吾心進克羞也作興起稽考察中德內心純孝忠孝之本也羞饋祀者忠孝至性可格神祖也介既饗而飲福逸既享而宴樂茲乃者言不可縱飲也若德者天不忘者君亦惟者謂非此莫致也羞耇可飲饋祀可飲本欲戒毖今反開其端者皆因其良心之發而漸轉之誥毖師師非度之臣不禁之禁也申大命[illegible]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輔文王往月之邦君等也承上舉文王毖酒敎德以興邦之由示之我周公代武王我也王曰封我聞惟曰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此二節舉商先王之敬德多助不湎于酒者示康叔也先哲湯也迪畏畏之而見于行也天顯言天命小民謂公理也經德不回所以處已秉哲不惑所以用人迪畏之實也咸至者言湯垂統如此故傳六七王賢聖代作也勉成君德經德也敬畏輔相秉哲也厥棐有恭謂以責難之臣輔之也成故不敢暇畏故不敢逸也崇尚也矧曰決不敢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

人祇辟越承御事進言也外服五服邦伯侯伯內服畿內僚尹長官亞下大夫服士也宗工工長百姓百官族姓里居卿尹致仕者不敢有所畏起祇辟不暇有所勉起助王也惟承上緊辭尹人相也助德成王祇辟顧畏相言所謂棐恭也先哲所以益不敢崇飲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此以商受腆酒戒康叔也嗣王受也酣身迷于酒命罔顯怠于政始也祇保事事作怨不悛中也縱泆非彝以致燕喪酣身之極也盡痛也傷心悼將亡申喪德也荒淫腆厚甚酣身也逸荒腆不惟自息言不少悛也疾急很甚辜在惡盈無罹無忌憚言益縱于前也德馨登聞中和翔洽天人契浹庶羣腥聞淫荒乖戾上干天怒也惟逸指降喪之由天非惟民者酣腆莫追申喪邦也對天言民通辭也誥歎之由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撫安也謂監殷以安定斯時也策下文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

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此申明大命也予惟肅專聽劼毖力戒也殷獻臣昔嘗事殷之賢臣稱侯甸男衛叔爲侯伯故也四言矧一層推重一層殷獻以下皆指妹土言太史典法內史掌八柄友者友事之宗工賢而居尊官者事者尊事之服休坐論道者服采起趨事者若疇言親輔命于王之三卿也薄違迫逐違命若保順保萬民定辟正疆界定去度也圻父司馬主封圻農父司徒主農宏父司空主廓地居民父者尊之也先圻父毖殷湎酒以政爲急也矧汝言責特重也剛制進劼毖而重言之克己室欲非剛毅不能也自遠而近自卑而尊而親進而上之自康叔之身始正己率屬明命之原奉命遵王羣無逸志庶無喪德喪邦之皓也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羣飲商民聚飲爲姦惡者佚失予其殺未必
殺具獄以待命嚴以立法使人畏而不敢犯
也此二節承劼毖剛制而
次第斟酌之盡妹邦旨也又惟殷之廸諸臣百
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之廸莿導
之飲也勿殺
姑教謂非羣聚爲姦亦
以染惡深而被化淺也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此專責
康叔也
有斯不忘指教辭謂明大命也享即上篇世享
弗恤謂殄享也蠲潔治明大命者康叔之事弗
蠲謂棄而不治也同于殺
甚喪邦承弗恤而重惕之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勿辯猶勿蠲乃事也
湎酒喪德以喪邦之由云
爾者上者下之表欲化染惡之妹土
責歸康叔也所以諄諄特爲致戒與

梓材亦周公傳武王遺命誥康叔之書
康誥諭以方伯之總職酒誥諭以
治衛之要圖此篇則諭以至德感孚達
下情宣上德以極方伯弼翼之職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臣凡在官者大家世族若下三卿尹旅
也大家倚勢作威達之者德孚其心共
愛臣民也達王不言民省文也上下懸絕達之
者忠愛格王體臣子民皆如下文也邦君諸侯
爲監牧者康叔
是也孳通篇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
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宥恒越常及之師師交相師指下尹
旅也三司世官尹正卿旅衆大夫

所謂大家也厲虐人兼民臣言敬勞恭敬勞來
謂罔厲殺也歷人罪人所過律云知情藏匿是
也戕敗毀傷肢膚也肆往宥君也肆徂亦宥
大家也邦君倡之也申以厥臣民達大家也王
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
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
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此以下承
上諭其以
達大家者達王也王責通義也啓廸監侯伯監
司一方者也亂治爲民著達王之由曰申其意
也戕賊虐害也敬寡屬婦保民當先至于極保
民之事合且容者保而畜之此應達之羣情也
效責效生養安恬保民全政曷以者孳責效以
對策達王也爲民也若茲監言先王之責監如
此也罔攸辟謂刑當
措也起達王之端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
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惟曰原
以達之
故示之以起下也稽治敷菑廣去草疆畔畎涌
水渠也塗塈泥飾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雘
采色之名稽田喻考成作室喻完久梓材喻制
化盡善述己事期將然進譬以重達王之義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今
王
惟曰誠其轉體王言應云爾也以達之先事也
用明德明德以親民夾近懷遠爲近也享獻德
也作興友愛方方而來盡效明德輔王保民所
謂享也舉先王例後王也后後王式法典舊章
集和輯也王法德勤庶邦德輔無不
達王之下情矣諭王意而策以達也皇天既付

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重申先王者聲以達之大義以起下文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肆也承先王言德用用明德和懌好惡同民先後輔翼振德德用之實也迷民染惡之商民命天命懌慰悅示以達王之寶欲其以此格王心也過下文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專辭若茲監醒監也即首節惟字之意惟曰洪辭示以達之顯道欲期辭以達之隱顯也保民和懌先後達王之待也子孫永保則可以至于萬年用懌先王矣暢以達之故以終厥亂為民之意君民一體中和之極功方伯之職于斯盡矣

召誥

武王克商遷殷頑于洛邑武王崩周公攝政管叔以武庚叛公討而誅之即洛營都以撫殷頑既成公將復政成王召公因以歸周作書作告達之於王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十五日日月相望既望十六日乙未廿一日也周鎬京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豐成王至豐以宅洛告廟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太保先公次相之禮相宅定都也越若來言自豐遹遷而來朏月出生明之名戊申三月五日卜宅龜卜宅都之地得卜卜吉天和也經營規度城郭宗社朝市之地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攻位殷之衆庶入遷于洛者就而役之也位成經營之位成也成以七日得民和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達徧也位成達觀上相之體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用牛二祭天地也社祭后土用太牢禮也皆告營洛之事戊午十五日周公以武王命封康叔其次日事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賦功屬役書也邦伯方伯若康叔是也康誥首篇所云與此一時事舉三服文畧耳獨命邦伯邦伯以公命命羣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言殷頑皆趨功也召公率公而位成周公書命而丕作殷頑如此悅以使民可

知已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幣諸侯贄見幣物出取入錫周公宅洛事畢將歸宗周召公聯羣侯致敬因周公陳戒成王也拜稽致敬旅陳陳王及公者公攝政故因公達王如下文也御事指成王不敢斥言也誥告越自者言教告殷頑推及所由自王敬德也下文故明申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召公陳戒成王因周公以達者也皇天上帝重辭元子指紂與殷之命皆云天改者帝命不易悚惟恤以策敬也恤憂肆則失之故也曷其詰其故奈何承無疆言也敬者滿眼天命兢兢業業無敢或越五事三德

妙契天命誠民永命之全功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兹服厥命厥終智
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
其疾敬德既已事之辭遐遠終絕改也兹原指之辭越相及之辭後王後民受也承多哲而服命謂若可恃而不改也厥終未久之辭智藏耄遜于荒瘝在師師非度籲天出執多瘠罔詔改命之由自乃之意也亦者不忍言之意哀民眷命明改命之理也疾云者少自暇逸命即改也反復改命以策敬也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從子保指禹傳子言面鄉稽考即顧畏也若順天弗違宜可恃也今既謂已改也格格正夏邑也重申改命以惕之起下文也今沖子
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則無他之謂幼沖德性未定遺遠老成棄天之由與正人居矧皇自敬德故曰無遺壽耇稽古德循求始卒體道以盡性稽謀自天推究源流契性以知命也欲無遺以勵疾敬顧畏之功也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
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元子重代天之職也丕大諴和好惡同民無哀籲也休即惟休疑命也不敢後顧者敬也碞險民情向背天命之改否也顧者敬之端畏者敬之實畏民即敬天也下即宅洛而申戒之王來紹上

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紹上帝繼天出治顧畏也自服始政也洛邑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故曰土中旦日專公責也配天德合天毖祀答配天也中乂宅中圖治顧畏以誠民中乂而後配天也兩自時策自服厥有策丕能也成命指紹上帝言今休言自今後無疆惟休也申上節也王先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先中乂先事殷御事殷舊臣事周者服則殷頑可化何以服之敬德也比從介助服也節性制其流湎日邁共勉于善也申治民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王溯治本也所處所作所者動靜語默發見遍遠無往不敬也德者天命之性貫徹體用者也不可不

者小有不敬人不服也惕之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不敢知謂歷年長短惟不謂不可不監也上舉夏商緣改命以發端此則承上而反復前監以明惟恤以惕敬德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承上而策王也若指二國功謂敬德歷年者初服始事中乂王乃者醒之意未盡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哲聖哲罔不在者豢養作聖之基生子喻初服所謂自時中乂天其者承不敢知知今者承惟不云云也申警敬德于初服以惕無疆也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承上而周詳德用以洪永命也宅新邑謂初服德用敬德以道民中乂之實也策上以趨下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勿以者小民非法商紂流毒非民之過亦敢者戒誣民也殄戮非德用民若有功順而道之民易從也棄德違天天命不永矣戒非德之用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首位在德元言當德先天下刑用觀刑而化也上顯者共戴尊親無疆之休也專德用之責也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下謂君臣勤德用之功恤德用之心其日期後之辭欲者祈天之本願以小民策顧畏徵勤恤也受永命歷年無改倡德用之符終陳誥之意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拜稽忠愛之著予小臣委順之忱敵者易民服難王德也讎民殷頑百君子殷周御事友民順化之民保者合而安受者承而順也奉上法符主德丕能誠也末終期無疆也成命王顯洪敬德之效所以敢也非敢勤承上而謙己惟云者專敬德以永命之責于王拳拳之忠也抑時成王因宅洛功成將來新邑舉祀公故因取幣旅王而及之歟

洛誥

洛成周公歸周成王將至洛舉祀公致王王復公公再致書反政王命公同來洛因留公公許留君臣往復史錄其辭與其事事專留洛故名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復白拜稽白王成王將至洛舉祀公致歸政意也子親之辟尊之明辟者克舉君職發歸政明農之端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如弗敢指主宅洛言基命所以成始定命所以成終謂中乂配天也保太保相土宅洛基始爲之地營洛功成反政成王基命定命皆于此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洛師猶言京師卜黎者商民重遷不吉然後卜洛洛也卜澗東瀍西卜其地營洛邑爲王城也洛洛邑食史先定墨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瀍水東下都處商民之地伻使圖宅洛地圖獻卜獻卜洛之兆辭也復前事以致終事反政之意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拜稽致敬重留公也不敢不原先王付託重任發留公之端答基命也匹休指相宅言表公意也視示卜休卜其休恒吉卜皆吉其貞不敢獨當公其者終不敢不之意答定命決留公也拜稽誨言復公而深致意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公再致民詳宅洛基命定命之實以申歸政明農之本志肇始稱舉殷盛也舉大烝也秩敘無文祀典不載咸者謂義所當祀皆序而祭之稱殷禮也新都初撫齊祓一心崇德報功靡神不舉萃天下之渙通天下之志莫先乎此宜周公爲首務云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齊精擇整論也伻從使從適洛將以二政也惟曰庶有事者微示其意政自王發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即命謂初政之先務承有事言也記功宗命百工敘功而品其最尊者作元祀功臣皆祭于大烝以勳勞最尊顯者爲之冠也惟命專即命之意命襃賞之命篤弼厚輔王室也襃前功勸後功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

教工功載記功臣之籍丕視者言襃賞次敘一當示以大公所以勸將來也故曰悉自教工謂勸勵篤弼之所由也上告以崇報此又諭以至公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朋黨比承上教工而重戒之也其往謂自今以往誠初政也火喻私意燄燄尚微灼爍然敘次第延蔓弗絕不可撲滅也言論功行賞少狥私黨則羣狂競進亂政拂民不可救止惕基命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若順彝常撫理謂倫物也如予身示惟無他之辭用人至公行政之要也周工指伻從言伻嚮使知意向言公衷也即就同位曰僚明精自作奮發有功赴功也惇厚大廣成裕成寬裕之規模若彝撫事也永有辭守

文令主定命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決前言發後端也惟終惟敎工伻嚮之終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承其朋而進推也百辟周公之表享朝享儀禮物幣也敬識者享上有誠僞敬則中無纖翳物來畢照也不役志不誠凡民云者率而趨僞也爽差忒侮僭逆也作僞行邪褻王度而施不順所以戒敬識也極基命之全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

用戾承若撫而切勉王也頒布不暇敬也言當若予汲汲如下文也棐輔養以始事敎以終事申若撫也蘉勉是指棐彝不蘉暇也不永不能定命也正父猶先正武王也篤謂不忘敘謂循次若予頒朕不暇也不敢廢言民也往在洛往敬要其終以戒之而言敬者敬則無私不開朋北之漸敬則貞一不萌終隳之端基命定命之本也彼宅洛裕即成裕棐彝也無遠用戾極定命之功惟終也所以致復也玩敎汝若予汝往茲予語氣前此周公受遺攝政毓成王于東宮無疑管蔡所以流言聖人之奇節也此下應有王命公同來洛舉祀情事不悉具者于前後往夜見之此經之妙也否則疑于史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成王命公同來洛後留公之辭明保謂攝政富國稱舉稱德舉政

施仁制禮定樂恢宏先烈也故曰揚烈奉答者奉天意答天休也和言協衆恆言久道居師遷頑宅洛揚前烈由稱德也舉前功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將大秩秩定也即公云殷禮下烝祭牛骨也舉見事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毖祀惟者不可誤之辭明光勤施指奉答和恆言旁無方所承上下四方言穆穆和敬迓迎衡平道迎治平之休也不迷謂天下迓衡之象毖祀指惇宗言坐享成勞之意承上二節而申美公以起下文也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功稱德之功棐廸篤上所云迓衡罔不若時不若時言當常爾也重前功以致留意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承上而申

留公也退歸周鎬京退居鎬京亦毖祀之意後者同至而已先退也留治洛也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開亂治猶云草創也宗禮宗功之禮廸亂故未定也敉公功定元祀亦未克望之至也起下文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後後功承廸亂言士與師工皆伻從者監亦伻嚮之意廸將所由也誕保亦明作惇裕之謂四輔四方仰賴如申之輔也宗禮所以定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定爾雅曰止也留洛也予往歸宗周也肅將服敬祇歡感德和恆之效也困倦而求去申公定也無斁康事聽教棐彝申予往也勿替刑進監我言四方世享由廸將也亦永有辭

功所由敉也託之倚之至弗留得乎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公許王留後也來來洛承指王命答誕保之言也責難爲恭弘朕恭大我責難之義述王留意以自承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來相宅述王此行大者博其文惇者體其意考典殷獻丕遠商耇非但服殷御事而已因俗宜民格頑之善物也新辟者化頑革故治道一新奉命也恭先恭以接下倡後王也其將然之辭中乂者王雖退辟于周宅中朝會政令皆由此也中乂則成休有成績矣定命也責難先君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

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承勉王而自承篤弼也多子衆卿大夫君典殷獻相率羣材各竭其職也師衆答慰其望篤前烈棐彝裕民有加無已所以答師也孚先信以事上倡後人也考成昭明子指成王刑儀刑德之表也昭刑承勿替言單終篤烈所以昭刑刑成而後祖德可單也承世享言武言烈文言德舉重也公以治洛自責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伻毖王使公來戒勅庶殷也乃命重言之寧安留之也秬黑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卣中尊也明潔禋敬重以祖命也拜稽致敬休享祝福也成王先以二騂告文武然後致辭留公時即以二卣命公禋祀文武以休其福以深致留公之意所謂寧予即以示敉公功意也述王命以起下文也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宿如君言不宿之宿。則卽舉不逾時達王命禋之意于文武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惠順篤敘與上同佽好德也。無遘疾身其康寧。祀王也萬年饜德好德之貽殷引考康彊無旣也。傳神暇逝明祀也。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敘。敘，次第萬年。禮明樂備。入道化成永觀懷德奕世戴德致休享于王也。殷民向背國社之修短繫之。云王伻。公雖留洛。主惪化于王也。雖亦責難引恭而意則深遠矣。所爲大化翔洽刑措不用享卜世卜年之休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卽上惇宗稱秩成

王至洛。烝祭告留附託于此。終留公之事也。戊辰十二月晦日烝。大烝歲舉之祭。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用特牛者。告留公後。用盛禮也。逸，史逸。冊，冊書。祝冊告神。惟告者專留公後。更不及他。重其事也。告祖而後致留也。王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以殺牲禋祭。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也。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在十有二月冊告述前事。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曹法之妙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記誕保受命承基命定命承保文祖烈考。始終公辭王留之顚末也。惟七年者公留後治洛七年而薨也。結洛誥。領下五篇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皆以有位多士稱之。故周公留洛初政。卽以王命總呼告之。因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本序也。三月，烝祭次年之三月。公至洛已入。言初者，留後治洛始行新政故也。曰商王士，貴之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王若曰，周公傳主命也。弗弔見大誥。旻天，秋天，主肅殺。言降喪，弗弔也。佑命，眷佑之命。將，奉也。王罰，王者公罰。勑，正。勑殷命而易之，以終上帝佑命之事。原格命之初以開諭之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放。令其寬綽以聽也。弋，取。畀，與。允，實。固，保。亂，謂殷也。不畀者栽培傾覆。固治而不固亂，天之道也。弼我由罔固。其敢者，重申佑命以詰叛也。惟帝不畀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秉，持。秉言心，爲言事。惟我云者，民心迹所係。卽天明威所在也。申不畀以起下文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導。逸，安。適，往也。引逸，指秉爲言。謂安行天理。不適逸，謂暴虐無度也。降格，降至災異。嚮，示之意。若伊洛竭也。弗克庸帝，不用帝命。有辭，如以日自擬。弗庸之實也。廢命降罰，卽罔固降喪之謂。遂夏桀。況商紂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命爾猶弼我。革夏，猶弋殷命。甸，治。舉賢俊以治四方也。述革夏，況勑殷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所以承帝。恤祀所以敬天。亦惟天丕建

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爾云亦者，意注我周也。丕，大。建，立。卽保乂也。罔敢失帝，以天自度。配天其澤，澤普同天。反復不喪，以起下文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嗣王，紂也。罔顯不明天命。勤家，勤勞邦家。敬民也。淫泆酗酒敗德，所以棄天讐民也。大降喪之由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降喪，國亡身戮。罔顧，亂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明降喪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桀舉邦喪，廣降喪以諭多士也。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靈承者，畏天勤民，承上而申佑命也。有命曰

割殷，告勑于帝。有命，弼我也。割殷，截除殷亂。告勑于帝，勑殷以終帝事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事不貳適，奉天不違。王家我適，帝命服周，受佑命，罔固亂也。惟我者，謂非敢弋殷。惟爾者，謂不當復叛也。示以天命之不易，以明叛周之非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洪無度，大爲不法，言復叛也。爾動，遷頑于洛。我不，言非我。自乃者，爾之由也。承上而明遷洛也。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亦念，承上而進言也。大戾，謂紂既死，武庚又滅也。不正，言邪慝。大典，不得不遷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奉德不康寧，謂施德不俊裕，爾動也。

時，指遷西言。天命無違，爾洪無度，奉天罰也。後，緩也。不敢有後，無違也。釋其怨，安其心也。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惟爾知，徵舊以例今也。冊典，載殷革夏之事，承上而申諭以起下也。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今爾又曰，承上而揣怨辭。簡士服官，原殷事以責周也。聽用德，起求爾也。敢求者，遷之洛邑，令其改行。率德以俟簡服也。率肆，循故也。矜爾，憫其不正而遷西也。罪，過。天命，謂命討皆天也。釋其怨起作洛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承我宗多遜。

來自奄，歸自征東也。降命，言罪當誅死，降等而開其生也。移遐逖，徙洛致天罰也。我乃，謂從末減也。比，親。事，服役。臣也。多遜，漸效遜順，謂他日遠舊從新，期以待簡服也。引作洛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不爾殺，申降命也。時命，作洛之命，如下所云也。攸賓，解見士中。亦惟，蒙上而指已然，以示作洛之意，告多士之本旨也。申，矜爾也。下文詳言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乃，期責之辭。尚，庶幾。有保有土，遷時賜田宅安之。幹，言生業。止，言室居。有土斯有幹止也。諭安分勉克敬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敬者欽戒無度遜以臣周也矜爾者帝命侯服享有土之樂也亦致云者言不能再降爾命承上反復言之以申時惟天命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爾諭將來也繼續勉勉安土之意有年壽考也乃者繼事之辭興承敘萬年克膺簡服也從自也自爾遷始也推言無疆之休以慰其怨委曲懇款仁聖之心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又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爾攸居結上三節申誥多士之意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敗也成王歸周周公留洛懼其沖年初服遠離師保不知勤恤民依又或隱狃化頑勤勞少

耽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憂勤者無逸之實敬厲者無逸之心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意深遠矣豳風七月之詩亦此意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處所所其無逸謂動靜食息無不勤惕孳通篇也稱君子戒王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安逸者人主之分先知乃逸謂全心勤恤克自敬畏乃居逸之道所其無逸也依指稼穡言小民所恃以生者也則知者反是則縱逸病民怨叢厥身矣惕知艱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相視也父母喻先王子喻嗣王也俚語曰諺乃逸謂恬然乃諺習而安也誕承逸與諺言

既緣上遍下之辭否則謂不但無聞知者抑又甚也極喻逸之流失以孳下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中宗以下証無逸之君子也莊嚴恭肅存誠也寅欽畏懼慎獨也天命天理之準度猶律動中天則也聖學之全治民之本也荒言怠寧言佚祗且懼故不敢也所其無逸也享國永年無逸之效勸之也下同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承上之辭高宗武丁時

未即位時舊勞者其父小乙使居民間習及民事知稼穡艱難也爰於也乃或者古禮久廢駭特舉也言出令不言禀禀天命不敢違禮也其惟者表一端見全心也雍和謂協理循禮守度好惡同民也不敢無逸也嘉美可大靖安可久也無逸之實小大無怨萬舉萬當所其無逸之驗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高宗子祖庚弟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非義逃于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爰知承爲小人言無逸也保言心惠言恩無逸故能也不敢侮解見康誥所其無逸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厥後三宗之後生則逸驕處深宮不聞由不知也耽樂之從言逸也罔或克壽伐性喪生耽樂之孽也或十年云云耽樂愈甚享年愈促也惕以所惡戒逸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稱太王王季者商猶異世將舉文王之無逸先述其源流之遠也抑歛抑居處恭畏敬畏執事敬也無逸之本也文王本柔恭以致其不敢者皆是心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謙抑服循習無逸之原體用之謂也即就功成功也康功治岐善政安民之功田功安民之事田功最急也俯即民功勉循奏績非卑服不能無逸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本乎柔順發爲恪恭全心民功卑服也鮮生之柔能懷惠恭能保鮮即功也昃日昳也日昃不暇柔恭之著咸和懷保惠鮮之效也所其無逸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盤流連忘返之謂沈樂也不敢由卑服無逸之心庶邦西伯所統惟正之供無縱逸故無過取無逸之實由國中偏西土也受命謂爲諸侯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享國永年無逸之效歷舉無逸君子以示勸諭勤勞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承上而戒縱逸也繼自今戒無窮揚當前也則其領上切指之辭淫蕩溺無節觀者恣于遊之端逸者荒

于田之漸也易庶邦言萬民爲天子言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皇毋少暇承則其言也今日猶偶爾乃者承上切戒之辭訓法若順則法愆過也耽樂逸也下非所以率民上非所以承天也丕則者上耽逸樂小民方興若受酗酒推逸之流失以致戒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承上而進戒所其也古人中宗以下是也猶胥況嗣王也譸誑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訓告訓廸而告誡之保惠保護而澤沃之教誨教導而諄懇之輔翼無已也民無或兢兢業業賢哲周防無敢妄言以惑主聽申古人無逸之實以進勸也此厥不聽人

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指上所聞言不聽不受匡弼訓則譸張之由也正刑典法變易而紊亂之譸張爲幻也蓋先王正法維繫民依甚不便于縱逸之君也至極極小大甚譸張也違而怨詛而祝創深蓄極耽樂病民之故亡國之端也申言後王縱逸失民之狀以進戒也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此下承上而極申勸戒也哲智知艱知依也廸蹈行如上所云無逸也指而申之以起下文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承廸哲而申告也詈詛祝皇皇然敬德戒懼慎獨廸哲所

由也。厥愆，怨詈所指。或告，則皇極形敬德曰朕者，表敬德也。所其無逸也。允，信。允若時，課實以徵效也。怒者，怨詈之發而加人也。不啻不敢怨詈，全消民得所依也。萬民咸和，無逸之效；永年之由也。再申無逸所以享年之故，以申致勸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乃或者，小人助虐耽樂病民，有以啓之。則信者，不自責而咎民也。不永念，不敬德。不寬綽，不省愆。罰輕于殺，罪重于辜。分承而益甚之辭。怨叢厥身，縱逸剝民，上下離叛，喪亡無日也。再申作逸所以促年之故，以深致戒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指上三層言。前六章皆先致其咨嗟歎息，然後發所言之意。至此則嗟歎之外更無他語。前言之所以勸戒者，其蘊已盡，而忠愛懇切之意則固無有窮已矣。此萬世治平之心法也。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錄其辭，首呼君奭，因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君，尊稱之辭。奭，召公名。古人尚質，相語多名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顛覆，休之反也。既受而不敢知，言天命難保。折棐忱也。棐忱，默相忠誠。棐忱而不敢知，言永命在人。懇惻危懼，發留公之端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已曰時我，述君自任之辭，以繫之寧。苟安命既受之命，永念于可恃之時，不敢寧也。申前不敢知也。惟人，言天命難諶，操之自人。棐忱也。克恭上下，敬天勤民。遏，止。佚，失也。在我言休戚依關，在家不知，言非歸老所能謝諸時我也。申後不敢知，留之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不易，承既受言。難諶，承棐忱言。乃其者，言但知此耳。弗克，決墜命所由。經歷，恭德所以嗣明德。弗恭所以遏佚也。惕既受，悚在家也。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非克有正，謙不敢當棐忱也。迪施者，導之克恭以嗣明德。惟者，姑盡其職，棐忱聽天。君固不可去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天不可信，指棐忱言。延武德以保文命，老臣篤棐之道，迪施之意也。惟者，事不敢知，道固如是。足上以起下也。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我聞者，述古以況今也。時則有若，例君奭也。保衡，太保秉衡，伊尹也。太戊，太甲之孫。陟，伊尹之子。扈，太戊賢臣。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賢，咸之子。甘盤，武丁舊臣。呂氏曰：序商六臣之烈，勉召公匹休前人也。格天，以聖輔聖，與天無間。格帝，以賢輔賢，克厭天心。

聖賢之分準協之異也乂王家功昭王家精藴尙遜二臣也巫賢甘盤無所指言者蒙上文也不言傅說舉舊臣也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茲循臣道陳列上所指言保乂也陟升有功德者升而宗之配天歷年保乂之由贊六臣以勉召公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純佑指配天歷年言保乂之功實國多賢佑命自天保乂之由也秉持恤憂秉德言心明恤言力內臣言秉言明外臣言奔走各與其職也罔不矧咸推而況之明商實也稱舉乂治乂辟出德稱承上言也事文德武功也四方協應商實之效也申六臣保乂之功

《尚書辨僞卷之四　五十七

以益致慰勉也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平順理無陂之謂格正己格物之謂與天合德保由平乂由格故歷年多也證既受也滅威滅亡之天威證前不敢知也永念時我前言固命既受而終祥也亂治明我造邦廸施之功承上以起下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割降喪于殷申重勸勉也德謂伐暴救民集大命受命有天下也承上而及我周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承上而原所自也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修治和變也修

言平和言格尚克亦惟專美五臣也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又曰申言也往來疏附後先也彝常安民之常道修和之由蔑無也承上反言以起下也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亦惟承遠以推近也秉德廸彝之本知威廸彝之實見著見降德之昭冒覆冒降德之實聞于者和氣協天受命所由也申上以趨下也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尚廸蒙上而趨後暨也祿天祿將承咸劉厥敵誅紂及助虐者單盡專言惟冒主偏覆言單稱所由將威而稱德昭武之力也洪

《尚書辨僞卷之四　五十八

美前臣以勸當前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共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在者指當前而心怵也浮水曰游若游大川挽共濟也同未在位反政之初諸未經歷無我責言騷動初安己難獨任述特留之本懷也收斂身而退勗勉罔勗不及言不共濟也耇老成指召公德不降承罔勗言我則矧曰者言物和尚難況逕天休乎諭共濟則永休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肆大也茲指上文所言大惟艱懼不矜勉共濟也猷謀裕寬綽不廸猷裕勗不及也迷迷惑失道爲同未在位言君我並舉共濟之

辭論惟艱申上文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前人謂武王敷布心腹心悉命全寄重任極則也曰顧命之言勗勗不及偶三公輔王若耕之有偶亶誠也乘茲不輸載隆命申喻偶王也惟思惟文德進嗣前德言承無疆恤進施光沖子言乘命也諭歆裕以終祥也秉德知威媲美五臣矣此又述武王顧命以申誕無責之意以勉留之義固不容辭也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此以下召公允留而周公慰勉之保奭尊而倚之克敬承召誥敬德言否泰之反喪也以予云云據前所言以監殷亡念天威勉益敬也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

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允猶專起予惟也襄助言共濟有合而言指時我也天休滋至平禍逆與禮樂逆時麻阜民和也弗戡謙不敢勝也其汝者承弗戡而服膺盛德言必知保泰如下所云也明俊民者登選得人天休弗替敬德之用也歸老可也故曰在讓丕時開導慰勉以悅其意申肆念之意也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棐式克述前功咸成不怠勵後效也申天休以課共濟以信棐忱之終祥也云出日周都西土去東最遠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

天越民惠猶善呼予惟也多誥重誥閔憂也天越民繳上天威民允也剖心以示無他屬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言天越民此專及民德降德者永休之本也厥初指罔尤違惟終永懷敬德以終天祥也祗茲敬用此誥往就職敬用治敬以治民申多誥而丁寧厥職也意深哉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此等事中主皆能之且辭成數衍僞擬○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拉天扯誕非命封之體抑上下文氣不貫○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成王歸周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至洛諸侯來朝周公稱王命告之費誓言淮徐並興意當時扇亂不特殷人故及多方因以名篇○蘇氏曰多方所誥遠及四方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蓋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安人自膏火中出郎念殷先王如父母雖武王周公之聖相

繼撫之幾莫能禦也使時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五月又明年之五月宗周洛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周公曰先王若曰周公傳王命也四國三監及殷多方奄淮徐及天下殷侯尹民武庚舊臣赦遷洛邑者降命解見多士舉赦遷往事以發端爾罔不知醒多方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妄干指商奄之叛言寅敬祀先王宗祀弗永言罹滅亡也奄商之叛圖天命也故承上詰問而挈指之下引夏商明示之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降格見多士誕逸大肆逸豫不肯慼言甚誕逸不念民也承降格言乃者益甚之辭淫泆昏亂縱逸也勸戒勉帝降格者警而惕之道之改過遷善使知省懼惟其淫昏故不少克甚不慼言也爾攸聞指桀以況紂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厥圖領洪圖而申上文也麗依民麗衣食之迭謂仁也大降罰大肆威虐甚不克開崇亂也因推所由甲始內亂嬖妹喜也善承于衆開民麗也不克女謁進淫昏甚也惟思也進之恭進用恭敬洪舒大敷用德也亦但也叨貪懫忿指夏民言欽敬用也閉賢路開枉門由內亂也

劓割者害于而國不克靈承所以崇亂有夏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時爲是指淫昏崇亂言顯明休美也降命指慎麗民勸言刑殄者伐而殄滅之申降命也況周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不畀純大不與桀也乃惟指其故義民有道之人不克謂不能用賢永命指上洪舒言恭士惟虐指上日欽劓割言百爲不開民窮無告甚胥虐也降罰崇亂天所以求民主也呼夏時多方多士欲其聞而隱惕也甚紂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惟獨他人不克也多方簡四方歸心以簡代夏非圖天命也況周也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慎麗心依于仁不敢淫昏降罰民乃勸也刑法也民刑用勸君仁愛民民忠愛君也降顯休之由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仁之本慎罰仁之政慎厥麗乃勸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承上而極慎麗也戮釋而皆勸者仁心爲質克以多方享天也起下文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爾辟謂紂至克者謂人心離天命去周無私也今至于者亡也忽焉接挈紂亡下文乃申言之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嗚呼承上而歎夏殷之刑殄也庸用有心之罰釋舍去非天歎桀紂自取也下文反復以申之○呂氏曰

篇首周公曰王若曰此嗚呼王若曰書無此體周公攝政當國與前代異又遭流言之變故于此發新例二明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紧承爾辟以申非天也以爾者謂紂恃有多方妄希天命有辭如云有命在天誣淫圖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此下二節舉夏以例殷也集積享享國降罰祟亂聚其所以滅淫圖也間代刑殄也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逸厥逸沈溺宴逸猶淫昏也蠲潔烝進蠲言心烝言政淫故不蠲昏故不烝也申淫圖釋所以釋夏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作爲基也刻刻敬愼爲聖罔念卽作狂矣肆無忌憚爲狂克念卽作聖矣側注以趨下也五年不可考須待暇少寬須緩而暇望其克念子孫世王也罔可念聽終于淫昏自絕于天所以別求民主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動威猶降格顧天畏天變愼麗也開啓求多方也罔堪顧與紂同惡不堪承天眷明天無私以詰洪圖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惟我卽所以代商也堪用德能施德于民猶愼麗也典主可爲鬼神上帝之主也式用呂氏曰式教用休非天諄諄教之天德日新左右逢原思若啓行若翼用以光大其王業也簡擇畀付尹正猶湯代夏也求多方而罔堪顧

不得不降顯休于我周也委曲以諭之奪洪圖之心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上既剖晰天命此特揭首節降命之恩以醒之以起下文先戒後勸之意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下三節承降命而戒速辜也曷不責應爾也忱裕開誠寬諭夾輔介助乂也享奉天凝庥爾尚者謂法宜極刑今且降命不可速辜也惠順熙廣忱裕以夾介而後惠熙也詰叛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挈不應爾也屢迪未愛言其屢叛由不自愛也宅安不大宅推

其心屑播形其惡圖忱于正希見信于正人究洪圖之隱也責叛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懼教告要囚至再至三言往事及今也乃有言異日不用言不安宅畋也速辜謂盜罪目前自取罰殛也所以戒之也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上既戒之此復次而呼之將以勸之也監監武庚叛時遷洛之臣民者有分屬有君道也故曰臣我監不日年日祀因商俗慰之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胥有才智者上言遷洛遺臣此殷多士授職于洛其長治遷民

者也臬事罔不克者孛指前能益以慰勉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作順由心不安家不和由身不修爾爾惟勉之也克明者恩明義美無睽乖悖亂之形修身齊家之效也爾克專其能承克臬而進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凶德指頑民忌畏其脅制尚庶幾不忌承克明言謂服之也亦則益進之辭穆穆指上和勤言閑簡乃邑指殷民介助也簡其賢者而用之以資其助也克者虛恭而後能進賢也鼓舞以化之豈但不忌云爾哉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

《尚書辨僞》卷之四　六五

僚爾乃承上而決下也尚永力者庶可永食其業也畀予矜憐由臬勤也介賚若下云然也迪啟簡拔用之王朝也勉爾所事承迪簡言服在大僚進在王庭言也因多士迪簡百僚之望而進而勸勵之委曲盡矣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前言已盡歎息呼告諄復聽命也勸忱勸諭而服膺也享奉上之命凡民不享從惡如奔由不克勸忱也爾乃繼之而益甚之辭逸蕩逸遠之漸頗頗僻大遠也探天威取天罰離逖者蕩析遠徙欲宅宅畋田而不能也怵之以後禍所以悚其勸忱也丁寧至矣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祗敬命反覆戒勸之

命言有盡意無窮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云初與之更始也不克敬于和惟逸惟頗無我怨申離逖之戒也纏綿悱惻之意溢于言表矣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用賢立政之道其意則專戒以慎擇百官有司之長爲立政之要領也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以後不復有書而忠愛之忱遠大之慮學者當于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若曰史臣記周公告王之書也拜稽以告致敬而陳

《尚書辨僞》卷之四　六六

咸戒指下衆職也左右輔弼之謂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長準人執法之長大臣而左右者也綴衣居與朝夕虎賁出而夾輔者習押左右者也休茲美其職立政之本恤者以不得其人爲憂鮮哉知人善任立政之要也起下文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舉古人証知恤也迪行指知恤言室王室競強籲俊求賢也尊上帝舉賢以亮天工也迪知猶擇善忱恂猶固執九德皋謨所稱也乃敢者謂立政重任非謀面者所能也拜稽稱后尊其名宅云者任職得人庶政可熙也事常任牧常伯準準人也

茲惟指其實以美之言能尊上帝也面外謀面非廸忱者訓順宅人以爲順德而即任之也義民有德者以體道謂之德以制事謂之義無義民則立政無資矣反醒上文也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心得爲德惡故亦云德弗作往任言不效先王任人也是惟言專用暴虐之人罔後喪亡也由不知恤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繼前之辭陟升耿光也湯由諸侯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天下所謂陟丕釐耿命也乃者推丕釐之由也宅以位言俊以才言三有俊謂副三宅之才也克即宅不曠其職克即俊克著其才惟思式法也嚴惟審其能丕式重其用所以克即也其在著丕釐之實協于厥邑者近者情難治畿甸之協純之至丕式見德者遠者德難徧觀法之同太之至也治道無餘蘊矣立政之著知恤之效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嗚呼歎知恤鮮也羞刑專事刑戮者庶習備衆醜惡者邦言諸侯政言臣工同厥邦非所式同厥政非所協也乃伻者厥邦由厥政也甸者并牧其地什伍其民也式商者商之受命由于知恤周所以安萬民者亦用是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亦越承上言克能灼明也言心謂廸恂非謀面也三

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長伯若王制所稱屬有長州有伯是也以用敬事謂王職修而上有所承立長伯謂翕敷當而下有所寄政立矣由知恤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此文武立政三宅之官牧常伯以職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內臣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百司若內司服庶府若內府之屬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外臣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互言也藝人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對內之辭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表臣也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膳夫庖人內饔之長大師司樂則鐘師磬師之長也凡特見其名者皆有意焉此外官職皆可槩以百司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與百司之數者而皆統于三宅攜立政而歷數衆職總曰庶常吉士由三宅得人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侯國之官也獨舉此者以名位通于天子掌于三宅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統于三宅而監四夷者微盧見牧誓烝衆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林氏曰言微盧之衆及三亳與凡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皆得入也按自侯國三卿以降惟列官名承上常吉之文以內見外也夫自官府朝廷畿甸侯國遠至夷狄莫不得人則政無不立非克知灼見知恤畢要者能爾乎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宅心見上克者知之至任之篤猶嚴惟丕式也常事有司之事司牧主治之人茲指虎賁以下俊彰大也克立職得其人克俊人盡其才由克厥宅心立政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庶獄庶訟
庶慎禁戒儲備也三宅掌之罔攸兼者與人之命壹有司主職牧夫治人也訓勑用違用命違命
也惟罔兼也所以克立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特言庶獄
庶慎羣功矢謨兼聽可也過作聰明察及瑣屑大臣無所措手矣罔敢知任人之專所以克俊
也言文王之知恤也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率率循文王也敉功安民
之功德一也義以制事斷制協宜故能敉功容以宅心言寬綽無私故能遠猷也不敢替猶克
立從猶克俊政所以立丕基所以並受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
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

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孺子王矣初政重大之辭我謂王若順心之安也灼知厥若猶克知灼見其心知之明也俾使
亂治猶克立不敢替也相輔也牧夫之事和調協也準人常任之事言立政也勿間勿參用憸
人任之專猶克俊與從也示任人立政之要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
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一話一言由克灼而溯究之末終惟思灼知厥
若之由立政以乂民申俾亂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
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是乂之徽美也咸告指克心以上謂不可徒聽也文子文孫成王武王
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差失不專責有司而參決憸人以誤之勿誤戒敢知也正指當職者

惟戒誤也承上勿間而推言之以申戒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
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
俾乂總上而申告之宅之官之稱其職若湯之嚴惟文之克立也由繹由表以契其內若
湯之丕式文之克俊也兹乃言不敢輕用也舉知恤以致勸也國則罔有立政
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國則者承上而
嚴戒也憸人憸利小人傾巧便給吉士之反也訓法不訓于德不法善政也罔顯欽罰罔後戒
間用憸人也繼自今切申戒勱勱勉相輔也俾乂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
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重揭今王責纘承之重任

也勿誤勿間憸人以暴德也獨舉庶獄者刑以輔治不可或弛民命所關尤當慎選也挈至重
以要立政之全也惟者責專吉士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
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其克者恐其荒于治安也詰治詰戎立政之終事顯
以示當遵之法潛以消不逞之萌也陟升也禹迹禹貢所載方四方表外也罔有不服明陟禹
迹也以以是也覲見揚彰也光言德烈言功各稱其盛終文子文孫之任也立政之極軌知恤
之全量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戒及
後王忠懇無已之心常人常德之人常言體吉言用謂三宅也克用者敬天畏民樂登常吉也
其惟策知恤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告太史者承上誤獄
而舉前效以式後王也蘇公忿生武王時爲司
寇者敬執業重民命也長王國恤民生培國脉
也爾由獄言即目前所用之獄茲指爾由獄言
式謂法蘇公之敬獄也愼者敬之用中無差忒
之謂列用者謂條欵繁多愼與不愼國脉所關
也間用檢人刑罰不中民無所措亂政之漸短
祚之兆也公所以拳拳于終與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
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
治官○開場六語夸張失實周無萬邦成王
又未四征董正裁訂也歸周何時事來自奄
耶周公誕保制禮立政成王應無此舉若云
公薨後事公詩誥未寒遽變公成憲耶此必
無之事僞也●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
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
代時若訓廸厥官○文武周公之制不足法
耶何無一語及之耶●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
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
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
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
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
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
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
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
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
面莅事惟煩○雜亂無次仍是僞撰說命伎

倆●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
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
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恭儉承驕侈綴下作僞牽蔓●居寵思危罔
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
任○節節牽綴散漫湊揑●王曰嗚呼三事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
兆民萬邦惟無斁
君陳○辨僞說見後畢命●王若曰君陳惟
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
尹茲東郊敬哉○竄入論語遺却孝乎二字
破綻●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
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
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
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
時惟良顯哉○善則稱君人臣之末節人君
苟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誰任哉是教逢君
也讀旅王顯命知洪無此言矣僞也●王曰
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依勢倚法中材
以下者不爲承周公重任者何如人顧戒及
此耶制者寬之藥和又云從容耶●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
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複倒●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
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
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

休終有辭于永世○通篇語無倫次義理而嘉謨二段尤甚

尚書辨僞卷之四終

尚書辨僞卷之五

周書二

顧命 鄭氏曰。回首曰顧。成王將崩。召羣臣。回顧發命立康王。史序其事。及奉命嗣立。臣主交儆。反服終喪。以始終顧命之事。因以名篇。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不懌。疾甚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盥手。頮。洗面。相。正服位之臣。冕服。朝服也。凡王發命。臨羣臣。必沐浴正服。今疾危殆。故但洮頮水。被冕服。憑几發命也。**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六卿以下。將以發命也。太保畢毛三公。保奭以下六卿也。冢宰司馬司空則三公領之。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諸侯入爲公卿者。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庶官之長。御事。諸掌事者。平時特命六卿。此時將發顧命。故同以王命召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顧命也。漸。進。幾。近。臻。至。即于死也。彌。甚。留連。不可反也。誓言。決辭。嗣。續。白其志也。審訓者。思之熟而不可易也。悚羣臣之聽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宣重光。相繼昭布其明德也。奠。民所依。陳布教條。養且教也。肄肄不違。仁義漸摩。化服民心也。宣重光也。達殷之由。所以集命也。達殷。德孚殷邦。集大命。有天下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無知。迓。迎也。天威

指上大命大訓重光之體用嗣守承奉也無敢昏逾戒懼愼獨所其無逸嗣守之實敬迓之全功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殆危也弗興形將脫弗悟氣垂絕也明猶聰聽時是指上文言用以也元子正其統也釗康王名艱難大命既集任大責重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柔懷來能馴擾也安者內外相維勸者彼此相恤所謂弘濟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自亂于者外以之檢身內以之養心修已以敬之全功也冒猶混貢進也非非禮幾訓近動之微也視聽言動一念之起少有所搖即貢于非幾昏而逾矣爾無以者謂誠飭乎平時防閑于隱微戒疎忽也所謂敬保也克已修身弘濟之大原也

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退還本位也綴衣幄帳出之于庭喪大記云疾病君撤懸是也○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垂世之訓知有得于周公之教深矣曾子易簀亦若是也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入爲虎賁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室也稱太保冢宰攝政命桓毛使傳令也南門路寢門外恤憂宅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延入宅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曲盡備豫一條一節悉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官爲冊書法度麻冕至答拜皆是傳顧命于康王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即太保改稱者大命諸侯也須取也須材供喪用也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供喪役而典張設之事者設指四坐言黼扆屏風畫斧文者設之象生存也以下不言命省文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布重席所謂天子席三重者也篾席桃枝席黼黑白雜繒純緣也華彩色飾几也仍几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席莞席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

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在西廂夾室之間筍席竹席紛雜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也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而設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王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玉五重及寶總西東序所陳言赤刀赤削大訓三皇五帝之書及文武之訓弘大也琬圭名夷玉東夷所貢天色如天者球鳴球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舞衣胤國所制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

皮故歷代傳寶之呂氏曰西東序所陳不惟玉寶而大訓河圖參焉則所寶者可識矣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綴輅金輅先輅木輅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次之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近遠者宜先也王乘玉輅綴者金輅最遠先行者木輅則象輅革輅為次輅賓階西階阼階東階面南嚮塾門側堂五輅陳列亦以象生存也按周禮大喪出輅而此所陳寶器及輅皆上西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曰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唐孔氏曰堂下去殯遠使士承之堂上去殯近大夫承之貴賤之義也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稱王者將受顧命而踐位也麻冕三十升麻為冕麻冕黼裳王祭服隮升也由賓階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

不純用吉服示禮之變也不言升階從王也即位各就班次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宗宗伯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亦次序先後也介圭大圭天子之守奉之以奠康王之位叫正位為天子也同祭酒爵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太宗以先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秉言持御言奉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由賓階以升而進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此太史奉顧命表辭也皇大后君謂成王末命顧命訓指末命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指亂

威儀言燮調燮和指柔能安勸言嗣訓臨君之道也光訓即大訓答揚益策嗣守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末微而如亂治也而亂者如汝所傳顧命以治四方謂弗貢非幾以濟艱難所以敬忌天威也敬無敢昏忌無敢逾也其能謙若不能敬逆之意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受同以祭受瑁為主宿進爵祭祭酒咤奠爵禮成于三也不言介圭以奠位非授王也曰饗者傳神嘏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降盥下堂盥洗受王三咤之同異同更用他同酢報祭也秉璋以酢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拜拜尸告傳顧命也答拜代尸拜明為後也宗人小宗伯之屬

相太保酢者太保供王故宗人共太保也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受同復受同以祭嚌飲福至齒宅退居其所拜告禮成也答拜者敬
先王以敬大臣也云嚌者方在喪疚歆神賜而不甘其味代王飲也太保降收諸
侯出廟門俟太保降收百官總已聽冢宰也廟門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
廟諸侯統卿士言侯顧命禮成侯見新君也○康王之誥僞題○此下敍受顧命後君臣新見
交儆及禮畢反復以終顧命之事三年不言康王敢有誥乎分篇僞也王出在應
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

答拜出出畢門周禮五門一皐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路門一曰畢門治朝在
路門外則應門之內治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
主之召公所率舊職也畢公率東繼周公爲東伯也布陳乘四馬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
以爲庭實也賓諸侯稱舉也一二言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壤奠壤所出奠贄也義宜
義嗣德史言答拜之意答拜者正其爲後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
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上言率分班也故重二伯此言
暨合班也故重二相進相揖趨定位也致敬尊稱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明有天下不足恃
也羑羑里文王出羑里之四天命始順稱羑若告以創業之艱難西土文武所興之地克恤憂

民之憂申誕受也不言諸侯以內見外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
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
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稱新陟未葬未謚也畢協至公無我由稟稟敬迓非
幾不貢好惡一秉天命也戡克也保濟艱難經世之體用也遺休制定功成刑措不用也張言
不弛皇言不靡大振主權承賞罰戡定言守成之久恐溺宴安也高祖謂文武寡命指誕受言
無壞者勅引濟以承休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
釗報誥報誥不及羣臣以外見內也稱名在喪也報誥答羣臣之戒也昔君文
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

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平者物各如分富者物皆
得所咎惡也不務不用刑威也克恤也底至推之而用其極齊信出之而極于誠由外以究內
也昭明明德以及天下人皆仰戴也熊羆言剛毅之才不二言純一之忠則亦有意承張皇言
保言功乂言效用者推由亦有誕受也訓順也厥道指上言付畀端命上帝遺休也此嗣君新
立求助之意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
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
子羞伯父天子稱同姓諸侯也建立屏藩建所以樹也在言意嚮顧念先公之功綏慰其
心也心罔不在猶在我之在謂當體建樹之意恤猶克恤之恤若指羑若謂顧綏也勵諸侯羣

臣悉舉之矣無壞責難于君無遺責難于臣也交相儆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而進此相揖而退釋冕反服終顧命之事也○郝仲輿曰先儒疑成王初喪康王冕服受命爲非禮也周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遽忘之使周公尚在亦當如此蓋人子之情雖切于親喪而天子之職莫大于受命士庶則親爲重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嗣王終始之際事何如大可不嚴正其體而草草受之乎禮三年不祭祭天地山川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命爲山川百神主乎君薨世子始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乎非達禮知權不能與于斯愚意顧命始終諸禮至正極嚴必周公手訂後人遵而行之者也

畢命○問後人疑此篇否保東重任也周公主之兼攝東伯固一體事公薨果難其人而任君陳意其德其才高出畢芮之上何以尹東郊而不攝東伯耶且東郊畿內尹東重臣君陳賢聖何以不與顧命耶則君陳已爲無是公矣若畢公者公薨即以其職與其任授之此顧命之可驗者尹東之任爾時兼畀畢公可知若云未足以尹東今日豈異人耶而僞書內云祗命以周公之事若不敢相屈然者又何也此書之爲子虛又決矣●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

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體要句竟似從天而降風已移矣又云利口餘風未殄耶●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習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云化訓又云怙侈云惡終又云收放心矛盾扯湊服美句尤不堪●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敷衍羞極●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套孤庸爛

君牙○朱晦翁云此如今內翰制誥首呼名而告之末爲嗚呼以戒之君陳諸命篇篇皆然據此毫無關係乃登經耶●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先教後養顚倒思艱圖易混湊●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

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前路拉謊祖父意
圖闢入此段豈知大而無當耶●王若曰君
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僕御小臣統于冢宰不足命也且承
昭王失德後知涵養德性之道乎抑又何致
轍跡徧天下耶僞也●王若曰伯冏惟予弗
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
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
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
德惟臣爾無暱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

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
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
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洵若此命公
卿以下宜皆正人未路失足何也僞也

呂刑 呂侯爲天于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按此篇贖刑
蓋託舜典金作贖刑之語實則不然舜
典所贖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罔未
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
非先王之意也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
勞末年無以爲計爲此一切權宜之術
以歛民財耳意則慙赧而不可對人辭
則周遊而不敢徑白前此國勢見屈而
幾莫自存後將民心失措而萬難相守
錄此以見周衰之不復振豈待厲
虐幽暗而後卜周轍之東也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命
命呂侯訓刑原作誥之由也耄老而昏
亂之稱荒大荒度作刑如下文所云也●**王曰若**
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始亂者洪荒初闢暴亂開端也延扇且驅也鴟義蹶
扈假義奪攘寇由姦宄矯虔賊由鴟義也
原此者謂當用靈不可徒刑也起下文也**苗民**
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舉苗民古未有作虐刑者靈善也制以刑作五
虐也淫過也劓鼻刵耳椓竅黥面及下并制五
虐也并制猶坐也罔差有辭
謂不差別辭之曲直淫虐也**民興胥漸泯泯棼**
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

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興起漸染也泯
泯昏也棼棼亂也罔中云者詐僞反覆矯誣失
措泯棼之象也虐戮方告推由作虐也監氏監
閱苗民刑腥者虐淫凶氣橫
滿天地原虐刑以起贖法也**皇帝哀矜庶戮之**
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虐指苗民
遏絕竄與分北也威也所以
哀矜不辜也起赦疑之端也**乃命重黎絕地天**
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
蓋 重義也少昊之後司天以屬神黎和也高陽之後司地以屬人通者杳冥感通降格降至
災祥也三苗淫虐刑罰不中民無所措聽于神
以疏禍福也絕者定人紀之分使人不得妄干
天神故罔有也謂聽于人也明明昭秉夷棐常
輔典禮出于禮斯入于刑也蓋蔽也無蓋言皆

得以典禮自伸由上無枉法也引原贖之端也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由哀矜有辭由無蓋德威申遏絕德明申棐常也起下制刑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乃者因刑而裕其原也恤功憂民之功典禮折服也惟刑刑以輔典也由夷而禹而稷服教原于得所得所由于遂生也殷富盛也恤功之效畏威遠罪之本原赦疑之由以起下文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士指皐陶刑官也中者無過不及通指帝典命恤意趣贖刑以教祗德謂刑以輔典教民敬德非虐民也隱示赦疑之意也呂氏曰特揭士制通篇以刑爲主言因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清問明明恤功灼于四方威明惟德也罔不指民言原贖疑也乂治棐彝棐常也故乃云者承士制言明所以制贖刑之意也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典獄承上言非訖于威言非盡恃法惟訖于富言不令或以賄免也隱注審克也敬者其本忌者其用罔有擇言狀典獄之純仁也惟者推本于舜也克天德哀矜之由自作意指贖刑謂創前未有也配享示祥刑也故下文屑次而明示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告諸侯也爲主刑言牧養也非爾云者言不可虐刑以戕民也非時折辭惟時順辭播刑之道降典也不言士制緣禮以播刑也匪察謂并制罔觀謂淫虐也庶威奪貨虐用重法以奪人財貨所謂罔觀刑中也舜報虐而云帝降奉天討也覆上文以致戒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

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慰安勤敬忌也由慰刑罰當罪心所由無憾也罔或戒少怠而獄成雖悔無及也齊一之一日言不可淫用也終怙終人指羅法者言不可失入申由慰也天命即上天德敬逆戒擇言隱注贖赦也畏威之休美之勿畏勿休指疑獄戒淫虐及縱赦之也三德剛柔正直也惟敬承上言慶與賴敬逆之效寧且永指五福申格命也覆配享以示勸明贖疑之爲祥刑也下即詳示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來招之而徧告也祥刑指贖刑死者令復生毀者令復完也人執刑者及逮也罪非己造爲人

所牽即下疑辟也度審克議贖也日何日非問答以發其意重及也起下文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爭者皆至具備辭證皆在師衆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簡核其實孚無可疑也正質正于五刑決罪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罰贖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過誤罰疑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從刑入罰主也從罰入過放一例以起下以回護正于罰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反報德怨內女謁貨賄賂來干請也謂因此出人罪使在五過者惟均謂坐原罪審察之詳克盡其能也不原五過恐人議其貪設此條防其竄入于過以逃贖意專周羅于罰也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主也赦罰疑陪上文也貌有稽參色聽決疑乎蓋疑以廣罰途也無簡疑也不聽赦也主刑疑也具俱也慙釋之辭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

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墨刻顙而涅之剕刖足宮淫刑男去勢女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比附也罪無正律或重或輕以上下刑而附其罪也僭越用亂辭顛倒曲直者無僭惟察所謂審先事也不行不可擬加也勿用惟法所謂克成事也申比罪雖有輕重皆罰也大辟亦可贖殺人者皆不死故曰辟刑承天威而詰荒度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適輕情適輕也下服服下刑也下服上服承比罪以揭例也諸罰五刑之罰有權權輕重以爲上下申無僭也刑罰者刑之罰世者隨世治亂權輕重以爲減加正等之上下申勿用也正以飾已之贖罰也齊以不齊審也有權也倫目要綱也世輕重也克也申上節辟刑之

用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論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非致人于死飾贖也極窮也病罰贖之病謂折獄非其人也佞辯給浮薄之人良慈藹恭慎之人在中不偏也惟良者能之申擇人也差參差互異非從惟從言察之者非以從衆惟從其是非哀敬者不能惟良也申敬刑也明啓詳求比例胥占與衆占度也咸庶者正衆連坐庶乎皆當無過也申度及也所謂審克謂斷獄也人始不極于病也成于下而民信由在中輸于上而君信由察從也上備備具情節而上之并兩刑謂一人應服兩罪亦當上備以聽決也疑獄也審克中正罰之非病

之也示結獄之法申刑之所以祥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承上而總惕之官典獄之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言且多懼況用之也敬于刑言贖之故有德惟刑指贖言相輔刑以輔治也作配重司刑之責也明清以下正言當敬明者無蔽敬之驗清者無汙忌之驗也單辭一偏之辭合之則合辭矣云然者戒偏聽也亂治也罔不決所由無或私承上而致戒也獄貨以下申

之也府聚辜功猶言罪狀庶尤百殃也永畏惟罰戒濫刑也非天惟人者言報尤非過人所自也不極云云反言以決其報也隱知贖法之必弊而丁寧以戒之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承上而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往猶後也中刑之中指贖法所以施于民者決當監也哲人敬忌能明清者辭聲譽也五極五刑有慶寧永也所以無疆也嘉善師衆也指點祥刑而深致無窮之意漸飾周遮無可奈何之辭也

文侯之命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故太子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鬯弓矢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稱父同姓也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丕大顯著言明德也克愼動靜省存丕顯之由昭升敷聞明德所至集命愼德之致亦惟起案文侯懷安無播遷之禍也例下文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

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閔憐也嗣造者言嗣世之初遭天譴罪如下所云也殄絕純大也侵戎侵陵賊害指犬戎敗師弑父言由殄澤也所謂丕愆也卽我言不但大臣造愆反集命卽我反亦惟也罔克自顧無能望伊恤例昭事期永綏冀懷在位也起下文也張氏曰卑卑冀幸綏位圖安樂耳其無有爲之志可見矣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卽上先正也肇始肈刑承罔或耆壽言會離而使合紹絕而令續謂幽王被弑而迎立已也追孝也昭乃祖也修治扞衛言會紹也嘉者錫命侯伯如下所云美前功而不期後績平王之志荒矣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視師寧邦示王室之無事也秬鬯卣見洛誥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一乘非常賜也柔遠能邇侯伯之職惠康之由也簡閱其衆視師惠恤其民寧邦成顯德終肇刑也爾師爾邦云云平王已無復警之志矣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讀文侯之命知東周之不復興也愚按錄此書于篇末以見周轍之不復西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助奄並起爲寇魯侯爲方伯奉王命率諸侯征之于費誓衆故以名篇○呂氏曰伯禽始封于魯夷戎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甚整暇有序治戎備除道路嚴部伍立期會先後之次毫不可紊可謂節制之師矣愚按此于周書後以見周公訓式後嗣文武備具盡美盡善抑見以考周禮在魯之一端此聖人東周之思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無譁肅聽也並興者淮夷久叛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也徂往言所往征者也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縫完也勿使斷毀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以紛繫持之弔精也至鍛淬礪磨也甲胄干楯以衛身弓矢戈矛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也備戎衛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牿閑牧擭機檻斂塞也穽地爲穽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窒塞其擭穽無或不謹而傷牿馬牛也常刑軍法也川梁險阻具舉矣除道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牝牡相誘曰風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越逐越軍壘而逐捕之祗復言他部得馬牛臣妾當敬還之商賚度多寡以賚也越逐亂行不復匿姦軍法大禁也寇踰所以竊誘無敢示整暇也此嚴部伍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峙儲備也糗糧人食不逮之軍食誓從征諸國也淮徐並起獨征徐戎攻取也大刑斬決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大國三軍蓋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牆端題木曰楨兩旁障土者曰榦築距堙之屬以征日築者彼方禦我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依法不減但減死耳芻茭牛馬之食期會芻糧軍興最急故皆服大刑三令五申重民命也不逮不供不多量事爲文也楨榦芻茭獨言魯人地近致便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不申罪賞與上三誓異王命大布無容贅也

秦誓

史記秦穆公三十年用杞子言伐晉晉敗之于殽後復有彭衙之敗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尸爲發喪哭之三日誓于軍悔其

初舉自後師不復東矣錄此者悔過聖賢盛德愨艾眞切彷彿王者之氣象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㩀士誓羣臣首者第一義如古人所言也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盤旋狎狃使辟拒責也責人無難陪下文如流對多盤言不耳逆也指用杞子言不聽蹇叔諫也違依人親讜直治半第一義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逾過邁往也弗來敗殽至封殽五越年矣恐不獲了此局悔初舉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未就予忌言不逢己而忌疾之指初拒諫也姑將云者謂仍用孟明雪恥耳心固在古人故隨接雖則云云罔愆無過舉以貽後悔也思蹇叔悔不受責也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番老貌旅力衆力如目力耳力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易辭亂正言也皇遑通既愆老也尚有幸辭申求就也勇夫三帥不欲謂强用申姑將也諞言斥杞子皇多戒辭申猷詢悔多盤以懲後也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

民亦職有利哉此下承上而申已意也昧昧深思如有究擬之辭介獨也斷斷誠一貌休休易直受善之意如有容況大受也彥美士聖通明技才聖德也不啻甚心好保子孫黎民代有賢輔故也職主也此進釋罔愆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嫪違背達通殆危也亦曰極擬以釋皇多有反復任相以明悔過之意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隉不安榮懷利安也一人重辭言安危所繫也倒綴上昧思二段以明誓本意以終羣言之首也○羅氏曰秦誓可爲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庶幾乎

附先儒古文僞尚書辯

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如出一人之手其不可信矣

朱文公曰壁書至東晉方出可疑之甚○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者其易者全不能記也

歸熙甫曰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後儒所亂其可以別其眞僞者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遡于聖人而不惑于異說今伏書與孔書其辭之不同固無待別白而可知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世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極矣伏生掇拾于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萬世下因是可以想見唐虞三代之遺文爲後儒所亂豈不恨哉

Z121.7
19:3(4)
ZW 21101000023385

郝仲輿曰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易無序不知演易之義詩無序不知美刺之由篇中皆未詳故須序書則篇中詳矣何以序爲固知僞也○伊訓不切書放桐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不切尹東其他古文皆然轉移變換可通用若大誥諸篇任說得極縱橫悉有體要眞僞懸絕○孟子七篇中所引伊訓太甲泰誓等語質直少逸響與二十八篇一例足徵伏書是眞又如大學引康誥帝典孟子引堯典湯誓洛誥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其他壁書所竄入塡補痕迹宛然○人心惟危十六字後人大驚小怪謬云心學之要古聖口中豈有此語○商頌續栗周頌清越二代文質之異詩然書亦宜然商書淸淺反不若周書樸茂耶若以伊訓太甲校康誥諸篇先後文質倒置矣○伊訓以下五篇辭皆淺泛無古人坱圠沈眞之致列之湯誓盤庚間甚不類○壁書語多排偶氣體半爛○讀盤庚自知仲虺諸篇皆贋作古今文字手神氣骨天淵何

可相亂○微子之命浮泛少筋骨

謝氏曰先儒謂壁書爲僞作是也其云東晉晚出之書又云孔壁眞古文不傳謬矣孔壁何嘗有古文哉金石絲竹之音蝌蚪之字及送官承詔遭巫蠱云云皆孔安國誕辭託言壁中有古文出割論語孱孝經僞撰尚書罪不容于誅也彼亦恐其以僞獲罪故不敢獻而私其業于都尉朝後人亦知其僞故劉歆請立之而師丹劾之書幾廢矣梅賾獻之而此書又興賾之書卽安國之書固不得舍安國首罪而專罪梅賾也○又自諸儒詳論古文之僞近有辨是古文者記甚博言甚辯歷引史記伏生大傳及諸書援引合于古文者爲證不知前此者僞書所藍本後此者又藍本于僞書者也伏生于書尚不能記其全不及書于簡安得有傳乎史遷最善安國然史記採小序而不採古文至如外丙仲壬及封殺作誓之類並不採小序又似不足于古書者鳴呼小序之紕謬古文之浮泛卑靡姑不

正論試問放勳徂落應在舜典否皐陶益稷應分兩謨否請俟辯之

石嶺唐煥核錄

尚書辨僞卷之五終

鳳儀刻